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

张资平

小说精品

XIAO SHUO JING PIN

乐齐 主编









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



小说精品

乐齐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编辑说明

本书是“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之一种，选收张资平创作的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五部，短篇小说五篇。

张资平(1894－1959)，现代著名小说家。广东梅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攻读地质矿产学。二十年代初开始文学活动，曾与郭沫若、郁达夫等发起筹建创造社，是创造社中坚作家。其创作以小说为主。早期作品反映留学生的苦闷生活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以及青年的情爱纠葛；表现出写实主义倾向和人道主义色彩。1922年回国，在广东、湖北等地工作和教书，大革命中参加过北伐。1928年到上海，开设书店、创办刊物，在大学任教，写有大量描写三角以至多角恋爱的情爱小说。因其中不少作品格调低下，颇遭讥评责难。抗战期间任职汪伪，沦为汉奸。解放后被捕，死于劳改农场。

本书由文木、郁华编选。

“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编辑组

1998年3月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　　录

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

长篇小说



短 篇 小 说

木　马

一

C今年六月里在K市高等学校毕业了。前星期他到了东京,在友人家里寄寓了两个星期,准备投考理科大学。现在他考进了大学,此后他就要在东京长住了,很想找一个幽静清洁的,能够沉心用功的寓所。

欧洲大战没有发生之前,在日本的留学生大都比日本学生多钱,很能满足下宿旅馆主人的欲望,所以中国学生想找地方住也比较容易。现在的现象和从前相反了,住馆子的留学生十个有九个欠馆账,都比日本学生还要吝啬了。日本人见钱眼开,对留学生既无所贪,自然不愿收容中国人了。并且留学生也有许多不能叫外国人喜欢的恶习惯,更把收容中国人的容积缩小了。中国人随地吐痰吐口水的恶习惯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晓得了。

去年我在上野公园看樱花,见三四位同胞在一株樱花树下的石椅上坐着休息。有一个像患伤风症,用根手指在鼻梁上一按,咕噜的一响,两根半青不黄的鼻涕登时由鼻孔里垂下来,在空气中像振子一样地摆来摆去,摆了一会嗒的一声掉在地上。还有一位也像感染了伤风症,把鼻染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呼的一响,顺手一捋,他的两根手指满涂了鼻涕,他不用纸也不用手

巾拭干净,只在樱花树上一抹,樱树的运气倒好,得了些意外的肥料。

我还在一家专收容中国人的馆子里看了一件怪现象。我到那边是探访一位同学。那时候同学正在食堂里吃饭,我便跑到食堂去。食堂中摆着几张大台,每张大台上面正中放一个大饭桶,每个饭桶里面有两个饭挑子。有几位吝啬的先生们盛了饭之后,见饭挑子上还满涂着许多饭,便把饭挑子望口里送。

还有许多不情愿洗澡不情愿换衣服的学生,脏得抵不住的时候,便用洗脸盆向厨房要了一千立方升的密达的开水拿回自己房里,闭着门,由头到胸,由胸到腹,由腹到脚,把一身的泥垢都擦下来,他们的洗脸帕像饱和着脂肪质粘液,他们的洗脸盆边满贮了黑泥浆,随后他们便把这盆黑泥浆,从楼上窗口一泼!坐在楼下窗前用功的日本学生吓了一跳,他的书上和脸上溅了几点黑水,气恼不过跑去叫馆主人上楼来干涉。

有了这许多怪现象,所以日本学生不情愿和留学生同馆子住。很爱清洁的留学生也受了这班没有自治能力的败类的累,到处受人排斥,不分好歪。有一位留学生搬进去,日本学生就全数搬出,所以馆子的主人总不敢招纳中国人。

C在学校附近问了几间清洁的馆子,都说不收容支那人。他伤心极了,他伤心的理由是馆主人不说他一个不好,只说支那人不好,他的头脑很冷静,他不因馆主人不好便说日本人全体不好,他只说东京人对待留学生刻薄,因为他在K市住了三年,K市的馆子和人家都招待他不坏。

C决议不在学校附近找屋子了,他也不想住馆子了。他想在东京市外的普通民家找一个房子寄居,他近来在市外奔走了几天,寻觅招租的房子。

C走了三四天,问了十几所房子,都没有成功。有的是不情愿租给中国人,有的是房租钱太贵,有的说不能代办伙食,有的

是C自己嫌房子太宽或太窄。到了最后那一天他在东京北郊找到了一所房子。

馆主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翁,他的家族共四个人,是他,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小女孩儿。

“先生原籍是那处地方呢?”C的日本话虽然说得不坏,但馆主人的大女儿像知道他是外国人。

“我是留学生。”

“啊! 先生是由中华民国来的吗?”

她翻转头来望着站在她后面的约三岁多的小女孩儿,很客气的说。“贵省是那一省呢?”她再望着C说,好像很知道中国情形似的。

“我是K省人。我来日本住了六七年了,日本的起居饮食我都惯了,这点要望贵主人了解。”C是惊弓之鸟,不待她质问,自己先一气呵成地说出来,可怜他怕再听日本人说讨厌中国人的话了。

“说那里话? 那一国人不是一样? 这点倒可以不必客气。可是……等我去问问我的老父亲,想没什么不可以的。”她站起来跑进去了。那三岁多的小孩儿也带哭似的叫着“妈妈”跟了进去。

C在门口等了一会,那女人抱着小女孩儿再来了。“那么请先生进来看房了吗? 里面脏得很,先生莫见笑。”“多谢,多谢。”C一面除靴子,一面说。他心里暗自欢喜,他到东京以来算是第一次听见这样诚恳的话。

二

馆主人姓林,我们以后就叫他林翁吧。日本人的名字本来太赘,什么“猪之三郎”,“龟之四郎”,不容易记,还是省点精神好

些。C常听见林翁叫他的大女儿做瑞儿,大概她的名是瑞儿了。C在他家里住了一星期,渐次和他们亲热起来。晚饭之后,瑞儿常抱着她的女孩儿过来闲谈,C才知道她的名叫瑞枝,她妹的名是珊枝,她的三岁的女孩儿名叫美兰。

“美兰像我们中国女人的名,谁取的名?”

“是吗!像贵国女人的名,是不是?”她笑着说。她不告诉C谁替她的女儿取名。

林家的房子大小有四间,近门首一间是三铺席的房子,安置一架缝衣车和几件粗笨家具。靠三铺席的房子是一间六铺席的,她们姊妹就住这房子里。她们姊妹的房子后面有一间四铺半的房子,和厨房相连,是林翁的卧室。租给C的房子也是六铺的,在后面靠着屋后的庭园,本来是他们的会客室,清贫的人家没有许多客来,所以空出来租给外人,月中收回几块钱房租。

瑞枝每日在家里替人缝衣裳,大概裁缝就是她的职业了。林翁的职业是纸细工,隔一天就出去领些纸料回来做纸盒儿,听说每日也有四五角钱的收入。除了星期日和祭日C差不多会不见珊枝。珊枝每日一早七点多钟就梳了头,穿好了裙,装扮得像女学生似的,托着一个大包袱出去要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得回来,门铃响时,就听得见她的很娇小的声音说“Tada - ima”(Tada - ima是日本人出外回来对在家人的一种礼词)。随后听见她在房里换衣裙,随后听见她在厨房里弄饭吃——她的父亲,姊妹和侄女儿先吃了,她回来得迟,只一个人很寂寞地吃。珊枝不很睬中国人,对中国人像抱着一种反感,不很和C说话。C以后才听见瑞枝说珊枝是到一家银行里当司书生,每日上午八点钟至下午四点钟在银行里办事,每月有二十多块的薪俸。四点钟以后就到一间夜学校上学,要九点多钟才得回到家里,C心里暗想:“原来如此,她是个勤勉有毅力的女子,所以看不起时常昼寝的我。”

瑞枝虽算不得美人,她态度从容,动止娴雅,也算一个端丽的女子。看她的年纪约摸有二十五六岁。C几次想问她又觉得唐突,到此刻还不知她多少岁数。家事全由她一个人主持,她的父亲,她的妹妹的收入都全数交给她,由她经理。他们的生活虽然贫苦,但他们的家庭像很平和而且幸福。

瑞枝闲着没有衣裳裁缝的时候,抱着美兰坐在门前石砌上,呆呆地凝视天际的飞云。C只猜她是因为没有衣裳裁缝,减少收入,所以发呆。美兰是个白皙可爱的女孩儿。她母亲说她已满二周年又三个月了。她的可爱的美态,不因她身上的破旧衣服而损失价值。她学说话了,不过音节还不十分清楚。她还吃奶——她母亲说本来可以断奶,不过断了奶之后,自己反觉寂寞。她给她的女儿吃奶算是一种对她的悲寂生活的安慰,——吃够之后坐在她母亲膝上发一种娇脆而不清白的音调,唱“美丽花,沙库拉!……”(日语“樱”之发音为“沙库拉”)的歌。唱懒了伏在她母亲胸上沉沉地睡下去。

听说美兰不会说话时,只会叫“妈妈”和“呀——”。她叫母亲做“妈妈”,肚子饿的时候也叫“妈妈”。“呀——”是她要大小便时候警告她母亲的感动词。她一叫“呀——”,她的母亲怕她的大小便弄脏了衣裙,忙跑过来替她解除裙子。近来她能够区别大小便了。她用“呀——”代表小便,要大便时另采用一个“咘——”字。

美兰不能一刻离开她的母亲,像瑞枝一样的不能离开她。瑞枝要做夜工,美兰晚间睡醒之后摸不着她的妈妈时,便哭着叫“妈妈”!叫过几次不见她的母亲过来,便边呼“呀——”了。“呀——”仍不能够威吓她的妈妈,她的最后手段便是哭着呼“咘——”叫得她母亲发笑。

C在美兰家里住久了,有时也带美兰到外边玩。瑞枝要美兰叫C做C叔父,美兰便叫“C督布!C督布!”

瑞枝家里的经济程度像不能够把美兰养成一个天真烂熳，活泼欢乐的女孩子。美兰先天的不是神经质的，忧郁寡欢的小孩子；她的境遇和运命把她造成一个很暗惨的女儿。C后来听人说瑞枝年轻时是一个多血质活泼的女儿；美兰的生身父也是一个不管将来死活，只图眼前快乐的享乐主义者；那么美兰的忧郁性质当然是她的运命和逆境造成的了。

三

美兰近来穿的是一件半新不旧的青色间紫花条的绒布衫，衫脚已经烂穿了几个孔儿，听说这件衫还是去年中年节隔邻住的船长送给她的。还有一二件棉衣听说是美兰的生身父的友人的送礼。此外几件家常穿的衣服都是由瑞枝自己的旧衣改裁的。瑞枝背着美兰出去，在布衣店前走过的时候，美兰忙伸出她的小指头指着华彩的衣服说：

"啊！好看的！啊！美丽的！美儿要穿！美儿要穿！"美兰跟着她的妈妈称自己做美儿。她拼命地抱着瑞枝的颈不肯放，要瑞枝停着足看那华彩的衣服。

"美丽的！美儿想要！"美兰带哭着说。

"妈妈今天没带钱，美儿！明天再来买给你。"瑞枝脸红红的屈着腰硬把美兰驮了去。美兰知道她妈妈又骗她了，在瑞枝背上双肩不住地乱摆不愿离开那间布衣店，她哭了！美兰回到家后还在哭，瑞枝抱着她也滴了许多眼泪。

"妈妈那里来钱，美儿。"

瑞枝只能够买三角钱一对的木屐给美兰穿，小屐的趾绊太窄，擦烂足趾皮，美兰不愿穿。她常拖着她妈妈穿的高木屐到外边去耍。她看见邻近小儿们穿的皮鞋羡慕极了，也哭着叫"C督布！美儿要那喳喳穿！"邻近的小儿穿着橡皮鞋走路时喳喳的

响,所以美兰叫橡皮鞋喳喳,C买了一对给她,带她到近郊的草场里玩。美兰高兴极了,穿着"喳喳"在草场上蹒蹒跚跚地乱跑。这是C最初的一次看美兰欢呼。

邻近的小孩子们都有父亲。每遇星期日他们的父亲都携着他们到浴堂去洗澡,洗澡之后又买饼果给他们吃。美兰站在门首歪着头,望着几个小孩子在她面前半跳半跑的口里咬里糖饼走过去,美兰只把一个小指头伸进口去把涎水抉出来。她望着他们跟着他们的父亲高声的欢呼爸爸,禁不住一对眼睛发焰。晚间C由学校回来了,美兰牵着C的衣角呼爸爸,要C带她出去买糖饼,急得瑞枝跑过来骂美兰。

"C叔父哟! 不是你的爸爸哟!"

"无父的小女儿! 不是的,不认得生身父的小女儿!"赋有伤感性的C几次要替美兰流泪了。

瑞枝日间很忙,不能陪着美兰玩。美兰寂寞的很,便一个人拖着她母亲穿的高木屐偷出去外边耍,她看见外边有小孩子聚着游戏,便笑着走前去,想加进他们的团体。美兰容易笑的,她这时候的笑是巴结他们,望他们允许她的加入。

附近的小孩子们都鄙薄她,侮辱她,骂她"没爹仔",骂她"私生儿",骂她"杂种"! 骂了之后还要打她,她常带着满脸的伤痕,哭着回来。总之小孩子们欢喜的时候把她来取笑开心;小孩子们争斗的时候,都把她来出气,她是他们的气袋。有时候瑞枝买饼果给她,她便拿去分送给附近的小孩子们,像弱国到强国去进贡。

"相依为命"要算她们母女子! 瑞枝常对C说,假使没有美兰,她的生存便无意味了。美兰有时候从外边回来,遇瑞枝不在家时,哀哭着寻觅。穿入厨房,跑入茅厕,还不见她妈妈时,便哭得天昏地暗。有时候哭进C的房里来,"C督布! 抱抱! 看妈妈去!"所以美兰不听她妈妈的话说时,瑞枝便穿着屐去,对美兰说

“吵哟拿拉！”(日人别时用语)

有一天下午五点多钟时候，C从学校回来了。美兰拍着手在门前唱歌，

“桃太郎，桃太郎！ 爸爸买面包，妈妈做衣裳！”C心里想美兰的妈妈，果然不错，会做衣裳；但“爸爸买面包”却是个疑问。

“C督布！ C督布！ 包包给我，包包给我！”美兰望见C，不唱歌了，跑过来接C手中的书包。

C牵着美兰的手待要进屋，忽然听见后面有叮当叮当的音响，忙翻转过来看，原来是一位巡警。叮当叮当响的是他佩的剑。巡查后面还有一位穿西装的，C一眼就认得他是警察署里的外务课刑事。他们看见C都行举手礼，C也点点头回了礼。警察在门首叫了一声，瑞枝忙跑出来。

“对不起！ 那件事怎么样！ 还打算去么？”刑事望着瑞枝，把帽脱下来，点一点头。

“……”瑞枝脸红红的望一望C踌躇着。C是很自重的走过一边，把靴子除掉，弯一弯腰跑进去了。美兰紧紧地靠着母亲的膝，目灼灼地望了刑事又望巡警。巡警用手托托美兰的下颚，“可爱的小姐！ 这就是督学官的小姐么？ 这就是先生的小姐么？小姐快要和爸爸会面了。”

“美儿没爸爸！”美兰翻着一对白眼答巡警。

“谁说的？”刑事笑着用手摸着美兰的头发——金灰色的头发。

“妈妈说的！”美兰便高声地说。刑事和巡警都大笑起来，只有瑞枝满脸通红，低着头。

“先生有信来么？”

“没有。”

“那么你动身的日期还没有定，是不是？”

“去不去还没有定。”瑞枝低声地说。刑事像知道瑞枝的苦

衷,很替她同情,不再缠问,说了一句“多扰了,”带着那位有机体的机器跑了。

四

星期六晚上,瑞枝叫 C 过去和她们一同吃饭。一张方二尺的吃饭台,脚只有五六寸高,放在她们姊妹住的六铺席的房子中间,C 占据了一面,对面坐的是林翁。瑞枝珊枝分坐林翁的左右。美兰坐在她妈妈膝上。饭桶放在珊枝旁边,各人吃的饭向她要。各人面前都摆着一碟中国式的炒鸡蛋,半节日本式的火熏鱼和一红木碗酱油豆腐汤。美兰像不常遇着这样的盛餐,看见炒鸡蛋吵一回,指着火熏鱼又嚷一会。

珊枝恭恭敬敬用托盘托着一碗饭送过来给 C。碗里的是红豆饭。日本人遇有喜事用赤小豆煮白饭,表示庆祝的意思。

“今天有什么喜事?我还没有替贵家庆祝!”C 猜是他们里头那一个的生日。

“嘻,呦呦!我们这样的家庭有什么庆祝,……”林翁把铁的近视眼镜取下来,拿张白纸在揉眼睛。他那对老眼不管悲喜忧乐都会流泪。

“不是美兰生日么?”C 望着瑞枝问,也希望她的回答。

“美兰的生日不知要到那一年才有庆祝呢!”瑞枝像对 C 说,又像对自己说。“美儿的生日是很宝贵的,不给人知道的。是不是?美儿?”她低着头在美兰颊上接了一个吻。

“去年美兰的生日,美兰要爸爸买匹鲷鱼给美兰吃,都不可得。这样冷酷无情的人也可做教育家!”珊枝气忿忿的没留心有客在座,不客气地说出来了。C 不得要领的不敢多说一句了。瑞枝瞅了珊枝一眼。

“是哟!最多伪善的是教育界和宗教界。”

"是的,我的兄弟,我有一位兄弟就住在那边——F病院的旁边。今天他的第二个儿子迎亲。他知道我们不高兴过去凑趣,所以送了些红豆饭过来。"林翁把头低下来,注意着碗中的红豆饭,两手按在膝盖上用很严谨的态度把红豆饭的来历述给C知道,"她是不肯去的,"林翁指着瑞枝说。"并且有了这个饿鬼跟着,也怕人笑话,更不应该去。珊儿说她姐姐不去,她也不去。像我这么老的人还有兴趣跟着他们年轻的闹洞房么?嗞嗞,哈哈!"林翁的笑是一种应酬笑,他想把她们姊妹间批评教育家的话头打断。(饿鬼是日本乡下人称自己儿女的谦词,像中国的"小儿","小女"。)瑞枝没有正式的结婚,林家和他们的亲戚都当美兰的存在是一件羞耻的事。因为美兰没有父亲来承认她。

有一天美兰抱着一张像片跑到C房里来,交给C笑着说,

"C督布!看美儿的可爱的脸儿!看美儿的宝贝的脸儿!"像片里面一个年轻的男子约摸有三十多岁,穿着日本的和服,抱着一个婴儿。男子像向着人狞笑,婴儿的像貌一看就晓得她是美兰。

"美儿,这是谁?"C指着那抱美兰的男子问美兰。

"爸爸!死掉了的爸爸!不爱美儿的爸爸!"美兰睁圆她的一对小眼儿,用小指头指着像片中的男子大声对C说。我后来听见林翁说——美兰离开了她母亲之后,林翁对我说,瑞枝怕美兰长大之后会根究没有父亲的原委,所以趁美兰小的时候就对她说她的父亲如何坏,如何不爱美兰,并骗美兰说她的爸爸死了,不使美兰知道这无情的世界中有美兰不认识的父亲存在!瑞枝是想把"父亲"两个字从美兰脑中根本的铲除得干干净净!C时常看见珊枝指着像片教美兰说,"这是美儿的坏爸爸!"也常听见瑞枝对美兰说,"美儿没有爸爸了哟!美儿的爸爸早死了哟!"

C和珊枝都带个饭盒子出去,日间不回来吃饭。瑞枝打发

他们去后差不多是八九点钟了才带着美兰陪她的父亲吃早饭。她们在家的一天只吃两顿。瑞枝对人说是胃弱,多吃不消化,所以行二食主义。C想瑞枝一个人虽然胃弱,林翁和美兰为什么也吃两顿呢? C虽然怀疑,但C又不敢坦直的质问。果然不错,美兰每天到下午两三点钟便叫肚子饿,这时候瑞枝只买五分钱的烧甜薯,三个人分着吃。星期日和放假日C常在家里,瑞枝要特别准备午餐给他吃,C很觉过意不去。

瑞枝背着美兰时,最怕是在玩具店和饼果店前走过。瑞枝有钱时也拣价钱便宜的买点儿给美兰。没有钱时,美兰在瑞枝背上,紧紧地从后头看看她母亲的脸,要求她母亲买给她。瑞枝看见美兰哭了,便说"美儿想睡了。美儿,睡吗! 美儿睡吗!"她从背上把美兰抱过胸前来唱着哄小孩子睡的歌儿,把街路上人的注意敷衍过去。其实美兰何曾想睡? 美兰想睡时,先有一个暗示,她张开那个像金鱼儿的口打几个呵欠。

美兰近来常偷出去,跑进邻近人家的厨房里讨东西吃。装出一个怪可怜的样子,看见男人便叫"爸爸!"女人便叫"妈妈!"她当"爸爸"和"妈妈"是乞怜的用语了。C也曾抱着美兰到玩具店里去,买了一匹狗,一匹马,一辆电车,一个用手指头一按便会哭的树胶小人儿给美兰。只有一个大木马要三块多钱,C没有能力买给她。美兰只小指头指着要,她不敢哭着要求,因为她知道C不是她的妈妈,不是她的……

美兰睡着的时候梦见那个木马,闭着眼睛说"马儿! 马儿! 美兰想骑!"醒来的时候也思念那个木马,要C或她的妈妈带去看那匹木马。有时候笑着向瑞枝。

"妈妈给钱给美儿哟! 美儿要买木马去,妈妈!"

美兰想买那匹木马有两个多月了,还没有买成功。她晓得绝望了,她不再要求妈妈买给她了,她也不要求C带她去看了,她只一个人常跑到那家玩具店去看她心爱的木马。她蹲在木马

旁边用小指头指着木马和木马谈笑，木马不理她，她便一个人哈哈地大笑。残酷无情的玩具店主妇——孤独的老妇人，满面秋霜的老妇人，生意不好的时候便跑过来骂美兰，并赶美兰离开她的店门首。急得美兰歪着头笑向老妇人讨饶，连说“妈妈！妈妈！”

五

过了好些日子，听说美兰的生日到了。C买了一顶绒帽送给她做纪念。C听见珊枝在隔壁房里发牢骚。她说美儿的爸爸像野鸭，这边生一个蛋，那边生一个蛋，自己却不负责任。她又说美儿的爸爸有钱只买涂头发的香油，搽面孔的香水，去年美儿生后满一周年，没有一件东西买给美儿做纪念。她又说不但没有买半点纪念品，连一匹鲷鱼（日本人有喜庆事时用的食品）都不买给美儿吃。今年瑞枝买了三匹鲷鱼替美儿庆祝二周年的诞辰。

美兰的生日后两天，下午四点多钟，C还是和寻常一样回到林家门首来了。从前见的那个外务课刑事又在门首站着像和门内的那一位说话。C不见美兰的影儿，也听不见她的娇小的歌声。美兰每天总在门首玩的，怎的今天不见出来，莫非病了么？C行至门首略向刑事招呼了一下，刑事也就向坐在门内垂泪的林翁告辞，刑事临去时，高声的像对在屋里没出来的瑞枝说：

“不要哭！哭不中用的！各警署都有电报去了，叫他们留心。一时迷了路，决不会失掉的。我回去再替你出张搜索呈请书罢。”

林翁说美兰一早起来，睡衣还穿在身，拖着她妈妈的屐跑出去，到此刻还不见回来，早饭不回来吃，中饭也不回来吃，他们才着忙起来。因为平日美兰出去最久亦不过一二个钟头就会回来

向她母亲要奶吃的。今天不知为什么缘故,迷了道路么?给人拐带了去么?天快黑了,还不见美兰的影儿!就近的警署和站岗所都去了电报或电话去问,现在既过了半天了,还不见有报告到来,大概是给恶人拐了去了。林翁说了之后痛哭起来。她是个不知生身父为谁的女孩儿,现在又和她的母亲生离了,C想到这点,也不知不觉的滴了几点热泪。她不是渴望着那匹木马跑出去,就不回来了么?C想到没有买木马给美兰,心痛得很,他总以为美兰的迷失是他害了她。

电火还没有来,瑞枝姊妹住的六铺席房内呈一种灰暗色,房里的东西什么也看不清,只认得见界线不清的淡黑色的轮廓。C在她们房门首走过时,房门的纸屏没有关,在房中间伏着哭的瑞枝的黑影倒认得清楚,她那没有气力的悲咽之音也隐约听得见。C很伤感,想过来劝慰下瑞枝,又无从劝。他回来的时候肚子饿了,现在给这件意外的事一吓,肚倒不觉饿了。

电火上了,差一刻就快到七点半钟了,还不见警察的消息到来。林翁的家里像满积着冰块,有一股冷气袭人。瑞枝听见邻家小孩子的哭声,重新恸哭。

八点多钟珊枝回来了。平日这时候林翁家里最为热闹,今晚上却异常沉寂。C心里想,像这样的状态若继续下去,不但说林翁父女住不下去,就连C也觉得悲哀!

九点半钟了,来了一位巡警,说T署留着一个迷失道路的女孩子儿,约三四岁,要林翁家人去认是不是美兰。瑞枝在房里听见,忙跳出来,跑向T署那边去。过了半点多钟,瑞枝意气消沉地一个人回来,哪里见美兰的影子!

过了十二点钟了,还不见警署有消息来,瑞枝知道绝望了。她再没眼泪流,她只觉得脑壳像破碎了,昏昏地睡在房里的一角。

昨晚上爱儿睡在自己怀里,今晚上只一个人!瑞枝看见美

兰站在她枕畔对她说：

“妈妈！你为什么不把我抱着！你为什么不紧紧地把我抱着！妈妈！我每晚上睡醒时的哀哭是要你紧紧地把我抱着！妈妈为什么骂我？为什么你禁止我哭？妈妈！我以后不再在你面前哭了！妈妈！快抱着我，紧紧地抱着我！妈妈！”瑞枝伸出两手紧紧地把美兰抱着，忙睁开眼看时，哪里见美兰的影儿！抱在胸怀里的是一件秋罗薄被——美兰专用的秋罗薄被！旁边的一个小花枕儿也像等她的小主人不回来，等困倦了，歪倒在一边。

“美儿！你今晚上睡在什么地方？你在哭着叫妈妈么？你睡着么？你睡了么？你睁开眼睛在寻觅妈妈么？你在哭着呼‘呀——’和‘吥——’么？”瑞枝脑中循环不息的都是这几条疑问——不再见美兰，不能得正确解答的疑问。

望见衣架上挂着几套美兰的小衣裳，瑞枝便想到美兰身上穿的是一件破烂的睡衣。“你要去，也得穿件整齐的衣服出去，美儿！你穿着那样旧烂的睡衣出去，人家更要欺侮你！美儿！美儿！没良心的爸爸虐待了你！命鄙的妈妈累了你。”

瑞枝房里几个玩具小马儿，小犬儿，橡胶小人儿，不见美兰来和她们玩，也在席上东倒西歪的向着瑞枝说：

“小姐病了么？怎的不见来和我们玩呢，我们等得要哭了！我们等得心焦了！小姐！小姐！你快来安慰我们呀！”

瑞枝看美兰站在一个渺无涯际，萧条的旷野，像离群的羔羊，不知归路，一个人哀哀的哭，不见有一个同情的人来看她，瑞枝又看见一个像夜叉的恶狠狠的人拖着美兰的手，强逼着美兰跟他去，美兰在后面狂哭着拼命地抵抗。瑞枝又看见那恶狠狠的人用手按着美兰的口，禁止她哭。瑞枝又看见那恶狠狠的人把美兰钉进一个木箱里面去。瑞枝又看见那恶狠狠的人和一个狡猾的老妇人在那边争论身价；美兰很瘦弱的，脸色也不像从前红润，站在那恶人身边用她的枯瘦的小手揩眼泪。瑞枝又看见

美兰一刻间就长了七八岁了，满脸黑灰的在一间很黑暗的厨房里炊火，瑞枝又看见许多儿童一齐跑过来打美兰，把美兰搔得满脸的伤痕，捶得周身的黑肿。

邻近有许多小女儿，有比美兰大的，有比美兰小的，穿的衣服也有像美兰的，这种种比较都能叫瑞枝恸哭！瑞枝现在只望美兰的死耗，不愿美兰离开她活着！

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三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还不见美兰回来，也不听见美兰的死耗！瑞枝哭着说，只要人能够去的地方，不论地下天上，她如果知道美兰的死所，她一定把尸首抱回来！

瑞枝的心房经两次的痛击早破碎了，C听见瑞枝哭美兰时，便后悔不该没有把那个大木马买给美兰！

1992.5.15于东京巢鸭

不平衡的偶力

一

他本想应汪夫人的要求,在这W海岸多滞留个把月,滞留至学校开课后。现在他不能了,因为敌不住汪夫人的蛊惑,不能再在这风景佳丽的海岸——在暑假期中风景加倍美丽的海岸——滞留了。

夏的W海岸,介在苍翠的松林和深碧色的波面间的夏之海滨,饱和着一种倦怠的氛围气,是很适合于这艺术家——悼亡之后对世情生了一种厌倦的中年人——的心情。夏的W海岸的风物都是静的,只有天空中的几片浮云在缓缓地移动。很洽意的凉风虽常轻轻地掠过波面和树梢,但海水和树枝并不发出何等嘈杂之音。夏的W海岸是有一种寂寞,说不出来的寂寞,不可思议的寂寞;就连在许多海水浴客集中的旅馆里和松林后的散步道上的人群中,也能感到这种寂寞。

海波呈幽静的碧色,能冷息人的兴奋头脑的幽静的碧色。他常想一个人驾一艘尖头小艇自桨着在波面浮泛,或沿着不规则的曲线形海岸浮泛,或浮泛到湾港内的几个小岛上去;但他终没有这种心绪和勇气。

以松林为中心点,松林的右面有个公共游乐园,园的中心有一个八角形的音乐亭。饶着音乐亭的前面作半圆形的摆着几重

长方形的坐椅,吃过晚饭后的海岸旅客多到这亭前来坐着听乐队奏乐消遣。他也常到这音乐亭来,他听着他们奏的忧郁的小曲固然很悲痛地感着寂寞,他就听着很热闹的很欢乐的曲也觉得他们奏出来的曲音非常地萎靡,非常地悲哀。他最感到寂寞的就是那时候,望着一群年轻的音乐队奏完了乐,默然无声地各持着乐器,轻轻地,缓缓地,下了音乐亭,步出游乐园向松林里消失去那时候。

松林左面的建筑物多半是当代伟人们和资本家的别庄。她的——她的丈夫的别庄也在里面。几列别庄的后面就是W海岸唯一的旅馆。旅馆左后方有一个小小的花园,和一部分的海岸线相接触,四面用铁栏围着,只留一个后门通出沙汀。园里面花径的两面摆着几张梳化椅。旅馆的右后是条敷着白砂石的小街路。街道后面都是W海岸的渔家,构成一个小渔村的渔家。小渔村之后是一列满植松林的小山。小山之后,望得见的只有青空和白云了。

傍晚时分太阳挂在渔村后的山顶上时,金黄色的光线投射在碧波上面,反射成一种美丽的光彩。

他的游散只在旅馆附近的很狭的范围内。他最喜欢的是沙汀和旅馆的临海的骑楼,因为站在这两个地点可以极目地眺望。

他也常无拘束地横仰在松林的荫下。松林的枝叶受着海风地压逼,向内陆低垂。他仰望着天空,无感觉地仰望着,有人走过他面前时,他像看不见的,也像听不见过去的人的足音。他有时也听见渔家里的小孩子们的笑声,但此种天真的明朗的笑声只一刻工夫也给他周围的沉重的幽静遮压住了,他仍然是无感觉的,很悲寂地仰望着苍空。

他很沉静的横卧在松荫下,常继续了几个钟头,他觉得自己像离开了躯壳,也参进自身周围的大自然里去了。他像一根很轻的枯草浮在沉重的幽静的海水面漂流无定。

美丽的幽静达到她的最后期了。小艇里和松荫下再发现不出这种幽静来了。W 海岸的一切自然物像变了态度。音乐亭里奏的乐曲也像很和谐的很响亮的向四空输送它的声浪。在他面前走过去的人特别的多议论多说话。渔家的小孩子们的笑声和哭音近这几天来特别的锐敏的刺激他的听觉。从前他以为是很沉静的海近这几天来每晚上也很有生气地奏她的潮浪的歌曲。他的海岸生活也有点儿变调了。海岸的空气和他的避暑的生活前两星期是很沉静的,自汪夫人来后一变而为骚然的了。

他在 W 海岸滞留了两星期之久了。

一天的下午,他在沙汀上散步,他望见一个三十岁后的女人携着一个小女孩也站在那一面的沙汀上眺望海色。他和那女人间的距离太远了,面目看不清楚。过了一刻,那个女人携着她的小女儿向他这边来了。他们间的距离渐次短缩了,他约略一望,觉得这女人的风态很好,身躯修长的一个中年美人。他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来的。他和她的距离不满二十步路了,他明了地认识了那个女人,忙跑到她前面,她也微笑着向他点首。

"你还认得我?你什么时候到这海岸来的?"她伸出只雪白的纤手给他。他握着她的手时,觉得还像旧时一样的柔腻。

"我望见你的后影,就猜是你了。"

"你就猜中了!那么我没有什么变更么?你的面影也和从前差不多,不过稍微黑瘦了一点。"

"我们几年不见了?!"他很感慨地说。

"几年了呢?"她歪着头凝想。

"八年多了。"

"八年?"她睁着她的双眼望他,表示她的惊异。"是,有的,有八年了。我这女儿今年都有六岁了。"她随后又微笑着点头。

她的眼睛还像从前一样的有魅力。他觉得现在的她是很美丽,比八年前十年前还要美丽。十年前的十七八岁的她虽然美

丽，但富有脂肪分的她的身体是很肥满的，赶不上今天的她的风态。

他和她静立在沙汀上，你望我，我望你的无话可说了。四个眼睛碰着时，一个脸红红的低下头去，一个脸红红的翻过脸去装作望海。

她乘势低下头去对她的女儿说：

“你把手给这位先生——高世伯，高伯父！你把手给他，和他握手。”

女孩儿伸过手来，但不敢望他。

“这是我生的女儿，采青——怪俗的名，她爸爸取的。——进了小学的一年级哟。说是七岁，其实还没有满六个足年。”她脸红着再仰首望他。

眼睛很明敏的女孩儿，颜色微黑的，怕是像她的父亲吧。

“秋霞就这样的一病死了，谁都梦想不到！”她叹了口气，半似安慰他，半替他悲叹。

“……”他也只跟着叹了口气。

“像她这样好的一个贤夫人，不像会这样短命的。我们——不，我真的对不起她了。……”她怕提起前事害了他伤心，或害他在她面前不好意思难过，马上转过话头，“我离 F 市太远了，她病了这么久都不能来看看她，真的对不起她了！”她说了后再继续着叹了几口气。

“你几次在北方寄来的人参和饼干罐头等，她收到了时也很感激你们。”他像替亡妻向她道谢。

“那算得什么？她没有对你说我什么吗？”

“没有，没有说什么。她只说旧日同学都星散了，在 F 市的没有几个，想会会面都不容易。她尤其是很思念你，说你对我们比别人不同。”他再叹了口气。

“……”她再低下头去，默默地没有话说了。她像在追忆什

么过去的事。

"……"他也再没有话继续了。

"想不到我们还能够在这里会见！我真的……"

"我还不是这么想。W 海岸离我们 F 市已经很远了,离你们寄居的 P 城更不消说了。谁料得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会着。"

"我忘记问你住在什么地方了。"

"就在那家旅馆。"他翻过头来指着那边一栋大洋房子给她看。

"又嘈沓,又寂寞!"她笑着说。

"怎么说?"他也笑着反问她。

"日间客多了,不是很嘈沓么？夜间你只一个人睡在一间房子里,不是很寂寞么?"

他觉得她说话还是和从前——女学生时代——一样的活泼而无忌讳。

"你住在什么地方?"

"她爸爸前年才买了一家别庄——很小的没有楼的屋。你去年前年都没有到这海岸来吧。我们每年都来的。"

"你们有别庄在这里！真阔！我竟不知道。"

"别庄窄了点。不然你也可以搬到我那边去同住。兼且她的爸爸没有来,你过来同住也不很方便。"

"汪先生没有来么?"他忽然的心上燃烧出一种希望,但同时觉得这种希望燃烧得太卑鄙了,太对不起亡妻了,他忙把它打消。

"商店里的事很忙,交不下来。就来也怕在八月中旬。或今年竟不能来也未可定。我是来养病的,不要他来还安静些。"她说了后笑出声来了。神经过敏的他总觉得她的笑她的说话都有蛊惑性的。

"身体不好么?"

"有点内病。不大要紧的病。"

"要保重些才好。"

"谢你！我有许多话要问你，要和你说的，一时找不出来，就找得出来也一时说不了。你有空就到我的别庄来耍吧。"

他和她还谈了许多关于海岸风景，海水浴场的设备的话。旅馆催晚餐的钟声响了。

"我们走吧！"她携着女孩儿先举了足，他跟在他们后面向旅馆那方面来。

二

高均衡，他的妻杜秋霞和汪夫人——她的女学生时代的名叫吴玉兰——小的时候是同学——在F村的一个小学校的同学。在小学时代吴玉兰就得了美人的称号。

高等小学毕业那年，高均衡十五岁，玉兰也十四岁了。她的体格很发达，由外表看来谁都说她比他大。她和他由学校回家是一路的，所以村里的人都当他们是姊弟两个。

"玉兰，你大了后要嫁人作老婆的，是不是？"天真烂漫的均衡有一天在由学校回家的途中忽然地问了她这一句话。

"我不嫁哟！"玉兰很正经地回答他。

"为什么不嫁？"

"嫁不到好人家，我不嫁！"

"玉兰，你不能嫁我么？你答应嫁我，我定做个伟大的人物给你看！"

"你家太穷了！我嫁了你怕没有猪肉吃，没有干饭吃。你家里天天吃稀饭吧。是吗？"

"不一定哟！"均衡年数虽少，但也会脸红。"隔几天也买斤把猪肉，吃几餐干饭。"

“均衡！你爸爸吃鸦片，太难看了，我看见他——前星期日我看见他在晒禾坪替一个买猪仔的人和卖猪的吵嘴，露出两列的黑牙齿，真难看！我不能嫁你，我不能叫他做爸爸！”玉兰说了后还紧蹙着双眉。

均衡再没有话说了，低着头一直向前跑。玉兰看见他不说话，忙低下头来望他。

“你哭什么？你哭了么？”

“……”他不理她，急急地跑回家去了。

他在这么小的时候就尝过恋爱失败的滋味了。他也从这么小的时候起就立志做伟大的人物，打算向她复仇了。

小学毕业后，他进了中学校，她也进了初级女子师范学校。在中等教育期内的四年间，彼此都互相忘却了。

均衡在中学毕业后，因为家计不好，不能升学，由友人的推荐，在村里的M小学校当教员。

未到任之前，他打听得这间M小学校除姓田的校长外，还有四个教员，连自己五个。五个教员里面有两个女教员都是和他一样的新任，一个姓李的，一个姓吴的。

行开学式那天，由校长的介绍他和几位同事都认识了。

“这位也是新任的先生，吴玉兰女士。”

“啊呀！均衡，高先生你在这里么？”她的态度很从容，像和男性交际惯熟了的。他到这时候反为不好意思起来。

“你们都认识的么？”校长用惊疑的眼睛问他们。

“从前同一个小学。”玉兰忙解说给校长听。

“那么你们彼此还不知道同在一个学校任事么？”

“我小学毕业后就跟我的父母搬到F市去住了。他是在乡间的中学。”

“那很好了，你们都是旧知，以后更容易互相帮忙了。”校长的“旧知”两个字在他们听来带点怀疑而讽笑的意思，他和她不

觉脸热起来。

由均衡的家里到学校来有五里多的路程,他早来晚回,午饭就在学校里吃。玉兰寄寓在她的姑母家里,离学校有两里多路。

每天放学后,他应她的请求多走点路送她回她的姑母家里去后才由小道回家去。

均衡自和玉兰在M小学校同事后,有一种捉摸不住的哀愁的氛围气一天一天的把他包围起。说是青年人每遇春期必有的烦恼,但去年春间还在学校里念书时并没有觉着这种哀愁。尤其是和玉兰分手后,一个人在田畦道上走着向家里去的时候,望着碧色的秧田,苍色的松林,眼睛里常包含着一泡清泪,稍有所触就要淌下来的样子。但近来觉得心里是很空虚的,想求一种东西——能够充填这种空虚的东西。但所想求的是什么,自己又莫明其妙的不知道。名吗?有点像“名”。利吗?有点像“利”。恋爱吗?有点像“恋爱”。总之他近来的烦闷完全是有所求而不能达目的的烦闷。不,想求一种东西而无勇气去求的烦闷!

玉兰的姿态日见浓厚地刻在他的心坎上了。桃色的双颊,柔润的鲜血色的唇,敏捷而巨大的黑瞳子,富有弹力的乳房的轮廓,常对他的易起变动的官能刺激。玉兰不单外观之美能够刺激男性,她的内力,富有脂肪分的肉感的想像尤更容易把男性醉化。

初夏的一晚,均衡因为学校开校务会议,在学校吃了晚饭才回去。阴历四月初旬的夜晚,有了相当的月亮,他还是循旧例送玉兰到她的姑母家门首来了。

“玉兰!”他想这次的机会不该错过了。

“什么事?”玉兰抬起头来望他。

“这样的好月色,真不情愿回去!”他仰望着天际的碧轮。

“不回去怎么样呢?”

“我们倒回去再走一忽不好吗？我再送你回来。”

“……”玉兰低了头，不答应也不拒绝。

“我们再走一忽吧。”

“到什么地方去?”

“就到那牧场上站一忽也使得。”

玉兰这时精神上也像得了一种新力，默然地跟着他来到牧场上来了。

“玉兰，小学校时代的事情你还记得么?”

“什么事？你逃出学校去偷人的荔枝，后来给先生鞭了几鞭，我是记得的。”玉兰说了后笑起来了。

他们俩同浴在银色的月光中，像受了神感，很想团结在一起。

“不，不是的。你不是说你要嫁有钱的人么?”

“啊啦！没有这回事。我没有说过这些话。我说过了，怎么我记不得呢?”她笑了。

“你不记得么？那你的记忆力真不好。那时候你十二岁，我十三岁。”

“你真好记性……”

他终把他对她的爱慕说出来了。她约他迟些再答复他。他说话时，不觉将只手在她的肩上了，但她不回避也不拒抗。待他想把热唇向她的接触时，她忙站开摇着头：

“不行，那不行！均衡，让我再多想几回，仓猝做出来的事要后悔的。”

均衡受了她的这种意外的抵抗，心里异常地羞愧。

那晚上他很失望地流着眼泪回到家里来。

由第二天起，他请了一星期的假。过了一星期后，他不能不上课了。上课去，不能不和她会面，这是比什么都还要痛苦的。他决意和她远离了。他决意用功了，他打算读书——专研究自

己喜欢的文艺,消磨他的无聊的岁月。

"我决不思念她了!决不再想她的事了!"

他到学校时,玉兰先来了,向他点头,他只很冷谈地回一回礼,并不抬头望她了。从前会见时要相望着微笑的。

到了下午,各教员都回去了,校长也回他自己的书房里去了。只有他和她还留在学校里。玉兰在女教员准备室等了好一会不见均衡出来叫她一同回去,知道他完全是为前星期那晚上的事不理她。她再忍耐不住,走进他的房里来看他了。

"前星期对不起你了。我说话太率直了,望你不要介意。"玉兰红着脸走近他的书案前笑着向他说。

"哪里……"均衡的脸色很不高兴的也很不好意思的。

"不回去么?"玉兰要求他一路回去。

"我还要等一刻。你先走吧!"均衡很冷谈的。

"你恼了么?我就说错了话,你也得让我改过。"

"我们始终要离开的!"感情脆弱的均衡在她面前掉下眼泪来了。

"对不起你了,均衡!我还是和你一样的思念你,不过婚姻大事也得让我多想一二日,是不是?"

"……"均衡还是沉默着。

"那晚上说的话,我取消吧!我们讲和吧!我们要和从前一样的才好。不然他们要笑话。"她一边笑着说,一边伸出双手来给他。她的双臂张开着,像想把他拥抱的样子,又像希望他枕到她的胸上来的样子。这时候他是块铁片,她是个大磁石,他给她吸住了,只一瞬间,她的头部靠在他的左肩上了,同时两人的高温的柔滑的舌尖相接触了。

玉兰在M小学只当了一年的教员,回F市去后就不再来了。到了第二年的冬,他听见她嫁给一个有钱的富翁做媳妇的消息时,他真想自杀了。但同时他又想对她复仇。

玉兰嫁给姓汪的富家公子后,就跟她的丈夫到 P 城去了。只在他和他的妻结婚那年回来了一次。

玉兰嫁后,他也辞掉了小学校的教员跑到 S 市去营笔墨生涯了。在这几年间他在文坛上的名誉渐渐地高起来了。玉兰嫁后三年了,他也由友人的介绍和贤淑的秋霞结了婚。自得秋霞后,由玉兰受来的伤口也渐渐地平愈了。

三

均衡会见了玉兰后,回到旅馆里一晚上睡不下去。上半夜的天气蒸郁得很,固然不能睡;但到了下半夜,气压低下来了,外面的海风吹得很紧,凉爽了许多,他还是睡不着,他翻来覆去所思念的都是关于玉兰的事。他对玉兰有一种恨既不可,爱又不能的情感。

——她已经替人生了女儿的了,看破些吧!纵令自己所希望的能够收效,也已迟了,她没有原来的价值了。——但他对她无论如何还有不能断绝的一缕的希望。他不能不恨她,因为不见她还好些,会见了后,反把十年前所受的,现在已经平愈了的伤口再抉开来了。他愈想愈心痛的。他想,不把她搂抱着一口一口地咬,咬到她受痛不过悲哭起来求饶,不能泄自己的愤恨。

他到三点多钟才睡下去,不一忽就天亮了。他起来走出骑楼上一望,外面微濛地下起细雨来了。吃了早点,他想就到她的别庄去,但因为自己蓄有一种不纯粹的念头,觉得不好意思踌躇起来。

因为下了雨,天气凉快些,许多住客都不出去,旅馆里喧嘈得很。他又想到她那边去避避喧嚷。

——到海岸去再说。她那边去不去,到了海岸再决定吧。——他穿好了衣服,待要出门,茶房来说有个女人带了一个

小女孩来找他。他又惊又喜的,惊的怕同住的人们怀疑他,喜的是她先来看他。

“你几点钟起来的?”玉兰望见他的床上的被褥还散乱着没有整理。

“才起来没有多久。”

“真是个睡虫!”她望着他作媚笑。她这一笑真有充分成熟了的女性的美,有种耐人寻味的魅力。她笑着走过来替他整叠被褥。

“这如何使得! 我自己会……”他虽这样的说,但望着她翻理被褥同时又生了一种快感。

“那有什么要紧。秋霞还在,你不会来这海岸吧。就来也两个人一同来吧。男子离开了女人是很不方便的。”

“……”他叹了口气,半告诉她自己还在思念亡妻,半想引她的同情。

“我当你一早就会过来,一起身就过来。我早点都预备了等你来一同吃。等到此刻——快要响十点钟了吧——还不见来,所以过来看你。”

“对不起了。昨晚上一晚睡不着,所以起床起迟了。”

“她的爸爸没有来,我一个人坐着闷得很,你不要客气,不拘早晚过来耍吧。常过来耍吧。家里只雇用了一个老妈子,没有别人。”

“谢谢你。”

“今晚上定要来哟,到我那边吃晚饭去。”

她携着女儿站起就要回去。

“坐刻么?”他站起来阻着她。

“带了小孩子来很不方便的。我们想说些话都说不出。改天我一个人再来。小孩子真讨厌。”她说了后又向他作媚笑。

均衡送她回去后,盼望在天空高挂着的太阳快点儿下山。

他一个人孤坐在房里,追忆旧日她和他的恋爱历史中甜蜜的几页。

自在M小学校的准备室里她允许他初次亲吻以后,他对她很频繁的有同样的要求。不单有同程度的要求,他还想有更深进的冒险。

“你还不满意么?那要待结婚之后吧。我不是疑心你,不过……”她靠着他的胸膛,坐在他的怀里了。

“不过什么?”他虽得了拥抱和抚摸她的整部的权利,但最后的胜利终没有归给他。无论在如何的兴奋状态,她总不对他有最后的赤裸裸的表示。

“此刻生了小孩子,我们如何能养活他呢?”她所忧虑的结局还是今后的生活问题。

——不能窥她的最内部的秘密!不能享有她的处女之美!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失败,也是第一种精神的痛苦!——他想到这一点,恨起她的丈夫来了。

——他夺了我的情人!他替我享有了她的真美!他叫我的情人替他生了一个女孩儿!——他虽不认识她的丈夫,但他的愤恨还是集中到她的丈夫身上去。

到了四点钟了,她踯躅着跑到她那边来。

“好了,你来得很凑巧!她的爸爸也来了,今天十二点钟的火车到的。”她由厨房里走出来迎着他引他到客厅里去。

——怎么就来了呢?不是说不来了么?不是说就来也要到八月中旬么?——他像正在筹划着一种大计划忽然给人破坏了似的。

“爸爸,这就是高先生!”她把他介绍给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约有四十多岁了,又黑又胖,完全是个巨腹式的商人,精力很旺盛的样子。头顶没有许多头发了,快要秃的样子了。

“从没有会面,听家里的女人说,在小学校同事的时候多蒙照顾了。”主人很诚恳地向他鞠躬,并且很客气地招待他。他心里反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

“好说了。不过内人从前和尊夫人是同学,并且是好朋友,所以认识了。”他忙向主人辩解。

“是的,是的!女人说过了。真可惜的,太太今年身故了。我竟没有听见,没有尽点礼。”

“……”他只能默然。

“天气太热了!不要客气!请宽衣!”

他听见她的丈夫来了,本受了一个意外的打击。但现在看见主人的诚恳而亲切的态度,觉得安心了些。日间所描想的她的丈夫和现在的主人像不是同一个人。

他除下来的长褂,她忙过来接着挂在衣架上去了。

他对着主人发生了两种矛盾的感想。

——他完全是个俗物,周身铜臭的俗物!她定对他的丈夫不能满意的!和惯于浪漫的生活的我比较起来当然胜利归给我的!我还是进行我的吧!不行!不行!他是个诚实的君子,现代不容易找的诚实的君子!侮辱这个诚实的君子是一种罪恶!对他的夫人怀野心就是侮辱他!我不该有这种卑鄙的念头的!——

“高先生,抹脸吗!到这边来。”她笑着叫他到厅外天井旁边去洗脸。他跟了她出来。

“他不放心,赶来看看我们的。三两天内还是要赶回P市去。”她微笑着低声地对均衡说。她这种辩解又引起了他的不少的兴奋。

抹了脸回到厅里来,老妈子早就把碗筷摆好了。他和主人夹着一个圆台对坐着。玉兰像到厨房里弄菜去了。菜有四五碗,但弄得异常的精巧。大概她因为一个是从前的情人,一个是

现在的丈夫，很得意地弄出来的吧。

菜出齐了后，她也进来了。

“高先生，没有什么菜，真对不起了。多吃点酒吧！”她提起酒壶来替他斟了一满盅酒。

“菜多了，吃不完了。”他望着曾经他握过的纤白的手。

“你呢？还要不要？”玉兰提着酒壶问她的丈夫。主人只把他的又黑又大的头点了一点。他觉得这个主人很可怜，他那又大又黑的头像快要戴绿帽子的样子。

主人像很尊敬他是个读书人，席间很得意地把他做生意的知识和经验告诉他。

主人的酒量像很大，吃了十多盅的酒还不见有醉意，并且乘着酒兴劝均衡续弦。

“我们男人是要有个家庭。有了家庭事业才做得起劲。妻子的确是累死人的，但没有妻子，又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目的般的。高先生还是早点把家庭组织回去，想太太有灵也定欢喜的。”

“现在很难了，像我这样的人和年龄。我愿意的，她未必情愿；她愿意的，我又未必情愿。我也没有这种心绪了。害了一个死了，又再害另一个么？”他说了后叹了口气。

“你自己选拣得太苛了，那没有法子。愿意嫁你的人多着呢！要娶窈窕的女学生也不算难事。”汪夫人半带戏谑地笑着说。

“哪里有这样的艳福！”他也笑了。

“那说不定！像我这样老的人，头发快光了的人，如果还是独身，也还可以娶个窈窕姑娘吧，哈，哈，哈！”

“头发都快光了，还说这些风流话，羞也不羞！……你只管娶个女学生吧。我决不吃醋的。你怕我跟着你，她们不相信你是个独身者，你就离了我也使得。我虽然是个老婆子，也不见得

没有人收留我吧。”她说了后，一双媚眼望着均衡，笑了起来。

“真的，若不是有小孩子，我们离开了彼此都方便。哈，哈，哈！”主人也大笑起来了。

神经过敏的均衡以为主人是看穿了他和她的暧昧的态度，故意这样的说笑。

“你真的脱落得很！我走了后，你一个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事我也不知道。”玉兰笑着向他的丈夫说。均衡乘这时候偷看她的侧脸，半透明的玉面映着霞色的颊，丰腴柔滑的颈，白嫩的纤掌，没有穿袜子下面露出了雪白的半腿来的脚。像这样的一个美人还不爱？像这样的一个美人也会给人厌倦的一天么？这无论如何相信不过的。

“我有钱，你怪得我！哈，哈，哈！”主人再高声地笑。

“人说男子的心像浮萍一样，今日东，明日西。有了钱，什么对不住老婆的事都干得出来。”她也说笑般在发她的议论。“但是你是例外哟！高先生！秋霞姊死了后，你怕对她不起连续娶都不续娶了。像你这样的男人真难得。”她再翻过头正经地向他说。

吃醉了酒的均衡觉得她今晚说的话对自己都是别有深意的。他怕说多了引起她丈夫的怀疑，想快一点回旅馆去。他从衣袋里取出表来一看，已经过了十点钟了。

“汪夫人，我吃饭吧。”均衡告诉他们不再喝酒了。

“不要紧，还早呢，多吃盅把吗！”主人还想均衡陪他多喝几盅酒。

“你一吃酒就要吃到人怕的！谁能陪你喝这么多酒！高先生，吃饭罢。”

吃完了饭后快十一点钟了，他告辞了出来。他们夫妇都送出门首来。

“你一个人回去，很寂寞吧。”她最后还说了这一句，对他的

官能有刺激性的一句。

均衡由她的别庄走出来,更觉得自己太可怜了,那么程度的寂寞。他还不忙回旅馆去,一个人在海岸上踯躅着,描想自己去后他们别了几天的夫妻间的谈话和动作。

——你和那个均衡君从前在小学校同事的时候怕有什么暧昧的关系吧!那个人不转睛地在偷看你哟!他对你生了相思病般的。你也有这种相思吧。——

——胡说!我不要紧,你不该败坏他的名誉。——

他们夫妻这样地说笑了后,感兴更深地互相拥抱着,今晚上乘着酒兴在更挑拨的更夸张的实行他们间的情爱吧!

均衡描想到这一点,觉得自己太蠢笨了,今晚上做了他们的助兴品了。她太可恶了,把我当玩的!她的丈夫明明来了,又骗我说没有来,叫我去给他们开心。真的岂有此理!她太可恶了!这个仇非复不可!

他想了又想,意气颓丧地跑回旅馆里来。

四

他那晚上由她那边吃了酒出来,在途中受了点冷风;到了第二天咳嗽得厉害,流了许多鼻涕,并且还有点发热。他一连睡了三天没有出去。

第四天的下午,她一个人,不带小女儿,跑到旅馆里来看他。“病了么?怎么不告诉我一声?你这个人真不行!你也该打发人来通知我!”她在埋怨他。他听了她的话,心脏又在振动起来了。

她望了他的瘦脸又望望他案上的凌乱的书籍和药瓶子,脸上表现出一种很伤感的表情。

“医生看过了没有?”

“看过了。”

“医生怎么说?”她原来是站着的,此刻坐在他的床沿上来了。只隔着一重薄毯子,他的膝接触着她的臀部了,但她只当没有感觉。兴奋了的他,连打了几个喷嚏。

“医生说,热度低下去了,过几天就会好的。”

“但是,怕有几天不得起来罢。吃得饭么? 你看,你的手都瘦成这个样子了。”她无意中握了他一只手。“所以我说男子没有女人在身旁是很不方便的。这样的病该吃稀饭的。像旅馆里的硬饭,你怎么能吃下去!”

“我这几天吃牛乳多。其实也不觉得怎样的辛苦。像这样经验——一个人病着没有人理的经验,不知有多少回数了。”他紧握着她的手微笑。她红着脸低下头去。

“如果这里不方便,就搬到我们那边去住几天也使得。是的,他跑了哟。今天下午一点钟的火车回P市去了。你今晚出去不得的了,除非搬到我那边来……我是来请你今晚上到我那边去的。那天真对不起你了,他突然地跑了来。”他听见她的话,周身的热血再环流起来。

“今天就走了?”他心里登时感着一种快感。“你的主人真是个好丈夫! 体格多魁伟!”

“不行哟! 你这样地讥笑人! 你吃了一惊吧! 这样难看的老头子!”她蹙着双眉笑起来了。“但他很称赞你,说你真是个读书人,明道理,不像普通一般的博士们念了点书就骄傲着看不起人;年轻人少有像你这样谦逊的。”

“真的?”他笑着望她。他很想趁这个机会把M小学时代的事提出来试探她一下。但他又觉得不该太猛进了,她现在是个有夫之妇了。

食堂的钟声响了,他们知道是五点钟了。

“你不得出去吃饭吧?”她问他。

“茶房会送进来。但我还是吃牛奶。肚子一点不饿。”

“那么我再坐一刻,使得?”她歪着头笑问他。

“你不回去也使得。”他也笑着试探她。

“不回去没有睡的地方吧。”她咕哧咕哧地笑起来了。

“空房子多得很呢!不过这样脏烂的房子不是你有钱的人住的。”

“你又来笑人了!我不带小孩子来,想在你这里多坐一刻,你就要赶我回去,真没有人情!我就回去吧。”她咬着牙说了后站起来。他忙握着她的手不放她去。

“你这样子的回去,不是真的恼了我么?”

“你的病才转身,不该多费神。我明天再来看你。”她再作媚笑。“你要吃什么东西就打发人到我那边去说一声,我得做好送过来。”

她去了后,他很后悔不该失了这个机会。

——我真蠢极了!她是来等我向她先表示的,我不该把这样的好机会错过了!女人是决不向男人先表示的。——

再过了三天,他的病恢复了,应了她的招请,傍晚时分过她的别庄去吃晚饭。吃了晚饭后,因为天气热,她把一张竹席铺在厅前,她和采青都坐在竹席子上乘凉。他却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和她谈话。过了一会采青睡了,老妈子也回她的房里去睡了。

“你也坐下来吧!竹席子凉爽得很呢!”她一面替采青拂扇,一面说。

他虽然觉得满脸发热,但他禁不住要坐下去。

“对不起了,尽坐着腰骨痛得很。你莫笑我,我要睡下去了。”两个谈了一会,她搂着采青倒卧在竹席上的一边。他这时候呼吸很急地不敢望她。他双手抱着双膝只不住地打呵欠。

“你累了吧。不要客气,休息一忽好不好?我去拿枕头给

你。”她说了后忙跑进房里去拿出一只布枕来给他。他要辞退都辞退不及了。

他倒在竹席上后,她再坐了起来。

“夜深了,我回去吧。”他还是战战兢兢地对她不敢有所表示。

“还早呢,再谈一忽吧！我一个人寂寞得很呢。不要紧,你就在这里睡吧,在她的爸爸的铺上睡在外厅里。我们都是老人家了,还怕外人疑我们不正经么？哈,哈,哈!”她说了后笑了。

“靠不住!”他也说笑般地笑了。

“靠不住?”她说了后沉默着一会没有话说。他像失了机会不能继续他的话了。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

“啊！真苦!”他把头伏在膝盖上。

“什么！什么事？身体不好么?”她忙凑近他。他感着她的体温了,还有一种暗香流出来。

“……”他只不住地摇头。

“什么事！怎么样的不舒服?”

“我不行！我不行!”他再在摇头。

“什么事?”她像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故意地问他。

“追想到从前M小学校的事,今晚上睡在你旁边不能无所关心的！所以苦闷得厉害。”

“无所关心？不能无所关心？什么意思?”她再笑着问他。

“你还故意问干什么?!”他想站起来。“我要回去！我回去!”

“你等一忽吧！只等一刻工夫就让你回去。”她按着他不给他起来。

过了一刻她被搂抱在他的怀中了!

“我们不算初试吧！这不算初试吧!”他想把热唇送到她的

嘴边来。

“……”她低着头,取出一条手巾来,她在揩泪了。

“你为什么哭了?”他略一松手,她坐过一边来。

“均衡!我是人的妻了!也是人的母亲了!并且还有件事,你当然知道的!……”

“什么事?”他惊疑着问。

“你和秋霞结了婚后两个月,我由P市回来F村,不是来看了你们新夫妻么?你记得?”

“记得,有这回事。”他说着点点头。

“我那时候很爱你!的确很热烈地爱你!我那时候很嫉妒秋霞,所以乘秋霞出去后,在她房里对她犯了一次罪——给了你一个亲吻!但她竟恕了我的罪,我想她也一定向你说了,恕了你的罪了!”

“是犯罪!的确是一种罪!但她并不知道。”

“不知道!?啊!均衡!她不知道!?我去后她没有对你说什么?”

她睁圆她的双目很惊异地问他。

“没有说什么。”他也很惊异的。

“以后都没有向你提我的事么?”

“没有。你告诉她了么?我们的犯罪——接吻……”

她两行清泪重新涌出来。

“均衡!她亲眼看见我们拥抱着接吻!她跳进房里来看见我们拥抱着,忙退出去。你那时把头埋进我的胸怀里了,没有看见她!”

“……”他哭了。

“均衡!秋霞比我贤得多了!她无形中给了我不少的教训和感化!她抱着一个重伤并不告诉人,就淹化了!”

“……”他只在痛哭。

“均衡！秋霞之死算是你的大不幸！在对得住秋霞的范围内，我想代秋霞对你尽点义务！望你莫误解了我！”

他像受了她的重重的一鞭。

“玉兰！我感谢你！你把我从罪恶中救出来！我的确把你的亲切恶解了。我明天决定离开这海岸了！我们还是不相会的好。一相会时就成罪恶了！”

“你真的去么？也好！我也怕我有感情脆弱的一天！你去后望你早日再把家庭组织好！我担心的就是怕你一个人太寂寞了，生出厌世的思想来。”

“谢你，玉兰！”

他和她都站起来了。

“秋霞或能恕我们最初的恋爱！”她伸出双雪白的臂膀揽着他的颈，把鲜红的唇送到他嘴上来。“明天你就回去吧！回F村去吧！”

她送他走出门首时，半圆的月儿已挂在中天了。

小 兄 妹

一

寂寞的寒夜,J一个人低着头在黑暗的街路上急急地走。路上不见一个行人,只有一名巡警站靠在一家的墙面打盹,听见他的足音忙睁开眼睛来。他一面走一面听见那位巡警在他后面打呵欠。

铜圆局的汽笛在暗空里悲鸣,他知道夜已深了——中夜的十二点钟了。J想在这样深夜的时分还冒着寒风在街路上跑,禁不住发生一种悲感。他并不是因为到十二点钟还不得歇息而生悲感的,他的悲感之发生还有别种的原因。过了十二点钟还不得睡,在他本算不得一件稀奇的事。

他每晚上把第二天的功课准备好了后不响十二点钟也快要响十二点钟的了。他准备好功课后定要打开抽屉来望望里面的时表——玻璃罩给小孩子打破了还没有余钱修整的表,所以没有带在身上。他看了表后不久就要听见铜圆局的汽笛的悲鸣——引起他无穷的哀愁的悲鸣。

有时候功课容易些,他的准备时间也短些,这时候他痴坐在书案前可以听得见过江小汽轮的汽笛和叫卖烧饼油条的哀音,此外听得见的是在抽屉里的嗒的嗒的时表的音响了。

墨水瓶打开着,原稿纸也在他面前摆好了,只有那支钢笔终

是懒懒地倒在书案上不情愿起来。

照例至迟十二点钟他是要就寝的，因为他近来每一提起笔来就感觉得头脑是异常的疲劳，他曾跑过江去问他的友人——一个医生——有什么方法能够医治他的头脑。若头脑坏了，他一家四五口就怕没有饭吃的了。他的友人劝他要早睡早起床，最好十二点钟以前能够就寝。所以他近几个星期勉力守着他的友人的忠告，过了十点钟，不管想睡不想睡，他要就寝的。但今晚上又不能照他友人的忠告履行了。不单今晚上，近来好几晚都过了十二点钟才睡。

因为生活问题，每晚上准备了功课后，他总想写点东西去换稿费。在中国政府办的学校当教员是不能完全维持生活的。薪额上说来很好听，二百元三百元；但每月所能领的只有十分之一二。他既不能决绝地辞职，所以每天对功课不能不稍事敷衍。他最以为痛苦的也是这种敷衍。他早就想辞职，但再想一回辞了职后半年半月是很难找相当的职业的，所以也就忍气吞声地受学生们的揶揄，决定再挨半年苦。

他每晚上总想写点儿东西，但什么也写不出来。他近来很抱悲观，他觉得他的头脑一天坏一天了。看了一两页书，写了三五百字，他就觉得头痛了。

他的脑病的重大原因是没有充分的睡眠时间。教员生活是要早起床的，每天七点钟以前就要起来。他的妻身体太弱了，并且不久就要做第二个小孩子的母亲了。大的儿子又还没有满两岁，时时刻刻还要人看护，加以厨房的琐务，所以她勉强支持两天，到第三天就要倒下去的。妻的神经和她的身体同样的衰弱；常通宵不睡，早晨四五点钟听见窗外街路上的车声就醒了起来。妻起来了不久，小孩子也哭着要起来，他到这时候就睡也不能再睡了，只好陪他们起来看小孩子让她到厨房里去。

有一天晚上天气特别的冷，她的脸色苍白得可怕——这是

她病前的预兆——才把碗筷收拾起就往床上倒下去了。她虽然倒下去了,但还忍着痛苦抱着小孩子要哄他睡,她是怕小孩子妨害了他的功课——编讲义或写点东西——想把小孩子快点哄睡了后让他舒畅地做点文章。可是小孩子像故意和她为难般的,拼命向他妈妈抵抗,不肯睡,要起来。

“爸爸！爸爸!”小孩子看见母亲睡下去了不和他玩,他带哭音的要他父亲抱他到书案上玩去。

“乖乖,睡罢！明天起来爸爸再抱你。”妻哄着小孩子,说了后又连连叹气。小孩子不懂事,看见母亲禁止着他起来,爸爸又不过来抱他,便拼命地挣扎,狂哭起来了。

“我敌不住了,你可以过来抱下他么?”妻再叹了口气哀恳他。明天有两点钟的课,结晶学一点钟,结晶光学一点钟,都是很要花时间准备的。他打开抽屉来看看,快要响九点钟了,他有点不愿意再为小孩子损失他的贵重的两三个时间,因为他不单要准备明天两点钟功课,他还想创作几页原稿。

“真的就病到这个样子了么？不能坐起来抱S儿了么?”他是个病的利己主义者,他怀疑妻是装病不愿起来抱小孩子。他想妻的身体或者有点不舒服,但他不信她就不能坐起来抱小孩子了。

“我可以坐起来,还来哀求你!”妻像怨恨他对她全没有谅解,也没有同情,起了一种反抗心。

“这样的不中用,又跟了我来干什么?”

“谁跟你来的!？你不带我们母子来这里,谁愿意到这个人地生疏的地方来!?”

他语塞了。他是没有家的,他的家庭就这个样子,三个人四条生命！在他的原乡实无家可以安顿妻子的,他就做乞丐,做流氓,也要带着妻子跑来跑去的。

“在乡下你有一亩田一间房安置我们的么？谁情愿跟了你

出来受苦!? 你怕我们累了你,你就不该娶了我过来!”妻的歇斯底里症发作了,在呜咽着哭起来了。小孩子看见他妈妈哭了,也狂哭起来。

“……”

妻愈哭愈伤心,哭音也愈高了。他怕妻的哭音给外面来往的人听见,尤其是怕学校的学生听见,忙变了口调。

“算了,算了!给外面的人听见了才好看啊!”他想再骂或再和她争论决不是适当的方法了。但他又不能马上变过脸孔来向妻说好话。他说了后,心里也感着一种惭愧,因为他既怕外面的行人听见他和妻的口角伤了他的无意义的虚荣心,又不能低声下气地向妻谢过以保持他做丈夫的不值半个铜子的威严。

妻的哭声越发高了。他急得没有法子。

“还哭么?真不知一点羞耻!”

“我知道羞耻,今晚上还向你哭!”妻愈哭愈伤心。“你就送我回去罢!就送我回岭南去罢!你送我回母家去,决不再累你,决不再要你一文钱!送我们回去后,我们母子有饭吃没有饭吃你莫管!送我们回去后,看我要累你一分一厘的就不是个人!”

“你这个女人完全不讲道理的!完全是一个……”他想说她“完全是个泼妇,”但终不忍说出口。他自己心里也觉得对妻的态度前后太矛盾了。初结婚时,她只十八岁,完全是个小女孩儿,她这种态度并不算是初演,他曾戏呼她 child wife,每看见她哭着发脾气时,便搂着她劝慰她莫哭。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小孩子生下来后,对妻的态度会变成这个样子。

二

他的妻虽不算是个美人,但初结婚时在他的眼睛里是很娇小可爱的。自生小孩子后,她的美渐次消失了,他对她的爱也无

可讳言的一天一天薄减了。

她近这半个月来稍为劳动些到晚上就说周身酸痛，所有骨节都像碎解了般的。大概她快要做第二个小孩子的母亲了。

“除上课外，你不要跑远了，怕胎动起来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你。万一……”他的妻眼眶里满装着清泪没有说下去。过了一会，她转了一转话头。“S儿到那时候谁看他呢！”她的清泪终于掉下来了。

“我不走远就是了。”他也觉得妻实在可怜。“后面的单眼婆婆和她的孙女儿，你和她们说好了没有？”

“我把了一吊钱给她们了。她的外孙女儿答应每早晨来，晚间回去，在这里代我们看厨房的事。要洗的东西都交给她。不过她们要求的工钱太贵了些。”

“……”他只在筹思要如何筹借五六十元才得把这难关渡过去。顶要紧的就是教会办的慈善病院的接生费，要二十块大洋。他想无论如何穷这种支出是省不掉的。

“幸得临时雇她们，只一个月！过了一个月我的身体恢复了原状，可以不用她们了。”她说了后又叹口气。

他因为生活困难，家里没有雇用老妈子，家事一切都由他的妻和他一个表弟T打理。他的表第T今年才满十五岁，在他家里完全是个厨师了。

妻因为快要临月了，关于厨房的事，看S儿的事和洗衣裳的事预先的忧虑了不少。他家里虽然穷，但还有人比他更穷的。他住的房子后面两列木造的矮房子是个贫民窟——其实他住的房子也和贫民窟的房子差不多，不过稍微干净一点。单眼婆婆就住在这贫民窟里。

今晚上吃了晚饭他到学校里去出席教授会，开完了会回到家时快要响十点钟了。妻和S儿都睡熟了，他想趁这个好机会做点工夫。他从书堆里取了一册 Maurice Baring 的 An Outline of

Russian Literature 来读。刚刚把书翻开就听见他的妻在帐里面呻吟。

“你的身体怎么样?”他顶怕的就是妻要在夜间临盆,他最以为辛苦的就是夜间要他到医院去叫产婆。

“没有什么。”妻呻吟了一会不再呻吟了。

“胎动了么?”

“微微地有点腹痛。不是胎动吧。”

他稍微安心了些,再继续翻他的书。他才念得三五行,妻又在呻吟了。

“今晚上的腹痛虽然不很痛,但回数来得密些。”

“怕是间歇痛罢。”他忙打开抽屉来看时表,九点五十一分。等到妻第二次呻吟时是九点五十九分。他知道间歇痛的时距是八分间。

“照前例看来——S 儿出生时——当在天亮时候,到天亮去叫产婆不迟吧。目前最重要的事还是借债!快借债去!明天婴儿产下来时没有钱如何得了呢!”他想了一会知道借债这件事无论如何踌躇都是挨不掉的。

“去吧!快去!他们睡了时就不妙了。要借债还是快点去。”他站了起来,把才脱下了的外衣重新加上。

“向人借钱——开口向人要钱是何等难堪的事!向人借钱——向人说好话借钱比挨嘴巴还要痛苦!”他走出来在寒风里一面走一面想。街道上有好几家店门早关上了。还有几家没有关店门的是小饮食店和青果店。拦面的寒风一阵阵地吹卷了不少的尘沙到他的口鼻里来。街路上没有几个行人了。他在途中遇见了几个双颊给风吹红肿了的瞳子紧张着气支管发出一种凄音在叫卖他们的油饼和油条。

“快点走!要找四个同乡去!快点走!时间不早了!零星借款,一个人向他借十块八块,那就够妻这次的用费了。”他一面

想一面急急地走。

他前几天也曾伸出掌来向他的几个同事的朋友们告贷。这几个好朋友都向着他的掌心打了一掌,只是一笑,一个钱也不借给他。及今想起来他的双颊还在发热,像才给朋友们辣辣地打了几个嘴巴。

他觉得知识愈高的人的良心愈麻木,所以他决意向几个做生意的同乡告贷了。

由十点钟起奔走了两个钟头,拜访了几家商店,零零星星共借到了二十八块钱。他虽然穷,但他的同乡们还相信他,相信他是个读书人,相信他是个烂大学的穷教授。他想到他自身的价值只能向他们借二十八块钱,他心里觉得异常的悲哀,几乎掉下泪来。

"不必再作无聊的悲感了!借得二十八元到手还算你的幸运呢!快点走!跑回去吧!妻在蜷卧着悲鸣呢!"

他赶回家来时,抽屉里的没有玻璃罩的时表告诉他已经是一点二十分了。

他跑到妻的床前报告他今晚上的成绩——零星借款共借得二十八块钱——叫她不要为接生费担心。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妻又呻吟着呼痛了。呻吟期间继续了两分钟。等到妻第二次呻吟时,他检视时表知道间歇期由八分间减至五分间了。

"妈妈!奶!妈妈,妈妈!"S儿给母亲的呻吟惊醒来了。他还没有断奶,每晚上醒来要找母亲的奶吃,含着母亲的乳才再睡下去。他每次醒来摸不着母亲时是要痛哭的。他惊醒来了,看见母亲背着他睡着就哭起来。他从被窝里钻出来,按着母亲的肩膀想站起来。才站起来又跌坐下去,才站起来又跌坐下去,最后他狂哭起来了。

"S儿乖乖!爸爸抱!来!爸爸抱!"

"不爸爸抱!"S儿愈哭得厉害了。

闹了半点多钟，S儿知道绝望了——知道母亲再没有把奶给他吃了。或者是他哭倦了。最后看见父亲手里拿着一颗柑子，便呼着要爸爸抱了。

"爸爸！爸爸！抱抱！"

S儿在父亲怀里虽然止了哭，但还抽咽得厉害。他抱着S儿摇拍了半点多钟，再睡下去了。他把S儿放进被窝里去，替他盖上了被。小孩像哭累了，呼呼地睡下去了。他忙跑到后面开了厨房的后门，去捶蔡家的后门，把那个单眼婆婆叫了起来，叫她过来替他生火烧开水。

"老爷，我的孙女儿要五吊钱！这个月要五吊钱！她明天不再到炭店里捏炭团了，一早她就来替你抱少爷……"那单眼婆婆迟迟地不肯到他厨房里来，在要挟他，提出比日本的二十一条项还要苛酷的条件。他知道那个单眼婆有意乘人之危，要求过分的工价，恨得想一脚踢下去。但听见妻在房里很痛苦地呻吟着，只好忍下去了。

"好的，好的！你快过来替我烧开水。我即刻要到医院请医生去。"

"……"那老妈子一手扶着满涂了黑油垢的门闩，一手提着一个小洋灯盏，睁着她的独一无二的眼睛——含蓄着一种欲望的眼睛——望他。

"你快点起来吧！"他心里恨极了。今天下午妻才和她新订了约，这一个月给她六吊钱，给她的孙女儿三吊钱。怎么又变卦了呢？

"今天我和你家太太说过了，我要双工。"单眼婆婆说了后，她脸上现出一种卑鄙地狞笑。

"双工？！"

"是的，十二吊！"

"可以可以！"

“先把一二吊钱给他们买米好不好?”

他听见她这种要求真恨极了,很想把她谢绝。但他一转想,这个单眼婆婆也很可怜。她曾把她的身世告诉过他的妻。她二十多岁就因为一个儿子守寡。现在这个儿子也四十多岁了,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男儿了。她的儿子从来就在铜圆局里做工,做了二十多年。大概是中了煤毒和铜毒罢,前年冬由铜圆局赶了出来,他患了一种风瘫病,双脚不会走动,双手也抬不起来。每个月包伙食费的工资共八吊钱终害他成了个废人了。他还想把这残疾医好再进铜圆局去站在炉门首上煤炭,他把祖先遗给他的木造的房子里的前头两间卖给了一个做青菜生意的人。他得了这两间房子的代价二百吊钱,进了教会办的慈善病院。他住在每天向病人苛抽三吊钱的慈善病院里满两个月了,两间木造房子的代价也用完了,但他的病还是和没有进病院一样,双足不会踏地,双手抬不起来,他自得了残病之后,不单没有能力养活妻子,就连他的一口也要他的母亲做来给他吃了。他的母亲,他的妻和大女儿每天到炭店里去捏炭团,辛辛苦苦地支持了半年,他的妻再挨不得苦,终逃走了。爱儿子的还是母亲,这两年来儿子和孙儿的一天两顿稀饭还是这个六十多岁的单眼婆婆做来给他们吃的。

“她的乖僻的性质,她的不道德的不正常的嗜利欲,大概是受了社会的虐待的结果。你自己还不是因为生活困难,天天在嫉妒富豪,在痛骂铲地皮的官僚和军人么?在这个单眼婆婆的眼中你是个她所嫉妒的富豪。十二吊钱!答应她罢,十二吊钱!”他因为想利用这个单眼婆婆了,便想出了这种浅薄无聊的人道主义来欺骗他自己的良心。他心里何尝情愿出这十二吊钱。但他不能不对单眼婆婆为城下之盟。妻在呻吟着,阵痛更密了些。他忙跑进去拿了两吊钱出来交给那个单眼婆婆。

三

三点钟又过五分了。下弦月还高高地吊在铜圆局的烟筒上。天色很清朗的,只有几片像薄纱般的浮云点缀着。拂面的晨风,异常冰冷的,但他像没有感觉,急急地跑向D医院来。

行过了C学校的门首,斜进了一条狭小的街路。出了这条狭小的街路是高等检察厅和高等审判厅前头的大街道了。过了这条大街道就是D医院。

D医院门首的街道上还不见有一个行人。门首的铁栏上面吊着一个白磁罩电灯,电火异常幽暗。他跑近前去,一手抓着铁栏,一手伸进铁栏里去拼命捶里面的镶着铁皮的门板。捶了一会,手也捶痛了,还不见里面有人答应。他住了手,把拳缩回来。他左手揉摸着右拳,一面仰起头来望望天空。黑蓝色的天空渐渐转成灰白色了,天像快要亮了,他心里愈急,忙着再攀抓着铁栏,开始第二次的敲门。又敲了五六分钟,右拳痛极了,他忙向地面检了一块砖片拼命地敲了几个,才听见里面号房里打呵欠的声音。

门开了,铁栏里面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只手在揉眼睛,只手在结他的扣纽。

“是哪一个? 有甚事?”

“来叫产婆的!”

“住什么地方?”

“N待第七号!”

“你在这里等一忽。”那位号房并不把铁栏打开放他进去,揉着睛睛向里面去了。

约摸又过了二十多分钟,刚才那个号房才跑出来把铁栏打开。后面跟着来的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壮汉。

"你从哪里来的?"那个狰狞的壮汉也揉着眼睛问他。

"你没有报告医生去么?"他看见这个狞恶的壮汉的态度讨厌极了,只翻过来问那个号房。

"我告诉他了。由他进去报告给女医生的。我们不能进去。"号房指着那个恶汉介绍给他。

"就请你快点进去报告医生!"他只得又翻过来向那恶汉说好话。

"忙什么! 问你住在什么地方!"

"他不是告诉了你么?"他指着站在旁边的号房答应那个恶汉。

"我知道了! N 街,是不是? 你要知道,要我们这边的医生到外边去接生,要收二十元的接生费的。车费在外! 车费你要多付些哟!"那个恶汉睁圆一双凶眼,咬着下唇说。这种狞恶的表象完全是对他提出一种要挟,像在说:"你若不答应我的要求,我便迟些进去报告。"

他到了此刻才知道那个恶汉是 D 医院专雇用的车夫。他答应了给一吊钱的车费后,那车夫才慢慢地进去了。

像这样一个狞恶的车夫竟有特权在女医生们的睡房里自由行动,他禁不住思及杨太真爱安禄山的故事来了。

他在 D 医院的庭园里守候了一会,才见那狞恶的车夫出来。

"她们快起来了,请你略等一刻。"

"已经等了好几刻了!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那有什么法子! 她们姑娘小姐们起来了后,要抹脸,要漱口,要搽粉……没有那么快的!"那车夫一面说一面把双掌向他的黑灰色的双颊上摩擦,装女人搽脂粉的样子,说了后一个人在傻笑。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才见一个头戴白巾,身穿素服的看护妇

跑了出来。

“医生问你,什么时候开始胎动的? 痛的回数密不密?”

“昨晚上九点多钟就说腹痛,我来的时候间歇期只有三分间! 此刻怕要产下来了,望你们快点去!”

“是初胎还是第二胎。”

“是第二胎。”

那看护妇像飞鸟般地再跑进去了。再过了十分多钟走出来的一个是全身穿白的高瘦的女人,大概是产婆了;一个穿浅蓝色的——D医院的随习看护妇的制服的胖矮的姑娘,大概是助手了。后头还跟了两个看护妇各抬着一个大洋铁箱子出来。

D医院只有一架包车。他又忙跑到街口叫了两把车子,因为助手要坐一把,自己也要坐一把,在前头走。

车夫把他拖至街口时,天已亮了,几个卖小菜的乡人挑着菜蓝在他面前走过去。他望见菜蓝里的豆芽白菜和小红萝卜,他连想到这次的借款除了接生费二十元外剩下来的八块大洋的用途来了,坐在车上在几分钟间,他起了腹稿作了不少的预算案出来。

照原乡的习惯,产妇在产后一个月间要吃一二十只鸡的。S儿出生时他还在矿山里做工,故乡的生活程度也比这W市低些,所以那时候产妇产后的滋养料的供给算没有缺乏。现在呢?怕无能力了。

自己是不消说得,妊娠中的妻和还没满两周年的S儿近三四个月来不知肉味了——大概是阴历新年买过了两斤牛肉两斤猪肉和一尾鱼之后,他们便不肉食了。他只对人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吃肉是很不卫生的,最好是吃豆腐和菜蔬。他在吃饭时遇见有友人来便这样的向他们辩解。他过后也觉得这种自欺欺人的辩解无聊,但他还像乡间的土老绅士一样,抱着一种摆空架的虚荣心。

他又追想到虐打还没有满二周年的儿子的事实来了。三月间的一天——星期日——吃了早饭,他打算抱S儿到屋外的湖堤一路去走走,籍吸新鲜空气。他抱着S儿才跳出门就碰见一个挑着鱼篮的老人。那老人发出一种悲涩之音叫卖到他的门前来了。

“爸！大鲫鲫……”S儿指着鱼篮里的鱼在欢呼,他欣羡极了,口里还流了好些涎沫出来。

“那鱼太小了,不要它！下午爸爸上街去买大的给你。”J抱着S儿要向前走。但S儿执意不肯,挺着胸把身体扭翻向鱼篮边去。

“阿爸！琢子(角子)!”S儿圆睁着他的美丽的眼睛看他的父亲,在热望着他的父亲买一尾鱼给他。

“妈妈！妈妈！鲫鲫！琢子!”S儿知道父亲没有意思买鱼给他了,他转求母亲去。

妈妈果然给他叫出来了。

“买几斤鱼吗,太太?”卖鱼的老人看见J的夫人出来时,便怂恿她买。

“多少钱一斤?”她说了后微笑着望他,想征求他的同意。到后来她看见她的丈夫一言不发的脸色像霜般的白,她忙敛了笑容低下头去,不敢再说话了。

“三百二十钱一斤。”卖鱼的说。

“妈妈！阿妈！……”S儿向他的妈妈哀恳着说。

“你还多少呢?”卖鱼的当J的夫人嫌价钱太贵了。

“大鲫鲫！妈！琢子!”S儿终伸出他的白嫩的小掌来。

他不见得穷至买三两斤鱼的钱都没有,但他想学校的薪水拿不到手时,他的财源就算竭了,买鱼一斤的钱若拿来买豆腐和小菜尽够一天的用费。妻子都在想鱼吃,但他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这种浪费的。

“快挑去走，快挑去走！我们不要鱼。”他挥着手叫那卖鱼的快点走开。

卖鱼的老人老有经验了，他碰见这种吝啬的老爷们不少了，知道和这位老爷的交易再做不成功。他挑起鱼篮叫了两声“卖鱼！卖鱼！”慢慢地走了。

“啊！大鲫鲫！大鲫鲫！爸爸！大鲫鲫！”S儿伸出两手来要跟那卖鱼的去。卖鱼的走远了，S儿哭了，把他的小身体乱扭，拼命向他的父亲抵抗不愿回家里来。

“不哭！不哭！明天买！”母亲也含着清泪伸手过来接抱S儿，其实快要临月的J夫人是不便抱小孩子的了。S儿不要他的母亲抱，他怕母亲抱他回房里去。他只手按在父亲的肩，只手伸向卖鱼的走的方向，弯着腰表示要追那卖鱼的回来，不住地狂哭。

J看见歇斯底里的妻在垂泪，儿子在狂哭，门首来往的行人走过时都要望望他们。他又气又急，恨极了伸出掌向S儿的白嫩的颊上打一个嘴巴。

“快进去！站着干什么！?”

S儿的左颊有点红肿，倒卧在母亲的巨腹上呜呜咽咽的啜泣，一对小双肩抽缩得厉害。到后来像哭倦了就在母亲的怀里睡下去了。

“这样小的孩子敌得住你打嘴巴么？看你以后要如何的磨灭他。你已这样地讨厌我们就早点送我们回去罢，省得在这里惹你的讨厌。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我母子不是，我母子累了你，对不起你了！”妻说了也哭出声来了。S儿还没睡熟听见母亲的哭音再醒转过来陪着母亲哭。

残忍的J也有受妻儿的眼泪的感化的一天，到此时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两行清泪禁不住扑扑簌簌地掉下来。

J到这时候才发现自己是个残忍无良心的人。他曾听过一

个友人说,无论物质生活如何的不满,妻总是情愿跟着丈夫吃苦的。若在长期间内不得和丈夫同栖就是女人的精神上的致命伤,所以妻除非敌不住丈夫的虐待,决不愿意和丈夫离开的。当J听见友人说时,觉得自己的妻也有此种弱点。以后便利用妻的这个弱点,每次和妻争论时,便说要送她们母子回乡下去去威吓她。

她终敌不住J的虐待和威吓了,她自动地提出和丈夫离开的话来了。形式上虽说是要求带儿子回乡下去,实质上就是妻向他宣告离婚了。不过中国的女人——不,只J夫人——没有充分的胆识和勇气用"离婚"的名词罢了。

S儿在母亲怀中睡了半点多钟,醒过来时,父亲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再哭着找他的父亲,他像忘记了半点钟前的一切,他并不因此记恨仇视他的父亲。傍晚时分J才回来,S儿望见他的父亲忙伸出两只小手来欢呼,要J抱他。J也忙跑前去,但J夫人还是一声不响的。

"啊! 爸爸! 爸爸! 爸爸!,抱!"

J不忙抱他的儿子,忙从衣袋里取出一个纸包来。S儿看见纸包又欢呼起来。J夫人望着J打开那个纸包来,里面有三个熟盐蛋。这是J特别买来给S儿送稀饭的,向S儿赔罪的一种礼物!

妻太可怜了! 妻太可怜了! 你看她近来多瘦弱,双颊上完全没有肉了。脸色也异常苍白! 产后无论如何穷,都得买二三匹鸡给她吃! 不买点滋养料给她吃,她的身体怕支持不住了,产后要看顾两个小孩子了!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J坐在车上无意中念出这两句诗来了。

——万一妻因产难而死了又怎么了呢!? 他愈想心里愈觉得难过。

——棺木——埋葬费——乳母——这些事件像串珠般的一颗颗涌上他的脑里来。

但他同时又起了一种残酷的思想。若有钱买棺木,有殡敛费,有埋葬费,有钱雇乳母来看护小孩儿,那么妻就死了也不要紧——像冰冷的石像般的,对自己完全没有爱了的妻就死了也不要紧。死了后再娶一个,学校里花般的女学生多着呢,再做一篇 romance 罢。

妻真的完全对自己无爱了么? 他又发生了一个疑问。不,妻是把性命托给自己了的,她在热烈地爱着自己。自己之所以感不着妻的爱,完全是自己把妻的爱拒绝了。

J追忆及和妻订婚约的那一晚——妻对他说的话来了。

J三年前才从法国得了博士回来,就做了故乡教会办的中学校的教员。这时候妻也在教会的女中学毕了业。由宣教师夫人的介绍J才认识她。不消说宣教师夫人是希望他和她成婚约的。

秋的一晚上,J和他的妻(还没有订婚)浴着月色同由宣教师的洋房里走出来。一个要回中学校去,一个要回女子寄宿舍去。行到要分手的地点——一丛绿竹之下,两个都停了足,觉得就这个样子分手是很可惜的。J无意中握着她的手了。

"听说这学期聘来的几个教员都是学问很好的,你都认识么?"

"都是一路回来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学问。只在外国住三五年,外国的语言文字都还没有学懂,有什么学问。都和我差不多吧。"

"但是都在大学毕了业的吧。"

"大抵都说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的……"

"那就很好了。你看内地的大学生毕了业什么也不懂,又骄傲得很。"

"外国毕业回来的也有很多坏的。"

"他们都结了婚吧！你们该娶外面的有学识的女子。像我们乡下的女学生说是念过书,其实什么也不懂。"

——不错,妻那时候说的话并不错。妻说的学识是指女人的活泼的社交的才力。妻只能做贤妻良母,不能做活泼的善于交际的主妇。这就是我近来拒绝妻的爱的唯一的理由。——他一天一天的觉得妻太凡庸了。他真的有点后悔不该早和妻结婚,不该和妻生小孩儿了。尤其是花般的女学生坐在她面前时,他更后悔太早和妻结婚了。

想来想去,J坐在车上最后还是想到今后八块钱的用途来了。无论如何妻产后吃的鸡非买二三匹不可,大概要两块钱罢。再买三块钱的米,一块钱的炭。还剩下两元作每日的菜钱和杂费。挨过一二星期去后,学校总怕有十分之一九分之一的薪水发下来救济一班教授的生命吧。

J又回忆到两年前在矿山里的生活来了。他在矿山里两年间也赚了一两千块钱。但朋友,亲戚,族人都当他是个富翁,逼着他要和他共产,所以他在矿山里苦工了两年只把一妻一子和自己的生命养活了以外,一个铜钱的积蓄也没有。

他也曾编了一部教科书,想藉那部书的稿费补助他的生活费。出版后半年,书店寄来的版税结单给了他一个大大地打击,因为他知道他的教科书是陷于"拙著万年一版"的运命了。

他还在大学预科的时代,有一个心理学教授Y著了一部《挽近心理学之进步》。这位心理学教员每遇学生问他介绍参考书时,他定在黑板上写十个大字"拙著《挽近心理学之进步》"。这位Y教授虽说是专门心理学,但对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知识一点都没有,学生也就为此一点很怀疑他,因为心理学要参考物理学和生理学的地方很多。Y教授的心理学既不高明,所以《挽近心理学之进步》也很不容易销售。但他的讲义多出自这部书里,

所以学生不能不各买一册，过了学年考试就把书卖到旧书店里去。第二年的新生又从旧书店买回来，念完了后同样的卖给旧书店或新进的同学。因有这种情形，Y先生的“拙著《挽近心理学之进步》十余年间还没有第二版出来。有一次Y教授向新进学生提起粉条在黑板上才写了“拙著……”两个字就有一个学生站了起来：

“先生那部大著翻版几次了?”

“嘻，嘻，嘻，还是一版!”Y先生翻着一对白眼望了望那个学生后红着脸笑了。他们的一问一答引起了全堂地哄笑。

“拙著万年一版”是这么一个典故。

J每晚上痴坐在书台前总想写点什么东西，但J夫人却要他抱小孩子，

“你做的文章都是‘拙著万年一版’的，莫白费了精神！做什么书!?”

J坐在车上想完了一件，第二件又涌上脑里来。想来想去都是这些无聊的事。车早在自己家前停住了。才跳进大门，就听见妻在里面很悲惨地哭着呼痛。

妻做了两个小灵魂的母亲，J也做了两个小灵魂的父亲了。妻还勉强把为人母的责任敷衍过去了，只有他做一个小灵魂的父亲的责任还没有尽，又做了第二个小灵魂的父亲了。

产后的J夫人脸色像枯叶般地闭着双眸昏沉沉地睡着。不单再无能力看顾S儿，就连新生下来的小女儿她也无力看顾了。每天成了一种习惯要母亲抱着才睡下去的S儿到了午后的一点钟该是他午睡的时刻了，他哭着找他的母亲。

“S儿要睡了吧!”J夫人听见S儿的哭声，微睁开她的眼睛叹了一口气。

“T！你抱他到外边玩去，睡着了就抱回来。”J叫他的表弟T把S儿抱出去。

“不！不出去！啊！妈！妈妈！”S儿在T的抱中拼命地挣扎。

“抱他到这儿来吧！叫他睡在我旁边吧！”J夫人再叹了一口气。“一边一个了！”她再望着她的丈夫惨笑。

“使不得，使不得！医生说，你这两三天内身体振动不得，也不可过多思虑。S儿睡在你身边时，你就要翻这边，转那边。万一在产褥中发生了什么毛病怎么好呢！现在已经不得了了！莫说别的，你病了后医药费就不容易筹！你再病不得的了！由他哭去，听S儿哭去吧。”J虽然这样地安慰他的夫人，但听见S儿的哭声心里也很难过，觉得S儿怪可怜的。

结局S儿还是睡在J夫人的身边了。她虽然闭着眼睛但分娩后的二十四时间内完全没有一睡。

最初哭的是小哥哥，妈妈忙翻转身来搂着他，引他睡。小哥哥才睡下去，小妹妹又哭起来了，妈妈又忙翻转身去看小妹妹，喂奶给她吃。小妹妹吃奶吃睡了后，小哥哥醒来摸不着母亲的胸怀又哭起来。哥哥的哭声把妹妹惊醒了，于是兄妹一同哭起来。在产褥中的母亲到这时候真是左右做人难了。

最可怜的就是S儿的断奶没有断成功。在妊娠期内没有奶的时候，他每晚上也要含着母亲的乳才睡下去。现在有小妹妹了，母亲有了点奶了，他便和妹妹争着吃。平时就营养不足，并且在产后很衰弱的J夫人的身体终敌不过他们小兄妹的剥削了。

因为妻的分娩J向学校请了一星期的假。在这一星期中日间看护S儿由他完全负责。一星期的假期满了，要到学校上课去了。他上课去后，小兄妹两个的看顾责任完全要由J夫人一手兼理了。J夫人也知道这星期非起来劳动不可，所以两三天前她就离开了产褥。

星期二的下午四点多钟，J由学校回来。还没有进门就听

见里面小兄妹一同在合唱般的痛哭着。平日他回来一定看见T抱着S出来迎他的,今天也不见T的影子。他才踏进门,小脚的单眼婆婆抱着S儿慢慢地迎出来。S儿在她腕中拼命地挣扎,哭着呼妈妈。

"T呢?"

"老爷没碰着他么?太太有点不好,他到学校叫老爷去了。"

"太太怎么样?"J不等单眼婆婆的回答,忙跑向里面的房里去。S儿看见父亲不理他更狂哭起来。

小妹妹倒在母亲的身旁不住地哀啼。J夫人闭着眼,张开口,呼吸很急般的,她像很担心睡在身边哭着的小女儿,但无余力去看她了。

"你怎么样?身子不好么?"

"头痛,发热!"J夫人叹了口气,"眼睛也睁不开!"

J把掌心按在妻的额上就像按在盛着热汤的碗背上一样。

——这还了得!产褥期内的体温高到这个样子是很危险的!这非快些请医生来诊不可!但是医药费呢?——J站在床前痴想了一会。这种危险的病状告诉妻不得,没有医药费的苦衷也告诉妻不得。他听着他们小兄妹的哭声和妻的病状双行清泪不断地滚下来。幸得J夫人闭着眼睛没有看见。

营养分缺少,睡眠不足,产后的思虑和劳动过度的J夫人终惹起产褥炎这种危险的病症来了。

J跑到书案前把书堆里的"家庭医学常识"那部书抽了出来,翻开妇人产科那篇来看。默念了两三回觉得妻的病状有些像产褥炎,有点不像产褥炎。他愈查看医书愈不得要领。他只注意到这一段"……若体温过高,为预防脑膜炎及心脏麻痹起见须置冰囊于病者之额部及胸部。……"

——莫说我们家里没有这种时髦的东西,作算有时,在这地方这时候也买不出冰来。——J想了一会拿了两方手帕浸湿了

冷水，把一方贴在妻的额上，一方贴在妻的胸口。冷湿的手巾贴上胸口时，妻的呼吸更急激了些。

他在瞬间决意请医生去了——不能再吝惜那五块钱的诊察费了。他忍着眼泪打开衣箱，他检了几件见得人的衣裳——妻的唯一的蓝湖绉棉衣(她的嫁妆)和文华绉裙，S儿的一件银灰色湖绉小棉袍和自己的一件旧皮袄，用一个大黑包袱把这几件衣裳包好了就急急地出去。

他本想把妻手指上的定婚戒指取下来，但又怕她伤心，所以终没有取，把这几件衣裳来替代了。幸得妻和S儿是很少外出的，她自知命鄙，很自重的不到外面去，也没有人来看她；所以她这件比较好一点的衣裳也只锁在箱里没有穿的机会。

J出去的时候，小妹妹像哭倦了，睡下去了。只有小哥哥还抱在单眼婆婆的腕中，看见父亲不理他就出去了，又悲哭着追了出来。

医生来了，诊察的结果，说是急性肺炎——产后睡眠不足，受了寒气生出来的毛病——不进病院是很危险的。

"进院要多少使费，先生?"

"分三等，三元，二元，一元。三等病室恐怕住不得，因为病人是产后的人，要看护周全些，不能进一等病室也要进二等病室。"

"小孩儿怎么样? 跟母亲进院么?"

"雇个奶妈吧!"

"……"

单眼婆婆到这时候竟流出眼泪来了。

J送妻进了院后，买了一罐"鹰牌的炼乳"和一个喂牛奶的玻璃瓶子回来。小妹妹像饿得厉害了，不再专拣母亲的奶了。他抱着小妹妹喂牛乳给她吃时，小哥哥在旁边也哭着说要吃。J忍着眼泪把小妹妹交给T抱着，他只手抱着S儿坐在他膝上只

手拿着玻璃瓶喂奶给小妹妹吃。

冒失的单眼婆婆重重地把房门推开,跑了出来,轰的一声把小妹吓哭了。

“什么事?”

“老爷,房主人说,这个月的期限又过了四五天了,至少前个月的租钱要清算给他。”

J低着头一个话也说不出来了。妻进院的钱还不知向什么地方筹措呢。

小妹妹还在不住地悲啼,大概她找不着她的妈妈哭的吧。爸爸和哥哥的眼泪都给她引诱出来了。

性的等分线

一

他接到明端约他下星期六下午在T车站相会的信后，心脏一天到晚在悸动，望不得两天并作一天的快一点过去。

“下星期六是哪一天呢？”他再没有心思看显微镜了，他伸手到衣袋里去摸出一册小形的日记薄来。他一面翻日记，一面自语道：“下星期六是四月十三日了，春假早过去了。……也好，也好，各学校开了课后，在T车站搭车去游玩的人总比较少些。我和她的相会算是种密会，在车站遇见了熟人反为不便。她拣开课后的日期或者也是这样的用意。”他想象着下星期六在T车站会见她时的情况，禁不住双颊发热起来。

“近这几天来气压低得很，这一星期内怕要下雨了。到了十三那天下雨怎么样呢？若那天下雨，她一定不会来的，一定要失约的。还是写封信给她，要她风雨不改的践约。……”他推开显微镜，在杂乱无秩序的书案上找他的自来水笔。找到了自来水笔，再在抽屉里取了一张原稿子出来。他的自来水笔尖待要和原稿纸接触，他又把笔搁下了。

“不妥，不妥。她不是说怕她的丈夫看见，嘱我不要寄信给她么！打个电话去好些，打到她的学校里去。还是打电话妥当些。”他一面想一面站了起来。他怕给病院里的人们听见了，不

敢用院里的电话器。他把自己担任的事项交托了助手 D 君后,跑到院长那边去说身体有点不好,请了半天假跑出来。

他出了病院后,跑到一家常出入的药店里去,借他们的电话器打了个电话到明端的邻家去,请他们叫明端过来接电话。他在黑暗的电话室里面站了好一会才听见明端的娇小可爱的音调由受话器波动到他的耳边来。

"下星期六的事不要忘记了哟!"他率直地强要她履约。

"先生吗?"

"是的。"

"我说了来定来的。下午三点半钟我定来的,吃了午饭后就动身去,三点半钟可以到 T 车站。"

"那天下雨怎么样呢?"

"答应了你,下雨也要去,坐车子去。你怕雨么?"

"我恐怕你怕雨失约。"

"你放心,我定来的。"

"准定?"

"准定!"

"好了。"

"好了。"

他出了电话室,觉得周身异常地松快。他像办完了一件很重大的事件,以后只坐着专等那重大事件的效果发生了,到那时候自己的一切计划也算成功了。

他虽然出了电话室,但明端的可爱的娇小的声音像还在他的耳朵里不住地振动。这几年来经验了不少的女性了。因为抱独身主义,所接触的女性之数反多了。尤其是因为习医,更多和女性接触的机会。他所接触过的女性虽然多,但没有一个能像明端般的对他有特殊的魅力和蛊惑性。

二

他才从医学专门学校毕了业出来，因为家计的关系，在故乡的女子师范学校当了两年生物学教员。在许多女门生里面，他最喜欢的就是明端，明端也特别的爱听他的进化论讲义。他所担任的是生物学，常常要说到生殖论上去，明端初听见时未免要双颊发红的。到后来听惯了后也就以研究的态度常和他讨论起生殖上的理论来了。他引证到人类自己身上来时，明端竟红着脸斜视着他一笑之后便低下头去。他感知明端是特别的对他有一种蛊惑性就从这时候起。

他在女子师范当教员的时候，岁数只比她大五六岁，他想他不见得全无资格向她求婚，但怯懦的他每当着她的面又说不出口来了。到后来，他发现了她是有了未婚夫的女子时，他失望的程度差不多要使他自杀了。他看见明端快要毕业出去嫁给人作妻室了，他也辞了职，跑到 C 市来进了 P 病院当妇人小儿科的医员。

自后他和她五年间没有会着。

去年冬，他竟料不到能在 P 病院的妇人科病室会见她。

“啊呀！先生！你在这里么?”明端在 P 病院初看见时说的话就是这一句。

他看明端并不是从前的明端了。今日的明端身上再发见不出天真烂漫的女学生的微影了。受了她的丈夫的肉的蹂躏和替她的丈夫生了一个女儿的明端脸儿异常的尖削，肌色也很苍白，一对眼睛的周围也加上了一重紫灰色的圈带。未曾变的，只有一对瞳子——保存有她的女学生时代的魅力及蛊惑性的只有这一对瞳子。

他知道她的丈夫现在 C 市当第七八流的政客，现在市政厅

里面当一个二等书记。她带着女儿跟她的丈夫来C市已经一年多了。

“好了,有先生在这里,我安心了。给不认识的医生诊察怪不好意思的。”

经他的诊察的结果,明端患的病是一种秘密的妇人病,但算不得什么重症,只要摄生得宜是渐渐会好的。

“先生,我的病不要紧么?什么时候才得全愈?”

“不要紧,不要紧。贫血,肺也有点儿弱。有工夫,最好每天来,至少也得隔日来一次。一星期来一星期不来,就难得全愈了。”

初来两三天袒着胸口给他听诊时,明端很不好意思地红着脸低着头。她总得他是有恶意的。幸得有看护妇站在他们的旁边监督着,她很努力的和她的情感反抗替自己辩护,说她的心是很光明正大的。

她受他的诊察两三天后,她对他怀疑起来了。她看见他诊察其他的病人是很草草的,但对自己是很注意的诊察,至少要拖延至半点钟之久。病人不多的时候,还要故意把时间延长,不就着手替她诊察,只顾和她说许多有趣的话。

她心里一面怀疑着他是对她有恶意的,但一面也顺水推舟地想从他的恶意里面领略些能够安慰她近来枯寂了的生活的快慰。

他有时候故意等到看护妇去了后才要她袒出胸来给他听诊。

“先生,不行哟!快些替我看了后把药水给我,我得早些回去。”

“你的老爷在家里等着你么?”

“讨厌的先生!他么?他每晚上不过十二点钟不回来的。”

他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了这一样的交谈了。

三

明端近来觉得他对自己的特殊的态度更加浓厚,她觉得他对自己愈恳切,自己的身体也愈危险。她知道自己身体的健康恢复了原状了,几次想不再到P病院去免得再受他的诱惑。每当袒着胸肉给他听诊时,她的心里便给一块黑影遮蔽着,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丈夫——作算自己的身体还是清洁的,但有了这一念已经对不起丈夫了,何况自己问问良心,的确是在贪恋着享受袒着胸口给他诊察时的按摸的快感。

“这算得什么!我丈夫所做的事,对不住我的还要多呢。何况我是因为有病来的,谁能说我什么!”有时她竟自暴自弃地对自己说。

“作算他对我有什么奢望……”她有时也曾深刻地描想到他们间的暗影进行到最后的一幕。“那不能的,无论如何是不能容许他的最后的要求!迟早他是要演那最后的一幕的,到那时当然要拒绝他的。莫说我是人的妻了,并且也做了人的母了。他明知我是有丈夫有儿女的,但他还当做不知道,只管在进行他的,也太欺侮人了!”她有时看见他和看护妇调笑时也曾起了一种反感。但她到后来问问自己又觉得自己这种愤激的反感完全不是由纯洁的动机发出来的,她又感着一种羞耻。她知道她的反感完全是由不正当的嫉妒发生出来的时,她也很替她的前途担忧;因为她知道近来她陷进得太深了。

她也常故意向他和看护妇们提出她的丈夫和小女儿的话来,暗中窥察他表示何种的态度,有何种说话。但他每听见她提及她丈夫,他只当做没有听见,或找出第二种话题来向她说。听见她提出她的女儿来时,他一定说这一句:

“多标致的小姐!的确是很可爱的。”

他望她时的眼睛是有种色的——能够把一切溶解下去的温柔的色。这种眼色只有她直觉得出它是一天一天向自己突进与攻击。但她并没有感到这种眼色的可厌。他那对眼睛——想围捕她的眼睛里燃烧着的光的确给了她不少的快感——给了她不少返老回春的快感。到后来她自己也不知不觉的应着他的眼睛,以同样的眼睛答应他了。

最初她本没有深进的准备,也不情愿——并不敢有犯罪的念头;她只想他替她诊察她的病状,替她敲摸她的胸部。她并没有奢望,她只想从这样的敲摸和诊察里面领略些快感做她近来度的枯寂的生活的酬劳。她想羁绊他的程度的确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她病好了后还没有向P病院作最后的诀别。她真梦想不到由对P病院的留恋还没有把他羁绊住之先,她反给他羁绊住了。她对他的态度可以用肺病来譬喻,由第一期进到第三期了。第一期,她是有不许他侵犯的自尊心。第二期,她对他竟生了一种微妙的好奇心,但这种好奇心是不能自进的向他具体的表现,一定要等到他对她有挑扬作用后才起反拨作用的。第三期,她竟自进的向他挑拨,想引起他的反拨作用来。

春假到来了,走出门来所触目的东西都有春意,但她的家庭里的景象和深秋时候一样的冷寂。她的丈夫在这春假内好几晚没有回来歇宿。她本不希罕她的丈夫回来,纵令她的丈夫不回来,她也不会感着性的寂寞。不是的,宁可说她实在讨厌她的丈夫的性的要求过于频繁了。所以她近来觉得丈夫不在家里倒也干净自由,可以多到P病院去领略些意外的快感和安慰;但同时她又怀着一种嫉妒——对她丈夫不回家来的嫉妒。她想她的丈夫是有了妻子的人还有这些行动是非正式的。这或许是她一天一天向P病院接近的原动力。她终决意向她的丈夫复仇了。

四

四月初一的早上她吃过了早饭,把女儿交托了老妈子后,一个人走了出来循旧的向P病院那条路上去。她在途中碰见了不少的少年夫妻并着肩在她的身边走过去,引起了她无限的焦躁和嫉妒。她时时低下头来察看自己穿的衣服,觉得自己一身是很灰暗的。

她继续着每天到病院来不觉三四个月了,她望着她的旧日的授业师眼睛里燃烧着的欲火一天一天的强烈。她有时也很觉得这独身的先生可怜,几次想决意替他抱同情。但深想一回,觉得自己丈夫无论如何不好,自己是不该有越规的行动;所以对他的非寻常的言词和举动,她都一律不许他超过一定的水准线以上。他早想对她有超过敲摸胸部的表示,但他每失手触着她的柔腻的乳房时,都给她正色地拒绝了。

“你的身体早恢复了原状了,你看你近时不是胖了许多了么。再来半个月,若没有特别的症候发生就可以宣告全愈了。”

“谢你了!这几个月多劳你操心了。”

“是的,我还没有到你家里去看看。……”今天的他的眼睛像含蓄有特种的意味。“我不能去,无论如何我不能去。”

“你就来耍下子也使得。”她说了后才后悔不该说得这样的不谨慎。

“我们在春假找什么地方去耍耍不好么?像在学校时候的效外游行。”

“你为什么不喜欢到我家里去?”

“我不愿意见你的丈夫。”

“为什么?”

“不能说。”

"说也不要紧。"她的脸早红起来了。

"今天病人少些,我们到庭园里散步去罢。"

他和她两跑到庭园里来了。他们转了几条小径行近一个大铁槛前来了。铁槛里锁着一对猴子。他们不约而同地都站在槛前了。雌的在拼命地嚼桔子皮。雄的蹲在雌的后面像在准备他的生殖行动。它像看见她来了,转身向着她演出一种丑态给她看。她满脸绯红地翻过来向他笑了一笑后,禁不住痴看了一会。

"回里面去罢。"她催着他。

"我有话要对你说。"他颤声地说。

"你就说罢。什么话?"她脸红红的低着头。她想这不错了,他是有恶意叫我出来看这把戏的。他有什么要求,我偏不答应他。

"我不情愿见你的丈夫是因为嫉妒他把整个的你占领去了!"

她想说,"你也可以占领一部分去罢。"但她终是人之母了,不敢说出口。她只说,"他是我的丈夫,当然的!"

"是的,当然的。但我们找个舒畅的地点亲密地谈谈总可以罢?"

"你想到什么地方去?"

"我想伴你到 M 街去共吃一顿饭。"

"就请你到我家里来坐坐罢。我的病是你替我看好了的,应当我招待才是。"

"不,我不能到你家里去!"他很坚决地拒绝。

"M 街不是要坐火车去么? 吃一顿饭要花许多时候。"

"要不到一点钟的火车,下午三点多钟去,吃了晚饭,七八点钟就可以回来。"她像吃醉了酒般的,不知答应他好还是不答应他好。过了一会,才说了一句,

"让我回来想想罢。明天再来答复你。"

她由病院出来,在途中禁不住微笑着对自己说。

“果然不错了!他是想对我最后要求了。答应他不得。听说M街的酒楼都是不好的地方,去了要吃亏的。”她一边感着羞耻,一边又感着一种快感。

“怕什么!就去看看他怎么样!看他对我出些什么手段。到那时候临机应变的对付他不迟。”好奇心又把她的幻想引到M市去了。

她的丈夫两晚上没有回来。她出去的时候,她预定她的丈夫今天定会回来的。现在十一点多钟了,问问婆妈也说没有回来过。她觉得自己家一年中都是这样冰冷冷的,心里异常地悲寂难过。她禁不住对丈夫起了一种反感。她想,

“还没有起床罢。还在什么地方抱搂着自己以外的女性睡着罢。在M街?大概是在那边!一定在那边!”

她愈想愈恨,心里也愈觉的难过。她从抽屉里取出一张信笺来,提起铅笔就写:“今星期六来不及了。改下星期六去罢。下星期六的三点钟请在T站相会。”她写完了就取了信封来封好了叫婆妈投进邮筒里去。等婆妈寄了信回来,她又后悔不该太仓猝了。

五

她寄了信到P病院去的下午,她的丈夫回来了。她一接到他就气愤愤地向他要钱。她对他说厨房里早没有柴了,米也吃不到明天了,婆妈做满了月工资还没有给,像这样的话她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堆。并且还挟恨挟恼地诉骂了丈夫一回。但他的丈夫还是和平时一样的温柔,微笑着过来把她抱着要和她亲嘴。她恨得什么的用力把她的丈夫推开。过了一会,她的丈夫从怀里取了一束钞票出来交给她,她的气愤才慢慢地消下去了。

今晚上睡在丈夫的怀里时，感着一种特别的温柔——或许是几晚上没有回来的代价。丈夫由被窝里出来到外面便所里去后，明端很困倦地仰卧在一个大木棉枕上，睁着眼痴望垂吊在床前的电灯。她不住地把丈夫和P病院的先生比较，她觉得P病院的先生太柔弱了。她在丈夫的强有力的压抱之下所得的快感恐怕不能从柔弱的P病院的先生身上领略罢。

第二天丈夫又出去了。P病院的先生的复信来了。幸得丈夫不在家，她忙拆开来看，信的内容是很简单的，"来信感谢。下星期六望勿失约。详细一切面述。"她读了这样平平无奇的信，但她还是和处女一样，觉得胸上起了激烈地悸动。她痴痴的凝想了一会，脸红耳热的，觉得自己过于大胆了。何以竟敢写了封信去约他到M街呢。她后悔昨天不该不三思地写了那封信去。她恐怕他还要寄信来，忙到邻家借他们的电话器打了个电话到P病院去，嘱他万不要写信，有事就打电话来。

四月十三日那天终到来了。

天气太好了，晴和的春的一天，她一早起来就觉得胸口不住地在悸动。但她还是有点浪漫的心地总想跟他到M街去看看。吃了早饭，送她的丈夫出去后，觉得日子太长了，不容易等到午后。但后来又想到了午后又怎么样呢？真的到停车场去么？到吃午饭的时候，她还在踌躇不决。

壁上挂的时钟响了二点了。她不能不跑到镜前去把散乱了的头发梳理梳理。她把镜中的自己详细地凝望了一会才把衣服换上。她一边穿衣一边叫老妈子：

"我有点事到××的亲戚家里走一趟。如果我回晚了你要看着小姐睡。老爷也怕回来得迟，你把饭菜留下，回来了就热上给他吃。"她穿好了衣服，叫婆妈把小女儿抱到后院里去后自己才走出来。她在途中不像坐在屋里时悸动得那样厉害了。她自己也暗暗地惊叹这次的出来太大胆了。

“已经答应了他了,再辞不退了。这几个月来实在累劳他不少,叫我如何的拒绝他呢？算了,已经来了,就跟他到M街去一趟罢。到那时候再随机应变的。”她在途中边受着良心的苛责,边受着神秘的快感的诱惑。她到这时候不能再否定深深的印象在她心上的他。她也不能再打消希望着和他接触的好奇心了。

她远远地望见T车站了。他平日在病院里是穿西装的,今天改穿了一件哔叽夹长衫——青灰色的夹长衫把他的年数轻减了几岁。她望见他在车站口伸长他的颈在东张西望的态度,觉得很可笑。

“你来了多久了？对不起,来迟了一刻。”

“啊！三点钟的车开了。现在要等三点四十分的车了。”

“还要等多少时候?”

“半点钟的样子。”

“你急什么？我总跟你去的。”她说了后脸红红的。

“我怕你失约不来。”他也向着她作媚笑。

“说了来自然来的。到M街的什么地方去?”

“S楼。”

“S楼?”她听见“S楼”两了字很不高兴的。这“S楼”二字伤了她的自尊心不少。因为她曾听见她的丈夫说过S楼虽然是个旅馆,但也是个秘密的地方。她听见S楼,踌躇了一会,但已经来不及了。

六

四点半钟前后到了M街了。他们换乘了人力车,只说了S一个字,车夫点了点头飞跑地把他们拖了去。她的车在前头,他的车在后面。她在车中不像在火车里那样地悸动了。精神也舒服了许多。

“已经到了这里来了，还有什么话说。任他怎么样就怎么样了。这并是自己没有意料及的。”

她坐在车里听得见他在后面咳嗽的声音，有一种刺激性的快感跟着那咳嗽的声浪荡到她心上来，她自己不觉的含着微笑。

“真的不知道什么缘故会发生出这样的好奇心来。到了S楼怎么样呢？两个人对坐着怎么好意思说话呢？……不管它！看他对我怎么样——说什么话，下什么手段？”微笑再浮上她的唇上来。

正默想间，车子由大街转入一条小巷里去了，车夫再跑两箭多的路在一家很大的，但是很旧黑的酒楼前停住了。S楼的黑底金字招牌高高的挂在门上面。

她跳下车来，双脚微微地颤动，胸口也不住地跳跃。站在门首的两个年轻的仆欧(boy)打响声向楼上叫“有女客”！幸得他的车也到了。她看着他开发了车钱急急地跟他走进店堂里来。她真的有点怕有和她认识的人在街路上过看见她。

楼上走下一个茶房来接着她手中的包袱，鞠着躬要请她到楼上去。她双颊绯红地翻过头来望着他。

“上去吗！”他的语调不像在病院时那样谦和了。她听着像受了一种污辱。

“是的，老爷太太都请上楼来。”那茶房再向她点了点头。她很不高兴地跟着他到楼上来了。茶房引他们到前楼有骑楼的一间小房子里来。这房里的陈设倒很清洁雅致，但只有一张铁床引起了她的反感不少。但同时也引起了她的一种微妙的快感。

“不该信了他的话。不该来的。这回真碰着鬼了，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呢？”她想及家里的小孩子又生了几分后悔。

茶房去了后，他们对坐在一张小圆台的两边。她不敢望那张铁床上的陈设，也不敢望他的脸；她只望着骑楼的外面。等了一会，茶房拿了一壶茶和两个茶盅子进来，他一边斟茶一边问他

们，

“要到什么地方去的？”

“到C市去的。我们由B市来，坐了一天多的火车坐累了下车来歇息歇息的。”

“那么明天才到C市去，是不是？”

“在这里歇一晚也可以……”他望了她一眼，“你的意思怎么样？”

“……”她听见他在说谎，心里觉得很好笑。

“你的意思怎么样？”他再催问她。

“唉——”她的决心只一瞬间。那张铁床像不住的向她诱惑。她想既来到这个地方来了，算了罢，歇一宵，明天回家去罢。丈夫今晚上不见得就会回来。

茶房下楼去告诉帐房了。

“歇一晚不要紧罢。”他笑着伸过手来想握她按在桌面的手。她忙缩回去。

“我想还是今晚上回去的好。”

“就这个样子回去么？”

“吃了饭就回去。”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你说了谎，……”

他等要说话时，茶房又在敲门进来了。

七

第二天九点多钟才起来。他们在洗漱，茶房早把饭菜搬进来了。他们匆匆地洗漱了后吃了点饭就动身。

他们回到T车站已经十点半钟了。他们站在车站的一隅紧紧地握着手。

“Y君(她的丈夫)不知道回来了么？你回去看见他，他问你到什么地方去来，你怎么说呢?”

“怕什么。我说到亲戚家里去了来的。”她很爽快地答他。

“真的不怕么?”

“不怕的！现在还怕什么？怕又怎么样?”她含着一种媚态望着他说。“我不怕，先生还怕什么?”

他紧紧地再握她的手，表示他的感谢。

“先生真的还没有定婚么？你还是早些定婚，早些结婚的好。像这个样子太不方便了罢。”

“我一点也不想讨那样累赘的东西！我自在女子师范认识你后就不想结婚了。你毕业离校后我就决意独身了。”他再用力的紧握她的手。

“但我不能常到先生身边来。”

“是的，我们第二次要在什么时候呢?”

“第二次？……我看……”她沉思着低着头。

“下星期六——二十那天可以么?”

“二十？不行哟。这个月不到月底没有空了哟。”

“月底？……”他像很失望的。

“所以我说男人要结婚才好。独身主义是骗人的话！你看你的生活多不自由。”

“……”他觉着他的双颊在发热。

“他对不住我，所以我不觉得对他不住。但是你……”

“我怎么样?”他脸红红的说。

“你刚才不是说怕他么？你犯了罪哟！你知道么?”她说了后笑起来了。

她望着那位守独身主义的旧日受业师低着头意气消沉地去了。她望着他的垂头丧气的背影，觉得他异常的可怜。她同时想及她的丈夫近来的生活，又觉得丈夫和他是一样的可怜人。

她回忆及中学时代听了一位生物学教授的讲演了，

"动物的雄性的生存的任务完全是在这方面。"

她回到家里来了。婆妈抱着小女儿出来迎她。婆妈说，小女儿昨夜哭着找妈妈，但老爷还没有回来。

约伯之泪

(Coix Lacryma—jobi)

一

自听见你和高教授定了婚约以来,直至写这封信的前一瞬间,我没有一天——不,没有一时一刻不恨你,也没有一时一刻不呼喊你的名字。有时咒诅你的名,有时喊着你的名流泪。及今想来——开始写这封信的瞬间——我只能说是我的灵魂还在依恋着你,因为我并不觉得对你还有这样深刻之恋!

现在,开始写这封信的瞬间,我虽然一样的呼喊你的名字,但呼喊时的感情完全和从前大不相同了,我的态度是很泰然的了。

T君今早来病院看我。他说你和高先生将于下月中旬举行婚礼。琏珊,让我替你们俩献几句祝词吧!但我想,我向你颂几句不切实际的祝词时;你定会怀疑,说我是因嫉妒而写的恶意的讥刺吧。所以我把这几行虚饰的文句涂抹掉了,谅你能体察我,不会怪我全无友情吧。

琏珊好友——这个称呼,谅你总可以答应我对你呼喊吧——我不能感谢你,因为你替我装饰了我的青春期之历史的前几页,我的青春期不至于完全无意义的度过去,可以说是出你之赐!我的青春期结束得这样快,不至流于凡俗,也可以说是出你之赐;这是仍当感谢你的。不过我不再致谢词了。我若再致谢词,你又定会怀疑我的谢词是恶意的讥刺吧。

琏珊好友,我们都是研究生物学的人,对人类的本能是有相当了解的。我是向青春快要告最后的诀别的人,对过去的青春常怀眷恋,常痛惜青春逝去之速！想你定会笑我不善解脱,尚迷恋着我们的过去。但,琏珊,你要知道,我的心是和我的身躯一样,不喜欢外饰的,这是我对你的不伪的自白,我对我所怀恋的青春不能无泪的匆匆别去！

我的青春之历史已经念到最后的几页来了。

爱我的,怜我的朋友们都说,我的病突然的增剧,完全是琏珊害的。换句话说,短缩我的青春期的就是琏珊！但我不敢怨琏珊,也无勇气再怨琏珊了。我从前曾向你颂我的赞词——你是我的青春期中的太阳！你是我的青春期中的光！你是操有我的生死权的天帝！你是我的生命之神！我的近状完全是神对我的一种刑罚,又何敢怨！

明知我的青春不久就要幻灭了,但我仍不能不衷心的感谢琏珊——我的上帝！自认识琏珊以后的数年间可以说是在我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每想及琏珊,禁不住要肉跃血涌！每想及琏珊,暗夜亦觉光明,粪土亦呈薰香！近日的病中生活虽然苦楚,但我并不觉得生涯悲哀而寂寞！我得认识琏珊,我可以说不虚生了！因认识琏珊,我才有过去的灿烂美丽的青春,因认识琏珊,我的心上才印有永生不灭的可怀恋的追忆！我的生涯中有这一段的精华,我是满足了的,死无怨言的了！我的病院中生活,在一般人看来,是何等痛苦,何等悲哀,何等孤寂的哟！但我——曾在你的幻影中呼吸过来的我觉得这些微微的痛苦,悲哀,孤寂,实算不是什么;我的一生已经是很有意义的了。

不能得你的永久之爱,不能长跪在你的裙下的我,听见你和高教授的婚约成立了以来,数个月间对你不能无怨。但现在我对你只有感谢而无怨了。琏珊,望你了解我,了解我这封信之来,第一是表示我对你的谢忱,第二是报告你, 我的生涯因琏珊

而增加不少的光辉和色彩,我的生涯因琏珊而变为极有意义的了!

我这个有意义的灿烂的青春历史,不忍听其自然湮没。我想你也定和我同情,不忍听其湮没吧!琏珊,望你再忍耐些,我们再把过去的我们的历史翻过来从头再背念一回吧!

二

我初次认识你并不是在进校以后。我们的初次认识是在入学试验之前。我还记得,你也怕记得吧,我们初次认识是天气炎酷的立秋日的晚上——×年前的立秋日晚上。

那年的暑假期内,你我都由乡间出来投考W大学。你是A县女子师范第一名的毕业生。我是B县中学第一名的毕业生。都是代表母亲校的Champion。这个共通点或许是联结我们的感情的一个因子。

立秋日距考试期还差三天,我还有×年前的日记可以查考。考期迫近目前了,一千多的投考生都流着臭汗在旅舍里埋首书中做温习的工夫,只有你我很脱落——或者很多和我们一样脱落的投考生,不过我们不认识吧——还跑到公园里去乘凉。我们同由公园出来同搭电车时,约有九点多钟了。这时候电车里没有几个搭客,空席很多。你恰坐在我的对面。我那晚上在朋友家里喝了点酒,还不很清醒,坐在电车里只闭着眼睛打盹。引你注视我的就是我这样的丑态——头脑跟着电车一起一伏地摇动,满脸通红的在瞌睡的丑态。你终笑出声来了。我听见你的笑声,忙睁着醉眼来向周围张望。我这种茫然不得要领的态度更引你笑个不住。到后来我才发现笑我的就是你。坐在我的对席的你的笑声是为我而发的。你看我注视你,你忙侧过脸去,用手巾掩着嘴,还在忍笑。

“你这个女子真失礼！有什么好笑！”我当时这样的想着望了你一眼。只一望，我的微愤登时消失，我的灵魂登时给你的有charm的圆黑的瞳子摄取去了。

“有生以来初次看见的美人，初次看见的天仙！”我当起了这样的感想。你的断了发的姿态更觉动人。

发见了你这个美人坐在我对面时，我的酒意也清醒了！

电车过了几个小停留所，停止了后再行驶，停止了后再行驶，在这个短期间内，我不能不时时偷看你。但我看你时，你也在看我，我俩的视线有几次碰着了。你的无邪的笑颜终再演给我看了。你对我笑了后，我也笑了。我们这次的相视一笑完全是放电时的两极的火花！最初一二次的望你，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经这次的相视而笑之后，我的胆大起来了，我再不客气了，不转瞬地痴望着你继续了十分钟以上。你看见我这样地痴望你，你才红着脸低下头去。

电车到了P门内，你站了起来。我知道你要下车了。P门离我住的旅舍还差三四个小停留站，我决意步行回去，跟你下了车。

你向大街左手的横街进去。近十点多钟了，街上很少行人。我也跟着你进了那条横街。你几次翻过头来看我，看了我后就急急地跑。你后来不是说，怕我是个不良少年，对你有什么意外的举动，所以急急地逃避。在一个小胡同口，我追及你了，我用我的肩头向你的肩膀擦过去。你忙翻过来怒视我——电柱上的电灯照着你的怒容给我看，——你终向我发言了。

“跟我来做么事！?”你的coquettish的声音在暗空中振动。你说了后，急急地走进那条单口小胡同里去了。我望着你的俏影在胡同里的一家小洋房子中消失了后，才步行回自己的旅舍来。

三

到了考试的那一天了,W 大学校庭里挤拥着千多的投考生,他们都不情愿闷坐在黑暗而狭小的休憩室里面。

我——恐怕不止我一个人,所有男投考生都和我一样吧——走过女生休憩室前,发现你端端正正地坐在一个椅子上,手里拿一本书,大概在温习今天要考的功课吧。我望见你时,初觉得不好意思,继又感着一种惊喜。我免不得要停着足望你一望,我俩间像连络着有无线电波,你像知道在休憩室门首望你的是我,你也翻过脸儿来。当我们俩的四条视线碰着时,我知道你心里也感着一种意外的惊异。

事有凑巧,我们的坐席不单编在同一试场里,并且座席还相毗联着。你还记得吧,试场里的座席不是每行二十人么?我的坐位是第四行的六十八号,你的坐位是第五行的八十八号。若不是那几个监考员——面貌像阎罗王吃着辣子般的可怕的监考员在高声的警戒着我们,我定偷看你的试卷的内容了。但有一次我比你先缴卷,你的字写得异常的娟秀,我已知道了。

我们正式的初次交谈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么?考数学那一天,你比我先缴卷。你站起来收拾钢笔和墨水瓶时,我正在计算最后的一题三角题。我看见你先站了起来,心里烦乱起来,想跟你出去,就把最后的一题牺牲了。揭晓时,你的名列在我的前面,也怕是这个缘故。我跟着你把试卷送到缴卷处了,你翻转头来望着我一笑。我当时想,我这回考不入选也算了,我的劳苦已经得了高价的报酬了。这个高价的报酬就是你那天交卷时的对我一笑!

“今天的数学试题太难了!”我捉着了机会向你说了这一句。你竟赏了我个脸子。

“今天的题不算顶难，就是第四的几何题有点难。其余的几题都算普通，适合我们的程度。”

“是的，不比N大学故意唱高调，专出艰深的问题难为我们中学生。”

你再不说什么了，只点了点头就向外面去了。及今想来，我太胆怯了，我当时该跟着你出去。我想我跟了你去，你总不至于拒绝我不伴我同走一程吧。但当时的我——在无邪的时代，也是在性的烦恼的时代的我——总觉跟着你去是一种可耻的不道德的行为，终把这样好的机会失掉了。

我那晚上回到寓里来只幻想着你的俏影，教科书虽然打开着摆在我的面前，但何曾寓目——只顾着幻想你，哪里有心思温习！

幸得没有下第。若下了第时，我定怨你，说是你害了我的。

第三天的考试科目为地理博物。有一个监考员穿着很漂亮的西装，年纪也还轻，大约不过三十多岁吧。他常跑到你的座席去看你的答案。以你的美貌，引起了一班监考员的骚动，本不算什么奇事。全场约有十多个监考员，没有一个不在你座席旁边多走几回罢。但那位穿西装的监考员到你座席边来的回数特别的多。琏珊，我为你所受的损失不少了；因为监考员多在我们座席的附近徘徊，我的思索力因之陷于混乱的状态了。不然我的入学试验的成绩不会这样坏吧——不会由榜末数上去的第十名那样坏吧。

不用我说了，我们进了学校才知道那个穿漂亮的西装的监考员就是高教授！当你把博物的试题解答完了后，站了起来收拾你的笔墨，高教授忙跑起来，要你手中的博物卷子看，你不是微笑着说，

“我都要缴卷了，还看么事？”

啊！你的coquettish的声音又波动进我的耳朵里来了，我的

博物的答案再写不下去了。博物是我顶得意的学科,但都失败了!

我们进了校后,以你为中心不绝地围集了许多年轻的男性。第一是高教授——生理学兼解剖实习的教授。跟在高教授后面的有音乐教师 C,本系的你的同乡 H,工科大学生 M,医科大学生 F,教育系的二年生 N 和我七个人算是包围你的第一圈——最内圈的人物。以外的人都晓得对你绝望了,渐次地纷散了,只剩下我七个做你的盲目的捕虏!不得志的同学们就替我们造了一个名句——七星伴月!

在 W 大学校的你的确做了青年男性的礼赞的对象!

四

你没有住校,你做了个走读生,每天由你的伯父家里来学校上课。七个人中要算我和高教授接近你的机会最多,因为我和你同系兼同级,高教授每天教我们的功课。按理我对你比高教授有优先权,对你表示爱的机会也比高教授多。我的失败的原因,说出来或许你不愿意听下去,是为我没有高教授那样的学问,没有高教授那样的美貌,不像高教授那样的有钱,不像高教授那样的有胆量进行恋爱!论我的学问,只会念高教授的讲义;论我的资格,不过是个大学预科生;论钱财,家里并没有充分的求学费寄来;并且我是个瘦弱身躯的所有者,没有能得女性爱顾的风采;我也是个一和女性接近就会脸红红的怯懦者!

我还算是个在恋爱生活上由你得了一部分的装饰的人。C 音乐教师因为你去了职。你的同乡 H 君因为你发狂了。工科学生 M 因为你犯了神经衰弱症,自杀了。医科学生 F 因为你连年留了级,退了学。教育系的二年生 N 和我同病,犯了咯血症中途退学回家去。终至……啊!不说吧,说出来何等的伤心呢!

琏珊！我写到这里，不住地咳嗽，终咯了几口血！看护妇进来看见我的病状，禁止我执笔！当看护妇禁止我写字时，我便联想起 The Lady with thd Camelias 来了。我和她像同运命，所差异的我是男性，她是女性罢了！

但我的有意义的青春历史何能让它湮没呢！前半部是欢爱的历史，后半部是惨伤的历史，我都不能让它湮没！看护妇去后，我还是继续着写下去。

以你为中心，包围着你的几个男性，或因为你受了致命伤，或因为你成为社会上的落伍者。你听见我这样的说，你定会疑我把他们所蒙受的祸害的责任都移到你头上去。你如果这样想，那你就误解我了。他们之为社会上的落伍者，他们之受致命伤；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当然无要你负责的理由。因为我深知你初在学的一二年中还没有对异性发生恋爱的意识。勉强的说，要你负点责任的就是你那对深黑的瞳子，有曲线美的红唇太把青年男性的情热煽动起来了。我们的学校寄宿舍生活像在沙漠上一样的枯燥，你的有曲线美的红唇能润湿我们的枯燥的生活。我们在性的烦闷期内的生活也像在深夜中一样的幽暗，你的深黑的瞳是一对明灯，照耀着我们。我们像夜间的飞蛾，都向着由你的瞳子发出来的火焰扑来，或被烧死，或受灼伤。但是火焰自身并不任咎，也没有罪！那对明灯并不知道它们的火焰下横陈着几个飞蛾的死尸，仍然继续着放射它们的美丽的光线。

我们称你为 Innocent Queen！你真是个无邪的处女！你真是个不知罪恶为何物的处女！

琏珊，当时在你周围的这几个男性，互相排挤，互相倾陷，互相咒诅，互相憎恶，争先恐后地扑进由你的那对瞳子所发出来的火焰中去，或受重伤，或杀其身。但你还是无感觉地仍然保持着你的无邪的处女之尊严，你那对深黑的瞳子仍然放射出纯洁的光辉。

淘汰的结果，到后来只剩我和高教授没有陨命也没有负伤。我知道我们站在最后一幕的前面来了——我和高教授互处于相克，不能并立的位置来了。

我尊敬高教授是堂堂的一个绅士。我尊敬高教授是一个勤勉的科学研究家。他不单精通专门的生物学，在他的专门学问外对文艺哲学也有相当的研究。其他的教授在围坐着空谈，围坐着喝酒，耗费有用的时光。但高教授却笼在实验室里翻参考书，看显微镜；的确是个有数的勤勉的科学家。

但我在这里要说几句赤裸裸的话，我因为你，我从那时候起——入学试验那时候起，我对高教授就没有好感，对高教授事事都抱曲解。我当他的笃学的态度是种夸炫。我当他的沉着的性格是伪善者的惯用手段。我一面赞许高教授的美点，一面别有一个"我"戴着强度的色眼镜观察他。我那时候真梦想不到高教授是将来支配你一生的运命的人！因为我深信你是个女神，是个最高尚的处女！我想不单高教授，在这世界上没有能够自由转移你的处女性的男性存在吧！谁知道我的想象完全错了！

五

恐怕是我过于怯懦了吧，或过于追寻浪漫的梦了吧。我到此刻还不能由那空想的幻梦解脱出来呢！琏珊，你哪里知道我写这句时是何等的伤心哟！

琏珊！我所描想的你的尊严而高尚的幻影就这样轻易的给高教授一手破坏了。我的胸只印着一个名叫琏珊的大理石的塑像，我不敢亵渎你，不敢说你是个属一个男性的所有物；我只当你是永久的给欢悦与青春的人们的至上的艺术！

琏珊，你还记得吧。我第二年的暑假不是到 K 山去采高山植物，寄了许多标本给你么！我一面采草花，一面在胸里描想你

的深黑的瞳子和有曲线美的红唇。回到家里来的我没有半点生趣,幸得利用寄标本给你的口实,每天写封短简或明片寄给你以慰我的寂寞的情怀。我几次想在信末加批一句,“我在这信笺上接了无数的吻寄给你”。但我终没有这样的勇气。琏珊,你要可怜我是个怯懦者哟!

我在暑假期中没有一刻不在胸里描想你的俏影的。在烟雨迷濛的K山上采植物时思念你,冒着朝露在草原上摘野花时也思念你。戴着草笠坐在烈日之下时思念你,侧卧在床上望窗外的明月时也思念你!谁知你就在这暑期内和高教授携手并肩在耽享你们俩的恋爱之梦呢!

二个月的假期快满了,我忙赶回学校来。我回到学校来时距开课时期还差两星期。我上午到校,下午就到你的住家去访你。我在途中,胸里起了一种热烈的鼓动。但我走到你的书房门首时,我的热烈的鼓动就完全冷息了。映在我的网膜上的景象是——

开着南窗,学校里的扩大率最高的显微镜搬在你的书案上来了。你和高教授头接头的轮着检看显微镜下的标本。

你听见我的足音,先翻转头来招呼我。随后高教授也翻转头来,我不能不向我的最敬而又最恨的先生鞠躬了!在这瞬间,我自己能够感得着我的脸色变成苍白。我的没有血色的上下唇不住地在颤动了。

我这时候的心和身给从没有经验的强烈的嫉妒和丑劣的猜疑激烈地燃烧着了。我呆呆地站在你的书房门首好一会不知道进来好呢,还是回去好呢。

“我们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几天内就会回来了。料不到你到得这样快。进来坐吗!”

琏珊,当你看见我时,不是说了这一句么?你的话里面的“我们”二字引起了我不少的反感。

“进来谈谈吗。”高教授也脸红红的微笑着看我。我知道他很不好意思的了。“你寄来的高山植物标本很多有价值的。”他再敷衍了一句。

我到了这时候,只得进来了,坐在你的书房的一隅。

“J君,你前学期试验的成绩很好!”高教授像不好意思到极点了,只把这些话来敷衍。

“我想你早就该回来的。我真的天天都在望你哟! 你看你的脸晒成这个样子,象个 Negro 了哟!”你不是这样的笑我么?你真是个 Innocent Queen,你说笑的态度无论在谁面前都是很自然的。我看见了你的自然的态度,又觉得自己太卑劣了,刚才竟对你怀了一种丑恶的猜疑。

我很感激你,也起了不少的快感,因为你竟过来把我手中的草帽和夏布长褂子接过去挂在衣架上,并对我表示一种亲切的微笑。你这时候的态度真的叫我感动,因为你的态度完全是做姊姊的对她的弟弟的态度。我不敢仰视你了。我同时感着心里对你起了一种丑恶之念,很可耻!

我当时想,你以姊姊的态度对我,我是很欢迎的。不过我想到,万一要我叫高教授做姊夫时,那我就不情愿了。

高教授像不好意思,过了一刻他就告辞回去了。

高教授去了后,你把我寄给你的花草标本再拿出来给我看。经你的整理后。你一一夹在一册大书里面。你从书里取出来托在掌上交给我。你的掌背的温暖柔滑的感触引起了我不少的兴奋和快感。

我俩的手触着时,我看见你红着脸,斜睇着我一笑。

六

琏珊,我恋你的程度一天深似一天,我的烦恼也愈陷愈深无

从解脱了。你那时候思念我的程度如何虽不可知,而我则常常为你流泪。我自回校后,没有从前那样勤勉地清理我的校课了。我只喜欢耽读各种文艺书籍,也时时学写些“临风洒泪,对月长吁”的一类文字。最奇怪的就是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悲楚起来,忍不住要流泪。每遇这样精神奋激的时候,我便一个人跑到操场里去,在无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洒一番悲泪。自我的精神变态后,看见你活活泼泼地和高教授谈笑,我更感着一种无名的嫉妒,也对你怀恨起来了。琏珊,我会对你怀恨不是件奇事么?

琏珊,我的确恋爱着你,十二分的恋爱着你,但对你,我可以发誓说,我不敢望你为我的所有,因为我的确是自惭形秽!恋爱着你而不敢希望你为我之所有;是何等的一种矛盾哟!琏珊,我告诉你,我不敢希望你之为我所有,是因为我自知我抱有不治的遗传病!告诉你,则你定急急的远避我,不告诉你,自问良心上过不去!第二的原因就是我为一个家无担石的人。作算你对我的病深抱同情,愿和我同甘苦,但我无足安置你的家,你跟着我同栖几年后,难保你不后悔吧。

最痛心的就是我没有一次对你表示过我的恋爱。及今想来,你定会笑我愚笨吧。这半是因为我是个怯懦者,那半是因为我有不愿在你面前吐弱音的自负心。我怕我把恋爱向你表示了后,不得你的容纳时,是何等的杀风景哟。

我告诉你一件事。因为这件事,我知对你的希望十九绝望了。秋深的一天,我和T君到杏花天酒楼去吃酒。我听见隔壁大厅里有高教授的声音。T君从木栅缝隙偷望隔壁厅里的来客,原来四个人都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一个是植物学教授章先生,一个是国文教授俞先生,一个是历史教授谢先生,还有一个是高教授。

我听见俞教授和谢教授同声地说:

“老高,老高!你的艳福真不浅!你居然独占花魁了!我们

都贺你一盅。”

“不错,该贺的！我也贺一盅。今天要罚他做个东道才对。”老教授章先生也发他的风流的论调。

神经过敏的我马上直觉着他们所说的花魁是你了。你想想,我当时听见,如何的难过哟。

“学生间年轻的美少年不少呀,怎么没有一个和她生恋爱的?”谢教授在提出他的怀疑质问他们。

“她说,亲口对我说,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有出息的人。她说,同学中没有可佩服的人,只有可怜悯的人。”

“啊！恭贺！恭贺！啊！吃酒！吃酒！我们预先替高教授和×女士举个祝杯!”滑稽的俞教授在狂笑着催他们喝酒。

琏珊,大概我也在你的计算中的没出息的一人了！我本不望你的佩服,只望能得你的怜悯。我能得你的怜悯,我死都情愿了。

高教授只笑着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但他口调是很得意的,马上听得出来。他当他们几个教授前默认你是属他的所有了。

从杏花天酒楼回来后的我,化身为两个“我”了。我决意不再思念你了,但另一个“我”只管在催促我莫离开你。我本想请假,或竟退学回乡下去养病,但另一个“我”又在逼着我要受学期试验。

T君是我的挚友,他知道我的一切秘密,他知道我痴恋着你,他知道我因为你咯血。他常流着泪劝慰我,劝我早回乡下去调养。因为有你在前,挚友的忠告和劝慰终不生效力了。我太对不起我的挚友了。我当日若听T君的忠告,我今日的病势不会这样沉重吧。

但是要死的还听他死的好。失了你的我早无生存的价值了;就死了又何足惜！

七

琏珊,就今日的我的情形——失恋和疾病的情形而论,我后悔和你认识了。我若不认识你,我不会有今日的痛苦罢。琏珊,我近来的苦状,恐怕不是你所能梦想得到的。

冬期的学期试验完了后,我不是到你家里去看你么?一钩新月挂在西天角上,气温虽然很低,但没有风,我没有带围巾,也不觉得如何的寒冷。

我到你家里时,你才吃过晚饭。你还在厅前抹脸,看见我很亲热地过来和我握手,

“请进房里坐。我一刻就来。请到我书房里坐。”

你这几句话在我的冷息了的心房里生了点温气。你房里的暖炉里生了火,里面的温度和外面的相差得很远。我坐在你的房里身心都温暖了。

今晚上是我对你的最后的访问。

我只坐了刻,就向你辞别,告诉你我明天就动身回家去。我来时候,心里准备着很多话要向你说,但坐在你面前,又说不出想说的百分之一来。

难得你竟踏着月色送我一程。

“高教授是个很和蔼可爱的人。但我总不很喜欢他,因为他的性质差不多和女性一样。”你忽然对我说了这几句话。神经过敏的我只当你因和高教授亲近而自惭,故随便说这几句无聊的话来安慰我。但我听见了后,也不便加什么批评。

“做了人对各方面总不免有点牵扯不自由。我们能够到不受任何种感情的支配的地方去就好了。”你说了后,又叹了口气。

“是的,我总想我们能够到没有人类的地方去!”我在这瞬间又觉得他们说的话都是谣言,不是真的了。高教授虽然爱你,你

不见得定属意他吧。但我翻顾着天仙一样的你,同时思念到苍黑瘦弱的我,又自惭形秽。我觉和你并着肩走,不亵渎了你么?

新月早在水平线下隐了形,只我两个人全浴在幽寂寒冷的暗空中。我们默默地在街道上行了一会,都像耽溺在一种空想里面。

——就这个样子告永诀么? 这是如何难堪的事! ——我终流下泪来了。在这暗空中,大概你没有看见吧。走到大街口来了,你停着足向我说“再会”。我愈觉得悲楚,不知不觉地握了你的双手,像兄妹握手般的,握了你的双手。

“你的手多美丽!”

你伸着双掌给我,任我拧摸了一会。你像在说,“我们的会面只有今晚了,这一点点的亲爱还吝惜着不表示也近人情么?”

我的神经过敏,事事都对你抱曲解。

我在这瞬间,心脏起了一种高激的鼓动。这种鼓动在生理上引起了一种难堪的痛苦。我很想乘势拥抱着你接吻,但一念我的可咒诅的疾病,忙放了你的手。

第二天我动身向故乡出发,三天之后我回到家里来了。我在途中后悔前几晚上不该轻轻地放过了你。我只望年假快点过去,早点来学校会你。

我回到家里后一星期,接到T君寄来一封信,他告诉我你已经知道我的病了。他又告诉我,你托他向我致意,并望我调摄身体。我读了T君这封信,我的身体像掉在绝望的深渊里去了。我想你必因我的病而厌弃我,连丝毫的余情都不再给我了吧。我自己对我的痼疾尚且万分厌弃,何况他人呢。

我在家中住了三星期了。在这三星期间咯了四次血。我的病又像加重了些,原因是学期考试时,用功过度了,近因是这两三星期间天气太冷,我伤了寒,体温高至四十度。继续着静卧了十多天才平复下去。我想我不久就要和N君同运命了吧。

八

旧历十二月的中旬了。村里的人们都在忙忙碌碌地准备迎他们的新岁。他们一年间的劳苦已告终了,各人都元气旺盛的继续着向他的生活的道程前进。我对他们怀着一种嫉妒。觉得他们都是在嘲笑自己的病弱。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那天的天气和暖,可爱的太阳整天的照在我们顶上。我吃过午饭,精神稍觉舒畅,决意到野外去转一转,呼吸新清空气,因为我不出户外,快要满一个月了。

提着一根手杖,双足运着病躯走到屋后的一条溪水附近来了。溪的两岸丛生着杂草,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到了后来我发现了一种植物——只听过先生的讲义,没有看见过实物的属禾本科的串珠草,它的学名是 Coix Lacryma—jobi,就是我们从前戏译它做“约伯之泪”的。你大概还记得吧,章教授只会暗记它的学名,至约伯出自何书,他并不知道。同级的专做绩分奴隶的蠢虫们当然更不知道。知道约伯的典的只有我和你两人。我们望见章教授在黑板上写出这个学名来时,我们不是相望而笑么?下课后,你还告诉我约伯那篇的文章很好,劝我买一部《圣经》来读。我本来不喜欢《圣经》的,但因为是你的命令,我终买了一本装订很精美的《新旧约》合本,遵着你的命令一篇一篇地念。

我发现了“约伯之泪”和遇着你一样的欢喜,因为它的确是联结我们间感情的纪念物!我采了几枝回来,打算寄二三枝给你。这种植物并没有什么美观,但我一念及它的名,心里就受了一种感动。

采了“约伯之泪”后,身心都感着一种疲劳,我再无力远行,只得咳嗽着缓步回来。

那晚上,我禁不住翻开那篇书来看。我无意中翻到第六章

第八节以下的一段了。

…Oh that I might have my request;and that God would grant me the thing that I long for!

Even that it would please God to destroy me;that he would let loose his hand,and cut me off!

Then should I yet have comfort;yea,I would harden myself in sorrow:let him not spare;for I have not concealed the words of the Holy One.

What is my strength,that I should hope? and what is mine end , that I should prolong my life?

Is my strength the strength of stones? or is my flesh of brass?

Is not my help in me? and is wisdom driven quite form me? ……

我不是把这几节抄下来,不再写信的,和"约伯之泪"一同寄给你了么?

我住在家里,怜悯我的人只有我的老母和邻家的少女了。邻家的女儿只十三岁,她知道我的病,但她并不恐怕,时常跟着我来在田野间散步。大概她是没有关于这种传染病的知识吧,但我只当她是因爱我而不畏避我的病。按理,我自己应当远离一般健康的人。但我对畏避我的病的人总是抱反感,对不畏避我的病的人便生无穷的感激!在这世界中只有她——邻家的少女可以算是我的知己吧!

我自己知道我的病无恢复的希望了,我自暴自弃地想早点结束自己的一身。但同时希望着能有一个人和我一同死。能得一个人——尤其是女性——和我一同死时,我可以说是不虚生了。但我的目标不在你的身上就移到邻家的少女身上了。对你,我可以说是全无希望的了。但乘她的无知,强要邻家的少女为我牺牲她的如旭日之初升,有无穷的希望之身,在我的良心上

是不忍做的事。

但是另一个“我”常在催促我早点觅个机会向邻家的少女要求接吻,把病毒传染给她。她大概不会拒绝我吧。

我联想至假定向你要求接吻时的你的态度了。你不知道我有病毒时,不会拒绝我的要求吧。但现在你已知道我的病了,对你早绝望了。

九

邻家的少女在我眼中算是顶美丽的女性了。我的变态心理几次逼着我想去要求她的生命为我的牺牲。一种欲逼着我想去和她接吻。

我随后联想到对她的牺牲我应当提出的代价。但我是个前途黑暗的人,能提出什么代价呢?尽我的物质的所有,不过三五亩田,一头牛,几头豚罢了。但这些都是我的父亲生前辛辛苦苦挣下来遗给我的和母亲终年劳苦不息的产物!

“母亲!你只有一个儿子,但快要死了的!我死了后,你也快会死罢!没有我,你哪里还有勇气生存!所以我叫你不要辛辛苦苦的耕作和饲养这牛豚了。都送给邻家吧!因为我们死了后,邻家的少女也会跟着我们来,我们也不至于寂寞。”我几次想这样的对我的老母说。

“×儿,你的精神今天好了些么?没有血了吧!”母亲说了后蹙着双眉,叹了口气。她的多皱纹的焦黄色的双颊不住在微振。说了后又踉踉跄跄地跑向柴房里去了。我看见老母的衰老的样子和听见她的悲叹,刚才想说的话终不敢说出口来了。

我此刻领略到老母的伤心了——看望独生的儿子患不治之病,每天只她一个人在烦忧和劳苦中的伤心,我此刻才领略到了。

“母亲，母亲，你看见你的儿子患这样的病，你的脑中就不断她描想着父亲咯血而死的情状吧。”

琏珊，你听见我去年冬在家渡这样的惨伤的生活时，你总不至于全无感动吧。

琏珊，我真是个可怜人，在这荒凉的山村中只一个能和我畅谈衷曲的邻家的少女也离开我了。离开了她的我真的是个孤独者了！虽有老母，但我不情愿和她多说话，也不忍和她多作伤心之谈。因我一启口再说不出乐观的话来了。

快要过新年的一天下午，我一个人依着手杖站在屋后溪水上面的石桥上俯瞰着流水。我看了一会抬起头来，望见邻家的少女急喘跑着向石桥边来。

“×哥！”她只叫了我一声，红着脸不说下去了。

“什么事？你这样的急喘着跑了来。”

“对不住了。我问你，你是不是患肺痨病？”她说了后睁着她的无邪的眼睛仰视着我。

我听见她的这一问像听见霹雳般的，一时不会回答她，只觉胸的内部紧痛着，忙用左手按着胸口。

过了好一会，

“谁对你说的？”我意气消沉地反问她。我想在这茫茫的世界中，我只有这个小朋友无邪的女性的友人也快要给这种可咒咀的病夺了去了。我想到这点，我心里感着一种哀伤！我不该不早诉她我是个患肺病的人，我太自私自利了。我太无道德了。琏珊，我并没有——也不情愿把咯血的事告诉你，但终给你知道了。我又还想瞒这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但也终给她晓得了。

“家里的母亲说，你天天吐血，像呕酒般的吐血！”

“还说了些什么话？”

“母亲叫不要再和你亲近。叫我不要跟着你走路。”

“你母亲说的话是真的。你以后不要跟了我来，不要和我说

话吧。”我说了后黄豆粒般大的泪珠一颗一颗地掉在石桥上面了。

我在石桥上痴站了一会,觉得双腿有点酸软,忙蹲下来。邻家的少女看见我蹲下来了,她也蹲下来。

“×哥,我不和你说话,你就这样的伤心么?那么我不给我的母亲知道,还是和你一路顽吧。”少女忙凑近前来安慰我。琏珊,在这瞬间自暴自弃的思想险些叫我向她犯罪了。我的唇待翻过来向她的嘴边送时,她忙站了起来。

“臭! ×哥,你呼出的气息很臭!”她用她的小袖掩着她的鼻,蹙着眉凝望我。

琏珊,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当时的我如何的难过哟!不单难过,她竟向我宣布了我的死刑!

十

琏珊,我的老母看见我的病势沉重,把她饲养了一年多的肥豚卖给肉店里,向县城德国教会办的医院请了一个西医来看我。

医生诊察了后像知道我的病是再无希望了,但他不便说出来。他只给了我两瓶药水,一瓶是饭前喝的,一瓶是饭后喝的。他听我每天还在喝酒,便要我戒酒。

医生来一回,老母便花钱不少。三元的轿费,五元的诊察费,两元多的药费和款待他们的酒菜等要十二三块钱。隔一天还要雇一个人到县城去检药并报告病状。但取回来的还是一瓶黄药水和一瓶黑药水。我常看见母亲一个人在厨房里流泪。我看见了后忙轻轻地退回自己房里来。老母的伤心当然是为卖肥豚的钱快要用完而我的病状却没有变化。

我不听医生的忠告,每天还要喝酒。老母哭着哀求我,要我暂时停杯。我没有法子,不敢在家里喝酒了,我只一个人跑到村

街里的一家小酒店里去秘密地痛饮。村里的人们没有不知道的,只瞒我的老母一个了。

琏珊,我一个人觉得一停酒杯,心里就万分难过。一思念及你已属他人的所有了,我就心房快要碎裂般的难过。我不能不喝酒!要喝酒把这样的痛苦的岁月昏昏沉沉地渡过去。

酒店的后面是几家用木栅围筑起来的民房,可以说是个贫民窟。有织袜的,有剪头发的,有做木匠的,有拉车的。听说那个剪发匠一天的收入不满五百钱,不够他一个人伙食费。但他有妻,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儿。妻现在又做了第二个女儿的母亲了。

酒店里的人说,一天两顿稀饭,他的妻若不预先留两碗藏起,让剪发匠一个人吃时是没有余剩的。因为他的胃袋像橡胶制的,不论饭量多少都装得进去。他不管妻和女儿有得吃没有得吃,他一个人吃饱了就跑出去了。他的妻女看见他走了后才把留下来的稀饭拿出来吃。有时候听见他的足音,他的妻女又忙把才吃了几口的稀饭再藏在橱里去。他的女儿常跑出酒店门口向街路的两端张望。

"你的爸早跑了,安心吃饭去吧!"酒店中人笑着和她说了后,她就忙跑回家里去报告她的母亲可以把稀饭端出来吃了。

单靠剪发匠的收入,不够他们一家的生活费;剪发匠的妻替人家的小孩子们做小鞋子,把所得的凑起来才把一家三口的生活维持过去。自他的妻生了第二个女儿后,不单产褥期内的一切用费无从出,连做小鞋子的一部分收入也没有了。我每到酒店喝酒,就听见婴儿的啼音和产妇的哭声。酒店中人说,没有钱请接生妇,连脐带都是产妇自己断的。剪发的躲了两三天不回来,产妇和她的大女儿饿了三天了,幸得邻近的人分给了点稀饭和米汤才把她们的生命维持起来。

琏珊,我是个神经衰弱的人,听见她们母女的哭声,我的眼

泪早准备着流了。听见了这些哀话后,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在那时候,说不尽心里的苦闷 ,喝了几盅闷酒后,不给他们知道,走到酒店后的剪发匠家门首来。我在门首叫了一会,十二三岁的女儿走出来,我忙把衣袋中剩下来的七八个小银角子交给她,“你去告诉你的母亲,拿去买米吃吧!”我说了后急急的离开那家贫民窟。那小女儿接了银角子后只睁着惊异之眼不转睛地望着我。

琏珊,后来我才晓得我的老母那天给我的银角子是把我们家里的米卖了两斗的代价。我们母子已经是很可怜的人了,谁知还有比我更可怜的人!

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循例到那酒店来时,店中人说剪发匠在做小棺了——借他的做木匠的邻人的锯斧做小棺了。好奇心引我到店后去看那剪发匠做棺木。并不算什么棺木,是个长方形的木箱子罢了。剪发匠一面刨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一面也居然流着眼泪了。

酒店里人说,那个产妇睡了三天就起了床,她敌不住饥饿,托人找了一个人家当奶妈去。过了十天她就把自己的婴儿交给大的女儿抱,自己就出门当奶妈去了。每吃过晚饭就回来看一次,给点奶给自己的婴儿吃。只有半点多钟的工夫又要急急地跑回雇主的公馆里去。每晚上睡醒来摸不着母亲的婴儿的痛哭真的叫听见的人敌不住,个个都为那个小生命流泪。

婴儿今天早上死了。她的父亲没有钱买小棺木给她,只得自己做,把厨房的门和两扇窗扉做材料。

母亲还在喂奶给别人的儿子吃,不知道自己的婴儿因为没有奶吃死了呢!琏珊,你想这是如何的残酷的社会,又如何的矛盾的人生哟!

有生以来,我像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都是这一类哀惨的,令人寡欢的事实。这个世界完全是个无情的世界!

十一

我回到酒店里来,感着一种悲哀,坐在酒堂的一隅沉默地喝酒。我想欲去这种悲哀唯有痛饮!我的母亲若看见我的痛饮的状态不知如何的伤心呢!

——啊!母亲呀!母亲!我的不孝之罪,真万死莫赎了!但我并不是立意要做个不孝的儿子。我是无意识的不知不觉间成为不孝的人了!母亲!我知道你没有一点野心。你并不希望我做大政治家,也不希望我做大富豪,你更不希望我做大学者,也不希望我做在现代有最高的权威的军人!我深知你只希望我的病早日痊愈,只希望我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但是,母亲,你哪里知道我是个废人了,是个前途绝望了的人!我深知你只希望我的病能够早日痊愈,你就做你的儿子的牛马亦所不辞!但是,做儿子再不忍看着母亲做儿子的奴隶牛马而永不得相当的报酬!我再不忍母亲为我受苦了!我今决意了!母亲,你迟早都有伤心痛哭的一天。经一次的伤心痛哭之后,你得早日由痛苦解脱出来。母亲,我不愿再看你每天为我的病受罪了!——

我一边喝酒,一边起了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琏珊,我思念到我的惨痛的命运,不能不归怨于你了。

我喝了几盅热酒后,望见外面的天色忽然阴暗起来。像快要下雪的样子,空气非常的寒冷。但我的体温陡增起来,皮肤的寒感更觉锐敏。我不住地在打寒抖。我待要站起来准备回去,但鲜血已经涌至我的喉头来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见我的老母亲坐在我的枕畔垂泪。

"妈!什么时候了?"我气息微弱地问她。

"快要天亮了罢。你此刻怎么样?精神好了些么?"我只点了点头。母亲说,我今天咯血过多了。医生来说,体温能够低

下，就不会有意外的危险。但我的双颊还异常的灼热，四肢的温度比较平时也高得多。

到了第二天，我望见书案上有几封信，我要母亲拿过来给我看。母亲说，医生吩咐过，体温未低下以前不许读书和有刺激性的信件。母亲苦求我等病好了些后再看。但我执意不肯。母亲看见我要坐起来时，只得把那几封给我。我在这几封信里面发见了T君由学校寄来的一封信，我忙先拆开来读。我读了这封信后，苦郁了半天，到了早晨八点多钟，才静息了的鲜血再由肺部涌上来。

琏珊，我不知恨你好呢还是恨T君好。T君这封信是报告你和高教授的婚约已经成立了。琏珊，这本来是我意料中的事，T君这封信不过在我的旧伤口上再刺一针罢了。

我的青春的历史快读到最后的一页了。

琏珊，我对你们的婚约并不怀嫉妒，我只恨你。知道你眼中的我和高教授的比较，我也自知对高教授无怀嫉妒的资格。但精神上杀了我的还是琏珊！

我终出县城进了病院了。循环在我脑中的是酒，血痰，肺结核，女性，学校，退学，约伯之泪，琏珊，高教授这些东西！

T君突然的到病院里来看我，把你和高教授的婚期告知我了。我对你再无恋也无恨了！这是我最后不能不告诉你的！

我只觉得我的周围完全黑暗！

看护妇每天替我在我的被褥上洒两次香水。但她每次还是用她的袖口掩着鼻孔进来。T君进来时，也同样的用手巾掩着鼻孔。进来后又连吐了几口口沫。

"臭？"我不得不伸手向病床边的小台上的香水取过来交给T君。

"她说，她想来看你的病呢。"这恐怕是T君说谎来安慰我的吧。

“她还来我这里？我也不希罕她的来访了。”我只能苦笑着向T君。

琏珊，你就真的想来，我也不许你进我这房里来。除了我的老母外，在这世界中再没有人愿意进我这房里来的了。

琏珊，我最后抄《约伯》第十七章里面的几句在下面寄给你吧：

……My breath is corrupt, my days are extinct, the graves are ready for me.

……Are there not mockers with me? and doth not mine eye continue in their provocatien?

……Lay down now, put me in a surety with thee; who is he that will strike hands with me? ……

中 篇 小 说

飞　絮

序

暑期中读日本《朝日新闻》所载“归ル日”，觉得它这篇描写得很好。暑中无事想把它逐日翻译出来，弄点生活费。因为那时候学校无薪可领，生活甚苦。天气太热又全无创作兴趣。每天就把这篇来译，一连继续了一星期。但到后来觉得有许多不能译的地方，且读至下面，描写远不及前半部了，因之大失所望，但写了好些译稿觉得把它烧毁有点可惜。于是把这译稿改作了一下，成了《飞絮》这篇畸形的作品。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及怕人非难，终没有把这篇稿售去。本社出版部成立后，就叫它在本社出版物中妄占了一个位置，实在很惭愧的。

总之这篇《飞絮》不能说是纯粹的创作。说是摹仿《归ル日》而成作品也可，说是由《归ル日》得了点暗示写成的也可。

总之，我读《归ル日》至后半部时，觉得它和我这篇《飞絮》同样的是篇笨作，这是我深引以为憾的。

又我还要说的一句是我此篇的完稿确在卒读《归ル日》之前。

四月八日　作者



春来了。无偏爱的春也到我们的寒村里来了。

一连三天都是微风丝雨。望着带有春意的微风吹着窗帷愈觉惆怅。站在窗前眺望下面的庭园,在淡灰色的丝雨中的树木和杂草都青青的了。

近窗口的一株桃树,树枝上满装了红蕾。母亲说,桃花早开是一种吉兆,我常笑母亲的迂腐。但我今年相信这种吉兆了,因为我希望这个吉兆是预报一件喜事——梅君在大学毕业和我们俩的婚约成立。

好了,天马峰上堆积的黑灰色的密云渐次消散了。黛色的峰的一部分看得见了。明天会晴吧,我可以到H湖畔去会他了。

梅君前两天写了封信来,他信里说学校开了课两星期了,他不能再在村中留恋了,他只希望再看我一面。天气晴了就望我到H湖畔去,无论那一时那一刻,他总在那边等我。

下了几天雨,心里异常地烦闷,下面的光线不足,比楼上黑暗。坐在下面的黑暗的母亲房里,听母亲唠唠叨叨地说家常事和小弟弟的哭音,更使人郁闷难过。所以这两三天吃过了饭就跑回楼上自己的书房里来。

一个人在书房里,也只闷坐在窗前痴望着外面的烟雨。看今天下午的天色,明天有晴的希望了,就恨地球自转的速度太小了。觉得今天下午和今晚一晚上比几星期的期间还要长,不容易渡过去。无聊极了,随手在案上取了一册《唐诗三百首》来读。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才低吟了这四句,听见下面有客来了的样子。不一刻就听

见琼妹在扶梯下叫我。

“姊姊！外祖母来了，快点下来！”

外祖母姓黄，今年怕有六十二三岁了。她生两个女儿一个男儿，我的母亲年纪最长，其次是我的舅父，其次是云姨母了。外祖父死后，舅父就带舅母到S市去接理外祖父遗下的药材生意。云姨母也跟她的哥哥到S市进学去了，只剩外祖母在家里，所以她常到我们家里来。

外祖母和梅君是同一村的人，我初认识梅君就是在外祖母家里。回外祖母家里要经过H湖畔。她今天来了，我明天想到她家里去住几天，就送她回家去。到了她家里时再找个机会到H湖畔去会他罢。

儿女都不在膝前，只和一个老妈子共度寂寞的生活的外祖母是很欢迎我们到她家里去。但像古寺般的外祖母的老屋不单我不情愿去，就连无邪的，只喜欢吃喜欢睡的妹妹也不情愿去。明天若对外祖母说，我想到她家里去住几天，她一定赶快催我动身，伴她回她家里去吧。

我决意利用这个机会了，忙下楼去会外祖母。我还没有踏进母亲的房里，琼妹望见我又在欢呼：

“姊姊，快点来！有甜橙，也有甘蔗。”

外祖母坐在母亲床边的椅子上替琼妹剥甜橙。

“祖母，路好走么？怎么挂雨的就来了。”

“我这两天真闷死了！我早就想来看你们的。下了这两天雨真闷死人。你看祖母是赤着脚来的。出门的时候，头上停了雨的，走到途中又遇着一阵雨。”

果然外祖母的脚盘上和脚踝上满涂着黄泥。我们岭南的女人都是天足。农忙时候下秧田里工作的都是我们女人。收获之后，到山里樵采的也是我们女人。岭南的男子多半像我们村中家家都饲养的肥豚。外祖母壮年的时候也耕种过来，身体很强

健，年纪虽然超过六十了，但她日行三五十里山路也并不算什么一回事。

母亲提了脚盆和半桶温水进来，给外祖母洗了脚。外祖母把双脚洗干净了后，由她的包袱里取出了一对岭南女人惯穿的黑漆皮拖鞋来穿上。

“阿琇，明天不到祖母家里去么？你们姊妹都到我家里去耍几天罢。祖母家里新年的腊肉香肠还没吃完呢。”

我早就想说要到外祖母家里去，但待要说时，不免联想到梅君，心里便起了一种悸动，反说不出口来了。今听见外祖母先说了，正和我的计划符合，心里很感激外祖母。

“我这几天也因为下雨，不得出去，坐在家里没有事做闷得很。我明天就跟祖母到祖母家里去耍几天吧。”

“坐在家里没有事！叫她帮帮忙，看小弟弟就不情愿看！说到外面去就高兴到十二分！”母亲露出乳房在喂奶给小弟弟吃，翻过头来笑骂我。

“阿琼也同姊姊一路来么？”外祖母笑望着琼妹。

“琼妹去不得，她要上学了”我忙阻着琼妹，不叫她一路到外祖母那边去。

“怎么你还不搬进城里上课去呢？”

“学校给兵队占去住了。要等兵队开发了后才有课上。”

“怎么你们的学校也要驻兵？”

“因这校长不会巴结县知事，县知事就叫军官来把我们的学校占据了去做兵房了。”

我说了后，又想及梅君要回S市大学的事来了。由S市便联想及云姨母来了。

“祖母，云姨母什么时候才毕业？”

“听说到后年暑假才毕业。像她那个脾气乖古的人毕了业晓得她回来不回来。”

云姨母在S市进的学校是女子高等师范,近年又把“高等”两个字换成“大学”两个字了。我们县立女子师范毕业的同学进S市高等女子师范的也有三五个人。她们年暑假回来都说云姨母在学校里所选的专门是纯文艺,预备毕业后做个女作家。因为想做女作家,所以抱持独身主义。但又有同学说,云姨母在S市失恋后才抱独身主义的。

“她的父亲由京里写了信回来,答应她下半年也升学到S市的高等师范去。我对她说,到S市去时不住在学校里就要住在舅父的家里。”

“阿琇,不要再读书了,你读了四五年书还不够么？女人家要念许多书干什么事！早点找婿家才是正经的。”外祖母笑着向我说了后又翻过去向母亲说,“你做母亲的还是早点替她拣个好人家吧。”

“讨厌的外祖母!”我红着脸忙低下头去。

“她的父亲来信说,婚姻是女儿一生的大事,要由他作主。我巴不得由她的父亲作主,这个重大的担子我真承担不了。”

我当下想,不论由父亲作主或母亲作主,他们总不会找着志望文艺家的穷学生梅君。母亲心目中的理想的女婿是新洋房子的所有者,南洋豪商的公子,十根指头有八根镶着金指环的。父亲心目中的理想的女婿是像他一样的呆板,只认得博士的徽号,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的拚命暗记科学上的原理和法则的勤勉的学生。我的婚事若听凭父母主裁,我和梅君的婚约今生今世是完全绝望了。我想到这一层,觉得我们俩的前途异常的暗淡。

二

外祖母那晚上就在我书房里和我一床睡。第二天我们都很早就起来了。东天的云居然染上了赤红色,我望见东天的红云,

心里欢喜极了。

“祖母,太阳快要出来了哟!”

外祖母也跑到窗前来。跟着我向窗外眺望久雨初晴的景色。庭园里的桃枝上的红蕾也开放了几朵,颜色异常地鲜艳。我今天是去会梅君的,桃花就在今早开放,明明是把将来的喜事预报给我们的吉兆,我的心里也因此添了一种能使我欢笑的新力。

外祖母还站在窗前远眺室外的野景,我忙走到镜台前开始我的梳洗。我把辫子编好了后才洗漱,洗漱了后就跟外祖母到下面吃早饭去。

吃过了早饭,我急急地就回房里去换上了裙衫,再跑下来催外祖母动身。

“你就打算去了么? 路还没有干呢。”母亲像还有话没有对外祖母说完,阻着外祖母不忙回去。“吃过了午饭回去吧。”母亲再向外祖母提议,要她延至下半天回去。

我的心早跑到H湖畔去了,听见母亲要留外祖母到下午才回去,心急极了。下半天我要到H湖畔的茶社里会梅君的。若外祖母下午才回去,今天是会不着他了。他等了我一天不见来,明天就动身往S市去了时,在这半年内莫想见他的面了! 我还有许多话要向他说的,无论如何在他赴S市之前非见他一面不可。

“祖母,要回去就上午伴你回去,下午我要到八卦井的同学那边去坐坐。你若在下午回去,我就不到你家里去了。”

“你看小孩子般的!”母亲翻着眼望我。

“上午回去的。再坐一刻就去。等我喝完了两盅热茶就同去。”外祖母笑着安慰我。

到外祖母家里时约在十点半钟前后。外祖母在归途中告诉我,她也不能在我们家里等到下午才回去,因为她要托梅君寄点

食物给舅父和云姨母，约了梅君今天下午到她家里来取。无论如何下午非在家里等他不可。我听见梅君下午也要到外祖母家里来，心里想这是再好没有的了。但同时又觉胸口起了一种悸动。

在外祖母家里吃过了午饭后，看我的腕表，快要响一点钟了。梅君还不见来。我怕外祖母质问我为什么不到八卦井去。但她真的要问时，我就推说还没到约定了的时刻罢。我怕梅君突然地走了来，对我的头发，我的衣裙，我的鞋袜都很留意。我只怕我的头发散乱，衣裙不整给他看见了。我几次不给外祖母看见偷进她房里去对镜。愈对镜愈觉得自己的化妆有缺点，但同时又觉得自己的美貌也有几分可恃。

约略是两点钟前后，梅君来了。他像预知我在外祖母家里，看见我一点不惊异。梅君在外祖母家里只喝了一盅茶。外祖母搬了一包盐菜干，一包茶叶出来托他带到 S 市去。盐菜干和茶叶都是我们地方的名产。

梅君听见我说要到八卦井去看女同学，他也向外祖母告辞。

"密司刘，我回家是顺路的，就送你一程吧。送你到八卦井去。"梅君向外祖母告辞后笑望着我。

"只三两分钟的路程，我要你送？又不是赴省进京！"我也笑了。

我们俩由外祖母的家里出来，彼此默默地在桑田间的田径上走了一会，由田径穿出来，到水浒寺前的七重塔下来了。站在塔后的碧草场上望得见由 H 湖面反射过来的万道金光。在七重塔的左侧下了坡，是一条秧田间的石道。下了两天春雨，长仅二三寸的秧苗差不多都低没在水面下了。过了半里多长的在秧田间蜿蜒进行的石道，就抵 H 湖畔了，沿着湖堤有几十家茶店。我们拣了一家最雅洁而又最僻静的一碧楼，一同进去。大厅里面的十多张台都给先来的客占据尽了。幸得后面还有一间空

房,我们就跟了茶房进去。

梅君忙把手里的两包东西向茶几上一掷,伸手过来紧握我的手。我们只相视而笑,没有话说。

“琇妹,谢你不失约了。”等了一刻他才说这一句。

“谢什么事!”我还是用我固有的率直的口调。

我们在面湖的窗前并肩坐下,俯瞰着湖面的全景。许多划子和小艇都载着游客,我心房不住地跳跃,很怕碰见了同学。

我们并坐着又过了相当久的沉默的时刻。这时候只感着在这世中只有我们俩存在,以外便无人类般的一种陶醉。

感情脆弱的我,追忆及我们俩的过去,眼泪快要夺眶而出了。过了一会,

“要吃点什么点心么?”梅君破了我们间的沉默。

听见他这一问才惊醒过来。

“我还饱得很呢。”

“我有点饿了。”

“你吃过了午饭没有?”

“我上半天到这里来的,还没有吃午饭。”

茶房又进来了,我忙把手巾掩着我的眼睛。”梅君向茶房吩咐了几种菜。茶房提着大铜壶又出去了。

恋爱的确有一种魔力,能把人们迷盲化。梅君不是个美男子,在他的恋人的我的眼中既不是个美男子,在其他的女性眼中更不是美男子了。论他的学问也不能叫我心服。但他有一种温柔,对女性特有的温柔,终把我吸引住了。我对他虽不能说是有刻骨的相思,现在我的心目中除了他没有第二个男性能使我欢爱的了。

“明天就动身么?”

“明天下午出县城去。后天早上由县城搭火车。”

菜来了,梅君拚命要我陪他吃。顺着他的意思陪他喝了半

盅啤酒和几口菜。

“那么你要到毕业后才回来了?”

“是的,暑假总可以回来。不,一定回来看你。”他说了后笑了。

“……”我感着双颊发热,抵下头去,但也笑了。

“你今年也毕业了。到S市来考女子高等师范么?”

“我想到S市进高等师范的。但父亲又想叫我到京城去。此刻还没有决定。”

“到京城去?”梅君听见我说我的父亲要我到京城去,反问了我这一句。

“我不大想去。”我知道他所担心的是什么了,忙安慰他。

“你父亲定要叫你去时怎么样呢?”

“到那时候再和你商量。”

梅君听见我说出了这一句,像安心了。

“吕君今年冬可以回来吧。听说在C大学得了博士的衔头。前后只两年半,就成博士了。听说回来后就跟你的父亲做助教授,是不是?”

“我哪里知道?别人的事理他呢!”

“你父亲始终要贯彻他的主张,你到那时候也不能不理吧。”

“到那时候我会直接向吕广君表示拒绝!”我始终安慰梅君。

日后两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优劣如何,现在固难断定,但在这二三年内梅君在社会上的地位无论如何赶不上吕君。吕君现在已经发表了不少的著述了,什么国法学大纲,行政法要义,读书界都承认他的存在了。他并且有父亲的后援,日后至少是个一大学教授。梅君呢,是个未毕业的大学生,虽说是志望文艺,但除在县城的报纸上发表过几回新诗外,并没有什么惊人的著述。我虽不敢望梅君在社会上的地位必要在吕君之上,但和吕君太相悬隔了,在我们的婚约上免不掉要发生阻力。

“你毕了业的行踪决定了么?回县城来当中学教员?”

“现代无论那一种学校毕业出来的,除了做官当教员两途便没有饭吃了。我觉得政界和教育界生活都是死的,很无聊的。”

梅君的话固然是因有所愤慨而发的,但也有几分真理在里头。我听了后只向他点点头。

“我想进S市日报社去,我有一个朋友也在里面当编辑。他想请我当文艺栏的主编。”

“你的朋友是哪一个? 是不是蔡南孙?”我问了后很留神地注视梅君的脸。我看见他脸上起了一阵微红。

“不,蔡南孙是大主笔。我的朋友黄思章是蔡南孙部下的一个编辑。”梅君说了后脸上再泛了一阵微红。

我想中国近代的报馆主笔都是当过政客来的,想做官没有做成功就退到报馆里来当主笔。譬如鼎鼎大名的蔡南孙是个中学的普通科学程度还够不上的人也居然高谈其“哲学和科学”起来。也只利用报纸攻击反对他的指摘他的一派,所以一般无聊的,怕人攻击的和想做官的人们都不敢惹他,对他恭恭敬敬的。蔡大主笔就是想当国会议员没有运动成功才退到报馆里来当主笔。梅君能在蔡大主笔直接指挥之下当编辑已经可怜了,何况又是间接地仰蔡大主笔的鼻息呢。我想还是回来县里当中学教员强些,但当时又不便说出来。

“在报纸上发表些文艺作品也是立名出世的一种方法。”

“是的,到报馆里去不过图暂时的生活。我想在这三两年内做点东西,发表些文艺作品出来。你的父亲不单反对近代的新文学小说,也不赞成我们作白话文。”梅君说了后向我苦笑。

“管他赞成不赞成!”我淡然地回答他。

“所以你父亲欢喜吕君,因为吕君在中学校时代专爱做‘有一物焉,不胫而走,日行千里’,‘暮春天气,江南草长,蝴蝶乱飞’一类的文章。”

“你这个人真刻薄!”我笑望他。

“你父亲还要招他做女婿呢!”梅君——多疑的梅君又说出这样的话来试探我了。

“谁说的!?”我不能不向他表示恼恨的态度了,父亲来信常提及吕君,不能完全否定他没有这种意思——希望我和吕君结婚的意思。不过我意不属吧了。可恶的梅君,他还不能深信我的心,还对我怀疑。

三

吕广君和吴梅君七八年前同由县立中学毕业出来的。两个人的家计都不算好。梅君毕业后就回他的村中小学当了两三年教员,三年前得了他的族兄——在爪哇岛做生意的族兄的补助后,才到S市去进大学,本年暑假可以在S市大学的师范专门部毕业了。吕君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同学,他在中学是第一名毕业,性质很温和也很用功。父亲在中学校担了一年的功课,很称赞他。毕了业后,父亲就带他到京城进京城大学了。前年在京城大学毕了业,又由父亲的后援,学校派送他到美国去进顶容易得博士的C大学。听说今年冬不回来,明年暑假是准定回来的了。

茶房送上一盘炸鱼来,梅君是很喜欢吃炸鱼的。

“你也吃一点吧?”梅君一面提筷子,一面问我。

“刚才你说的话听谁说的哟!”我还是含怒地追究他。

“听他们说的”梅君笑着说。

“他们是谁? 谁是他们?”我还是恼着。

“有人说就是了。”

“说话没有这样不负责的。完全是你自己造谣!”我终向他笑了。

“不管是谁说的,你总不为所动吧,作算吕君回来做你父亲

的助手,作算你又到京城去……”

我以坚决的表情点了点头。

“我并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恨我自己的境遇太坏了。我虽然深信你,但常受恶梦的袭击。你若给别人夺了去时,我也再无生存的价值了。”梅君说了后,红着脸不敢望我。

“你这样地爱我,我很感激……”我的话继续不下去了。我也低了头,同时感着目眶的周围发热。

“你万不至被动的! 是不是?”

“你看我是这样的女性么?”

“你这样地问我,我真不好答复你。你对我心虽然真,但到了不由你作主的时候,你若没有坚决的态度的表示就只好屈服了。世上像这种例很多呢。”

“你呢? 你在S市若碰着了更幸福的恋爱,结识了比我更美丽的更有学问的女学生时,你不至于忘记了我吧?”

“那我可以对你发誓! 对你当天发誓!”

梅君和我两人的眼眶周围都充满着血了。

“S市的舅父那边你要多去和他周旋,得了他的同情时,日后可以望他帮助我们。”

“那我常去的。第一还是我毕业后的生活问题,我总努力做去。在这三两年内我总要占得相当的地位才好。不然你父亲是看不起我的。”

“是的,第一要紧的还是你今后在社会上成功的问题。我们的结婚就迟几年也使得。我也想升学呢。”

再等几年我仍然是我,在社会上不能得相当的位置时又怎么样呢?”

“热心地努力做去,总有一天成功的。”

“那么,我在社会上若没有相当的成功,你看着我白了头发都不嫁我的,是不是?”

“到那时候再想方法!”我笑出声来了。

“有什么方法?”梅君额上的几条青筋微微地在跳动。

“你这个男人真不中用!”

“什么意思?”他的笑声是异常勉强的。

“你猜猜!”

“到万不得已时,你有脱离家庭,诀别父母的可能性么? 有这种革命的决心么””

我很明坦地向他点了点头,微笑着点了点头。

“你有这种胆量?”他的态度轻松了许多。

“问你有这种态度带我出去没有呢!”

“只怕你不敢跟我来。能够有这样的决心,我们的艺术是至高至大了。”

“为现代的社会组织,为现代的家庭制度而牺牲我们的神圣的恋爱,牺牲我们前途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可笑我的同学们一天到晚在说打破现代的社会组织,改革腐败的家庭制度,但叫她们实行时就畏缩起来了。”

梅君看见我很诚恳地主张恋爱自由,妇女解放,反像有点吃惊的样子。

“是的,我们要做点伟大的艺术给他们看。”

“到那时候各地的新闻都要登载我们的革命的行动。他们新闻记者要骂我‘私奔’吧!”

“你怕他们的批评么?”

“你呢? 你怕么?”

“怕什么?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

“那我欢喜了! 我一定是属你的了!”我说了后低下头咕嘶咕嘶地笑了。

话愈说愈多,我们间的谈话像泉水般地不竭。太阳早挂在西山之上了,我忙站了起来。

“那么,我要回去了。我们暑假再会罢。”我的眼睛又在发热了。梅君接着我伸给他的手紧紧地握着。

“你的身体不大好,要保重些!”梅君一面说,一面走近我的身旁来。

“你也该替我保重你的身体才好!”我背过脸去望湖面的几匹飞鸟。

“谢你!”他把脸凑近我的颊边来。“可以?”他颤声地问。

和他亲吻虽不算初试,但他每次不得我的许可,他不敢亲近我的。这回一别要三四个月后才能会面,这一个接吻无论如何不能拒绝他了。

“外面有人看我们呢,你去把门首的布帘放了下来吧。”

梅君真的跑过去把门首的白洋布帘放了下来,再跑回我的身旁来。我靠在他的胸膛上了。他把我紧紧地搂抱住了。他终把有酒臭的红热的双唇送到我的嘴边来了。

四

梅君去后一星期,驻扎在我们学校里的军队也开发了。听说统帅那些八老爷们的师长向县知事和商会勒索了八万元的军饷就开拔到邻县去索军饷了。

军队未来之前,我们早放了年假,稍为值钱的东西都搬回家里来了。留在学校里的只有一个旧书箱和锁在里面的几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等程度教科书。我搬回学校来时,我的旧书箱碎成几块了,里面的几本书也撕破了。大概是八老爷们恨我没有把值钱的东西锁在里面给他们发些洋财,所以把书箱砍破了,把书也撕烂了,泄他们的忿恨。

我每逢星期六就回家去,星期日下午又出学校里来。梅君接到我报告他搬出学校来了的信后寄了一封回信来,信的内容

是：

> 琇霞吾爱，××日的信收到了。感谢，感谢。学校功课忙否？我只希望你常常留意你的康健，然后再说学问。你不是对我说过，医生说你的肺不很强健么？此点千万望你留意。
>
> 自H湖畔别后，没有一晚上不梦见你。并且还梦见不随意的梦。不单这种不随意的梦能使我惊心动魄，你的姨母，你的舅父都说——他们像从你父亲那边得了有什么消息——你是……不说吧。你当然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事，写在这里令人伤心！
>
> 我暑假不想回来，我希望你——你不答应时，也要强要你决意来S市进女子高等师范。千万不要到京城去进什么男女同校的大学！我虽强要你，但我想你定能原谅我的痴心和情热。我决意进S市日报社了，月薪虽然不多，但尽够维持生活。我现在写一篇长篇创作，准定明年春出版。这是我相当苦心的作品，大概总可以收点劳力的代价吧。年中若能收三五百元的版税，那么我们在S市组织个小家庭，维持我们俩的小家庭的生活费尽够了罢。
>
> 你不是对我说过了么！你是属我的了！你千万莫忘记了这句宣誓！（下略）

星期四接他的信，星期六我就回家里来。我想父亲由京城一定寄有家信回来了。我急于要看父亲对我的婚事的意见，吃了午饭，不约同伴也不和同学们告别就赶回家来。

回到家时，母亲不在家里了，婆妈说，今天一早带小弟弟到外祖母那边去了。我待要上楼，就听见琼妹在楼上按风琴。琼妹看见我回来了，不再按琴了，忙站起来。

"你弹你的琴。"我叫琼妹继续按她的琴。

"妈妈到外祖母家里去了,我一个人很寂寞地才上来弹琴。姊姊回来了,有人和我说话了,还按什么琴!"

"妈妈到外祖母那边去有什么事?"

"是的,爸爸来了信。大概为姊姊的事到外祖母那边去商量什么事吧。"

"为我的什么事?"

"听说吕先生由美国回来了,爸爸要把姊姊许给他。姊姊恭喜你!你是个博士夫人了哟"才十四岁的琼妹说起话来俏皮得很,不像十四岁的女孩儿。"瞎说!"我红了脸。

"是真的!不是瞎说!吕先生的像片都寄来了!戴着正菱形的平天冠,穿着博士服,整齐得很呢。"琼妹笑着说。

"你说些什么!""我半笑半恼地叱她。

"姊姊心里还是欢喜的!骗我不知道!"琼妹努着嘴唇说,"姊姊,你看,那不是喜鹊么?她是来报喜事——报姊姊的喜事的。"琼妹指着庭园的墙头上的两匹鹊儿对我说。

"不要再说笑了!我问你,父亲信里说什么事?你读过了么?"

"读过了!读过了!"琼妹忙收敛着笑容,正经地答我。"这回的信完全是为吕君写的。信里说,吕先生前两星期就回到京城来了。父亲像很爱吕先生,推荐他在大学里当助教授。父亲说,希望姊姊能够听他的主张,答应和吕君订婚。父亲又说,吕君是前途有望的青年,姊姊若信父亲的话和吕君订婚,今后的幸福,指日可待,父亲是爱女儿的,决不会随便不负责任地替女儿择婿。父亲又说,中国的社会和外国不同,女子教育又还不发达——不能和男子一样的平等受教育;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这些事万万行不得;不单女子的知识和经验不足,容易受男人欺骗,并且现代的青年浮薄,百人之中没有一二个靠得住的。父亲又说,

今把吕君的最近的摄影寄来,就作定婚相片吧,姊姊同意了时,也寄一张最近相片给吕君做个纪念。"琼妹说了后用好奇的眼睛望着我。

"……"我只斜依窗沿,痴望着墙头的两匹喜鹊。我想,这回的事真叫人难处。外祖母和母亲是不很赞成我和吕君订婚的,也知道我不属意于吕君。她们之不赞成有她们的目的,她们是希望我嫁一个富豪之子——邻县的在南洋做生意的目不识丁的商人的儿子。

"姊姊,你的意思怎么样?"琼妹笑着问我。

"你呢? 你想怎么样?"我反叩她的意见。

"我是赞成爸爸的主张。我早就觉得吕君是我们家里人一个样子,他到我们家里来耍时,我就觉得他像是我们的哥子(我们村里叫姊夫做哥子)"琼妹再说笑般地又笑起来了。

"妹妹喜欢吕君,再过几年妹妹去嫁他不好么?"我也报复地笑着说。

"啊啦! 不得了! 吕先生多少岁? 我多少岁?"琼妹大笑起来了。

"夫妻相差十四五岁的倒在外国多得很呢。有什么稀奇?"

"姊姊不喜欢吕君么?"

"你不能这个样子问我的!"

"那么,姊姊是喜欢吕君的了。"琼妹问了后歪着头笑。

"叫你不要这样地质问人! 对没有深交的人怎么能够随便说欢喜不欢喜呢。"

"这样的说来,姊姊是一定喜欢吕先生了! 如果不喜欢时,谁都明明白白地说不喜欢了。"琼妹笑着说。

"讨厌的琼妹,专爱猜度人的心理!"我也失声笑出来了。

"是吗! 你是喜欢吕君的!"

"他对我没有仇恨,我为什么要讨厌他呢?"

"姊姊说的话真巧妙！那么看来，吕先生到底是我们的哥子了。是的，姊姊喜欢嫁他的，大学助教授！博士！"早熟的琼妹象怀着点妒意似地说。

"哈，哈，哈！琼妹你的头脑真简单！但你的年纪还轻，怪不得你！"

"我头脑简单？那么我推测错了！姊姊喜欢吕君，但不一定嫁他。那么，姊姊心里还有比吕君更喜欢的人了！"琼妹睁圆她的一双巨眼凝视着我。我给她这一个喝破，吓了一跳，很担心她会说出梅君的名来。我感着颊上和耳边都发热了。聪明而多心的琼妹定有点知道我和梅君的关系了。

五

父亲征求我的意见——和吕君定婚的意见，要我回信给他。我马上复了一封信给他，信里大意说，父亲的命令固然不敢违抗，父亲爱女儿的深心也很感激，不过自己还想多读几年书，吕君初出社会做事也不是急急就要成家室的；总之这件事暂且不提，等自己多读三五年书后，再来答应吕君订婚不迟。

但父亲来信说，他虽不是希望吕君和我马上成婚，不过先把婚约订定了的好。订定了婚后就迟三五年成婚也不要紧。吕君是很情愿和我订百年之约的，不过不先把婚约订定，吕君恐怕不能安心地专守着待我，若让他和别人订了婚，这样的人才实在可惜，现代很不容易找这样诚实坚朴的人。父亲最后还说若我违抗他的命令，以后什么事也可不必来问他了。

我接到父亲这封信后，心里异常地烦闷。我想来想去，想不出答复父亲的方法来，我最后只好把实情写信告知梅君，叫梅君想方法。梅君的确比我多谋，他叫我直接寄信给吕君，求他在父亲面前缓颊，做缓兵之计。我真的写了一封寄到京城大学的经

济学系教室去给吕广君。信里最先表欢迎他毕业回国来了,其次恭维他得了学位和做了大学的助教授。又其次把父亲主张我们订婚的事情报告给他知道,又其次把自己对婚事的意见——结婚要由爱情的结合的意见说给他听,征求他的同意,最后表示盼望他暑假回乡里来交际一二个月,图彼此相互地了解,增殖两人间的感情。这种写法都是梅君代我筹划的。梅君知道暑假吕君要回乡里来,他也不能不回来村中度暑期的生活了。他顶担心的就是这件事,这是我害他了。不,是父亲害他了。

距放暑假还有三星期,我又接到梅君寄来一封信。他这封信是专为报告吕君的消息给我的。他信里说,吕君下半年由父亲的推荐,回来 S 市大学当教授。他信里又说,吕君在京城大学受了学生的排斥,站足不住,父亲替他想法子,推荐到 S 市大学来,因为父亲和 S 市大学校长席珍是同属新民会的党员,数年前同在党部里共过事。他信里又说,吕君在京城大学当助教是由父亲推举的,这回吕君给学生赶了出来,父亲觉得脸子下不去,也决意向京城大学提出辞表,下半年也回 S 市来在一个私立银行当总监查兼顾问。

“成败论人,古今一辙”。这句话真说得不错。我们县里的教育界初听见吕君由美国得了博士回来就在京城大学当助教授,莫不交口称赞和垂涎的羡慕。这回听见吕君给学生赶了出来,他们又在交口议论,说吕君的学问有名无实,说 C 大学对中国留学生是随便给学位的。前两个月称赞吕君最力的人就是现在讥评吕君评得一钱不值的人!

他们说——或者他们得了京城大学学生的来信,才有这样的详悉——吕君当助教授后上了两个星期课,他的讲义没有一个学生听得懂的。最初学生很能体谅他是初当教授,并且相信我的父亲的话,当吕君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虽然听不懂也忍耐着听了两星期。但到后来有几个程度好的学生发现了吕君对于很

平常很浅近的经济学原理都不大了了,随便地敷衍过去,于是学生再不能原谅他了。他们在吕君上讲堂之前,在经听差抹得干干净净的黑板上用粉条大书特书地写了"大不懂"和"大不通"六个大字。吕君就给这六个大字由京城大学送出来了。

再过几天,父亲也由京城寄了一封信回来说,放假后,他和吕君要回家里来,在村中把炎暑的假期渡过去后,下半年想把全家搬到S市去,因为下半年吕君就S市大学的教席,他自己也在银行里就职。我听见父亲的这种计划,喜惧参半,喜的是到S市去能和梅君常常相见,惧的是父亲固执他的主张,吕君要来向我纠缠。

暑假终到了,我算是个县立女子师范毕业生了。同班毕业的有二十七个人。升学的除我之外还有两个人。其余的同学大多数是以师范毕业生的资格嫁到相当的人家去了。真的在小学校当教员的只有四个人。

暑假先回来村里的是梅君和云姨母,阴历五月中旬就回到村里来了。他们回到县来的那一天正是我们毕业考试最后的一天。我考试完了第二天就搬回家里来。回到家里来的那天下午,梅君跟着外祖母和云姨母到我们家里来。云姨母的装束很时髦,还带上一副顶流行的玳瑁框的眼镜。浅蓝色夏布的上衣套黑纱裙虽是常见的服饰,但穿在云姨母身上似另具一种特殊的风致——在我们县里决看不见的一种风致。但她的脸色异常的苍白,身体像不很健康。

云姨母谈话间对梅君很亲昵的样子。梅君虽不敢多和我说,但始终望着我,对她是很冷淡的。他们在我家里坐至四五点钟才告辞回去。

"他们不是想结婚么?"我们送他们送至屋门首的池塘旁边的草丘上,望着他们去了后,母亲翻过头来笑向我说。平素号称观察力强锐的母亲也有观察错误的时候。她完全不知道梅君是

为看我而来的。我心里暗自欢喜,母亲还没有看穿我和梅君的关系。

“云姨母是个女作家了,在文坛上有点名气的人,她看不起吴先生吧。况且云姨母是宣言过抱独身主义的。”

“那里！我自己的妹子,我还不晓得,越爱说独身主义的是越想早些嫁人的女人!”母亲冷笑了。

嗣后我常到外祖母家里去看云姨母,一来是想跟云姨母学习点文艺,二来也想在云姨母那边会会梅君。但我到去姨母家里,十回只有一二回碰得见他。

“我差不多隔天就到这里来。怎么不见你来呢。”

“怕你……”

“怕我什么?”我笑问他。

“怕你疑我。”他也笑着说。

“你对我有真心,就整天和她共住,我也不疑你。你对我没有真心,你到第二个地方去做对不起我的事,我又何从晓得!?”

“那么！我听你的话,在云姨母的地方我们多聚会吧。”

果然名不虚传,云姨母的学问真不错,什么都懂得。她也很爱我,很热心地教导我。她对我谈到文艺上来的时候,我就私问她,梅君的文学工夫怎么样。

“他么？他懂点文字学。至关于文学,他什么也不懂,连文学两个字的定义,他都弄不清楚。”

在云姨母的眼中,梅君在文学上原来是这么一个浅薄无聊的人。我想云姨母说话未免过于夸大了吧。

云姨母很爱在村中风景美丽的地方散步。她许久没有回来了,对这个山清水秀的故乡很爱好的样子。只一星期间,我跟着她散步,在村中走了不少的路,大概的道路都走过了。

云姨母的性质像很活泼,谈论起来时也很痛快。她批评人也批评得很深酷。但云姨母有时也像在思索什么高深的哲理拟

的,常听不见我问她的话,在这时候,她像很忧闷,脸上的表情也很悲寂。

总之在我的眼中,云姨母是个过于聪明的人,思想也很艰深,对恋爱问题不大研究的样子。

梅君和云姨母回来村中九天后,父亲和吕君也回到家来了。吕君在我们家里歇了一晚,次早回他家里去了。

六

由吕君家里到我们村里来,约有二十多里的路程,隔三两天吕君就到我家里来一次。他每次来,父亲定留他歇息一宵,那晚上定由父亲主席在大厅里开家庭恳亲会,叫吕君也参加进来。吕君的性情很和婉,对我姊妹是很客气的。他对父亲说话很流畅,但对我们就格格的吐不出来,还要脸红。他的脸色微黑,证明他年少就历过了不少的风波。他抬起眼睛望我们时,额上的几条纹皱隐约可数。他真不像个三十岁以内的人。

有一天吕君和梅君一同来访我的父亲。我在客厅里看见他们时,真不好意思,只脸红红地说不出话来。我想他们两个人怎么会同伴到我们家里来呢。我的胸口又在突突地鼓动了。

“琇妹,这位是吴君,你怕认得他吧。”吕君居然先启口把梅君介绍给我。吕君初来我家里几天称我密司刘。父亲听见了,说吕君太客气了,要吕君叫我们姊妹做妹妹——琇妹和琼妹。吕君虽得了这个权利——叫我们做妹妹的权利,但对我们并不曾用过,他当然是不好意思说不出口。今天他当梅君的面前,居然利用他的权利了。我推度他的意思,第一是想借这个机会向我叫开口,以后好常常的照这样地叫;第二是想对梅君表示他对我有特别的亲热,他今天对梅君的态度也居然以主人自居呢。

梅君向我点了一点首,又翻过去笑向吕君:

“密司刘我会过好几次了,在黄女士家里会过的。”

“啊,是的,你和黄仲云女士是在S市认识的。”

“父亲在家么?”吕君以亲热而惯熟的态度问我。

我真不知怎样才好了。我一方怕吕君难为情了,不能不向他表示点亲热敷衍他,但一方又怕引起了神经过敏的梅君的怀疑。我红着脸望着他们痴站了一会。

“出县城去了么?不在家么?”吕君接续着问。

“不,在书房里。两位请坐,等我去叫父亲来。”我只能说了这几句,再不会说什么了。说了后忙离开客厅回到里面来叫琼妹送茶出去给他们喝。

梅君始终缄密着,一种微笑浮出在他的脸上表示他是个胜利者。

我把吕君和梅君的来访告诉父亲了。

“叫他们在外面坐坐。等一会我就出来,写完了封信就出来。”

“姊姊,他们两个,你看那一个好?”琼妹送了茶出去后回时笑着对我说。我想及日前琼妹问我的种种话来了,我想她一定知道我和梅君的秘密了,她又来嘲笑我了。

“你说些什么?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懂。”我红着脸反问琼妹。

“我问姊姊喜欢那一个,他们两人中,喜欢吕先生还是喜欢吴先生?”琼妹笑着仰视我。

“又在说无聊的话了。”

“不是无聊的话,琼妹走近我的身旁,“姊姊,吴先生比吕先生长得体面好看。不是?”琼妹的态度又像很天真烂漫的。

“我不知道!”我再不理琼妹,望前头走,到客厅里去陪他们,因为父亲还没有出来。

“你们今天怎么会一路来?”我半像向吕君,伴像向梅君。

“偶然在途中碰着的。”吕君先答了。

梅君还在微笑着。

“今天有点风，天气凉快些，我到H湖畔去喝茶。我正在喝茶，这位博士也跑了来品茶。喝了茶后他说要到刘先生府上来，叫我也该来拜候拜候旧日的先生，就跟了他来的。”梅君说的话始终带有点刻薄的调子，但他像有意把和吕君同伴来我们家里的由来详细地告知我。

“不，不，他只一个人在茶社里喝茶，他自己说一个人喝茶很寂寞的，要我陪他。我是要早点来这里的，又看见他很寂寞，怪可怜的，所以叫他一路来。”吕君说起笑话来，但他的笑话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这样笨的。

“哈，哈，哈！”梅君只在作敷衍笑。

“不论吴先生来的动机怎么样，我们是很欢迎的。”我说了后望着梅君笑了一笑。

“刚才的问题再提出来讨论吧。”吕君要梅君继续讨论他们间所争论的问题。他的态度很正经的。

“你真喜欢议论！像这样无聊的问题，高兴时随便谈谈就算了，有什么认真争论的价值?！哈，哈，哈！”

“你这种狂妄的态度，到此刻——大学毕业还没有改么？一个人没有一定的人生观是不行的！一个人涉世怎么可以不拿定一个主义!?”吕君说话的态度居然以学问上高级的地位自居——以博士自居。轻视梅君是个土货不是个洋货。

梅君待要反驳。忽然听见云姨母的笑声，我忙出厅外来接她。云姨母像预知他们来了我们家里，也跟了来的样子。

“有谁来了?”云姨母笑着跟我到客厅前来了。

“唉，有客。”我低声地说。

“有客？谁不知是客？我问你来的客是谁!”云姨母笑恼着说。

“吕君和吴君。”

“我料定是他们。你父亲也在厅里么?”

“不,在书房里写信,还没有出来。”

“我也想看看吕博士是怎么样一个人。”

我们走进客厅里来了。

“这位是吕先生,你们从前没有会过面的。”我介绍吕君给云姨母,“这位就是我的姨母。”我也向吕君介绍姨母。

“久仰了,名字常常听见的,只没有会过面。”云姨母一面说一面向梅君招呼。

“久仰了,黄女士。女士的创作早就拜读过了,只没有会过面。”吕君也很客气地恭维云姨母。云姨母是顶喜欢人向她说读过她的创作的。其实吕君和父亲谈论时,大骂近代的白话小说不通呢。梅君和云姨母都是他看不起的。这大概是吕君的偏见,因为他的主观之见太深了——他以为凡没有到西半球去得博士学位回来的人都是无学问的。不单吕君如此,父亲也是如此。父亲的人材观,第一是由美国得博士回来的,第二是新民会的党员。父亲在京城大学当经济学系主任的时候,把旧教授都赶了去,换了一班博士兼新民会的党员来当教授。但这班属新民会的教授们不是学问太无根柢就是教授法太坏了,没有一个能受学生们欢迎的,父亲在京城的名誉就这样地弄坏了。

我们正欢笑间,父亲走进来了,我们都站了起来。父亲的眼睛早变成老眼了,但他除看书写信之外决不带眼镜的。他走进来时,蹙着眉缝着眼皮把视角缩小,向他们点了点头。随后走近梅君面前,凑近前去看了一看。

“还好么?毕了业了,是吗?下半年的位置找着了没有?”功利主义者的父亲一天到晚所想的事就是唊饭的位置问题。看父亲的态度也有点看不起梅君。

“现在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梅君虽然低声地笑着说,但态

度是有点傲慢的。

“到了此刻时候还有这样从容的态度吗？还能够作此从容的态度么?”父亲说了用鼻孔轻笑了一笑，翻过脸来向云姨母，不理梅君了。

“你呢，你不是也毕了业么?”

“我也还没有理及这个问题。”和男性交际惯了的姨母在父亲面前说话还是脸红红的。

“听说你志望做小说家，是不是？这样无聊的事，干它怎的！什么小说，撒谎吧了！撒无聊的谎吧了!”

“谁把它当正当的职业，无聊的时，借它消遣消遣罢了。”

“那，学做诗，学填词不好些么？做那些‘的呢吗呀’一类不通的东西有什么用处!？笔墨都学坏了。”

我坐在旁边听见，觉得很对姨母不起。我又偷望梅君，梅君只低着头微笑不说话。

父亲在座，他们都很少说话了，刚才欢笑的空气完全消散了。父亲若再坐久一点，我想云姨母和梅君非告辞回去不可了。幸得琼妹来报告午饭准备好了，叫我们到餐室里去吃午饭。父亲是不和我们一台吃饭的，听见我们要吃饭就站了起来。

“请，请，吃饭去。吃了饭后你们自由的谈话罢。下午我不得空，不来陪你们了。”父亲说了后踱出厅外去了。

七

吃过了午饭，云姨母就到母亲房里去睡中觉去了，我也让他们在客厅里歇息，自己回到楼上房里来。楼上的房子，阳光太强了，酷热得很，我在床上小睡了一刻起来时，额上，颈部，背上都满流着汗水了。最讨厌不过的就是酷暑期内的午睡。我醒过来后，在床上痴坐了一会后把腕上的时表一看，已经两点多钟了。

我走下床来漱了漱口忙下楼去看他们。不知什么缘故我总喜欢听他们的谈话,也常希望着有听他们的谈论的机会。今天云姨母也参加进来,我觉得更喜欢听。

跑到会客厅口来时,看见他们一个睡在炕床上,一个倒在藤床上,都流着汗水呼呼地睡着。尤其是矮胖的吕君,他身上穿的西装衬衣给汗水湿得像浸了水般的。

我又到母亲房里去,看见云姨母也起来了。我便拉了姨母同到客厅里叫他们起来。

我们由二点半钟再聚谈到四点多钟。太阳的热力低减了好些了,他们才准备回去。我们因为天气太热了,商量到一个凉快的山地去避暑。我们县里高山多得很,但有一二处的名胜地给一班西洋人和政客们占领了,我们不情愿去。此外还有几处可以避暑的山地又嫌太幽僻了,不独交通不便,也怕遇着意外的危险。我们一处一处地提出来讨论,最后决定到哪吒山去避暑。

哪吒山是离县城西北百多里的一坐高山。由县城坐半点多钟的火车先到石门村,由石门村再坐轿子走三点多钟的山路就到哪吒山了。在哪吒山避暑的人多是教育界和商场中人,生活费也比较的低廉,所以每年夏季的避暑之客异常地挤拥。我们几个都是不能久耐寂寞的人,所以决定到这个交通便利,游客众多的哪吒山来。

我们把避暑地点决定为哪吒山后就讨论行期了。到后来,因为各人都要收拾点东西带去,就议决三天后的星期六清早赴县城,在县城搭正午的火车,大概下午三四点钟就可以赶到哪吒山。

因为外祖母和她家里的李妈都同去,所以父亲母亲都答应我和琼妹跟了来。

我们来迟了,哪吒山下的旅馆,别庄,民房可以租赁的都给先来的游客占满了。我们最后在离山麓一里多路程的山腹中找

了一间古寺，就是哪吒寺，向寺里的僧人租了两间像谷仓般的房子。大的归我们——老幼一共五个女人——共住。小的就归他们两个占领。

我和云姨母同一张床睡，琼妹跟外祖母睡，李妈又另自睡一张床。云姨母和我同一床睡后，更爱我了，有时候她竟搂着我睡，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云姨母只说山里天气凉，凑近些睡暖和些，但我觉得云姨母的亲近我带有点儿同性爱的分子。在山中住了两个星期，我和云姨母渐由敬爱的态度而变为狎昵的态度了。我也觉得给她揽抱着时发生一种快感。云姨母的确是个小说家，性的知识很充足，我由她才知道许多秘密的可惊异的关于性的事实。她又常想探知我的生理上的秘密，不时伸手到我的胸部和腹部来。我初拒绝她，但怕过于拒绝她时，惊醒了外祖母难为情，到后来只有听她抚摸了。

我们住的大房子面东南有一口大窗，窗外是一块菜地，菜地那边就是满植着松木的山坡了。我们来了一星期后是阴历六月初旬了。吃过了晚饭后，月色由窗口投射至我们床上来。在月色下的姨母的脸色更苍白。有时候我睡了一阵后醒了过来，还看见姨母睁着眼睛望月，像在凝思什么事情。看见姨母的惨白的脸色已经害怕了，同时又听见室外还有人步行的足音，我的全身毛发禁不住都竖起来了。我初到古寺来，就有一点害怕——完全是心理作用——因为寺里面光线不足，异常幽暗。我看见寺里的伽蓝菩萨的狰狞的脸孔愈觉得心头会颤动般的害怕。我害怕极了，忙钻进姨母怀里来。

“外面廊下像有人走路的样子，你听见了么？”我低声地问姨母。

“没有听见。你的神经过敏吧。我还没有睡着呢。除了松林里的风声和虫音外我没有听见什么。”她把我紧搂着笑向我。

“你还没有睡？我看你，姨妈，每晚上都很难熟睡的。我醒

来的时候总看见你睁着眼睛——或还没有睡,或睡了后醒了过来。”

“我的头脑太坏了。我本来有点神经衰弱症。想点事情,就睡不着了。”

“你怕是用功过度了。我看你书本总不离手的。”

姨母的不眠症像传染给我了,我也不想睡了,两个人并着枕纵谈起来。我在月色之下检看枕畔的时表,快要响一点了,但我们还不愿意睡。就勉强闭着眼睛也睡不着。我们间的谈话移到吕君和梅君两个身上来了。

“姨妈,你看见他们怎么样?”我想姨母比较批评他们两个人。

“都是聪明的人。”

“我看吕君活泼些,天真烂漫些。不是?”我总想知道姨母对那一个男性比较地抱好感。

“论性质,吕君比吴君好些,是不错的。但论面貌吴君不比吕君体面些么,可爱些么?你看他说起话来的嘴唇很无邪的像小孩子般的可爱。”

我想思想高深,学识充足的姨妈选择男性还会以面貌为标准么”真是出人意外。

“不过吴君的岁数轻些罢。”我同时又觉自己也有像姨母的缺点,这大概是女性的通性吧。——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女性有喜欢年轻的面貌好的男性的通性。我说了这句后,虽然问心自愧,但接续着,“那种面貌,像唱小生的戏子,不是个伟大的面貌吧。”我言不由衷地酷评了这一句,心里觉得很对梅君不起。其实我正和姨母一样地喜欢梅君的外貌呢。

“你的话也不错,吴君的面貌像有点女性化了。女性总比男性可爱。怕是像吕君那种男性的面貌我们看多了,看惯了,所以不觉得可爱。还是像吴君那样的面貌可爱些。”姨母说了后笑得

眼睛没缝了,表示她感着一种快感。

我再不想什么了。月色照在我们的身上来了。美丽的月夜!姨母又凑近前来拥抱着我。

"你不是和吕君订了婚约么?"姨母笑向我。

"没有的事哟!谁说的。"我感着由耳边至颊上发热。

"谁都是这样说。"

"我不嫁人哟!我要学姨母一个样子守独身主义。"

"不行哟!独身主义守不得哟!我是个例外,因为我自己的性质太孤独了,不能和人相处,才决心守独身主义。像你这样温柔 和顺的人要早些组织家庭才好。"姨母说得很诚恳也很亲切。我自己对梅君的恋爱没有给姨母知道,觉得对姨母不住。若我和梅君的关系给姨母知道了时,姨母不会这样热烈地拥抱我了吧。我真想跟姨母抱独身主义,但同时又觉得无论如何舍梅君不得。

姨母对艺术及宗教都有相当的研究,确是难得的良指导者。梅君让他娶第二个人吧。我不嫁人总可以对得住梅君了。吕君那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了。是的,我就决意守独身主义吧。结婚,生育,做丈夫的奴隶,做儿女的牛马决不是我们所能忍耐的。我还是对人生做个旁观者,自然的歌唱,不受何等的束缚,把这一生纯洁的,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有生气的度过去吧。

八

山居虽然凉快,但每日只守着古寺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生出厌倦来了。一天晚上由梅君的提议,我们第二天一早就结伴登金星峰去。不赞成的只有外祖母和李妈,因为她们都知道自己是无资格者。那晚上我们准备做些干菜和馒头,闹到十二点多钟才就寝。

第二天我们四点多钟就起了床,洗漱了后就在灯下吃早饭。金星峰本离哪吒寺不远,由寺到金星峰麓约十多里,由峰脚至峰顶也只二三里山道,不过倾斜度急,不容易走。我们不愿在烈日下走路,预定计划是上午八点多钟要赶至峰顶,在峰顶休息至下午三点多钟才下山回寺。

吃过了饭,我向房里来化妆并换衣服。姨母像有意地来看我的裸体,我正在换衣服时,她硬撞进来。我脸红红的真不好意思,急急地把衣服穿上。我换上了上衣还要换裙,但姨母总不出去。

"我还不是要换衣裙,你叫我出去做什么?"姨母笑了。

"我就换好了的,只一刻工夫。换好了,让你进来。"

"有什么要紧!"姨母也向她藤箱里检衣裙了。

"但是,很难为情的。"

"我说你是个小孩子! 老实告诉你,你太美丽了,你是正格的美人。就连你化妆的时候,换衣裳的时候也有一种美,我顶喜欢看你化妆。你化妆的时候另有一种娇媚。"

我们都把衣服换好了,听见梅君和吕君两人又在外面吵嘴了。我们出来看时,他们只穿一件贴身衬衣套一件洋裤,各持一根手杖,肩上各挂一个暖水壶站在庭园里准备出发了。

"还有东西要你们提的,不提的就不分给他吃。"姨母站在房门首命令他们。吕君伸出手来向头上搔一搔,伸着舌头笑。梅君看见有三个包裹,走过来一个一个地提,比测它们的轻重。

"这一个顶轻,让我提这个吧。里面的是什么东西?"他把那个包裹挟抱在肩胁下。

"不行! 你这个样子抱法,不行!"姨母笑着骂梅君。

"里面的东西怕压破的么? 要提着走,讨厌,讨厌!"梅君把两根指头勾缚那包裹的绳结子里去,把包裹垂到他的膝部了。"吃的东西要按着提的人的劳力比例分配才公道。"梅君笑着望

我说。

“赞成！赞成!”吕君也取过一个包裹来提在手里。

“先按做的人的劳力比例分配,然后按提的人的劳力分配!是不是,琇儿?”姨母翻过头来笑着征求我的同意。

“赞成！赞成!”我也效吕君的调子,向他们男性抗议。

由这样的互相调笑,好像我和吕君是一对的,姨母和梅君又是一对的。我神经过敏地思及这一点,不觉脸红起来,后悔不该插嘴。

“我这样地提着走好么?”他把包裹挂在手杖的一端,挑着走。“索性你的也拿过来凑一担,我先挑一程,以后就让你挑。”梅君把吕君提的包裹也取过来挂在手杖的这一端。一同哄笑起来。

“太阳要出来了哟,还在闹什么？还不快点去?”外祖母也笑着走出来催我们上道。

“我怕走到半路走不动呢。”姨母临出门时说了这一句。

“不要紧,走不动时,我们抬你到顶峰去。”梅君笑着说。

“谁要你们抬!?”姨母装出一种媚态笑叱梅君后,“琇儿,我走不动时,你们姊妹要扶着我走哟。”

“泥菩萨自身都难保!”我笑着预先拒绝她。

“有人替我提这个包裹时,我可以扶姨母上去。”琼妹很诚恳地说。

“你那个包裹交把我吧。”吕君走过来提琼妹手中的包裹。

我们一同走出山道上来了。他们两个男性走得快,但常翻转来望我们。当我的视线和梅君的视线碰着时,像有一种包藏不住的欢情在我们俩间流动。

姨母今天也装扮得很美丽。走了点路,脸上的血色也好了些。在我眼中的姨母今天是最美丽的了。琼妹果然是比我们健脚,她赶上他们,和他们一堆走了。但他们和我们间常保有相当

的距离。

我们走了半点多钟,走到一个小村里来了。村中的几匹狗望见我们不住地汪汪地吠。我们在山村里的唯一的小学校门前走过去。山村的小学校像不放暑假还在上课。有几个早早登校的儿童,流着青澳在校门首的操场上玩杠架子。他们望见我们,再不玩杠架了,都站着呆呆地看我们走过去。我们走过时还听见他们低声地私语。

"女学生哟!都穿裙的!"他们生长在这贫瘠的山村里,从没有看见过女人穿裙的。

"真体面,真好看!像教科书里面画的一个样子!"

山村里发现了一间小学校,挑动了琼妹的好奇心。

"吴先生!这里有学校!"她睁着眼睛叫梅君注意。"吴先生,你会盘杠架?"

"我不会。"梅君笑着回答她。

"吕先生,你会?"她翻过去问吕君。

"唉,我会。你呢?"

"我也不会。我只会走浪桥。"

"会走浪桥就好了。"

"吴先生,你们学校没有杠架么?"

"不是的,他是个弱虫,没有气力,什么都不会,只会吃饭。"吕君指着梅君笑向琼妹说。

"吴先生这样的没有气力?那么怕走不动,不能到顶峰去。"琼妹笑着向梅君说。

"哈,哈,哈!"梅君也笑了。

我们走进一条松林间道来了,路的下面有条小涧,听得见它的水声潺潺。

"我们住都会的人完全在尘埃里头生活!谁梦想得到在这世界中竟有此幽邃之境!真是仙境了!"姨母总爱唱这一类的隐

者风的高调。像这一类的调子不知听她说了多少回数了。

我们抵金星峰麓时,才响七点又过六七分钟。山脚下的村里,只看见几个行人。他们三个坐在村口的岩块上等了一刻,我们才赶到。梅君忙站起来让姨母坐,吕君也站起来让我坐。梅君这时候把有光辉的瞳子移向着我微笑。像在表示对我不起。他的微笑中带几分愧色。我感着耳朵边发热,忙避开他的视线低下头去。

我们休息了一会,准备登山了。

“我们今天此行,非达到登峰造极的目的,誓不回来!”吕君像誓师般地挥着手中的手杖发他的有笨味的调子。

“噪什么！快把这两个包裹挑上去!”梅君笑着叫吕君挑食品的包裹,“此刻该轮你挑了。”

“我不该穿了皮靴来！错了,错了!”姨母虽然站起来了,但不愿移步,只望着梅君。

梅君此刻只提一个包裹了。他把手杖的一端伸给姨母,叫姨母握着,引着她慢慢地步上去。梅君走了两步,像担心我的态度,忙翻过首来看我。望着他们演这种态度,我虽然有点儿不满意,但姨母走不动,没有法子。

“行百里者半九十！古人真说得不错！最后这两三里路才是顶难走的。”吕君又在念他的博士论文里的一段了。

“琼妹,你不要再赶到前头去了。你要跟着我来,走不动时,你得扶助我。”

“不要紧,我跟你上去。”吕君挑着两个包裹站在我的后面笑着说。梅君听见了,很担心般地再翻转头来望我们。

结局还是梅君用手杖引着姨母先行。跟着他们的是琼妹。其次是我。吕君为殿军。体胖的吕君走得很吃力的,我在前面听得见他在急喘。

“你累了么？琇儿!”走了几十步,姨母停了步回过头来笑问

我。

“有点累了。”我喘着答应她。

“你叫吕君背着你上去不好么?”姨母像深信吕君和我终久要成婚的,又在取笑我和吕君了。

“她是你的季芊了,你莫错过了机会!”

吕君只脸红红的像没有听懂姨母说的话。

梅君站在姨母肩后痴望着我,像在乞我的原谅。我不理他,忙低了头。我也穿着皮靴,几次滑着地面,快要跌下去。吕君每次都过来扶助我,支着我的腕。梅君像很不安心的,也每次翻过头来望我们。我还听见姨母嘲笑他:

“你也爱上了那小妮子?”

梅君只低了头,不说话。

九

我们走近山顶来了。山顶有几间小饮食店。

我检视我腕上的表,八点又二十分了。我们在关公祠后面的松林下休息。距山顶的饮食店还有一里多路。鸟瞰着金星峰下的全景,异常的壮观。

我们三个女性先在草地上坐下来了。他们两个还在站着吸雪茄。几个山中的儿童都跑前来睁着惊奇之眼看我们。

“喉干得很!有冰淇淋吃就妙了。”姨母忽然妙想天开地思念起冰淇淋来了。在这山峰上想吃冰淇淋比北地人想吃我们岭南的荔枝还要难吧。

“那边有冰淇淋卖没有?”吕君指着上面的卖店问那几个村童。村童们只睁圆眼睛望吕君,不解他说的什么。

“那边有什么清凉的东西可喝的么?”姨母再问那些村童。

“啊!有的,有的!有荷兰水!”村童众口同音地答应。

“这里卖的汽水喝不得的!”梅君说了后望望吕君,“我脚都走痛了,生了好几颗水泡。”

“好,好! 我去买来。”勇敢率直的吕君抬着他的胖体再向上进。这时候,我的靴带子松解了,梅君忙蹲下来替我结回去,我也不便拒绝他。

“美人到什么地方去都占便宜,梅君,你也觉得这个女儿可爱么? 是的,我都觉得怪可爱的。”给姨母这一说,我和梅君都脸红红的低下头去了。

我不好意思极了,只得站起来向峰下眺望。我这时候觉得叫吕君去买汽水的我们太对不起吕君了。我们在这里休息,早凉快了,只有他还在流汗呢。

我听见琼妹在唱歌,我也不知不觉地和着她唱。姨母和梅君不说话了,在听我们姊妹合唱。

喜动不喜静的琼妹唱了一会歌,跑过关公祠前去了。

又过了一会。吕君右手提着两瓶,左手抱着三瓶汽水由上面走下来。

梅君说的话不错,汽水果然不好喝。卖到这山中来了的汽水当然没有新鲜的了。

“到前面去散散步好吗? K烈士的墓在那边呢。”吕君指着对面的小岗告诉我。我不好辞绝他,移步跟了他向坡下来。梅君像很留意我们,不住地飞着他的视线监守着我和吕君的行动。他也很想跟了来,但给姨母羁绊着没有法子,只好让我们向前面去,我这时候看见姨母和梅君的亲热的态度,也有点醋意,免不得起了一点游戏的复仇心,决意跟吕君散步去。

山坡面散乱着许多岩块,不容易走。吕君最初只略扶着我的臂腕让我慢慢地走,一步一步的不知在什么时候起我的左腕完全被挟在他的右肩胁下了。我听得见他的呼吸的急促。听他呢,怎么好呢? 不是对不住梅君么? 但我又没有勇气拒绝他。

走下了这边的坡，要登那面的坡时，笼蓄着热爱的润湿的吕君的黑瞳子在凝视着我。

“如果我们永久有这样的幸福！……”吕君站着不再前进了，颤声地说。

我到这时候，觉得比面前给一座难飞渡的高山阻着我的进行还要困难，我望了望吕君的脸：

“我们快点到那边去看K烈士的墓吧。”

吕君这时候左手扶着我的左腕，右手半推半抱地拥着我登那面的山坡。

“琇妹，你若能理解我的心情的十分之一二，我都……”走了几步，吕君再提出刚才的话来。

再过了一会，他竟紧握着我的左掌了。

“我的性质是很率直的，最初觉得先生的恩情不可不报……”吕君看见我的冷淡的态度，有点落胆的样子，我又觉得他太可怜了。我不该用暧昧的态度虐待这个正直的人。

“现在，最少可以说，我对你的爱苗渐渐生长起来了。”吕君只当男性对女性有了爱情就好了，女性对男性能爱不能爱可以不问。这完全是他的自高自大的缺点，像我父亲一流的专制的侮蔑女性的思想。我听见了后，又恼恨起他来了。

“这些话，我们容后有机会时再说吧。今天谈别的话吧。”

吕君还算是有志气的人，以后再不提这种话了。

“我们回去吧。东西不要给他们吃完了。”我故意说笑地安慰吕君。

“今天我来错了！我不该来的！”吕君很悲寂地叹了口气。

“为什么？”

“因为我来了，妨碍你们的行乐！”吕君的意外地讥刺把我吓了一跳。我痴望了他一刻。

我不该太大意了。我和梅君的关系莫非给他发现了？没有

这回事吧。梅君对姨母的态度比对我亲密得多呢。

“啊呀,啊呀!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吕先生,我老实告诉你,我还要读书的女人,现在还想不到那些事哟。你这样地讥笑人不行哟。”

吕君不再说什么了。我马上又起了后悔之念。他叫我“琇妹”,我叫他“吕先生”,使他太难堪了。我今天的态度太把他冷杀了。

行近关公祠后来了。姨母,琼妹,梅君三人合唱的歌吹进我们耳朵里来了。

“我们也唱歌吧!”我叫吕君和我一齐唱。

“好!我们唱!吕君再振起精神,放开喉咙高声地唱。他对我并不表示一点反感的态度,我差不多要流眼泪的感谢他。

梅君听见我们的歌声,抬起头来望,望了后很快活地高声大笑。

我们两个走到他们三个的面前来了,五个人还继续着唱了一会。梅君的歌声很嘹亮,吕君的歌声像破锣般的。但破锣般的歌声里,含着几分悲壮的分子,含着几分沉痛的分子,含着几分幽怨的分子。我真的任这个率直的青年一生不得志的悲壮地歌唱,沉痛地歌唱,幽怨地歌唱么?

唱了一会歌,早响过十一点了。我们都觉得有点儿饿,把带来的馒头,炸粉肉和炸糖饼拿出来分着吃——在草地上五个人围着吃。

“这些食品都是她的杰作!”姨母指着我告诉他们。

“靠不住,有抢替的。”梅君笑着看了我又看姨母。

“我们吃吧!”我把食品平均地分给他们。

吕君吃炸粉肉,一颗一口地吞下去。

“你这样的吃法,吃不出它的好味来。”姨母笑着说。

“这叫做饥不择味了,哈,哈,哈!”吕君笑了后再继续着吞他

的馒头。

“真好味!”梅君吃了一颗炸粉肉后称赞我的杰作。做食品给意中人吃算是初回的经验。听着情人的赞词禁不住生一种快感。我时时斜视着他,偷看他吃东西时的嘴部的筋肉运动。

我们的还没有吃完,吕君面前已经空空如也了。

“你比猪八戒还要厉害!”梅君笑着向吕君说。一座都哄笑起来。

十

我们吃完了午餐,把他们带来的两个暖壶的水分着喝。由梅君的暖壶斟出来的第一盅,他不能不先送给姨母喝。琼妹抱着吕君的暖壶一连喝了三四盅。姨母喝完了两盅后把盖盅递回给梅君。梅君把那盖盅送到我面前来。

“你喝吧!”他提高暖壶要替我斟。

“你请,你先喝吧!”我不接他盖盅,“琼妹,快点儿喝! 喝了后给我!”我催着琼妹快些喝。

姨母只望着他们微笑。

喝过了开水,他们男人都取出纸卷烟来吸,梅君才从烟盒取了一支卷烟出来,姨母马上擦了根洋火点给他吸。我看见这种态度,无论如何量大,精神总免不得起了一种紧张。我若不时时留意着维持我的精神上的平衡,我早发出了忧闷地叹息了。梅君也像失了安定的态度,不时偷望我的颜色。我果然不能和平素一样地以欢喜的瞳子迎接他的视线了。

吕君这时候仰望着青空,像在凝想什么艰深的学理。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忙站了起来,一个人慢慢地走向关公祠前来。梅君像想跟我来,但受着姨母的监督,怕姨母讥笑他,他也不再和姨母说话了,倒卧在草地上在吹纸卷烟。

空气很清，苍空呈深蓝色。我沿着关公祠前的小径上去，想到对面的待月亭上去眺望眺望。我一面走，一面觉得吕君在后面跟了来，他的悲壮的、沉痛的、幽怨的歌声在我耳朵里也还余音袅袅。

我如果有这种能力，有化身的能力，我必不使他常在痛哭，我必使他度幸福的生活，我必不害他发狂，我对他可以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我在草路上走了一刻，还没登到待月亭，有点走不动了。我就在亭下的散乱着的黑岩块中拣了一块比较平坦的坐下来了。翻过头来望他们，不及真的一半大了。

我总想把近日的烦难的问题和怀疑从脑里赶开，恢复我原来的头脑，在这天然中领洗礼。但无论如何总没有这种毅力和权威，梅君，吕君，姨母等的面影又跑到我的脆弱的脑里来了。

一个女性受着两个男性的恋爱，世间像这样的例虽然不少，但运命之神也未免太恶戏了，太残酷了！运命之神若不把同时能救活两个男性的力给我，那并不是害他们，是运命之神有意作弄我，虐待我了。运命之神把我给一方的男子，他方的男子非狂哭至死不止。若把我的肉体和精神均等地分给他们，那就是我的破灭了——肉身和灵魂一同破灭，永不得救了。结局还是守独身主义的好，一个人幸福的度我的一生！独身主义原来是该我们一类的人守的。是的，和姨母共度独身生活是再好没有的了。

一个人坐在黑岩块上反复思索的都是这些事情，愈思索愈使人烦闷，忽然觉得有人在后面窥伺自己的行动，惊着忙翻过头来看，吕君站在我后面了。

若早点留意及他在后面跟了来，我也不到这块荒僻的地点来给他围困了。我虽然有这样的后悔，但到此时还有什么话说！

“到眺望无限的展开的地方来，思索范围也跟着无限的扩张

吧。所以无论谁人走到眺望绝佳的地方来是感慨无限的。”吕君走近我面前来,凝视着我的脸这样地说。

“虽在盛夏之中,但到这高山上来令人生一种秋思,这也是我们今天望着风景而生悲感的原因吧。”我悄然地说,不敢抬头望他。

过了一刻他侧着身体坐在我的旁边来了。他一面坐下去。一面偷窥我的颜色;他怕我恼起来给他下不去。

“这样地跟着你到这里来,本来是很失礼的,不过像刚才那个样子话还没有说完就分开手,总觉得心里过不去……”吕君很低声地说,句尾听不明白了。

说出来真怕他过于失望了,但我实在不能常常敷衍他,还是明白地谢绝他好。

“你对我的心,对我的热情,我是很感谢的。但现在的我,还在学业期中的我实在不能够轻轻地把这样重大的问题答应你。我怕二三年之后我的思想上又要生出什么变化来。”我这样地决绝地和他说了后,不能不抬起眼睛来窥他的颜色。

“不错！那是当然的,我也不敢希望你此刻马上肯定地答应我。我刚才对你说了太唐突的话,心里不好过,自悔太孟浪了。觉得对不起你了,所以跟来表白表白,求你的原谅。”吕君的话始终唯敬唯谨的

我没有什么,我一点儿没有介意。吕先生,我们今后快活地谈别的事吧。我现在的心情自己都不知道如何主裁的了,所以想暂时不把终身大事提及的好。仓猝地把它决定了后,日后生出什么意外来真的后悔无及了。所以这件事还是长期的让我多想几回。我望你作缓些吧。况且比我强的女子多着呢……”我说到这里,不知什么缘故眼底满贮着泪了。我急地把眼泪忍住,不让它流出来。“刚才我一个人坐在这块石上把人生的问题反复地想了几回,愈想愈觉得人生总是孤寂的。”

“你也有这样的感想么?”他再凝视着我的侧脸。“我和吴君同住了两个星期,由我的境遇去观察他,他的确是很可羡妒的幸运儿。无论那一件事,他和我都是对照一般的。”他说出这些话来了,由我听来完全是种讥讽,这也难怪我神经过敏了。

我的裙角——黑纱的裙角吹在他的膝部上了。

“我不知有父母之爱,也没有一点家资。明天求学的费用,今晚上就寝前非把它筹备好不可!”他的脸上泛着一种包藏不住的悲愤之色。

吕君从前的境遇虽略听父亲说过,但不很详悉。好奇心引着我把他的境遇的追述听下去了。

“真的?”我问他。

“真的!你父亲爱我虽说是出乎奖学的意义,但大部分还是出于对我的境遇的同情!”他很悲痛的,但也带几分自矜的态度再继续着说:

“我在学校里,谁都知道我有反抗的性质,执拗的性质,没有人喜欢我,也没有人理我,但这些性质并不是我的本质,完全是所处的境遇养成的。所以我不惜粉骨碎身和境遇苦斗,发誓打胜这样穷苦可怜的境遇!打不胜时,宁可死!所以我的一生时时刻刻都是很孤寂的。”

“你的父母呢?”

“我父亲早死了。我虽还有母亲,但她不能爱我!”

“为什么?”

“我是遗腹生的。我生下来后,母亲不能像平时一样的劳动图生活了。没奈何她把我继给我族中的一个堂叔,满了月,她就改嫁去了。”

“那么,你真是世间的一个最可怜的畸零人!”

“是的,小的时候没有死真是万幸了!不,死了倒干净些!像我这样的可怜人死了又何足惜!童年的时候跟着一群牧牛儿

在草原上生活,就倒在草场上死了,又有谁思念我呢!”他说到伤心处时,眼眶里饱蓄着清泪,准备一有机会就流出来。

他原来是个这样的可怜人!他那从小的时候就负了重伤的心还飘泊着无所归系,想把这颗心托给我。我想到这层,我也咽悲着了,眼泪也快要掉下来了。

不知爱是怎么样的东西的可怜人,在此半生涯间飘泊到各方面去求爱之力,他求向到我面前来了。

沉默继续了数分钟。吕君像在流泪了。我的泪也掉在膝上来了。

“我对世间的一般人,除了你的父亲外,我都怀着敌意的。”

“像父亲这样有偏见的人也有强力的爱么?”

“你不该对父亲有这样的批评。我的求学费的过半数都是由你父亲资助的。”

过了一会。

“密司刘,”他改了称呼了,“我决不是想把我的可怜的身世叙述出来求你的垂怜及同情。这点望你要谅解。对不起了,说了许多你不爱听的话。”

“我决不作这样想的。”

“刚才的话望你不要告诉第二个人。”

“唉,我自己知道就是了。”

“密司刘,我望你今后莫思念我的事了。爱是不能强求的。不过我希望有一天,如果我有这种幸福,你的爱自然地会投到我身上来时,那时候我再来跪在你裙下。只望你了解我这一点就好了。”

“啊啦!”

去年我和梅君生了恋爱,但并没有强大的热力做我们的引导。一同唱歌,一同欢笑,一同细谈,一同游戏,终变成恋爱之侣了。那时候的梅君之手也是最初按在我膝上的手,我不知不觉

地把我的手给他握住了。此时也以同样的感情把按在我膝上的吕君之手握住了。同时又觉得对梅君犯了一种可耻的罪!

“我们回那边去吧!”我站了起来,他也站了起来,我们慢慢地循着原来的草径下去。快到关公祠侧来了。我先望见他们——梅君和姨母。梅君背向着我坐在草地上。姨母呢?

“呃!这是什么一种怪状!”我气得站住足不能前进了。

十一

吕君紧跟在我的后面,慢慢地下了坡,走近关公祠侧来了。我一边走,一边把我对吕君和梅君两人的感情,比较其异同。随后又把姨母加进去比较。同时恋爱两个人,同时给两个人恋爱我是做不到的,也不忍做。今假定梅君,吕君和姨母三个人同时溺水,我第一先救梅君,其次才救吕君和姨母吧。若吕君和姨母两人中只能救一个人时,我又只好流着眼泪看姨母溺死了。由此看来我对他们三人的感情,爱的种类不同,爱的程度也有区别。冷静的把爱这样的分类起来,其间爱的程度是有区别,由这种区别,遂做出种种残忍的事来,坐视人死也不能一为援手了。我不能从吕君孤独的悲哀把他救出来,就是这个缘故。

我们行近关公祠侧望见他们了!琼妹不知跑向什么地方玩去了。梅君背向我坐在草地上,手中撑着姨母带来的紫色绢布伞。姨母睡在伞荫下,把头枕在梅君的股上。我看见这样的丑态,起了一种野兽般的愤怒,真想跑前去唾梅君的脸,我若当时有手枪在怀中,定把他们两个,一弹一个地射死。但真的一瞬间,我把愤怒平息下去了,把一切难受的刺激都忍下去了,当做没有看见,高声的和吕君说笑,慢慢地走到他们面前来,姨母听见我们的笑声早从梅君的股上翻身起来。

“到什么地方去来?”梅君红着脸望着我问。

我只沉默着不理他。

“我们正等你们回来好一路回去,响了二钟点了。”

“不等我们一路回去,难道你们俩先一路回去么?”我恼笑着说。姨母到底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打算回去吧。”只说了这一句。

“回去吧!”吕君在打呵欠。每天要睡中觉的他,有些支持不住了。

“琼妹! 琼妹!”我大声地叫了两声。

“来了!”琼妹从关公祠前跑了出来。

我们回到哪吒寺时,差十五分就要响五点钟了。

我们回到哪吒寺后,对姨母的态度虽没有什么改变——也无改变态度的必要——,但和梅君的中间像划了一条小小的沟渠。由金星峰回来后三天了,还没有用欢笑的颜色向他说话。也没有让他有单向我一个说话的机会。早上起来我们或迟,或早,都出寺外去散散步,吸新鲜空气。吃过了晚饭也来寺门首的草场上纳凉。在这早晚的游散时间内,我和梅君最多谈话的机会,自金星峰回来后,我把这些机会都让给吕君了。我并不是把爱情移向吕君去了,我是想利用吕君代我复仇。

由金星峰回来的第三天晚上,姨母说有些腹痛,不出来纳凉,先回房里去睡了。我吃过晚饭先跑出寺门首来,月轮早挂在东山的松林梢了。

“我们到下面的葵花向日的墓边散散步好么?”梅君手里拿着一把折扇由寺里走出来。葵花向日是面东的一个山凹,岭南人迷信风水,地形若稍带点规则的象形,他们便替它们取了许多怪名词,什么葵花向日,什么梅花落地,什么王母点兵,什么醉翁靠壁,都是由地形取的名。若把死人葬在这些有名的地里面去,死人的子孙念了书就会做官,做了生意就会发大财。哪吒寺下面的葵花向日是村中姓杨的祖先的长眠地,坟墓做得很大,坟堂

拜坍敷筑得很精致,在这山里成一个名胜了。但墓中人的子孙们多半是吹鸦片的和赌钱的呢。

"……"我只东望着上升中的一轮碧月。

"你的低气压还没有恢复么?"他笑着走近我的身边来。

我对梅君发恼不止一回了。不过这回特别恼恨他。我每次发恼不理他时,他就说这是我的低气压。

"……"我还是沉默着不理他也不看他。

"我们到下面去,一边散步,一边望望月不好么?呆呆地坐在这里闷得很。你们不赞成?"吕君也由里面出来了。

我愈爱梅君就愈恨他不该对姨母有这样的不稳的态度,也愈想叫他像我一样的难受——如果他的心里还有我时……

"是的,密司特吕!我赞成你的提议。"我装出快活的样跑到吕君面前来。我料定他——可爱而又可恨的他——不敢跟我和吕君来。

我和吕君只没有携手,并着肩走,下了寺前的石级。吕君翻过头来仰视着梅君:

"你不去?我们同去闹热些。"其实吕君何尝是真心要叫梅君同去呢。

梅君只苦笑着摇摇头,随又叹了一口气。

"我最初以为你和他是恋爱之侣。此刻才知道……"

"才知道什么?"我急不及待他说下去,失口问出来了。

"……"吕君看了我一看。我也望着他的脸。这时候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怀疑和惊奇相混合的色彩。

"才知道什么?你快说!"

"才知道我的观察错了!真对不起你了。"

我想吕君的观察结局还是错了。但我不便对他说,"是的,我和梅君是恋爱之侣!"

"你有什么证据,用何方法证明你的观察错了呢?"

"你不知道?"吕君睁着惊异的眼睛问我。

"什么事? 我不懂你说的话。"

我们行到葵花向日的墓前来了。我的手不知什么时候给吕君握住了。我们就在墓的拜垫上坐下。

"老吴和你的姨母不是恋爱之侣么?"

"你看他们间的态度太亲密了么?"

"何止太亲密!"

"金星峰的事你看见了?"我惊异地问他。我当日在金星峰看见姨母枕在梅君的股上,我马上高声地和吕君说笑,把他们惊醒,我的苦心是不欲吕君也看见他们的丑态。我这苦心,梅君何曾知道呢! 但我这种苦心终不能收效了。

"那算得什么事!"吕君还不知我为这件事要断肠了呢。他更进一步把梅君和姨母的关系酷评我听。听他的口气,梅君和姨母间像还有更狂乱的态度。

我和吕君在月下散步了一会,姨母和梅君的事扰乱了我的心情,吕君以后对我说了些什么话,我也听不清明了,我只唯唯否否地敷衍他。

我想假定梅君给姨母夺了去时,怎么样呢? 继续奋斗,把梅君争回来呢,还是放弃由她夺去呢? 我曾经给他拥抱过来,曾经和他接吻,肉体的贞操虽未丧失,精神的贞操已经丧失于梅君之手了。无论如何我不能让姨母把梅君劫了去。

啊!"恋爱就是苦恼"! 所谓"苦恼"大概就是指我现在的苦恼而言了。我真想不到由恋爱会生出这些疙瘩来。

他们都睡了,我因为这件事反复地思索,直至响了一点钟还睡不着。我一个人坐在窗前的椅上,痴望中天的明月。我感着一种孤寂的悲哀,不觉流了几滴清泪——假想至梅君不能争回来时所生的孤寂的悲哀。

梅君,看他近日的态度,恐怕不是我的人了! 纵令他不能回

到我的心里来，我也要向他问一个明白。如果他的心完全无可挽回时，我也只好守独身主义了。

十二

第二天晚上是旧历六月十五日的晚上，由外祖母的提议，我们买了几种好茶和糖饼在寺门前赏月。哪吒山里的气候比秋深了的气候要凉快。我们围着一张小台望着明月，山风一阵一阵地拂面吹来，觉得有一种烦恼的秋思令人伤感。我和梅君还没有恢复寻常的状态。我心里烦闷，始终默默的。可恨的梅君，他像恨我昨晚不应他的请求而应吕君的请求到葵花向日玩月去，故意装出欢乐的态度，专向姨母说笑。

月下坐着的几个人，除外祖母，琼妹和李妈外，我们四个灵魂——沉浸在爱欲的狂潮里的四个灵魂成了一个连续。梅君渴慕着姨母，我的心受着梅君的支配，吕君对我有刻骨的相思——片面的相思。四人中只有姨母像个胜利者呢！

这晚上像我不属吕君的一个样子，梅君也不是我的了。他紧坐在姨母旁边，他们的态度，看见令人肉麻。外祖母对失了婚期的姨母是很担心的，潦潦草草的也好，只望她快一点能够和人结婚。所以，外祖母对姨母和梅君的交际取放任主义。她深信梅君和她的女儿是恋爱之侣了。

一座中只听见他们俩的笑声。其中还有许多听见令人难为情的笑话。姨母狂笑时几次把手加在梅君的肩上。有时候又拍打他的膝，有时候又握着手说话。

眼看见自己的爱人向别的女性演这种态度，我如何的心痛可想而知了。我觉得梅君太欺侮我了，他欺侮我年轻，他料定我没有果断之力。

怨不得姨母，因为在这些行动，姨母完全是受动的。梅君是

发动的。但说完全是由梅君的要求而起的行动也不见得。我观察梅君对姨母的态度,像嫖客对娼妇般的,不谨慎也不自然。

我此刻看不起梅君了!不单看不起他,还要鄙视他了。昨晚上吕君说,梅君是全无希望的人了,不能干正经事业的人了,顶能干也只能做一个布鲁卓亚文士。我昨晚上还不很信吕君的话,但今晚上我完全信他了。

我本可以和吕君说说笑笑抵制他。但包围在这样的空气中,我再装做不出轻狂的样子来。我也无勇气愤怒生气了。我只把愤怒包藏着,取格外谨慎的态度,始终守着沉默。到后来我不能不可怜自己,因为取谨慎的态度的动机有几分是想促梅君的反省。

吕君今晚上的态度很无邪的,只把美国的风俗和人情介绍给我们听。但他的幼稚的态度中含有几分对梅君冷笑的分子。

夜渐深了,空气也跟着冷了起来。

“凉快了,我们睡觉吧。”

我听见姨母说了后,马上站起来,翻顾着吕君。

“进去吧。”我说了后再偷望梅君,梅君一面要敷衍姨母,一面又要关心我和吕君的行动,他真太可怜了。

吕君也站了起来。我的坐位本来接近吕君,此时两人的手接触着了,再不客气地互握了手。

吕君笑着,他忽然地笑着咬着我的耳朵低声地说了几句我不爱听的,其实是一语道中了我的心思的话后即跑向寺门里去了。我也乘势赶进寺里来。他站在左廊的一隅,月色照不到的地方。我追前去要拧他的嘴。他又躲我,忙逃到天井里的当中站着。我也跳进天井里来。我们像捉迷藏般地在天井的周围和两廊下追来追去。狂笑之音由银灰色的苍空反响回来。在门首的梅君当然很明白地听得见我们的嬉笑了。我复了仇了。梅君果然不能放心吕君和我在暗影中捉迷藏,也跑进来,说是来看我

们顽。其实是监督我们呢。

我看见梅君来看我们,我虽然有点走累了,但追吕君还要追得更激烈。我每捉着吕君时便紧紧地抱他的肩膀。

“密司刘,不顽了! Good Night!”吕君笑了一阵后向我说了这两句,由廊侧的拱门进里面去歇息了,他像不满意于梅君之来从旁监督。

吕君去后,我一个人站在廊下的暗影中,失了神般地只望梅君一眼,我的手忽然给梅君紧紧地握住了。不知什么时候他跑近我身边来了。我这时候的愤怒像堤防崩坏了的水,成一种急流涌出来。

“你捉住我的手干什么?”我拼命要挣脱我的手。

“你为什么闹得这样子! 半夜三更的还在闹! 你们又不是小孩子? 闹醒了寺里的人,看他们明天赶你们回去!”梅君假公济私地来叱我们。

我恨极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的胸口像紧缩住了。我的眼睛里也饱蓄着泪,若不哭出来再忍耐不下去了。

我靠在梅君的胸上,呜咽着流泪。

“阿琇! 什么事? 你在干什么?”

我听见姨母的声音,急离开梅君的胸怀,跑向里面来。我觉得梅君这几天来的态度真可恨,但我仍不能否认我对他的爱。爱上了人无论如何还是可爱的。

我先进了寝床,把单被蒙着头睡,过了一刻,姨母也进来了,我只装睡不理她。不知什么缘故,姨母也沉默着。平日她进寝床时,不问我睡了没有睡,她定叫我一声的。

我睡在寝床里只感着疲劳和不安。灯也吹息了,月色也照不进来了。在这黑暗的寝床中,那种疲劳和不安更强烈的刺激着我的神经。

每想到我和梅君间的恋爱起了动摇,心里异常难过,在夜间

睡不着时,尤为难过。睡不着的时间一刻一刻地继续着。我听见姨母的鼾音,才知她睡熟了。我翻来复去地总睡不着,我爬起来,跑出来小便。一时不想回去,就在檐前望着月亮,流了几滴泪。

时钟告诉我十二点钟了。

我再回来房里,爬进寝床里来。姨母背着我睡。她虽然发着鼾音,但她的身体在微微地移动,像还没有睡着般的。我觉得姨母的这种态度更可怕。

我的头脑疲困极了,不知在什么时候睡着了。

苦闷着的人的睡眠里是很多梦魔的。虽不曾醒过来也不能熟睡。说它是梦,但事情太明了,也太离奇了。无论如何我终不能承认它是梦。

梅君站在我面前垂泪。不管我如何地安慰他,总是流泪不止。像淡秋的傍晚时分,下了点细雨。我和他站在危崖之上,下临深渊,只我一个人带了伞来,我忙拉他凑近我的身边来,叫他在我的伞下避雨。我们沿着崖慢慢地走。梅君不知什么时候止了哭,他在顾着我微笑。他这微笑不是寻常的微笑,是含有一种冷酷的分子的微笑。我待要诘问他,忽然听见一队如狼如虎的中国的近代兵士在后面追来,再翻看我们的周围,明明是站在一条长坦的官道上。同时又听见悲哀的喇叭之音。雨下得更大了。站在道旁的人们都向前逃走,我惊恐极了,也只好舍了他向前奔。他忽然捉着我的左腕不放我走。我翻转头来看他时,他变成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了。我这时候的惊恐和苦闷达到最高点了,想说话又说不出来。我忙睁开眼睛,按着惊跃着的胸口,轻轻地翻过头去偷望姨母。

姨母不睡在我身旁了!不知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在这瞬间,我的心上起了一种战栗,同时也起了一种冲动。

我轻轻地坐了起来,隔着玻璃窗扉望窗外的庭园。除了西

墙脚的小部分外，地面全浴在月光中。

我当她是到便所去了，忙睡下去，但等了一会还不见她回来。我急离了寝床，跑出厅里来——出我们会餐的厅里来。厅门里面的横闩抽下来了。横倒在一边。厅门虚掩着。我打开门走出廊前来，望望廊的那一端，不见有姨母的影子，姨母不在便所就可知了。因为站在厅前望见廊下那端的便所外门并没有关上。

我待要沿着回廊出外面去，忽然听见前堂梅君和姨母说话的声音。我的心脏激烈地在震动。给他们看见了不得了，忙退回厅里来，再退回房里来。回到房里把身体小小地蜷缩着伏卧在寝床里，连呼吸都不敢尽情地呼吸了。

十三

等了好一会，还不见姨母和梅君回来。再过了约三十分钟，听见他们的足音了。也听见他们静静地推开厅门的音响了。我的胸口不住地跳跃，微睁开我的眼等着他们进来时偷望他们。

姨母轻轻地像幽魂般的走近前来，我忙装出熟睡的样子。她再走到在后面的外祖母和李妈的寝床前，听见她们都在呼呼地发着鼾音后，再走到房门首去。大概梅君还站在房门首。

“她们都没有醒么?”

“都像死人般地熟睡着。”

“让我望望她好么?”

“是么? 我说的话不会错。美人还是美人。你的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记念着她的!”

“不，我看她真的熟睡了没有。”

“等我叫叫她，看会醒来不醒来。”

姨母再走近我的寝床前低声的：

“琇！阿琇！琇儿！”

我只装熟睡了的样子，并不理她。梅君像走进来了。听见他擦了一根洋火。我的额上和眼前感着一股热气。虽然闭着眼睛，觉得眼前有一阵红焰。

“真美！她睡着的姿态比她醒来还要美！真是个睡美人！”姨母在夸张地赞美我。梅君一句话也不说，像在痴望着我。我这时候真怕他们看出我是装睡来。

梅君出去了，姨母爬进寝床里来了。她背着我面向外面的侧身睡着。我无意中触着她的背时，像感受了电气般的，不住地打抖，意识也清醒了许多。

我被骗了！我受了人的诈骗了！我把我的纯洁之爱奉献给梅君了，也把诚恳的思慕奉献给姨母了。但我终受了他们的欺骗了。他们是 Betrayers！！！

没有爱！没有道义！没有信仰！无论男女都是给美饰的衣裳包裹着的能言利口的野兽！我此刻——今晚上才觉悟，这是人类的特征！他们大了就不理他们的父母了！他们毕了业就攻击他们的先生了！朋友再无能力应他们的诛求，也就反噬他们的朋友了！我对人世再无所嫉妒了！无所愤怒了！无所怨恨了！我对人世，唯有咒诅！

悸动一刻一刻地厉害起来。身体中的血由心脏涌起成一种波动奔流向神经的中枢来的音响都隐约听得见。我拚命地忍耐着，但到后来终忍耐不住了。我从寝床翻身起来，走出外面的廊下来了。

夜深了，月光倾斜着投射到东墙的上部来了。阶下摆着的几盆花草在幽暗中都守着沉默。只有一株桂花树在微微地振动。我还当桂花树后姨母和梅君在相拥抱着啜泣。总之，我所看得见的世界完全是苦闷的，尤其是深夜的景象在我眼里是一种苦闷的世界！我早成了个欲哭带泪的狂人了！

我在廊前痴站了一会,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我这时候完全意识不到夜的恐怖了。精神兴奋了的人胆量特别的大。

房里头的灯光射出来了。姨母起来了。我的突然变异的行动像惊骇了她,她开上了灯走出来。我听见她走近厅门首来了,我忙向外面的前堂跑。

"琇儿!"姨母在我后面追着上来。我当做没有听见。我跑到通向前堂的横门边来了,忙把门上的横闩抽开,拚命地把门打开,走到前堂的佛堂上来了。

佛前的灯亮异常的暗淡!

"琇! 琇儿!"姨母还紧紧地追了来。

近"昧爽"的时分了。我又跑向门首去把大门打开。一阵冷风向我的身体袭来,把我专赖一件单薄的寝衣维持着的体温吸收去了,我的上下齿不住地相对激振。

"琇! 琇!"

"阿琇!"姨母的声音高了许多,但我只往外奔。

我站在寺门首的草场上,听见姨母回向里面走的足音。冷月挂在西天的云边,也暗淡无光。

我虽然耐不住拂晓的冷风。但不情愿紧跟着姨母进去。我站在寺门首约过了二十多分钟。在这二十多分钟间所思索的都是散乱不能整理的,并且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能逼着我发狂的记忆。这一类的记忆在我的脑中出没无常。我的神经也给它们弄成乱丝般了。

我回房里来时,姨母已在寝床里了。我不忙回寝床里去睡,我就在灯下用铅笔写了几行字,打算交给梅君!

欺骗我的爱的不是别人,是我深信为能真心爱我的,也曾发誓过永久爱我的梅君! 争夺我的爱的人不是别人,是我平日所尊爱的姨母! 我至今天才知道人世之险!

我你间的感情或断或续虽不是今天急于要讨论的问题,但我想问你一个水落石出！你既不能爱我,我也不强要你的爱。梅君,你要知道我对你今日并不愤恨,对姨母也没有嫉妒,我只想和你说几句话。今晚上请你抽空到葵花向日来,让我问你几句话。

吃早饭的时候,都起了床。我,姨母和梅君都是颜色苍白的,谁都看得出是没有充分的睡眠。我们四个人中只有吕君一个人元气旺盛。他像知道昨晚上的一切,不住地向我微笑。

吃了早饭,梅君元气颓丧地向外面去,我也跟了他出来。赶到寺门首看见周围没有人,我就把那封短简交给了他,他脸红红地接了去。他像知道我那封短简是向他问罪的。但我把短简交给了他后,不睬他的回到里面房里来。

这一天三餐饭,我都不能下咽。我取出了几种小说和诗集来读,想把这苦闷的月日混过去。但这种敷衍终难安慰我的负了重伤的灵魂！我的灵魂一天都在呻吟着！

照这样看来,恋爱完全是种游戏了！恋爱是刹那间的幻影！恋爱是天天在动摇而不能静止的东西！恋爱是常在多数的男女间巡游的旅行者！

我受了梅君的欺侮！我受了姨母的欺骗！他和她都是Betrayers！

我的脆弱而无经验的灵魂终敌不住人世的诈伪！我的脆弱的灵魂终受了重伤！我是没有“明日”的人了！我是没有“未来”的人了！我是幸福告了终局的人！我今后不能不悲痛我这悠长的人生！我今后不能不以孤独的残败者自居！

十四

夕阳沉没在西山后了。月球还没有上升。吃过了晚饭我走寺门首来时,天空呈灰暗色。苏子瞻的《赤壁赋》里面的文章说得很恰切,我只在草场上站了一刻,真的“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了。

我望着明月向着葵花向日的墓上来。我抱着一种有破坏性的像烈火般的愤恨急急地跑到那个荒坟上来。我在拜坛上坐了十多分钟,梅君也提着手杖来了。我只默默地垂着泪望东山之上的月轮。

“你约了我来,有什么话说?”到此刻尚全无悔意的梅君的态度更把我的愤恨之火强烈地煽掀起来。

“吕君来了么? 不是他送你到这里来么?”自己做错了事还仿效一般无赖惯用的“先下手为强”的手段来反诘我。我听了这一句话,我的愤恨爆裂成无数的火花向四围投射。

“……”我只能流泪,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到底哭什么事?!”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他的心里再没有我了。

“问你自己才晓得!”我恨恨地只说了一句。

“问我?”他冷笑着走近我的身旁来。

“……”我再不理他。

“有什么事? 你说出来!”他把只手加到我的肩上来。我心里想,他完全是个恶魔,他还想欺侮我呢。

我用尽我的腕力把他推开。他不提防给我这一推,向后退了几步。他像有点羞怒,再走上来很强暴地紧握住我的双手。

“你疯了么? 你真的这样地恼恨我么?”

“唉,我恨你! 你欺侮了我! 你欺骗了我! 我不能不恨你!”

我想挣脱我的手，再把他推开。

过了一会，我有点疲累了。我的腕办松解了。两人间的挣扭停息了后，继续着起了一种烦苦的沉默。

“琇霞！”他忽然地叫了我一声。我不看他，只望明月。“你喝了吕君的迷魂汤，是不是？金星峰的情话很欢乐吧！两个踏着月色到这荒坟上来谈心也还甜蜜吧！你是个孝女了，你能够不违父意了！”

我听见他说出这些话来，才静止了的胸口的跳跃重新鼓动起来。

“你说些什么？你才是个失信者！你才是个恶魔！你蓄意来侮蔑我这纤弱的无粉饰的处女！你全无绅士的态度！你也全无学生的本色！你是个不良少年！——对女性全不负责任，全不知礼道的不良少年！你是个兽人！我受了你的欺侮！我真后悔，痛烈的后悔！我后悔我自己没有眼睛！”我一边哭一边地诉骂。

“笨虫！你才是失信的人！你忘了我们间的誓约，当我的面前和别的男子戏笑成什么话！”

“你还有资格和权利来诘问我么？你当我的面前和别的女性戏笑又成什么话？”

“什么?!”

“你才是忘记了我们间的誓约的人！你在金星峰上对她的态度怎么样？你才是吃了姨母的迷魂汤！你当我的面前让她枕睡在你的怀里是什么一种态度?！不是对我的一种侮辱?！什么态度?！什么态度?！昨晚上午夜时分你和她离开寝室到外面去的是什么态度?！快点说出来！快点向我谢罪！快点忏悔！”我恨极了，一气呵成地把一切向他揭穿了。

梅君听见我说了这些话，也不回答，只把我拉到他的胸前，双手搂着我，紧紧地搂抱着我。在腕力之前再无抵抗的能力了。

我只伏在他胸上啜泣。

我哭了一会挣扎起来。向四周一望,我们都全浴在银灰色的月光里了。

他也松了手,懒懒地坐倒在拜坛上了。他双手托着双颊支在双膝上。一对眼睛只注视着坟塘里的月色。

他哭了!他很悲哀地哭了!

我看见他哭了,心里感着一种不安,觉得对他不住,怕说了的话有委屈了他的地方。但又不愿意凑近前去安慰他,问他为什么哭。

他像起了悔恨之念,忍不住地哭出声来了。最后,我无可奈何地——也是忍耐不住地——问了他一句:

“哭什么?”

“琇妹!望你恕我!琇妹!都是我错了!”他边哭边说。说了后凑近我身边来紧握我的手。他的这句悔恨的谢词渗透进我的胸里面,把我的心软下来了。我也紧握了他的手,不知什么缘故——或者是我们俩几天赌气的都不情愿先开口,渴望着接近的情热太强烈了的缘故——觉得有种从未经验过的一种吸引力在我们俩间起了强烈的作用!

“说是有了恋爱的经验,但在这瞬间以前我还没有了解恋爱的真价,琇妹,真的望你恕我!我真愿跪着求你恕我。”

“我也有点不应该的……”我只说这半句话去和缓他的兴奋的情感,但没有说完又吞下去了。

“不,不,完全是我错了!我明白了!你和吕君的戏笑完全是由爱我而起的一种反动!没奈何的伤心的反动!你的苦心我知道了,也很感激你对我的爱!真对不起你了。你说我是不良少年,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像……”

“我本不该怀疑你对姨母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举动,但……”

“这怪不得你,怪不得你怀疑!总之我太不谨慎了!我太过

委曲求全了!"他说到这里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过于委曲求全?"我不很明白他的最后一句真意,我只沉默着等他继续着说下去。

"我最初是怕她破坏我们俩间的恋爱,因为她的观察力是异常的锐敏的,她早看破了我俩间的秘密关系,要挟我要和她亲近。又谁知愈和她亲近,她愈想破坏我们俩间的恋爱,并且和她接近了后就生出一种危险。我自己也觉得奇异,怎么会禁止不住要受她的蛊惑!"

"什么事? 怎么一种危险?"我反问他的动机半发于好奇心,半发于对他的苦闷的态度抱了同情。尤其是后者的动机占了优势,因为我想由这一问,表示我可以原谅他。

"说出来恐怕你悲观,悲观人生是靠不住的……"他又把话咽住了。

我固然不情愿听他说这一句话,但也再不致因此而愤恨了。我只望他说出来然后加以相当的裁判,解释或救济。

水向低处流,爱欲是向容易进行的方面发展的。我想到这一点感着一种神秘的能令人心脏战栗的冲动。

"若这样的心情可以说恋爱时,我和你两人间的恋爱又是别一种恋爱了。说它是不彻底的恋爱吧。或者是叫做爱欲那种东西吧。总之不是纯粹的爱!"

"那么是由肉感而起的兽欲吧?"我热心地诘问他。

"不,又不见得达到了那种程度。"他再沉默下去了。过了一刻。

"总之由接近异性时有一种愈亲近愈强烈地发生出来的快感。或者是她另有一种魅力吧。"

"有我在你旁边也还会向她发生这种欲望么?"

"和你接近时,所感受的又另有一种快感,完全不同的。"

"那么,你昨晚上对她起了那种欲? 是吗?"我想这不是性欲

是什么。不能由我身上满足他的要求！他就跑向她那方面去发展。

梅君听了我的诘问,沉默着不说话了。

“那是普通的接近不能满足的欲么?”我再追问他。

“普通的接近是什么意思?”

“说说笑。一同散散步。握握手。作算达到极限时也只有接吻。”

“……”梅君沉默着没有话回答我了。

“那么看起来,只有普通的接近,你是不能满足的！我紧紧地追诘他。梅君从前向我要求过一二次,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始终主张正式结婚前要保持各人的纯洁的恋爱。

“琇妹,你误解我了！我不是容易和女性苟合的人。不过我的志气太薄弱了,敌不住她的诱惑。她像在性的烦闷中,时时对我示意,在S市时就对我示意。但我终把她敷衍过去了。譬如我和她由S市一路同船同车回来,在船车中她不知对我演了多少次的性的诱惑的示意。在旅馆里同住一个房子里,但不同床。她又常坐到我床上来。但我终不为她所动,所以她骂我一定别有恋人,不爱她。及回来村中,她渐次观察出我们的关系来了,怀着满腔的嫉妒以必死之势向我攻逼,我若不敷衍她,她一定破坏我们间的恋爱。谁知道我愈委曲求全地敷衍,她愈得了破坏我们间的恋爱的武器了。”

十五

“那么,你敌不住她的诱惑,昨晚你和她生了最后的关系了!”我等了一会,觉得非把这一层问明白不可。

“我的心太脆弱了,做错了事,所以任你如何地骂我,我都忍受。你刚才说我是兽人,不太酷了些么？但我都情愿忍受,因为

我敌不住她的诱惑,对不住你了。不过,琇妹,我可以告诉你,我和她敷衍是有的,但我还是纯洁的!我有了你这个人——将来的绝大的希望,还情愿和无聊的女性苟且,自把将来的希望牺牲么!昨晚上她像没有睡着,不知什么时候就起来了的。我出来到便所的时候,她靠着廊柱,凝望冷月。在月色中的她的脸色更苍白得可怕。她看我出来了,很高兴地招呼我,脸上的烦闷之色也消失了。她赶上到便所门口来。'我想到外面散散步去,一个人有点害怕,你可以伴我走走吗?'我不能拒绝她,只得跟了她出去。看她不单在性的烦恼中,也像失恋过来的样子。她只管问我有什么方便的地方可以歇息的没有,她是暗示我替她找幽媾的场所。我只把她敷衍过去了,她很不舒服,只管提出你的名来讥诮我,说我是匹饿狗,想飞着的天鹅肉吃。"

"你这些话都是真的?"

"我可以向你发誓!我对你说的若有一句谎话,雷劈火烧!"

我忙伸手过去按住他的嘴。我对梅君的怀疑虽冰释了,但对姨母反担心起来。我此刻才明白姨母是个阴险的,像蛇蝎般的女性。

"琇妹,你此刻可以恕我了吧!你了解了我的苦心了吧!姨母要求我接吻,我都拒绝了她。她心里很恨你,她像决意向我们作敌了,决意破坏我们俩间的恋爱了。她说她一定要叫我容受她的恋爱才止,不然她无论到什么险阻的地方,她都一直线的进行。"

我听见姨母竟和我争起梅君来,更觉得梅君宝贵了,有价值了。过了数分钟,我给他紧紧地搂抱在他的胸怀里了,他的瞳子和我的瞳子互相对视,和从前一个样子发出美丽的光辉。

"你以后对她还是要很留心警戒着才好!"我此时觉得梅君完全再归属给我了。我怕他再受姨母的蛊惑,用忠告的口气和他说。

"用不着什么警戒,我稍为留心些就没事了。"

"但是男人是富有精力的,单一个女性负担不了的精力,谁都这样说。你和她接近多了,日后难保没有危险。"

"你说些什么?!"

"但是稍为不留心,就堕落下去也难保的。"

"以后决不会陷落了。过了最危险期了。"

"那么,我对姨母要奏凯歌了。你要始终维持我的胜利!"

那晚上我的疑团冰释了。但回来寺里时还是和从前一样的悲寂。虽然不是怀疑,但总觉得有一种不安。不是说不信用梅君,但无论如何我对他们总放心不下。

我决意把从前所看见的梅君和姨母间的狂态付之流水不再记忆它。但昨晚上的景象无论如何想把它忘记都忘记不了。

恋爱是种游戏,是刹那间的情感。热的东西有冷息的一天,新的东西也有变旧的时候。冷息了的恋爱要向他方面要求热,旧了的恋爱再向他方面寻新,一起一落都有必然的循环的运命。因为有这种循环和必然,恋爱始终在不安中震动,永无静息的震动。

人生是变幻无常的。运命始终是孤寂的。

我的哀愁,我的寂寞跟着时间的进行,一刻一刻地加深。我每天只感着一种空虚。我的身心刻刻都是飘摇无定的。

我们经过了这次的爱欲的暗潮,都各有心思,不能再安然相聚了。我们多数取决,决意离开哪吒山。

回家来后,梅君和姨母固然很少来看我们,就连吕君也不常来了。

由哪吒山回来后两星期,接到梅君来了一封信,他说因为职业问题,不能不早点出S市去。他信里虽然没有说姨母和他同伴,但据外祖母的报告,姨母所预定的动身赴S市的日期和梅君信里的日期不约而同的。

梅君还是归属给她了！我从那天起再沉溺在烦恼中了。我觉得我的前途不单是遍地荆棘，我早达到了悬崖绝壁之前，再无进路了。

我终得了急性肺炎的病名，在病床里度了两星期的病中生活。体温很高，食欲不进，脑壳像快要破裂般的酷痛。痛到厉害的时候，辨不出是自己的头脑，还是别人的头脑。两星期间都是这样的昏昏沉沉地过日子。

医生说要静静地睡着，不可多思虑，也不可多运动。但我时时刻刻都觉得我的身体高飞在空中般的。由窗口进来的光线投射在床畔的脸盆里的水面上，由水面反射在壁上的光影不住地动摇；我觉得我的身体也在那光影中不住地摇动。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像坐在通过黑暗的隧道中的火车里。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像由高崖之上堕进千寻之深的海底里来，无意中失声哭出来。

我深信自己不久就要成为狂人了，想及这一点又认真地哭起来，最担心我的病状的只有母亲一个人！我哭的时候看母亲也坐在床前跟着我哭。母亲又常常像哄小弟弟般的说了许多哄小孩子的话来安慰我。

在各种爱中，只有母亲的爱是永久不变的吧！

但我像还有所要求，在母亲之爱以外还有所要求。关于梅君的事情一浮到我的意识上时，我的精神就异常地紧张。我虽然严守着秘密，故意装出安静的样子，但终不能把异常的心理之跃动压抑下去，愈想把这种心理之跃动压抑下去，愈思念他。到了无可奈何时只把被蒙着头，暗自流泪。

我的病之起因大概是对姨母嫉妒和对他的相思吧。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会病成这个样子，会病得这样辛苦，母亲不论早晚都没有离开我的枕畔。你此刻在什么地方，能够回来看我么”在我未死之前回来看我一看么？

我用铅笔只写了这几句，封进一个信封里。在封面上把他

的住址——他抄下来给我的S市通信地址写好，托琼妹秘密地投进邮筒里去了。

但，我想这都是空想罢！相距这么远，好容易回来！

我在病中恨姨母恨得入骨髓。我把她送给我的相片取了出来，用钻子在她的脸上连刺了几刺。脸上负了重伤的姨母，愈觉得狞恶。她夺走了我的恋人，叫我如何不恨她！梅君去了后的我的天地缩成一个牢狱了，我近来是完全禁锢在牢狱里了。

恋爱是一种权利！无论谁人都有这种必然的权利！剥夺他人的此种权利的人是残酷的狱吏。父亲和姨母都是残忍的狱吏。叫我如何不恨他们！

我的身体中常起一种奇特的痉挛，忽然地高声叫骂，忽然地高声痛哭。我早失了常态了。

十六

我的病继续了两星期，脸上的血色也消失了，肉瘦落了。仰卧在病床上，拿起手镜子来，照了一照，差不多自己认不出自己了。自己很担心日前所有的美不知何时能够恢复。镜里的我的容貌会使我痛哭的那么瘦削了。

等我的病痊愈后，能够起床时，野外到处都是秋色了。吕君也早赴S市去了。由新民会本部传来的消息，外面时局到下半年恐有些变动，所以父亲也把移家到S市去的计划打消了。我第一因久病新愈，第二对自己的前途抱悲观，所以也把升学的念头打断了。父亲说，本学期在家里休息半年也可以，等到来春再到S市去进学，或竟和吕君成婚。一提及吕君，我便思念到梅君。失了梅君的我就像断了发条的时钟，再不会向前进行了。

听说父亲明后天也要动身到S市去了。今天是星期六的下午，我很久没有出来吸清新空气了，我想到庭园里去看看我经手

植的各种花木。我下了楼,经过父亲的书房门首,看见琼妹站在窗下像在窃听房里面的人的谈话。我行近前去,听见母亲和外祖母都在里面,他们时时提及吕君和梅君的名。

我忙抽身退出到楼梯前来。

琼妹看见我,红着脸轻轻地跑过我这边来。我忙向楼上去,琼妹也跟了来。我想,父亲,母亲和外祖母在一块儿商议的事当然不会错是我的结婚问题了。不过我不能放心的就是外祖母也参加在里面。莫非她由姨母知道我和梅君的关系,把这关系告诉父母了么?不然她们频频地提起梅君的名做什么呢?我回到房里来后不能不先开口问琼妹了。

"她们在父亲书房里说些什么事情?"

"姊姊,你知道吕先生的为人如何?"

"你为什么这样地问我?我想吕先生是个很温和很亲挚的人。你听他们说了吕先生什么?"

"我想吕先生是一个很有道德,很有学问,很有才能的君子。但今天听见了外祖母的话,我又不能自信了。"

"我不很知道吕先生的身世的详细,其为人如何我不深知。外祖母说了他什么话?怎么样批评他?"

"外祖母说吕先生不好!但父亲总不相信。父亲说,吕先生是很自爱的青年。外祖母说,吕先生血统不好,吕先生的父亲,虽然死去了,但不是他的真的生身父亲。"琼妹说到这里,变低了声音,脸上也泛着微红。"吕先生是个偷生子(岭南叫私生儿做偷生子),是他的母亲和他的族中一个堂叔偷生的。所以吕先生的母亲给族中人赶回娘家去了。他在吕家,族中人也很看贱他。所以吕先生的血是不很纯正的!"

"父亲听见了怎么样?"我只当外祖母来破坏我和梅君间的恋爱,赞助我和吕君的婚约。谁梦想得到她反来破坏我和吕博士的婚约,真是出我的意表。按理,外祖母是该赞成父亲的主

张,赞成我和吕君订婚约。

“父亲无论如何不相信外祖母的话,但他没有答外祖母什么。不过母亲很担心,担心姊姊将来到吕家去吃亏。”

“谁到吕家去?! 笑话!”我轻轻地冷笑了一冷笑。我很想问,“他们不是提及了吴先生的名么?”但怕引起了琼妹的猜疑终不敢问出口。我只问了一句: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啊! 是的,外祖母说,吴梅君家世清白,人才也好,问父亲何不把姊姊定给吴先生。”

“……”我的胸口起了一种悖动,由耳根至颊上也觉得微微地发热。

到了晚上,母亲到我房里来。她是来把父亲的意思传达给我的。她说,父亲无论如何要我答应吕君的婚约,到了明春就出S市去。父亲明天就要出县城去,由县城动身赴S市去。

父亲去后,气候也渐渐地向秋的境内深进。阴历九月初旬我接了梅君由S市寄了一封信和一本文艺杂志来。他有一篇创作载在这杂志里面。说是创作,也不过是对我俩间的恋爱的咏叹罢了。创作的情节是很平凡的,就是写一个学生对爱人的怀想。那个主人公的学生是指他,那个女性的爱人当然是指我了。里面有一段是:

> ——约你相见,你不答应会我。请你写封信寄给我,也不见你寄只字来。你对我不太残酷了么?今天的天气冷得很,天空异常的苍暗,像快要下雪了。我真不情愿到学校上课去。我一个人坐在满贮着哀愁的氛围气的小书房里。因为没有相当的防寒衣服,我把那张破烂了毛毡紧紧地缠在身上坐在案前垂泪。你试一想象,就不难推测我近来的穷愁悲苦了。

不得你的谅解和宽宥,我觉得此生再无希望,几次都想自裁,但无论如何总想见你一面,所以挨延至今。

冷静的想来,我这痛苦,完全是为一个女性而受的。受了相当的痛苦而不得相当的报酬,自己也觉得太无志气,太可怜了。但再深想一回,我今生今世无论受如何的痛苦也决不愿离开你而生存。

这样的劳苦下去,日后有效力没有效力,日后受人的称赞或受人的恶评,日后能毕业不能毕业!这些问题现在对我并没有一点权威,也不引起何等的反响。我今日只知道像发狂般的恋爱着你,你就是对我的唯一的权威!

你的流动性很强的瞳子投射出无数养活我的灵魂的光!你的声音也像天使特别为我奏的引我的安睡的音乐!你的双手也是叫我奋勇向前的旗号。

若就这个样子不能不和你为永久的诀别——真的到了这种运命时,我对世情也再无所恋恋,大概只有一条路是我走的,投身到千寻的深渊里去!失了你的我,再还有生存的意义么?

我写完了这封信,纳进信封里去了,但又再抽出来看,看了后又再纳进去,纳进去了后又再抽出来看,总觉得太无志气了。几次想把它改写,但再无勇气了。想哭时,还是尽情地哭吧!只望你能够深察并哀怜我的运命之悲痛!

创作里面的这一段明明是寄给我的信了。我读了后也流了几行泪。他的信的内容反为简单,他说他望我的病早一点好。他又说他很失望的就是我今年内不能到S市去。但我想及他和姨母两个人到S市去,不给我知道,我又恨起他来了,我把那封冷淡的信当时撕成几片了。

但是,但是,深刻在我的胸坎上的他早支配了我的灵魂。当他是个乞丐,当他是个恶汉,当他是个撒旦,我都舍不得他了,我

无离开他的能力了。

我把他的创作里的那一段再读了一回后,伏在案上痛哭了。

吕君比梅君来信频繁些。每月都有一封信来给我,大概是得了父亲的许可寄来的。信里虽称我做妹妹,但有许多很热烈的恋爱的美文。梅君在报馆里住了一个月就转到一家小书店去当三等编辑了,是吕君信里告诉我的。梅君和几个号称文士的男女学生组织了一个水平社专写恋爱文学的,也是吕君信里告诉我的。姨母是水平社里的副社长兼总编辑,也是吕君信里告诉我的。据吕君的来信,姨母在S市和梅君是很亲密的,天天在一块儿。这不待吕君来信,我都推测得到的,当然不是吕君的撒谎了。想及金星峰和哪吒寺的他们间的暧昧态度,我重新恨起他们来。

我虽然恨梅君,但总不能忘记他。我只希望他改过并向我忏悔,那么我信我可以宥他的一切罪过。

吕君每次来信,我都有信回复他,但内容都很平淡的,道谢之后,报告几句故乡的情况罢了。我想我这样的冷淡,他总不会再有信来的了。但出人意外的,吕君每月很规则的定有一封信来,很热烈地述对我的思慕的信来。

父亲来信说,他在S市租妥了房子了,出了新正就接我们出S市去。母亲有点不情愿,因为我们都搬到S市去了后,外祖母就不能独留在村里了。但外祖母一提及移居S市去就说不情愿把她的一副老骸骨送到S市去,母亲对她很表同情的。其实外祖母比我们还更该到S市去,因为她的儿女和媳妇都在那边。

十七

出了新正,过了元宵,我们举家搬到S市来了。父亲有点知道我和梅君的关系,梅君几次来拜访他都说不在家,拒绝他进家

里来。我的一出一入,父亲也叫个老妈子跟了来。父亲的这种监督完全是预防我和梅君的密约。不单对梅君,就连对姨母也不很表示欢迎她到我们家里来了。

父亲在S市租的家,楼下有好几间房厅,但楼上只有两间房子,一大一小。大的是父亲的书房,小的就给吕君做寝室了。初到我们家里来的妈子,当吕君是我们的哥哥,叫他少爷。

外祖母跟我们到S市来后,就住在舅父家里,和她的儿女媳妇同住了。我和琼妹常跟母亲到舅父家里去。我来S市后,到舅父家里有五六次了。在这五六次中,我只有一回遇着姨母在家里的。

旧历二月初的一天,气节虽属春初,天气还寒,我奉母亲的命令,吃过了午饭,和琼妹到舅父家里来看外祖母。

到他们家里时,只舅母一个人留在家里,舅父还在店中没有回来,外祖母出到近街买东西去了。

"姨母呢?"我问舅母,云姨母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舅母一面斟茶给我们,一面用轻蔑的调子说。"她只晚上没有在外面歇宿了!她有一天在家里能静坐两个钟头么?吃了早饭就出去了,大概快要回来了吧!"

在我的脑中若不是金星峰和哪吒寺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一定会猜她们是姑嫂不和,舅母故意说姨母的歪话。据舅母说,姨母天天不在家,今天说到剧场去,明天又说开什么文艺会。我听了舅母的话,我眼前就起了一种的幻影,姨母和梅君并着肩走的幻影。

"姨母和吴梅君很要好,是不是?"我问了这一句后,觉得耳朵附近发了一阵热。

"你问他们做什么?"舅母说了后,向我作一种浅笑——叫我很难为情地浅笑。

"都是认得的人,并且听见他们这样说,所以问一问。"我辩

解了后更觉得脸上发热得厉害,忙低下头去。

“你不要骗我,也不必这样的不好意思。大概的情形我都知道了。”舅母说了后嘻嘻地笑起来。

“你知道我什么情形?什么大概的情形?你说的话我一点儿不懂!”我还是低着头说。

“你不是很喜欢吴梅君么”你和他思念你的一个样子思念他吧。”舅母还是笑着说。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我连摇摇头后随即抬起来望着舅母。“谁造的谣?谁造的谣?”

“你还强辩,你还赖什么?”舅母用根指头指着我笑。

“我告诉你!不,我教训你吧!”舅母敛了笑容,很正经地说。我才低下去的头再抬起来望她。

“你的眼力真不错!梅君的境遇虽然不很好,但是个很挚情的人。由外表上看起来,他像行检不修的很轻薄的人!但他对女人不是随便用情的。你认识了这个人,物质上的幸福虽难断定,在精神上算是你的幸福了!你要终久维持着你和他两人间的感情才好!”舅母对梅君的称赞真是出乎我的意表。

我只默默地低着头听她说下去。

“我虽然不很详悉,但常听见你的云姨母说你们俩的坏话,我就知道她恨你们的缘故了。上学期梅君很常到我们家里来顽,暑假后他和云姨母出来后只来了一回,近半年间不见他的影子了。你的舅父碰着他,请他来耍时,他只管‘是,是’的敷衍,始终没有来。大概他和你的云姨母不很要好吧!”舅母说完了后略笑了笑。

舅母说的话如果不会错时,我未免错怪梅君了。我来S市,快满两个月了,还没有会见梅君。他此刻不知如何地思念我,又不知如何地恨我呢。我想到这里,眼泪几乎要滚下来,但把它极力忍住。很想向舅母问梅君的近况,但又不敢问,也不好意思

问。舅母当然望见了我的红了的眼眶。

"听说你父亲要你和吕广博士结婚,的确么?"

我还没有表示肯定或否定,琼妹突然的:

"舅母!你看吕先生和吴先生那一个人好?那一个该做我们的哥子?"

"你说些什么?"我翻过来叱琼妹。

"阿琼这个问题真叫舅母难做答案"舅母说了后笑了。"她最初因为你的婚事和我们辩论了好几次。我和你母亲的意思一样,总觉得吕君的身世和家门不很好。姨母却极力赞成你和吕君订婚约。但近来她的态度又有点变了。"

舅母的话我没有细心听,但我始终认定姨母是破坏我和梅君间的恋爱的。

我由家里出来的时候,天色就有点阴暗,和舅母谈了半点多钟,听见外面的雨声了。

梅君听见我到S市来后,用女学生的名字"李梅仙",也曾寄了两封信来。第一封是约我到公园去会他的。我到S市后固然没有去会他的自由,作算有出入的自由——一个人出入的自由,也不情愿会他了。因为由他便联想到姨母,由姨母便联想到他们间的暧昧态度。我这时候,心里虽然有几分爱他,但不能敬服他了,只当他是个爱情浮薄的青年!不单不应约去会他,也不回他的信,第二封信是说知道我不能恕他了,但总希望我给他一个机会,尽情地诉他的心曲。他又说,他在晚间常在我们的住家的附近徘徊,每望见楼上的灯光就觉得我和吕君在那灯下对坐着说笑,他便感着一种痛苦——能使他心碎肠断的痛苦。他又说,与其这样地怀疑他,不理他,不如早点写封断情的信来把他杀了的好。我只当他是轻薄的烂调,还是不理他。

今舅母把梅君的近况大概告知我了,我觉得有点对梅君不起了,梅君此刻比我还要苦闷吧。

三点多种，姨母回来了。姨母看见我们姊妹，还是一样地拍肩握手，很亲热地问这个，问那个。由姨母手中带进来的洋伞，我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我相信这枝洋伞决不是姨母的，是一个男性用的洋伞。我又怀疑是梅君的伞了。

“不对，不对。海君的伞柄端是没有钩的。”我猜了一会，猜不出是谁的伞来。

“琇！你和吕博士同住，学问很进步了吧。”姨母向我说的第一句就是带嘲笑的。

我本来就想辞去的了，把母亲送外祖母的东西交点给舅母后，我们的责任就完成，可以回去了。但看见姨母回来，不方便就走，只得和她敷衍了十多分钟后才告辞。

我和琼妹回到家里，才踏进门就听见母亲叫老妈子替吕君烘衣服，说吕君由学校回来在途中碰着一阵大雨，把衣服淋湿了。

十八

吕君住在我家里，我的父母——至少我的父亲——不单当是未来的女婿，更深进一层，完全当他是自己的儿子了。在农村里生长的，赋有劳苦性的母亲，到了 S 市来有点过不惯都市的生活，听见每月的房租要三十多块钱，就心痛极了，常向着父亲叹气，说村里的房子没有人住又不能赁给人住，可惜了。

“你一个人搬进办事处去住吧。让我们回乡下去。每个月把这三十多块钱的房租寄回给我也够一个月的家用了。”

母亲那里知道父亲的苦心。他要我们一家人出来 S 市，又要吕君到我们家里来住，他的目的是什么，我早直觉得出来了。在父亲的意思是希望我们——尤其是希望我可以渐次的理解吕君，同时又可以增加吕君对我们母女的感情。

父亲大半生劳苦,来年就满六十岁了。年轻时代过于攻苦的人,到了晚年比一般人衰弱得快些。我觉父亲之爱吕君并要我和吕君订婚,半是爱重吕君,爱重他和自己一样,少年劳苦,立志成名;半是出于他近来的“日暮途远”之感。若我有个哥哥,父亲也就不会这样急切地要我和吕君订婚了吧。父亲的苦心我何尝不知道!我真不忍说出来,父亲是怕他一旦逝去,遗下来的一家弱小无人照料。他物色了几年,所属望的就是吕君了。

母亲始终不赞成吕君住在我们家里,第一是图经济的节省,第二是家里没有多雇用人,多住了一个吕君,家里的事务不止繁忙加一倍。可怜有苦劳性的母亲在乡下雇用一个妈子,出来S市后还是雇用一个妈子。差不多家人的衣服都是我帮着母亲洗。

关于吕君的事,母亲有一次向父亲提议过。

“从前是因为他苦学,没有钱念书所以资助他读书,读到大学毕业了。现在他自己有了出息了,当了大学校的先生了,还愁没有钱用,没有地方住么?还尽管津贴他做什么?我也不是想省这几块钱,不过他住在我们家里,虽然说和自己的子侄一样,我们总未免拘拘束束的,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很不方便的。”母亲想得父亲的同意,叫吕君搬进大学里去住。

“你们女人懂得什么?你何必拘拘束束的,你当他是你的儿子,你的侄子看待就好了,也不必过于客气了。”

“你只说是子侄!话固然是这样说,谁肯把你当做父兄看呢?”

“我不是和你说了么?你这个人真笨;等他和琇儿成了婚后,还不是一家人了么?”

我在旁边听着,觉得父亲的话虽然不错,但未免偏信吕君了。因为父亲和吕君接触的机会少,我们和吕君接触的机会多。父亲只能够和吕君谈谈学问,不及我们知道吕君日常生活的详

细。

父亲提及我的婚事,我当时就想加以反驳,但我深知道父亲的专断的主张里面含有一种悲哀,我快要流下泪来,不忍再向老父口头的反抗了。

我一面体谅老父的苦心不能不敷衍吕君,一面又思念着梅君。我来S市后比在村里时更觉得烦闷了。

吕君像知道母亲不很欢迎他,不很和母亲亲近,但对我们姊妹是异常的恳挚。我因为父亲有婚约的提议,不好意思和他多谈话,也不愿意和他多说话,能够快活地和他说话,没有一点不自然的态度的只有琼妹。

吕君房里有个酒精炉子,他爱自己烧开水弄咖啡吃。提水到楼上去的就是琼妹,因为她也喜欢和吕君一块儿弄东西吃。琼妹喜欢的东西,吕君都不吝惜地买给她。所以琼妹和吕君一天一天地亲热起来。吕君只当她是小孩子,两个人顽到淘气的时候你抓着我,我抓着你的滚成一团。有时候吕君竟搂着琼妹说笑,叫她好妹妹。

吕君对我另有一番热情地表示,比在金星峰上说的话还要热烈的。他说,他知道我是不属意于他,但他无论到什么时候,他都愿意守着,等到我爱他的时候。他又说,因为我不很知道吴梅君的为人,所以心里头还深刻着梅君的影子,其实梅君是个轻薄的少年,日后我自然会有知道他的一切。他说,梅君以毕业生的资格召集S市大学的毕业生开了一个会,反对吕君在S市大学当教授。他又说,到会的人寥寥无几,这寥寥 的几个人都说梅君主张的理由不充分,通不过。梅君白白地花了几块钱的会费。

据吕君说,梅君还分头运动在校的学生反对他,但终没有成功。因为S市的学生都说吕君的学说很新,尤其是他的关于马克斯的研究很有名。S市的新闻和第一流的杂志都常登载他的

文章。他是极端攻击用口语行文的,他的论文都是用文言。其实,他的文章,也不见得很高明,只把白话中的“我”改为“愚”罢了。他对做白话文章的人都加以攻击,只有一个专做白话文的大家秦刚先生,他不敢攻击,因为秦先生是S市大学的教务主任。他怕人骂他的文章不通,就请出一个和他同姓的国学大家吕尚儒来做他的后援,一提及中国文字,就“家兄尚儒怎么样说,家兄尚儒怎么样说”的卖广告。所以反对他的人笑他,多拍几回马屁,多转几个弯,乌龟虾蟹都成“家兄”了。

攻击他的只管攻击他,但他的名声是一天高一天的。他的教授薪水已经不少了,此外还有由各杂志社和报馆收入的稿费。所以他的财产也跟着他的名声一天一天增加起来。近来他又办了一个专门研究经济的杂志,叫做“癸巳周刊”,他的收入更增加不少了。

吕君每天八点钟就到S市大学去,晚上四点半钟才回来。和我们谈话的时间只在晚餐的前后。由六点钟起他就要着手编讲义和写各种原稿了。常见他一面喷着雪茄烟,一面驶着钢笔在原稿纸上狂奔。

每星期日他大概都要应各研究团体的请求到各处去讲演。有几天的星期日没有出去,便有许多学生来拜访他,其中还有花般的女学生。说起来真有点羞愧,我对那些女学生竟起了点醋意,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这醋意是从何发生的。我不是天天还是思念梅君么?

母亲渐渐地改了她的本来面目。她听见吕君近来每月的收入超过千元了,禁不住欣羡起来。

“吕君近来有向你提及婚事么?”有一天母亲忽然这样地问我。

“我近来很少和他久谈,他也没有提这些事。”我很坦白地答了母亲。

“你就随和些吧。这样有本事的人就不容易找了。父亲焦急得很呢。听说很多名家的小姐们争向他求婚,他都没有答应。”

“他们不是说他快要和一个前清做过道台的胡什么名的小姐订婚了么? 听说胡家是很有钱的。”

“没有这回事吧。”母亲像意外的吃了一惊。

琼妹不消说是袒护吕君的。现在父亲和母亲又同了主张,只剩下我一个人孤立了。

十九

旧历的四月中旬,舅母忽然地一个人跑来看我们。她来报告我们一件事——叫我们吃惊不小的一件事,就是姨母前星期六出去后,到今天满十天了,还不见回来。舅母说,外祖母遭了这意外的打击,无限伤心,哭了几天,衰弱了许多了。她只埋怨舅父不该允许姨母升学,因为读书太多了才会生出这种不名誉的事来。高等女子师范毕了业还不算,又答应她进男女同级的S大学去当旁听生。姨母因为进了S大学才变坏了的。

母亲叹息着和舅母说了半点多钟的话后,出去准备午饭舅母吃,吃了后一同到她家里看外祖母去。母亲出去后,我引舅母到我房里来坐。

“舅父的态度怎么样呢?”我问舅母。

“你还不知道,他是很脱略的人。他说女人的这一件事情,就连父母也管不得。他是主张女性解放的,你还不知道?”舅母说了后笑了。

“姨母不是跟了哪一个男子到什么地方去了么?”

“晓得? 她没有去的前一星期间像很苦闷的,话也不说,饭也懒吃,外祖母当她又是发病了。本来她的肺弱,受了点寒就要

咳嗽发热的。”

“舅父听她去么?”我平日就听母亲说,舅父舅母和姨母本来就不大和好。

“你的外祖母不是说要登报寻觅?但你的舅父说只要托几个熟识的友人向各方面打听打听,一二星期定找得回来。登报寻觅,怕伤了名誉。总之我们女人要不到多大的学问,还是早一点组织家庭的好。岁数大了,和男学生一同念书,什么弊病都要发生出来。”舅母很正经地说。

“舅母太看贱我们女性了吧。”我笑着说。

“固然有例外,但十个有九个靠不住的。”

看舅母的口气,外祖母她们像都知道引诱姨母的是谁。我想莫非是梅君么。据舅母说,梅君和舅父是很亲密的朋友,近来虽少到他们家里来,但还常到舅父店里去。并且舅母说,姨母对梅君的批评很坏,她退出了梅君组织的文艺会。那么引诱姨母的当然不是梅君了。我想姨母是在性的烦闷期内的人,大概在S大学里又认识了哪一个吧。

“你自来S市,你没有一封信给梅君,是吗?”舅母笑着忽然地提起梅君来。我听了梅君,胸里便起了一种悸动。

“……”我只红着脸低下头去。

“舅父对梅君很表同情的。他说梅君近来很可怜,拚命喝酒,消瘦了许多,像病人一个样子。舅父要我来问你,到底还理他不理他。你若决意和吕博士订婚时,就早点谢绝梅君,使他痛哭一次,或大病一回后等他别开他的新生活。梅君说,你对他发过了誓的,迟早会回他那边去,所以他只死守着你。你不要再把他弄得不死不活的。”

“……”我虽低着头,但舅母当然看得见我的红了的眼眶。

据舅母说,许多女性不单爱好梅君的美貌,并且还爱读他的创作。他发表了几篇作品后,很多女性寄信来给他,但他对这些

女性,完全无动于衷,只死守着我。舅母又说,舅父和梅君在酒楼上同过几回席,有几个美妓曾向梅君施蛊惑的手段,但梅君终把她们拒绝了。舅母又说,舅父本想来和父亲解说,叫父亲听我自由和梅君成婚;但知道父亲为人是很呆板的,恐劝不动,所以没有过来替我说项。

我虽接了梅君几封信,但不情愿复他。他虽用女人的名字写的,但怕他多来了信,给父亲觉察出来,第二我虽然有点信舅母的说话,梅君是个全无瑕疵的人;但对姨母和梅君的态度终缺彻底的了解——非得和梅君亲面一回决不能了解。在父亲监督之下,我真找不出约梅君密会的机会来。

梅君在文坛上声名一天一天地高了起来,这却是事实。他的创作多半是描写爱欲的,文章很流利,也很热烈地能感动人。一般人的批评,说他是自然派中的巨子。但他同时又得了恶魔派的称号。反对他的作品最有力的就是一班老派教育家。因为一般青年——尤其是女学生,受他的作品的感化,大胆的实行放纵恣欲的人数的确不少。我也是喜欢读他创作的一个人。

我近来愈觉烦闷了。这不单是处吕君和梅君两人间不能应付的烦闷。我想姨母的烦闷期怕是轮到我身上来了。时序到了春夏之交了,野外繁生着青青的草。树上也装满了浅绿色的新芽。新清的和风吹拂着麦田里的青苗,成一种波动。云雀在我们头上歌唱着飞舞。学校在郊外,我每天都能领略到这些美景,我应该欢乐才是。但在我眼前的这些景色,徒增我的懊恼,觉得这些景色是对我的一种诱惑。

我在这春深的期内感着一种难捉摸的哀愁,大概就是青年男女所常患的"春愁"吧。尤其是傍晚时分站在楼上眺望窗外的晚春的暮景,无端地悲楚涌上心来,一个人望着暮色流泪。不喜欢和人说话;又想和一种人——能够了解并安慰自己的心的人——亲近。觉得自己心里生了一个很深的空虚。无论到什么时

候都象无充填的希望的空虚。由这空虚生出无穷的懊恼。象有所求,但又不知自己想求的是什么。恋爱么?不敢再领教了!富么?非我所欲!名么?更非我所求的!

赴学校的途中常遇着几群男学生,其中有成熟了的,有快要成熟的。不管他们成熟了或未成熟,在我的眼中——春的烦闷期内的眼中看来都具有一种男性美,不住地向我诱惑的男性美。我如有这种权力,我很想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抱着亲吻。我想这种心理不单是我一个人有吧,是一般女学生的共通的心理吧。不过女学生比男学生伪善些,不像男学生们心直口快地把性的烦闷马上说了出来。

和我同级的有几个过了二十五岁的同学,她们像再无心思求学了,观察她们的目的是想在这都会上交际几个男性,拣个意中人。她们来进学是想造一个资格,尤其是面貌上有些缺点的人更想早得个高等女子师范毕业生的资格,容易嫁人些。

我近来觉得在运动场中满头满脸流着汗的中学生们真可爱,觉得他们有几种美,无邪美,勇气纠纠的美,和肌肉美!我所喜欢的还是后者。我每描想到给他们的有力气的双腕围抱着,睡在他们的怀里时的快感,禁不住脸红耳热。

走读的不止我一个人,能够同一路上学一路回来的共有三四个人。每天在途中相遇,初则脸红红的相望,次则互相点头招呼,最后就认识了几个了。我们同伴中就彼此讥笑,说你中意了哪一个,哪一个又是你顶喜欢的。我们都各意拟了个情人。

到了这种烦闷期中的我,虽时时刻刻思念着梅君,安慰自己;但每天和中君见面,觉得吕君站在我面前时,也受着一种重压,恋爱是浮动的,近来在我心头上的吕君的影子渐次浓厚起来了。

每早晨起来,站在镜前,看见镜中的充着血的双颊,润湿了的鲜红的双唇,富有弹性的高高地突起着的胸部;莫说对男性,

就对自己都有刺戟易动的官能的力——笼在自己体内的魅力。

近来得到了和梅君相见的机会了,就是梅君受了校长的关聘,来我们学校担任文学了。他担任的是文学概论欧洲文学史,这两种学科单限于文科的四年级才有的,但每到这两门功课的时间,四年级的教室都满挤了别级的学生。四年级的教室有四十几个座位,但学生只有十八个人。这几个座位都给学生占满了外,后面还站着很多人,经教务科出示禁止也不发生效力。好几个同学都要我去听讲,但我只推听不懂不敢去看梅君。

听了梅君的讲义的同学们有的说,梅君的文学真不错,教授法也很得法,我觉得她们是在称赞自己。有的说,梅君还是梅君,视线只管向几个有名的美人脸上投射。有的说梅君是全无性道德的人,不久就要在我们学校里作一篇新 Romance 出来。我听了又起了一种无名的嫉妒。有的说,梅君早有意中人了。我觉得她们像很注意我的态度。

“他们说,梅君先生是你的旧相好。怪不得你不去听他的讲义。原来你早听过了的。”一个同学在笑我。

“听说梅君先生的讲义是你一手抄写的,有的事么?”他一个同学又在笑我。

总之自梅君来我们学校当讲师后,我心里许久不燃烧的情热,再燃烧起来。

二十

我虽不去听梅君的讲义,但同在一个学校出入了,免不得要会着的。说良心话我也在渴望着有会见他的机会呢。

一天我在学校里吃过了中饭,在阅报室里翻读各种报纸上的文艺栏。我每天都利用这个时间——同学们都歇午睡去了的时间,耽读各报上连登的长篇创作。梅君有一篇像自叙传般的

长篇创作登在S江新报上,连登了二十多天了。创作里面的女性——主人翁的恋爱对象,大概是以我为model了。他把H湖畔的风景写得逼真的。描写一个大学生和大学教授的女公子生恋爱。他把这个女性写得像女王一般的庄严,天仙一般的美丽。现在正写到那个大学生在湖畔向那个女性求爱。读了这篇小说的同学都很羡慕我,说创作中的女性一定是指刘琇霞了。有几段描写他的苦闷的文章也曾叫我暗暗地流过泪来。

我正在耽读他的创作,忽然听见背后有人进来了的足音。我忙翻过头来看。我吓了一跳,忙从椅上站起来。他咬着一枝雪茄,双颊浮着微笑,向我点了点头。我除了红着脸低下头去外,再不会有第二种举动了。

"密司琇霞!许久不见了!我给你几封信,都收到了没有?"他这种态度和口气都带有一种轻薄。我禁不住生了一种愤恨。

"……"我真怕阅报室外有人在窃听和偷看。

他从怀里取了一封信来:

"这里不是我们尽情谈话的地方,请你读这封信吧。"我不知不觉地伸出手来接了。他看见我接了信,急急地离开了阅报室。

他去后,我无心读报了,也不愿意上课了。我以头痛为口实向教务处请了半天假。

我自读了他那篇自叙传体的长篇创作后,我觉得我太对不起他太误解他了。我也几次想试写篇创作,把我们间的恋爱的经过做材料。但我若没有读他那篇创作时,我决不会把梅君写成良善的人物。由这点的比较,我对他的心不及他对我的心诚恳了。我的胸度也未免太狭浅了。

我回到家里,战战兢兢地把梅君的信拆开来看。信的内容很简单。大意说,他完全是为我一个人才到我们学校来担任功课。他来了半个多月,不单不见我来听他的讲义,并且没有看见我的影子。他又说,他的性情像蛇一般的固执,若此生不能达目

的——和我同栖的目的，他就见血也所不辞。最后他在信里告诉我，他搬到离我们的家不远的一所房子去了，叫我在这星期以内非去看他不可。信笺的后面还画了一个赴他的寓所的略图。

我想这完全是封胁逼状了。我觉得梅君近来竟变成一个轻薄的无赖了。但后来又想，我这身体是经他拥抱过了来的，我这红唇也给他亲吻过来的；他认真把我们的秘密——或者故甚其词，在他那篇创作里面发表出来，父亲虽然不读新小说，但万一吹进父亲的耳朵里去了时，我这个罪名真吃不了。关于这件事——要求他不要过于率直地把我们的过去的秘密在创作里发表，我不能不去会他一面。我想来想去决意在后天的星期四下午到他寓里去，我还是向学校请半天的病假吧。

第二天一早我用男学生的名寄了一封信去给他，约他星期四下午在家里等我。

初夏的雨期内了，星期四一早就淅淅沥沥地下了几阵雨。吃过了饭后像晴了些，但走出门来时又下了一阵大雨。望着这样阴郁的天气心里异常地烦闷，想到下午要去密会梅君，心头更跳跃得厉害。

上午四时间的功课，在课堂上全无心听讲，觉得自己的前途异常地暗淡，要待下午会见梅君后自己的运命才有决定的希望般的。正午的中点也吃不下咽。胡乱吃了点面包，就想到梅君那边去。忽然又来了一阵大雨，真急死人闷死人。

梅君近来的经济状态是很从容的了，何以还在这样的贫民窟中租房子住呢。我由他信里告诉我的那条大街西面的第四条胡同进去，再转进和大街平行的一条单口巷子里来。这巷子里有十多家人，不是补鞋匠，就是剃头匠，不是剃头匠就是拉车的，都是这一流人的住家。我一进来时，就闻了一股奇臭。我忙掩着鼻孔，顺着门牌的号数数去，找到了第八号了。我有点不相信梅君是住在这里面。

我硬着胆子跑上去敲了门。开门出来的是一个老妈子。我这时候望见贫民窟里的一群妇女都注意着我。很难为情的我，还没有问她吴先生是不是住在这里，她先开了口。

"是刘小姐么？请进来。"老妈子让我进去，她再把门关上跟了我进来。

"吴先生在后面书房里。"她再忙走到我前面，引我向里面来。

我心里有点害怕，觉得梅君这家里有点神秘的气象，我像进了迷宫般的！走进门来是一个天井，再走上来是个小小的花厅，厅后一面是梅君的书房，一面是一间小房子和厨房，中间有一条巷路。

梅君房里没有什么陈设，四面都摆着满堆积着书籍的书橱和书架子。梅君的书案摆在当中，向着后园，他的寝床就紧接在他的座椅后面。

他的书台上除了书籍，原稿纸，墨水瓶，钢笔之外还有几个酒盅和酒瓶子。他像才喝了酒，满脸绯红地笑望着我进来。我看见他那种态度，害怕极了。

"难得你真的答应我的要求了！请坐！"梅君说了后又向着我狞笑。

他把他坐的椅子提过来叫我坐在他的书案的一隅。他自己退到床沿上去坐了。我只得战战兢兢地坐下去。

"你不喝酒？"他笑问我。

"不……"我真说不出话来了。我心里怀疑，和我对向坐着的不是当日H湖畔的温柔诚恳的梅君了。莫非是别一个人吧。

"琇霞！"梅君把他的脸凑近我的脸，一股酒臭冲进我的鼻孔里来"哈！哈！哈！"他像疯了般的。他的确瘦减了许多。脸上也满布着不少的皱纹了。他没有去年那样的美了。大概是多喝了酒的缘故。如果舅母说的话不会错，他是因不得我的爱而自

暴自弃的，忧伤到这个样子，憔悴到这个样子，那么真是我的罪过了。他笑了后，眼眶里满蓄着泪珠了。

“你喝了酒么?”我低下头去只问了这一句。

“喝酒不行么？你不愿意我喝酒么？哈！哈！哈!”他说了后再狂笑。他真像吃醉了酒。

“当然不喝的好，喝多了，身体不好!”

“哈，哈，哈！喝不喝是我的自由!”

“虽然是你的自由，但……”我不知道要如何措词的了。

“你这样地关心我的身体么？你真的怕我喝酒喝坏了身子么?”他的眼睛里满充着血和泪了。我望着他感到一种痛苦的重压。今天的梅君，完全不是昔日的梅君了。

外面的雨声告诉我们雨下得更大了。梅君的书房里十分幽暗，我更觉得害怕。

在梅君眼睛里闪动的狂乱的表情对我是一种威吓。我周身打抖着再说不出话来了。

我来的时候决意恢复给他的爱再在一种本能的恐怖之下消灭了。

二十一

“哈！哈！哈!”过了一回，梅君再狂笑起来。“博士夫人！博士夫人！哈！哈！哈!”梅君半似向我说，半似自语。

“梅君，你说些什么?”我对他的不诚意的嘲笑起了一种不满。

他只痴望着我，许久不说话。又过了一会：

“像你这个才成熟的柔软的肌肤，和有媚力的瞳子，常发出一种火焰来。望见了你的人的网膜都要给这种火焰燃烧起来。我是一个。他也是一个！怪不得他由我的腕中把你夺了去!

哈！哈！哈！”

“梅君，你说些什么？”我再忍耐不住他的讥刺了。

“你问我说什么？‘我们要做点伟大的艺术给他们看’，‘我一定是属你的了！’哈！哈！哈！”

“梅君，我并没有对你不住，你才对不起我！”

“什么话？！”他站了起来。

“云姨母你把她藏在什么地方去了？”我很气愤地诘问他。

“你问她么？哈，哈，哈，我不便再向你说别人的坏话了！不久你就会明白吧！不单你，你父亲也会醒觉过来吧？”他再坐下去。

“你不把你和姨母的秘密招出来并向我忏悔，我决不再受你的欺骗的！”

“你的舅父和舅母都相信我对你的姨母没有什么，你还不能相信我么？”

“要我找着了真正的证据，我的怀疑才能够消失！”

“那么你决意做博士夫人了？”

“难道不和男人结婚，我就不会生活么！”

“你们的婚约不是早成了么？”

“谁说的？谁造谣的？”

梅君从书堆里取了一本杂志出来，是S大学经济学会的月刊杂志。他翻出后面的会员的家庭消息栏内的记事叫我读。

——本校教授吕广博士已与刘次权博士之长女刘琇霞女士订婚。介绍人非别人即刘老博士自身也。吕博士与刘女士准于今冬成婚并在年假期内赴H岛度蜜月云。——

“有这回事？我一点都不晓得！”我推定是父亲——顽固的父亲做出来的，他并未得我的同意就发表了出来。

“要你晓得？哈，哈，哈！你父亲有绝对的权力的，你终屈服了，是不是？”梅君说了后，他的眼泪终掉下几点来了。

"……"

"琇霞，告诉你！你的眼睛给博士的头衔和金指环眩盲了！你牺牲我们间的爱情——即牺牲我一生——做博士夫人和金指环的交换品！你不太残忍了么。博士么？请你忍耐等几年，我到新大陆去搬回几张博士文凭来给你看，任你拣哪一张！金指环么？你看！"梅君站起来，抽开抽屉叫我看。在抽屉的一隅有二三十个金戒指。

"你要金钱，是不是？你是在金钱之上谈恋爱的！琇霞，你看！"他再从衣袋里取出一卷钞票，抛向我的怀里来。"哈，哈，哈！"但他的眼泪不住地滚下来。

"……"我没有话说，只当他是疯了。

"告诉你！琇霞！你是属我的了！不得我的许可，你再嫁第二个的男子是不成功的！从前我太柔弱了！现在我要使用我的权利了！我什么都可以牺牲，名也不要，利也不要，只不能牺牲你！我只问你，你还爱我么？"

"你能恢复你从前的绅士的态度，不威吓我，不侮辱我，我们的爱情是永久不变的。"

"我再不能相信你了！你太柔弱了！你自己一身的事，你完全没有自决的能力！"他这句话倒说中了我的弱点。

"那，你要叫我怎么样？"

"叫你马上离开你的家庭，舍却你的父母和弟妹，即刻跟我来！跟我到无人妨害我们间的恋爱的地方去！你做得到么？"梅君说了后，很焦急地在等着我的答复。

我想这个万不能马上答应他，但也不能拒绝他。他近来多喝了酒，像无赖般的，拒绝了他时，他定把我们的过去的秘密一切宣布出来。我还有许多信在他手里呢。我想到这里同时又觉得自己的卑怯可耻。

"让我回去想一想，明后天来答复你。我想总可以答应你的

要求的，不过我们同走的方法要慎重的研究下吧。”

“让你回去！你怕不再光临我这个小屋子里来吧！哈，哈，哈！”他又作狞笑。

“那么，你要我怎么样？”我哀愿他。

“你不能马上答应我，我还要对你提出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只要我做得到……”

“很容易的，当然做得到！”他再在狞笑。

“什么？”

“我要求你给我的是你的处女之宝！你这身体是属给我的了，我决不让我以外的男人享有你的处女之宝！”

“呃……”我吓了一跳！梅君今天完全是映画戏里面的恶汉了。

书房门给他从里面下了锁。我战战兢兢地忙避在他的书架的后面。我不能不蹲下去了。

我挣扎了一会，眼前起了一阵黑暗，我醒过来时，我发现我睡在他的床上了。

梅君坐在椅上脸色苍白地望着我。我侧卧在他的床上啜泣。我像个才从海里面捞了回来的溺死了的人的死尸。

梅君的眼睛里满充着残忍和恐怖！望着死人的残骸绝不生恻隐之色的眼睛！

我流着泪坐起来，整理我的辫髻。

“哈，哈，哈！”他望着我勉强地笑起来。但他的眼睛告诉我，他萌了悔意了。他脸上的笑容只一瞬间就消失了。他虽然笑着，但我看他比哭还要痛苦。

“琇妹，琇妹！”他像很辛苦地只叫了我两声。又停了数分钟。

“琇妹！真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望你能够恕我，恕我的罪过！”他坐近前来，把他的额接近我的额。

“你走开！快点走开！”我伸手指向书案，很愤怒地也很嫌恶地斥他。

“我一时想错了——多吃了点酒想错了，冒犯了你！我只求你恕我的罪！我愿跪着求你！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我像受了恶魔的诱惑。但是，琇妹！我是爱你的，很狂热地爱你！这种狂热——久压住而不能发泄的狂热之爱叫我犯了这种罪！”梅君还像疯子般的呓语。

这时候的我只有流泪，不抬起头来望他，也不理他。

“琇妹！你不知道我如何地想见你，如何地爱你！我真可以拿性命来换你的爱！你若给他夺了去时，我宁可死，我一定以死向他复仇的！我半年来看见你不理我，我绝望了！由绝望而自暴自弃，所以犯了这种罪恶！我只求你恕我，原谅我这颗心！”

梅君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来了，我忙摇动我的身躯，他惊着把手缩回去。

我站了起来。用由泪珠反射出来的闪光投射梅君的脸。

“快点走开！快点离开我！我顶恨你这种人的！你完全是个兽人！不知羞耻的兽人！”我骂了他后，再流下泪来。我胸里起了一种苦闷，我觉得我的体温高了好些。

“琇妹！我知罪了！望你恕宥我！”

“你是个恶魔！你是个野兽！我顶怕也顶恨野兽般的人！你快走远些！莫再来近我！”

二十二

再没有比处女的贞操遭了强暴的剥夺更伤心的事了！也没有比受了侮辱的处女的愤怒更激烈的东西了！

我本想把梅君和姨母的关系虚实根究清楚后就恢复我从前对他的爱，我才决意访他去。谁知道他是个动物！现在不是我

绝他,是他逼我绝他了。不是我忘了前誓,是他侮辱我,逼我取消前誓的。此后的我对梅君不抱什么希望,无恋爱,也不负什么责任了。此后的我和他是从不认识的陌生的人了。

理论上虽然是这样说,但身体给梅君蹂躏了的我的精神终受着他的支配。我一方面愤恨他,一方面又默认他有占有我这身体的优先权。我觉得单愤恨他也是徒然,我觉得我这身体还是要叫他回来负完全责任。

我近来更觉烦闷了!为对梅君的取舍而烦闷了!

我由梅君家里回来后,托病向学校请了两星期假了。在这两星期间思念梅君,思念我这破了身的躯体,我天天都伏在枕畔流眼泪。

快要放暑假了,父亲奉银行总理的命令要在暑假期内赴南洋群岛调查经济状况。父亲说商界中人大都有贱丈夫的气质,不容易相处,他打算由南洋回来后就辞去银行的席位。S大学听见这个消息,经济系的大部分学生就决议欢迎父亲当主任,因为主任一席自去年郑博士辞职后,教授内部生逐鹿的暗潮,所以还虚悬着没有解决。父亲的意思,若经济系的教授们不反对时,他是可以答应就的。

父亲因要赴南洋去,把我的婚约——由他作主和吕君订定了的婚约宣布给我知道了。

"做父亲的没有不望他的女儿享幸福的生活的。你和吕君相处了半年,大概也知道他的脾气了。有什么话,尽可以向他直说,不要客气。"父亲说了后拿出一个金指环来给我,说是定婚的戒指,叫我戴上。

从前我的心坎里满占着梅君的影子,对父亲这种专断的主婚,至少有三言两句的抗议的。现在对梅君绝望了,并且担心着我这失了女性之夸的身体,所以听见父亲说了后,想不出什么话来拒绝,只颜色苍白地低了头。父母看见我这样的服从父亲的

主张,都称赞我“深明大义。”

父亲吩咐我,他去后要多和吕君接洽,最要紧的是我和吕君要有充分的了解。要我早晚多和吕君聚会。

父亲走了三天了,那晚上是我自动地到吕君房里去,征求他对婚约的意思。我想最好能够把这婚约取消。我预想得到我们成婚后决无幸福可言,因为我已经不是处女之身了。其次万不得已,吕君不同意取消婚约时,我要把这一身的秘密——非处女之身的秘密预先告知他,向他忏悔。或者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了他后,他自动的宣告破约也说不定。

“为什么?你这样的不愿意么?到底为什么缘故这样的悲楚?不说出来,谁晓得你的意思呢。”

我只对吕君说,像我这样的女人在这世中多得很!我是无资格嫁他的了,望他向别的方面找比我更好的女性;但他听了我的话后,他的微笑单浮在左颊上——我顶讨厌他的就是这种单限于片颊上的薄笑——追问我什么缘故。

“我只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你莫追问我了!也不必追问什么缘故。”

“那么,你不喜欢我,对我没有爱是吗?总有什么理由的!何妨说出来。”

“不,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摇摇头后,再低垂下去我不敢望吕君的脸。

“那么一定有谁——或是你的亲戚挑唆了你。”吕君脸上泛着微红,慌张着说。他像有点神经过敏。

“没有。谁都没有对我说什么。对这次的婚约,我认得的人都没有对我说什么。”

“那么,你讨厌我了,是不是?我住在你家里太久了,你讨厌我了?”吕君倾着首默想了一会。

“你近来会见了吴梅君么?”

我突然地受了他这种质问,马上联想到那天在梅君寓中的景象来,一时说不出话。

“梅君向你说了什么话么?”他追着问。

我还是沉默着。我终没有勇气把自己身上的秘密告知他。

“你不是对我说,你不爱梅君了么?你现在又在迷惑着。那么看起来,你还是舍不得他,你还是恋着他!”吕君说了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不是的!不是的!我顶讨厌他那种人!”我像小孩子般的连身体都跟着头向左右摇动起来。

“顶讨厌?不见得吧。”他再微笑着说。他的微笑中像有刺般的。“梅君这样地热爱你,你也未免受了点感动吧。”

“决没有的事!他并不爱我!不是真心爱我!”我很伤心地全身颤动着说,“我恨死他了!他也一样地恨我。”

我想趁这个机会,把一切秘密向吕君宣布出来。告诉他,我的女性之夸已经被剥夺了。告知他,我是没有资格做他的配偶者了。我向吕君辞退婚约,是我应当做的义务。想说出来了,但喉头像塞着一个铁球,想说的话终吐不出来。“我不是个处女了!”这句话如何说得出口呢?“我这身体是受了男性的凌辱的身体了!”这句话如何说得出口呢?在未婚夫之前更难说出口!我在这时候只任我的双行热泪在苍白的双颊上流。

“我就相信你,你不爱那个人。本来梅君的性质是很快变化的。不能专爱一个人,是真的。所以我并不当他是能够抵敌我的情敌!”吕君像得了最后的胜利,用得意的口气说。他说了,才看见我流泪。

“啊呀!你哭了?怎么哭起来了?”

给他这一问,我更觉悲楚,忙用手巾掩着脸,呜咽出声来了。吕君看见我这样的悲哭着:

“不是受了他的什么胁迫么?他本来是有点不良少年的习

性。你不是受着他的胁迫,不知道如何地对付他了么?"

"请你莫再多问我了!莫再追问他的事了!望你听我自由走我自己该走的路吧。"

"听你走你自己的路?走那一条路?"

真的,吕君这句话问得不错,走那一条路呢?我真觉得在此茫茫的大世界中再无我安身的地点了!

"梅君若对你说什么,你切莫理他!有我站在你的肩旁边,你可以安心,不用害怕!不良少年!怕他什么?!"吕君说到这里,他的只手按在我的肩上来了。"你今晚上精神很兴奋的样子。身体不很好吧。你还是早点休息的好。你舒服地睡一晚上,明天起来精神一定会恢复过来。"说起话来多温柔的吕君,叫我便难把秘密告知他,也难痛痛快快地向他打消婚约。

"不,不是的!……啊!我真不知要怎么样才好!"

"算了,莫想那些事了。早点休息吧!你像患了歇斯底里症,要留心些,不要坏了身子!我还有很多话要向你说呢。你今晚上会说出取消婚约的话来,第一因为你有歇斯底里病,第二你还没有深信我。你的精神镇静了后,定要后悔不该说今晚上所说的话。我是决定了主意了的,你没有一点不情愿时,我们就成婚。你的神经近来很衰弱的样子,还是早点睡的好。身子要保重些!"

我回到自己房里后,茫然地不知道自己今晚上对吕君说了些什么,自己想了些什么。但吕君对自己的态度始终是很慈和的,很亲切的。

室外淅淅沥沥像下起雨来了。

我虽然卧在寝床上,但一晚上都睁着眼睡不着。一切的过去都像在梦中般的。自己现在也像在可怖的凶梦中。自己想过来的事实总不能在脑中留点印象。我真的神经衰弱么?真的患了歇斯底里症么?只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留在我的脑里,就是

自己的不幸的肉身受了暴力的凌辱！受了侮辱的处女性的悲哀和愤怒在这个不幸的记忆中长存着。

我这肉身是被污了的！想到这一点，真想把自己的肉身碎裂成一块一块而后快！我真有点不情愿这样的苟且偷活了！

错了！那天下午的事体发生以后，我不该再回来父母家里的！何以当时并没有想及！我当时怎么不知羞耻到这个田地！我该死在他家里的！自己觉得太可耻了，太爱惜生命了！

是的！我该把一切秘密告知父母！告知吕君！告知了他们后就自杀！但是，我终没有这种勇气。“死”是何等可怕的东西哟！

我真是一个顶无耻的女性！

我通宵没有闭眼，在寝床上辗转反侧的苦闷一夜，苦闷到天亮！

二十三

我终没有向父母忏悔。我终没有把我的身体的秘密告知吕君就和他结了婚。

父亲由南洋回来后辞掉了银行的席位。S大学的经济系主任又因一部分的学生反对，攻击父亲的头脑老朽，也没有就成功。父亲失了职业后，家计的敷衍就有点不容易了。这也是父母催我早点和吕君成婚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想把我这失了处女之夸的身体，早点交给吕君负责任。我当时并非没有感到良心上的痛苦，但“贪生”，“虚荣”和“物质欲”终引诱我第二次犯罪了。我真是个近代的娼妇式的女学生了！

九月杪，我和吕君公然在英国人的圣公会教堂行了婚礼。那个做证婚人的英国宣教师和我们一样的伪善！对我们俩的身世一点没有调查，就急急地代我们祝福。

耶稣怕在冷笑我们三个人!

我和吕君成了婚。我第二次失足了,第一天晚上我担惊不小。但吕君像没有觉察出来的样子。

我和吕君成了婚满一个月了,秋也深了。我的歇斯底里症像一天重一天的样子。我在这蜜月中真没有半点欢乐。对吕君的笑颜都是很辛苦勉强装出来的。我只像个机械,任吕君摆布吧了。说来真是羞耻!真是悲哀!

一连下了几天秋雨。我的头脑和腰部愈抽痛得厉害。吕君带我到他的朋友——一个美国回来的医学博士的医院里去诊察。

走出门首我才注意到吕君手里的洋伞。那枝伞不是今年春头我在舅母家里看见姨母带了回来的么?我脑里起了一种黑影。我觉得人生完全是丑恶的!

医学博士把我的身体诊察了后,说我是有了身孕。

"恭喜你们怕要得少爷了!"一种奇妙的微笑浮到医生的口边来。

我听见医生的话,脸红了一阵又一阵,全身颤抖起来。他明明在宣布我的罪状!不,他是在宣告我的死刑!

"……"吕君像在疑云里,说不出话来。

"你没有留意吗?"医生问他。医生知道我们未结婚前是同住的,未成婚前有了关系不算什么一回奇事。

"我完全没有留意。我想没有这么快。"吕君红着脸勉强的答应医生。

"满了三个月了哟!"医生很不客气地伸出三个手指来。

我只恨地面不裂开缝来,好等我钻进去。算了,算了。我是决了意的!早觉悟了的!到了无可奈何时,我只一死以谢父母和吕君吧。我想到这里精神安静了些,有听天由命的概况。

"三个月?"吕君愕然地惊疑着问医生。过了一会,"没有吧,

没有三个月吧。”吕君这一句像对自己说。

我的脸色像白纸般了。我的视线像钉住了般的注在地面上。

“我诊错了么?”聪明的医生倾着首说。

我们离了医院,向家里来。吕君在途中只低着头不说一句话。我更不敢先开口。

我们回到房里后,吕君颤声的:

“琇妹!”他只叫了我一声,又沉默下去了。过了一刻,“我要问你。……”

我不再等他的讯问了,也不愿受他的裁判。我决意把一切的秘密向他自白了。我有了坚决的态度,我反坦然地对他说:

“让我向你自白吧!让我向你忏悔吧!我早就想对你说的。望你恕我,恕我的罪!”

“琇妹!我真不相信你会……”

“连我自己也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自己都梦想不到!”我很悲痛地咽住了,说不下去了。过了一刻,“我只自恨自己太无勇气不能早点自白。这就是我的罪!望你恕我不早告诉你的罪吧!”

“我完全不懂你说的什么。你镇静镇静,慢慢地说吧。”

“望你允许我走我该走的路吧。望你让我去吧。我的身体,已经医生告知你了,不是寻常的身体了,再不能安然地站在你的肩侧了。我不早向你自白,的确是我的罪恶。但望你要谅解我,我不是想欺骗你!说也是徒然,结局还是和欺骗了你一样了。我真的是个不良的女学生!望你恕我的罪。但,但,你就不恕我也罢了。”我说到这里,伏在台上哭出声来了。一边哭,一边断续不定地再向他说。

“他,他,……用暴力,用暴力来强我!”

“用暴力!强你!什么话!”吕君颤声地问,“他?吴梅君么?

那个不良少年用暴力强要你……?"

我自白了后,不知什么时候倒在吕君的怀中了。我发现了我在他的怀中时,挣扎着起来。

"你让我走吧!让我离开你吧!"

"你镇静下!不要这个样子!"他扶我坐在一张沙发椅上了。"你想走到什么地方去!你想回那个不良少年那边去么?"

"不,不,谁愿意和他一块!"我很坚决地摇了摇头。"他是我的仇人!我恨煞他!他也恨我!"

"那么,你想怎么样?"

我抬起头来用泪眼望了他一望,把我的最后的决心告诉他。

"琇妹!你不能作什么自暴自弃的思想!你不要伤了你父母的心!你还是和我一块儿的好!"吕君像察觉了我的最后的决心,他用宽和的调子来安慰我。

"不,不,这个事万万不可能!作算你做得到,你能够宽容我,但在你身边的我敌不住良心上的痛苦。以后的长年月我是渡不过去的!"

"你并不爱他。你不是说过了么?你只在他的暴力之下屈服了。那么你对我并没有犯什么罪。你也可以不负何等的责任!你是个可怜的受难者!遇了兽人是没有法子的。你只当给狂犬咬了般的就好了。我只有对你同情,断不责备你!"

"不,不,事情不能这样简单地说过去。"

"你早点对我说了就好些。"

"莫说我说不出口。我说了,你就不和我成婚了。"

"那么,你还爱我的!过去的事都莫追究吧。我承认你腹中的胎儿是我的儿子就算了。"吕君也像有内疚般的。

"事情不能这样简单的收拾得了的。这个胎儿太可怜了!"我重新流下泪来。

"那么你还思念他!舍不得那个胎儿的父亲!舍不得那个

不良少年！”吕君很焦急地说。

“不，不是你的！你虽然宽恕我，但……”

“那么，你自己不能恕你自己，是不是？但是我们是人类！人类对在自己意识外生出来的结果是无负责任的必要的。你只把你腹中的胎儿当我的儿子看就好了！”吕君的态度何等的堂皇！他的精神何等的高尚！他的立意何等的仁慈！但是他为自己辩护，还是为我辩护呢？

“琇妹！我可以对你发誓，我决不因这件事而弃你。望你也要和我一样地永久不弃我。我们以后还是度我们的平和生活罢。”

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对吕君的感激。我只流着泪说不出一句话来。

“经了这次的风波，你才确实的属给我的了！”吕君把我拥抱着，在我的灰色的冷唇上接了一个热烈的吻。

吕君的这样仁慈的态度和宏量，结局还是使我愈受痛苦。我连对他的勉强的笑颜都装做不出来了。我在他旁边没有一瞬间不苦闷的。他也比从前少说话了。

我还是离开他的好！我的一死，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我想到这最后的决心，浅笑浮上我的苍白的颊上来。

但是，但是，可怜的就是无罪的胎儿，这腹中的小生命！无罪的小生命也跟我同归于尽么？

我背着吕君为这件事痛哭了几次了。

生下来后，不知生身父为谁，给人骂“偷生儿”不更可怜么？那么还是一同死了的好，母子一同死了的好！少在这世中留点罪孽！

二十四

腹中的新生命一天一天在里面强烈的运动。它是想出来和世之光相接触。

我真的自裁,不是再加犯一重罪恶么?

秋尽冬来了,北风刮得厉害的一天,新雇的老妈子来告诉我厅前有一个女客说要看我。

"女客?"我当新来的老妈子还认不得我的母亲。因为母亲许久没有来我们的家里了。我料定是我的母亲了。但后来想,不对,不对,母亲会一直跑进我房里来的。

我慢慢地走出客厅前来。我先望见来客的苍白的片颊,次望见她的深深地陷进眶里去了的眼睛,次望见她脸上满浮着微笑。她这微笑引起了我的极度地惊喜。

"啊呀!姨母!"我颤声地叫了她后,忙跑前去和她握手。

"琇儿!"姨母的声音也一样的激烈地颤动。

"你怎么会来了?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都为你担心了不少。我真想见你,我近来想见你!我,我……!"我说不下去了。我的热泪好像泉水般的不绝地流出来。我并不计及,也不追问她到底为什么事来看我。但自受梅君凌辱后的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姨母了。姨母大概也是和我同运命的人吧!

"你这样地想见我么?你这样地想念我么?"她也滴下几点眼泪来了。

"是的,我真想见你!我有事要求你原宥的。"

"不,不,这句话要让我说才对的。我有事要向你忏悔的。"

"向我?"我睁着我的眼睛痴望她。

"琇儿,对不住了!让我在这台上伏一伏吧。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

“你身体不好么?”我恢复了冷静的态度,把姨母观察了一会。今天的姨母果然不是金星峰上的姨母了。“你变了样子了,姨母！你的身体像弱了些。”

“岂止弱了些么？完全衰老了！你也不像从前了。你也很苍瘦的!”姨母抬起她的无气力的眼睛来望我。

“我怕不能久在人世了！医生早向我宣告了死期！所以我来,想在未死之前来见你一面,第一想向你忏悔,第二来警告你!”

“警告我!”她的话给我一个意外的惊骇。

“是的,我来劝你,劝你早点觉悟,离开这一家！这不是你能永久住得下去的地方!”

我只睁着惊异之眼静听她说下去。

“你的幸福不是在这一家能够找得出来的。你应当回到真心热爱你的人那边去！我才知道他是真心爱你的人！你自己反不知道!”姨母的声音带点悲哀的调子。

“我突然地说出这些话来,你怕摸不出头脑,我深知道他——吴梅君真心地爱你。因为他拒绝了我献给他的爱！我也深知道你现在的丈夫——吕广,他不像梅君那么爱你,并且他受了我的爱,后来又拒绝我!”姨母说到这里像很悲痛的样子,她的精神过于兴奋了,急喘起来。

“你的丈夫都知道我的一切。在这世中最深知我的人只有你的丈夫——吕博士一个人!”姨母休息了一刻再继续着说。“他知道我的一切！让我慢慢地告诉你。我也很知道他的为人。琇儿,你当吕博士真心爱你？你当他真心爱你!”

我真不知如何地答应姨母才好。但她不等我的回答再向下说。

“我后悔不该不听外祖母的话了,后悔不该不听舅父舅母的话了。总之我是个过来人。我只望你回到吴梅君的怀中去。你

不能不回到他那边去。他如何地热爱你,你还不知道!他如何的为你苦闷,你也不知道。他只对人说,他对不起你了。他只希望着你能恕他,希望你能回他那边去。你离开他,你没有幸福。他离开了你,他也难望生存。琇儿,我是为他来迎接你的。你就动身吧!你不要带什么东西去。吕家的东西你莫带到他家里去。你只把他的儿子——或是女儿带给他就好了。”

“但是,我……”我觉得就这个样子走——不得吕君同意就走,在我是难实行的。

“你要得吕君的同意后才能决定主意么?那不要紧。吕君那边我负全责任。包管他不会难为你。”

我由姨母的态度想到那枝洋伞来了。

“……”我痴想着不会说话。

“吕君到学校去了?”

“不,在楼上的书房里。”

“那么,你去叫他来,说我要会他。”姨母用命令地强调。

我无法拒绝她,跑进去向吕君说了。吕君听见姨母到我们家里来了,像受了意外的打击,脸上登时呈苍白色。但他不能不跟了我出来。

“你的云姨母?她对你说了什么话没有?”

“没有说什么话。只说要会会你。”

姨母望见吕君后很恭敬地鞠了一鞠躬后,脸上浮出一弱种惨笑。

“吕先生,我本不想来,坚守我们的约,不来看你。我本决意就会死都不来看你!我的身体衰弱到这个样子后才来会,是何等伤心的事!我不单可怜我自己,我更可怜那个殇儿!不过我今日是奉了使命来的!不能不来向你说几句话。不能自救,也当救人!不能救自己的儿女,也当怜悯他人的儿女。不能坐视而不救!这就是我的使命!“姨母一语一针的,句句都像曾经血

洗炼过来的。我听了姨母的话,晓得他们间的大概情形了。

“你把你的意思具体的告诉我,不要多说那些空话!”吕君虽然矜持着说,但他的声音颤动得很厉害。“你来有什么事?”

“你快放这个女儿回爱她的人那边去!这是我对你的要求!”姨母指着我向吕君说。我只低着首。

“我就是爱她的人!”

“吕先生!不是我得罪你。你只喜欢女性。你并不知道爱女性!你的所谓爱不是我们女性所希望的爱。关于我这一身,我不敢怨你,都是我自己做错了的。但我走错了的路,我不忍看着琇儿再蹈我的覆辙。我希望琇儿能够走正确的爱之路。不忍叫她再陷于迷途。你不是真爱她的人,你也不能真的爱她。真爱她的人还有第二个。”

“谁是真爱她的?”

“吴梅君!”

“吴梅君?那个无赖?他能真爱她?”吕君片颊上泛了微笑。

“你信也好,不信她好。你只问她就明白。”姨母再向着我,“琇儿,你听我的话的!你回吴梅君那边去,是不是?”

我在这时候的头脑完全陷于混乱的状态了。但看他们的状态,他们的过去的关系也不难想象了。我不敢再看吕君,我觉得他的脸色异常的可怕。我只信我有把这腹内的新生命交回给他的父亲的义务!

“琇儿!你是听我的忠告的!是吗?”

我只点了点头。吕君的脸上满装着汗珠儿了。他的脸色愈惨白。

“我算做了一件善事了!我真欢喜!”姨母说了后连咳嗽了几次。她忙把手巾搁在口边,口里涌出一阵鲜血来。她的脸色登时像枯菜叶般的,昏倒在椅子上面了。

二十五

第二天早晨我和姨母在S市市立病院内科病室的一间院房里了。姨母昨晚上吐了好几次血,今早就进了院,我跟了她进来看护她。

“琇儿!辛苦了你!”姨母的泪珠一串一串流下来,“一切的过去你明白了吧。不用我再多说了吧。我只望你早日离开他,快些回你的爱人,也是爱你的人那边去。”

“父母晓得了,不知如何的伤心呢!”我也流下泪来了。

“琇儿,”姨母低声地叫我,“你父亲的经济学系主任给谁反对掉了,你知道么?”

“不是大部分的学生么?”

“只一小部分,就是马克斯学说研究会那一派的学生。但操纵这一派的学生的就是吕博士!”

我此刻才恍然大悟,吕君自己想当主任呢。

“只恨你的父亲的眼睛是盲了的,不认识人。”

我只叹了口气。

“刚才打了电话去,不久他就会来看我们吧。”

“我不能见他!我不方便见他!”

“为什么?你不喜欢他么?我真对你们不住!你们间的感情完全因为我一个人而破坏了!以后望你们和好的过你们的幸福生活吧。”姨母的头凑近我的膝部,不住地在流泪。

“像我这样的薄命人,再无希望了。前途只黑暗,只有死!姨母悲哭起来了,又吐了许多血。

据姨母说,梅君拒绝了她的爱之后,她就别转方向,向吕君进行她的恋爱——不是爱,是欲吧——,因为她羡妒我,两个男性都受着我的力的支配,都俯伏在我的裙下。吕君终敌不过她

的诱惑,两人间生了小孩子了。姨母因为要生育,就离开了吕君,一个人到H市去。婴儿生下来只三星期就殇了,她就在这时候悔悟过来的。但她在H市的生活费都由吕君供给,订约不回S市来。

看护妇在外面敲门。她进来报告有客来会我们。我听见有客,胸口不住地悸动。跟着看护妇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在期望着的梅君。

我看见他瘦减了许多了,伤心起来,流下泪来了。

"琇妹!"梅君的豆粒大的泪珠一串一串地滚下来。他跑前来紧握着我的双手。"我对不住你!幸喜你还能够恕我。我真梦想不到还有见你的日子!更梦想不到你还有属给我的日子!"若不是姨母在旁边,他定抱着我狂吻了。

姨母卧在病床上望着我们微笑。

梅君翻过首来看姨母:

"姨母,你是我的恩人!望你恕我的过去吧!"

"你们此后能幸福的组织家庭,我的罪就轻减几分了。我才望你们恕我呢。"姨母再作惨笑。过了一刻,"但是我们都是人类,不是神!谁都没有说恕那一个的权利!"她再流泪了。她说了后又在频频地咳嗽。终吐了许多血出来。

"姨母,你睡一忽吧!不要太劳神了!"我悲咽着流下泪来了。

"我是不中用的了!他来了么?他,他该来看我的!"

"谁?"梅君翻过来问我。我只脸红红的低下头去。

看护妇再敲门进来说有客,跟着看护妇进来的就是吕博士。

"你来了么?博然(吕君的字),我是不中用的了。我虽然恨你,但你总算是我的唯一的男性!我望你来,临死之前望你来说几句话。"姨母喘了一会,又频频地咳嗽,咳嗽了后,口里又涌出了许多血液来。

“云妹！我是个罪人！我害了你了。我太无责任了，我杀了你！云妹，你能恕我么?”吕君只膝跪在病床前，不住地流眼泪。

“我们就互相恕罪吧！但是，博然，我死了后你要记念我，并记念我们的殇儿！永久的纪念我和我们的殇儿！他太可怜了！”姨母痛哭了，口里再涌出一阵血来。

“你休息休息吧！”吕君悲咽着说了。

“我是不中用的了。我想说的话，让我在未死之前说了吧。”姨母又在喘着。我要失声痛哭了。梅君也背过脸去洒泪。

“那个殇儿太可怜了！产前我害了两星期病，产后没有奶吃，就这样的死了！博然，我们的殇儿是很可爱的，但临死时也很悲惨！博然，世界上顶可怜的人恐怕是不知生身父为谁的婴儿吧！他知道他的命苦，不愿意留在人间，竟自去了！”姨母痛哭了。

我在旁边感着腹中的胎动，也失声地哭了。

“云妹，吾爱！我杀了你了！我是杀妻的大罪人！”吕君流着泪走上前去搂抱着姨母，向她的染着许多血污的唇上接吻。姨母也流着泪向他惨笑。

等到外祖母，舅父，舅母赶到来时，姨母闭着眼睛不会说话了。她听见外祖母喊她的声音，只微微地睁开眼来微笑。

正午十二点钟，姨母在S市市立病院永眠了！

“姨母的性命完全为我们牺牲了！”梅君流着泪对我说。我只伏在墙上痛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苔　莉

一

克欧今天回到T市来了，由南洋回到一别半年余的T市来了。他是T市商科大学的学生，今年三月杪把二年级的试验通过了后，就跟了主任教授K到南洋群岛一带去为学术旅行。他和他的同级生跟着K教授在南洋各岛流转了几个月，回到T市来时又是上课的时期了。

他在爪哇埠准备动身的前两天，预先写了一封信来报告苔莉。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终年都是夏，一雨便成秋的南洋诸岛的气候是很适合我们南国人的健康。南洋的热带植物的景色也很有使人留恋的美点。但我对这些都无心领略与赏玩，我只望我能早日把我们的学术旅行事项结束，赶快回T市去和我的苔莉——恐怕太僭越了些，不知道你会恼我么——相见。

我所希望的一天终要到来了。K授教说，我们出来半年多了，菲律宾岛的参观俟毕业后举行。我们后天即乘荷兰轮船向新加坡直航。到了新加坡大概要停留三两天，然后再乘船向香港回航。我们不久——大概三个星期后就得

会面吧。

此次旅行得了相当的收获。除学校的实习报告外,我还写了点长篇的东西。一篇是《热带纪游》,一篇是《飘零》。这两篇就是我送给我的苔莉的纪念品——此次南行的纪念品。

我们的交情是很纯洁的,我们纯是艺术的结合。你也曾说过,我们只要问良心问得过去,他们的批评我们可以不问的。不过我想,这封信你还是不给表兄看见的好,因为他对我们的艺术的研究太无理解了,恐怕由这封信又要惹起是非来,我倒没有什么,可是累你太受苦了。

你寄苏门搭腊得里城 M 先生转来的信,我收到了。你说下期再不能分担社务的一部分了,这是叫我很失望的。但为你的家庭幸福计,我们也不好勉强再叫你担任。不过你有暇时,还望你常常投稿。

我在各地寄给你的风景画片谅已收到吧。你读这封信时我怕在新加坡与香港间的海上了。

克欧于爪哇,九月三日。

克欧到了海口的 S 市就打了一个电报给她,他希望她能够到 T 市车站的月台上来迎他。

克欧坐在由 S 港开往 T 市的火车站里。车外的景色虽佳,但也无心赏玩。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 T 市东公园附近的景色,尤其是夏天的晚景。他很喜欢那儿,去年的夏期中东公园中没有一晚没有他们俩的足迹。

火车由 S 港赶到 T 市车站时,灼热的太阳光线之力也渐渐地钝弱了。他跟着 K 教授和一班同学从火车箱里跳出月台上来。

——我的电报——在 S 港打给她的电报——她该收到了

吧。怎么不见她来呢？克欧还没有下车前，站在车箱门首就不住地向月台上东张西望。他望了一会很失望地跳了下来。月台上虽拥挤着不少的人，但他终没有发现有个像她的面影的人。

——也好，她还是不来的好。她真的来了时，他们又要当作一件新闻去瞎评了。她的信里不是说，我一到T市就要赶快去看她么。那么她是不来了的。克欧虽然这样辩解似的在安慰自己，但他总感着点轻微的失望。

他的同学们，有的已回家去，有的跟K教授回校去了。克欧在T市是无家可归的，但他也不忙着回学校去。他就在车站附近的旅馆名叫T江酒店的三楼上开了一间靠着江岸的房子。

二

吃过了晚饭，克欧就想到苔莉家里去。但他想了一想，晚间去看她是不很方便，因为那时候她的丈夫是在家的。

克欧再深想一回，觉得自己未免有点矛盾。自己不是很有自信，对苔莉的心是很洁白的么，何以又怕见她的丈夫呢？每念及她时，何以心脏又不住地在跃动呢？

——还是明天去看她吧。九点多钟，她的丈夫是到公司里去了的。克欧这么想了后，又觉得自己大卑怯了，他暗暗地感着一种羞耻。

季节虽到了秋初，但位置在亚热带上的T市的气候还是很郁热的。他坐在旅馆的房子里不住地从茶壶里倒茶出来喝，喝了一杯又一杯，一面喝一面呆想。

他到后来才觉得肚皮有点膨胀了，他就向一张藤床上倒下去。楼外江面的天色由薄灰转成漆黑了。由天花板正中吊下来的一个电灯忽然地向四围辐射出无数的银白色的光线。

下到二楼去的扶梯上像不住地有人在上下。楼下和隔壁旅

馆不时有麻雀的轰响吹送过来。三楼上比较的寂静,但相邻的几间客室里不时有低音的私语,或高音的哄笑。此外还听得见的是不知由那家酒楼吹送过来的女性的歌声和胡弦的哀音。半个月间在旅途中精神和体力都疲倦极了的克欧早就想睡的,现在他的视官和听官又受了不少的刺激,再难睡下去了。

——-看她去吧,还早呢。表兄在家时怎么样呢?不,该去会她的。就和他们夫妻俩谈谈吧。不,我总不情愿见他,乘丈夫的不在常去访他的妻的我未免太卑劣了吧。……可惜了,今天的火车迟了两个钟头!早两个时辰赶到来时,还赶得及去看她的。克欧痴望着在热烈地辐射的电灯和绕着灯光飞动着的一群飞蛾。

外面敲门的音响把他由痴梦中惊醒过来。他站了起来,开了房门。

"你是不是谢克欧先生?"茶房很率直地问他。

"是的。有什么事?"克欧的反问。

"东公园 N 街白公馆有电话来,要你去接话。"

他听见东公园三个字,心房就激烈地颤动起来。

——她听见我回来了,现在打电话来叫我去的。克欧跟着茶房走下二楼到电话室里来。他一面走一面在唇上浮出一种愉快地微笑。

克欧站在电话机的送话机前,只手拿着受话机。

"你是那一个?……你是阿兰?……病了?什么病?!肠加答儿?好了些么?……是的,是的!我一早就来。"

克欧才把受话机放下来,忽想到忘记问阿兰,苔莉病了多久了。他忙翻转身再接电话机,叫了几声,那边早没有人回答了。

三

这晚上,克欧在T江酒店的三楼上整晚没有睡着。他翻来复去都是思念她的事,思念她的病,思念他认识她的经过。

白国淳的母亲和谢克欧的父亲算是同祖父母的嫡堂兄妹。他们的原籍是离T市六百多里的N县。白国淳的父亲在T市有生意,国淳是在T市生长的,与其说是N县人,宁可说是T市人。

国淳的父亲虽在T市做生意,但他的爱乡心却很强。他在T市赚来的钱十中七八都寄回N县去买田和建筑房屋。国淳在T市的法政专门学校第二年级的那年秋,他的父亲一病死了。这时候克欧才从乡间出来,在一间高级中学校里补习。克欧认识苔莉也是在这时候。

国淳的父亲死后,国淳就废了学。他对他父亲遗下来的生意完全摸不到头绪。只半年间就给伙计们吃蚀完了,生意就倒闭了。国淳所得的遗产只有银行里存的六七千块钱。

国淳替他的父亲治丧时,克欧因亲戚的关系,跑过来替他的表兄招呼一切。因为在T市的亲属实在没有几个人。

苔莉是国淳在法政学校时代娶的一个很时髦的女学生——高谈文艺和恋爱的女学生。他们是自由结婚的,没有得白翁的许可。所以结婚后国淳在东公园的N街租了一家小房子安置她,不敢带回来家里住。

国淳向苔莉介绍克欧时,笑着说:

"这就是新进作家谢克欧,——你所崇拜的作家。"

"你就是《沦落》的作者?还这样年轻的!谁都不相信吧。"她脸红红地向克欧笑了一笑。"是不是?"她再翻向她的丈夫问。

克欧只脸红红的望了望苔莉,没有话说。他只注意着她的

高高地突起的腹部。

黛色的修眉，巨黑的瞳子，苹果色的双颊，有曲线美的红唇，柘榴子般的牙齿及厚长的漆发；没有一件没有一种特别的风韵。若勉强地把她的缺点指摘出来，就是身材太矮小和上列的门齿有点儿微向外露。

“她是个小说狂。”国淳笑着告诉克欧。“你要研究文艺最好请他教你。”国淳笑着向她说。

“是的，我以后要慢慢地向谢叔叔请教呢。”苔莉也笑了，很自然地向克欧一笑。

——像这样的美人是不应当替人生小孩子的。克欧自认识了苔莉之后，觉得他的表兄是没有资格享受她的。他想她大概还没有知道她的丈夫的秘密吧。

国淳因为清理故乡的产业——收田谷和店租——每年冬夏两季要回到故乡的 N 县去。在乡里勾留三个星期或一个月才回来。

四

去年的暑期中，国淳循例回故乡去了。在这假期中克欧差不多天天都到苔莉家里来。在这时候苔莉的霞儿已满周岁了。

一天晚上克欧吃过了晚饭又散步到苔莉家里来了。他走进来时看见苔莉和一个克欧从未见过的，比苔莉还要年轻的女子对坐着吃饭，他觉得这个女子比苔莉还美些，第一她的肌色比苔莉的洁白些。身材虽然矮小，但比生育过来的苔莉富有脂肪分。

“欧叔叔，我们可以安心到戏院去看映戏去了，我雇了这么年轻的妈子来看守房子，一定靠得住的了。”苔利接着克欧就笑说起来。

那个女子还没听完苔利说的话就嗤的笑出来了。由她这一

笑他认识她是苔莉的妹子了,因为她笑时和苔莉笑时是一样的娇媚。

“你的老妈子退了么?”

“偷米,今天给我看见了,把她退了。”

“你这位令妹叫什么名?”克欧笑着问苔莉,一面走过来看睡在摇床里的霞儿。

“谁告诉你说是我的妹子! 你猜错了哟。”苔莉快要把口里的饭喷出来了,忙把筷子放下来。那个女子也像很喜欢笑,现在她也在笑出声来了。

“是苔芸? 苔兰?”克欧再紧追着问。

“啊唷,不得了! 连苔芸,苔兰的名字他都晓得。”她们再哄笑起来。

“你自己告诉我的,你又忘记了你说过的话了。”

苔莉早就告诉过克欧,她的父母的家计不很好,她有姊妹三人,没有兄弟。她居长,在女子中学读了两年就退了学。第二个名叫苔兰,由高等小学出来就不再升学了,在一个女裁缝家里习裁缝。只有第三的苔芸现在进了女子师范第一年级。

苔兰是她姊姊叫了来的。此后打算长住在她家里,日间习裁缝去,下午三点多钟就回来。苔莉家里不想再雇用妈子了。

等到她们吃完了饭,霞儿也醒来了。克欧就邀她们同到东公园里去乘凉。

“等一刻,周身都是汗了,不单背部,连腿部……你看!”她笑着略把她的右腿提起叫克欧看。果然在湖水色纱裤子的上半部渗印了几处汗湿。“等我进去换换衣服,你替我看着小孩子,要替她扇。”苔莉一面说一面把一把扇子给克欧。

——她的举动,她的说话,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这样不客气的。克欧想若不是他时,定会错猜她是对他的暗示了。

过了一刻,苔莉换上了一件淡绿的纱褂子,套了一件黑纱

裙,电光透过她的纱衣,里面的粉红色的紧身背心隐约看得见。走近前来就是一阵香粉的香气。他觉得她的装扮是带有几分官能的诱惑性。

"快走,快走。快走出去吹吹风!再站在这里头又要流汗水的。"她一面说一面把霞儿抱起来。

"她不去么?"克欧看着苔兰问她的姊姊。

"今天轮她看守房子,明天轮我看守房子。明天就让她伴你去逛公园,看映戏,到什么地方去都使得。"苔莉笑着说,说得她的妹妹脸红红的低下头去笑。克欧也跟着苦笑起来。克欧有点怀疑苔莉是种醋意的说笑。

克欧跟苔莉由她家里走出来。

"热,真热!"苔莉抱着霞儿一面走一面呼热。只转了三两个弯,过了几条小巷就走到东公园门首来了。

五

他们还是到他们所常来的一个茶室里来。在这茶室里他们拣了一个比较僻静的南向的座位,两个人在一台小圆桌的两面对坐下来,吃汽水,吃冰奇冷。

他们来的时候客还少些,等到他们坐了半点多钟,客渐渐的多了。他们见茶室里的人数渐多了,就叫走堂的清了账,两个人出来在公园里并着肩找比较幽静的地方去散步。

在公园里的花径上,在葡萄架下,在清水池畔也遇着几对的男男女女。

"走累了,我们在这里歇歇吧。"他们走到池畔小山上的六角茅亭中来了。亭里有个圆形石桌和几张石条凳。这时候抱霞儿的不是苔莉是克欧了。

"你多抱她,她不久就会叫你做爸爸的。"苔莉在一张石凳上

坐下来笑向克欧说。

“叫不叫爸爸不要紧,但霞儿的确帮助了我们不少。抱着小孩子出来,他们就不很注意我们了。”

“为什么?”

“要问你了。”克欧此时只能一笑了。

“他们猜你是霞儿的爸爸?”

“……”克欧觉得自己的双颊有些发热。幸得亭子里的电灯光暗暗,没有给苔莉看见。

“是的,欧叔叔,你怎么还不结婚?”

“学生时代能够结婚么? 并且也还没有发现可以和我结婚的人。”

“你不着手找,那就永不会发现你的理想的女性。”

“……”克欧只含笑不说话。

“听说做小说家的都是多妻主义者。你虽没有结婚,可是你恐怕在暗中活跃吧。”

——你的丈夫才是多妻主义者呢。克欧心里觉得好笑,同时又觉得苔莉可怜。因为苔莉像不知道她的丈夫的秘密,还当自己是个有家庭的幸福者。

“你真的还没有和谁恋爱过?”苔莉再笑着问克欧。

“这时候还谈不到这些事。”克欧只摇摇头。

“我替你做个媒好么?”

“是那一个?”

“呵啦,你还是想有个女性。真的,上了二十岁的男子也和女人一样吧,没有不渴想异性的吧。”苔莉在狂笑。

“只问一问,怎么就说是渴想呢?”克欧苦笑着说。

无邪的苔莉说的话都是这样不客气的。克欧就很想说,“就现在的我说,相知最久的只有你苔莉一个人。”但他终不敢说出口,他怕说出来引起了她的轻视。

"我们回去吧。夜深了。等到警察来干涉,说我们是密会的野鸳鸯时就不妙了。"苔莉又狂笑。

"有霞儿替我们作证。"克欧也笑着说。

"莫太高兴了。附近的警察有认得霞儿的爸爸的哟。"苔莉这么一说,克欧更觉得双颊发热得厉害。

"所以我说,她可以证明我们是乘凉来的。"

"你真辩得巧。算了,你把霞儿抱过来。"苔莉站起来了。克欧抱着霞儿走近她。一阵有刺激性的香气向克欧的鼻孔扑来。她把霞儿接抱过去时,克欧的手触着苔莉的汗腻的手了。只一瞬间,他像着了电,心脏不住地在跳跃。同时他也感着一种微妙的快感。

离开了六角的茅亭,他们沿着小山坡的草径慢慢地步下去。由小径和坡下的通路相联络的是一段倾斜很急的石砌。克欧走到她的前头:

"让我抱霞儿吧。"

"不,我自己慢慢地下去。"

"那我牵你下去好么? 怕滑倒下去不得了。"克欧有了刚才的微妙的快感的经验,希望再有个机会触触她的汗腻的手。

苔莉看见他伸出手来,忙向路侧一退,她像怕他在这薄暗中对她有意外的举动。克欧看见她退避,很失望的也不好意思的先跑下坡去了。

六

他们俩默默地一前一后的走出公园门首来了。才踏出公园门,克欧就向她告辞。

"到我家里去喝了茶回去不迟吧。还有几条黑暗的小巷子,你放心让我一个人走么?"

克欧不做声的只得跟了她来。他送她到她的屋门首了,他才向她点一点头就回学校的寄宿舍去了。

约有一星期之久,克欧没有去看苔莉。往时苔莉有事要和他商量时,就会寄封信来或寄张明片来请他到她那边去的。克欧虽然硬着心不去看她,但心里却在希望着她那边有消息来。

距开课只有两星期了。克欧觉得虚度过了这两星期很可惜。快开课了,表兄也快要由乡间出来了。黄金般的这三两星期应当常去看她,尽情欢笑的。受着这样的小小的失意的支配就把这样好的时光空过了,未免可惜。但是克欧自那晚回来后近两个星期没有出校门了。

——她恐怕在望我呢。我还是当做没有那回事般的去看她吧。不,不,要去时第二天就该去的。强硬了这两个多星期了,要得了她有相当的表示后才有脸子去了。

克欧近这两星期为这件事苦闷了不少,也感着了异常的寂寞。

——她是什么样人,你知道么?你的表兄嫂哟!你没有思念她的权利哟。假定她真的对你有相当表示时,不是小则闹笑话,大则犯罪了么?你还是对她断念的好。这样的变态的恋爱是得不到好结果的。克欧有时又这样提醒自己。

但是,但是他的心上像给她着了色,他到后来觉得有时虽有这样的理性的反省,但是很勉强,很不自然的一种反省,没有看见她时或对她失望时,偶然间发生的反省,一看见她之后就会完全消灭的反省。

开课的前几天,他接到了她寄来的一封信。信里的意思是,她接得霞儿的爸爸来信,几天就会回到T市来。霞儿爸爸未到T市之前,她希望他能够来谈谈。她信里又说,她很望他能即刻来,苔兰在望他来,霞儿也在望他来。她在后面有一行说,他许久不来,她们一家人都是很寂寞的。

——什么！有信来就该早点来！怎么挨到这时候才来？过去的两个星期不是很可惜了么？索性不去了！克欧觉得前两个星期的黄金般的时光是给苔莉一手破坏了的。

接到她的信时是下午的四点多钟。那晚上他忍耐着没有马上跑到她家里去。可是那晚他通宵没有睡着。到了第二天，挨不到吃午饭，他就在她的家里了。

七

克欧看见苔莉抱着霞儿开门迎他时，他觉得很不好意思的，禁不住双颊发热起来。但她还是和平时一样的对他始终微笑着。她像忘却了一切的过去。

“怎么许久不见你来！”她又像在嘲笑他，“病了么？”

“……”克欧只苦笑了一阵。

克欧走进厅里待要坐下去。

“我们到后面院子里去坐吧。上半天那边凉快些。”

“兰呢？”克欧把手中的草帽放在厅前的桌上，跟着她到后院里来。

“她才出去，就回来的。她今天也没有习裁缝去。她买线去了。”

院子里只有一张藤床和一张圆小藤桌。桌上泡好了一壶茶。苔兰像泡好了这壶茶后才出去的。

苔莉看克欧在藤床上坐下去了后，抱着霞儿也过来坐在藤床的一端。他们虽然没有并坐着，但他们间的距离不满两尺了。

“这两星期旅行去了么？”苔莉才坐下来就这样地问了一句。

“天天在学校里睡觉。”

“你这个人真妙。一个人在学校里不寂寞？”

“没有回去的同学有四五十个，怎么会寂寞！你呢？

“我？不单我，阿兰也这样说，你不来时我们家里很寂寞的。”

“表兄快回来了吧？”

“是的，公司里去信催他回来，催了两次了。他的假期早就满了的。不知为什么事迟迟不来。”

国淳是在T市的一家小银行里当司书。银行的经理是他的父亲的老友。他的父亲遗下来的生意倒了后，这位父执就招呼国淳到他银行里去。

克欧接到由家里寄来的信，约略知道了国淳迟迟不来的原因。他听见国淳家里因为苔莉的事起了小小的风波。但他不能直接把这些详细对苔莉说。

“恐怕田谷的事还没有清理吧。今年的收获期比较迟些。”克欧只能这样的敷衍。

苔莉的今天的态度不像平日那样的活泼，像心里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般的。

“你今天像很沉郁的样子。身体不好样？”

“……”她只摇一摇头。

“妈，妈妈妈。”在她膝上的霞儿打了几个呵欠叫起妈妈来。她像想睡了。

苔莉解开衣衿露出一个乳房来喂霞儿。

克欧不敢看她，低下头去，彼此沉默了好一会。

霞儿衔着母亲的乳嘴睡下去了。

快近午了，四周像死一般的沉寂。克欧只听见由远处吹送过来的低微的蝉音。

苔莉抱了睡着了的霞儿进里面去了。过了一会她空着手走了出来。

“外面蚊蚋多了，让她在里面床上去睡好些。”她说着走过来坐在克欧的旁边。他们间的距离更近了。

她虽坐下来了,但仍然低着头没有话说。二人间的沉默又继续了好一会。

“欧叔父,你的表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该比我详细些。你不要替他隐瞒,你要正直的告诉我才对得住我。”

克欧给她突然地问了这一句,一时答不出话来。他只睁着眼睛呆望她。

“你不单是和他同乡,并且是亲戚,你当然很详悉他的性质。你告诉我吧。我深信你是个很诚恳的人,一定不会瞒我的。”

克欧当苔莉是听见了国淳的家庭的状况,想骗她是骗不过了。但把国淳的乡间的家庭状况告知她时又觉得对国淳不起。并且国淳常常叮嘱他不要把他的秘密向她泄漏的。

“他?他是个好人,再好没有了的人。他一点怪脾气也没有,气性也很好。这些你该比我详细的,要我再告诉你什么事呢?”

“是吗!男人是袒护男人的。你拿我和你的表兄比较,你爱你的表兄当然是情理中的事,不过我……”苔莉说到这里咽住了。她的眼睛里满贮着水晶珠,不一会,一颗一颗地掉下来了。

八

出他意外的她的流泪把他骇了一跳,因为他认识她一年多了,只看见她笑过,从没有看见她哭。

“什么事,伤心什么事?”克欧着急起来了,他真不知要如何的安慰她。他想凑近前去,但翻想一想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权利。他马上也自责不该乘人之危以发展自己的欲望。

苔莉听见克欧这一说,她枕着只腕伏在藤桌上,双肩抽动得更厉害了。

几次想把腕加在她的肩背上去问她为什么事伤心,但克欧

总觉得这种利用机会的动机是很不纯粹的，很卑劣的。

苔莉哭了一会，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交给克欧。克欧接到信，忙抽出来读。信像是一个女人写给国淳的，信中的意思大意是责国淳许久不到她那儿去，也许久没有钱寄给她。暑中回乡之前该到她那边去也不去，她想他现在该由乡间出来了，该快点到她那边去，不然她就要访上门来。

克欧读完了信后在信笺末和封面检视一回，都没有住址，邮印又模糊得很，看不出是从那一块寄来的。但他骇了一跳，因为他发现了苔莉所不知的秘密外的秘密了。他更觉得苔莉可怜。

——表兄完全不是个人了。但克欧又想，社会上本不少抱着三妻四妾的人，但没有人批评他们半句，假定自己和苔莉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恋爱成立时，那我们就马上变为万目所视万手所指的罪人了，社会上像这些矛盾的事情本是很多的。

克欧现在觉得他的表兄和苔莉结婚的经过也很有知道的必要了。他想详细地问问苔莉，但又觉得现在不是好机会。

——把苔莉所未知的表兄的秘密告诉她吧。那么她定会投向我的怀里来。一般的女人发现了她的丈夫不是真的爱她时，她对她的丈夫的反抗心也加倍增强的。连克欧自己都觉得惊异，怎么自己会发生出这样卑鄙的念头来。

——但苔莉这个人决不是能委曲求全地做人的妾的人。她迟早有一回会发现她的丈夫的秘密，就是迟早会同她的丈夫有一次的决裂。作算表兄有本领能够把这些事情敷衍到底，苔莉的物质生活虽可以勉强过得去，但精神生活就太苦了。一生就这样的在暗影中过日子，这是何等可怜的事！她赤裸裸地把她的心扉打开让她的丈夫进来，但她只在他的心扉外徘徊，不知道丈夫的心扉开向那一方面，这是何等伤心的事！她是蔽着眼睛在高崖上徬徨，下面就是深渊，她的前途是很黑暗而危险的，我该告诉她的，把表兄的一切秘密告诉她的。这样的立在危险的

高崖上的女性,我是有救她,警醒她的义务!

"苔莉!……"他初次呼她的小名,但她并不介意。她此时收了眼泪了。仰起头来睁着巨眼凝视克欧。

——不,我不能把表兄的一切告知她。告知她也可以,不过要附加两个条件,第一是和表兄绝交,第二是和苔莉决别。第一条件还可以勉强做得来,至第二条件,在现在的我就太痛苦了。今后不能再来看她是何等难堪的事!但是告诉了她后,我和她之间的爱情继续着增长,她或终竟投向我这边来时,那我完全是个……至少社会的批评定说我是苔莉的拐诱者。

"怎么你的话又不说下去?你什么时候都是这样的,真气死人!"苔莉气恼着说了后凝视了克欧一眼,表示她的愤恨。

哭后的苔莉,双目周围带着红色的晕轮,眼皮微微地浮肿起来,脸色却带几分苍白。在克欧的眼中觉得此时的苔莉另具一种媚力。一阵阵由微风吹送到他的鼻孔中来的发油和香粉混合而成的香气把他陷于沉醉的状态中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不住地胀热,他早想过去把她拦腰地抱一抱。但他觉得自己很危险地站在罪恶的面前时,他忙站了起来向苔莉告别。

九

过了几天,国淳由乡间出来了。克欧料定他们间在这几天之内定有小小的波澜发生,国淳初抵T市的一天,他到他们家里去了一趟后,好几天没有到他们那边去了。

怕他们间发生什么波澜,不愿在他们间作调人,虽然是不到他们家里去的小小的一个理由,但是最大的理由还是不愿在国淳的身旁会见苔莉,不愿由看见国淳后发生出一种可厌弃的想象——她的身体还在受国淳的蹂躏的想象。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是苔莉并没有根据那封信和她的丈夫

发生什么争论。她像忘记了那一回事般的,又像对她的丈夫绝望了般的。

——论苔莉的性质,她决不是能容忍她的丈夫对她有这样欺侮的行为。虽然他这样推想,但她近来对她的丈夫像绝了望般的。从前国淳迟了点回来,她总是问长问短的,可是近来她不关心她的丈夫回来的迟早了。他过了晚饭的时刻还不回来,她就和苔兰,霞儿先吃。他过了十点钟不回来,她就先带霞儿就寝。

克欧在这个时期中也很少到他们那边去了。他和几个友人共同组织了一个研究纯文艺的紫苏社,每月发行月刊一次,发表他们的创作。本来就喜欢读小说的苔莉每次接到克欧寄给她的《紫苏》就不忍释手的爱读。读了之后也曾提起笔来仿作过,自她第一次的短篇《襁褓》经克欧略加以改削在《紫苏》发表之后,她对创作更感着一种兴趣了,除了看引霞儿之外的时间都是消磨于创作了。第二篇创作《喂乳之后》可以算是很成熟的作品,是描写一个弃妇和丈夫离婚之后带着一个小儿子辗转漂流,到后来她发现了她的第二个情人,这个情人向她要求结婚时,她为这件事苦闷了二三个月,到后来她终拒绝了她的情人的要求,望着衔着乳嘴睡在自己怀中的小儿子拒绝了情人的要求。这篇创作发表后,得了社会上多数人的喝采。但文艺界只知道苔莉是紫苏社的新进女作家,不知道她是白国淳的妻(?),尤不知道她是做了人的母亲的女性。有些喜欢说刻薄话的青年学生就说苔莉是克欧的 Sweet heatr,是克欧的未婚妻。

克欧早由学校的寄宿舍搬了出来,在T市的东郊租了一所房子和友人同住在里面经营紫苏社的一切社务,这个房子外面墙上就贴了一张紫苏社的黄色条子。

国淳和苔莉间的沟渠像渐渐地深了起来,他很不常回家,有时竟在外面连宿几晚上才回来。苔莉对他的越轨的行动像没有

感觉般的，并且还希望着国淳少和她接近，少和她纠缠。

双十节那天，克欧到她家里来看她。他有个多月足不踏苔莉的门了。

“我当你永久不会来我这里了的。”苔莉笑着出来迎他。

“我不常来是怕妨害了你们的欢娱的时间。”

“你还在说这些话来嘲笑人！你看，我定要复仇的！”她说了后把双唇抿紧，向他点了点头表示她的恨他。

他们一同走进房里来了。克欧从前不敢随便跑进她的寝室去的。现在他跟她到她房里来坐了。

靠窗的书案上散乱着许多原稿纸。还有几册小说和文艺杂志堆在一边。克欧想她原来正在执笔创作，那些书籍是她的参考书了。

“阿霞呢？”

“兰背她到外面顽去了。”

克欧走到她的案前翻她写好了的几张原稿纸，苔莉忙走过来夺。

“先生！此刻还看不得！做好了再把你看。”

但克欧早把那原稿抢在手里了。他高擎起他的手。她就靠近他的胸前仰着首拚命地把他的手攀折下来。不是克欧没有力，他早给她的气息和香气溶化了。有暖味的她的一呼一吸吹在他脸上时，他的全身就像发酵般的膨胀起来。原稿给她夺回去了，他只看见题名是“家庭的暴君”。

她还靠在他的胸前咕噜着怨他。一阵阵地由她身上发散出来的香气把他沉醉了，他听不见她说些什么。他到后来发现他是站在危险线上，才急忙的离开她，退出来站在房门首。

十

这年冬国淳循例的又回乡下去了。苔莉去年还在车站上送他回去,叮嘱他能够赶得上时要回来T市和她们母女度团圆的新年。今年呢,她并没有留神他是哪一天动身的了。

过小年的那天,邻近的家家在燃爆竹。只有苔莉的家里异常寂寞的。

吃过了早饭,克欧提着一篓红橘子两方年糕到苔莉家里来。这些东西安慰了霞儿不少的寂寞。

"陈先生说要到T市来,现在到了么?"苔莉接着克欧就问他们紫苏社的同志陈叔平——驻×市的代表,也是常有创作在《紫苏》杂志上发表的人——由×市到了T市来没有。

"三两天内总可以到来吧"。

"他的散文真做得好。他怎么不进文科呢?他研究遗传?"

克欧只点点头。陈叔平是×市农科大学的二年生。

"小胡今年也不回家去。你们都到我这里来过年吧。我买了副新咔特,准备新年顽的。"

克欧听见小胡,心里就有点不快。因为小胡是个比他年数小的美少年。据苔莉说,他是她的同乡,他常到她这边来是为看苔兰来的。但苔莉愈向克欧辩解,克欧愈怀疑她,因为苔莉从前不很喝酒的,现在也狂喝起来了,从前不爱晚出或到戏院去的,近来也很常晚出,和小胡一路出去到戏院看戏去了。

——看她近来有点自暴自弃的样子。作算她不爱那个小孩子,但他们都是在性的烦闷期中……克欧自己也不明白自己近来对苔莉为什么会发生出这些不必要的疑心来。也不知道自己近来为什么这样的关心她的行动。

——不是你的妻子,也不是你的姊妹。她有她的自由,你管

她做什么。克欧气极了的时候也曾这样的想着自己排解。他虽然这样想,但心里总不当他所想的是正确。

——我不知不觉地沉溺下去了!我的精神完全受着她的支配了。我该及早反省,不然我就难在社会上立足了。可是,我往后不能见她,不能和她亲近,我的生活还算是生活么?作算是生活,也不过是留下来的一部分的痛苦生活吧。恨只恨她不该不告诉他一声私私地把我的心偷了去。现在我的心全握在她的掌中了!

除夕的晚上他在苔莉家里斗牌斗到天亮。那晚上陈叔平和小胡都一同抹牌。初一在社里睡了一天,睡到下午四点钟才起来。他起来略用了些点心后,又和陈叔平出去赴友人的新年招宴了。

初二的早晨,克欧睡到九点多钟才起来。他吃过了早点就一个人赶到苔莉家里来。走到她家里来时只苔兰一个人出来迎他。

"姊姊呢?"克欧看见苔莉不在家,心里有点不快。

"出去了。"苔兰望着克欧用很谨慎的态度回答,因为她直觉着克欧快要发怒了。

"到那里去了?"

"姊姊说告诉你不得,怕你发恼。"苔兰这句话没有把克欧激怒,倒把他引笑了。他想苔兰竟老实得到这个样子,完全不像苔莉的妹妹。从前克欧就曾向苔莉说笑:

"苔兰美得很,你替我做媒好不好?"

"要她这样的女子做什么?比她好的多着呢。"

"她还不美?"

"十七八岁的女儿没有丑的。不过像橡树胶制的人儿有什么趣味?"苔莉的话不错,苔兰太老实了,太不活泼了。

克欧听见苔兰的说话后禁不住笑了。

“和胡先生出去的,是不是?”

苔兰只点了一点头。

“阿霞也带去了”

苔兰再点了一点头。克欧听见阿霞也抱着出去了,心里比较的安静下来。但再翻一翻想又觉得阿霞这样小,决不是他们俩的监督者。他们要时,什么事干不出来?克欧由她们家里走出来时心里愈想愈气不过。他想作算你对自己绝没有一点爱时,也当认明白自己是国淳的表弟,他托了我来照拂你,那么对你,我是有相当的监督权的。

但到后来他觉得自己的愤恨的动机完全是醋意,他也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态度是太卑鄙了。

——我自己错了机会。她不是有几次向我表示,和我接近么?我自己太无勇气了,我太和她疏远了。她对表兄早没有爱了,她由表兄把爱取回来了。她在等着接受她的爱的人。她当我是个候补者。现在她知道我是怯懦者,无能力接受她的爱。她向他方面寻觅接受她的爱的人,论理是无可苛责的!目下的问题只问你自己真的爱她不爱她。爱她时就快些把她由小胡手中抢回来。不爱她时你就以后莫闻问她的事好。

十一

克欧自大年初二那天回来后,又有一个多月不到苔莉家里去了。在这一个月的期间中。他想表兄也该回T市来了,就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索性莫理她吧。在这期中苔莉也曾写了几封信来,说要他去和她商量什么事;但他终没有复她一封信。

他有几次由学校回到社里来都听见当差的说苔莉曾来看他,听见他还没回来就走了。克欧也很想见她,但再一翻想觉得还是趁这个机会切断了两人间的缠绵的情绪的好。料想到两个

人再这样的敷衍下去,到后来彼此都不得好结果的。所以他有意的规避她,一早就出去,到傍晚时分才回来,吃了晚饭后又出去,到十一二点钟才回来。

二月中旬的一天,他接到了她一封很愤恨并且很决绝的信,她信里说,她一点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痛恨她,不理她;作算她对他有什么失礼的地方也得明白告知她,让她改过;她只有常常思念他的记忆,并没有对不住他的记忆;作算他觉得她有对不住的地方时他也该原谅她。最后她在信里郑重地说,希望他能在最短速的期间内去看她,并替她解决一件疑难的事件。

克欧读了这封信后不能不到她那边来了。他在门首敲了一会门,但打开门迎他的不是苔莉,也不是苔兰,却是克欧不认识的老妈子。

"你是新来的妈子?"

那个老妈子微笑着点了点头。克欧转过脸来望里面。苔莉不像平时一样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厅前笑着迎他了。

克欧心里有点不高兴,但又不好转身回去。他元气颓丧的步进厅里来了。

——她自己心里不好意思,却用这样的态度来先发制人的。克欧站在她的房门首看见她坐在床前的矮椅子上垂泪。蚊帐垂下来了,阿霞像睡着了。

"你来了么?"她只抬一抬头就低下头去揩泪。克欧来时本打算不先开口的,现在不能不先说话了。

"你为什么事这样的伤心?"克欧把手杖和毡帽放在一边,在靠窗的一张藤椅上坐下来。

苔莉听见克欧问她,更哭得厉害,她用只腕枕着头伏在床沿上,双肩不住地耸动。

"什么事? 到底为什么事? 难道我来错了么?"

"你不情愿来我这里你就回去吧! 等我死了……"苔莉说到

这里，更悲痛的哭出声来了。

“谁说过不愿意来！”你不喜欢我来我才不来！”克欧很倔强地说。

“谁又说过不喜欢你来！你自己疑神疑鬼的！”

克欧本想把小胡的事责问她的，现在听见她说了这一句不敢再向她提小胡的名字了。

克欧大胆地只手拍着她的肩膀，只手拿一条手帕要替她揩泪，她才住了哭。

“谁要你揩！”苔莉站了起来向着他笑了，但腮上的泪珠还没有尽干。

“兰儿呢？”

“回我母亲那里去了。后天才得回来。你今晚不回去使得？”苔莉说了后向他一笑。

“我要回去。瓜田李下，犯不着给人说闲话。”克欧也笑着说。

“你这个人无论什么事都向恶方面解释。你放心吧。”苔莉也笑了，“你太看不起人了。”

克欧今天果然在苔莉家里吃晚饭了，和苔莉对坐着吃。吃了晚饭后一直谈到九点多钟才起身回去。

十二

再过了几天，克欧也接到了他的表兄的信。这封信是来报知他，他的姑母——国淳的母亲——于三星期前逝世了。母亲死了后的家庭再不许他有住T市的自由了。他希望克欧能在春假中送苔莉母女回乡下去。前几天晚上苔莉要和克欧商量解决的事也就是这件事。

“看霞儿的爸爸来信的口气，他家里像还有人般的，若真另

有女人时,我就没有回去的必要了。”

“……”克欧在这时候只能沉默着。

“你这个人一点勇气也没有。告诉我怕什么呢?人类又不是狗,又不是猫。这边姘一个,那边偷一个,也还像个人么?你也忍心看着我当狗当猫么?”

“我有我的苦衷,你该原谅我。因为我对你太亲密了。”

苔莉点了点头后:

“那你春假期中送我们回去么?你若回家去,我就跟你到乡下去看看也使得。如果他家里另外有人时,我就马上回T市来。”

“……”克欧只摇摇头。

“为什么?”苔莉睁着她的巨眼望他。

“我们春假要到南洋旅行去,不得回家。”

“到南洋去?几时才得回来?”

“来回恐怕要费三四个月的时日吧。”

“要这么久?”苔莉很失望地问。

要游历十多个埠头,各埠停留一星期也就要三个多月的期间了。兼之来往的路程,恐怕要四个月以上的工夫呢。”

“那么我只好在T市等你吧。”苔莉的眼波红起来了,她低下头去。

“还要等一个多月呢。我不是就要去的,你伤心什么?”

“迟早还不是一样去的。”苔莉的泪珠一颗一颗地掉下来了。

“你无缘无故的又伤心起来做什么?你该保重你自己的身子。”

“为谁?为霞儿?”

“也要为你自己!”

“我是前途完全黑暗的人了。”苔莉说了后再掉下泪来。

“那不能这样说!命运本来可以自己改造的。”

“真的么?”苔莉忽然仰起头来凝视着克欧。

克欧给她这一问,又觉得自己说得太快了。

“总之,我希望你以后对世情达观些才好。”

“我问你,前途没有希望,没有目标的人也能改造她的运命么。”

“到了有希望的时候,发现了目标的时候也未尝不可以。”

“那么,我就等那一天到来吧。等到前途最有希望的一天,发现了目标的一天!”

克欧要动身赴南洋的前两晚到苔莉家里来辞行。苔兰也由她母亲那边回来了。一连下了两天雨,气温很低。阿霞睡了,他们三个围着台上的一个洋灯谈笑。苔兰有时参加几句话,她只把她的全副精神用在她的裁缝工事上。

“欧叔父,南洋不去不行么?”苔莉斟了一杯热茶给克欧。

“这回的商业实习是必修科目,要算成绩的。”

“学什么商业?你就专写你的小说吧。”

“对小说我还没有自信。在中国想靠小说维持生活是很难的。有一张大学的毕业文凭在社会上比较容易找饭吃。社会如此,没有办法的。”

“结局还是面包问题!面包问题不先解决,其他的问题是提不到来讨论的。”苔莉叹了口气。

“……”克欧只低着头。

“你们男人真没有志气!像我这样无用的女人也不至于饿死吧。你们男人怕找不到饭吃么?”苔兰听见他们谈及面包问题,从旁插了这一句。

克欧唯有苦笑。

“你们男人的思想到底比女人长远。男人的名利欲就比女人大。无论如何重大的事物都不能叫男人牺牲他们的名利!我们女人就不然。女人所要求的,在名利之上还有更重大的东

西。”

“那是男女性上的根本的异点。因为男人是主动的,女人是受动的。女人的责任比男人的小的缘故。”

“那是什么东西呢?”苔兰抬起头来笑问她的姊姊。

“你做你的工夫!要你多嘴做什么?”苔莉笑骂她的妹妹。

“我告诉你好么?”克欧笑向着苔兰。

“也不要你多嘴!你莫教坏了天真烂漫的女孩儿。”苔莉再笑着禁止克欧说话。

过了两天,苔莉、苔兰轮抱着阿霞到T车站的月台上来送克欧。苔利洒着泪答应克欧替他照料社务后,火车就开始展轮了。

十三

克欧由南洋回到T市来了。那晚上他在T江酒店的三楼上整晚没有睡,到了黎明时分才歇息了一忽。等到他睁开眼睛时,腕上的手表告诉他快要响八点钟了。

茶房打了脸水上来,他匆匆地洗漱。洗漱完了就换衣服,他换上了一套潇洒的西装,戴上巴拿马草帽,提一根手杖走了出来。

他把房门下了锁,把钥匙交给那个茶房后一直向楼下来。

工商业繁盛的T市一年间遇不到几天晴明的日子。坐在高深的洋房子里面看不见天日,所以昼间还是开着电灯的。二楼比三楼更幽暗,晚来的电光还没有息。扶梯下几个茶房东横西倒的脸上在流着腻汗呼呼地睡。二楼的空气也比三楼污浊,一股臭气——像由轮船大舱里发出来的臭气,直向克欧的鼻孔扑来,他快要呕出来了。

由旅馆出来后,在道旁站了一忽拚命的吸取新鲜空气,他的精神也爽快起来。几辆货车在街路上来往,还有一个卖豆腐的

和二三个叫卖油条的小童。

他在电车路旁站了二十多分钟,有一架电车驶到来了。他跳上车去,车中没有几个搭客,一个老妇人,一个商人模样的三十多岁的男子,还有几个提着书包上学去的中学生。

电车在街路中央疾走,克欧望见两侧的店门什九没有开。电车到了仙人坡下,他换乘了驶向东公园的电车。再过了二十多分钟,他站在东公园门首了。他在公园门左侧转了弯,穿过了几条小巷,走到N街来了。全是民房,只有几间小店的N街是很寂寞的一条小街道。克欧走进这条街路上来时心房就不住地颤动,同时发生出一种恋恋的心情。他觉得这条街道的任何一家的房子,街道上的任何一颗砂石都是很可爱的。

一家小小的房子站在克欧的面前了。他敲了门就听见阿兰的"来了"的声音。

克欧在厅前站了一忽,踌躇着不敢就进苔莉的房里去。因为苔兰告知他苔莉还在睡着没有起来,这时候阿霞由房里走出来。

"啊呀!阿霞长得这样大了!"克欧走前去把她抱了起来,他听见苔莉的微弱的声音了。

"请欧叔父进来坐吧。"

克欧抱着阿霞走进苔莉的房里来了,房里两个窗扉都打开着,空气很流通,光线也很充足,绝不像是病人的房子。

苔莉脸色苍白的枕在一个棉枕上。她望见克欧,她的心房好像起了意外地激烈地颤动。微微地惨笑在她唇上浮了出来。

他和她彼此痴望了一会都没有话说。不是没有话说,大概是想说的话过多了,无从说起。还是阿霞先开口给了他们一个开始说话的机会。

"欧叔父,带我到外头顽去。"阿霞只手揉着她的眼睛,张开她的小口连打了两个呵欠。

"欧叔父才回来,你就这样的闹,他以后要不来了！快下来,跟兰姨到后面院子里去玩。安静点!"

"你的精神好了些么？今天身体怎么样？比春天就瘦减了许多了。"

双行清泪忽然由苔莉的眼眶流出来。她低了头。

苔莉望见阿霞还在克欧腕上,她忙叫阿兰。阿兰像在火厨下,不一刻走来了。

"你背阿霞出去买些点心回来。"她说了后又望克欧,"你早上起来没有吃什么吧。"

克欧也觉得有点饿了,点了点头。可爱的阿霞听见买点心忙伸出双腕来亲向苔兰要她抱。引得苔兰笑起来了。阿兰笑时和她的姊姊笑时一样的可爱。

十四

苔兰引着阿霞出去了。只剩他和她两个人了。

"你坐吧。你把那张矮椅子移到这边来。坐近些,好说话。"苔莉说了后向克欧微微地一笑。

"说话多了,怕你的精神来不及呢。"

"我没有病了。我的精神早恢复了。昨晚上听见你回来了,我的病就好了一大半了。"

克欧把那张矮椅子移近她的床前。他不忙坐下,走到床前把这一面的帐门挂起来。没有遮住的她的一双白足忙伸进回字纹褐色羊毛毡里去了。她的脸上淡淡地起了一阵桃色,嫣然地向他一笑。笑了后还是红着脸低下头去。

——你看这种态度,完全是个处女的态度！谁说她是做了人的母亲的！这种羞怯的态度多可爱,多娇媚！克欧望着苔莉,周身发热。他想我们间的爱到了成熟期了,我该凑近前去搂抱

她了。她决不会厌恶我,这是可断言的。作算她怕社会的批评不敢和我亲近,但她决不致使我面子上下不去,我今就鼓着勇气向她表示我对她的爱吧。她决不会拒绝我吧。平时她或因羞怯而躲避,现在在病中的她,只能任我……克欧的心房突突地跳跃,周身也不住地胀热。

“苔莉!……”他只叫了她的名字,说不下去了。

苔莉仰起头来,把惊疑的眼睛望着他,待他说下去。克欧给她这一望,双颊通红的反说不出话来了。他这时候只不客气的把苔莉饱看了一会。她的脸色苍黄了许多,眼睛的周围圈着一重紫黑的色晕,口唇呈淡紫色,鬓发散乱。克欧想,苔莉的此时候的姿态在普通的男性眼中决不能算是个美人,但在我,除了她世界上再无女性了,他此刻才明白他所渴望的完全是她的肉身,除了她的肉身之外虽有绝世的丽姝也难满足他的渴想。

“尽望着人的脸做什么事!”苔莉恼笑着说。

“瘦是瘦了些,但是比春间更美了。”不可遏制的一种自然欲逼着他坐上苔莉的床沿上来了。苔莉略向里面一退,让出点空位来给他坐。她并不拒绝他的亲近。

“撒谎!病得不像个人了。我自己在镜里看过来,完全由坟墓里再抬出来的死尸般的。还有什么美!你这个人总不说实话,所以我……”苔莉说到这里深深地叹了口气,眼泪再扑扑簌簌地掉下来。

克欧看见她伤心,后悔不该随便说话。他这时候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了。他想,能安慰她,同时又可以安慰自己的方法唯有趁这个机会——苔兰她们还没有回来——和她亲近亲近,最少,亲个嘴吧。

——不行,不行!无论如何这件事是做不得的!慢说这是种犯罪行为,现在怀有这种念头,自己都觉得太卑鄙了。经这一吻之后自己的前途只有死亡或沉沦两途了!快离开她,我现在

站在下临深渊的危崖上了。……但睡在他面前的苔莉像在向他不住地诱惑。他又觉得自己的飘摇不定的精神，除了苔莉无人能够替他收束。他的徬徨无依的心也非得苔莉的安抚不能镇静。

——迟早怕有陷落的一天。除非我们以后永不见面！但这是明知不可能的。我们若尽维持着这种平温的状态，我们都要苦闷而死，这是预想得到的。我们若再深进，在她还可以理直气壮；在我是要受人的指摘和恶评了。恋爱这种无形的东西是很难用于抵御社会一般的批评。作算我和她向社会宣布正式的同栖，在法律上虽是正当的行为；但在中国的社会不能不说是破天荒的创举。到那时候有谁能谅解我们是恋爱的结合而加以同情呢？

苔莉看见克欧沉默着许久不说话，

"对不住，你才回来，我该欢喜才是。你看见我这样愁眉泪眼的，很觉得讨厌吧。"她用袖口揩了眼泪后勉强地笑出来。

"那里！我把你引哭了，我才真的对你不住。在病中的人，神经比较的脆弱，容易伤心。这是于身体不很好的，你要自己留意。"克欧大胆着伸出只手来牵她的手。她也不拒绝的伸出只手来让他紧紧地握着。

"手腕也瘦得这个样子。"克欧把她的袖口略向上撩，给几条青筋络着的苍白的手腕前半部在他眼前露出来了。克欧还想把她袖口往上撩。

"啊啦！"苔莉脸红红地把臂腕往后缩。"这样脏，这样瘦，怪难看的。我两星期没有洗澡了。"

"对不起！"克欧也脸红红的，"太失礼了。"

"我是不要紧的。不过……"她的脸色更红润起来了，禁不住向克欧嫣然地一笑。

"你喜欢时，让你握吧。"她说了自己把只手的袖口高高地卷

起,可爱的皓腕整部地露出来了。“你看瘦成这个样子,瘦得看不见肉了。”她红着脸避开他的视线。

“多美丽,多洁白的臂!”克欧也觉得自己太卑鄙了,但一种燃烧着的自然欲驱使着他摩抚她的臂腕。

两个人握着手沉默了一会,苔兰背着霞儿回来了。

十五

预想到未来的社会的制裁和非难,克欧终没有勇气向她有更深进的行为,也没有把自己对她的希望向她表示。但自那天回来后,他感着异常的苦闷——在由南洋回航的途中,每想念她想念至兴奋的时候,自己也曾决心这次回到T市之后非拥抱她不可了,一切的社会的非难可以不听,未来的沉沦也可以不管,只要我们以为能度我们的有意义的生活,有人气的生活。我已经达到这样的境地了——除了她活不成功的境地了。恐怕她对我也是这个样子吧。

——不知为什么缘故一看见她我的勇气就完全消失了。无论如何未得她的同意之前,总不敢向她有握腕以上的行为。握腕是得了她的同意的了。她不是早向我表示了么?“你喜欢时……”不是对我表示她的同意么?克欧那天下午回到T江旅馆来后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想,觉得自己今天是错过了机会了。坐在她的身旁边,握着她的腕,距苔兰回来还有半点多钟的时间,她的病也好了大半了……我真错过了机会了!

——你这个人真无耻!你怎么会发生出这种卑劣的念头来?乘她在病中去强要她,这还是个人干的事么?幸得对她还没有什么粗暴的举动,不然她以后要看不起我了,要鄙视我了。不,不,她决不会看不起我,作算我对她有什么表示……她不是说“你这个人太本分了,一点没有勇气”么?自己反问她“什么

事"时,她不是说"你像个感觉很迟钝的人",说了后叹了口气么?

克欧翻来复去地想了半天,到后来还是觉得机会太可惜了。他想,苔莉现在定在流泪呢,好恨我不能理解她,拒绝了她的表示,不和她亲近,不和她拥抱,不和她接吻……的确,她是在渴望着男性的拥抱。

克欧又想到临走时苔莉和她说的话了。

"你就搬过来住吧。空租社的房子,多花费。并且霞儿的爸爸也同意,他看见我决绝地下回乡下去,只得让我母子住在T市,他说过了年定出来看我们,要我请你搬过来住,有什么事发生时家里少不得男人的。"

"让我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你怕我么?你放心罢,我决不侵害谁的自由的。"苔莉笑着说。

"不是这样说法。不过……"

"不过什么?苔莉紧追着问。

"我和你们是亲戚,并且我和你也太亲密了。我们虽不至于做出不能给人听见的事来,但恐怕社会还是要猜疑我们的。"

"那你以后再不来看我们了!是不是?"

"来看你们是很寻常的事。"

"那么,我们只问我们的良心。能不能给人听见,能不能给人知道,我们是无能过问,也可以置之不理的。我们只问我们心里有没有不能给人知道的念头。有时,难怪社会猜疑,没有时,不怕社会的猜疑。"

克欧禁不住双颊发热起来。他想自己还是想搬来的,自己的心早握在她的手中了。他又想自己太卑怯了,赶不上她的诚挚,也不能像她一样的有勇气。

——我爱她是很正当的!怎么我这样的卑怯怕给社会晓得呢"你爱她不算罪!你想不给社会知道密地里爱她,这才是罪!

还没有决心完全对女性负责任以前,你是不能向她表示爱,也不能要求她的爱!

“苔莉,我不再对你说谎了,我实在有点爱你。我搬到你这里来就像住在喷火口旁边,迟早要掉进火口里去的。到那时候怎么办呢?”克欧很想说出这几句话来,但握着她的上半腕时打了一个寒抖,默杀下去了。

紫苏社的几个友人星散了也是一个原因。并且苔莉说社里的一位S君对苔莉常怀着野心,对苔莉有过不自重的表示;这又是一个原因。克欧实在不想回学校的寄宿舍去住。他在T江酒店住了两天之后到第三天跑到苔莉家里来复信,等她病完全好了后他就搬过来。

十六

病后的苔莉比从前的风姿更娟丽了。替克欧扫除房子,替他整理书籍,替他折叠衣服,一切操作都由她经手,决不让给她的妹妹做。望着殷勤地操作的苔莉,克欧觉得她又另具一种风致——年轻主妇所特有的风致。她洒扫着在他面前走过时,就有一阵香风——能使他沉醉的香风向他的脸上扑来。

一天早晨克欧抱着霞儿从外面散步回来,看见苔莉在他的房里替他整叠被褥,叠好了被褥后又把克欧换下来的衣服一件一件的拿出去浸在水盆里。过一会又由厨房里拿了一把扫帚进来替他扫除房子。

“妈妈,休息休息吧。”克欧替霞儿喊苔莉做妈妈了。

“啊呀,啊呀。俨然主人公的口吻了。”苔莉笑说了后,红着脸看了一看克欧,随即低下头去。

克欧才觉得自己太不谨慎了。也双颊绯红的。苔莉像知道克欧不好意思。

"就不认识我们的人来看,也不相信吧。这样老的主人婆不会有这样年轻的主人公吧。他们都会猜我们是姊弟吧。是的,前几天邻街的邹太太过来顽,她看见你也是这样的问,问我,你是不是我的弟弟。"苔莉笑着说。

"我就叫你姊姊吧。叫表嫂就不如叫姊姊方便些。以后我就叫你姊姊了。"克欧也笑着说。

"你不见得比我年轻吧。你是乙未?"

"不,属马的。"

"那么,我还比你小一岁,外面上看,我就比你老得多了。是不是?"

"不见得。"克欧摇摇头。"你还像个十八岁的观音菩萨。"他笑着说。

"等我过来撕烂你的嘴。"她真的笑着走过来,伸手到他的脸上来。克欧忙躲过一边,苔莉又赶上去。她笑得腰都酸了,走近他的身旁,伏在他肩膀上还不住地笑。那种有刺激性的香气薰得克欧像吃醉了般的。他若不是抱着霞儿,早就拦腰把她抱近胸前来了。

霞儿看见她的母亲笑,也跟着笑,听见苔兰由火厨里出来的足音,苔莉忙离开他的肩膀,从克欧手中把霞儿抱了过去。

——她的表示不单过于急进,也很大胆的。我的运命已经操在她的手中了。一切任它自然而然吧。人力是有限的。你只有两条路可走了,不即日离开就快一点向她要求你的最后的要求吧。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决不是个办法。

"菜弄好了?"克欧听见苔莉问苔兰,才从默想中惊醒过来。

"都好了。你们到外面吃饭去吧。"苔兰抱着一个饭甑向厅前来,他们也跟了来。

克欧坐在苔莉的对面,占有主人的席位。每次吃饭时,他觉得他像个有了家庭般的人了。对苔莉只差一步的距离,但由不

认识他们的一般人看来,他完全是她的丈夫了。

吃了早饭后,他挟着书包上学去。苔莉抱着霞儿送出去。他们走出N街口来。

“霞儿,回去吧。欧叔叔去买东西给霞儿,即刻就回来。”

霞儿那里肯听她的母亲的话。她一面挣扎一面哭说要跟克欧去。

“不得了!”苔莉抱着霞儿再跟了来。街路上的人在望他们。克欧有点不好意思。但他看苔莉的态度是很自然的。

“你家的老爷在那一家公司办事呢?”街路旁的一个老妇人在问苔莉。

“不是到公司里办事。”苔莉很自然的答应那个老妇人。但她并不辩正——并不辩正他不是他的丈夫。

“那么,到衙门里去的?”

“到学堂去的。”

“真幸福,有这么年轻的老爷。”老妇人说了后自跑了。

苔莉只红着脸向克欧微笑。克欧也脸红红的只低着头向前走。

苔莉抱着霞儿送克欧到电车路上来了。那边来了一辆电车。他要上车了,他大胆的走近苔莉身边向霞儿的颊上吻了几吻,他的鼻尖几次触着她的右颊。

“霞儿,欧叔父要去了哟。”

一阵暖香扑向克欧的鼻孔里来。若不是站在大马路上,他定搂抱着她亲吻了。他坐在电车里如痴如醉般的,他想,那时候马路上并没有什么行人,不该错过了这样好的机会的。

十七

那天下午还没有到两点钟他就赶回来了。他觉得过了三四

个时辰看不见她时,心里就不舒服起来。

——我终于陷落了!

克欧回到N街时,打开门迎他的不是别人就是他在切想着的苔莉。他在途中就想今天回去决不再顾忌什么了,定要求她接吻了。但是苔莉才打开门,只望了望克欧的脸后忙躲在一边。

——她像知道我对她想有什么表示般的。平时她就不是这样的远远地躲开的。莫忙,等一会她要送开水到我房里来的,那时候再拥抱她吧。

克欧望了望她就回房里来。她始终微笑着不说一句话。他把书包放下,把长褂子除了,就往床上斜靠着被堆躺下去。他周身发热般地焦望着她进来。

——最好不要抱着霞儿进来。抱着霞儿进来时就有点麻烦了。她在黑夜里苔兰和霞儿睡熟了后也曾到我这里来坐谈过。她问我要不要热茶喝,也问我要不要点心吃。她也在这床沿上和我并坐过来。我握过了她的手,我摩过了她的背,我的只手也曾加在她的肩上,她也曾斜着身躯靠到我的肩膀上来。那晚上我何以会笨得这个样子,把好好的机会错过了。那晚上我何以会这样的胆小,不趁那个机会搂抱着她要求接吻。

克欧等了好一会,还不见苔莉到自己房里来。他想,平时我由学校回来,她定跟了进来的。怎么今天像预知道自己另有心事般的故意不到自己房里来。他等得不耐烦了,不能不由房里踱出来。他听见她进厨房里去了的,他满脸红热地走到厅后的门边来。同时他也感着一种羞耻。他喊了她一声后,她在厨房里应答了,但不见出来。

"阿兰呢?"

"上街买菜去了。"她还是在厨房里答应,不见出来。

"霞儿呢?"

"睡着了。"

克欧想进厨房里去。但马上又觉得这种行为太可耻了，并且他感着自己的两腿忽然的酸软起来不住地颤动。他终没有勇气到厨房里去。

“你在里面做什么？”他的声音颤动得厉害，他背上同时感着一种恶寒。

“烧开水。”她还不出来。

“你来！我有件事告诉你。”

“什么事？”她走出厨房门首来了，但不走近他的身旁。她微歪着头向他媚笑。她的态度半似娇羞，半似暗暗地鄙笑他。

“请到我房里来！”克欧的声音愈颤得厉害。他这句话差不多吐不出来。他的胸口像给什么东西填塞着，呼吸快要断绝了般的。

他回到房里来了。她虽然跟了来，但在房门首就停了足，不进来。

“你为什么不进来？”克欧坐在床沿上再颤声地问她。

“……”她只脸红红的微笑着低下头去。

“进来吧！”

“我害怕！”

“害怕什么事？”他有点恨她了。

“这房子里除了我们，再没有一个人，我有点害怕。”

“那么你怕我？”

苔莉点了点头。

“你今天回来得特别的早，你的眼睛也比平日可怕。我怕看你的眼睛。”

——啊！我的眸子已经把我今天的心事表示给她看了。我错了，我不该对她怀有这种奢望的。她真的像爱她的弟弟一样的爱我吧。我不当对她有不纯的思想的。她不能像我爱她一样的爱我。这完全是我观测错了的。

克欧虽然这样的反想了一会,但他周身还是像燃烧着般的。站在房门首的苔莉今天在他的眼中就象由月宫里降下凡尘来的仙女。

他跑近她的身旁来了,她想躲避已来不及了。

“给我一个……”他搂抱着她了,把嘴送到她唇边来,但她忙用只手掩着口,把脸躲过一边。

“不好,不好的。克欧,快不要这样!”

她给了他一个——不是Kiss,是一个大大的失望!他脸色苍白地退回到床前躺下去了。

十八

那晚上的晚饭时分,他就不想出来陪她们吃,但他说不出不吃饭的理由来,经苔兰再次的催促,他只好出来陪她们吃。每天吃饭时都有两个美人陪着他吃,和他很多说笑的。可是今天他和苔莉都默默地吃,一句话也没有说。苔兰看见他们不说话也不便提出话来说,她也默默地提起筷子来把饭向口里送。

克欧今晚上少吃了一碗饭。吃完了第一碗饭就回房里来。过了一刻,他穿上了外衣走出来。

“我今晚上怕不得回来。”他望着苔兰说,他再不看苔莉了。

“到什么地方去?”苔莉忙站起来问他。

克欧像没有听见苔莉的话,急急地走出去了。苔莉痴望着他出去,她觉得刚才的确太使他难受了。

——他回来时依了他吧。怪可怜的小孩子。自己也是这么样希望着的。迟早是要给他的……她看不见克欧的后影还在站着痴想。

“姊姊,什么事。他为什么气恼得话都不说了?”

“知道他!?”她虽然这样说,但同时感着一种酸楚。

苔兰像有些知道近来她的姊姊和克欧间的空气点不寻常,也不再追问了。

听见霞儿醒来了,苔莉忙回到自己房里来。霞儿过了两周岁了,但还没有断奶。她解开衿口把乳房露出来便回忆到克欧才搬了来没有几天的一晚上的事了。他初搬了来,一连几晚上她都抱着霞儿到他房里来玩,有时喂着乳走进来。

"这么大的乳房!"雪白膨大的乳房给了克欧不少的诱惑,他失口叹美起来了。

"现在没有奶了,不算得大。霞儿还没有满周岁时比现在还要大。你看,现在这样的松了。"她一面说一面把第二个乳房也露出来。这时候她是半裸体的状态了,这时候克欧也壮着胆子过来按了按她的乳房。

"不紧了,是不是?"

克欧这时候像吃醉了酒,说不出话来,只点点头。他乘势伸手到她的胸口上来。

"不行! 讨厌的!"她笑恼着说。他忙把手缩回去。

苔莉回想到这一点,她对他感着一种不满足。

——他太怯懦了。我的表示拒绝何尝是真的拒绝他。我是想由我这种拒绝引起他对我的更强烈的反作用。但是他一碰着我的拒绝的表示就灰心了,就不乐意了。他这种怯弱的态度,不能引起人的强烈的快感的动作,未免使人失望。

她愈想愈兴奋起来。由克欧又联想到胡郁才来了。论肌色,小胡比克欧洁白,由一般人看来都肯定他是个美男子。论岁数,也比克欧年轻。

——他比克欧的胆子大得多了。他对苔兰对我都是一样不客气的。那个人除非莫表示,表示了后就非达到目的不可的。在电映戏场里并坐着就常常伸手到人的腰后或胸前来。有一次他也和今天的克欧一样要求我的接吻,我也拒绝了他,但他死不

肯放手。用腕力来制服我,把我的颈部紧紧地搂住不放,触着了我的唇才放手。他的举动的确比克欧强烈。但他平时的举动和说笑时就没有一种男性美。并且周身涂着香粉,时时发出一种女性臭味。看他就俗不可耐的。他这个人始终嬉皮笑脸的,他像永不会发怒的。他这种人是没有做家庭的主人翁的资格。他只图性欲的满足吧。暑假期中他竟跑了来向我作最后的要求。自从那次给我斥退了后,他许久不来了。现在克欧搬来了,他更不愿来了吧。现在想来,他的痴狂的状态,强烈的举动,当时虽然有点讨厌,但过后想来也有耐人寻味的地方。

苔莉早就想由克欧和小胡两个人中拣一个作永久托身的人,她不迟疑的先拣了克欧。不幸的就是名义上和克欧是亲戚,在社会上由这样的名义就发生出种种阻碍——他们俩间的恋爱阻碍来。若拣小胡,那就很神速的可以成功,社会也不能加以不道德的批评。不过小胡太年轻了,恐怕将来两人间发生出岁数的悬隔——容貌的悬隔时,就无幸福可言了。第二是小胡缺少男性的勇气。她恐不能长期间尊奉他为一家庭的主人公。等到发见了他无作家庭之主的资格时,以后的家庭幸福就难维持了。第三小胡虽然貌美,但没有一点风雅的态度,对文艺的理解一点也没有。对文艺没有一点理解的人就失了人生的真意义了。

——还是等克欧回来时,允许了他吧。苔莉这时候觉得克欧是她的唯一的爱人了,在这世界里再找不出第二个理想的男性来了。

十九

苔莉近来感到性的寂寞了,由性的寂寞就生出许多烦闷来。受了这次克欧给她的刺激后,她的性的烦闷更深也更难受了。她几次都想自动的向克欧求性的安慰,但恐怕遭了他的意外的

轻视。并且翻想一回又觉得女性是不该有此种无责任的享乐。一句话,她是渴望着克欧给她一个保证——以后对的身体完全负责任的保证。她得了这个保证时,她的身体也就可以一任他的自由。

克欧一连两天不回来,苔莉就有点着急。但也没有方法,自己又不便出去到他的友人处打听他的行踪。

——他总不至因这小小的事件自杀吧。他真的自杀了时,就可以证明他是爱我到极点了。那么他死了后,我也可以为他死。最少,我是不再和别的男性同栖了的。

但是到了第三天的下午,克欧回来了。苔莉姊妹都微笑着出来迎他时,他也不能不以微笑相报。

"这几天到哪里去来? 又到什么地方去旅行了么?"克欧常常说要旅行,也曾邀苔莉一同旅行去,所以苔莉这样的问他。

当着她的妹妹的面前,他不能不答应她了。

"S港。"

"真羡慕! 秋的海滨,很好玩吧。我也想去走走。"克欧只笑了一笑向房里来。苔莉把霞儿交给苔兰抱,自己跟克欧进来。苔兰抱着霞儿往后院里去了。

他和她一同走进房里来时,她走近他面前要替他除外衣。

"不,我自己会……"

"你还在恼我么?"苔莉笑着问。

"不,我恼你做什么?"他也笑着说。

"但是你走了几天了,你的脾气我真怕。"她把他的外衣解下来就在他的床上替他折叠。一种有刺激性的香气又把他包围起来了,他像块冰消溶在温水里面了。他禁不住坐近她身旁来。

"早晓得你会气恼到这个样子,我该给你……"她说到这里仰起头来向他嫣然地一笑。

"什么?"他像没有听见他说的话,又像故意的反问他。

“啊啦,你还在装不知道。”她把他的外衣叠好了,远远地坐在床沿的那一边。

“什么事?”

“前天的事你忘了?”苔莉凑近他,差不多和他膝部接膝部的了。出乎她的意外的就是他像无感觉般的对她迟迟的无表示了。他只痴望着她的脸。

“你前天不是对我……怪不好意思的。”她低下头去。

但克欧只摇摇头。这时候她反觉愕然。她深信他的心是一天一天的向她接近,怎么忽然的发生了一重薄膜呢——在他俩的心房间发生了一重薄膜呢?她想,非快叫他恢复从前的状态不可,非把才发生出来的薄膜除去不可。

她的一双皓腕揽在他的颈上了,把有曲线的两片红唇送到他的嘴上来。更使她惊骇的就是他像她前天拒绝他一样的拒绝她了,他忙把她的脸推开。

“片面的爱是终难成立的!你并不爱我,并不是诚挚的爱我,你是怕我恼你才爱我的!有何意义?”他很残酷地对她说了后,他也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无成立的理由,他也想马上把她搂抱过来狂吻她。但他觉得就样的恢复原状是太便宜了她,自己也不能得满足的强烈的快感。就这样的和她讲和,那么我们的爱只是微温的爱,我所感到的快感也只是微温的快感。要我们间的爱促进到腾沸点时,非对她加以相当的虐待不可,要我们所感知的快感达沸腾点,就要她在痛哭中把她紧紧地搂抱着和她接吻。

“你这个人真残酷!”苔莉还不松手,只手揽着他的颈,把头枕在他的肩上来。她流泪了。

他望着她流泪,心里感着一种快感——能使他的五脏松懈的快感,同时他觉得自己的心理完全是变态的。但他还更进逼一步。

“你喜欢小胡吗?”说出了后他才后悔。

“什么话!”她流着泪站了起来,她想走出去。他也忙站起来捉着她的臂不放她走。她倒在他的胸上哭出声来了。

“你这个人真残忍!”她的肩膀不住地抽动。

“快不要哭,给阿兰看见了不是个样子。”他仍坐在床沿上来,她此时被抱在他的怀中了。

“不,不怕她。她早晓得我们的态度不寻常了。”

此时候他觉得苔莉完全是他的了。世界上再没比坐在他怀中的苔莉可爱了。

不一刻他的舌尖上感着一种粘液性的温滑的感触。

二十

克欧自和苔莉亲吻之后觉得自己完全是个罪人了。

——这是一种偷窃的行为,是一种罪。欲赎此罪,非早对她表示负责任不可,非向她求婚不可!他抱着她在狂吻了一回后低声的:

“你能不能答应和我结婚?”他诚恳地说了后再和她亲了一个吻。

“你有这种勇气?此时还谈不上吧。结婚?全是骗女人的一个公式!这公式是靠不着的。我和你的表兄很尊严的举行过结婚式的。要什么结婚不结婚?不是一样么?我和你更要不到……”她说到这里不再说了。

“可是我们怕不能这样的就算个结局。”

“听之自然吧。真的到了非结婚不可的时候就结婚也使得。”

“……”他更把她紧搂近胸前来。

但是苔莉觉着克欧对她有比接吻以上的要求了,她忙摇了

摇头。

“我们慎重些才好。我们莫太早把纯洁的爱破坏了。我们该把它再扶植长大些。”苔莉自己也不知什么缘故,她总直觉着克欧不是个能在社会上承认她为妻的人。

克欧听见她的否定的回答忙缩了手回来。他感着自己的双颊热的厉害,也觉得自己的这种摸索是太卑鄙。他同时发现了他自己的矛盾了。他一面对苔莉表示爱,一面又瞒着苔莉默许家里人替他在乡里向他方面进行婚事。

——故乡的社会谁都知道,也承认苔莉是白国淳的第三姨太太。谢克欧娶白国淳的第三姨太太做正式夫人了。他像听见乡里人这样的讥笑他。他愈想愈没有勇气向她求婚了。

——名誉是不能为恋爱而牺牲的。恋爱固然神圣,但社会上的声誉比恋爱更神圣!换句话说,男人为自己的将来事业计,就牺牲他的心爱的女性也有所不惜的。谁也不能否定我们俩间的恋爱。但是她背后的确有一个暗影禁止着我和她正式结婚。她是霞儿的母亲!她是白国淳的第三姨太太!她不是个处女了!

克欧那晚上和她们共一桌子吃晚饭。他不敢望她们的脸。他尤不敢看苔兰。有时苔兰望他一望,他就觉得他和她的一切秘密都给苔兰晓得了般的,他的双颊又在发热。苔莉也很少说话了。她只低下头去吃饭。她觉得她的头壳比平时沉重,不容易抬起来。她尤怕看克欧的脸。

秋深了,晚饭后穿着一件衬衣,加上一件单长褂走出来的克欧感着点冷。他低着头在弯弯曲曲的接续着的几条暗巷里走。他像犯了罪——不,他的确犯了罪,意气消沉地低着头向前走。

——不该的!燃烧着般的热爱给这一个接吻打消了。不是给接吻打消了,是给接吻后的反省遏止住了。

他快走到最后的连接着电车路的巷口来了。他远远地望见

由电车路射进来的灯光,他的精神也稍稍恢复了点。

“喂! 克欧!”

克欧忙抬起头来看,虽然背着光,他认得拍他的肩膀的是个同乡陈源清。他心里觉得很对不住这个友人,也很不好意思看见他。

“你到那里去?”

“来看你的。”

“我就要到你那边去的。”

陈源清是省立大学的预科生,住在大学后面的一家宿舍里。由N街乘电车去只要半个钟头,也不要换乘电车。

“那么到谁的家里去呢?”陈源清苦笑着说。

克欧本想折回来。但后来一想万一源清谈及那件事,给苔莉听见了不方便,尤其是今天更不方便。

“我们到G马路的咖啡店去喝红茶吧。”

“也好。”

他们便一同走到电车站上来,只等了一刻,一辆电车到来了。吃晚饭时分没有几个搭客。他们走进来,各占有了相当面积的席位。才坐下来,车就开行了。

老谢,刘先生答当了,他一回到家里就叫他的小姐寄张相片来给你。”

克欧听了源清这一句话,虽然好奇心给了他一点儿的快感,但一思念到今天下午的犯罪,胸口就痛痛地受了一刺。他敌不住良心的苛责了。他只低着头微微地勉强一笑,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源清。

二十一

电车路两旁的电柱上的电灯都给一大群的飞蛾包围着向他

们的后面飞过去。

“求婚,求婚。论理只有男向女求婚,没有女向男求婚的。你算是个特例,不要等到她的相片到来,你也寄一张相片给她吧。”陈源清笑着说。克欧只摇了摇头。

“要女人方面先寄相片本来是很难做到的。她寄了来,你看了后说不要时,在她是很难堪的事,要受人嘲笑的。不过刘老先生很夸赞他的女儿,他说他相信你一定不会拒绝他的女儿的。并且我也替你做了个强硬的担保,所以答应叫他的小姐先寄相片来。”源清像在向克欧夸功。

“刘先生什么时候回乡里去?”

“还有几天。教育厅那边的事交涉定妥了后就动身回去。”

源清完全猜不着克欧的心事,他只当克欧盼望刘小姐的相片早日寄来。

——叫他辞绝刘先生吧。也叫他不要再替我斡旋这一门的婚事吧。真的把婚约订成了时就害己害人——一连害了三个人,但是无论如何想不出谢绝的口实来。并且对这位热心着为我作成的友人实在不忍使他失望的。真的决绝地谢绝他们时,不但要引起他们对我的怀疑,并且也会减损我们间的友谊。等到刘小姐的相片寄来时再想个口实把这件婚事搁下去吧,最好是望刘小姐害羞不寄相片来。他坐在源清的身旁低着头沉思了一会,再抬起头来望望源清的脸色。他和苔莉间的秘密——今天下午接吻的秘密像给源清晓得了般的。他想向这位友人提一提苔莉的事,表示他对她是很坦白的。

“苔莉也很可怜。她常一个人流泪。”克欧说了后故意地叹了口气。但他随即又觉得自己太可怜了,犯了罪要在朋友面前作伪,太可怜了。幸得是晚间,电车里的电灯也不很亮,源清没有留意到他的脸红。

“她的确太可怜了。久留在这里也不好,但回乡里去恐怕又

有风波。一家里怎么能容得下三四个女人！国淳也太无责任了。”

“他近来很少信来了。家里有了女人，像把苔莉忘了。苔莉说只要他按期把生活费寄来，他不和她同住也算了。能给一副资本给她做生意更好。”

“女人有什么生意好做？”

“她说，她想开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带她的妹妹和女儿度日。她的妹妹又会替人裁缝，也有相当的收入。”

“国淳前星期来了封信给我。他要我托你带她回乡里去。他说，苔莉回去和他家里几个女人不同住，另外分居也使得。是的，我忘记告诉你了，他对刘小姐的事也很替你出力呢。他叫他的大太太去向刘太太说，称赞你如何好，如何好。”

克欧听见了这些话，心里更觉难过，但他此时只能摇摇头微笑。

“看她无论如何都不情愿回乡里去，很坚决的。”

“那以后的问题不是我们调停人所能解决的了。”

——我或者就是解决这个难问题的人，只要向社会说一句话——宣布和她结婚。不过这样的解决太便宜了国淳了。

二十二

刘老先生是N县中等商业学校的校长。他是个老秀才，没有什么商学的知识。因为他做这个学校的校长有七八年了，在县里的声望也还好，以后进的商科专门毕业生又都是他的门下生，所以得保持他的校长的位置。克欧在N县的社会上本有点虚名，听说明年就可在商科大学毕业，刘老先生很想克欧毕业后回县里去帮他办学，做甲种商业学校的教务长。刘老先生因为学校的事件每年要到T市来几次和教育厅接洽。他认识了克

欧，觉得克欧的人才外貌都还好，所以托了他的学生陈源清替他的小姐做媒。明年刘小姐也可以在县立第三女子中学毕业。在N县，刘小姐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才貌兼备的女性了。

源清初次把刘先生的意思告知克欧是在克欧未赴南洋修学旅行以前。当时克欧没有完全答应，也没有完全拒绝，他的最初的态度就有点暧昧。他只说等由南洋回来后再谈。那时候他的心里也有点活动，因为他在乡里时就听见刘小姐有相当的美名。并且那时候他也没有意料到他和苔莉间的爱会深进至这样的程度。

由南洋才回来T市没有搬到苔莉家中之前，源清伴着刘先生特到T江酒店来访他。这时候恰好刘先生因为学校的事件来T市。他看见刘先生的诚恳的态度，并且是自己从前的受业师，当然很难推却，当时胡乱附加了几个不重要的条件就答应了。要刘小姐寄相片来也是这时候提出的条件中之一。他意料不到刘老先生很爽快地容纳了他的一切条件。

一方面思念着苔莉，一方面又向刘小姐进行婚事，克欧觉得自己的矛盾，同时良心上也发生出一种痛苦来。听说刘小姐长得很标致，但到底未曾会过面，无从生出思慕来。苔莉近在咫尺，又是旧识，正在性的孤寂生活中的克欧每到苔莉那边去谈谈就得了不少的安慰及快感。自那天探病回来对苔莉的爱慕愈深。并且苔莉的皓腕一任他摩抚之后，每日沉醉着般地想和苔莉亲近之心愈切，想和她亲近多享受些这种神秘的快感。

克欧从咖啡店别了源清回来苔莉家里时已经十一点半钟了。提着一盏小洋灯出来开门迎他的就是苔莉。

"阿兰，霞儿都睡了?"克欧望见换上了睡衣的苔莉，并且在这黑夜里只有她和他两个人相对，他站在她面前就感着一种刺激。

"早睡了。"她像留意到今天下午的事很不好意思的只管低

着头。她的可怜姿态又把他的心挑动了。

“你就要睡了?”两个人同上到厅前来了。

“不,有什么事?”他虽然望了望她的脸,但总不见平时她所特有的微笑在她脸上浮出来。她的眉头紧锁着。

“不到我房里去坐坐么?”

“……”她看了看他的脸就低下头去不说话。

“怎么样? 你要睡时我也不勉强你。”他再笑着说。

“不,我还不得睡。有件小衣服没有缝成功。”

“那么,拿到我房里来缝。霞儿一时不会就醒吧。我喝了点酒。一时睡不下去,很寂寞的。你过来谈谈吧。”

苔莉只点了点头。

——因为有了今天的记忆,她就变成了这样忧郁的人了么?那么她在后悔了,后悔和我亲吻了? 克欧一面想,一面先回到自己房里来。

他回到房里后,开亮了电灯,就换衣服。换了衣服喝了一盅茶后,再坐等了一会还不见苔莉进来。他不得已再走出来看时,她一个人凝视着台上的小灯痴站在厅前。

“不进来谈谈么?”

“唉……”她心里像有迟疑不能决的事。她还不动身。

“要来快点来!”他的态度象有点忍耐不住了。

“……”她像怕他发怒,忙移步向他房里来。

克欧看见她来了,先退回房里来在床上躺下去。她只站在近门首的台旁边不走近他。

——怎么只半天工夫她完全变了! 自经我的接吻的洗礼后,她就变为驯服的羔羊了。他望着她的忧郁的姿态愈觉得动人怜爱。浅红色的睡衣短得掩不住纯白的裤腰,短袖口仅能及肘。曾经他多次抚摩的一双皓腕在电光下反射着,愈见得洁白可爱。

“过来坐吧。”

她点了点头,走过来坐在床沿上,只向他轻微地一笑,一句话不说。她像下了决心般的,她再不畏避他了。她想迟早总是有这样的一幕。管他以后对自己负责不负责,就现在的状态论,自己是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他是在沙漠中不容易发现的清泉。明知以后非离开它不可,但现在不能不尽情地一饮,消消自己的奇渴。

“今天很对不起你了,对你很失礼的。”

“不,我对不起你了。我一点不觉得什么。完全是我累了你,使你心里不舒服。”她低着头很正经地说。

“那么你不会把今天的事告诉人?”他虽说是故意和她说笑,但同时也觉得心里有点卑怯。

“我是靠得住的,不知道你怎么样?”她忽然地笑了。

过了一会,她继续着说:

“但是我们的关系以后太深进了时,恐怕瞒不住注意我们的旁人吧。你怕人知道?”

他硬着胆子摇了摇头。他本来就喝了点酒,兴奋极了。他坐起来把她搂抱住了。他和她像今天下午一样的互相拥抱着接吻——狂热地接吻。

“我们同到什么地方旅行去好么?”

她只点点头。

“那么,到S港去好么?到旅馆里时共住一个房子的。”

“我一点不要紧。只怕你以后要后悔。”

“到了这时候还有什么话说。我本想保持着我们的纯洁的恋爱。纯洁的恋爱以接吻为最高点。但是现在……”

“纯洁的恋爱是骗中学生的话。所谓恋爱是由两方的相互的同情和肉感构成的。”

“那么,……?”

“讨厌!”她忙推开他。

他真梦想不到他会这样快地陷落下去。

她在他房里一直到午前的二点钟前后才出去。

“那么,明天晚上!”他望着她微笑着轻轻地回她的房里去了。

二十三

克欧第二天起来时已经响过了九点了。苔兰到裁缝匠家里去了,只剩苔莉母女在厨房里。她听见他起来了,忙走出来到他房里去取脸盆和漱盂。

“今天不上学?”她双颊绯红的低声地问他。

“我打算请假几天。”他也笑着说。

“为什么?”她睁圆她的巨眼问他。

“舍不得你。”他笑着说,“才成婚呢,就能离开么?”他笑着过来把她搂抱了一刻。

“啊啦!不得了!你晚上不是在家么?”她满脸绯红的。

“阿兰在家里总不方便的。”

“……”她自从一身的秘密通给克欧晓得了后,比平时更觉温柔了。她对克欧的要求像始终取无抵抗主义般的。因为他的新鲜的青春之力——强烈的肉的刺激在她身上引起了比国淳给她的更强烈更美满的快感。她不单精神全受着他的支配,现在生理上她也是他的奴隶了。

克欧一个星期间不上课了。苔兰每天下午回来只当克欧是比她先回来的。他一星期间不曾外出一步,整天的昵就着苔莉的身旁。苔莉除了背着霞儿出去买菜外也足不出户的。

“我们到什么地方度蜜月去吧!”克欧一天这样向苔莉说笑。因为他觉得在苔莉的家里总不能尽情的欢娱。

“为什么？在家里不是一样么?”

“但是每天早晨起来看不见你,我总觉得是美中不足。”

“真的,我也这样的想。苔兰下星期因事回母亲那边去住一星期,你就到那边睡罢。”苔莉姊妹和阿霞是同在里面房里的一张床上睡的。

“但是只剩我们俩,左侧右面的邻人不会猜疑我们么?”

“你怕人猜疑？他们早就有闲话了。苔兰亲耳听见下街井旁的老妇人说我乘丈夫不在家偷汉子呢。”

“真的?”克欧听见这句话心里已经万分羞耻了。看见苔莉的泰然的态度,更觉羞愧得难受。

——那么我是个奸夫了！她呢？她对她的丈夫尚有理直气壮的主张！我？有什么面子去见表兄呢！我做了她的牺牲者了！到这时候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只有享乐,饮鸩般的享乐！我趁早觉悟吧,和她说明白,得她的同意后分开手吧！但是现在的我,沉醉于她的肉中的我舍了她还能生存么？还有人生的意义么？我在精神上肉体上都是属给她的了。

“你在想什么哟?”她走过来坐在他的怀里。

“没有什么。”他只摇摇头。

“你怕他们说你的闲话?”她问了后脸上显出不舒服的样子。他马上直觉着她是在希望社会能够早点知道他和她的关系。并且他知道她看见他怕社会的非难就怀疑他是对她要求不负责任的享乐。

“怕什么!”他勉强支持起勇气来,“就死我也不怕,还怕什么?”

一接触她的肉,他又陷于沉醉的状态中了。

她虽然有点讨厌他的频繁的要求,但仍然不忍使他脸上下不去。她对他惟有忍从。

二十四

他们俩在爱欲的海中沉溺了两个多月了。他有时惊醒来时,忙把头伸出到水面来时,觉得四围都是渺渺茫茫的,不单不见一个人一艘船,连一片陆地都看不见。他觉得自己的前途只有黑暗。非再沉溺下去死在这海里不可了。她呢?她像不知道这爱欲的海底是个无穷深的海渊,她不知不久就要沉溺下去死在这深渊里面,她只攀揽着他的臂膀,她迷信他是能拯救她的人。她只裸体的攀附在他身上流着泪和他接吻!

——她先掉进去的!我是为救她而沉溺的!可恶的还是她,诱惑我的还是她!

才把她搂抱到怀里来和她狂热地接吻,忽然地又恨起她来了,忙坐起来紧握着铁拳乱捶她。

"你恨我时就让你捶吧。捶到你的愤恨平复。你只不要弃了我,不理我。"她流着泪紧紧地贴靠着他的胸膛。

"恨你,真恨你!"他拼命地捶。捶了后又和她亲吻。

"恨我什么事?"她流着泪问。

"恨你不是个处女了!"

"……"她听见了这一句,脸色灰暗地凝视他。她像受了不少的惊恐,她像听见他给她一个比死刑还要残酷的一种宣告。

"你的处女美怎么先给他夺去了呢?"他再恨恨地骑在她身上乱捶她。

"对不住你了!真的对不住你了!你要我做什么事我都可以替你做!你的任何种的要求我都可以容纳。只有这一件是我无力挽回的。望你恕了我吧。只望你恕我这一点!你的要求——比阿霞的爸爸还要深刻的要求——我没有拒绝过一回。只有这一件,望你恕了我吧。"苔莉痛哭起来了。

——只要你是个处女时,就拒绝我的要求,我也还是爱你的。他望着她的憔悴的姿态愈想加以蹂躏。

她比从前消瘦得多了。但他的行动还是一样的强烈。不单和两个月以前一样的强烈,比两个月以前,要求也更频繁。蹂躏的方法也更残酷——使她感着一种耻辱的残酷,因为他,她近这一个月来没有一晚上不失眠,她觉得容许他的一切要求就是一种痛苦。但她不能不忍从他,忍耐着这种痛苦。她只能在这种痛苦中求快感了。

有一次苔莉在酣梦中给克欧叫醒来。

"你还没有睡?"

"无论如何睡不着。"

她虽有点不耐烦,但不敢拒绝他的要求。她觉得接近着自己的脸的克欧今晚上特别的丑陋,她忙侧过脸去。他只贪图自己的快感。但她所感知的惟有痛苦和可咒诅的疲倦。她睡在他怀里不断地呻吟。

"你讨厌我了? 是不是?"他看见自己的热烈的动作不得同等的反应,就这样地质问她。

"为什么? 我不懂你的话。"她蹙着眉愈感着可咒诅的痛苦和疲劳。

"要怎么样才好? 你要我怎么样,你说出来,我听从你就是了。"她觉得克欧近来对她的热情也不比从前了。除了性的要求外,没有向自己说过一句温柔话,也没有和自己筹商过他们的将来。自己的健康只两个月间为他完全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牺牲了后就讨厌起来了。她终于流了眼泪出来,但她还勉强支持着拼命地紧抱着他,伸过嘴来紧咬他的下唇。但她很羞耻的觉得这些举动全是虚伪的。

"好好的哭什么?"他由她的身旁离开时叱问她。

"没有什么。"她只扯着被角揩泪。

“你讨厌我了。思念起他来了吧!”他冷笑着说。

“你这个人真残忍!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她还没有恢复她的装束再攒进他怀里来。

“那么,你思念小胡,是不是?”身心都疲倦极了的克欧触着苔莉,发生一种厌倦。但她紧搂他,伏在他的胸部痛哭。

二十五

到了严冬的时分了,苔莉和克欧像醉人般的沉溺在爱欲的海中也快要满三周月了。苔莉近来发生了一种惊恐,就是每天早上克欧外出时,只给她一个形式的接吻而不像从前的热烈了。早晨八点钟出去,直到薄暮时分才回来。也不像和两个多月前一样回来得早了。但她所受的蹂躏的痛苦却有加无减。

克欧也觉得苔莉和自己接近的态度是很不自然的,觉得她并不是爱他,完全是忍从他。想到两人的将来,克欧也找不出个完满的解决方法来。他觉得尽这个样子混,终不是个方法。他也未尝不知他现在所该走的只有两条路,——第一决绝的和她分手,第二就是早些宣布和她正式的结婚。但现在的他是站在分歧点上,对这两条路都没有走上去的勇气。的确,他只说他没有勇气,他并不肯定他自己是卑怯。

受着冲动的驱迫,有一天克欧很早的由学后回来和她亲近。他以为迟了回去,苔兰回来了时是很不方便的。可是事实竟和他所期待的相反。开门迎他的不是苔莉,是苔兰。平时他进来总可以在厅前发现笑吟吟的她,今天却看不见她的影子。

“姊姊呢?”他笑着问苔兰。

“在房里。”平时看见克欧回来也微笑着迎他的苔兰,今天却用惊疑的眼睛望他。

他走向她的房里来。他想苔兰若不跟进来时,他就拥抱她

了。苔兰果然不跟了进来,但叫他骇了一惊的就是苔莉坐在床前淌眼泪。霞儿酣睡在床里面。他想,莫非是阿霞病了么,看她的酣睡的样子,又不像是有病的人。

“你为什么事伤心?”克欧凑近她,但她伸出只手来拒绝他,不许他触着她的脸。

“我想,我没有做什么对你不起的事,……”克欧微笑着问她。

苔莉只是不理他。他就在她对面的一把椅子坐下来,两个人对坐着沉默了一会。

“你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用手帕把眼泪揩干了后问他。

“我不懂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问你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苔莉有点气恼的样子。

“……”克欧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事气恼,此时只痴望着她,说不出话来。

沉默在两人间又继续了许久。

“受人的冲动的牺牲者不单是娼楼中的女性了!”苔莉像对自己说了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克欧听她说了这一句,禁不住脸红耳热。他觉得自己实在没有诚恳的对她负责的决心。想不出什么话来劝慰她,他只有失望地回到自己房里来。

他回到房里,在书台上发见了一张短笺。

> 奉访不遇,甚歉。刘老先生于日昨来T市。刘小姐的相片也带来了。明日请来敝寓一叙。
>
> 弟源清留字

克欧看了陈源清的留笺后知道苔莉一个人淌眼泪的原因了。他忙跑到厨房里来问苔兰,陈源清来时对她的姊姊说了些什么话。

“陈先生说,你快要定婚了。”

——糟了，糟了！我该预早嘱源清不要告诉苔莉知道的。但是那就要引起源清的猜疑，这也不是个方法。总之我不该再站在分歧点上迟疑。把刘家的婚事谢绝吧。早点宣布和她结婚。就事实论，她不能离开我而生存，我也不忍把她的一身——曾经我爱抚过来的她让给他人了！我当始终爱护她！

二十六

第二天晚上苔莉枕着克欧的腕，在他身旁休憩的时候，他感着一种可咒诅的疲倦。她几次向他要求亲吻，他虽没有拒绝她，但他总觉得自己的微温的唇像接触着冰冷的大理石般的。

“你哭什么？”克欧听见苔莉啜泣的声音忙翻起来问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我近来觉得很寂寞的。一感到寂寞就禁不住流泪。在这么大的世界中像没有人理我般的。”她的双肩更抽动和厉害。

“苔莉，你又在说傻话了！我不是在这里么？快不要哭！”

“你的身虽然在我旁边，但你的心早离开我了吧。”

“她的相片不是让你撕掉了么？你还不能相信我的心？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因为要瞒源清，怕他猜疑我们，所以敷衍地答应了叫刘先生把他的女儿的相片寄了来。这完全是敷衍他们，不叫他们对我们生猜疑的。我没有见过刘小姐，爱从何发生呢？你看我是个能够和从无一面之缘的女人结婚的人么？”

“那么你如何的答复了陈先生呢？”

“我今天对他说，单看相片看不出好歪来，最好请刘小姐出来T市会一会面后再行议婚。象这样的难题在深闺处女是很难做到的。这不是和完全拒绝了她一样呢？”克欧说了后感着自己的双颊发热，因为他在对苔莉说谎。

他今天一早吃了饭，就跑到陈源清的寓里来。单看相片，他

觉得刘小姐是个风致很清丽的美人,她的态度虽有点过于庄严,但这是坐在摄影机前免不了的态度。最使他对那张相片——给苔莉撕掉了的相片——难忘情的就是在清丽的风致中他还发现了一种高不可攀的处女所固有的纯洁美——在她的朴质的女学生服装中潜伏着的纯洁美,在苔莉的华丽的服装中决不能发现的纯洁美。他觉得睡在自己怀中的苔莉虽艳而不清,虽美丽而不庄严,他想到这一点很失悔不该麻麻糊糊地就和苔莉混成一块的。她是国淳的第三个姨太太。处女美早给国淳蹂躏了的她,此后就为我的正式配偶么?要清丽如刘小姐的才算是我的正式的配偶!但是,丧失了童贞的我再无娶处女的资格了吧。

父母听见刘家的婚事像异常欢喜,写信来表示万分的赞成。父亲在乡里是个比较多认识几个字的农民,梦想不到自己的儿子能够娶刘校长的小姐。在父亲的意思,能够和刘家结亲,就多费点钱,变卖几亩田亦所不惜。

克欧为这件婚事一个人苦闷了许久。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不爱苔莉。他也知道离开了他的苔莉是很可怜。但利己主义的克欧终觉得组织家庭是不该在黑影中举行的。自己的正式之妻,是不该娶丧失了处女之真的女性。他是个怯懦者——虚荣心很强的怯懦者。他不能舍去他的故乡,没有伴着苔莉双双的逃到无人追问他俩的地方去的勇气。虚荣心嗾使他羡慕着日后和刘小姐举行庄严的结婚式,他期望着日后村人对他和刘小姐的礼赞——礼赞他和刘小姐是村中的 King 和 Queen。

他终于把自己的一张新照的相片和一个金指环偷偷地交给陈源清,托他转交刘老先生作定婚的纪念品。

把相片交给了陈源清后,到下午的三点多钟源清跑到商科大学来找他。源清一见面就告知他,刘老先生接到他的定婚的相片和金指环时万分的欢喜,说了许多感激克欧的话,并且要请克欧到他旅馆里去吃饭。克欧听见刘先生的诚恳的态度,对自

己深信不疑的态度——深信他是个有为的青年,以唯一的爱女相托而不疑的态度;他愈觉自己是个伪善者了,同时也愈觉得自己卑劣。

他会见刘先生了。吃饭的时候,他再听见这位老先生说了许多腐败的但是很诚挚的话,什么“蒙君厚爱,小女得所托矣”,什么“不独老夫铭感万分,即小女亦爱戴靡极”等等的话。在源清听起来觉得是迂腐万分,但在今晚上的克欧听起来,只觉得这位老先生的态度的诚挚。他觉得自己的罪愈犯愈深了。

二十七

吃了晚饭和源清向刘先生道谢了后同走出来。电车到源清的宿舍前两个人分手了后,坐在电车里的克欧把思想力又运用到苔莉方面来了。

——太对不起她了！你始终既没有和她结婚的诚意,你就该早点离开她,不该再贪恋她的肉。但是未和刘小姐成婚之前你能离开她么？否,这是万不可能的,一晚上不昵就她时必定寂寞得难堪。恐怕有了刘小姐之后也不能离开她吧。在肉的方面我是做了她的奴隶了。作算和刘小姐结了婚,恐怕不能由刘小姐得这种欢乐吧。矛盾！完全是一种可耻的矛盾！真的和刘小姐结了婚时,那你就杀了两个无辜的女性了——在精神上杀了两个女性了。那时候的刘小姐恐怕比现在的苔莉还要可怜吧！我不该这样胡乱的就和刘小姐订婚的。由这样想来,你还是爱苔莉的,你不过想把刘小姐来做你的装饰品以掩护你的罪恶。那么做你的牺牲品的不是苔莉,却是刘小姐了。

——你怕要蹈国淳的复辙了吧！

——谁是胜利者呢？苔莉还是刘小姐？

——今天是自己和刘小姐的婚约成立纪念日,但今晚上对

苔莉怕难放弃而不向她求拥抱。晚间离开了她时就像浸在冰窖里般的。

“恭喜,恭喜！未婚妻的相片带回来了么?”苔莉改变了昨天的愁容,接着他时就微笑着这样地问他。但神经锐敏的克欧直觉得苔莉的欢笑是很不自然的。

“瞎说！谁和她订婚！不过不便使他们难为情,叫她把相片寄来看看吧了。”

“不必撒谎！不必瞒我！我决不会向你为难的,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把你的订婚的经过告知我吧！快些！快把你的未婚妻的相片拿出来,拿出来给我看!”苔莉说到最后的一句,声音颤动得厉害,几乎说不下去了。

霞儿睡了,苔兰也跟了她的姊姊走进克欧的房里来。她和她的姊姊一样的热望着看刘小姐的相片,但她看那张相片的动机完全和她姊姊的不同。

克欧笑着把一张六寸的威洛斯纸的相片取了出来,她们姊妹就在电灯下紧挤着看。

“啊！真是个美人!”苔莉很夸张地说。但由克欧听来,她的话中就有不少嫉妒的分子。

“阿兰,你的意思怎么样？算个美人么?”克欧一面除外衣一面问苔兰。但苔兰不理他,她像看不起克欧般的。

“姊,太瘦削了,是不是？身材还将就过得去,脸儿太尖削了些。”苔兰看了一会相片低声地向她的姊姊说。

“你莫瞎评！谢先生听见你评他的未婚妻不好时要发怒的。”苔莉说了后很勉强地狂笑起来。苔兰也跟着微微地一笑。克欧知道她,若非她的妹妹站在她面前,早就流下泪来了,他暗地里愈觉得自己罪重。

苔兰先回里面房里去睡了。苔莉还在克欧的书案前痴站了一会,她觉得有许多话要向他说,但不知道从那一句说起。她忽

然掉下眼泪来了，忙移步向外面去。克欧忙跑过来捉着她的臂，不让她出去。

“怎么样？今晚上就不理我了么？”

“有了未婚妻的人还要我这样不幸的女人么？”她的泪珠更滴得多了。

“你说些什么？谁和她订了婚约？他们把相片送了来，不把它领下来使他们太下不去吧。我真的和她定了婚时，还把她的相片取出来给你看么？”他一面说，一面和平时一样地把她搂抱过来。他看见她的可怜的态度愈想加以强烈的蹂躏。她对他原取无抵抗的态度的。她觉得今晚上勉强地拒绝他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了。结局只有减少两人间的亲和力。她还是忍从他的一切的要求。

“你真的没有和她订婚的意思，就让我把那张相片斯掉！”

他慨然的答应了她的要求，她的气愤也稍为平复了。

“你哭什么？”感着一种可厌鄙的疲倦的他听见她的哭音觉得异常的讨厌。

“克欧！”她钻进他的怀里痛哭起来了。

“什么事！？你到底为什么事伤心！？”他叱问她。

“你能恢复你从前对我的心么？”

“我不是说过了么？我始终是爱你的！”

“我不信我能把你的心整部的占领。”她凝视了他一会后摇了摇头，她的眼泪再流出来了。

“哭什么？你就把我的心整部的占领去吧。”

“我今生怕没有这样的幸福了。克欧，那天我们同乘马车赴××公司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并肩地坐着。你还替我抱霞儿。我那时候就想，如果社会都公认你是我的丈夫时，我是何等幸福的女人哟！”她从枕畔拾起手帕来揩眼泪，同时叹了口气。

这时候克欧重新兴奋起来，觉得苔莉——腮边垂着泪珠的

苔莉,更觉娇媚了,他翻过来再把她紧紧地拥抱着。

"苔莉,我始终爱护你,我就做你的终身的保护者怎么样?"

她也伸出一双皓腕来络着克欧的肩膀,颤声地说:

"谢你了!像我这样没有一点长所的女人,你如果不讨厌时,就让我跟着你去吧。"她说了后更凑近他。

二十八

冬尽春来,克欧快要毕业了。他和刘小姐的婚约也早成立了,只待他在商科大学得了学位后就回乡里去和刘小姐成亲。

关于结婚的准备,家里常常有信来征求克欧的意见。他每次接到这类的信都很秘密地不敢给苔莉看见。幸得信是寄至大学转交的,克欧带回来就封锁在箱里,苔莉无从知道。他虽然不给苔莉知道,但每次接到家信,对苔莉就很觉赧然的。

——自己近半年来的安逸的生活可以说全出苔莉之赐。住在学校里,住在外面的宿舍里那里有这样舒服的生活!饮食衣履没有一件不替我关心。一般做妻的人对她的丈夫都没有这样的周全吧。单这一点,我已经万分对不住她了!何况,何况她还安慰了我的性的寂寞!单就这一点论,她可以说是我的大功臣了,帮助我成就学业的大功臣了。去年的一年中,在性的烦闷中的我没有一时一刻静坐在书案前翻过书来。若没有苔莉,我早堕落了,跟着一班无聊的同学向商卖性的女性买欢了。幸得她安慰了我的性的寂寞,和她度平和的小家庭生活,她是我的恩人!她施给我的恩惠不可谓不大了,而她所希望于我的报酬仅仅一个虚名——希望我向社会承认她是我的妻。像这么一个廉价的报酬,何以还吝不给她呢?那么你完全是个利己主义者了,忘恩负义的利己主义者了。你只当她是件物品,要的时候拿过来,不要的时候丢在一边。你若不正式的向社会承认她为妻,那

你的罪恶就比国淳的还要重大了。

克欧每思念到刘小姐的婚约就这样的苦闷起来。但终没有决断力和勇气取消刘小姐的婚约。他总想能发见一个方法——一面瞒着苔莉和刘小姐结婚,一面瞒着刘小姐和苔莉继续关系的方法。但他觉得对付刘小姐容易,对付苔莉难了。

克欧的毕业论文提出去了。论文里面的几个统计表都是成于苔莉之手。看见她在热烈地希望自己的成名,克欧几次快要流泪了——感极流泪了。

——像这样区区的报酬不应再吝而不给她了。对社会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吧。

只因一个偏见——苔莉万赶不上刘小姐的纯洁高雅的偏见终在他和她之间筑起了一重不易铲除的障碍。苔莉也觉得近来的克欧对她有点贰心了,也取了严密的监督的态度。

三月一日克欧把毕业文凭领出来了。他前星期就接到了由家里汇来的钱,准备在这几天内回乡里去一趟。他虽还没有和刘小姐结婚的决心,但他觉悟到此次回去是免不掉有此一举的。

"你在这几天内就要回乡下去,是不是?"苔莉接着他就忙着问这一句。

"想回去看看老父母。我二年多没有回去了。不过动身的日期还没有定。"

"你怎么不告知我?"她怨怼着说。

"我还没有十分决定,怎么告诉你呢?"

"早决定了吧,早通知你家里了吧。"她冷笑着说。

克欧禁不住双颊绯红的,他知道她又接到国淳的报告了。

"我只回去看一看,要不到一个月就回T市来的。"

"我也跟你去,跟你回N县看霞儿的爸爸去。他写了信来,要我趁这个机会同你一路回N县去。错过了这个机会,再难得第二次的机会。"

"……"克欧只呆望着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你那一天动身,要先告诉我,我也得预先清理清理行装。"

"你到N县去后不再回来T市了么?"克欧着急地问她。

"你呢?"苔莉笑着反问他。

"我不是说过了么? 要不到一个月就回来T市的。"

"怕有人不放你回来吧。算了,各人走各人的路吧! 为霞儿计,我还是回霞儿的爸爸那边去。到处都是一样的,没有真心为我……"苔莉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两行清泪忍不住地流下来。

二十九

——自己是不能不回N县去一趟。她要跟了来,那么我的一切秘密要通给她知道了。万一她赌气地回到国淳那边去,那么我们俩的秘密又要给国淳知道了。克欧觉得这个问题真难解决,他惟有恨起苔莉来,他总觉得苔莉讨厌,故意和他为难。他想,刘小姐的婚约无论如何不能不回去敷衍敷衍。但让苔莉回到国淳那边去又觉得自己是受种侮辱。苔莉的身体虽经国淳之手曾有一次的堕落,但经自己的手净化之后无论如何再难把她让给他人,尤不能交回国淳! 她把她和国淳间的秘密通告知我了。我俩间的秘密再能让她告知国淳么?

克欧想来想去,他发现他自己的意识的矛盾了。他也很看不起自己,因为自己还是和国淳一样的对女性没有诚意的人。他深思了一回就想把自己践踏成粉碎。

苔莉近来的低气压拒绝了他向她的亲昵。每天看见她的忧郁可怜的态度又引起了他的同情和怜爱。他早就想清理行装,至少他总想把他的书籍整理,但在她的低气压之下,他全无勇气着手。

疏隔了几天的他和她都感着寂寞,都感着一种苦闷——到

夜晚上感着加倍的寂寞和苦闷。在苔莉以为克欧总会来昵就她,向她求和。克欧也很想向她要求寂寞的安慰,但怕她的意外的拒绝伤害了自己的尊严;所以也不肯先向她开口。

他们俩间的低气压继续了一星期余。一天的早晨他起来时已经九点多钟了。苔兰背了霞儿上街买菜去了。他站在檐前望着,默默地替他端洗漱水出来的她的可怜的姿态,心里觉得万分对她不住。他很想向她笑一笑,但同时感着自己想向她笑一笑的动机是很可耻。为维持自己的尊严起见,忙忍着笑,只望了她一望了。她给他一望忙低下头去。他觉得她的脸色更苍白了,双颊也瘦削了些。

“高先生那边有信片来了。他说,近来到了很多新式的货样,K 商店要我们去看。他要你星期日那天到他那边去。”

高先生也是克欧和国淳的一个同乡,在 Y 市小学校当教员。K 商店是 Y 市顶有名的绸缎布疋店。高先生算是一个小小股东。国淳还在 T 市时,他们一家的衣裳是由高先生介绍给 K 商店包办的。高先生也是个风流不拘的人,除了故乡的太太之外在 Y 市还秘密地蓄了一个姨太太。他和国淳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他的秘密只有国淳和苔莉知道。现在克欧也知道了。

国淳还在 Y 市时,高先生当然常过来顽,国淳回乡里去后,他更频繁地到苔莉家里来。据苔莉最初的推测,高先生是为悬想苔兰而来的,但到后来又觉得他对自己也怀有相当的奢望。聪明的苔莉决不至受高先生的蛊惑的。自克欧住在苔莉家里后,高先生就罕得到她那边来了。

“谢先生是不是想向小乔求婚?”有一次克欧上学去后,高先生跑了来笑着问苔莉。

“说起来有点像有这种意思。到后来托我替他作媒也说不定。”苔莉为自己避嫌疑起见不能不凑着高先生说起笑来。

“小乔方面的进行未成功之前,大乔先给他钓上手了就不得

了。哈,哈,哈!”

给他这一笑,苔莉禁不住脸红起来。

“讨厌的高先生!我不要紧。但谢先生的名誉是要紧的。你这个人就喜欢瞎开口!”她笑恼着说。

“我说笑的,我说笑的。”高先生忙取消刚才说的话。

克欧和苔莉以为他们的秘密除了他俩之外是无人知道的。他俩并没有留意到他们间的关系比夫妻关系还要深刻了。他们俩当第三者的面前虽然不说一句话,但他们俩的似自然而非自然的态度是难逃第三者的冷静的观察。苔兰不必说,N 街的人们都晓得她和克欧的丑关系了,高先生也略知道了他俩间的态度不寻常。

三十

克欧给苔莉这一问才想到她前两星期曾要求他伴她到 Y 市去做两套衣裙的事来了。

“你从前是一个人去过来的,你就一个人去吧。”

“……”苔莉低下头去,只一瞬间由她的一双眼眶里流出两行清泪来了。

克欧还没有得到苔莉的性的安慰之前,她常到 Y 市去,只抱着霞儿到 Y 市去,引起了克欧的嫉妒和猜疑。苔莉回来后就半像说笑半像毒骂地说了许多苔莉听见难堪的,同时又会使她生出一种快感来的话。

她终于达了目的了,她没有一晚不在他的抱中了。

“你现在相信我没有外遇了吧!”她媚笑着向他说。

“……”他只点了点首。

“我以后决不离开你了!决不离开你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

克欧看见她流泪,就联想到她曾说过这句话来。他觉得此时候的苔莉顶可怜也顶可爱的了。他趁这个机会忙走近她把她搂抱住了。

到了星期日他终难拒绝她的要求,伴着她和霞儿到Y市来了。他们最先到高先生的家里来,打算在他家里吃了中饭后才到K商店去定制衣裙。

高先生很欢迎他们,不,他是专为欢迎苔莉才带他们到他家里来。始终向苔莉微笑着的高先生的态度引起了克欧的厌恶。他只坐了一刻,说要到一个朋友那边去一刻就回来。同时他觉得自己是很卑怯的,这种和苔莉疏远的表示完全是由卑怯的动机发生出来的。其实这种和苔莉疏远的表示也难打消高先生对他俩的猜疑,结果只叫苔莉受一二小时的痛苦吧了。但他知道高先生是在希望着他给他向她说话的机会。他很决意地走出来是因为对苔莉有深深的信用了。

——那个高胡子一定对她有不妥当的表示。但我深信苔莉定会拒绝他的一切要求的。不过我不该这样卑怯的不保护她。我是她的唯一的保护者了。我该快点向社会宣言对她负责。承认她是我的妻!克欧从高胡子的家里走出来后在街路上一面走,一面想,也觉得自己是世界中顶可怜顶无耻的人了。

——她最初的态度也太暧昧了。她若先向我提出条件——要我承认她为妻的条件——时,我或不至犯这种罪。但她始终是默默地不表示态度或希望。问她是不是感着性的寂寞,她就点头说有点儿。那么我可以安慰你么?她只说了“谢谢”两个字。我们就借了“恋爱”的招牌深深地陷落下去了。到后来不知谁安慰谁的性的寂寞,也不知道谁是谁的牺牲者了。一个人该为为自己牺牲的人牺牲一切的!现在的问题是我该为她牺牲呢,还是她该为我牺牲?我们俩若就这样的无条件地分手,那就是她做了我的牺牲者了。自己也是在这样的希望。为自己的前

程计,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计,不能不牺牲她了。为避免社会的恶评计,为满足父母的希望计,更不能不牺牲她了。若把自己的像旭日初升的前途牺牲,丧失了社会上的地位,那就等于自杀!想来想去,得了一个结论就是牺牲她,否则自杀。

——父母只生我一个人,因为我求学,几年来花了不少的金钱,变卖了不少的产业了。父母在梦想,等我毕业后把这些产业恢复。不管他们老人的梦想如何,总不该叫他们老人失望,我若对社会承认她为妻时,我此生就难再回故里去了。那么老人们所受的打击就不仅失望,恐怕还要伤心而死吧。

——让她一路回N县去吧。让她回国淳那边去吧。功利主义者的克欧对苔莉虽不无恋恋,但为保持自己在社会上的声誉,为爱护自己的前程,也只好割爱了。

——那么你对她完全无爱了?不,我爱她,像爱我自己的生命一样的爱她。我之陷于不能不和她离开的运命,并不是我个人的缺陷,完全是社会的缺陷!社会上的诸现象都是矛盾。自己的恋爱和事业不能并立,这就是一种矛盾了。

三十一

克欧和苔莉回到家里来时已灯火满街了。苔兰早把晚膳准备好了。霞儿在电车中就在母亲怀里睡着了,苔莉把女儿安置在床里睡好了后,就出来和他们一同吃饭。

苔兰听见姊姊们不久就要动身回N县去,像小孩子般的流了不少的眼泪。克欧很替她同情,又觉得无邪的苔兰可怜。克欧想,小小的一个和暖的家庭就这样的星散了,破坏这小家庭的责任完全该归自己负担。她们姊妹有此次的生离的悲痛也完全自己造成的罪孽。

但是要结束的事情还是非结束不可,要分手的终非分手不

可。只三两天工夫,苔莉把一切的行装收拾好了。苔兰一面流泪一面替她的姊姊和克欧清理衣服和书籍。苔莉也跟着她的妹妹流了几回泪。

“姊,以后霞儿就叫谢先生做爸爸么?不是回白姊丈那边去么?”

“姊姊的一身的事情,你莫再问吧。姊姊做的事是不足为法的。只望你以后要谨慎你的身体。不要随便听人家的话。”苔莉说了后,叹了一口气。

苔兰凝视着她的姊姊象无意识地点了一点头。

由T市回N县去要先到S港,由S港再搭轮船赴K埠,由K埠转搭小汽轮,一天工夫就可以回到N县。

克欧打听到五月二十日有轮船由S港开往K埠的,他和苔莉就决定于十九日的下午先乘火车赴S港,预定在S港歇一宵。

十九日的上午,他们把房子退回给房主人了。带不了的行李,剩下来的家具都由苔兰送回村里的母亲家里去了。下午在车站上时,苔莉的母亲跟着苔兰走来了。

“谢先生,莉儿母女一路多劳你招呼了!你见了我的女婿时就替我多问候他几句。莉儿初到你们乡里去,什么事都不知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请他宽恕宽恕。”

克欧听见苔莉的母亲的嘱咐,脸上红了一阵又一阵。但他望望苔莉,她却在一边微笑着看看她的母亲又看自己。克欧给苔莉一看,觉得自己的双颊更加热得厉害。

“你老人家快点回去吧。你的女婿怎么样你管他许多!?不要你嘱咐,谢先生也会很亲切的看护我们的。霞儿的爸爸还赶不上他的亲切呢。”苔莉笑着催她的母亲回去。她说后再望着克欧嫣然一笑。

克欧恨恨地看了她一下,恨她太不客气了。他怕苔莉的母亲看出了他和她的秘密。

苔莉的母亲和苔兰望着他们乘的火车开动了，才洒了几滴眼泪回去。但苔莉像有个保护者站在她肩后，她一点儿不感到别离的悲伤。

“你怎么这样不谨慎的！给你的母亲晓得了我们的秘密时怎么了呢!?”

“你还想不给人知道么?”苔莉低下头去，她像对克欧的卑怯的态度很不满意的。

“但是，还是不给你母亲晓得的好。”他也觉得自己太无耻了。他也知道想秘密地向苔莉求性欲的满足而怕人知道是一种顶无耻的行为。

“迟早要给她晓得的。苔兰早晓得了，她不会告诉我的妈么?”她像很不快意的抱着霞儿把脸翻向车窗外了。

“苔兰晓得了!? 她说了些什么话?”克欧像骇了一跳的惊呼起来。

苔莉看见他的这样惊惶失措的态度，觉得他很可笑又很可怜。她禁不住笑了。

“我告诉了她的。她有几次在夜里起来听见我还在你房里。她很不欢喜地来责问我。没有法子，我就一五一十地告知她了。我告知她，霞儿的爸爸是个靠不住的人，在乡里早有了三房四妾。我也告知她，你答应了我们替我和霞儿负责；一句话，你的姊姊已经改嫁了——事实上改嫁了谢先生了。”

苔莉说了这一篇话，吓得克欧两个眼睛直视着她，只张开口说不出话来。

“这样的说了不可以么? 这样的说不会错吧!”她睁着她的巨眼很正经地问他。

克欧像没有听见她的话了，他只听见下面的轰轰的轮音。铁道两旁的电柱和林木一阵一阵地向后面飞。克欧觉得此次的旅行像没有目的地般的，他有点担心了，他觉得自己太不顾前后

了。若真的回N县去,怎么可以让她跟了来呢?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好呢?

三十二

他们在S港车站由火车里走出来时已经响六点钟了。车站外丝丝地下起微雨来了。车站前的人力车都给先下车的人叫了去了。苔莉抱着霞儿,克欧提着两个随身皮箧,慢慢地由月台上走下来是一条地下隧道,在这隧道中走了五分多钟才走到车站门首来了。

车站口没有一辆人力车了。克欧把行李放在苔莉的跟前,自己冒着雨出去叫车子。

"对不起你了。"苔莉在他的后面说。她觉得自己还有相当的"力"支配他呢,脸上泛出一种得意的微笑。但她看见他的背影,在雨中揩着汗走的背影表现出无限的风尘的疲劳,她又觉得他也是个可怜人。他到底为谁辛苦呢?他虽然是个罪人,但他是无意识犯罪的。他现在是在赎罪中的羔羊了。一切罪恶的根源还是在我身上。害了Antony的当然是Cleopatra了。

——我要安慰他才对。不该再怼怨他,胁迫他了。克欧,我虽然对你不住,但我诚心的爱你,这一点总可以得你的原谅吧。你为我的苦劳,我一切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作算是种罪恶时,这罪恶也该归我负责而不在你!不过你现在是我的生命了,我再不能离开你而存在了!你像厌倦了我,论理我当让你自由,让你这个无邪的羔羊恢复自由。

他们赶到海岸的一家旅馆里来了。进了旅馆后雨越下得厉害了。

茶房带他们到楼上看了一间小房子,只有一张床铺的小房子。

“你就在这里歇一晚吧!”苔莉说了后才留意到立在他们旁边的茶房,很机巧地再添上一句,“你就到外面朋友家里去也省不到多少钱。”

“太太说的话不错。房钱是一样的,不过省几角钱饭餐钱吧了。”

“谁说要省钱呢!”克欧着急地说,“我们怎么好同一间房子呢!”克欧早就向苔莉说过了,到了S港——住有许多友人的S港——他无论如何不能同住在一家旅馆里。

“到了这个地方,到了此刻时候,你还这样的没有勇气!”苔莉说了后低下头去叹了一口气。

在克欧意料之中的苔莉的讥刺,他像没有听见。茶房像有点晓得他们间的暧昧。

“这里一连三间房里都空着的。那一间有两张床。这两间都是一张床的。你们慢慢地看了后再决定吧。”茶房说了后微笑着下楼去了。

“克欧,你就在这里歇一晚吧。多开一间房子也使得。你一离开我就寂寞得难挨。尤其是在旅途中的客舍里的晚上,你也忍心放我一个人抱一个小孩子在这里么?作算有友人来看我们,我们各住一间房子,他们也不至于说什么话吧。”

他们俩争执了一会,但到了S港的克欧始终不能容认苔莉的要求。外面的雨也晴了。他在这旅馆的小房子里和她同吃了晚饭后就走出来,说到朋友家里去歇一宵,明朝再来凑她们一同到轮船码头去。

苔莉流了几滴眼泪望着他出去。

克欧也很想和苔莉同住在一个旅馆里,因为旅馆的设备,尤其是铜床和浴室不住地向他诱惑,引起了他不少的兴奋。

——不,不,这万万做不得!住在S港的朋友们早晓得我今天会到S港来。我也答应了他们一到S港就去看他们的。作算

我不去看他们，他们终会找到来的。我和她的不自然的态度给他们看出了时……克欧像窃了食的小孩子还在拼命地拭嘴唇。

他走到街路口上来了，待要转弯时，他停了足翻过头来望望旅馆的楼上。他看见苔莉抱着霞儿靠着扶栏在望他走。霞儿看见他停了足便不住地“欧叔父，欧叔父”的叫起来。她的泪眼，她的苍白的脸，她的意气消沉的姿态，都能使他的心房隐隐地作痛。听见霞儿叫“欧叔父”的无邪的清脆的声音，更引起了他的无限的哀伤，他快要掉下泪来了。

他不忍再望她们，也不忍再听霞儿的呼声，他急急地转了弯。看不见她们母女——像在沙漠中迷失了道路的母羊和小羔——了，但小羔羊的悲啼还不住地荡进他的耳鼓里来，可怜的母羊的忧郁的姿态也很明了地幻现在他的眼前。

三十三

——她的一生的幸福全操在自己的掌中了。她也像信仰上帝般的把她的一身付托我了。我不该使她陷于绝望，不该对她做个 Betrayer！我们可以离开 N 县，离开 T 省，离开祖国，把我们的天地扩大，到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来历，没有人非难我们的结合，没有人妨害我们的恋爱的地方去！什么是爱乡！什么是爱国！什么是立身成名！什么是战死沙场！什么是马革裹尸！都是一片空话——听了令人肉麻的空话！结局是想利用这些空话来升官发财吧了！我还是抛弃这些梦想吧！我还是回到我们固有的满植着恋爱之花的园中去和她赤裸裸地臂揽着臂跳舞吧！再不要说那些爱乡爱国，显亲扬名的肉麻的空话！再不要对社会作伪了！还是恢复我的真面目吧！恢复我的人类原有的纯朴的状态吧！苔莉！苔莉！我真心的爱你！我诚恳的爱你！我盲目的爱你！除了你在这世界里我实在再无可爱的人！再无可以

把我的灵魂相托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缘故，我总不能伸张我的主张，不能表示出我的最内部的意思。苔莉，这完全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缺陷。望你原谅我的苦衷，也容恕我的罪过吧！

克欧先到S港中学校去找从前的紫苏社的同志。有四个同志——其中有会过面的，有没有会过面的——都在这间中学校任课。伪善的克欧想到这中学校来寄宿一宵，表示他和她的友情是很纯洁的。

石仲兰，曾少筠，钱可通，刘宗金都是从前共组织紫苏社时的同志。但严格说起来，石仲兰和增少筠才算是纯粹的紫苏社的社友。钱可通和刘宗金两人虽曾在紫苏社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文字，但后来领了一个政客团体N社的津贴，跑到N社去研究升官发财的方法了。他们四个人前前后后都到S港中学来各占了一个教席。

克欧走到中学校是只找着一个曾少筠。其他三个吃过晚饭后都出去了。

“你来了么？密司杜呢？”少筠接着他就问苔莉，因为她在紫苏社出入时和少筠认识了的。

“她在×旅馆里。我今晚上要在你这里借宿一晚了。”

“不是和她一同住旅馆么？”少筠用怀疑的眼睛望了望克欧。

“你说些什么！”克欧猜不着少筠是正经地问他还是讥刺他，免不得双颊发热起来。

“你看做过贼的人总是心虚的！你在T市可以住在她家里，现在到S港来同住一家旅馆有什么不可以呢？”少筠笑着说。

“你不要再瞎说了！我们到什么地方逛逛去吧。”

“到什么地方去呢？”

“到××书店去好不好？”××书店是替他们出版文艺书籍和杂志的。克欧想去看看自己近作的一篇长篇小说印出来了没有。

“你再坐一会吧。他们快要回来的,等他们回来一路去。”

克欧听见钱刘两个就头痛,但既到了这里来又不能不会会他们。他真的等了一会后,石仲兰和刘宗金回来了,只有钱可通一人没有回。他们说他到N社去了,今晚上怕不得回来。

天上的黑云渐渐地散开了,像有点月色,不至十分黑暗。他们共叫了一辆马车赶到××书店来。吝啬的店主人看见不常来的克欧来了,不能不在一家馆子里开了一个招待会。

书店里边有两三个年轻的伙伴喜欢读他们的作品的。他们在馆子里吃了饭后都赞成到×旅馆去看《家庭的暴君》的作者。顶热心赞成的还是书店里的年轻的伙伴。因为是个女作家,他们尤热心的希望着去会会。克欧本想阻止他们,但恐怕更引起了他们的猜疑,终于默杀下去了。

三十四

夜愈深,天气愈清朗起来。书店的主人改雇了一辆宽大的汽车送他们到×旅馆去。

“夜深了,我们明天去看她吧。”石仲兰苦笑着提出抗议来。克欧想,老石真的是我的知己了,同志们中我所敬畏的也只他一个人。我想说的话,现在他都替我说了。恐怕是他知道我想说,不便说出来,所以代我说了的吧。

“不,不行,不行,今晚上就闹到天亮也不要紧!”书店的年轻伙伴K在高声的反对石仲兰的提议。

“《飘零》里面的女主人公是不是杜女士?那部长篇小说顶销行,只一年多——还没到一年的工夫,已经五版了。”另一个书店员C笑着问克欧。

《飘零》是写一个女作家,也是个未亡人,她对一个青年美术家生了恋爱。可是那个青年美术家对她若即若离,不甚属意于

她。至女作家方面则误认青年对她的同情为恋爱。后来出她的意外,听见那个青年和一很纯洁的处女订了婚,便跑到青年的宿舍里去,要求他对他的未婚妻宣告废约。但青年不能容许她的要求,她就当青年的面前服毒。青年待要夺取她手中的毒药时,已来不及了。这个可怜的女作家就在一家小病院里受着青年的温爱的看护,很乐意地微笑着死了,她对青年说,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她所希望的就是她临死时,青年能够看着她死。这个女作家死了后,青年大受感动,若有所语般地向他的未婚妻取消婚约。自己就往外国漫游,“不知所终”了。

克欧想,不错,这是自己在南洋旅途中思念苔莉时的创作,以苔莉为女作家,以自己为美术家的青年,并将对苔莉及自己的直感延长下去写成的。本来算不得是篇杰作,但在对文学的批评的眼光还不甚高明的女学生群中是很受欢迎的。他给C店员这一问倒不好意思起来了,他对C惟有苦笑。

“恐怕克欧对苔莉的关系不止那个美术青年对女作家的关系吧。”刘宗金无忌惮地插嘴说。

“瞎说,我和她是亲戚,你们该知道吧。”

“到了那时候还论什么亲戚不亲戚。”刘宗金始终不信克欧和苔莉间能保有纯洁的关系。

“你在T市也常到××街去顽么?”少筠问克欧。克欧摇了摇头。

“那么你一个人在T市两年多能守你的独身主义倒是个疑问。”刘宗金更紧迫着说。

“莫说那些无聊的话了!”石仲兰微微地苦笑了一下后说。

——老石并不帮我说句把话,不替我辩护。看他也有点怀疑我般的——不,不是怀疑,他直觉着我是个罪人了吧!好友,你该摒弃我,和我绝交的。我实在再没有资格做你的朋友了。按理我不应来看你,不应以犯罪之身来见你。掩着自己的罪,装

着平常人般的来看你，那我又加犯一重的欺诈罪了！何况这次回去还想以犯罪之身去欺骗慈爱的双亲，骗娶纯洁的处女！我犯的罪多么重大哟！克欧在汽车中恰恰和石仲兰正对面的坐着，他回想了一会，热着脸低下头去，不敢看石仲兰。幸得汽车是黑暗，没有人留意到他的脸红。

汽车停在旅馆门前了，吓得旅馆的茶房们都跑出来，他们以为有什么贵客或富人来留宿的。等到他们看见了日间来过的克欧也从汽车里走出来，他们又很失望地退了下去。

三十五

幸得霞儿早睡了，他们怕嘈醒了她，在一间小房子里挤了一会挤得不耐烦就回去了。但在这短短的时间中刘宗金还是用侦察的态度对克欧和苔莉。

"你这次回国淳那边去么？不再出来T市了么？"刘宗金看见了她就很关心地先问了这一句。他是全知道国淳在N县已经有一妻一妾的了，他曾向她示意过三两次，不过都给她拒绝了。他知道她的心完全趋向克欧方面去了，所以对克欧怀了一种嫉妒。他很想发见克欧和她的秘密，并且将这种秘密的证据提给社会。

克欧很担心苔莉说话之间不留神地露出破绽来，他只能像囚徒般默默地坐一隅待刑的宣告。

"我？我回N县做女傧相去。"苔莉哈哈地笑起来。

"谁结婚么？"

"还有谁？是他请求我回去看他们成婚的。"苔莉指着克欧对他们说。"他不管人喜欢听不喜欢听，他只管向着我说了许多新婚的梦话。他真是个利己主义者。"

刘宗金听见苔莉知道克欧和刘小姐的婚约，很失望地不能

再说什么话了。

“你要留神些。恐怕是国淳托他把你骗回N县去的吧。”石仲兰再添上了这一句,在座的几个来客都大大的失望,态度也比来的时候庄重了许多。因为他们知道了他们预先默认的完全和事实相反了。他们觉得不单对不起苔莉,也觉得对不起克欧了。

第二天的十点钟他们所搭乘的轮船F号由S港展轮驶向K埠去。

在海上,他们又恢复了埃田乐园中的欢娱状态了。由S港至K埠的轮船须在海上走三昼夜。他们在轮船的二等客室中共占了一个舱房。他们在船上和在T市K街的家里时一样的自由了。他们在轮船里对搭客们都自认为夫妇,因为不自认为夫妇反会引起他们多方的注视与怀疑。

苔莉抱着霞儿走出甲板上来望海,克欧和苔莉并肩的凭着船栏眺望。他比苔莉对海的经验深些,关于海的知识也博些,他指着海面的现象——为她说明。这时候在舱面的搭客们都很艳羡这一对年轻的夫妻,视线也齐集到他俩身上,苔莉不时翻过脸来看他们。她觉着他们的注视时也有点难为情,但同时又感着一种矜高——她在这轮船里算是个女王了,除了一等客室里的一个金发蓝睛的西方美人比她年轻之外。

克欧像预知道距N县愈近,他接近苔莉的时候也愈短缩。对她的爱恋陡然地增加了起来。除了到餐房里吃饭和饭后出甲板上眺望外,其余的时间都相拥着守在舱房里。他们俩惟恐这样短缩的宝贵的时间空过了,他们的欢会的时间也就无节制起来。

幸得这几天来海风不大,海面没有意外的波动。

第二天的晚上,苔莉看着霞儿睡下去了后循例地走到克欧坐着的梭化椅上来和他并坐下去。

她每次受克欧的无节制的要求,就感着肉的痛苦。但她又

不能一刻离开他,也不敢对他有一次的拒绝;这许是她的偏见,她以为不抱持这样的忍从主义就不能维系他的心。

“我想睡了,你怎么样?”苔莉打了一个呵欠,把头枕到他的肩上来。但克欧只顾翻读旧报纸,并不理她。

“今晚上算了吧。可以? 我先睡了。”苔莉微笑着站起来解衣裙。克欧此刻仰起头来痴望她了。

“不要望着我,请你背过脸去。”她斜睨着克欧作媚笑。

“……”他只微笑着看她,不说话。

“你这个人总是这样讨厌的!”她自己背向那边去了。

轮船轻轻地在荡动,她只手攀着榻沿,只手把黑文华绉裙解下来了。湖水色的长丝袜套上至膝部了,桃色的短裤遮不住腿的整部。白质蓝花条的竹布衬衣也短得掩不住裤腰。跟着轮机的震动,衬衣的衣角不住地在电光中颤动。克欧看得出神了。他再细望她的脸部,薄薄地给一重白粉笼着的脸儿在电光下反映出一种红晕。

“令人真个销魂!”克欧从梭化椅上跳起来。

“讨厌的! 不怕吓死人的!”她一面翻过脸来笑骂他,一面在除袜子。“你说什么?”

“我唱赞美歌,赞美你的美!”

“赶不上刘小姐吧。”她失笑了。

“几点钟了!”他听见她提及刘小姐便左顾而言他的。

“不早了吧。船钟才响了五响,几点?”

“那么十点半了。睡吧!”他凑近她。

“睡吧!”她低下头去,但只手加在他的肩上了。

三十六

航海中整三天三晚的欢娱匆匆地过去了。五月二十三日的

拂晓轮船进了 K 埠的港口。他们俩站在圆形的铁窗口眺望岸上的风景。

“我竟不知道 K 埠是这么美丽的一个市场！那边恐怕是市外的公园吧。门首植的一丛丛的苏铁，果然是亚热带的风景。”她不住地欢呼。

顶闹热的海岸街道像电影画一样的移动到他们眼前来了。高低一律的西式建筑物不住的蠕动，海岸马路上有无数的走来走去的行人和几辆飞来飞去的电车。完全是一幕电影画。

“真好看！”她无意识地说了。

“真好看！”霞儿在拍掌笑着学她的母亲的口吻，引得他俩都笑了。

“那一个人有点像国淳！”克欧指着穿夏布长褂子的男人对苔莉说。

“哪里？”她像骇了一跳，惊呼着问他。但她马上恢复了她的镇静的态度，因为她当他是说来试他的心的。

“你看那个不像霞儿的爸爸么？”

“在哪里？”她跟着他所指示的方向伸首凑近窗口向外望。

“那边不是站着一个戴竹笠的，手拿木棍的巡捕么？看见了么？”

苔莉点了点头。

“在那个巡捕的那一边走着的，现在走过去了，你看！”

船身像快要靠拢岸壁了，突然的向后一退，那个巡捕和像国淳的人都看不见了。

“不是他吧！”她翻过来向着他苦笑。

“他知道我们回来怕要出来 K 埠迎接我们。”

“他怎么知道我们在哪一天到 K 埠呢？”

“啊！我忘记告诉你了，我动身时打了一个电报给他，把我们搭的轮船名都通知他了。”他说了后脸红红的痴望着她——脸

色急变苍白,神气也急转严厉的她。他自己也默认不告诉她而打电报给国淳,叫他出来K埠接她们母女的行为是欺骗,断定此种行为的动机也是很卑怯无耻的。他的用心又安能逃出她的犀利的推测!

“你这个人!真的……”她没有把话说下去,两行泪珠扑扑簌簌地掉下来了。

“表兄写信来要我这样做,我有什么法子呢?”他只能把这句话来搪塞。

“算了,算了!我知道了就是了!你已经把你的心剖开来给我看了!”她收了眼泪翻向那边去不再理他了。

轮船像停住了,觉不着船身的微震了。一群旅馆的伙伴们叫嚣着跑进来,把霞儿惊哭起来了。

“有到××栈的没有!”

“有到××酒店的没有!”

克欧和她的舱房门还紧闭着,在舱门首走过去的旅馆的伙伴都敲一敲他们的房门。

克欧也担心国淳走进来看见他们同占有一个舱房并且在白昼里也还紧闭着有点不方便,他把门开了,走出来站在房门首。他在黑压压地一群人中没有发见像国淳的人。一个个的旅馆的招待在他面前走过时就循例的问“先生,到××酒店么?”“先生,到××栈么?”但他只摇摇头。这些伙伴们虽经他的拒绝,但走过去时还要向房里面张望。看见苔莉时就略停住足瞻仰瞻仰。克欧看见他们这样的失礼的状态,很着急起来,但也没有方法奈何他们。

克欧等了一会不见国淳来,他默默地叹了一口气,他觉得这个重赘的提子一时还卸不下。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计划很卑怯很可耻,但受着社会的重压不能不这样做。他在T市时就预定未抵K埠之前只管和她寻几天的欢娱,一到K埠接着国淳时就

交回给国淳，自己急急地躲开，和她诀别吧。思念到这种对不起苔莉的计划，不自然的染有多量血泪的分手，克欧也未尝不觉得心痛。但所处的社会如此，他始终不承认是他一个人有罪。自己和苔莉会陷于这样的不可收拾的状态，国淳也该分担点责任吧。总之自己和苔莉的亲昵，罪不在她，也不在我，是一种不可抗的力使然的！

克欧想，国淳不来，我们只好再在K埠同住几天旅馆了。他同时也觉得自己的心还受着她的吸引，他到了K埠，觉得她的肉的香愈强烈地向他诱惑。

“无论如何，我还没有离开她的可能！”

他最后叫了有名的T酒店的伙伴来，决意进T酒店。他要那个伙伴即刻把他们的行李搬上去。

“先生，让我去叫几个伙计来替你搬行李。你把这张招帖拿着。”

“你呢？”

“我要到前头那一舱去看还有客没有。”

三十七

克欧在T酒店开了两间面海相邻的楼房。到了K埠，他主张和她各住一间小房子。苔莉本来就反对，但她想不出什么口实来要求他同一个房间住。

“我一个人有点害怕。”她在晚间只能这样的向克欧乞怜。但克欧只向她笑一笑。她看见他的冷淡的微笑，心里很不舒服，终于流下泪来。

“事实上还不是同一间房子么？多开一间房子是怕有认识我们的人来看我们时方便些。”

他们抵K埠后就打了一个电报给国淳，要他出来K埠接苔

莉母女。过了两天,他们接到国淳由N县寄来一张明片,说他一时因事不能来K埠,望克欧即刻动身带她们到N市来。克欧接到这张明片时,有点气不过,他觉得国淳像故意和他作难般的。苔莉却希望着能够和克欧在繁华的K市多欢娱几天。但她心里也有点不满,恨国淳对她们母女太无诚意。

克欧就想当晚动身,但苔莉执意不肯,她说国淳既然这样的无诚意,我们索性在这里多耍三两天吧。

"你看霞儿的爸爸信也不写一封!你这样辛辛苦苦地把我们带了回来,在明信片里也该说句感谢的话才对。由T市到这里我们真累了你不少!"

"……"克欧听见她的话,禁不住脸红起来。他觉得她的话句句都有刺般的。他只有苦笑。

相邻的一间比较宽的,有两张寝床的房子空下来了,他俩就索性搬进去,共一个房子住了。由N城来K埠的小轮船是在夜晚上十二点至一点之间抵岸的,前两晚上他们都担心国淳由N城赶到来,不敢尽情的欢娱。每晚上要等到响了一点钟后克欧才走进苔莉的房里来。

"真不自由极了!我看你很可怜!"苔莉笑着把他的头搂到胸前来,他一面嗅着她的肉香,一面暗暗地羞愧。他想从今天起就和她断绝关系吧——斩钉截铁地和她断绝关系吧。但志气薄弱的他觉得终难离开她。至不能离开她的理由,他自己也莫明其妙。有点似爱,也有点似欲。

接得国淳不来K埠的信片后,那晚上他们共住一间房子了,也不像前两晚上般的不自由了。

到了K埠的克欧精神和体力都同程度的疲倦极了,尤其是才离开苔莉的拥抱他便感着一种可唾弃可诅咒的疲倦。他觉得睡在自己身旁的苔莉万分的讨厌。她不管克欧的疲劳,看见他奄奄欲毙的态度,只当他是厌倦她了,她愈凑近他。快近六月的

南国的气候已经很郁热的了,他觉得她的肌肤会灼人般的。

“你也回到你床上去歇息吧,我要睡了。”他催她快离开他。

“你们男人都是这样不客气的。自己的目的达了后就不要人了的。回到N县去时,怕少说话的机会了,我们趁这个机会多说点话吧。”她苦笑着说了后忽然流下泪来。

“想睡的时候哪里能谈话呢?”他像不留意她的哭了,因为她近来哭得太寻常了。他知道她是患了血斯得利症。

“日间睡了大半天,此刻还想睡么?你莫非是有病?”她伸过手去攀他的肩膀要他翻身过来向着她。

“日间不该睡的。日间睡了,夜间愈想睡。”他闭着眼睛答应她。他也觉得她可怜,翻过来机械地拥抱着她。

“你的意思怎么样?快到N城了。”她低声地问他。

“你呢?”他没有气力般的敷衍着反问她。

“你还问我?我想向霞儿的爸爸要点生活费就回T市去。也望你……”她红着脸不说下去了。

“我随后也要回T市去的。我要在T市的银行里实习。”

“不能一路回去么?”

“你想我好再跟你回T市去么?”

她点了点头后:

“那你以后要什么时候才回来T市?靠得住?”她摸着他的胸口撒娇般地问。

克欧看见她的娇态,觉得自己的确没有离开她的能力与勇气了。灼热着的她的身体再次的引起了他的兴奋。

“你还是歇息一会吧。我看你的身体不如从前了,也瘦了许多。”她摸他胸侧的历历可数的肋骨。

半年间以上的无节制的性的生活把克欧耗磨得像僵尸般的奄奄一息了。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体崩坏了。每走快几步或爬登一个扶梯后就喘气喘得厉害。多费了点精神或躺着多读几页书

就觉得背部和双颊微微地发热。腰部差不多每天都隐隐地作痛。他觉得一身的骨骼像松解了般的。但他觉得近来每接触着她,比从前更强度的兴奋起来。他想这是痨疾初期的特征吧。

三十八

苔莉去了后,克欧很疲倦的昏沉沉地睡下去了。他也不知睡了多久,他像听见表兄国淳说话的声音,忙坐起来。他感着背部异常的冰冷,伸手去摸一摸时衬衣湿透了大半部。他再伸手去摸自己的背部。满背都涂着有粘性的汗。他望望对面的床上,苔莉脸色苍白得像死人般的浴在白色电光下睡着了。

那里有国淳? 完全是自己疑神疑鬼的。他在床上坐了一忽,觉得房里异常的郁热,头脑像快要碎裂般的痛起来。他轻轻地起来下了床,取了一件干净衬衣换上,跑出骑楼上来乘凉。他望见满海面的灯火,又听见汽笛声东呼西应的。骑楼下的马路上往来的行人比日间稀少得多了,但还有电车——没有几个搭客的电车疾驶过来。也疾驶过去。夜深了的电车的轮音更轰震得厉害。

克欧在骑楼的扶拦前坐了一会,精神稍为清醒了些。他翻转身来一看,骑楼的那一隅有一个小茶房迎着海风坐在一张藤椅上打瞌睡。他是轮值着伺候附近几间房子的客人的。

“茶房!”克欧把小茶房惊醒来。

“什么事?”小茶房忙睁开他的倦眼。他老不高兴的,站也不站起来。

“由N城来的小轮船到了没有?”

“没有到吧。”小茶房不得要领地回答克欧。

克欧望一望里面厅壁上的挂钟,还没到十二点钟。

第二天晚上克欧要求苔莉搭小轮船到N城去。但苔莉有

点不情愿。

“霞儿的爸爸既然这样的没有责任心,我们也索性在这里多乐几天吧。”

克欧想自己是站在地狱门前的人了,还有什么欢乐呢。所谓两人的欢娱也不过一种消愁的和酒一样的兴奋剂吧了。但他不敢在她面前说出来。

“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在这 K 埠勾留了。久住在这里要引起他们的怀疑。”

“他们是谁?”她直觉着克欧所担心的不止国淳一个人。

克欧只有苦笑,不再说什么话。他感着自己的身心都异常的疲倦。今天的天气凉快些,但他的背部还微微地发腻汗。

——像我这个堕落了的病夫还有资格和纯洁的处女结婚么? 不要再害人了吧。克欧回忆自己的过去生活并追想到自己的将来,他觉得自己是前程绝望了的人! 害了苔莉,不该再害刘小姐了。他思及自己的罪过,险些在苔莉面前流泪了。

“你还是想快点回到 N 城去见未婚妻吧!”苔莉更进迫一步的嘲笑他。

“是的,我要回 N 城去看看。总之我不至于对你不住就好了。可以么?”他很坚决地说。

苔莉总敌不住克欧的执意,就当晚十点钟抱着霞儿和克欧搭乘了驶往 N 城的小轮船。

“真的只有这一晚了。”他们在这小轮船里也共租了一个小舱房。但他们终觉得痛苦多而欢娱少了。他们都预知道事后只有痛苦和空虚,但他们仍觉得机会——日见减少的机会空过了很可惜。

“怎么你总是这样不高兴的?”他拥着她时问她。

“恐怕是身体不健康的缘故。两三个月没有来了,那个东西! 说有了小孩子,又不十分像有小孩子。霞儿还在胎里时就

不是这个样子。"她说了后微微地叹了口气。

"你身体上还有什么征候没有?"

"困倦了时,腰部就酸痛起来。下腹部也有时隐隐地作痛,脐部以下。"

"不头痛么?"

"怎么你知道我头痛呢?"她仰起头来看着他微笑。"那真的不得了,痛起来时脑袋要碎裂般的!霞儿没有生下来时也常常头痛或头晕,不过没有近时这样的厉害。"她说后再频频地叹息。

"不是有了小孩了吧!"他像很担心般的。

"恐怕不是的。有了身孕时,你怎么样?很担心吧!"她笑着揶揄他。

"没有什么担心。不过……"

"不过什么?你们男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图自己的享乐,对小孩子的生育和教养是一点不负责任的。"她再叹息,叹息了后继以流泪。

——她患了血斯得利病,我也患了神经衰弱症及初期的痨病了。我们都为爱欲牺牲了健康。不健全的精神和身体的所有者在社会上再无感知人生乐趣的可能,一切现象都可以悲观。她想独占我的身心,我又想和刘小姐结婚;这都是溺在叫做"人生"的海中快要溺死的人的最后的挣扎吧了!

"你象患了妇人病,怕子宫部起了什么障碍吧。"

"……"苔莉只点点头。

小轮船溯江而上。夜深人静了,他们听见水流和船身相击的音响了。江风不时由窗口吹进来。克欧坐起来,睡在他旁边的她的鬓发不住地颤动。他把头伸出窗外去,望见前面的两面高山,江面愈狭了。水流之音愈高。顶上密密地敷着一重黑云。看不见一粒的星光。他叹了口气。

——像这样的黑暗就是我的前途的暗示吧。克欧感着万斛

的哀愁，若不是站在苔莉面前，他要痛快地痛哭一回了。

三十九

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克欧回到N城来了。N城只有三两家很朴质的客栈。克欧找了一家顶清洁的R客栈把苔莉安顿下去。

“我叫茶房到表兄家里去了，叫他即刻来看你。我今天不能在这里陪你了。我今晚上再来看你吧。”

克欧的家离城有十多里，今天赶不回去了，他打算明天一早回去。

克欧由R客栈出来，觉得一别二年的N城的街道都变了样子。他最先到一家父亲来城时常常出入的商店搭了一个信，叫家里明天派一个人出城来迎他。

他再到几个朋友的住家去转了一转都没有找着。最后，虽然不好意思，他跑向商业学校来了。他是来会他的岳丈的。他明知他的行动前后相矛盾，——不单矛盾，完全是无意识。他想有这种种无意识的举动，才叫做人一吧。

“校长不在校，出去了。”号房这样的回答他。走得倦疲极了的他站在学校门首痴痴地站了一会。

“要会会其他的哪一位先生么?”号房只当他有什么困难的事情要向学校商量。

“不，不必了。”他丢了一张名刺给门房后又匆匆地走出来。他觉得没有地方可去了，他直向R客栈来。

在R客栈的后楼一间房子里，夹着一张圆桌和苔莉对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表兄国淳。国淳看见他，忙站起来说了许多客气话，向他道谢。

“到哪里去来？是不是看刘老先生去来?”国淳嘻嘻地笑着

问他。

明知苔莉决不会把自己和她的秘密关系告诉国淳,但克欧近来的神经很锐敏,他猜疑苔莉至少把秘密的一部分漏给她的丈夫了。他只脸红红的微笑着答不出话来。

“啊!不得了!行李还没有点清楚就急急地出去了,说要看未婚妻去。”苔莉故意地讪笑他。

克欧又觉着自己的意思的矛盾了。他早想把苔莉母女交回国淳,自己好恢复原有的自由。但此刻看见苔莉和国淳很亲昵的在谈话,又禁不住起了一种嫉妒。

——国淳在这里,我是无权利亲近她的了。他感着一种悲哀,同时又感着一种绝望。他坐了一会。国淳对苔莉不会说话了,他想尽坐在这里监督着她反要引起国淳的猜疑。他忙站了起来。

“你们久别了,慢慢谈吧!我出去一会再来看你们。”克欧勉强地笑着说。

“你又到哪里去?还没有会着未婚妻么?”她也忍着眼泪问他。

“不到哪里去。到朋友店里去坐坐就来。”

“你要回来一块儿吃饭哟。”她知道他是因嫉妒走的,心里又喜欢又觉得过意不去。

“是的,克欧你今晚上就回来一同吃个晚餐吧。我叫账房特别的准备好了。”国淳赶着跟了克欧出来。

克欧听见国淳以主人自居——在苔莉房里以主人自居的口吻,更感着一种强烈的醋意,像受了莫大的耻辱,差不多要流泪了。

国淳送着克欧走下楼来。他当然是希望着克欧的回避,好让他和苔莉尽情的畅谈。但他拍着克欧的肩膀:

“你今晚上定要回来!我回去了后你要尽力的替我劝她一

劝,劝她回我家里去。我家里的几个都很欢迎她,很可以共处的。”

克欧最觉惊异的就是他今晚上不想在这旅馆里留宿。

——他被她拒绝了吧。克欧感着一种快感,他觉得自己还是个胜利者。

——他莫非怀疑了我们吗?怎么托我劝她呢,他已经怀疑我有比他更大的力支配她了。他看出了她对我的怀想吧?托我劝她回他家里去就是暗示我拒绝她的爱的。克欧想到这一点又感着一种不安。

“你今晚上还是在这里另开一间客房吧。到别的地方寄宿多不方便。”国淳继续对他说。

他看见国淳此刻的诚恳的态度又觉得很对不起国淳了。偷了他的妾,还要嫉妒他,讨厌他,这不是强盗式的行为么?他知道了苔莉没有露出一点破绽给国淳看,国淳对自己也没有半点怀疑的样子,他安心下去了。

——那么,还是劝她回他家里去的好,事情比较容易解决些。无责任的思想再在克欧的脑里重演出来。

“我想到商业学校去寄宿一晚,明天回家去。”

“太不方便了。你不怕人家的笑话?乡里人顽固得很的。”国淳苦笑着说,“你还是在这里歇一晚吧。望你今晚上尽情地劝她一劝。”

克欧看见国淳和苔莉对坐着说话后,顿觉得自己和苔莉相隔的距离有万里之遥,他想昵就她的情也愈迫切了。

四十

克欧在晚上的八点多钟才回到 R 客栈来,他走上楼上来时他们都围着一张小圆桌在谈话,国淳和苔莉外还来了两个客人。

"回来了,回来了!"国淳看见克欧先站起来说。那两位客人也站起来。只有苔莉怏怏不乐地坐着不动,她像很讨厌那两个客人。

克欧认得来客中的一个是他的岳丈,他忙嘻嘻地笑着上前去握手。由刘老先生的介绍,克欧知道还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客人是刘校长的堂弟,在商业学校里当会计的。克欧和他们周旋了一刻才坐下来。他偷望苔莉,她的脸色异常严肃的,抱着霞儿背过那一面去坐着,她像很讨厌他们,巴不得马上赶这两个客人出去。他们都不十分注意,只有克欧知道她的心事,他看见她的烦忧的样子,心里异常的难过。

"今晚上就搬到我那边去好么? 学校里清静些,也方便。"刘老先生虽然觉得自己的女婿比从前苍瘦难看了,但他只当是在暑期中经了长途的旅行的结果,不过一时的现象吧了。他不知道他的女婿早没有资格和他的纯洁的女儿结婚了。

"刘老先生! 急什么? 就住在这里,谁会和你争女婿呢?"国淳笑着说。苔莉也嗤地笑了出来,她像很感激国淳替她说了这一句。

"哈,哈,哈!"刘老先生也笑了起来。

"嫂子明天会到学校里来吧?"那个当会计的像受了克欧的岳母的嘱托,特向刘老先生提了提,叫他约定克欧。

"明天尊大人一定出来的。内人也要出来的,她想会会你。明天她大概会带小女同来吧。现在是新时代了,不比从前了。从前未婚的夫妇是难得会见的。哈,哈,哈!"

"我们都准备好了。明天谢老先生来时,克欧就伴他到学校里来,大家一同吃个便饭吧。国淳,你伴你这位太太和小姐也一路过来。"那个当会计的也笑着说。

"谢谢。"国淳笑着点点头。苔莉把嘴唇一努翻向那边去,好像不愿意听那些话。不一刻,她抱着霞儿立起来回房里去了。

刘老先生和那个当会计的去了后是开晚饭的时候了。国淳像有特权般的跑进苔莉的房中催她出来吃饭。克欧等了好一会还不见他们出来。他描想到国淳向苔莉身上的摸索,因为国淳是有这种下流习性的,强烈的醋意再涌起来。他恨不得快把国淳撵出去,马上把苔莉抱过来。

——你明天是要和未婚妻会面的人!他对苔莉的赤热的欲望像浇了一盆冷水。

——管它呢!国淳把今晚的机会让给我了,只有今晚一晚上了!我还是拥抱她吧!无论如何不能放过她!克欧也暗暗地惊异自己何以会变成这样堕落的一个人,这样无良心的一个人!

他望见苔莉带着泪痕出来,国淳抱着霞儿跟在后面。

吃过了晚饭,国淳替克欧叫茶房开了一间小房间,请克欧进去歇息。他却跟着苔莉走进她的房里去了。

克欧本不情愿听他们在隔壁房里低声的私语,但又不情愿出去。他怕国淳对苔莉有意外的举动,他要守护着她。他在自己的小房子里躺在床上静静地窃听她房里的声息。国淳说话的声音很低,听不出他说些什么。

——他在向她要求吧。他当她经了长期的性的苦闷,他一要求,定可发生效力的。他不知道她,比他在T市时,有更强烈的新鲜的性的满足呢。克欧想到这里又觉得好笑起来。

四十一

由八点钟等到十一点钟,国淳还不见离开这家客栈。克欧等得不耐烦了,他一个人在房里饱尝了又酸又辣的嫉妒的痛苦了。他忽然听见苔莉在隔壁房里叫起来。

“不行!不行!你今晚上快回去!你让我再深想一回,决定了主意后再答复你!你快松手!莫嘈醒了霞儿!”

克欧听见苔莉这样向国淳拒绝,心里虽发生一种快感,但听见国淳对她竟无礼的动起手来,他的胸口象焚烧着般的。一阵悲酸和愤怒结合起来的怪力差不多逼他跑过隔壁房里去向国淳宣告决裂。但他——卑怯的他只一刻又忍了下去。

过了一忽,国淳脸色苍白地很失望地走出来站在克欧的房门首。

“我回去了。明天一早起来。请你多多劝她,劝她回我家里去同住。我从前虽骗了她,但以后决不会对不住她就好了。是不是?”

克欧只点点头。国淳垂着头向楼下去,克欧不能不送出来。他站在客栈门首看着国淳跳上人力车去了后才回到楼上来。他还不敢就走进苔莉房里去。怕国淳忘记了什么事物赶回来。但他早想和她亲近了,全身发热般的想和她接触了。他的胸口不住的悸动——像初和苔莉接近时一样的悸动。

快要响十二点了,他望着客栈的外门下了锁后他才走进苔莉房里来。她痴望着桌上的洋灯火在流泪。

“身体怎么样?”他坐近她。

“……”但她不理他。

他看见她不理他,忙把房门关上,过来和她亲近。

“你还是看你的未婚妻去吧!跑到我这里来做什么?”她拒绝他的要求。

“你就变了心了!你还是喜欢他!他有了安定的生活!”克欧用这样的反攻的方法。他还没有说完,她的身体早倒在他的怀里了。她伏在他的胸前啜泣。

“他走了后,你怎么半天不到我房里来!?克欧,你还忍心磨灭我么?我们快点打定主意才好。”

他们俩再次的经验了可咒诅的疲倦后,都觉自己的这种享乐完全和自杀没有区别。

但他还紧迫着她,要她把国淳对她的举动说出增助他的快感。

“提他的事干什么? 说起来令人讨厌!”

“你快说出来! 两三个钟头没有声息,你们不知做了些什么事!”

“啊呀! 恶人先控诉起来了!”她微笑着说。

她被迫不过,到后来她告知他国淳乘她没有防备,把她搂抱在膝上坐了一刻,并且伸手过来……”

“你怎么让他抱呢?”他恨恨地在她的背部捶了一拳。

“啊哟!”她只发了这样的一个感叹词后拚命地钻向他的怀里来。

他继续着在她背上捶了两三拳。他的拳像啜在橡胶制的人儿身上般的,她不再呼痛了。

“你尽捶吧! 捶到你的气愤平复!”她说了后又泫然地流出泪来。

霞儿给他们惊醒了,狂哭起来。

四十二

第二天起来,克欧的头脑像要破碎般的痛得厉害,因为他昨夜整晚上没有睡。

——我不单是个罪人,也是个狂人了! 我也是个没有灵魂了的人! 我的体内的血液早干涸了,我周身的神经也早枯萎了,无论在精神上,体力上,道德上,社交上我都失了我的存在了! 健全的事业是蓄于健全的身体中的。像我这样半身不遂的人又还有什么事业可言。大概我在这世界上的生存时期也不久了吧。我不该留在人间再害别人,再害社会! 我当早谋自决的方法!

——父母，我该回去见一见！未婚妻也去会一会吧！她看见只剩下一副残骸的我，一定大失所望吧。好的，还是希望她对我失望的好，免得日后害她伤心。

——苔莉近来也受着病魔的压迫。很痛苦的样子。我就把我的计划告诉她吧。她一定赞成的。我们前途再没有幸福可言了。就连那一种可耻的娱乐也达了最后期了，我们所感得的惟有病苦和疲倦——可咒诅的病苦和疲倦！

——她对霞儿尚有点留恋吧。她还比我强些。她万一不听从我的主张时又怎么样呢？不，她一定跟着我来的。但我的计划要早点告知她。让她多和国淳见面，思念到霞儿的将来，恐怕她要在他的面前屈服也说不定。还是早一点要求她一同取自决的方法吧。

克欧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小房里胡乱的思索了一会，觉得脑部愈痛得厉害。房子像在不住地震动。身体也比平时加倍的疲倦。

——我的健康没有恢复的希望了！慢说今后的事业，就连一天三顿的饭我都像没有勇气吃了。

苔莉循例的冲了一盅牛乳端过来。他待伸出手来接那盅牛乳，还没有接到手里，他的手就先颤动起来，牛乳盅拿到手里后愈颤动得厉害。

"我起来时也是一样的手颤动得厉害。喝了牛乳后精神安静了些。不知道为什么缘故这两天我的心总是乱得很。"

"苔莉，我们是在健康上已经绝望了的人！"他说了这一句后也细细的把自己的病状告知她。随后又把自己的计划说出来征求她的同意。

苔莉听见克欧的最后的计划，一时答不出话来。她像怀疑克欧是说出来试探她的，又像怀疑克欧已经变成个疯人了。

"我们不是定要照我们的最后计划做的。我们先到南洋群

岛去。假使我们的健康有恢复的希望,我们就在海外别创一个世界吧。”克欧看见苔莉迟疑,再加了这一段的说明。

“霞儿可以同去么?”苔莉问他。

“为霞儿的将来幸福计,还是交回她的爸爸的好。跟了我们来,怕不是她的幸福”

他们俩讨论了一回,苔莉大概答应了。她只商量把霞儿交托国淳的方法了。

克欧坐着说了好些话,他的腰部又酸痛起来了,他再向床里躺下来。他躺下来后就轻微地咳嗽起来。

——我的痨病大概是成了事实的了。

四十三

那天下午四点克欧和他的父亲回到旅馆里来。父亲在旅馆里坐了一刻,约他明天上午一同回家去。他老人家就到一个友人的店里去歇息了。

克欧会见了未婚妻后愈加伤感。

——自己的幸福完全由自己一手破坏了!像这样纯洁的美人儿,自己是万无资格消受了的。她的纯雅的特征决不能由苔莉身上发见出来。苔莉虽然美,但她是一种艳美,赶不上刘小姐的清丽。刘小姐,我是无资格和你结婚的人了,我坐在你前面,只有自惭形秽。我去了后,望你得一个理想的配偶者——一个童贞的,终身诚诚恳恳爱护你的人!我死了之后也这样的替你祷祝的。

他到那晚上他把自己的书籍,原稿及毕业文凭都取出来付之一炬。他临烧的时候只手拿着文凭,只手指着它骂:

“你这张废纸害人不浅!因为有你这一类的废纸牺牲了不少的有为的青年!好的青年因为你牺牲了不少的精神,机械的

在做死工夫！不好的青年也因为你干出了不少的卑鄙的事来！我也因为你这张废纸受了几年苦，结局还是虚空！我今不要你了！"

他和苔莉把这些东西慢慢地焚烧了后已经近十二点钟了。那晚上她到他房里来了，他们已陷于自暴自弃的状态了。他像循着周期律般的到了每晚上十二点钟就有一度兴奋，有了痨病的症候以后更难节制的兴奋。到了第二天早上克欧周身微微地发热，他吐出来的痰里面混有许多麻粒大的血点和血丝。他这时候对这几口血痰惟有微笑。

到了八点多钟，他的父亲很高兴的来了。他一到来就说轿子雇好了，要克欧收拾行李即刻动身。

克欧不忍叫父亲失望，他勉强的支撑着病体起来。

"我的行李早检好了。这么多行李，轿子里面放不下吧。"

"不，行李叫个挑夫来挑。我押行李回去。"

"单为我雇了一顶轿子么？"

"怕你走路不惯，叫了轿子来。我差不多天天走路的，今天特别的乘轿回去。村里的人们要笑话。"

——以患病为口实乘轿子回去也未尝不可。但是父亲并不知道我有病。他以为我大学毕业回来该乘轿子回去，可以光宠光宠村里的破坏了的家园，可以光宠光宠虚荣心很强，但是又贫又老的双亲。克欧的眼泪差不多要流出来，因为老父在面前，他竭力的忍住了！

——可怜的父母！你们那里晓得你们的独生的儿子这么样的堕落，这么样的不孝！在外面念了五六年书，把父亲累得一天天的喘气不过来。最近在T市时得他的来信说，听见我毕了业了，他也安心了，望我早日回来替他支撑门户。他又说，这几年来实在太苦了，因为我的学费真叫他没有一天好吃和好睡。他又说，我毕业后不论能马上得职或不得职，总之先回来家里看

看，看看老年的父母，暮气很深的父母。他又说，能够和名门的刘小姐结婚就算是读书六七年的效果，可以安慰老年双亲的效果。他又说，家里还有几亩可以耕种的田，几栋可以蔽风雨的房屋，今后可以不再筹我的学费而我毕业后又能得相当的职业；那么这几亩田，几栋房子总可以望保存吧。

——可怜的父亲！绝无野心的父亲！安分知足的父亲！你为什么会生出这样不肖的儿子来！？但是现在我毕业了，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报答父母呢？此次回家的轿费都还要由父亲负担！父母所希望的报酬只有这些吧，村人送给他们的谀词，送给他们的高帽子吧。

“××伯，你的儿子在大学毕了业回来了么?”

“××伯，你的福气真厚，才生得出这样精致，这样有本事的儿子来！”

——父母因为喜欢听这些谀词，终于做了不肖的儿子的牛马！

四十四

克欧回到家里住了四五天了，每天莫不思念苔莉，他很担心在这几天内她要陷于国淳的多方的诱惑。

——不至于吧！她已经这样坚决地答应我了！不过天下事很多出人意料之外的，还是快点回城里去好些。

克欧在家里住了五天，托名到城找医生诊病，又跑出R客栈来了。他到客栈来时，国淳早在苔莉的房里了。国淳看见克欧，忙走来要他到厅门首去说几句话。

“克欧，你到这里来，我自有要紧的话和你说。”

克欧看见国淳的没有半点笑容的严冷的脸孔，他知道在这几天中有了什么变故了。病后的他的心脏跳跃得厉害，他不能

不红着脸跟了他来。

“我是不十分相信这件事的，不过他们都这样说。我问苔莉，她只不做声。缠问了她许久，她只说一任我的推测。总之她回我家里去与否的关键像全操在你的掌中了。刘老先生也听了点风声，很替你担心。你不久就要和一个闺女结婚的人，你还是坚决地叫她回我那边去的好。”

国淳说了后拿出一封信来给克欧看。克欧一看就认得是小胡写的，因为他从前在苔莉那边看过小胡的笔迹。克欧略把那封信看一过，信里的大意是报告他和她的秘密关系给国淳，并且列举了许多证据。

克欧把小胡的信交回国淳后，国淳再取出一封信来给他看。第二封信是刘宗金写的了，也是把由T市N街采访出来的材料——克欧和苔莉的秘密材料——报告国淳。

克欧此时才知道国淳娶苔莉时，她已经不是个处女了。她的最初的情人另有一个青年。后来因为那个青年对她用情太不专了，她也就同他绝了交，各走各人的路。

国淳把苔莉从前的秘密告诉克欧的动机是想叫克欧莫再留恋她，莫留恋这么一个不值钱的女人。但克欧想，已经迟了，不，就在克欧和她未接近以前说出来也难挽回他们的这种运命吧。

克欧脸红红地听国淳说了一大篇后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国淳。他只低着头。他像有了相当的觉悟了。

国淳去后，克欧走进苔莉房里来看她。

“他们把罪恶完全归到我们身上来哟。他们说完全是我蛊惑你的。”

“还管他们的批评么？我们早点走吧！明天就去吧！”

苔莉望着睡在床上的霞儿垂泪。

第二天早上霞儿醒来时找不着母亲就痛哭起来。R客栈的

人忙跑到国淳家里去报信。

国淳在霞儿的枕畔发现一封信,信里面是这么写的:

——我这封信是流着泪写的。我之流泪并不是因为别你而悲伤,我是为霞儿哭的。我原以抚育霞儿自任,你即置我母子于不顾,我亦誓愿抚育霞儿使之长成。不过现在的我早缺了人生的气力了,恐无视霞儿长成的希望了。念及日后以病身贻累霞儿,则不如及早自决之愈。我不愿以不幸的母亲之暗影遗留霞儿的脑中。不单霞儿,我希望凡与我相识者日后都能忘记我的存在。

——国淳,我固负君,但君先负我。我两人间既无爱情之足言,则亦无所谓谁负谁了。但霞儿是你的女儿,你有替我抚育她的责任。凡虐待我的霞儿者,神必殛之!

——严格的说来,我实未尝负人,实我所遇非人耳。男性的专爱在女性是比性命还要重要的。一次再次求男性的专爱失败了的我,到后来得识克欧了。他虽然不是我的理想中的男性,但我终指导了他沿着我的理想的轨道上走了。并且我是再次受了男性的蹂躏而他是个纯洁的童贞,他为我的牺牲不可谓不大了。他为我牺牲了青春时代,牺牲了有为的将来,牺牲了他的未婚妻,牺牲了他的性命,跟着也牺牲了他的父母!那么,在这样高贵的代价之下,我也该为他死了!社会对我们若还要加以残酷的恶评,那我们虽死也要咒诅社会的。

——由积极的方面说起来,为国,为家,为社会的方面说起来,克欧是要受“无能和不肖”的批评吧。不过就他的牺牲的精神方面说,他已经是很伟大了!由你们对女性不负责任的人看来恐怕是望尘不及的伟大吧!

——最后再叮嘱你一句,望你善视霞儿!

过了一星期,K埠新报载六月三日由K埠开往南洋各埠的P轮船才出港口,搭客中有一对青年男女向海投身;大概是自杀,不是失足掉落去的。

1926年,7,1日脱稿于武昌

黑　恋

一

君展和弈芳的同栖生活,是由他们在大学学业的前一年秋初开始的。他们真的相认识后没有多久就匆匆地结婚了。的确,他认识她虽不久,但他实在十二分地爱慕她了。

弈芳的身材高高的,虽不十分胖,但也不能说是瘦削,并且她喜欢穿时髦的西装——她的同学都嘲笑她穿的是女优式的西装——搽香气浓厚的香粉,引得一部分的独身男性的同学为她神魂颠倒。但是君展是个又矮又瘦的黑少年,论面貌不能说是很出众。尤其是他的两颗门牙微微地向前突出,由侧前看来,他的唇合拢不来,就有点像猴嘴。不过他喜欢时髦的装饰,和女同学一个样的搽香粉,洒香水。大概他的家计还可以,时髦的漂亮的中西衣服很不少,常轮着穿。

他们在大学一年级时,X 城的政治上就起了一大变革。改革的结果,君展的朋友,同乡,亲戚们在军政界上活动的很不少。就连大学的当局的一个,也是他的同乡的亲戚的朋友的兄弟。于是无条件地不受学年考试就一年级编入二年级了。并且他一面在大学里念书,一面在西装的襟角上又挂上一个某政治机关的铜质徽章。听说是什么秘书,月薪……差不多一百元。这恐

怕是弈芳恋爱他的最重大原因。

那年秋X城开始政治上的改革，到十二月下雪的时候，社会的秩序才渐次地安定下去。在这个新建设期中，人材当然很缺乏，未毕业的大学生出来社会服务的很多，不单君展一个。又不单男的大学生，女的大学生也不少出来做社会工作的。当时一面读书一面工作的风气很流行，所以弈芳也跃跃欲试。不过她反省了一反省后，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特长，文章做来不十分通，字也写得不甚佳。勉强可以认为自己的长技，只有唱歌和几种跳舞，其次也可以上舞台演演新剧。

君展是置籍大学的政治科，弈芳进的是理科的天文系，后来改到生物系去了。政治科在大学的第一院，生物系却在第八院，他们原不认识的。自X城的政治改革后，大学的同学会也随着要改组，君展在军政界上交游广，结果被推为学生会的主席了。学生会成立的那晚上开了一个游艺会，弈芳担任了一出跳舞和演新剧的一个角色。君展因为订定游艺会的Programme，和弈芳接谈过几回。他羡慕她，因为她在他眼中的确是个长身玉立的美至人，她羡慕他当然是他在社会上的活动能力了。

过了阴历新年又一星期了。在这一星期中，他俩一同看戏，一同喝酒，一同抹牌，欢聚了几天。每夜里都是他雇辆汽车或马车送她回家去。他也到她家里坐过几次，但因为事忙，她约了他几次在她家里吃饭，他都拒绝了。初七晚上，他抱着她的腰由汽车走下来时，在她的红醉的嘴角上亲了一个吻，她也不像前几次的那样拒避他了。她虽然稍微把头歪躲了一下，斜睨了他一会，但立即翻过笑脸来笑向他低声地说：

“那么你快点回去吧。夜深了，明天定要来哟！要早一点来！”

他只凝望着她的一呼一吸在冰冷的空气中化成一阵阵的白色水蒸气，他觉得周围的空气都给她的气息醇化了。在微明的

门灯下的她醉颜也分外地鲜艳。他只凝望着她，不会回答。

"傻的！尽望着人做什么？还不快回去！"她一面说一面在敲门。

"你的妈妈早睡了吧。"他仍站着不动地问她。

"还在那李家那边抹牌也说不定。"她率直地回答他。

他们听见放鞭炮的音响，都沉默了一会。

你看还有人放鞭炮呢，还早得很。叫你多坐忽，总不听人的话。"君展在埋怨她。

"你那旅馆里的房子太吵了，我真不愿意久坐。"

"那要怎么样的地方你才喜欢呢？"他笑问她。

"我要，要……"她斜睨着他，再给了他一个媚笑。

她家里的妈子把门开了。

"你的兄弟在家里么？"几次到她家里的经验迫着他发这个质问。但到后来他想，就这样地问她也问不出什么结果来。

"他么？近来整日整夜的都不在家里。还不是一样的喜欢赌！隔新年还没有几天，他哪里有心绪一个人守在家。"她说了后故意地叹了一口气。

"那你不寂寞么？"他一面说一面想，假定她家里没有这个妈子时……但看她并没有一点诚意让他进去。

"寂寞还不是要过去。"她再叹气。

"那么明天再会。"他很决意地向她点了点首。

"那么，明天早点来，不要叫我们焦望。"

君展一个人坐在汽车里，一任车夫向冷暗的空中驰骋。他只坐着痴想。他想不出她不先有准备就不愿意接自己到她家里去的理由来。据她说，她家太脏了，也没有一点可以看得过去的陈设。但这有什么要紧呢？已经看过了，还怕什么呢。他想，她家里的确太不干净了。单是养了几只母鸡一件事，他就觉得十分讨厌。他一进去就看见院子里，堂屋里和天井里都是整千整

百堆的鸡粪,也不见有人去打扫。他们像看惯了般的,不觉它肮脏。她实在不像是由那家里出来的姑娘。

君展闷闷地想了一会,汽车驶出到电车路上来了。街路里虽减少了些行人,但电车还是一样地飞驰,街灯还是一样的辉煌,酒楼茶馆里也还是一样的喧嚷。

他回到旅馆里来了,他开的房间是在三楼的一隅,正向X湾。他走上楼来,他的几个同乡还在那边抹牌。

"想不到你这样早就回来了。她不留你么?"甲一面抹牌一面向着问。

"哪里! 不要说笑。"君展回答他。

"的确是个尤物!"乙说。

"是个肉感的美人,怪不得君展如醉如痴的。"丙笑着说。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展侧! 可惜平仄不调了。哈,哈!"丁哈哈地大笑,自鸣得意。

"君展,你和她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了? 据我看来,你们的关系像很深了。她对你该有什么表示吧?"乙问他。

"浅得很,浅得很! 我们相认识还不满两个月呢。哪里谈得到什么关系!"君展一面除外套,一面回答乙。

"接吻的程度总该有了吧?"丁跟着追问。

"哪里有这样容易!"君展笑着说。

"君展,你如果再长漂亮一点,她早就上手了。"甲很不客气地说。

"这也不见得。女子和男子不同,听说越美的女子越喜欢丑男子,因为要这样才显得出她的美丽。唯有丑女学生不自知其丑,偏要拣肥择瘦地找美男子。"

"你这个议论倒很新颖,可以算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吧。"丁在嘲笑甲。

"那么像我的尊容怎么又不见有一个女学生来向我攀交呢?

你看我比君展怎么样?谁长得好看些。”乙说着自己先笑起来了。只有丙不说话了。他们都偷望丙,看见丙的像蜂窝般的脸皮通红了。

他们不敢继续说笑了,重新热注到麻雀牌上去。

“她还有点封建思想,有点讨人厌。”君展坐下来后说了这一句。

“何解?”甲一面注视桌上的牌一面问他,“糟了,糟了!九索过了我还不知道!”

“谁叫你只顾贪说笑!”丁说。

“她对于结婚的仪式像很重视般的。她说先要行订婚式,后再举行结婚式。我觉得这样未免太花费了。所以我对她想放弃了。”

君展的视线透过窗上的玻璃板,他望见几点微明的星火在湾面浮动。也听见外面马路上的轰轰地电车的音响。

二

第二天下午,君展从弈芳家里出来时已经午后四点多了。她和她的弟弟很谦恭的,很亲切地送他到街口来。印在他脑里的一个不好的印象像又加深刻了一点。

——今天总算是欢乐的一天。自己太孤独了,看不惯他们母子姊弟间之暖和亲爱。他们真可以说是享天伦的乐事。只有自己是个孤独者,不要再嫉妒别人了。

他终和她举行了一个订婚式。订婚式很简单,交换戒指,共同拍照。此外在她家里设了两台酒席请了十几位女客,同时君展也在一家酒楼上请了二三十位同乡和朋友来证明他和她今后再没有自由向他方面发展了。

订婚后的第三天,君展又约了她同到剧场去看才由美国回

来的新剧团的演艺会。

十二点钟前后,她如约到他的旅馆里来了。他才起来在洗漱。

"吃过了饭没有?"君展一面抹脸一面问她。

"早吃过了。"她懒懒地坐在他床前的一把椅子上。

"吃过了就算了。下半天到剧场的楼上吃西餐去吧。这旅馆里的饭菜吃不得。"他走近痰盂前,一阵灰白色的水由他的紫色的双唇间流泻下来。她看见心里有点作恶。

"美国新剧团今天演的是哪一种脚本呢?"弈芳无意识地问。她说了后走到向骑楼那边门口来。

"罗蜜欧和朱丽叶。"君展洗嗽完了也走过近骑楼那边来。他拿了一张剧场的广告给她看,也凑近她的肩侧来看。她顿时闻着一种臭气。

"××部下星期要我们去演戏筹款呢。"她说着站起来走近痰盂吐了一口涎沫。"我正打算演这个脚本呢,文科的英文教授已经把它译好了。"

"那么你扮朱丽叶么?"君展笑着问她。

"谁扮罗蜜欧呢?"

"我的兄弟。"她笑着说。

"仲瑚也会演戏么?"他又感着一种奇特地惊愕。

"比我还演得好呢。"她的双颊微微地泛了一点红潮。"他在北京老不念书,只管很热注地去习演剧。两姊弟不该演这种爱情剧吗?"

"表演艺术,有甚要紧呢。"君展虽然这样说,但心里总有些涩涩地感情。

他们进T剧场时天气还很好的,但到夜里十一点多钟出来的时候外面已经丝丝地下起雨来了。

他俩站在剧场门首争执了一会,他说先回到他的旅馆里去,

但她要求他直接地送她回她家里。

争论的结果还是她赢了。但那晚上还是可纪念的一夜。

再过两星期，他俩结婚了。在X城近郊租了一家小洋房子开始了他们的小家庭生活。

出乎他的意外的就是结婚后的他俩的生活异常的平凡。她跟着时日的经过对家庭也愈觉厌倦。对君展的劝慰，她没有一句接受过，她像要对他起革命了。

不幸的君展，结婚后不满三个月又遇着政治上的第二次的变革。在军政界中的同乡，朋友亲戚也减少了许多。他的某机关的秘书也没有得当了，只得写信到南边去叫家里汇钱来用。弈芳也就渐渐地看不起他了。

她有时也很自愧，因为自己虽然有点讨厌君展穷，但他对她的金钱的要求还是和以前一样地没有拒绝过。

——他还是个可怜人！他还不是一样地供给自己么？自己兄弟的零用钱都是他供给呢。

她虽然有时自悔自愧，但她也不觉得如何地十分难过。她想对他的金钱的需求不过是件小小的罪过吧了。

——我怎么能为他省区区的金钱而牺牲我的装饰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装饰之外呢？

到后来，君展也觉得家庭乏味了。并且心里还藏着一件不能告人的忧郁。他想，能够把家庭解散就多用几百块钱也算了。但是现实告诉他现在是不可能的。

未结婚前，他曾介绍她到××部里当了个股员。现在天气渐热了，且因身体的关系就辞了职。现在他俩都算失了业，只有她的兄弟的由君展介绍的国立银行里的行员的位置还保存着。银行的经理早换了，但仲瑚的位置还能够保持，这是何道理呢？一般说，因为他是个小白脸，美男子，金库科长很爱他。

君展到了下学期还是回到大学里去上课，弈芳却废学了。

君展不在家时，她一刻都不能留在家里。她不进剧院就回娘家里去，每次回娘家里去就一连歇三四晚不回来。君展也没法子奈何她，因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君展因为弈芳对他的疏远，新认识一位女友，是文科里的同学。这位女同学和弈芳也约略认识的，姓杜名绮兰。杜绮兰本来赶不上弈芳的美，不过有个团团的脸儿带几分魅力；但在现在的君展的眼睛里却比弈芳美。因为弈芳因身体的障碍减损许多未结婚前所有的美。

其实杜绮兰对君展完全没有特别的意思，不过君展太殷勤了，人情难却，和他看过几次剧，上过几次酒楼罢了。绮兰常向君展说要来看弈芳，但他表示十二分地拒绝。到后来他还是引她来了。弈芳很像欢迎绮兰，不表示稍微地嫉妒，这使君展发生了一种惊异。

君展和她是阴历正月间结婚的，到了九月初旬她分娩了。生了一个黄头发的女儿。据她自己说，她家的遗传，多长黄头发的。

这个婴儿很可爱，但君展总不十分喜欢她。不过要尽的义务——做父亲的义务——还是非尽不可的。为这个女儿应做的一切，君展还是履行了，弈芳看见君展这样的热诚为这个女儿，就觉得很对不住他，对他也就恢复了几分的旧情了。

三

因为君展姓白，她就为女儿取名珍珠。

“白珍珠！多好听的名字，是不是？”她强迫君展同意。

“名字不外是个符号，叫瓦片叫石块也可以，叫阿猪叫阿狗也可以，没有多大关系。”君展分外冷淡地说。这时候弈芳唯有脸红红的不说话了。

快又近新年了,还只差十多天。君展觉得今年冬天的空气特别冷静。一天午后,过了年的第二天下午,君展由外面回来,才进门,觉得今天格外的冷落,一点声音没有。平日回来用的吴妈定出来迎他的,今天连吴妈的影子也不见了。

——一点点的伤寒咳嗽有什么要紧!但她总是大惊小怪的,服药,请医生,闹得天翻地覆,一家不宁。像这样的,真叫自己不能在家里多坐一刻!

君展走过了堂屋,到后房的角门首了。他听见弈芳在房里和一个男子说话。他骇了一跳,忙住了脚,禁不住往下听。

——不是我不想来,是怕姊丈多心。

君展知道来客是仲瑚了。

——那不是笑话么?弟弟来看姊姊都有什么嫌疑么?

——不过……

——不过什么?弈芳的笑声。

房里沉默了一会。

——你看有危险没有?体温像又高了些。不至于死吧。你试摸摸她的额角,热得厉害呢!

——不要紧吧。这剂药服下去了后可以好转机吧。真长得好看!怪痛人的。

——这是母系的遗传。像她的父亲就丑死了。弈芳的笑声。

——母系也不见得怎么标致吧。仲瑚的笑声。

——什么意思?大妈我没有见过,我想总赶不上家里的妈妈好看吧,不然何以父亲生前不愿和大妈同住,单把你接出来呢?

——那也不见得,这是年纪老了的关系。

——照姊姊看来,大妈该是很体面的,不过姊姊实在有几分像父亲,第一点就是体格。这么大的一张嘴完全和父亲没有两

样。

——讲到父亲,我真恨他不过。那个老昏头早死了早好!你再莫提他了。你的母亲也是个笑面虎,所以把我的妈妈害得一世不得出头。她不单对不住大妈,还对不住父亲呢。等到父亲死了后才对我讲了许多假仁假义的话。

——我比你讨厌她!

——所以我说现代的世界完全是个矛盾的世界。现代的社会完全是由整千整万的矛盾事实造成功的!像这种社会不打破怎么得了!你看我们的精神生活何等的痛苦!

——那是自己不好,不要再把过失推给社会了。一般失意的人都在骂社会,真的听得讨厌了。骂社会之先也得骂自己吧。

君展站了一会听不出什么头绪来。他不知不觉间自然地咳了一声。

仲瑚忙由内房里脸红红地走出来。

"姊丈回来了么?"

君展看见仲瑚今天穿的西装特别漂亮,美男子格式已经十二分的全备了,连他也觉得有点可爱。只有那条鲜红的领带实在有点刺目。君展又看见他的外套都披在身上没有卸下,刚才紧缩了些的胸口又宽裕起来了。

跟着,老妈子也由后面的厨房里出来了。君展也只能和仲瑚很客气地招呼了几句话就走进房里来。他看弈芳的态度很安闲地坐在床里袒着胸脯。小孩子衔着她的一个乳嘴像睡着了。她看见君展进来只说了一句:

"回来了么?"

君展只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摘下了帽子再脱马褂,随后就出来招待仲瑚。他们只对坐了一刻,彼此都像在戒严中没有话可说,仲瑚告辞走了。君展也不留。

他小孩子昏睡了两天还不见好。君展只得请了一个医生来

诊视。因为小孩子每夜里哭得很可怜,他也不能安睡。医生来诊了,说是患了茵胡劣缘咤症,在家里看护不好,要入院才可以望早日平复。

弈芳抱着小孩子进病院来时,院长说有点迟了。弈芳却不相信是进院迟了,因为她原来就不赞成进病院的。她只说是在途中车子里加受了点寒,所以难治了。当然,她只埋怨君展。

院长说,能够把今夜挨过去,到了明天或可望转机,所以今夜里要特别的看护得好。弈芳因为近这几天来疲倦极了。要君展陪她们母女在病院里住过这一夜。君展先想拒绝,但到后来知道拒绝不了,就答应了。

弈芳很热心地在看护小孩子,君展只坐在她旁边打盹。他听见小孩子微微在咳嗽。咳嗽之音有点像在远距离地犬吠。

到了夜静十二点钟的时候,小孩子像睡熟了。弈芳把君展推醒。

“小孩子睡了,你也睡一忽不好么?”君展揩着嘴角上的涎沫对她说。

“我睡不着,有点害怕。你还是起来陪陪我。”

君展睁着倦眼望了望她,他发现她在拿一条汗巾揩眼泪。但是他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

“我问你!小珍珠万一有什么,你怎么样?”她再流着泪说。

君展像石块般地沉默着,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这个小孩子死了时,你怎么样?!”她的声音比先头高一点了。君展的眼睛也跟着她的声气睁大了一点。

“……”他还是一样的不说话。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这个人真卑怯,有本领去干还不敢说出来!你当我不知道么?我知道你给那个狐狸精迷住了,不要家了!”弈芳哭着说。

“哪一个是狐狸精?你知什么事?”君展到了这时候不能不

开口了。

“你骗我不知道!”

“我还有什么能力! 你要说尽管说。我自己一身还处理不了,还有工夫管别人的事么?”

“我知道你早想不理我了,但是没这么容易,你能把我们养活,那你就离开我们算了。”

“不要说了,睡吧。有话等小孩子好了再说吧!”君展打了一口呵欠,用腕枕着头再向桌沿上靠下去。

四

小孩子虽然挨到天亮了,但医生来看了后说难得有希望。弈芳听见医生说小孩子的病危在顷刻,她就主张打发一个人去通知她的娘家。医生也说外祖母能赶来见见面,抱抱也是好的。但君展像有什么特别理由,主张不必。结果还是她的主张贯彻了。

“你要向我妈说,她如果不能来就请我的弟弟来,务要请他来一趟。你说小孩子快要死了,早来一刻还可以看见她”。弈芳流着泪向到她母亲那边去的当差地说。

但是仲瑚赶到来后,小孩儿已经断了气息。

自小女儿死了后,他俩间愈加冷淡了。她更厌恶独守在家里了,君展常看见她一个人坐着流泪。他想,她当然是为亡女伤心。

嗣后她每在他出去后也把房子空起来,一连四五天不回。她只说家里像冰窖般的,她一个人住不下去。问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她回答说,除了娘家还有什么地方可去。他俩偶然碰着同在家里时,也曾应着生理上的要求亲近过。不过,他想实在是无聊的动作。

一天,君展和平时一样很疲倦地回到家里来了。他才进门,吴妈就告诉他,她吃了中饭就出去了。这是他意料中的事,他心里并不发生什么不快的感情了。

很寂寞地一个人吃了饭后,坐在房里,觉得这样冷清清的长夜实在难得度过去,于是他嘱咐了吴妈几句话再走到马路上来。

暮春天气,并且一连七八天不下雨了,与其说是暖和毋宁说是闷热。他只穿了一件夹长衫,出来在马路旁的 Pavement 上行了一会,他听见街店的洋铁檐篷上的雨滴的音乐,头上也滴了几滴雨粒。由 X 湾吹进市里来的冷风也一刻一刻地强烈起来。他后悔少穿了衣服,也埋怨自己不该不带伞出门。他正想找一家咖啡店进去躲躲雨。

——就一个人看电影去吧。坐汽车去。但他向大马路上望了望,不单没有汽车马车,连黄包车也没有一台。雨滴渐渐地大了,马路上的行人也少了些,拂面的风也渐渐地冷起来了。没奈何,他放快脚步,向前面急急地走。他一边走一边闻得着自己呼出来的一阵酒臭。

“喂!不是君展么?”

他忙抬起头来看,一个身体粗笨的青年撑着一把洋伞站在他面前了。他定神一看,原来是在某军政治部里工作的一个同乡管胜人。他的外貌虽然有点粗俗,但人品却很高尚,并且对友人也很厚道,所以朋友们就叫他做管圣人。

“圣人么?到哪里去?”

“送一位朋友到市厅里去,那个朋友是厅长的同学,他就在那边歇夜了。我现在要回家去。”

“不是回你们部里去么?”

“今天星期六呢。”圣人笑着回答君展。

雨越下得急了。

“你没带伞么?真不好。我的伞又不能借给你。”圣人苦笑

着说：

“不要紧，躲一躲就过去了。这样的雨下不久的，我们到那家啡店去坐坐好么？——叫什么咖啡店，我忘记了。”

“中山咖啡店。”圣人的记忆力比君展的到底强些。

他们共撑着一把伞在电车路口转了弯，一家小小的咖啡店就在那条横街进去的靠左第三家。

咖啡店很寂寞得没有一个客，一个大厅和几间小房都在空着。厅正中敷着白桌套的长台摆着三四个洋瓷花瓶。几把藤椅子在长台的周围也排列得很没有秩序。

他们在正厅靠街的一条小桌的两边坐下来。君展就由衣袋里取出一包纸烟拿了一支给圣人，自己也拿了一支在口里。

“你怎么不穿军服呢？”君展笑着问圣人。

“你喜欢军服么？”圣人也笑着问他。

“穿军服做什么事都方便些。”

“不至于吧。”圣人狂笑起来了。

“怎么你们部里近来也停锣息鼓地一点活动都没有了呢？”

“现在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宣传也到了个程度了。本来早该解散的，但部里的当局要维持他们一班人的饭碗，所以还天天在印刷宣传品。其实出去宣传也没有人听了。发出去的宣传品也没有人看了。骄功的兵士也不接受政治训练了。做政治工作的人哪一个不心里自惭尸位，不过一唱高调就没有饭吃了。我早就想辞差，但是事实上到了现在还没有辞成功，你看经济问题困人不困人。你近来怎么样？快要毕业了吧。还是教育界好些，虽然清贫，但很高尚。”

“清高什么！你不看见大学教授们向军阀，政客买办阶级叩头讨吃饭钱么？”

他们在中山咖啡店喝了点洋酒和红茶，就叫堂倌算了账一同走出店门首来。

“你现在想到哪里去?”圣人问君展。

“我想看电影去,你也陪我去好不好? 一个人看太没有意思了。”

“那要看九点半的,还要等半个多钟头。”圣人看了看腕表,告诉君展七点半钟了。

“那么到西圃去看新剧好么?”

“那些女同志演的新剧实在不敢领教,看见使人肉麻。新年初二我们部里开了一个游艺会,请了几个女同志演新剧。她们演了一出《过新年》,哪里是什么新剧,一个一个地轮着唱一出戏罢了。看得个个打呵欠。我实在替她们脸红了好几次。”

“我们就去走一趟吧,敢到西圃去炫耀艺术的总比你看的强些吧。如果真的不好,我们就走。”

圣人看见时候还早,天又晴了,不得已答应了君展,同坐一辆马车到西圃来。

五

圣人抢先地买了一张包厢券。君展心里很不过意,但又不便把钱还他,只好连说了几句“对不住。”

他们才走进戏台左的第四号包厢来时,座客在热烈地拍掌,因为舞台在闭幕中,下一幕的背景又没有排好,所以看客都在拍掌催促。

闭幕中的场内的秩序异常地混乱,他们看见了这种情况都后悔不如去看电影。君展把招待员给他的 programme 翻来一看,演员的栏内竟有弈芳的名字。他发现了她的名字时像触着了电般的。但他立即恢复了他的状态,因为他怕给圣人发觉了他的秘密。

脚本名叫《旧家庭》。他看见这个剧名就晓得是一个在 X

市自称戏剧大师的T先生编的。

“看见这类名词就肉麻!”圣人很愤慨地说。

“它的内容不看也晓得了。把它概括地说出来无非是‘打倒旧礼教’,‘打倒旧家庭’,‘杀父亲去’,‘革母亲的命去’,‘恋爱自由’,‘和旧的离婚’,‘和新的共同生活’一类的情节。不要看了,快走吧。”

君展本来也想走,但又舍不得走。他想,今晚上倒要看看她的艺术呢。他把圣人劝慰了一会,但圣人执意要走,结果圣人先走了。

剧中的情节完全不出圣人所预料,弈芳就扮了一个革命青年的新情人。矮子阵中比高,君展所深信为艺术不甚高明的弈芳,因为其他的演员太差了,还表演得不错。后来听左侧右面的人说,那个扮革命青年的就是《旧家庭》的创作者。君展觉得这个青年艺术家还不错,生得这样漂亮。弈芳恐怕不单是他的戏剧中的情人了吧。

《旧家庭》演完了。君展看见那个扮革命青年的真的穿着军服,背皮带和弈芳并肩地走到对面舞台右排的第三号包厢里了。他又看见那包厢里还有两个男子,一个女人。他也认识了两个男子里面的一个就是仲瑚。

他们三个看见弈芳和革命青年进来了,都站了起来。不一会他们都离包厢出去了。君展最初怕给他们看见,忙侧了一侧身,不敢给弈芳认识。但到后来,他知道他们五个正忙于享乐,哪里会注意到对面包厢里有人在侦视他们呢。

君展看见他们都走了,也站起来打算回去。

——早点离开吧!和她唯有离婚的一途了。这就是自由恋爱结婚的结果。他走出戏院门首时,看见一辆汽车呜地一声向海岸那方面驶去了。他痴望着那辆汽车遗留下来的一阵白烟在戏院门首站了一忽。

“回去吧！回去把这个不幸的家庭解散了算了！”

近十二点了，他雇了一辆洋车回家来。

第二天十点多钟，君展还在家里，弈芳笑容可掬地回来了。

“你没有出去么？”

他有三四个月不曾看过她这样的和颜悦色了。但他想到昨夜里的事，觉得她的这种表示已经迟了。他对她还是点了点头没有话说。

她在后房里摸索了半天才换了一身家庭里常穿的便衣服出来。她走近他的书桌前还是笑容可掬地向他说：

“我送你这几张入场券，你去多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我的艺术。”四张红纸印的包厢券放在他的书案上了。

“我早看过了！不单你的，那位革命青年的艺术也赏鉴过了，好得很！”他本想发作几句，但到后来还只是淡笑着说。他说了后就免不得望望她的颜色。

“真的么？你看我比他谁演得好呢？”

她的大胆的态度倒使他有点气愤了。

“当然是你啦！”君展冷笑着回报她。

他们看见吴妈进来了，也就沉默了。

“你认识他么？”她望着吴妈出去了后再问他。

“鼎鼎大名的T谁不认识?!”

“你也认识他？”她再问他。

“不是××部的艺术科长么？”

君展这瞬间在她脸上发现了几分惊慌。

但一星期内他俩的离异得了双方的同意决定了。君展也觉得人生太过于滑稽了，离散的前一晚还能够和她这样地亲密。她不会拒绝也是他意料所不及。

家庭解散了后，君展就搬回学校的寄宿舍去了。

六

在搬回学校的第二天早晨，起床的钟声荡到枕边来时，君展起了一种新的感觉。

他想自己像做了一场春梦，醒来只感着空虚。前后仅三四个月，自己仍然颓卧在冷寂的空床上。如果这算是人生的一幕，那人生就够滑稽了。因为弈芳，自己得罪了不少的人，在社会上失了信用。最痛心的是革命的同志朋友们都轻蔑自己，离开自己了。自己在这几个月中空劳碌一场，所赢得的只是在心坎上多划了几道伤痕。

——到民众去吧，重新做人去吧，看能够做点劳绩出来补偿前失么，他这样想。

——不。不行了。他们不信用我了。自己也再无这种勇气了。

他再回忆到革命军未到X城以前，在陈吴军阀治下的时代，自己何等地勇敢去做秘密工作，散发传单，受过反动派学生的诬陷，也在警察拘留所里住过一个多星期。但是革命军到来后，自己反堕落了。想到这里，君展不能不咒诅自己弱志薄行。

日前一个人搬出学校去，现在仍然是一个人搬回来。但在这期间中却浸染了许多无聊的习气，领略了许多人世的甘苦。但是徒劳仍然是徒劳，不单对社会没有半点贡献，自己又得到了些什么呢？

但他还不免会思念及弈芳。弈芳的确有许多美点足以使他怀恋。明明一点不离奇的离婚，现在想来又有点离奇了。他想来想去觉得离婚的重要原因，落叶归根还是经济问题。自己经济之不如意，终引起了许多纠纷。

早膳的钟又敲过了。君展才慢慢地从床上起来。

“老白,吃稀饭去!”同房的一位姓朱的同学一面对君展说,一面把他自己特备的一双象牙筷在壁钉上挂着的毛巾上擦了一下。

“还没有洗脸呢,我不吃稀饭了。有油条,给我带一两根回来。”

“你要你自己去拿好了哟。”姓朱的一面说一面半跳势地走出去了。

君展想昨天早上起来时,吴妈还替自己打脸水呢。把东西收拾好了后,只给她两个袁头,叫她走了。她为人颇忠诚,现在她又到荐头行里去找头路了吧。

他再感到一种困难了。刚才感觉到的困难是起床的钟声催人太急。现在所感到的是洗脸的地方太远了。没有妈子伺候,困难虽然多,但他不敢因此退缩。他想对于往后自己的生活唯有努力奋斗,奋斗到恢复从前的状态。

他打开假皮箱,把毛巾牙刷牙膏肥皂从乱衣堆里翻出来,昨天打叠行李时太仓猝了,把看到的东西就抓进箱里来。现在才又东一件西一件从箱里找出来。

只手拿肥皂牙刷和牙膏,腕上挂着毛巾,反背转把房门带上。

他慢慢地走到卫生间来了。他怕碰见同学,尤怕碰见同级生。等到他看见卫生间里冷静静地没有一个人,他心里才平静下来。

他刚扯开水喉,盛满了大半盆水时,卫生间门口进来一个人。他忙仰起头来看,原来是老许——学校党区分部的执行委员。——他不觉脸红起来。

老许从前也向弈芳进攻过来。本来老许所具有的一切条件都比君展强,弈芳也很喜欢他,尢喜欢他把持党务。不过后来因君展得了政治上的助力,弈芳又转变了方向。论理,老许只能恨

弈芳，不该恨君展的。但由一种嫉妒，老许十二分地恨君展。

“嘿，——老白！”

“嘿，老许，好久不见了。吃过稀饭么？”君展刷着牙，只好装出笑容来问他。

“刚吃过了。你几时回来了？”

君展看他的脸上就带着几分刻薄。

“昨天下半天，你近来好么？”

“没有什么。”老许一面说一面看见君展的紫色双唇上涂着许多泡沫的白牙膏，才吃下去的五碗稀饭快要呕出来了，忙背过脸去。

“老白，你比从前更难看了，更像猴子了。”老许在笑。

“老许，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的漂亮啊。”君展也笑了。

他俩都脸红红地相对沉默了一忽。

“弈芳呢？”老许忽然像下了决心般地问君展。

“……”

“到乡下去了么？”

“……”

“你怎么不住在家中呢？”

“是的，我的家庭解散了。”君展的双颊紫涨得像猪肝的颜色了。

“哈，哈。这才有趣。你们组织家庭时，不是曾在各报登启事说，为集中革命力量，永久同栖么？何以又把革命势力分散了呢？”老许像得了痛快的报复的机会。

“……”君展的脸色由紫红转成苍紫。

“你现在的感想如何？我应向有经验的人领教领教。”

“恋爱是平凡，家庭也是平凡，平凡得讨厌。”

“不见得吧。真的你厌倦她了？”

“……”

“你俩中哪一个先提议分手的?”

“……君展觉得老许太岂有此理了,所发的质问句句都有刺般的。

“她丢了你,是不是?”

“不要谈那些无聊的话了。”

“人家说弈芳太过于实行博爱主义了,真的么?”

君展听着真有点生气了。他想,老许纵令不替弈芳留点余地,但也不该向自己一句一句紧迫。他完全是向自己宣战一样。这是什么道理呢。

“杜绮兰怎么样了?”

“谁晓得呢!你越问越奇怪了。杜绮兰和我,怎么扯得上呢?”

“对弈芳失望了后,你不是向杜绮兰打过主意么?”

“你怎么胡说八道!真是岂有此理!”君展真有点动怒了。紫黑色的脸上青筋一条条暴起来。

“哈,哈。你太没有党的训练了。你我都是党员,党员开小组会议时,不是要很坦白地互相批评么。”

“……”君展只好不理他了。

老许临走时还说:

“老白,你的主观太重了,应该多接受客观的批评,不然,你就要变成反革命了。”

七

君展回到房里来看见老朱也吃完了早饭回来了,正在那里擦象牙筷。

“老朱,你吃过了”

“吃过了。”

“还来得及么?”

“来不及了。我回来时,大司务们在收拾碗筷了呢。”

“挨半天饿吧。”君展心里起了一阵苦笑。

“学校的规则的生活是不适于享过家庭幸福的人!”

君展虽然面背着老朱,但听到这一句话,好像脑后又是一个冷笑的面孔。

他把肥皂牙膏牙刷一齐丢在桌上,向四壁张望,想找一个安置这湿淋淋的毛巾的地方。但光头床没有床架给他张挂,破旧的墙壁上也不见有一根钉头。

“老朱有洋钉没有””

“有一根。”老朱拖开抽斗,找出一根洋钉放在桌面。

“拿前来给我好吗?”

“你自己不会来拿吗?”

君展觉得从前的家庭,自己认为平凡无味的家庭,只把自己的懒惰性和自尊性养成功了。现在又回到学校里度个人的生活,似乎到处都是不便和冷寂了。

“老朱,你做人太孤独了。你不能做完全的党员。你没有合作互助的精神。”

“哈,哈!要做你茶房,做你的傀儡,事事听你差遣,就有资格做党员了,就有互助合作的精神了,是不是?”

“不是说现在的话。这是就我平日的观察说的。”

“就我平日的观察,你不单是一个游移分子,你简直是个投机分子。你学尽了新官僚的脾气,做尽了无聊的事情。你不单不可以做党员,并且不可以做人!你不单没有合作互助的精神,你只有媚上欺下的劣性格!”

“老朱,够了。何必这样认真呢”

“谁认真?只有你说人,没有人说你的余地。你的领袖欲太强了,独裁性太重了些吧。”

君展看见不得下场,只好戴上帽,闷闷地走出来。

前两天才下了雨,走出门来,虽然感着暮春的微寒,但初晴的阳光,在头上照着,又微微地感着灼热。君展脱下头上的毡帽,拿在手中,慢慢地挥着,沿马路的 Pavement 一直走向公园前来。

——今天索性不上课了。好在只要多做点活动的工作,请党部写一封信到学校去证明自己是在外面做党务工作,那就不上课,不考试,也不怕不能毕业的。何苦埋头窗下,坐冷凳板,读死书呢? 自己只待机会到来,就要出去做官或穿军装的。

君展出来本没有何等目的,不过惘惘然随着机械的脚步向前移动。但已到了公园门口,也就无所谓地进来了。

在公园里,他遇着不少斜挂着皮带的五皮先生。其中有不少挟着妙龄的女同志同来的。君展看见,不觉暗暗地羡慕起来。他想自己虽然也享受过这种幸福,但自己的青春就迷迷惘惘地过去了。想到这里,不觉发了一声长叹。

君展随着山势的倾斜,沿石段一级一级地走上来。

这 X 城唯一的公园,除了有几株树和几块坟地以外,什么都没有。纵横的乱草和破碎的砖瓦,徒引起人的荒凉的感觉。点缀着暮春的光景的,恐怕只有杂乱的游人和暖和的阳光罢了。

君展对着这个和他的心境一样荒凉一样寂寞的公园,发了无穷的同情和感慨。

在半山腰有一座古朽的建筑物。自 X 城政治变革以来,党政军的要人,时常在这里开群众大会。这公众建筑物虽然破旧了些,但在 X 城找一个比这个更好更大的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座建筑物依然保持着公众聚会的中心。

君展行过这座公共建筑物时,看见门口又贴上簇新的一张游艺会的 Programme。他凑前去看,原来又是追悼某军的为他人享乐而死战的英魂。他把这 Programme 看下去,在许多节目当

中,演员的栏内又有弈芳的名字。跟着她的名字,看到她扮演的节目,原来她又是和他的兄弟表演《罗蜜欧和朱丽叶》。他顿时感着一种惆怅和酸痛。

君展反身待要走时,又想不妨再来看看她离婚后的艺术和表情吧。他再翻转头看表演的时日,在纸角上标着是本日下午八时。

“老白!”

听见上面有人在叫他,忙抬起头来看。他看见管圣人站在上面的横道人,对着他张开口笑。

他真梦想不到圣人也会春色满面,到公园里来吊膀子。这时候他本感着寂寞,看见圣人,非常欢喜,忙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圣人身边来了。

“你几时来的?”君展喘着气说。

“刚才来的。你在看什么?”

“一张游艺会的节目。”

“是的。×军阀追悼会。”

“你来做什么? 你部里放假么,今天?”

“是的。不放假,就来当个纠察员不可以么?”

“在追悼会开游艺会已经是不伦不类了,何况又是表演爱情剧呢。”君展像感慨无限般叹了一口滑稽气。但忙又接下去说,“像你们就好了。现在是你的黄金时代了。事事都站在人的前头,时时都有官做。我落伍了,赶不上你了。”

“这算得什么!”圣人听见君展说到“……现在是你的黄金时代了”,便接着说“这算得什么”。等到君展说到“我落伍了,赶不上你了”,他还在继续说“这算得什么”。大概他不十分留心听君展的说话。

“看你襟角上的一块徽章和一身军服,就很了不起了啊!”君展看见圣人穿军服虽然不称身,但也有种特别的光彩。

"其实我十分讨厌穿军服的。不过近来军长有命令,凡本军的职员不穿军服,不行敬礼的,就要撤差。……"

"你也怕撤差吗?"君展笑着问他。

"革命问题就是争饭吃的问题。没有饭吃,谁不怕呢!现在的紧要问题,是在想方法使大家都有饭吃。有一小部分的人没有饭吃,就不是好方法了。"

君展想圣人做了几个月的政治工作,而头脑还是这样顽固,抱着淡薄的博爱主义,真可笑。想和他争论几句,但现在的君展没有日前的勇气了。

"现在的政治工作没有从前那样热闹了呢。"君展忙转了一个话头。

"是的,现在剩下来的政治工作只是开游艺会和发行小报称扬上司。此外,没有事可做了。除了这些无聊的事和称功颂德以外,还有什么呢?"

"是的,现在的青年的革命情绪早已麻醉了,只有恋爱的心情,还没有疲倦吧。"

"你本来也是个在浪头上狂热过来的人,怎么现在又作假正经呢?"圣人微笑着说。

"我穷了,做不出事来了,所以只好说些像卷头词的话骂骂人。"君展也微笑着说。

"骂人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应该拿点东西出来给青年看。自己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光是骂人,青年对你定会厌倦的。现在是我们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是应该如何骂的问题。"

君展给圣人说得双颊绯红,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前几天才听同乡们说,你和你的夫人离婚了。这又是什么道理呢?你现在有点后悔么?"

"不。这样的家庭,我是厌倦了。老实对你说,弈芳太对不住我了,把污泥涂到我的脸上来。"

"对于现代的女子,你还要这样殊求么?"

"……"君展感着一种似慰快的感情,但同时又感着似屈辱的感情。

"我们到山顶去走走吧。我在这里站得太久了。"

他们走上山顶了。在山顶可以望见全城的风景,鱼鳞似的灰黑的屋瓦,使他们感着单调和枯燥。倒是脚底下一块一块的青草,有点春意,微微在他心头浮起。

君展一早起来没有吃稀饭,现在腹内作雷鸣了。在从前整天上茶馆上惯了的,刚才也起了几次的馋欲,但一想到手头的羞涩,又忍着把口水倒吞。

两人坐在山顶,慢慢挨到午刻,城内各家的屋瓦上已透出炊烟。君展更饿得难挨了,站起来,打算回学校里去。还是圣人约他到菜馆里去吃饭,君展像得了赦令般的,舌头上涌起一阵涎沫来。

两人从山上下来,穿出横街,走到一小菜馆里来了。

"老管你前日不是说有一位朋友和市政厅长同学的吗?"坐下来后,君展对圣人说。

"是的。"

"老实讲,我近来没有工作做,很无聊。尤其是手头拮据,真是再苦没有了。你能够托你的同学在市政厅那边替我想个方法么?"君展低下头,低声地说了后,就感到自己的双颊发热。

"这我不能尽力。千万请原谅。"

"什么道理呢?"

市政厅长的亲戚、朋友、同学、学生非常多,现在已安插得满满了。我说的那位朋友正在冤鬼缠身般地死缠着厅长,还没有得到相当的位置呢。假如有可图,我还穿军服来就这几十元的小差事吗?"

"朝里无人,休想做官。"君展说了后苦笑。

“但是,你从前也是这套把戏中的人物呀,现在就叹气了么?”

“那是个人问题。总之,对从前,对现在,我都不能满意的。要革命真正地成功后,我才能满意吧。”

“我就无所谓。我不能做伯夷叔齐白白地饿死于首阳山。我要做圣之时者,我要做伊尹,治亦进乱亦进。不客气地说,我是随时趋势的。无论对什么时代的政局,我都满意的。”

君展想,中国之糟,就糟在这类圣人太多了。但是自己还有什么资格责备圣人呢。

这家小馆的广东菜弄得很不错,一盘红烧鱼头,一碗杂烩汤,一碟叉烧,一碟香肠,一碟咸鱼,一碟炒油菜,圣人吃了五盅白饭,君展也吃了三盅,圣人花了三块多钱。

两个人各拿枝牙签剔着牙齿,从小菜馆出来时,将近午后一点多钟了。

八

天气晴朗,近初夏的阳光已感着炙肉的郁热了。君展早晨出来时,里面还穿了一件棉背心,上面加上一件夹长衣,又走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街道,背部湿黏黏地透出些腻汗,两脚底也感着汗气的潮湿,腿部也有点酸软了。

近来很无聊,君展天天只出来闲踯躅。他走到郊外一个有名的小花园门首来了。花园名叫爽秋园,在春暖期中游人如鲫。凡是不耐寂寞,欲觅情侣的人,莫不到这里来。园里的一个小茅亭,正是君展和弈芳的纪念地。君展今天来,到底是凭吊遗迹,抑或是想重觅情侣,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他待买门票,忽然看见一辆汽车由那一头卷起黄尘驶过来。汽车头上还插着一枝旗子,引起了君展的好奇心,他想不忙进

去,看看是哪一个机关的汽车。汽车在爽秋园门首停住了。君展看见旗子上写的几个字,是二百零九军军部。他想二百零九军军长是刘有为,自己从前在军事委员会见过的,是一个最反动的老头子。但坐在汽车里的并不是他,坐在里面的是个矮矮的白面书生和两位女同志。他再认真看那两个女同志,几乎把君展的脸色都气黄了。这两位女同志一个是杜绮兰,一个就是他最恨的、但时时还在思念的弈芳。他的双腿不住地颤抖,同时也发了一阵恶寒。他忙躲到一株大树后面去了。她俩也没有注意到他,只和那个青年说说笑笑进园里去了。

君展在大树后躲了一会才走出来。两名勤务兵也跟进去了。只留车夫坐在汽车里守着汽车。君展忙走上前去,问那车夫,那位军官是哪一个。汽车夫很不高兴地告诉了他。他才知道那位青年是刘军长的姨太太的兄弟,也是二百零九军的政治部主任。

不看见她们还好过。见了她们后,君展便感着一种嫉妒和痛恨。他想杜绮兰何以又会跟他们做一块呢。于是他又想到他前星期在市内一家酒馆门首碰见她,约她进去吃点东西,她还很客气地陪着自己吃了一顿饭呢。她还对自己说近来没有碰见过弈芳,也没有提到军政治部的事。但看今天的情形,她那天完全是向自己撒谎。以为她是和弈芳不睦的,自己太老实了,向她说了许多弈芳的歹话。她一定去告诉弈芳了。她们便一同在笑我,批评我吧。

君展愈想愈难过,双颊也为这种回忆红热起来。他无意识地伸出双掌来向自己的紫黑色的左颊上打了一掌,口里啾啾地像在说什么话,但听不清楚。汽车夫看见他那样傻头傻脑,也笑起来了。给车夫一笑,他不好意思了,拔腿就跑,指着原来的路走去。

君展回到学校寄宿舍来,十分恼丧。有两三个星期不出校

门了。在这个期间中,除了和同房的老朱有时发生小小的冲突外,很平稳地过去了。

他虽然不出去,但心里还是很想知道弈芳的消息。自己也莫明其妙,何以从那天在爽秋园门首看见她后,会比以前更思念她呢。大概是嫉妒吧。不看见她,不听见她的消息时,心里倒没有什么不好过;看见了她,听见她又和二百零九军军政治部主任何清发生了关系,心里便十分不好过。他想,宁可打死了她,不愿意看她再嫁别人。这大概是嫉妒呢。但据物质学者说,有嫉妒即有恋爱。莫非自己还在眷恋着她么?

——不,不。绝没有这回事!自己只有恨她,决不爱她了的。假定她能回到自己身边来,要求继续和自己同栖,自己还能够容许她么?……不。决不能够了。曾经她的兄弟、T股长及何主任等人亲过了她的嘴唇,自己再不能接受了。但是何以日前的T股长,今日的何主任,又这样喜欢她呢?难道他们还不知道她的过去的堕落生活么?不,当然知道的。知道她的堕落生活,而还可以和她这样的接近,就此可以知道自己和他们对她的心理是不同的。自己对她的要求,是要她做平凡的妻。他们对她的要求,是要她做泄欲的工具,——说好听一点,要求她做活泼的情人。但是现代的女同志们是厌倦做人的平凡的妻,而愿意做有权有势者的情人。潮流如此,自己不识潮流,思想落伍,何能怪弈芳呢?

"老白,你近来的行为和从前大相反了。你长日躲在房里怕人看见吗?"

"笑话,怕谁?"

"你近来不出去,也不上课,到底为什么哟?"老朱再问他。

"我有我的事情,你不要管我!"君展有点不耐烦了。

"谈革命是很好的。中国的现状,实在要求细民的革命,要求劳苦民众起来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我们的第一步工作,

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但欲打倒帝国主义,只有靠劳苦民众的力量。现在的军长师长们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能力了。没有训练的兵队也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能力了。政客们和写传单的学生们,更不消说了。革命之所以会停顿,完全是因为唱革命人的出发点多是在个人主义。老白你就是一个好例。你在××政治部的时候,你不是DonDon地宣传过革命么?读你的文章,真是理论十足。但是你没有把你的心净化,你高唱革命理论的动机,只是想自称领袖,想把持一切,想多拿钱。现代青年都知道你的底细,所以绝没有人理你。结果你只有失败,你只有烦闷,老白,你想我的话对不对?你该克服下你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接受我的忠告才好。"

君展听见老朱说了一大篇教训,正想回答,忽然听见房门呀的一声,有一位姓秦的同学走进来,咬着老朱的耳根,说话。君展极力竖起耳尖,但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只看见姓秦的说一句,笑一声,又偷眼望君展一回。

"你们鬼头鬼脑地说些什么?"君展恼起来了,高声地骂他们,但秦和朱只笑了一声,于是秦就出去了。

君展更加不得要领起来,他只见老朱低下头去,像在写什么东西。

君展再不能忍耐下去了,他站起来,走到老朱桌边。

"老朱,什么事?"

"没有什么。"老朱说了后,又笑了。

这是更逗着君展往下问了。

"你何必这样鬼鬼祟祟呢?"

"等下你自己定会知道的。"老朱还是低伏着头,但又笑了一声。

"老朱你刚才对我的忠告,我都接受了。你怎么还对我鬼鬼祟祟的。还成一个忠实同志么?"

老朱给他迫得没有法了。

“告诉你吧。今天学校里开游艺会,请名人来演讲,请名家来演艺,有何清主任的讲演,有你……”老朱说到这里,又笑了一声。

君展的双颊顿时红热起来,但只一会,便冷笑一声。

“这与我有甚关系呢?”

“尊夫人也要跳舞,怎么和你没有关系呢?”

君展忙退回自己桌位前来。

“我和她脱离关系了的,怎么还要挂到我头上来呢?”

老朱没有回答,不一会就走出去了。

君展这时候心头上像有一个铅块在压着,一个人枯坐在空洞的房间里,感着十二分的孤寂。他想今晚上的游艺不单不能去看,自己还该出去躲一躲呢。他真把弈芳恨死了。

晚饭后,校门首的电灯牌楼照耀得十分明亮。宿舍里的学生都到礼堂里去了。从礼堂时时透出喧哗声和弦乐声来。

他一听见悠扬的弦乐声,弈芳的半裸体的姿态就映进他的网膜上来。她的带媚笑的跳舞姿势,也在他的眼前摇晃。他恨得伸出双手来掩着耳朵。但尖锐的乐音还会刺进他的耳膜上来。

君展再不能留在房里了,他忙把帽子拿在手里。

“老朱!老朱!”又一个同学把房门打开,高声地在叫。

“老朱出去了,不在这里。”君展回答他。

“老白!快去看!跳舞!跳舞!”

君展看那个同学的襟角上有片红布,写着“纠仪员”三字。望着那个同学走了,自己也跟着出来。

他刚走出回廊,在转角上,就看见弈芳和何清并着肩走了来。他想退回房里来,但来不及了。他像失了神,不知道脸上发红还是发青,他想在这瞬间,自己该表示一种什么态度呢?但弈

芳和何清已经走近他的身旁了。她很自然地向他微笑,也微微地点了点首,只手攀在何清的肩膀上,走过去了。

“你听错了我的话啊。”

君展还看见她凑近何清的脸,笑着对他说了这句话。

弈芳似乎比以前更加漂亮了。短短的头发,很匀称地从两边垂下来,下半段钳成波纹了。脸色虽然苍白了些,但给浓厚的脂粉遮上,更显出另一种风致。穿着浅绿色的薄纱西装,胸部以上完全裸了出来。肉色的长筒丝袜也在发出一种眩目的光泽。

他又闻着她带进来的浓郁的香气了,这是耐人追忆的香气,这是自己从前尽情领略过来的香气。他又想她那样丰腴洁白的肉体,是曾经自己抚摩厌了的,但现在看她的肉身在别人的拥抱中,又不禁垂涎起来,于是越发恨弈芳了。

他惘然地走出校门首来,一辆汽车——他认得是二百零九军军部的汽车,——停在校门首的庭园中。那个车夫走到传达室里去谈笑了。

君展在外面荡过了几个钟头,等到十一点半钟才回寄宿舍来。游艺会也散了场。他站在庭园的一隅,望着弈芳给何主任拥抱着坐在汽车里,呜地一声驶去了。

回到房里来,朱君和几个同学在谈论游艺会的事,看见君展回来,大家都静默了一忽,但不一刻,又回复了嘈杂的说话了。

因为弈芳到学校来,君展觉得这一班同学都是自己的敌人了,他们都像在帮着弈芳非难自己。

“人类是趋炎附势的。不趋炎附势,就不是人了。天下哪有什么是非呢?”君展觉得这班同学就是模范的人类了。

“今天弈芳跳舞真跳得好!”

“料不到她离校以后,艺术这样进步了。”

“同学愈拍掌,她愈跳得起劲。”

“何清主任的讲演真拆烂污。”

"什么都不懂,给他糟踏了点多钟,真冤枉。"

"学生会真无聊,许多名人不请,请这个龟仔做什么?"

"他运动弈芳,要到大学里来讲演。不答应他,弈芳就不来跳舞了。"

"你看明天他们的机关报,定大登特登出来了,何主任在X大学讲演,这个标题。"

"她现在又丢开了T,爱上了何主任么?"一个同学说着偷望了君展一眼。

"她和何主任现在打得火热般的,据杂差说,他俩在休息室里接了几次吻呢。"

"将来何主任还不是会上她的当的。"

君展听不下去了,只好一声不响地再走出来。他想他们是在故意嘲笑自己,自己平日并没有得罪他们,何以他们尽是向自己取敌视的态度呢?

九

君展过后才打听出弈芳和自己离婚后的生活经过来。

何清和××部的T艺术股长是P市师范大学附中时代的同学。何清在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跟了他的哥哥到法国去在里昂逛了两年多,回来就赶紧印名片,打出经济学硕士的头衔来。他无论对哪一个,都要摆硕士的架子,把头向右略歪一歪,下鄂微微地颔一颔,一对小眼睛也合拢得没有缝了。

T前两星期辞掉了××部的艺术股长来西圃公共演艺场当艺术部长了,薪水虽然多一点,但不能穿军装,挂斜皮带了。弈芳由T的关系,也在演艺场当了一个演员,——其实是一名优伶,——领月薪四十元。

有一天是星期六,T和弈芬要扮演Carmen。T的任务当然

是约瑟了。T因为何清是二百零九军军长的舅子,更加巴结联络,约何清礼拜六晚上定要来看他们的艺术。

只一次的会餐,T便失败了。他原想把弈芳夸示给何清看的,他并没有预料到弈芳和何清竟一见如故。弈芳别了君展,便和T租了一间俄国人开的Boarding room同住。T天天要到西圃去,但弈芳只一星期有三晚上要去出演,并且是在夜间一二个钟头。

星期一晚上,何清请T和弈芳在粤商酒楼吃广东菜,这算是对T的回礼,T在这晚上才对他俩起了疑心。那天下午一点多钟,T和弈芳在附近一家小馆子吃了午餐后,T要弈芳一同到西圃去。

"我的跳舞在夜里。在那边呆坐着等大半天有什么意思呢?并且今晚上我们不都要请假么?"

"什么事?"

"哎唷!你又忘记了。"

"啊,是的,是的。何主任请客。我们要一同去。你六点钟来西圃,我在西圃等你一同去吧。"

"不,我不到西圃去了。何苦多走许多路。我由家里直接到那家酒楼去,你也由西圃直接去好了。"

"那你在家里不闷么,一个人?"

"闷又怎样呢?闷了就睡觉,没有一夜里睡过好觉。"她说了后向T嫣然一笑。

——T叫了一辆黄包车,走向西圃去后,弈芳才缓步回到自己家里来。

——T的确比何主任漂亮,不愧为美男子。但是,他太没有钱了。他初认识我时,向我吹,他家里如何有钱。但共住后,他还不是靠那八十元的薪水生活?我的四十元有时还是扯作家用呢?像这样的过下去,还是不能出头。空羡慕脸孔,空挂艺术的

招牌,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于社会固然无益,于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利益。不恨生作女子身,一生苦乐随他人。找对象最少要能备汽车给自己坐的才好。不然,今后的生活唯有苦劳。

她每看见军长师长们的太太姨太太坐着汽车兜风,便神往于后面跟着有盒子炮的武装同志的气概。她近来改变她的人生观,成功了她的新哲学,就是文装同志和做武装同志都像狗一般。前者之例,如办党务的同学,后者之例,如昔日之君展和T。

这不是她的主观有变迁或错误,她是从社会经验来的,从客观的条件上研究来的。她也曾审查这种见解有没有错误,但社会上给她以种种的实例,证明她所研究的是真理。于是她就确定了她的信仰。

她回想到从前的错误了。她最初误认君展是可以满足她的欲望的,所以才和他结婚,但是结果失望了,不能不和君展离开。后来认识T,T在外表的交际上有时虽可以给她一种快感的兴奋,但在物质条件上还是不行,结果也不能使她有所系恋,认识不满三个月,但也有些厌倦了。她认清了以前的错误,不能不详细慎择将来的道途。人的意志是脱离不了物质的条件的支配的。

何同志虽是假武装同志,但是有真武装同志为后盾,于是她又倾到何主任那边去了。

最后她得到一个结论,自己现在最需要的是金钱,所谓恋爱,全是虚伪的。

她再想到星期六那晚上,何主任向她说的有意思的话来了。

T下楼解手去了。何主任很大胆地只手加到她的肩上来。她看见何主任喘着气的惊惧的样子,实在有点可笑。

“你笑什么?”

“不笑,还哭么?”她的回答。

何主任更把她搂紧一点。

“这样可以?”何主任也在笑了。

“不要紧,但是你的名誉要紧。”她又笑了。

“他常在家么?”

“下半天不在家。”

“我可以到你家里去玩么?”

“请。”

听见T的脚步音,何清便松了手,但还说了一句。

“我明天准来。”

“礼拜不行。”

“那么后天?”

“请。”

T走进来了,但他们的声音很低小,T没有听见,也没注意。

有一天,有一群丘八到西圃来捣乱,经场长调查,是二百零九军的兵士。T受了场长的委托,去请何主任出来调停这件事。

他走到了二百零九军军政治部,把名片传进去后,在会客室里坐着等,流了不少的汗,等了一会,才见总务科长出来。

“何主任出去了么?”

“是的,午饭后就出去了。有事对兄弟说,是一样的可以转达。”

T把事件简单说了后,并托他请何清去向刘军长说。总务科长满口答应了。

T由二百零九军军政治部出来后,又忙赶回西圃来。他才踏进事务所门首,他的杂差——从前的勤务兵——王阿二便问他:

“T先生,你去找何主任是不是?”

“是的,……”

“没有碰着吧。”

“你怎么晓得?”

“……”王阿二像想说什么话，又不敢说的样子。

“你看见何先生么？什么地方看见的？”

“何主任在先生家里，他说来看你的，你又不在家，太太在招待他。”

“……”T听见王阿二的话后，呆了一会。他想何清明知道自己下半天都在西圃，何以特别到自己的家中来。自己的住家窄得很，寝室和会客室共一间房子呢。

他不能不对弈芳怀疑了。

星期一晚上，T由西圃赴粤商酒楼时，看见何清和弈芳手携手很亲热地站在骑楼前，没有注意到T已经上楼来了。

“他不是你的好朋友么？”

“但是，你是我的更好的朋友啊！”

T呆想了一会，问王阿二：

“他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的？坐了多久？”

王阿二向着T怔了一会，似想说什么话，又说不出口。

“你到我家里去的时候，他已经来了么？”

“是的。”王阿二的回答。

T叹了一口气。他想，王阿二定看见了弈芳和何清有了什么不妥当的举动，所以不便说出来，怕说出来会使自己伤心。

十

T净坐着呆想，一句话不说。王阿二站了一会，退出去了。T呆想了一会，把案上的一面小镜拿到手里照了一照，自己的脸虽然消瘦了些，但觉得自己的美貌并没有变，何以弈芳就变了心呢。

于是他想象到弈芳在家里招待何清的情形来了。

“T不在家么？”

“啊呀！何先生真的来了么?”

——不,她不是这样说。她定说:

“你怎么来得这样迟,害得我等了半天,我当你不会来了。”

因为这句话是她在公园里对自己说过的。说过了后,就撒娇,装出发脾气的样子,不再说话,要自己走过去说好话才笑起来,向自己背上打了一掌。现在她又以同样的话,同样的态度对何先生了吧。

于是何先生把她拥抱着,要求接吻吧。弃芳假挣扎一回,就允许了他吧。或者竟在我的房里……

T又像看见何清把一束钞票给弃芳。于是又想到前星期弃芳向自己要求要买金戒指及剪旗袍料的事来了。自己骗了她几次了,说家里的钱快要到了,但终没有满足了她的欲望。

自己的薪水八十元,加上她的共一百二十元,两个人够过平稳的生活了的,何以还会这样拮据呢。还是她不好,她每天不坐汽车也要坐马车,总是坐汽车的时候多,决不肯坐黄包车的。并且每天要上馆子,要吃许多价钱昂贵的水果。像这样的生活,怪不得君展支持不来。现在自己又将为君展之续了。

T这样想,那样想地想了一会,看见王阿二又走了进来。

“T先生,有电话。”

T骇了一跳。他想,恐怕是二百零九军军部来的电话吧。

“哪里打来的?”

“太太打来的,在粤商酒楼打来的。”

“嘿?”T想,弃芳真胆大极了。但好奇心和嫉妒心迫着他出去接电话。他走到电话房里来,把受话机拿到手里时,果然是弃芳的声音。

“你是T? 啊,我在家里闷得不得了,想到母亲家里去,在路上碰着了何先生,他要我同到公园里去玩。我拼命辞都辞不退,真讨厌。结局还是和他到公园里去逛了一会……”

T顿时想象到弈芳和何清并坐在汽车里互相偎抱的情形来了。他们最少接了几次吻吧。

"……由公园出来,我就要叫车回去。但他说,今晚上他准备请我们吃饭的,要我一路到这里来。并且要我打电话给你。我们才到来哟,二楼西厅,望你快点来!……"

T听见我们两个字,更加气恼,更觉可笑。听她的口气,和何先生一块是十二分快乐般的。

那边像看见T许久不回话,

"……怎么样?你没有什么事了吧。就有点不要紧的事,也请你向场长说一声,留下明天再办吧。望你快点来,我一个人在这里不方便,不知怎样好。……"

"何先生呢?"T像有意识的,又像无意识地说了这一句。

"叫茶房去了。"

"不是站在你肩头后么?"

"啊唷!你这个人真多疑心。"听弈芳的口气,像十分不好意思。但过了一会,"所以请你快点来看,你就可以放心了。"又听见她的笑声。她像翻转头去和何清商量好后,才说这句话的。T真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那边像看见许久不见T回话,又送来了几句,

"你不来么?那么我也回去了。辞退他好么?……不过,怕他不喜欢。"

"你请何先生来,我要和他说几句话。"

"什么事?"听她的口气,像有些担心T会给何清下不去。

"有点公事,关于兵队的事。"

过了一会,T听见电话机里的何主任的声音了。

"老T吗?对不起,我们先来了。你可以来谈谈么?"

"谢谢你。我不能来了,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了,我叫弈芳代表我。谢你了。"T把二百零九军的兵士捣乱演艺场的话向何清

简单地报告了后，并托他要向刘军长说到，约束兵士，不许再来滋事。何清听见T不来，心里十分欢喜，当然满口答应了T的要求。

T再想象到弈芳和何清在那边的情形了。

“他不来了！”何清笑着很得意地对弈芳说。

“他吃醋么？说了些什么话？”弈芳红着脸很担心般地问他。

“不，他没有半点疑心。实在是因为我们的兵士在西圃闹了事，不得了结，T不得空，不能来了。”

“真的？”弈芳有点不相信。

“丘八先生成全了我们了。”

“啐！”

“于是何清搂着弈芳，两个人拼命地亲吻。听见了茶房的脚步声才松了手。

T又想象，他们还继续着会话吧。

“希望他今天晚上也不能回来就好了”何主任笑着说。

“你休想！”

“你不能向T说，要回你母亲家里去歇几夜么？”

“隔得这样近，他马上会打听出来。”

“那么你答应我的呢？”

“答应了你什么事？”她媚笑着说。

“你看，又赖了。才答应人家的，又赖了。”

T愈这样地想象，愈兴奋，他想，最少要把弈芳打死。像这样的淫妇，真是世界上少有，没有半点廉耻，只是要钱。T一面想，一面从抽斗里拿出一根小手枪来，塞进裤袋里。

——如果他们的暧昧的行动给我发现了时，我就把他们先打死了再说话！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赶到河堤大马路中段的粤商酒楼来。在酒楼前下了车，推门进去，满店面都陈设着食品，他也无心细

看。他赶忙走到升降机前,看见黑板上的红漆字“二楼西厅”的下面空着没有加白粉字,T想莫非他们走了么,到旅馆去开房子了么？弈芳和君展共同生活时,自己和弈芳曾这样地干过来。T到此刻才知道君展的痛苦,他的心忽然冷下来了。他按了电铃,升降楼由上面驶下来。

“哪一楼?”司机问T。

“二楼。”

话才说完,升降机在二楼口停住了。司机把铁栅门打开,T走出来,站在长廊里,向前后左右的给彩色玻璃分栅着的几间房厅张望。他看见西厅是在长廊的那一端尽头处。

他揭开门帷,看见何清手中捉着刀叉在吃一碟西菜。他低着头没有注意到T来了。弈芳喝得满脸通红了,手里拿着一盅像汽水的东西在慢慢地喝。她看见T,忙笑着站起来。

“你来了么？你又说不来。”

何清也放下刀叉站起来。

“怎么又能够来了？请坐。”

T微笑着点了点头,只望着何清,并不向弈芳问半句话。弈芳很局促的,坐下去固然不妥,但尽站着也不好。

“事情了结了么?”何清忙问T。

“没有。不过一切都由场长去办了。”

夕阳由西窗口射进来,T更感着郁热。他看见何清和自己一样满脸流着汗。再看弈芳的额角上也垂着几点汗。当他望弈芳时,弈芳红着脸向他微笑,他也只好回报她一个微笑。

“请坐。”何催T坐下来。T便向着何清坐下来。茶房送了热手巾进来擦脸,他一面揩一面望桌子上面的东西。在何清面前有一碟炸鸡扒,一瓶汽水,一瓶啤酒和两个玻璃盅。在弈芳面前也有两个玻璃盅,一瓶汽水,一盅冰淇淋。

“你没有吃什么?”T看弈芳太难为情了忙敷衍她问了一句。

“我吃了一碟 Salad。怪热的,什么都不能吃。”弈芳又红着脸一笑。

“是 她说要吃西菜的。的确太热了,吃中菜不知要流多少汗呢。”

茶房收了手巾后问 T,

“你先生要吃什么?”

“来一个冰淇淋吧。”T 笑着回答茶房。他想自己和弈芳间这样疏远的态度,茶房当然猜不出我们是如何的关系。

“你老爷还要什么呢?”茶房望着何清问。

“等一会再说。”

“太太呢? 太太还要什么不要?”茶房再反问弈芳。

“……”弈芳很不好意思,但原来双颊就通红的,现在也看不出什么异状来。

T 想,茶房称弈芳为太太,当然是由他向何清称老爷的延长。由此可以想象到他俩初来时的情景了。他们初来时,态度是很亲昵的。茶房们只当他俩是对夫妻。最少茶房叫他老爷,叫她太太时,他们不单不否认还相视着微笑,感着一种快感吧。于是何清对弈芳更摆出做丈夫的样子,给茶房们看吧。

但是弈芳像没有料到 T 真的走了来,此刻又给茶房这样的一叫,她忙低下头去,一句话都不能说了。

T 的革命性像仍然很强烈,他不像君展迷恋弈芳后便消磨了他的革命性,他像下了一种决心,便替弈芳回答茶房:

“你替太太也来一盅冰淇淋吧。”T 说了后笑了。

“是的。”茶房走出去了。

“你总是这样的爱糟蹋人?”弈芳实在太难为情了,看见茶房走后,忙撒起娇来。她想把自己的羞愧掩饰下去。

神经锐敏的何主任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只苦笑一阵。

T 想,总之茶房们最少当他俩是新结合的情侣吧。但他们

对自己又作如何的想象呢。他们定当自己是何清的情敌吧。自己从前和弈芳君展三人演过三角恋爱来。不,加上仲瑚,共四个人,演的是四角恋爱。现在是何清代替了我,而我代替了君展重演三角恋爱了。

不妨碍革命,三角恋爱四角恋爱是没有一点可以非议的,因为这是在社会上不可避免的现象。他们在摆革命文学家的脸孔,骂三角恋爱四角恋爱的小说,因为这类小说暴露了他们的虚伪,暴露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他们实在是猪偷狗窃,连三角恋爱四角恋爱都没有资格呢。总之,他们是以为只有他们能够做革命小说,别的人就不许写革命小说的。他们还自吹自擂,这枝菊花在羡慕自己的革命文学家的大名,那朵兰花又在佩服自己是个名扬四海的革命文学大家。走到这块地方谈谈革命的事情,走到那个地方又谈谈革命的现象,就成功了他们的革命文学!

T再想,何清比从前的自己更为无耻。弈芳已变心了,就成全了他们吧。自己也可以减轻负担,恢复日前的自由,去参加革命。今后当痛改前非,要牺牲这一身,去为大多数的穷苦民众奋斗。

他们由粤商酒楼走出来时,已是满街灯火了。

十一

他们走出酒楼门首来了。何主任要用汽车送他们回家。T正要开口,忽然听见站在自己肩后的弈芳在对何清说:

“不。我们可以慢慢地回去。改天再见。你有公事,很忙,请先走吧。”

这真是T没有意想到的。大概她是看见自己的气色不好,后悔起来了吧。但他又想,她恐怕在自己身后向何清使眼色呢。

"那对不住了。"何清也像很不好意思的,想快点离开他们。他才踏入汽车,就叫开车,汽车后面卷起一阵白烟,向大马路那一头消失了。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T冷冷地反问她。

"问你还到西圃去么?"弈芳向他笑。

"你约了他今晚上到家里来么?"他还是冷冷的。

"你说些什么?"

"你今天在什么地方碰见他的。"

她想了一会:

"我才由家里出来就碰见他。"

"啊! 这样凑巧。"

'你不信,我有什么办法呢!"

"他没有到家里来坐么?"

"进来坐了一会。"她像想着了什么事,"王阿二告诉了你,是不是?"

"何必要王阿二告诉。我一看就猜着了。"

"……"弈芳低着头,没有话说。

在他们面前有一辆空着的街车驶过去,T向车夫招了一招手,那辆汽车便停住了。

"喂! 坐汽车! 你喜欢的。"

"这样近,不要十分钟就行得到的,叫什么汽车?"

"何必这样为我省俭。兜风去呢!"T笑着说。

弈芳跟着T进了汽车。

"先生,到什么地方去?"

"大公园。"

呜的一声,汽车开了,由两侧一阵阵地吹进凉风来。

"真凉爽。"弈芳拿出一条手巾在揩鼻尖上的汗。

"赶不上何先生的汽车好吧。"

"你总是爱说讨厌话!"弈芳半笑半恼地把头靠向T的肩膀上来。

T想不客气地推开她。但略翻过头来,看见她那无邪的样子,和在拼命地向自己讨好作媚笑,心又软下来了。

——横竖快要和她分开手了的,小小的感情地发泄,没有什么意思,让她吧。

"你想和何先生同住么?"

"胡说!"她正经地坐起来,不再靠着他的肩膀了。

"我是一点不介意的。我是出来革命的人,全没有家庭的观念,彼此愿意就共同生活,不愿意时马上可以分开手。你有什么意见,无妨直说。我是不强人所难的。"

"你不爱我了吗?你还对得起人!"她真的流了眼泪出来,拿条小方手巾在揩眼泪。

"不知谁对不起人!"T看她哭反转冷笑起来。

"我不到公园去了!"她撒娇着说。

"对不起,请你驶回头,驶到集禧街去。"T对车夫说。

"晓得了。"汽车夫答应了。

T想,弈芳流着眼泪到公园去,给人看见了笑话。并且公园也不是谈话的地方。

他俩终回到Boarding room来了。

T一进房,把门窗尽打得洞开。开了电灯,再开电扇。看房子的仆欧提着开水壶上来,替他们泡茶。

"不要茶。你替我打盆冷水来抹身。"T一面吩咐仆欧,一面解除他的中山服。弈芳忙走前来接过去,把它挂在衣架上。这是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从前只有她解下来的衣服,他替她挂好。

T一句话不说,只呆在电扇前吹风。

"打着赤膊吹电扇风,不好吧,会生病呢。"弈芳望着裸着上

半身的T说。T的肌色真赶得上弈芳的一样白嫩。

“死我都不怕,还怕病么?”T说了后微微冷笑。他像想着了什么,忙伸手到裤袋里去,掏出一枝小手枪来。

“……”她注视他的举动,有点害怕起来。

仆欧端着一盆冷水上来了。

“你再去替我买几瓶冰藏汽水来。”

“好的。”仆欧站在一边。等T给钱。

“你要不要?”T问她。

“也好。”她低着头说。她深知道T的脾气,他不像君展那样柔弱可欺。她真有点怕他发起脾气来,向自己开枪。

“要哪一种汽水?”

“沙士两瓶,柠檬两瓶。”

——自己今天真对不住他了。可恨的是何主任,星期一来要求不遂,今天又走来强迫人。大概开着房门的时候,王阿二就走了来吧。王阿二不知告诉了他什么话。他今天借了手枪回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带手枪在身上做什么?”她壮起胆子来问他。

“要来打疯狗的!”T微笑着。两个鼻孔口微微地掀动起来。弈芳看见T的样子真有点可怕。他原是个美男子。但今晚上的他完全像个恶魔了。

“疯狗在哪里?”

“疯狗走了,我饶了他了。”

他俩沉默了好一会,仆欧送了汽水来,两人分着喝完了。他们都觉得很凉爽了。

弈芳看见T在收拾行李。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么?”

“回家里去。”

“你不理我了么?”弈芳终放声哭起来了。

“这算什么样子呢,弈芳?”T忽然有点感动起来了。

“我对不住你了！但这是我一时的错误。我可以向你发誓,我是真心爱你的。我只望你宽容我这一次,我定改过,我们还是一同生活下去吧,免得他们笑我们,最少我的兄弟,我的母亲……”弈芳哭着说,说到这里,伤心起来,说不下去了。

T这时候,也有点伤心,不免走到她旁边坐下来。但他并不是给她的一哭便软化了,他是想将自己的意思向她说明白后,痛快地分开手。

她就伏到他的怀里来,在啜泣。

“弈芳,你喜欢何清,我知道了。……”

“不要说了！请你莫说了,我求你！总之,我错了。……”她的哭音又转高了。

“不是这样说法,请你再镇静一下,听我说几句话。”

“不,你的话,我不爱听。请你不要说好了。”她还是哭着。

“那么我只好马上走了。”

“你走到哪里去?”她虽然哭着,但好奇心仍迫着她问他。

“我想现在是个机会,我趁着这个机会回我乡里做农民运动的工作。这是我的唯一的任务！我早想走了的,因为认识了你,给你羁绊住了。因此许多同志都在骂我堕落,排斥我了。现在我得了忏悔的机会了,而你又得到了可以托身的人。……”

“不,不。我不听你的话了。”

“从事革命,不一定要否定恋爱。尤不必去否定三角恋爱,四角恋爱。你要知道,许多的真正革命人才是从三角恋爱四角恋爱关系造成功的。但是因恋爱而妨碍了革命工作,就不可了。如果天天拥着情人,忘却了革命的责任,纵令你会说你的恋爱不是三角四角的,而是直线的,那你仍然是假革命！弈芳,我险些因恋爱而忘掉了我的革命的责任。现在感谢你们,你们终唤醒了我的迷梦。我并不是对于你们抱了什么不满。你们的恋爱成

功是自然的，而我由恋爱之梦醒来再投身革命，也是极自然的。我要对你们谢罪。当我知道你们的暧昧行动时，因一时的冲动，真想杀死你们。你岂不会笑我的感情多脆弱，气量多浅薄！但到酒楼上来，看见你们俩吃得这样欢快，而且态度十分自然。我想，我以什么权力来杀你们呢！我如有资格杀你们，那君展早就该拿手枪来杀我们了。并且杀了你们，我仍然不免一死。因这样无聊的冲动，牺牲了我的有用之身，是很不合算的。因为前途还有许多事业在等着我做呢。弈芳，请你听我的话，你尽管拣你所喜欢的路去走，而我亦指向我的目的地去，这是再好没有的机会。我们各人该喜欢才是。假如在这几年内，我们都没有死，而革命又成功了时，我们还是好朋友，或竟进一步而为同志，这岂不是很快慰的事么？我们就等那样的一天到来吧。”

今夜里算是他们的最后一晚。弈芳整夜流着泪，和T亲近。T也因为快要走了，没有拒绝她。弈芳睡在T的怀里，虽然流着泪，但仍然感着一种矛盾。自己快要和T分手了，实在有点悲伤。但同时想到明天T走了后，何主任就会来接她，跟着他来的有高敞的洋楼，发亮的汽车，钢琴，钢丝床，金指环，还有一大束钞票。她的鼻尖虽然抵着T的胸口，但映在她眼睛里的是第二百零九军军部的发亮的朱色汽车。

十二

可咒诅的讨人厌的星期一又快要到来了。何清想，又要搜索枯肠去做一番党务和政治的报告了。

他昨夜里想，——宁可说是今早晨妥当些，——三点多钟才乘朱色汽车回到他的公馆里来。他的公馆门首两侧，站着两名卫兵。他由汽车里出来，在他们的敬礼声中略一举手就进去了。

回到二楼寝室来，看见弈芳睡得很熟，他不忍去吵醒她。自

己便投身到弹弓沙发,——套着雪白的椅套的沙发上,半躺半坐地,就想睡下去。他自己也感着十二分的疲倦了,眼前起了几层晕眩,房里的陈设用具都不住地在他眼前振动。

身上的军装还没有解除。他雇用的妈子李妈进来了。她忙走前去蹲下来,替他解除满染着黄尘的黑皮绑腿。解了皮绑腿,再解除靴带子。过后,再从床下取出一双黑漆皮拖鞋来,想给他垫脚。但何主任的脚早缩上沙发椅上去了,像睡着了。

李妈再出去。过一会提着开水壶进来了。她向主任专用的绿瓷茶碗里冲了大半碗开水,端到主任面前来。她闻着一阵酒臭。

“主任,喝点茶吧。”

何清略抬起头来,颔了一颔。因为喝酒太多了,喉头干燥得难过,他把大半盅茶喝干了。他觉得十分适意。

你回来了么? 几点钟了?”弈芳给他们吵醒了,打着呵欠坐起来。她只睁开一只眼睛望着何清,但马上伸出一根指头去揉那只没有睁开的眼睛。何清看见她的样子,觉得丑极了。忙翻转头不看她。

“是的,有两三点钟了吧。”

“这样晏才回来吗。明天九点钟要做政治报告哟。你总是瞎闹,不听人的话。”

“不要多嘴,快睡吧。”他再向李妈说:

“明天要起早床,八点半。你快去睡吧。”

“是的。”李妈退出去了。

“时势怎么样了?”弈芳担心着时局,问他,希望他告诉她下游军事的情况。

“姊丈今天亲身赴前线去了。不要紧的。睡吧,明天要起早床哟,八点半钟。”

“军长走后谁代理呢?”

"睡吧,明天要起早床啊。"

"是不是敖副军长?"

"不是的。是巫参谋长。"

"你的政治报告准备好了?"

"还没有。明天上去胡扯一顿吧。幸得姊丈走了。"

"怎么可以胡扯呢?"

"是的,你看报时注意到国际消息么?听说南美洲有一个小共和国,叫做圭拉巴的,……"

"有什么圭拉巴共和国!我学了几年地理,就没有听见过这个国名,巴拉圭,是不是?"

"不错,是巴拉圭。就你记得。又还有尼拉加圭,是不是?"

"还有乌拉圭。"

"这些国名真不容易记。"

"你不是外国回来的硕士么?"

"什么硕士!纵令有博士的学问,回到中国来后,还是会忘记的。"

"你问这些国名做什么?"

"我想从明天起,我的政治报告要加一项国际情势。"

"南美洲各国有什么特别的国际问题发生了么?"

"睡吧,明天要起早床哟,八点半钟。"

"熄电灯了。可以?"

"好的。"

电灯熄了后,弈芳听见何清还在沙发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大概是过了熟睡的时候,烦躁不能睡了。

过了一会,他忽然又叫起来。

"开电灯!"

"什么事?也不怕吓死人!"

"我还没有除马裤呢。……"

电灯给弈芳开着了。他在除马裤。他摸着了裤袋里的一束钞票了。

“你捡起来,这是向秦军需处长借来的薪水,……少将薪,三百六十元!”

“何以这回这样迟才发薪水呢?”

“要主任和科长的薪水才有发呢!政治工作人员的薪水,恐怕一时没得发给,只有伙食。前方要饷要得厉害。我看姊丈也是个爱钱鬼,不怕贪脏枉法,……”

“什么事!你不要瞎说!”

“怕什么!……军事委员会那边的饷一个不欠,——不单军部的一个不欠,就是政治部的也一个不欠发下来了。但是姊丈借题发挥,说什么军队开拔在即,需饷孔亟,开拔费哟,运输费哟,草鞋费哟,把政治部的饷项也一起没收了。他对我说,你不怕没有钱用,要钱向秦处长支好了。他们的饷等下个月发吧。本来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坐着吃饭罢了。现在的军队要不了什么政治工作了。”

“你怎么知道饷项全领下来了呢?”

“秦处长亲口对我说的。……我看见秦处长的黑皮夹了。里面装的都是十元的钞票,还有几包五十元和百元的。单那个皮夹里面就不止五万元。听说军部方面也压了一个月的饷,没有发放,拿去做川土生意了。他们包做土生意已经挣了几十万了。姊丈不点头,谁敢这样做呢。你不是说,听见外面有人说姊丈要开银行了么?这是的确的。……”

弈芳听见何清说了一大篇话后,觉得何清虽然是有真牌武装同志为后盾的假武装同志,但假的到底是假的,还是做真牌武装同志的狗。自己又看错了人,走错了路了。

到了第二天八点半钟,弈芳把何清叫了起来。他忙洗漱吃早点,但只喝了一口牛奶咖啡茶,吃了一片面包,就吃不下了。

汽车早在公馆门首候着他。纪念周在军部的露天大操场举行,政治部离军部有三四里路远,要过几条狭巷,几条大街,街路上的行人很挤,汽车不容易走动,他的汽车只好徐行。

政治部距他的公馆不远,他打发一个勤务兵到政治部去说,主任今天不来训话了,叫他们排队直接到军部去做纪念周。

汽车在太乙马路走过去时,他从玻璃窗看见自己的部属整着队在马路上像小学生般左右左右地踏着脚步,他又看见宣传科的文科长,也跟在队后慢慢地走。他向文科长微笑点了点头,文科长忙向他行了一个举手礼,他也回了一个礼。

何清看见一群青年很诚恳地整着队在踏脚,忽然发生一种悲感,同时也很自愧。

——他们是真心热诚来听军长师长的训话,政治部主任的报告么?不,决不是来听训话和政治报告的。他们这样地踏脚,这样严肃地行军礼,完全是想拿点薪水回去养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饷已经给军长扣下了呢。他们天天在望发饷吧。尤其是那个老文牍股员可怜,这样老了,还这样热心像小学生练体操般踏脚。他恐怕五十岁了吧。每次看见他头上的白发根时,就要发生一种悲哀的同情。记得有一次,自己领着他们出去游行呼口号,看见麻脸的社会股长在前头出风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叫不出口,但听见那个老文牍股员的声音特别叫得响亮。每次碰见自己的汽车走过去时,他老人家便像丘八般双脚摆成八字形,站在路侧,恭恭敬敬地向汽车行举手礼,看见自己的汽车走过了后,才敢行路。总务科长还说他字写得不十分好,想开除他,太冤枉了吧。所以自己极力把他留住。但他受发疯般的总务科长的气受得不少了吧。问他是由谁荐来的,他说是受了考验来的。他又说他家里有老母,有老婆,有六个小孩子,只有大的小孩子今年十九岁在布匹店里当学徒不要他养活外,其余一家七口都是靠他的

中尉初级薪五十元养活。钞票的时价打七折,七五三十五,作算有饷发,也只能领三十五元。但他还不知道他的全家生活费已经给军长扣去了。

何清坐在汽车里不住地叹息。他在羡妒军长、师长、参谋长真容易弄钱。但他想,自己的部下股员司书们又在羡妒自己吧。于是他又想着一件不适意的事了。前天听见一个朋友对他说,他的部下十中八九对他早失了信仰,批评他没有一点办事的手腕,但又喜欢把双手叉在胸膛上,坐在办公室里摆上司的架子。他的部下又批评说,前任的主任比他有才干,但还没有像他那样摆架子呢。何清想,一个人自己评价过低固然不妥,自己评价过低时,意志容易颓丧。但自己评价过高时,也不好。因为自己评价过高,会把自己的傲慢的态度养成,会把自己的气焰涨高。譬如自己承认自己的作品实在不好就好了,何必说"我自己没有说我的作品是杰作!"这种态度完全是狂妄,完全是僭越。

——不想了,不想那些事了。汽车已经在军部前停了。他原想在汽车里准备点政治报告的,现在又完了。

在旷场里一队队地满挤着军部的政治部的人员,他们只候主席来做纪念周。有些很虔诚的一早就走了来,已经等得连连打呵欠了。其中还有好些人不知道军长昨天已经出发前线去了呢。

巫参谋长出来了。何清之外,还有十余个比较高级的人员跟在后面,走到最前列安设有总理遗像的亭子前立住了。

"奏——乐!"赞礼员的声调很好听。

站在亭子左侧的军乐队奏起军乐来,乐声十分嘹亮。约有五分军乐停奏了。

"脱帽!"

全场脱帽。

"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

全场跟着巫参谋长向亭子鞠了三鞠躬。

"恭读总理遗嘱!"赞礼员又在下命令。

"总理遗嘱!"巫参谋长声音高朗地率先读起来。

"总理遗嘱!"全场跟着读。

"余致力国民革命……"巫参谋长的声音。

"余致力国民革命!"全场的声音。

就这样地大家跟着巫参谋长念,一直把总理遗嘱念完,念到"是所至嘱"为止。

"静默三分钟!"

何清最厌倦的就是这个静默三分钟,最难过的也是这三分钟,这有些像外国教堂里的密祷。在这三分间他想到一个恶作剧的朋友写给他的信来了,信是这样写的;"余致力于恋爱凡十余年。……"是他又想到家里的弈芳了。初看见弈芳时觉得她十分美丽。但现在又觉其平凡了。由弈芳便联想到T,他觉得太对不起T了,T此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参谋长训话过后,赞礼员便催他上台作政治报告。他到此刻,胸里还没有半点准备。他想,今天想胡扯几句都扯不上来了。

"主席!"何清踏上台去后先向才下台去后的参谋长行了一个举手礼。"各位同志!"下面的同志们便向他行了个立正礼,他也回了一个举手礼。"稍息。"下面的同志们便像机械般地把左足伸出来。

"刚才听见主席的训话,兄弟便发生了一个感触,参谋长说我们的军队是王者之师,所至无敌,这话是不错的。……"

平时的政治报告公式是先由党务报告起的。何清在台上痴站了一会:

"……这个,这个,……至于党务,诸君天天都看报和党务周刊,当然很详悉的了,无用我再来赘说。……这个,这个,……我

先把国际情势说一说吧。……南美洲有个小国,叫做,……什么龟了。我想,是的,是叫做尼加拉圭,……不,不对,错了,错了,是尼加拉圭。尼拉加圭的革命党起来了。……日本的议会解散了。……田中内阁迟早要倒的。……”

何清真是扯得一塌糊涂,满脸通红地走下来。他看见参谋长在打呵欠,心里有点不自在。

最后再奏军乐,纪念周就这样地做完了。

十三

气候由凉秋而渐进寒冬了。X 城的政局也随着气候的变化渐渐动摇起来。

在机关上办事的人固然个人怀着忧虑,就连商人,工人,及学生们也尽感着不安。

在这时候民众虽然不满意于 X 城的当局,但也不满意于 W 军之压迫,因为民众早就听见 W 军的将领比现在的当局更坏,欢迎 W 军的只是落伍时代的土豪劣绅一小部分的人。

在前线下来的兵队节节败退下来,X 全城到处呈了不安的现象。报纸上虽然不敢登载,官场方面虽然极力去粉饰太平,但事实还是事实,战败的消息终于不能掩饰了。驻 X 城的兵队天天向南逃窜,每天都可以看见火车站边满挤着败兵。

过了几天 W 军到来了,X 城的人民忙打出欢迎得胜军的旗子。军队不问好歹,只要能得胜,就受人民的欢迎。如果打败仗,那就只好受人民的欢送了。

得胜军初到 X 城自然也打出“废除苛捐杂税”等好听的旗帜,人民也这样的希望他们。但不满半个月,人民又失望了。军饷比从前抽得多,蹂躏也比从前来得厉害。在从前受压迫的,现在更加厉害,就是从前没有受到蹂躏的,现在也逃不出劫数了。

所谓新政的设施，不过换了一批坐汽车兜风的武装同志，和多加了几个时代的牺牲者罢了。尤其是新到来X城的正式武装同志，真是威风十足，左腕搂一个姨太太，右腕也搂一个姨太太，而对于平日一饭之恩，睚眦之怨，都归到恐怖的名词下算一总帐。

X城的情形完全不同了。机关上出入的人们换了新的一批，酒楼上吃花酒打麻雀的人也增加了，都是近来的新贵。市面上虽然没有改变，但是汽车却增加了。在妓馆酒楼前冲来冲去。帝国主义者的银行也多做了许多生意，多收了许多存款。

还有一种奇妙的现象，就是许多落伍的半新不旧的大学教授，从北方走来跪在新军阀面前讨饭吃，他们的口号是回来敬恭桑梓。

"只要你能够承我的意旨，替我弄钱，这碗饭就给你吃吧。"酋长这样对那班大学教授说，大学教授们便叩头谢恩。

在堤岸马路东的极端，有一列面海的洋房子。这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圈。新到X城的武装同志，太没有自信了，他们不能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维持X城的治安，他们都把家眷搬到租界上来。

由海岸数进去第三家是家较小的三层楼洋房子。在这样房子的二楼里面，陈设十分华丽。一位年近五十多岁的军官，穿着军服，坐在一张套有绯色椅套的沙发椅上，闭着眼睛，像在考虑一件重要的事情般的。有一位女人，年约二十三四，穿着领口和袖口都镶有皮毛的紫红色外套，像才从外面回来。她走近沙发前，坐在那位武家伙的身旁，只腕加在他的肩上。

"喂，怎么样？我看不要紧，你决意干吧。你还不能决意么？你还怕什么？"女的忙低下头来，以充血的眼睛望着那个武家伙的脸。

他像十分疲倦了，闭着眼睛不答话，双手交叉着搁在胸膛上。过了一会，又睁开眼睛来，注视脚下的光亮亮的黑皮靴。

“你今夜里要决定主意才好，我明天一早去回覆他们。”她再催促他。说了后，就把左手无名指上的嵌有金刚石的金指环搁在嘴唇边。

外面寒风吹得更厉害了。但隔壁楼上的留声机的音调还十分明了地听得见。

“啊呀，下雪了！”女人站起来走到窗旁边，隔着玻璃望窗外的灰黑的暗夜。

男的也很忧虑地抬起头来望玻璃窗外。

“决意吧！就不成功也没有什么损失。你就再做一年的营长也赚不到这么一笔大款吧。那边说，这笔款在 X 城交也可以，在上海交也可以，随你的意思。……我今年真想到上海去逛逛，最好到上海过年。”她说了后向他作媚笑。

“单我一营人怕不中用。”他的视线再透过褪红色的窗帷隙，看窗外纯白的雪片一片片地飞到玻璃窗上来了。隔壁的楼上还在开留声机。

“他们说有好些军官都运动好了，只要你一发动就容易成功，绝没有人反对，也有许多人响应你的。你只下个命令就好了。因为你这一营是省防军中最重要、最得力的。他们说，其他两营靠不住，没有战斗力。”

“将来我们要当功臣，我也晓得。不过没有到那个时机，恐怕要失败。并且我们的团长是很爱和平的。”

“现在的世界，你和人家讲和平么？人家怕不和你讲和平呢。你们的团长恐怕不久就要被他们枪毙吧。”

“那我去向我的团长商量后，再答覆他们好么？”

“你们的团长是游移分子，商量不得的！”

那位武家伙想，弈芳的话是很有道理的，自己的团长杨廷蕃是三朝元老了。革命空气最高涨的时候，他当营长；经过一次内变，刘军长一派人当权时候，他升任了团长；现在刘军长一派人

逃了，他还借维持 X 城治安为名，打出欢迎得胜军的旗号去巴结新来的武装同志，新来的武装同志也和他敷衍，暂委他为省防军第一团团长。但一般的舆论则以为新来的武装同志决不能长久容他的。

这个武家伙是省防军第一团第一营的营长许豹，行伍出身，今年四十八岁了，因为他是麻脸，所以他的绰名，叫做斑豹。

弈芳何以又认得斑豹呢？

在得胜军进驻 X 城的前数天，何清给了五百元的钞票给弈芳回母家去住。因为他已经把草鞋穿好，准备跟他的姊丈逃走了。当时的纸币低落，五百元的钞票调换不到百元的现洋。仲瑚又失业了，他们的生活真是受了莫大的打击。尤其是惯于奢侈的弈芳，实在挨不过这样清苦的生活。幸得她会抹牌，抹牌术又比别的人精巧，于是招揽了好些人到她家里去抹牌，她的家里就自然变成一间赌馆了。

在这期间中，仲瑚很罕回家来。有时半个多月不回来，有时回来看看，也只在白天里一两个钟头，谈些对于现在当局不满的话外，就走了。弈芳窥他的行动，好像在外面参加了什么团体在活动。

幸得弈芳由赌博新交了许多小政客，仲瑚虽然不回来，她也不觉得十分寂寞。初结识的一批人是小政客，由小政客介绍渐渐也有武装同志在她家里出入了。

由抹牌得到的抽头，虽然可以马马虎虎把生活敷衍过去，但仍不能够满足弈芳的物质欲。她虽然没有充分的金钱，但她常走到大公司、大商店的陈列窗前徘徊。她看见汽车一辆辆地驶来。由汽车出来的尽是武装同志的姨太太们，服装华丽，黄橙橙的金器，闪亮亮的宝石，由商店出来时，定有二三名勤务兵抱着大包细裹跟在后头，装满了汽车。弈芳至此，真不能不羡慕做真牌武装同志的姨太太的幸福了。

她穿着褪了颜色过了时代的衣服,怅惘地回到这里来。

“你走了大半天,到什么地方去了?刚才K来了,他说有件重要事情要和你当面商量,等你等了半天,就走了。他说,六点钟要你到中央旅馆二百零九号去会他。”

K是×军军部的三等咨议,兼《X民报》报馆的经理。他的咨议人有人说是替军长拉皮条得来的。但他还没有到三十岁,方方的面孔,白白的皮肤,有点口才,近一个月来,常在弈芳家中出入。据邻近的人说,他和弈芳已经有了亲密的关系了。

六点钟时分,弈芳真的叫了一辆黄包车赶到中央旅馆来。弈芳进来后,问了帐房,二百零九号是在三楼。她便走到升降机口,按了按电铃。

她走上三楼来,面海的一列房子,共有八间。二百零九号是由东首数去第三家。她走上前去敲了门,开门出来的是一名勤务兵。

“K先生在这里么?”她问那个兵士。

勤务兵把弈芳全身打量一会后,又望望她的脸。

“K先生快要来了。我的老爷在里面,请进来吧。”

弈芳听见K还没有来,又不认识勤务兵所说的他的老爷是哪一个,在房门首一时踌躇起来。但只一瞬间,里面走出一位年约六十多岁的军官来,人中上蓄着一撮很黑的短胡子。

“弈芳女士么?来得很好。我在这里候驾很久了。我是第九百零三团团长吴义。K是我的同乡,等一会就会来。我们想抹抹牌,消遣消遣。哈,哈,哈。”

勤务兵看见官长出来招待这位女客了,忙站在一边立正。

弈芳经吴团长殷恳地招待,没奈何,脸红红地走进二百零九号房里来。

“请坐。”吴团长看见她尽站着,就叫她坐。

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勤务兵斟了一杯茶放在她面前。

"听说女士牌抹得很好。"吴义笑着说。

弈芳双颊更红了,不知要如何回答才好。过了一会,才说出"不会的"三个字来。

过后他们间便没有话可说了。幸得K赶来了,还带了一个朋友来,据K的介绍,是W。

他们四个抹牌抹到十二点半才散场。结果是W赢了。弈芳输的顶多。等到要结算的时候,弈芳忙暗暗地把K一拉,K便跟着她走出房门首来。

"怎么我输得这样厉害?我从来不会输的。就有时候输,也不至于这么厉害。"她像要哭了。但旅馆的仆欧们在廊下走来走去。她连说话都不敢高声,

"这一是碰运气的。"K笑着说。

"大菜是哪一号的?"茶房一在问茶房二。

"二百零五号。"茶房二的回答。

"茶房替我叫一辆车子回永寿街去。"二百零八号的房门打开了,走出来的是一个披着斗篷的女人。弈芳一看,就知道她是个不正当的女性。永寿街住的多是这类的女人。

"街上走不得了。过了十二点,戒严了啊。"茶房放开喉咙打长声在叫。

"戒严?那我怎么得了呢?"弈芳急起来问K,K只是笑。

"我没有这许多钱,借五十元给我好么?"

K还没有回答,里面在催宵夜了。弈芳和K只好又走进来。

十四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弈芳起来了。但是吴团长还像死人一样睡在床上。弈芳也不理他,忙按电铃,但茶房不见来。她的衣服都穿好了。只等茶房打水来洗漱了。尽等也不见茶房来,

弈芳只好自己出来叫了。她走到房门首,只见一个年轻的茶房在打呵欠,揉眼睛。听见弈芳叫他,略抬起眼来,看见是弈芳,脸上便表示出一种轻蔑的神气。但还是走进来了,把脸盆漱口盅端出去了。

吴团长给弈芳和茶房惊醒了,要弈芳拿烟过来给他吃。她很不屑般地把烟盒子和洋火拿给他了。

弈芳洗漱好了。

"我要回去了。"

"好的。"吴团长打了一个呵欠,"我也要起来了,十点半要到师部开会去。"

"开什么会?"弈芳无意识地问他。

"开准备屠杀青年的计划会。哈,哈,哈!"吴团长说了后大笑。

"青年不犯法,杀他们做什么?"

"他们要捣乱。他们想拆我们的台。我们也该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看看。我们千辛万苦打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无非想弄几个钱。他们要拆我们的台,就是要打掉我们的饭碗;那我们就要他们这班小猢孙的命了。这X城地盘,我们决不能让第二个人拿去的!我们只有杀就是了!"

"这样乱杀,不怕冤枉人么?"

"为图自己的生存,只好冤枉些人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的弟兄们,打仗时已经冤枉地死了不少了。"

弈芳前几天就听见有这种风声,现在的当局第一十分注意学校,第二注意一班失业的青年,看见有点形迹可疑的,就把他们关起来。譬如在茶楼酒馆有三个以上青年在喁喁私语,给侦察看见了就要来敲竹杠,若不能遂侦察的意,他便诬他们是乱党开秘密会议,捉了去,关起来。其实他们是在讨论如何地进行恋爱呢。当局这样的乱暴,在警备司令部中已经关了不少的青年

男女了。因为上司处置失宜，下面的侦察一班人便狐假虎威，任性妄为。譬如看见稍有点姿色的女学生，就硬诬她一个罪名，把她带了去，加以种种侮辱。因此在牢里自杀的女青年也实在不少了。中国的报纸只有歌功颂德。外国的报纸对于这样的黑暗也会加以非难，但这种非难绝传不进当局的耳朵里的。

弈芳想到这样黑暗的恐怖，不敢再和这个吴团长谈这类的话了。她只说：

“我要走了。”

但吴义像不了解她的意思，又像佯装不懂。她看见他不拿出来，也便不客气地向他要了。她虽然感到自己的行为卑鄙，但已经成了事实了，昨夜里经K的介绍，把自己的肉身供给他了，难道可以不要报酬么。两人间的契约是定要履行的。

“你昨夜答应我的，给我吧！”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她有点生气了，“钱哟！钞票哟！”

“啊！是的，这个给你。”他忙从枕下掏出一小束钞票来。

“这不是我们所约的数目！”弈芳真的气得要哭出来了。因为她数了那一小束钞票，只二十元。

“我替你还了二十多块的赌博账，你不记得了么？”

“但也还不够K对我所说的数目。”

“旅馆账还是归我开呢。”

“不是你开，该归我开么？”弈芳真有点惊骇了。惊骇自己今天何以会这样丧廉耻。

“比堂子里贵多了，倒霉，倒霉！”吴义说了后作豪杰笑。

弈芳给他这么一说，真羞得无地缝可钻，双颊更红热得厉害。她忙从衣袋里拿出手巾来揩眼泪。

吴义再从枕头下拿出一张十元的上海钞票来给她。她心里想不接，但手不听心的命令，还是伸出手来接了那张票子。

“差一二十元，挂个帐吧。下次的时候一起给你。要你的时候，我会写条子来。

弈芳由中央旅馆出来，伤心极了。但她并不当自己是犯罪，她仍然归罪给社会。不错，这的确是由社会的组织不良所引起的矛盾现象。这决不是她个人的耻辱。

她只恨她所嫁的男人，一个，两个，三个，都没有能力养活她，没有能力满足她的物质欲。结果她厌倦和专一个男人共同生活了。她想以自己的能力去向恶社会的狂潮——吞噬人类的狂潮——奋斗。但她个人走出社会上来时，才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自己的技能只是抹牌，只是向男性行性的诱惑。她悲痛极了。但她除这样的挣扎方法外，还有什么希望。还有谁来为她真心尽力呢。她到这时候，才觉得君展和T在这世界的人类中，还算是属好的一部类的。

一次沉沦下去后，弈芳觉得这种生活是最自由而最快乐的了。以后在各家满住着大政家、大军官的酒楼旅馆中常看得见弈芳靓装的影子了。有时候还看见她和客人说笑。

“你想天鹅肉吃呢！”

“你想钱么？”那个客人向她说笑。

“你拿出来。”

“那么，一晚上你要多少钱？”

“一千元。”弈芳伸出一根指头来。

“一千元，那么，我可以讨一位比你漂亮的姨太太了。”

弈芳笑着装着要走的样子。

“回来，回来！三十块，可以吧。……硬货哟。”

“顶少五十。”

弈芳近来过的是这样的生活。有一天她在交通旅馆和一个财务委员的要人睡了一夜，次早十点多钟起来，在旅馆门首碰见仲瑚和一个军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瑚!"弈芳叫她的弟弟。

"啊! 你么?"仲瑚忙翻过首来。

那个军官的脸原是背着弈芳的。他听见仲瑚说话,也翻过首来看。旅馆门廊里来来往往挤着不少的人。那军官看见是弈芳,忙翻转身跑上楼去了。他的面影只在弈芳的眼前一闪,但最初的瞬间,她觉得这个人的姿势眼神及行动,于她是很熟识的;但在第二瞬间,她恍然大悟般地想着了时,她的脸色就苍一阵,白一阵。仲瑚虽然走近她的身旁来了,但她的胸口跳动得十分厉害,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不是 T 么? 这明明是他。他还留在 X 城,没有走呢。他化了装,在人中的两侧加上两撇胡子了。他从来不带眼镜的,今天也带上了一副浅蓝色的眼镜了。

"他是哪一个?"弈芳静了一静神问她的弟弟。

"你不认识的。"

"他不是 T 么?"

"不,不是他。"仲瑚虽然微笑着,但精神总有点慌张。

"我们正想找一个女同志,不知道你能加进么?"仲瑚停了一会后,对弈芳说。

"你近来对我何以这样生生疏疏起来!"弈芳有点气愤了。

"你今晚上不出去。我定回来。回来和你商量一件事。"仲瑚说了后,就向弈芳点点头,笑着进里面去了。

十五

那天晚上仲瑚真的回来了。

弈芳和他争论了一会,仲瑚才承认今天那位军官就是 T 的化装。

"在这样恐怖的局面下化装充军官,是很危险的。"弈芳说。

“他说自离开了你以后,他颇伤心。不过他是个精神强毅的人,决不向你作女儿的丑态。他生死早置之度外了,还怕危险么？他说,他以后不能专为个人,专为妻子,专为家庭做奴隶了。他以后要为社会做事,为中国民族做事,尤其是为占最大多数的劳动细民尽力。……”

弈芳睁着眼睛张开口,只听她的兄弟说,滔滔不竭地说。她有点惊奇,以为她的弟弟是在发狂了。

“×××××××××××××××××不××一场,什么都不能解决。”

“那牺牲太大了。”

“牺牲是定了的。牺牲无所谓大小。”

“你呢?”

“我现在觉悟了。姊姊,以前的我大概太可怜了,以为人生的目的只是积蓄两个钱,对于社会情状可以一点不管。其实人生几何,这样的过活,太没有意义了。在这样短促的岁月中,应该做点于人生于社会有利益有意义的事,才不负此生。但这是要受过压迫的人才能领悟到的。醉生梦死的酋长们和提倡强兵富国,效法英、美、日本先生们,只知道他们本身的名利,大多数的劳苦细民的生活,他们是没有注意到的。从前的我是羡慕他们,想走他们走过的道路。现在的我,却取和他们相反的道路了。”

他们姊弟间沉默了一会。弈芳又问她的弟弟,

“难道你们××××××,一定有把握么?”

“现在还差的是,×××××××××,所以他们要我来请你帮忙。你只做个传信的,一点不危险。你如怕危险,到那时候就拿钱到上海去躲也好。”

“有钱给我?”弈芳才说出口,就脸红起来,有点后悔。

“这不成问题的,只要你肯去干。”

"谁拿出来的钱?"

"这你可以莫问。"

"××××××××××,有什么益处?"

"只问××××××有益处没有,不要只拿眼前的例来说。"

仲瑚再向她称赞T,他说,T不愧为一个有胆识的革命青年,这次的××××,他是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真对不住他了。"

"个人的对得住对不住,他并没有放在心上。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他还常常思念你是的确的。"

弈芳听到这里,忙低下头去。

"我看恋爱还是不能完全否定的。譬如我……"仲瑚说到这里,也脸红起来。

"他对你说了我的话么?"

"他说,你为人是好的。不过虚荣心重了一点。但他是十分爱你的,因为爱你,才让你到何清那边去。"

弈芳在给仲瑚长篇大论地劝说了一回后,她决意参加他们的工作,也承认了他们分配给她的工作了。

第二天晚上,她由一个朋友的介绍,会见了斑豹。

十六

君展在暑假前,就归省去了。他不想受暑假前的考试,就想受考试,自己也拿不出什么东西去应考。

他在家里住了两三个月,有时也听见X城的政变消息,但不十分详确。总之,X城时局愈变愈黑暗了,这是他所深信的。

后来他接到了一个同学来的一封信,把学校的近况报告给他。他才知道学校并没有受政变有影响,不过经费缺乏一点,一班恋栈的教授还在自吹自擂,鼓励学生求学。

君展觉得坐在家里横竖无事,学校已然继续上课,就到X城去看看情形也好。只差半年了,像这样的时局,学校当局定马马虎虎的,就利用他们马马虎虎去领一张毕业文凭来也好。他自然也觉得自己的无聊,但他又想人生总是做无聊的事的。像我这样无聊的人多着呢。

他快赶到X城时,又逗起了他旧悲哀,也生了他的新感觉。

自然,就是没有变动的X城,久别之后,也会引起他的生疏之感。他进到X城里,许多异样的感觉使他恍如隔世之人。一切的旧恨新愁又重新涌到他的心头上来。

他决意回到学校里去后,摒除一切俗念,只专心读自己的书。他想社会的事,实在问不得许多,个人的力量也有限。根据从来的经验,走到外面去出风头,结果是一无所得的。自己在家里的时候,父母也这样的教戒过自己来,就是自管檐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他回到寄宿舍来有五十多天了,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只一心上课了。可惜的是学校经费无着,教授们上课都不十分起劲,缺课的时间也太多,没有什么课可上了。

近来同学中有许多请假离校的,他因为同房的老朱下半年没有来,只他一个人占了一间房子,很冷寂的。

再过几天,不单离校的同学很多,就是授课的先生们也一天一天地减少了。他想如果教授全体都不来上课,自己也就回乡里去。但是又有少数的教授们,——大概有十分之四,——死坚持维持校务,不肯全体停校。他们说,一停校,就没有口实去向当局要款了。君展也太信任这一班教授了,并且家里的款还没有汇到,距放寒假不到一个月了,或者可以马虎地领张把毕业文凭好回去乡里当中学教员呢。索性等放寒假时回家去吧。

像快要下雪的一天下午,北风吹得很紧。下午的功课只有两堂,一堂是经济学,一堂是国文。但担任教授都没有来,君展

只好回到宿舍房里来。他待解除棉袍子钻进被窝里去睡,茶房给他送了一封信来。他一望见封面的字,手足都抖动起来。他认识寄这封信的主人了,他忙拆开来看。

君展:你接到我这封信后,速即离校。否则于你有危险。我在病中不能为你写详细的信。只希望你听从我的话,就好了。

老实说,我早忘记了你了。但今天早上医生来向我宣告,我的病毒,——可咒诅的病毒已经侵入内脏了,难望全愈,因此我思念到曾和我有关系的人,最后思念到你了。

我要未死之前,当告诉下你,我是怎么样的人。不过一切我都看破了。做时代的牺牲者的不止我们几个人。你当知道,他们都在牢中了。

我的确是个无聊的女子,沉迷于物质的迷梦中的女子。

你要晓得我原来是个志愿高超的人。我想做一个女中健者。我想替可怜无告的女同胞作一番解放的工作。但我这种宏愿终给社会的恶势力腐蚀了,也因自己的虚荣和享乐而起了动摇,于是我终陷于不幸的命运了。

但我现在差堪自慰的是最近我曾努力去补过,去为社会及民众尽力,虽然失败了,但我总算是知过能改的人。

说堕落,我的确是堕落。因为我是现代最多的,挂着新牌的变相的旧社会女子中之一。我之陷溺,完全是由于虚荣和享乐作祟。

你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么?

我现在生了一身疮毒,住在S教会的广慈医院中。听医生的口气,我是快要离开人世的人了。不知道还能多延一月半月,或七八天么。

总之,我的人生是失败了。过去的暗影已经把我完全笼罩住,而最近的努力又不能得到一些光明。

我在临死之前思念到你。大概我俩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最后,我希望你快离开学校,回你家中去,因为现在的局面已经不成其为局面了,我不忍你再做一个牺牲者

怕他们检查信件,我不多写了。

十二月三日弈芳上

君展读了这封信后,有点惊疑不定。因为他近来完全没有注意到外面的事。他望一望室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自己的行李又这样乱糟糟的。尤其是书籍。这些书籍带起来,十分重赘,但丢了又有点可惜。还有两件内衣和两双破了缝的袜子,杂役送出去洗了,还没有送出来,大概明天可以拿回来。决意明天走吧。明天走不迟的。作算X城里会起兵变,他想一两天就可以平复。学校这样穷,还怕丘八们来光顾么。现在住X城的兵虽然和强盗差不多,但也不至于来抢劫学校吧。

吃过了晚饭后,他到西楼去看一个姓张的同学。那姓张的正在那里捆被包。

“老张,你做什么事?”

“我今晚上搬出城去。家里打了电来,要我回去。

君展心里虽有点着慌,但对于老张的这样的回答和行动,有点不满,并且起了一种反感。

“你听见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么?”

“唉……”老张看了君展一眼,“不。没有听见什么。”

君展在这时候真有点气愤了。看老张的神气,明明是听见了什么不妥的消息,但不肯尽情地告诉君展。

“那你这样慌张做什么?”

“我为家事,要快点回乡下去。”

“怕什么!你这个人真胆小!”君展故作冷笑。但自己还感着自己的胸口在跳动。他想今晚上无论如何来不及了。作算行李弄好了,也无地方可搬。作算有钱,也不好去住旅馆了。因为

他曾听茶房们说,住在栈房里的客人们,个个都要受严格的盘查,并且捉了许多人去了。

他走出校门首来,望望街路上的情形,看见老张叫了一辆黄包车,只抱着一个被包坐上去就走。

“你的衣箱和书籍不带么?”

“留在学校里好了。”

老张的车子在暗空中消失了。君展还看见两三个同学,也和老张一样地叫车子装着被包走了。他更心慌意乱起来。他全无意绪地回到寄宿舍房里来。坐在书桌前,他不单觉胸口不住地在跳跃,就连眼皮也频频地跳动。他呆坐了一会,想到前星期家里来的信说,日间就汇五十元来给他。挂号信是寄到学校来的,自己无论如何要株守在这里等到汇款的信到来。但他又想,万一今夜里有什么事变发生时,怎么好呢,还是出去到什么地方睡一晚吧。有是有一个同乡在M街开肥皂店的,就到他那边去躲一晚吧。于是他把自己的书籍和衣箱锁好了,再把被窝叠好,把帐门放下,待要出门,他想牙刷和牙膏带在身边好些,明天好用,他又转身到桌前,把抽屉里的牙刷等取出来,放进衣袋里。他才把房门带上,他又觉得衣箱和书籍好像没有下锁,于是他再打开门进来,走到衣箱和书箱前,摸了一摸锁头,的确锁好了,他才安心再出来。

“白先生到什么地方去?”一个茶房问他。

“到M街去看一个朋友。”

“八点钟了,街上戒了严,走不得了。”

“戒严?”

“戒严戒了个多月了,你还不知道么?”

“啊,是的。”君展想,好像听见有同学说过,近一个月来X城每天晚上都戒严。到第二天早上才解严。

君展想,一切只好委之命运去了,只要挨过了今夜,明天准

搬出去。他懒懒地再回到房里来从衣袋里取出牙刷牙膏来,丢在桌上。

房里又冷又寂寞。他望望电灯,觉得今夜里的电灯特别的暗。他在桌前坐了一会,便脱衣爬进床里去睡。他想今晚上一夜是最难过的了。

他疑神疑鬼地倒在床上,无论如何睡不着。他恨他的父亲不快点把款汇来。他想了一会,想到自己还有几本关于社会问题及社会思想的书,是现在黑暗的当局视为危险印刷品,于是起来开了书箱的锁,把那几本书取出来,拿到院子里的大树头下,把它们焚化了。

焚化了那些书籍以后,心里安静了一点,便卧倒在床上来。但仍然睡不着,于是他想看看今天的报纸了。他从被窝里爬起来,抖着只穿一件底褂裤的身体,打开房门叫斋夫到阅报室拿报纸来看。

“先生要哪一种报纸?”

君展想,载本城新闻最详细,消息最神速最可靠的是《X城日报》。于是他叫茶房拿《X城日报》。

过了一会,茶房来了,送了两张破烂了的报纸来,他把报纸接到手里,再把门关上,就在床里倒卧着翻阅。

’啊呀!”他翻看到警备司令部枪毙革命青年的一栏了。被枪毙的青年的姓名都列在这栏内,在各人名字下,还附录有警备司令部宣布的罪名。今天一共枪毙一百零八个青年。大概是警备司令部以杀人为解闷的一种游戏。

他发现仲瑚和T的名字也在里面时,便发了一身恶寒。他手里的报纸索索地在振动。过了一会,他伸出头来看看房门,好像房门外已站着两名兵士,持着上了刺刀长枪,快要敲门来捉他了。

种种的疑虑使他的精神更兴奋了。他想睡,无论如何睡不

着。他听见营盘里就寝前的军号了。他想,九点钟了。他又听见壁穴里小鼠儿在唧唧地叫。此外没有一点声息。但过了一会儿,他像听见外面有阵哄喊的声音。他的胸部再跳动起来。房门外像有人跑过去。

"斋夫,斋夫!"他想叫茶房进来谈谈。但不见有人答应。他只希望快点天亮。要平安地到天亮。

十七

快要天亮了。约摸地五点多钟。东天角上已经显出灰白色了。但顶上还疏疏地有几颗寒星。

在这时候,有一大队兵士把X大学包围得像铁桶般,还有一小队兵士竟闯进神圣的教育重地中来了。

君展不知在什么时候睡熟了。一直睡到有两名荷枪的兵士进来掀他的被窝时,才醒过来。

"什么事?"君展战战兢兢地坐起来。

"起来!"

君展来不及穿衣服、鞋袜,给兵士拉到寄宿舍外的院子里了。他看见已有七八个同学和自己一样没有穿外衣站在那边打寒抖,个个都面无人色。每一个人的身后,就站着有两个穿灰色制服的兵士守着。

"同……志们!……有有……什么……事?"君展哭丧着脸向拉他的两名丘八。

"你妈的!谁是你的同志!有什么事,你自己知道!"一个面貌凶猛些的丘八,在穿着单白裤子的君展的臀上赏了一脚。

过了一个多钟头,被拉到院子里来的同学更多了,一共有五六十名。约摸到了八点多钟时分,他们就从学校里赶出来。君展走到校门首才看见还有两位教授也被拉在里面了。他们就像

就宰的驯服的羊群,被送到警备司令部的拘留所里来了。

只有方两丈多的房子,满挤着五六十个人。丘八们把他们一个个向里面推。最后进来的差不多没有挨身坐下的余地了,只好坐在他人腿上来。腿子给人压痛了的人们,也只发了阵的呻吟后,又归于沉默了。

君展想押送他们的兵士走了后,同学们或者会开起会来讨论善后的方法。用点钱叫看守的通信到外边去,向司令部的贡点贿赂,或者可以把我们放出来,因为我们都是大学教授和学生——斯文中人。

但他只空希望了一会,他看见同学在黑暗中虽交头接耳在低声细语,但不见他们发议讨论善后的方法。

他们里面虽有人在哭骂死军阀,死酋长。但还是不敢高声。在他们里面,虽有几个穿有绒毛衫的,但大多数只是穿着单褂裤。君展在途中冻得瑟缩地颤抖,差不多走不动了。这时候,他真想觅一张棉被或毛毡围围身体。但到此该,有许多人挤在一块,由体热的传导,他只感着饿饥,不感到寒冷了。

君展在监房里认识的奇迹,第一是墙角的大小便所,毫无遮掩地把臭气一阵阵地送过来;第二就是宽方两丈的房子,容有五十余人,而只有一只一尺多宽的铁栅窗口流通空气。还有从地底下冲上来的泥土的冷湿气,但因为人气很盛,君展倒不十分觉得。

坐在地面上的人,各有各的心事,个个都睁大眼睛睡不着。听得见的只是此唱彼和的叹声。但有时又继续很久很久地沉默。只一天的训练,君展也只好沉默了。他只感着自己的头脑痛得要碎裂了。他想,像这样地受苦,不如早点死的好。

他们关在这房子里,关了一天一夜,还不见有人来过问。

看看又天亮了。君展在昨夜里曾感着点饿。但到今天早上,又一点不觉得饿了。他听见外面有兵士的嘈杂的声音,军号

又吹动起来了。他看看同学们和两位教授都脸无人色。虽然听见呻吟声,但很微弱。

门开了,有数名兵士站在门首,按名薄一个个地叫。君展觉得大祸已经迫近目前了。胸口更突突地跳动得厉害。他很怕那个兵士呼到他的名,但只一瞬间,他又自暴自弃地想快点叫到自己的名字,精神还痛快些。

他在战栗和苦闷中,把以前自己的经过重新再追忆一会。他先想到父母,其次想到自己的小学时代,中学时代其次想到考上了大学的喜欢,其次想到自己在政治上的活动,由是想到弈芳,想到她白嫩的肉体。但他才想到这一件,他又忙摇了摇头。最后他想到今日的自己的结局,就像晕船般的,又像坐在飘荡着的浮云上,快要栽倒下来。

但在那一天里,终没有叫到他的名字。房门关上了,看守们也走了。他像有点安心,但又像有点失望。从午刻起,有粗黑的饭送进来了。听兵士们说,一天只给两顿。他端着那碗饭,肚里虽然饿,但总不想吃,闷闷地像要呕吐一样。

被拉出去的两位教授和三十多位同学,终没有回到这房里来。君展想他们受了最后的判决了吧。他们的生死如何呢。

今夜里人少了,可以在地面上横卧着睡了。但是不能像昨夜里那样和暖。天色微明时,更冷得难挨。他听见呻吟的声气比昨夜里更盛了。

他想军事的当局要杀我们,快点杀就是了,何必叫我们这样受痛苦,未免太不人道了。

君展望望窗口,白光已经射进来了。他想今天一定要被拉到军事特别法庭上去了。于是他意识到当局到底加自己以什么罪名呢。他想审判官问到自己时,自己要如何地答覆呢,想略事准备一下。但头脑又痛起来,昏乱起来了。不过他希望快点受审判,确是事实。因为他想在审判官面前,讨得他们拟给自己的

罪名，而加以辩驳，或可以争得最后的释放。

那天下午，他正在梦想中，被拉到特别法庭里来了。他一进来，望见站在自己前面还有许多人在等着过堂。他偷眼望望上面坐在审判官席上的，是一个虽然也穿着漂亮的军服，虽然也说着人的话，但满面的横筋肉上安置着一对红眼睛，炯炯地怒视着堂下，像要把一班青年马上吞噬进肚里去的一样。

站在自己前列候审的，有四五个同学外，有体面的商人，穷苦的工人，还有许多憔悴得和自己一样的学生，其中有两三个，看去只有十三四岁。

这些人们个个都样子很狼狈，脸上苍黑得全无血色，身上穿的也破烂肮脏得不堪，还有衣服不完全，赤着脚的，又有单穿袜不穿鞋的，种种不一，只有一二个商人算得比较整齐一点。

当君展走进来，看见正在过堂的，是一个工人。问不到几句，堂上的审判官就叫掌嘴。掌嘴以后，工人的双颊就青肿起来，一丝的血从口角流下来。君展看见那个样子，心惊胆战。

“拉出去！”

君展听见堂上的红眼睛大喝一声，两旁的武装同志就把他们的今日或将来的同志拉着，往右边一推，再加送一脚尖，就撞倒在墙脚下了。再赶上两名武装同志，把那个工人从右边的小门拉出去了。

第二个被拉到红眼睛面前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红眼睛还没有开口问，但看见那个学生站在台前，昂起头来，不转睛地望他，从他的红眼睛里冒出一阵火来。

“掌嘴！”红眼睛的阎王，再大声叫起来。掌嘴以后，就不再加审问了，和刚才的工人一样，如法炮制。

接着有七八个工人，和十多个学生，有的问一二句，有的不问。只看那个红眼睛，拿着朱笔，在名簿上乱加圈子。君展想，这倒痛快。

其次被拉到前面去的是个白胖的商人。红眼睛看见这个商人便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富有全。”

你是哪里人氏?”

“我原籍浙江乌程县。”

“你做什么生意?”

“我开绸缎庄，名叫久纶庄，在X城安分做生意，做了十三年了。”

君展真莫明其妙，何以红眼睛对这个商人态度特别地温和。

“你为什么犯罪?”

“我哪里敢犯罪。是他们诬我的。”

“是我们部里的侦察查出来的，不是哪一个诬告你，你知道么?”

“……”那个商人呆了一会后，才说了一句：

“知道了。”

“你的生意还好?”红眼睛笑着问他。

“受时局的影响，不十分好。”

“你年中做多少生意?”

“多的时候十多万，少的时候五六万。”

“啊……”红眼睛歪着头想了一想后：

“带回去，明天再审。”

这个商人算没有和刚才几个学生工人等受平等的待遇。

最后轮到君展自身来了。

“你是X大学学生?”

“是的。”君展不敢抬起头来，只战战兢兢地回答。

以后红眼睛再问他的年龄、籍贯。问了后又问他：

“你在××部下做过政治工作，是不是?”

“……”君展想，完了。红眼睛大概就是在这一点加我以罪名了。

“那么，你是附逆有据了！”

“从前做政治工作，只是为生活问题，没有丝毫成见的。”

“你做过那一类的文章，是不是？”

红眼睛的声气愈柔和，君展愈回答不出来。于是继续着再讯问了十几句，君展真无法可以回答。最后他听见“拉出去”的一声了。他便栽倒在地面了。

君展从法庭的右侧小门拉出去后，再受着数名武装同志的前呼后拥，机械地走了半里多路，走到一个空旷场上来了。兵士把他一推，他便脆下来。他略略望望四周，看不见人，看不见房屋，他只看见一阵阵的白沙在自己眼前飞过去。又像在暴风雨之夜，眼前是纯黑的，耳旁只听见哗啦哗啦的音响。他略定一定神，看见自己的周围，有伏着的，有仰卧着的，有横倒着的，有的是从头壳部，有的是从胸部，流渗着紫黑色的血。

他想绝望了。真的是最后的一息了。这时候有许多人，许多现象在他的脑中轮转——弈芳……父母，……仲瑚，……T，……杜绮兰，……何清，……刘军长，……老朱，……管圣人，……军服，……铜质徽章，……钞票，……宣传大纲，……弈芳的白嫩的胸脯，手枪，……盒子炮，……刺刀，……武装同志，……白胖的商人，……S教授，……Y教授，……社会思想史，……教育学原理，……砰然一声！

君展眼前起了一阵昏黑。两耳朵旁边只听见啁啁的音响。最后，他看见满身长满疮毒的弈芳的肉体了。

他断了气息了！

他们的青春就这样地断送了。

公债委员

一

离C县城的西北二十多里有个很荒凉的小村落。在这村落里的住民只有三五家，老幼合计起来，男的有三十余人，女的也有二十几个。

这寒村的名叫菖蒲村，由C县城至菖蒲村要过一条小河——坐小渔船渡一条小河。渡了河后再攀登一个小山岗，爬过了岗顶再走二三里的小道就到了菖蒲村。

村人的生活全赖村里的几十亩山田维持。耕获之外有余暇时便砍些柴木挑到县城里去卖。

近两三年来，这上从无人过问的菖蒲村也很引起了县人的注意了。县里的人注意这个寒村并不是为别的理由，地因人而得名，因为这村里的刘三爷的儿子近年在吨哩时埠发了几十万的大财，每年寄了不少的钱回来，刘三爷便在村里买了十多亩靠山的不适于种植的荒田，大兴土木，建造起洋房子来了。

三爷虽有六十余岁，但脚力还很健，三天两天就要到县城来一趟购买建造新屋的材料。他的儿子还没有发财时，他每到县城里都没有人睬他，有几个认识的碰着他也只“老三，出来了么?”一句就跑开了。现在呢，县城里各大商店的财主看见他来

时,都卑躬屈节的,“三爷请坐,三爷吃茶”地叫了。

洋房子建筑成功了,听说刘三爷的儿子本年冬就要回来住新房子,过新年。这新屋才八分的成功时——八月间——三爷全家早搬过去住了。

中秋后两天的正午前后,有一个身材瘦削,脸色苍黑的人,穿一件灰色绒长衫,带了一名县兵到刘三爷的新洋房子来拜访三爷。村里的人看见带有县兵的人,都有点惊惶失措的在交头接耳地议论。

“来的怕是个很有身份的人,才有县兵跟着他来。”甲说。

“那不见得,有身份的人不乘轿来么?”乙说。

“莫非三爷做了什么坏事,县长派兵来拘他。”丙说。

“还是来要钱的吧,向三爷捐题军饷的吧。”丁说。

“我们村里的第五期军饷前星期才缴,怎么又来要军饷呢?”戊说。

“听说要预征明后年的钱粮呢!”甲说。

三爷在后院的房子里收拾家具,听见几个小孩子们跑来报告他,有个穿长衫的先生带了一名兵来找他,心里也有点惊疑。他的老躯微微地打抖着出来前院会客。

兵士站在厅口,手中并没什么武器,只穿一件县兵的制服就很难看的会骇人了。三爷看见来的兵士没有带枪,稍微安心些。那位穿长衫的先生却高高地占有厅里的第一席的客位,很不客气的把自己带来的水烟袋装着吸。他看见三爷来了,把口一张,鼻孔里两道白烟,口里一道白烟,一共三道烟同时喷出来。三爷望不清楚他的脸孔了。

三爷战战兢兢地行至厅口向他鞠了一鞠躬。他也回礼点了一点头。

“三伯,好吗!”

“请教先生贵姓大名。”三爷坐在末席的椅上。

“我,……”来的客左手找着水烟袋,右手伸进自己的衣袋里去,摸了一会,检了一张名片出来,三爷忙过来接。

“C县西路公债委员陈仲章”,三爷把名片上的字念完了后,抬起眼睛望了一望委员的神色,只一瞬间又低下头去。他恭恭敬敬地一对掌背给很粗的青筋络着的手按在双膝上,坐在厅首的一张椅子上。

“三伯,县长叫我来——J总司令叫筹饷局,筹饷局叫县长,县长再叫我来劝你认一份公债。这公债不比军饷,捐题出去了的军饷就算没有了的。至公债是政府向民间借的债,日后会偿还的。不单会偿还,每年还有八厘的利息。县长很希望你们踊跃地认买。”

“唉,做得来是应当的,不过我们耕田的人……”

“好说,好说。三伯太谦逊了。三伯做不来,你这村里还有谁做得来?”

“我们这个小农村,连年负担多额的军饷,现在又说要预征明后年的钱粮,我们的苦情也望委员体谅体谅。”

“老实说吧!三伯!你这菖蒲村应派的军饷是该由三伯一个人负担的!他们贫苦些,但他们已经替三伯分担了不少了。这回的公债要望三伯替你这菖蒲村造点福。县长也是这个意思的!我明明白白地对你说了吧。三伯认与不认,那是三伯的自由。我替县长——不,替J总司令来劝三伯认买公债票的公事算完了。我只把三伯不情愿认公债的话回复上头去就是了。”陈委员站了起来,“我们走吧!”他望着那个县兵说。

“刘三伯,认不认?快说一句!闲话不必多说了!免致误了我们的公事。”县兵高声地问刘三爷。

“我哪里敢说不认!”三爷忙站起来留着委员,“请坐,请坐!我是认的,不过望委员酌量些。”三爷连向委员鞠了几鞠躬。

“是吗,三伯是很通情的!何不直直捷捷地说!?闲话多了,

说蚀了我们的感情。”委员说了后仰首哈哈地大笑，像在欢笑他的发财的运气到了。

“不知委员要我认多少数目？”三爷战战兢兢地说。他不怕委员，不怕县兵，他只怕委员说出来的数目太凶了。

“县署里面要你担认这个数目。”委员伸出他的右手一根指头。“幸得我替你说减了些……”

“一百么？”三爷睁着他的老眼，把头微微地伸向委员低声问。

“哈哈哈！三伯！你住在这么大的新洋房子里，你说得出口认一百元的公债票么？县署要你认一千！我和他们力争，我说菖蒲村的确是个很穷的村落，担不起这个数目。他们怎么说？三伯，我告诉你，我老实地告诉你，他们说，管那个村穷不穷，我们只认得刘三爷——建造大洋房子的刘三爷！经我再三的力争，才减至八百了。这八百之数非请三爷担认不可。”委员说了后，伸出左手的全数指头，右手的三根指头。

“……”三爷给一千八百的数字骇昏了，他在睁着眼睛张开口。

“数目是由县署预定的，但因地方，因人有做不到的时候，只要委员将本人的苦情转达到上头去，就酌减些也可以。只要委员替他报告得好听些，谅可以邀准的。委员就替三伯做个人情罢。”那个县兵乘机插嘴地说。

“是的，我望委员体谅些。委员的辛苦跋涉我是深知的。委员的好意我也不敢忘记的。”三爷的愁容略展开了些。

“是的，我一次认的数目太多了，第二次是有加无减的。我也替你思虑过来。不过减额的事我一个人不敢独断的主张。西路的委员有两个人，还有一位梁君到第二村去了，我得向他商量商量。不过这个人是很不容易说话的。我是没有什么，公事上过得，我何苦向三伯为难。不过梁君的份下望三伯要注意注意，

不要失了他的感情。”

“那我晓得。”三爷坐近委员，咬着他的耳朵低声地说。“我们商量的不怕他听见么？”三爷说了后望望那个县兵。

“不怕的！那不怕的！他和我们一同下乡办公事办了多年了。给他听不要紧。”委员说了后笑了起来，害得三爷望着县兵脸红红的很难为情。

“三爷！我们辛辛苦苦地晒太阳跑出路干什么哟？三爷怕我认真地报告上头么？三爷你想我们吃什么？吃风么？”县兵说了后也笑了。

“那么梁委员份下不知要多少数目？”三爷再不客气了。

“是的呢，……”陈委员在歪着头想。“他大概对你说了么？”陈委员望着县兵问。

“梁委员说，既要瞒上头就非这个数以上不可。”县兵伸出两根指头。“他说没有这个数目，犯不着鬼鬼祟祟地干这种不名誉的事，宁可抽厘头好些。”

“是的，不瞒三伯说，我们当委员的都没有支薪，全赖公债数的厘头吃饭。我们有六厘的抽头，六八四十八，我们正正当当地报上去，是有四十八块的厘头——单劝你认捐八百元的数目就有四十八元的厘头。”

“不知梁委员能酌减些么？”

“那非你亲自去问他不可。”县兵把头摇了一摇。“陈委员今天回去是要报告的。还是请你老人家快些决定主意。再迟几天，那非请老人家亲自到县署去不可了。”

“那正额不知能减多少？”三爷很疑惧地问。

“你答应了梁委员的数目，我可以答应你出的数目总在八百元以下。你可以放心吧。”委员笑着说。“你把那本认捐公债的三联票簿拿上来。”委员对县兵说。

三爷由县兵手里接过那本三联簿看，簿面果有一颗大方印，

方内篆书“C县之印”四个大字。他想揭开来看,委员止着他,抢过来,在中部揭开还没有填的那页来。

“三伯,你说你能认多少?”

“两百元可以么?”

“那你只出县署预定的数的一半了。不太便宜了么?”

“望委员体谅些就是。”

“三伯!三伯是很好的人!三伯是我们认得的,不是别人。你认得太多了,第二次不是我们当委员时,你要吃亏的!三伯,以你的家财而论,认二百未免太多,认五十又未免太少了些,你认一百罢!我替你报告上去,说你近来因儿子没有钱寄来,的确是穷苦得很,勉强认了——很刻苦地认了一百元就是了。”

“一百元!”三爷听见委员替他设想得这么周到,真是欢天喜地。他跑进后院去,过了一忽,他拿出四张百元的钞票来。

“这两百是梁委员的。这一百是正额的公债。这一百奉给两位先生做茶仪,以后还要望先生们照拂照拂。”

刘三爷给了钱后,随意把那本公债票簿翻来看,他发现前面已经填了的存根都是写十元,二十元的居多。其中只有一张是填五十元的,算是委员的最高成绩——未到刘三爷家里来以前的最高成绩。

二

陈仲章和县兵在刘三爷家里吃得又醉又饱之后,向刘三爷告辞出来时已是下午的三点多钟了。

出了菖蒲村口就要攀登小山岗了。山岗之顶有一间茶亭——很简单的人字栋建筑物,用黄泥砖堆起,上面盖一重薄瓦的建筑物,两端各有一个拱门,两侧墙壁各开一口大圆窗的粗糙的

建筑物。陈委员和县兵伛偻地爬得到岗顶时，气喘喘地满头满额都是汗，脸色比即枯了的菜叶还要青黄了。

他们坐在茶亭里的石凳上喘了一会才转过气来。

“老陈，你出亭外望望看，两边有人来了没有。”县兵且说且解他穿的制服的钮子。

“是的，老梁，下岗去人就多了，你快把那件制服脱下来包好，快把长衫换上。”陈委员一边说，一边步出亭外去探望了。过了一会陈委员回进亭里来，梁委员的长衫也换好了。

“两边都没有看见行人，赶快些，我们把今天的款分了吧。这有余庆村的爪哇洋客李官进和H县大布商廖均昌这两家，只有这两家是肥的，改天去吧。”

“是的，只有这两家了，明天去吧！我们不吹几枪，怕要走不动了。”梁委员从小包袱里取出两捆纸币来。

“我们这西路七村的摊派数一万元早满了额，我看李廖两家只叫他们认得我们就是了，不要再叫他们认正额吧。况且县署里面也还不知道有这两个资本家。只要他们知道孝敬我们，我们就做点善事吧。”

“是的，不错，我们自己也得留点后路，有机会时还可以敲点零用钱。县长和总务科长都是客军的头目的亲戚，一点没有良心，拼命地刮。太过为虎作伥的事是干不得的。”

在这饷名义之下，这二三年来C县的小百姓的膏血给军阀吸收得不少了。去年征收了八次的军饷，平均每次四万元。今年由正月至八月间也征收了六次军饷了。军饷之外还要预征钱粮和发行公债票。但据报纸的报告，J总司令部下的几师军队还欠五个月饷没有放下来。J总司令直辖的县属有十五县——中国是世界上最进步，最平等的国家，不单一国之内，群雄割据，就一省之内也分做几个小国，势均力敌——每年的税饷所入约有两千万，但对他的部下军队还会欠饷，不是个奇闻么？

据知道内情的人说,初由民间缴纳给委员的税饷,委员要得六厘的厘头。由委员缴县署后,县署的人们又要抽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不等。由县署缴到军政府后,税饷的全数就会消蚀至一半了。由总部发下来给各师,各旅,各团等阶级,一重一重地剥削,分派到了最下级的军队单位的丘八哥时,只有欠薪了。

陈委员怀着一束钞票跛行至山岗下面和梁委员分手。梁委员说要渡回城去。陈委员因为不早了,和梁委员约了明天再在城里相会,自己拣岗下的一条近道,抄出山左,想回家去歇息歇息。

陈委员沿山麓行了十多分钟,走出官道上来了。沿着官道是一条街村,有几十间小店。陈委员行到一定小店,就进去了。这家店门上的横额是写有“禁烟分局”四个大黑字的长方形千年红纸。门首的傍柱上也贴有一条红纸,上写“内有戒烟药膏发售”几个字。“禁烟分局”和“戒烟药膏”两个成语有一种很新颖的解释,“禁烟分局”就是政府的鸦片专卖局的分局,“戒烟药膏”就是鸦片。军政府因要筹饷,故奖励百姓们吃鸦片。但是“奖励百姓吃鸦片”是多么不好听的名词,所以改为“奖励百姓吃戒烟药膏”好听些。

陈委员来这家小禁烟分局是有二种目的,第一是因烟瘾发了,要吃戒烟药膏了。第二他要来看他所喜欢的,常替他做烟泡子的女人阿菊。他进来后一直跑上后楼去。他躺在炕上后,不时伸手向衣袋里去摸摸他的钞票。阿菊还不见来,他闭着眼睛冥想了一会。

——前星期答应阿菊的五块钱,今天该给她了。阿菊的五块钱要给她,那么阿欢的高踝皮鞋也要买给她了。不,且慢,阿欢的皮鞋要十一块钱,次一点的也要八块钱。迟点儿买给她罢。——阿欢是陈委员的姨太太。

他倒卧在烟床上一面沉思,一面觉着他的脑里有个轮廓不

明了的照影潜伏着。

——到底是什么黑影,什么一种不安,一时想不出来。——他闭着眼睛又冷静地向脑海里摸索了一回。他想起来了,他想到今天早上接的一封信了。因为急忙忙地要和梁委员下乡去,所以没有认真地读。

这封信是由S山村里的小学校寄来的——小学校的女教员寄来给他的,可以说是他的妻寄来给他的。

“阿菊!快点!快上来替我烧几泡!”陈委员听见阿菊在楼下的厨房里说笑,说笑的对手是个男性;他禁不住发生一种无名的嫉妒。

“就来了!等我洗干净了手就上来!”阿菊在下面故意地发出一种娇娆之音。

阿菊笑着上来了,躺在烟床的那一边替他烧。

“你的手帕不干净吧!刚才在下面又……”

“啊啦!那你自己烧吧!”阿菊假怒地站了起来。“谁像你!天光白日的都……”

“不干净也不要紧,你就躺着烧罢。”他笑向她。

“不,我不听你的话!只管捏手捏脚的,讨厌!”阿菊也笑了。

陈委员吸了十几枪,萎颓了的精神又恢复回来了。阿菊还在躺着烧。他把左腿架在阿菊的富有脂肪分的腿上来了。

“是吗!又不正经了!委员!”阿菊哈哈地笑着。

“今晚上弄点什么好东西来吃!”陈委员伸了伸双腕,打了一个很长期的呵欠,坐了起来。

“只怕你没有钱!有钱怕买不出好东西来么?我家里没有的,不会把钱到酒楼上去买么?只怕你没有钱!”

“阿菊,不要太看不起人了!我真的要一生穷到死么?别的话不要说,你喜欢吃什么东西?”

“我?我喜欢吃翅燕!”

“那算得什么事！我们买些脚鱼和海参来吃好么?”

“你真的今晚上在这里吃饭么？怕又是在什么人家里敲了竹杠。你这班做委员的人真会造孽!”阿菊用她的食指头向陈委员点着说。

“现在吃政治饭的人谁不造孽?”陈委员把阿菊搂在膝上来了。

“政治饭？怎么样的政治饭,我就不曾吃过。”

“笨蛋！吃政治饭就是吃官场饭的意思。”

“那我哪里知道！你这文诌诌的。”

“快打发人到酒楼去叫去吧。”

“我不希罕你请我吃这几碗菜,你买回家里去和你的太太一同吃吧。你只把你答应给我的快把给我就感谢你了。”阿菊说时伸出五根手指来。

“迟下给你,放心吧！吃的还是要吃。我想吃了,你快吩咐他们叫去。”陈委员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和一包雪茄烟来。阿菊忙擦了一根火柴给他吃雪茄。

“真的?”阿菊从他的膝上跳下来,歪着头笑问他。

“你这笨蛋！谁和你说谎?”陈委员的黑瘦的脸皮上生了许多笑的皱纹。

阿菊下楼去了。

——我怎么就变成这样堕落的一个人了。我真的变成一个犹太人——金钱的奴隶了！——陈委员还没有抽出那封信来再谈,他心里起了这样的一种反省——顾着自己的丑恶生出来的反省。刘三爷提出几百块钱来给他们时的惨痛的情形——像心脏给他们剐了去的惨痛的情形,在陈委员脑中再表演出来。他机械地把那封信读到中段来了,但他不知道信里所说的是什么话,他只看见白的是纸,黑的是文字。他免不得要从头再读一遍。

“仲章——我就叫你亲爱的仲章吧！我此刻在满含着眼泪写这封信给你，你知道么？我会陷于今日的悲惨的境遇完全是你作成的，你知道么？你送我来S山村的时候，不是说你永不会忘记我么？我不单半年没有见你寄钱来，也有半年之久没有见你的面了。你不思念我，也该思念你的小女儿。你不怜爱我，也该怜惜怜惜你的小女儿——可怜的小女儿，还不认识爸爸的小女儿。

“前两星期珍儿患了霍乱症，幸得这山村里的格兰女医生把她的一条小命救了回来。医药的钱就花了不少。你想我一个月五块钱的薪水能够支持我们的生活么？

“这半年来我吃的苦真不小了，我所负的债也不少了。……”

“××酒楼今天有新鲜的烧鸡，我替你要了一盘来了。”阿菊在楼梯口端着一盘的烧鸡走进厅里来。

“那好极了，快点弄些热酒来。要热的哟！”

“你要什么酒？珍珠红？糯米浆？”

“糯米浆虽然好吃，但喝不起劲。……总之两种都要。”

“那我到下面要去。”

“快点儿！赶快些。”

“你真的饿了么？急得这个样子！你看你的涎沫快要流出口来了。”阿菊指着陈委员作一媚笑，随又跑下楼去了。

“……你接到这封信后要快些来这山村里，来安慰我们母女！”

“仲章！你说为你的前程计非再到省城去不可。这是我们长久的正经的计划，我并不阻你。谁料得到你此刻还在向我说谎——在这世中行到山穷水尽了的我们还不知忏悔改过么？

“我只当你在省城干什么正经事了！谁知还在C县城里当委员。听说你当委员，每月的收入很不少，但我们母女不见你有

一个铜钱寄来。

“G宣教师常常问你有信来么？同得我真不好意思答应他。他很望你能回来S村帮他办学校。我们向他们夫妇说了多少谎！我想我们能够实践对他们说过了的话，还可以赎得一部分的罪”！

“我们不是对他们说，我们在K城教会正式结了婚的么？……”

“酒热了，快吃吧！”阿菊提了一个酒壶上来，斟了一满盅放在他的面前。

“啊！热得好，酒热得好！你也喝点儿吧！”他一边喝，一边说。喝了两口把酒盅放下来，提起筷子夹了一块烧鸡向嘴里送。

“我不喝酒，我只吃鸡肉吧。”阿菊也笑着提起筷子来陪他吃。

“啊！好吃！烧鸡也很好吃！烧得脆，烧得妙！”他一面嚼，一边又把视线集中到那封信上去。

“陈老爷又吊上了谁的膀子！你看有好东西都不能安心地吃一吃，只拼命地读那封情书！是不是？读情人寄来的情书，多快乐！”阿菊有点醋意。

“是的情书哟！一个很标致的女学生给我的情书。哈，哈，哈！”

“你要快点来看我们母女，尤其是病后的珍儿！”他读到这里胸坎上像痛痛地受了一刺低微地叹了一口气。

“我又风闻你在C城另和一个女人同栖了，但我不相信。我不是相信你真能用整个心儿来爱我们母女，我信你是个备尝了种种人世辛苦的人，不会再有这种犯罪吧！饱尝过性的犯罪的滋味的人再没有勇气犯第二次的罪恶吧！

“仲章！你不要忘记了教会学校时代的你我间的历史。你不要忘记那晚上——星斗满天的那晚上在秋千架下的接吻——

酿成日后种种地接吻！……”

“真热心！还在读那封情书?”阿菊下楼去提了第二壶酒又上来了。

“我喜欢的情人寄来的信,怎的不热心读呢？哈,哈!”陈委员很不自然地笑着抬起头来望了一望阿菊。

“是的,是的！我知道了,不要再说这些痴情话给我听了……快点吃,快点吃！吃完了早些到你的情人那边去!”阿菊像吃多了酒,双颊绯红地向着陈委员娇笑。陈委员忙走过来把她紧紧地搂着在她颊上吻了几吻。

“快松手！酒臭!”阿菊假意地推陈委员。

“我今晚上就在你这里睡。你也是我的一个……”

“说得怪好听的。不要骗死我了！我的性命是要紧的!”

“你骗了我的性命是真的。为阿菊这样标致的女儿一死也很值得的。”

“你那张嘴！……真的么？你说的话真的么?”

“在阿菊面前,谁敢说谎!”

“你看,那张嘴真会说。不要紧,你就说谎也不要紧。你虽然在扯谎,但我只当真的很欢喜的。像我这样的女人是没人理的。”

“你才说谎！像阿菊这样标致的人才,谁看见了也中意的。”

“你就是个专爱说谎骗女人的！你是个冷热不定,呕死人的！你在我这里出入多久了!?你有什么好处给了我?”

“这是因为阿菊只喜欢年轻人。像我这样老的人,你不睬我是真的。我每次来,你不是在和年轻的客……”

“年轻的人的嘴是很会说,说得很好听。但是心呢,却没有一个有真心的！你们男子是没有一个有真心的！真的有个人,不要说整个,只要有半个真心给我,我向外面的人说话也说得响亮些。”阿菊说到这里叹了口气,但她即时又恢复了她的欢笑。

"说得怪可怜的！我的心儿整个都给了阿菊了。"陈委员把阿菊拉到自己身旁紧紧地抱着,要和她亲嘴。

"你？哈,哈,哈！你是个对我们女人全没真心的！对你家里的太太都没有点真心,说有真心给我？你这颗心今天向东,明天向西,谁能相信你。你那张嘴很会哄骗女人的,也有些亲切的地方;但是没有真心,这是会害死我们女人的！"阿菊把头枕在陈委员的肩上了。后来她听见下面有熟客来了,忙跑下楼去。

三

陈委员读了那封信后,心里异常的不舒服。把读完了的信折叠了封回信封里,纳进衣袋里法。他重新把那温度低减了的酒来吃。他像吃饱了,所有的菜都吃不下去了。

"阿菊,算一算数,要多少钱?"他拿一张十元的钞票出来放在阿菊的面前。

"谢谢你。你就要回去了么?"阿菊接了那张钞票站起来。"是吗？我说的话不会错,你又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她一面说,一面走下楼去。

他早就想和阿菊接近,但阿菊和她的母亲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他真的在渴慕着阿菊,把代价提得太高了。至于他呢,对阿菊的要求完全是性的一种好奇心,并没有像阿菊和她母亲所想像的那样的热烈地爱慕,因为他并不是性欲不能满足的人,阿菊又不是个绝世的丽姝。他想,若不要花什么钱,就随便顽顽也未偿不可。后来看见她们的口气太大了,老奸巨猾的他便马上停止了进行。阿菊还不明白,天天还向他勾扯。她并不知道陈委员是老有经验的不容易入圈套的人。

阿菊下去了一会,拿了三元七角五分钱的找头上来。陈委

员看见去了六元二角五分,知道又给她们敲了竹杠了,有点心痛,想把那找头全数收回来,不给小账了。但他又有一种无聊的虚荣心,怕阿菊笑他吝啬,看轻他。

"这都给你吧!"他说了后登时又后悔起来。

"谢谢你。明天早些来。我在等着你哟!"阿菊送着他下楼,送着他出门首。

他读了那封信后,良心苛责着他,心里感着一种痛苦。他在途中很后悔刚才不该耗费那十块钱。阿欢的皮鞋没有买,S村的生活费也半年以上没有寄了呢。

——境遇的变化真快,也变化得可怕!现在的我和×年前在K城的我完全是两个人了!——陈委员在黑暗的村街里一边走一边自己在感叹。

秋深了,晚风有点儿寒,他觉着自己的衣单。自前年在省城当了一个二等科员以后直至今年六月间还在赋闲。前两个月由友人的介绍在C县署里得了一个无俸的委员的位置。该是他的财运到了,前月军司令部发行公债票的命令下来,他拼命地钻营才得了这个优差。但他所用的运动费也在五百元以上了。这一个月来虽然得了些意外之财,但除了运动费外,鸦片烟瘾又大,以外还有许多不经济的浪费,所以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穷的。

——今年冬钱弄到手了,非制一件皮袍子穿穿不可。——他低着头走,看见自己穿的旧灰色绒长衫,更觉得自己贫寒得可怜。

——阿欢的皮鞋呢,买给她吧。她出入早就没有得鞋穿了。她喜欢打扮女学生装束的。——他走到一家小洋货店前来了,免不得在店面的玻璃橱前站着看一看,他还没有看到橱里面陈列的货物,他先发现了玻璃镜里的自己了。头发寸多长还没有剪,两个颊窝深得很,容得下一个拳头进去,脸色是黄灰的,面上

还涂着一重烟油,胡子也长了三四分还没有剃。

“这就是我自己——在中学时代有美男子之称的自己么?像这个样子——像修罗场里的饿鬼的样子的我完全是个现代社会中的最悲惨的落伍者了!”

他无论如何总不愿肯定他的丑恶的样子,但再望了一会玻璃镜里的自己,他总想发现出一部分的美点来。但他愈看镜中的自己,愈觉得自己的脸,自己的姿势丑恶。

“我的体中是没鲜红的血循流了。除了充血的红眼睛以外我的一身是再无鲜血的表象了。这么灰黄枯槁的脸孔和那对红眼睛相配合,这样的形状不是一个恶汉的特征么?”他愈看镜里的自己,愈觉得自己的无价值。到后来他不敢再看了,他不单不敢再看,他真的想对自己的影子一唾。

——教会学校时代的我是何等美貌而风流的,对玉莲的恋爱是何等高尚的!当年的我不是今天的我吧!——他把×年间前后的自己的肉身和灵魂比较了一回后,很想跑到高崖之上向深渊里投身,把这摧残了的躯壳和腐败了的灵魂同时毁灭。

——玉莲也不是教会学校时代的玉莲了。从前有绝世美之称的玉莲,今日也和我一样的丑恶了。——

他追忆出中学时代读过的一篇故事来了。故事里所说的是,一个有名的画工把一个美少年做模胎儿(model)画了一张天使的画像。过了十数年之后他把一个醉汉做模胎儿画了一张恶魔的画像。后来这画工发现了前后用的两个模胎儿是同一个人。他想他就是和这个做模胎儿的人一样了。

他的思想又浮泛到传道学校的寄宿生活时代了。

“陈仲章是个圣人哟!他看见美好的女子决不会生淫心的。他在街道上走时决不望来往的女人的。他真是个实行《圣经》里文句的教徒。他死了后定到天堂上坐在上帝座右!哈哈哈!”他的一个同学名叫约瑟的在喝着酒嘲笑他。

“我想看女中学生们,我想听她们的合唱,所以我上午在礼拜堂听了说教后,下午又到女中学去参加。”一个名叫保罗的裁缝匠的儿子在不客气地说。

“女中学的徐玉莲长得最漂亮！真是个不世出的美人!”一个牧师的儿子名大卫的在狂呼。徐玉莲算是女中学的成绩最优的学生,也是女学生群中第一个有名的美人。

“徐玉莲！徐玉莲!”痛快地几个学生在拍着掌欢呼！

回忆及×年前的传道学校寄宿舍生活,玉莲的白嫩的皮肤和神经质的眼很明了地幻现在陈委员的眼前了。他忘记了目前的自己的丑恶,只管追忆传道学校时代赋有才气和信仰的自己了。

K城的浸信会教会办有一个传道学校。陈仲章在教会中学毕了业再没有经济能力升学,不得已就进了本会的传道学校学做牧师。他在中学时代喜欢写点文艺品在学校的定期刊物上发表,所以在K城的学生社会中算是霸气满满的一个人。

他的音乐天才也赶得上女学生,歌声也很清脆。教会里有什么恳亲会,音乐会,他定跑上去独唱的。有祈祷会,他也定站起来呼上帝,叫哑凹。有演说会,他也定站在讲坛上流着臭汗,力竭声嘶地雄辩一回。总之凡教会里有什么集会,他就是听众的视线的焦点。

徐玉莲也徒慕虚名地对陈仲章常加青眼。陈仲章因为领了浸礼,外面不能不装出不很睬女学生们的样子以博美国的宣教师们对他的信用。但他知道徐玉莲有意垂青于己后,乐得心花怒开。他假装不视女色的计策果然成功了,宣教师们都深信他对女色是很冷淡的无动于衷的人,怜念他贫苦,叫他在男中学和女中学担了些功课。

他在传道学校三年间没有一朝不在早晨祈祷会出席的。他绘了一张耶稣的炭铅像画挂在书案前,一天三次都跪在耶稣圣

像前祈祷,有时故意叫宣教师们看见他祈祷——看见他流着眼泪祈祷。

他又会做几首近代很流行的新诗。什么“美丽的玫瑰花哟!”什么“风雨嫉妒你,摧残你!”什么“玫瑰花吾爱哟,我始终爱护你!”他所作的都是这一类,给近代大诗人H先生读了会笑断肚肠的新诗!但不单传道学校里面,就连中学部里再找不出第二个做新诗的人来。所以教会里的人们都称赞他是个将来的宗教界的大伟人,K城的学生们又都深信他是个将来文艺界的大诗人。由美国来的调查教会的委员都很称赞他,答应他毕了业就送他到美国的神学专门馆去留学。教授也同声地赞成,只有陈仲章才有研究神学做牧师的资格。

他虽受着教会学校学生们的讴歌和教会会众的颂赞,但他在深夜,良心出来活动的时候,发现了自己有最可怕的缺点——他人看不见的缺点。他由进传道学校的初年起,就觉着自己的心上常有很丑恶的暗影在移动,无论用何种的方法——祈祷,读《圣经》,跪着望耶稣圣像——终不能把这种暗影除掉。

他在中学二年级时,同级的钟履清把不自然的满足性欲的方法传授了给他。一经中毒——受了不自然的快感的中毒——的他,嗣后他再无方法禁绝这种可耻的行为。他也常觉着这种不自然的性欲遂行行为是很可耻的,常一个人到礼拜堂去祈祷。有时一个人跑到山上去露天祈祷,跪伏在草上祈祷。但他愈祈祷,迷恋着不自然的快感的他的身体里面,丑恶的欲愈强有力地燃烧起来。他的脸色是始终苍白的,他也常伏在书案上说头痛。他明知他头痛的真因,但他总希望人说他头痛的原因是用功过度。

他疲倦得无可如何的时候,常暗暗地恨钟履清,恨得不情愿——恐怕见他的面。恨钟履清也是无益,他只好恨自己的弱志薄行,不能战胜这种丑恶的欲望。

“你太用功了，所以会头痛！你看你的脸色多苍白！”同学和学校的教授们对他很表同情的。

到了后来，由不自然的性欲遂行行为所生的快感终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了，他的给欲火燃烧着的眼睛终投向女性方面发展去了。他由这时候起，夜间常梦见和徐玉莲相接触。他很抱悲观，为他的软弱的灵魂抱悲观，为他的疲倦的肉体抱悲观！他很坚决地立意把这种不自然的性欲遂行的习惯改除，偷偷地跑到书店里去买了一本《男女生理卫生学》回来一个人读。这本书教训他，要除这种不自然的性欲遂行病，第一要多运动，第二要冷水摩擦，第三要戒食有刺激性的食物和多脂肪分的肉类。他也曾照着这本《男女生理卫生学》所说的一一实行，他每天早晨起来跑步，跑二三里路远才回来吃早饭，他每晚上实行冷水摩擦，他有几星期托词有胃病对猪肉不敢下筷子；但他的丑恶的欲还是一样的剧烈，不自然的性欲遂行行为还是一样的继续着。

“再不许想女人的事了！再不许看女人了！”他也常努力着向丑恶的欲争斗，但他望见徐玉莲时又禁不住把自己的移动敏捷的眼睛转一转。有时还乘人看不见的机会你望我我望你的微笑了。

春快来了，有一次的星期日晚上，吃过了晚饭，他无意中散步到徐玉莲的家门首来了。他听见里面的风琴音——对他有蛊惑性的风琴音。他行近玉莲的窗下低声地叫“玉莲，玉莲。”叫了后又翻转身来向四周一望，很怕有认识的人看见他或听见他叫“玉莲。”

“仲章么？”里面的女音。

“是的。”他再翻过身来向四面张望，他的态度就像窃贼偷望巡警般的。但他同时又想，今晚上她约我来定有好处给我的了，我们是试过了有生以来未曾试过的亲吻的，今晚上该进第二步的了。

"进来坐坐吧!"玉莲走出门首来了。他的心脏愈跳跃得厉害。但这时暮霭早把他们两个包围着了,四面看不见什么。他们俩放着胆子站在门首紧紧地搂抱着,狂接了一阵吻。

"妈到亲戚家里去了,没有这么快回来。弟弟也到同学那边顽去了。你就进来坐一忽吧。"

陈仲章虽然跟着玉莲走进她的书房里来了,但坐在一个矮椅子上脸色苍白的全身索索地打抖,像忽然发了急性的疟疾。

"你身体不好么?"玉莲望着他笑。

"没有什么。到你这里来才这个样子的。"

"你害怕么?"

"不是害怕。但到你这里来总有点不安心。"

"你喝点葡萄酒吧。我买了一瓶葡萄酒——耶酥的血!哈,哈,哈!你不要害怕!妈妈不到十点钟不得回来。弟弟没有人去叫他是不会回来的,小孩子总喜欢顽。"

陈仲章喝了几盅酒后,精神安定了许多,不再打抖了。渐渐闻着玉莲身上发出来的香气觉得有微妙的刺激性了。

"你也喝一盅。"

"我喝不得酒。"

"不行!你该喝一盅!我替你祝福。"

"我先替你祝福才对的。"

"我喝过了。"他擎着一盅鲜红的葡萄酒走过来要玉莲喝。玉莲歪侧头避他。他乘着酒兴把酒盅送到玉莲嘴边来。玉莲再低着头避他,他的只手早加在她的肩上了。玉莲略一转身,那个酒盅叮当的一声碰碎在地面了。他乘势地把玉莲搂抱住了。

"不行!不行!"

"刚才不是接过吻了么?"

"酒臭!不行!"玉莲把臂膀遮压着自己的红唇不给他吻。仲章的舌——高温的红舌——在玉莲的颊上狂舔。

"脏得很！快不要这样！酒臭和涎沫臭！"玉莲笑骂他，伸手想推开他。

"人生是赤裸裸的！我们不必再装假面具了。我把我的赤裸裸给你看了！你也快把你的赤裸裸给我看吧！"

"那不行！使不得，使不得！"玉莲无意识地向他抵抗，但已无效了。

"这，这就是人生的真实！这，这就是人类的本能！"陈仲章狂喘着说。

忽然像起了大地震，他们俩都觉得天旋地转的昏迷不省人事了。

过了一星期，他和她终给教会的宣教师赶了出来——从教会里和学校里赶了出来。

四

"像我这样的人还是早一点自杀的好！生存在社会中，结局是多犯几回罪。"他由K城乘小轮渡回C县的途中，在船上眺望着滚滚东流的江水，几次想跳进江水里去。他心里虽然暗喜他和徐玉莲已成恋爱之侣，但同时又后悔不该因此小小的恋爱问题把像初升的旭日般的有望的前途牺牲了。

"我回故乡去后须把自己的生活根本改造！过去的我算是死了的。今后要开始我的新生的生活。"他回到背山面河的僻静的S山村里来了。

他利用他的辩才和《圣经》的暗诵再在S村中的教会活动。幸行S村的教会和K城的教会是不同派的，所以他居然成功了，并且很得S村的外国宣教师G的信用。他在S村经了半年的钻营竟一跃而为教会的随习牧师了。在这半年中他和徐玉莲是音信常通的。他做了副牧师后就写信去接徐玉莲。当时徐玉

莲的母亲拼命反对。后来发现了玉莲的身体不是寻常的身体了,才将错就错地把女儿送到S山村里来。

由G宣教师夫人的好意,聘玉莲在她办的小学校里当了一名教员。过了年就生了一个女儿了。

教会的薪水终不能羁绊野心的陈仲章。他听见他的旧友钟履清在军界里颇有势力,不久就要到C城来,所以决意辞了S村教会的职务,离开可爱的玉莲,到C城去会钟履清。他决意从今天起投笔从戎,从今天起不再吃宗教饭和教育饭,从今天起投身军政界。

早晨就起程,至下午的五点多钟,陈仲章才赶到C城来了。平时吃晚饭前后特别的闹热的C城街市今天异常的冷静。最使陈仲章惊异的就是每晚上非到九点十点以后不关闭的店门今晚上都早早地关闭起来了。街道上除了几个行人之外还有些三五成群的穿灰色棉衣的操北地口音的壮汉。

近这几天来,风声鹤唳,C城的市民个个都怕他的桑梓之地化为血肉横飞的战场。前天就听说J总司令部下的陈师长所属兵队攻至Y城来了。Y城是K省和F省境上的一个市场,离C城只百多里路。J总司令和X总司令同是新民党的健将,同是K省人,因为地盘主义,近几年来两个竟如水火不能相容了。两个都想以C县一带的十五县为根据地,我得你失,你失我得的争夺了好几年。现在C县算是X总司令的属地,J总司令欲取攻势要把C县一带的十五县夺回来。

无论哪一个总司令的兵队到一个地方,骚扰是免不得的,但说地方会变成血肉横飞的战场却是C城市民的杞忧。这时候K城驻有X总司令的兵队一旅一团,他们若有意防御J总司令的兵队南下,只两天工夫就可以开拔到C城来。K城比C城丰富,商业也比C城繁盛,所以X总司令的部下只在K城借筹军饷为名向K城的商人罗刮了一天又再刮一天,刮到J总司令的兵压

境而来了,他们便退到第二县的市场去刮,把刮光了的 K 城让给 J 总司令的部下去刮。他们只派了两连兵士到 C 城去打听 J 总司令方面的军队到了什么地方。J 总司令的兵来得愈近,他们在 K 城也刮得愈急。最可怜的是商民送 X 总司令的兵队去时要缴军饷,迎 J 总司令的军队进城时也要缴军饷。商民所怕的是焚烧抢掠,所以情愿多缴纳些军饷,维持和平。军人方面也利用商人的这种弱点,得尽情罗刮。

在中学时代把不自然的性欲遂行方法传授给他的同学钟履清是 K 城人,他的姊夫是陈师长的参谋,所以他中学毕了业就投往陈师长的部下。最初是当一个营书记,现在居然升做第一旅的旅部副官了。他只提一个藤荚箱在陈师长部下从军从了三年多了,东飘西泊,三月两月的县长也署理过几任了。这三年来寄回家里来的钱很不少,有人说是在万以上,有人说不止此数。他的父亲在家里买了百多亩秧田,现在又在筹备建筑中西折衷式的大洋房子,这是谁都知道的。钟履清不单寄许多钱回来家里,他的旅部军队占有一个市镇,他便有许多衣服和古董品寄回来。据他家附近的人说,他的祖母去年冬穿着两件貂鼠皮袄是半新不旧的,他的父亲的皮袍子,他的母亲和妻的皮袄也不是新制的。他家的厅里也陈设着许多高价的花瓶,磁盘和珍奇的玉石。但他的父亲是个有名的吝啬的人,决不是能拿出许多金钱来制皮毛衣服和买古董品的人。有时候钟履清的父亲还搬几件古董品到城里去估价,想把它卖去。

久困在乡间,前途暗澹的陈仲章决意投钟履清的门下去干政治的生涯了。钟履清果然念旧日同学之情,也介绍他做了一个营部的书记。他也提着一个藤荚箱跟着陈师长的部下披星戴月地疲奔了两个多月才攻进省城去了。论功行赏,钟履清的姊夫竟做了全省警务处长,陈仲章就在他的部下当了一个文书科科员。他在这时候勾通了一个第二区区长,得了民间的冤枉钱

不少。他做了一年余的警务处科员，算是他的运气最红时代。在这时代内，他学会了赌麻雀，学会了吸鸦片烟了。

约一周年，X总司令恢复了他从前所有的军队，乘J总司令不备从反对的方面攻进省城来了。J总司令部下的——不论做官的或军人——都刮够了钱，听见X总司令的兵到了，怕给他们抢了去，一个个屎滚尿流地逃出省城，没有一个人肯替J总司令守在省城的。J总司令没奈何只得收拾残部退回邻省的F省境上去。钟履清自省城失败后就死在一家外国的病院里了，这是因为他性欲没有节制，身体虚干了，所以一病亡身。他的姊夫在警务处长时代搜刮得太厉害，又没和陈师长平均分肥，陈师长对他早失了信用。陈仲章失了后靠，只得带了一个爱妾阿欢回来故乡。在C城住了年余，警务处科员任内赚的黑钱看渐渐吃完了。恰好今年五月杪，J总司令的军队又由F省境攻进C城来了。新任C县县长是陈师长的秘书。陈仲章认得新县长部下的游击队长，由这个队长的介绍，他进县署里当了一名无俸的委员，每天进去里面，一顿中饭是有得吃的。后来听见J总司令要发行公债票，他便出了很高的利息，借了几百元，拼命地运动，当了西路的一名公债委员。

他和阿欢住在C城很秘密的不给玉连知道。他初回来C城曾一个人跑回S村来看玉莲母女。

一别×年，玉莲完全变了样子，不是昔日的玉莲了。黑色的头发变成褐色了。给青黄色的牙垢涂满了的两列牙齿也不加以洗刷。

他看见玉莲时，他异常的失望。眼前的玉莲不是在秋千架下初试亲吻时的玉莲了。别仅×年处女之美就完全失掉了。她的身躯比从前胖得多了。能够生杀男性的魅力也完全消灭了。

可怜的是呼呼地睡在母亲怀里的小女儿。

仲章有点后悔不该回到S村里来，他想把生活费寄来给她

就够了。

那晚的晚饭,不消说只他和玉莲两人对着吃。他一面吃饭,一面偷望玉莲的嘴。她很不客气地把嘴张开,一碗饭只几秒钟工夫就倒进去了。他望见这个样子,心里异常的不快。他决意不望她的嘴了。但玉莲每次笑向他时,当中的两根腐蚀了过半的青黑色的门牙给他不少的苦恼。

但她袒着胸喂乳给小女孩儿吃时,那两个肥大的雪白的乳房和有曲线美的褐色的乳嘴给了他不少的蛊惑。不能一晚上离开女色的他,在S村住了一星期,每晚上还是不能离开玉莲的雪白的肉体。

过了一星期他托词在C城有重要公事未了,跑回爱妾阿欢的家里来。

五

仲章在省城警务处当科员时,寄寓在Y马路的一家旅馆。这旅馆离钟履清的第三公馆不远。当时的新官儿有几位姨太太便有几家公馆。钟履清算是由伟人而进为新官的一个人,所以在省城也有三间公馆。

有一次钟履清约了仲章到第三公馆里去吃晚饭。这晚上他认识了阿欢。

嗣司他借访钟履清为名常到第三公馆来看阿欢。几次都没有找到钟履清。第一回他只站在门首和阿欢笑说了几句就回来了。第二回便敢应她的请求进去客厅里坐谈了好些时候才回来旅馆。第三回竟敢跑进阿欢房里说说笑笑了。

——这回是第四回了。看她是很有意思的。不该作这样的念头的,太对不起朋友了。不要紧,不要紧!他在中学时代对不住我的事情还多呢。他蹂躏我比蹂躏女性还要厉害呢!何况阿

欢又不是他的正妻。——仲章在往第三公馆的途中像吃醉了般的对阿欢起了种种的野心。

他访了阿欢几次,很详悉她的身世了。

阿欢原是一个女子师范的学生——很时髦的断发女学生。她因为虚荣心重和敌不住性的苦闷,终犯了罪;还没有毕业就由学校赶了出来。

阿欢小的时候就没有父母了,也没有兄弟。她进学校完全是由她的叔父负担一切的责任。在陈仲章的意思以为阿欢之所以犯罪,最大原因就是没有父母,身世凄凉。因为世界中没有能安慰自己,怜惜自己的亲人,所以求理想的配偶之心过急。这就是阿欢失身的第一个原因。

阿欢失了身后,蹂躏了她的处女之美的轻佻学生——一个师范大学学生就把她遗弃了。到后来她自暴自弃地嫁了一个军官作第六姨太太。后来那位军官在政治上失败了,逃回他的原籍 H 省去了,所以她再跟钟履清作了第三的姨太太。

"钟老爷不在家么?"仲章走到钟履清的第三公馆来了。他很担心钟履清在这第三公馆里,他今晚上就白跑一趟了。他望着开门的老妈子颤声地问。

"老爷不在家,太太正望陈先生来呢。"在一般的姨太太家里服役惯了的老妈子对陈仲章也加以一种猜疑之眼,作卑谑的笑颜向他。仲章看见老妈子的笑颜心里感着一种不快。

"今晚上你就在这里多耍一忽吧。你看快要下雨的样子,再没有人来了吧。"他走进公馆时,阿欢笑着走到厅前来迎他。

"钟先生呢?"仲章担心的是钟履清。

"他昨晚才到这里来歇,今晚上不会再来了的。"阿欢一边说,一边引仲章到她的睡房里去。"到我房里坐去吧,外面风大得很。"

阿欢房里的陈设很精致。最惹人注目的就是里面的一张铜

床和床上铺的美丽的被褥。此外还有许多精美的台椅,衣架和台上陈列的磁瓶时钟等高价的用品。

阿欢和仲章进来后在当中的小圆台的两侧对坐下。老妈子端了茶具进来很自重的就出去了。阿欢起来替仲章斟茶。

"你一个人住在旅馆里,夜晚上很寂寞吧。没有到什么地方玩去?有空尽管来耍,不必客气。他在家里时也可以来,不在时也可以来……"阿欢说的话由仲章听来是别有深意的。

两个人谈来谈去都是关于政局的话和今后要如何做官弄钱的方法。其次就是各人叙各人的身世。仲章也把父母双亡,家计贫寒,自己苦学过来的话添多减少地说给阿欢听,像在告诉阿欢自己是个独立有为的少年。

"你真是个有志气的人!年少劳苦就是日后成功的准备。"阿欢望着种章的脸称赞他。

老妈子早睡了,案上的时钟十响了。仲章站起来告辞,说要回旅馆去。

"还早呢。十二点钟前回去不要紧吧。我每晚上不到一二点钟睡不着,今晚上又没有人来了。你回去后,我一个人睡不着寂寞得很呢。"阿欢也站起来拦着他不放他走。她像很诚恳地留他。

仲章的胸前感着由阿欢身上发散出来的温气。很强烈地把克光反射过来的有艳色的黑发里流出来的香也冲进他的鼻孔里来了。他此时的全身像在一种重压之下。

"太迟了,不很方便罢"。仲章不得不说了这一句出来。

"不要紧!怕什么!再坐一刻去吧。卖面的还没有过呢。吃了面回去不迟。"阿欢更逼近仲章的身前来了。她那对含媚的眼睛凝视着仲章。凝视了一会笑起来了。她的只手无意中触着他的手了。柔滑的皮肤,粉红色的双颊,蔷薇色的唇给了不少肉感的诱惑给仲章。

仲章站不住再坐下去了。

两个坐回去后反找不出谈话的端绪了,彼此默默地坐了一会。

“你坐一坐,我去看看后门闩了没有。”

阿欢出去了一刻就回来了。

“看不见一个星子。……”她一边说,一边走到仲章的椅子旁边坐下了。”明天会下大雨吧。”

阿欢身体里面发散出一种浓厚的有刺激性的香气来。仲章沉醉在这种香气里面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真对不起你了。这样晚还没有把你放回去。”阿欢说了后笑了。

“早晚回去都是一样的,又没有谁在等候我。”仲章故意说笑话般的试探阿欢的意思。

“夜晚上一个人很寂寞吧。”

“很寂寞的,但寂寞惯了的人也不觉得难过了。半夜醒过来时,有时也觉得很凄凉的。”

“那时候怎么样呢?”

“把眼睛紧闭着,连头部都钻进被窝里面去了,拼命地睡下去就是了。”

“怪可怜的!”阿欢像把身体歪靠过来表示对仲章抱同情。

“一想到旅馆里那间空气闭塞,黑暗的小房子,心里就不舒服,真有点不情愿回转去。”

“客厅里有床铺的,留你就在这里歇一晚也不要紧,不过彼此不是自由的身体,怕外面的人们说闲话。……”阿欢把身体更歪靠近仲章身边来,他觉得周围的气压更沉重了。

“钟先生不常到这里来么?”仲章觉得两个人沉默着不说话是难过的。他的呼吸很急,勉强地说了这一句话。

“哪里!已经有三处家了,还不餍足。听说在什么楼又姘识

了一个。一个月怕有两三晚到这里来。就来也……”阿欢斜视着仲章作一种媚笑。

“不歇夜么?”仲章的色胆陡然地大起来了。

“不是的！你看他乾姜头般的有甚气力！你不知道他的怪脾气,他一晚上要应酬几个！到我这里来简直和死尸一样的。”

“……”仲章觉着自己心里头的热血向周身喷射,痴望着电灯一句话都不会说了。

“你这个人真不行哟！骗人说了这些话又装做没听见！你把我说的话告诉他不行哟！莫害我挨打挨骂。”阿欢笑着用手推仲章的肩膀。

“我怎么好告诉他！你想我能说这些话——能对他说这些话么?”仲章也笑。“钟先生的艳福真不小!”

“你羡慕他?”

“我哪里敢希望这些。”

“你也可以娶个姨太太。”

“正式的太太还娶不起！说姨太太!”仲章说了后故意地叹了口气。

“真的你还没有娶太太？我不信!”阿欢说了后努着嘴摇头。

“你不信,我也没有法子能够叫你信。”

仲章觉得身体再支持不住阿欢的有意无意地诱惑了。他们俩互感得到呼吸的那么接近了,快达到危险线上了。他几次想起来说回去,但终不情愿动身。他觉今晚上还有一种希望在等候他。

“你这个人！……”阿欢的眼睛里燃烧着一种欲仰视他。

仲章觉得自己的和阿欢的膝部接触着了,摩擦着生一种热气。仲章沉溺进强烈的情感中了,他的头脑陷于惑乱的状态了,他突然地站了起来,把双腕加在阿欢的肩上,更进而揽着她的粉颈把她引近自己的胸上来。

"呃!"阿欢低声地只惊呼一声,再也不抵抗,乘势把头枕在仲章的胸上了。过了一刻她微微地抬起头来双颊绯红地仰视着他微笑。接近电光的她分外的美丽。仲章略一低头把自己的灼热了的唇送到阿欢的红唇上来。

屋外的马路上有由远而近的汽车的悲鸣。汽车像在门前停着了。随后又听见敲门的音响。

"不得了? 他回来了! 一定在什么地方吃醉了回来了! 你快点回去,由厨房的后门出去! 今晚上真对不起你了!"

仲章的背上像浇了一盆的冷水忙站起来,通过黑暗的厨房打开后门走到一条狭小的街路上来。

他出来后,兴奋了的精神冷静了许多。他在后门首还站了一会,听见里面钟履清和阿欢的笑话。他禁不住发生了一种无名义的嫉妒——今晚上特别发生的嫉妒。

他痴痴地站着偷听了一会,才清醒过来,伸出掌来向他自己的颊上打了两个嘴巴。

"笨蛋还不回去!"

仲章自那晚上回来后,好几天不到阿欢那边去了。

又过了二十多天了,天气一天一天地热起来。有一天钟履清打发了一个人来请他到第三公馆去吃晚饭。他到第三公馆会见阿欢时很不好意思似的。但阿欢对他像没有那晚上一回事的样子。

饭间钟履清告知他,他奉总司令的命令要跟第×师出发到北江前线去,最快也须三个星期才得回来。钟履清再叮嘱他,在这三星期内第三公馆的事要他帮忙照料。

"是的,望陈先生常常来才好,不要客气的。陈先生是我们的兄弟般的。"阿欢在旁边插嘴说。

"有什么事,你打发人到我旅馆来通知一声,我就会过来的。"仲章用很诚谨的态度,像祷告上帝般的说。

“你有空每天晚上来看看她们好些。不要多费时刻。或迟或早来一次,不要定了时刻!”最后的一句钟履清说得特别的有力。

——他是怀疑阿欢,要我来监视她。他太信用我了。他这样的信用我,我还对阿欢怀这样卑鄙的野心,太不知羞耻了,太无良心了。陈仲章心里起了一种后悔。

仲章那晚上由第三公馆回来后,决意不再对阿欢生妄念了,决意对朋友负这三星期的责任了。但到了第二天晚上会见阿欢时,阿欢的态度很微妙地给了他一种刺激。

果然钟履清去后的最初几晚上,他和她都不敢十分深进,觉得太快深进了去总有些对不住钟履清——一个对不住夫(?),一个对不住友(?)。

钟履清去后的第五晚,天气异常的闷热。陈仲章跑到第三公馆来时周身都是汗了。这几晚上他都是借第三公馆的浴室洗澡。今晚上他一到来也循例的松了外衣跑到浴室里去。

他站在浴室里望着由磁盆里热腾腾地蒸发出来的白气,待要解开内衣。阿欢手里拿着一块肥皂推开门走进来。

“浴室里没有肥皂了,你用这一块罢。”

仲章看见她踌躇了一会不敢解除内衣了。阿欢望了望磁盆。

“快点洗,赶水还热。快点,我还没有洗呢。”她一面说,一面走出去了。

仲章看见她出去后,又觉得失掉了一个好机会的样子。仲章才跳进磁盆里又听见阿欢站在浴室门首的声音。

“我进来使得,陈先生?”

不待仲章的回答,阿欢笑嘻嘻地走进来了。仲章缩蹲在磁盆的一隅不会说话,只痴望着阿欢发呆。

“我们一块洗吧! 可以?”阿欢歪着头笑问他。

仲章此时周身的血管像要爆烈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到后来决意望她的加进了。

“……。”

“你背过脸去,让我脱衣服!”阿欢在痴笑。

“老妈子呢?”仲章等到阿欢走近磁盆过时,低声地问。

“我叫她买东西去了。就在家里也不要紧。”

“怎么说?”

“她早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不怕她……?”

“她不怕我撵她出去,也患不着和我们为难。你放心吧!”

“……”

“对不住了。让我……”

×××××××××××××××。×××××××××,××××××,×××××××××××,×××××××××,×××××××。

嗣后仲章和阿欢的关系只听它能够达什么地方就做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的关系强烈的继续了半年以上。钟履清死后,阿欢的一身遂完全由仲章负责了。

六

“第一次的厘头有六百,我和梁委员均分,可以得三百。正额厘头之外还分了六百多块。借了人家五百元,两个月的利息要三十元。我这回可以赚得三四百元的样子。还有李官进和廖均昌两家至少每人也要敲他一百块。那么到年底的生活费就可以维持下去了。到十二月间发行第二次的公债票时,就可以多弄些钱来过年——过一个舒服的新年吧!老梁那个人尖利得很,到第二期的公债我还是运动改南路委员吧,就多花些钱也不

要紧,南路的几村有钱的人比较的多。”归给政府专卖后的鸦片的价钱比二三年前贵加数倍了。陈仲章的鸦片瘾是很够程度的了,每天没有二块钱的烟膏是不能过瘾的。其实他和阿欢的生活费并不要多少钱,他所担心的,他极力筹谋的还是他每天吃的鸦片的代价。二个月前答应买给阿欢的高跟皮鞋至今还没买成功。

“我今晚上就把皮鞋买回给阿欢,她一定像小孩子般地欢呼!”他站在一家洋货店门首踌躕了一回。

“我是这世界中最无用的人!漫说事业,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圆满地维持下去。我是像粪缸里的蛆虫一天在蠢动,什么事也干不来!但除了做这种欺骗事业的委员以外,我真没有正当的职业了。干下去罢,再没有法子,这是境遇逼着我干的。梦想做宗教家,梦想在社会上留点名誉,那都是迂腐无聊的。在传道学校时代他们是过信我了,我也过信自己了。”

阿欢有二十三四岁了,不算个美人,也不见得伶俐有学问;他喜欢她是因为她像个小孩子常发她所特有天真烂漫的脾气,其次是因为阿欢对他的滥爱女性癖不生嫉妒,也不追究。他和她同栖了半年,才知道她感受了男性的病毒,患了肺结核症到第二期的了。有姑息的仁爱的性质的他,觉得阿欢的身世太可怜,再不忍把她遗弃了。和她同栖了两年余。最近这一年来他和阿欢共度了最无聊赖,最贫寒的生活,阿欢不单无半句怨言,他没有钱吃鸦片时,阿欢还拿出几套衣裳来叫他送到当店里去。

“除了她的前半段的堕落的历史,除了那种不治的病症,阿欢可以说是我的爱人了。”他想及此一层,他的眼睛很奇妙地满蓄着泪珠儿。

行出了村街,他走到一个黑暗的旷场中来了。他觉得他和阿欢的同栖生活完全是诗的生活,小说的生活。

“真怪!怎么今早起来特别的高兴,不像平时那样的只呆坐

着不说话了。”

“我吗?”

“真怪！你这几天的样子看得出来的高兴。”

“你真的看出了我近来有点高兴的样子么?”

“好几天不看你的笑容了。你今天早上这么早起来,洗了脸,不是一个人在唱赞美歌么?”

“你也知道赞美歌么？在什么地方学唱过来么？我竟不知道你也会唱赞美歌!”

“你太看小了人了！我小的时候也到过礼拜堂去听过礼拜日学校的课。礼拜日学校的英文我都知道哟！Sunday School!”阿欢说了后,歪着头笑了。

“那么,知道的你唱一首听听。”

“都忘记了！耶稣教的赞美歌,什么‘亚门,’,最讨厌！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该知道有赞美歌的。怎么你也认得耶稣呢?”

“为什么?”

“像你对女性没有一点信用,今天爱上这个,明天爱上那个的人,耶稣是不喜欢的,耶稣是不喜欢你这样的人!”

“我不是早向你说过么？我从前是个信仰很深的教徒,从前我也曾在礼拜堂说过教。”

“是的,你说过,你是扯谎的！哈哈哈！你会说教,像你这般的人……”

“你不相信么？我真的说过教来。赞美歌我唱得最好,谁也赶不上。”

“真的也未可知。但怎么我们共住了两年不见你唱过一回赞美歌呢?”

“唔,耶稣么？耶稣那些东西早忘记了！没有饭吃,找不到饭吃,早把耶稣忘记了!”

“但是,你那几本《圣经》不是很珍重地保存着么?”

“是的,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

“你怕许久不读《圣经》了吧!”

“是的,《圣经》是有希望的人读的,是有钱的人读的。我是没有希望了的人,我是穷鬼……”

“清早起来,快不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

“但是我每思念到我的前途,我们的困苦,我觉得很伤心,也很悲哀。”

“我还不是一样! 我常一个人伤心,你出去了哪里知道? 我怕你有一天不要我,离开了我,那我这条性命就完了。我每次设想到这层,我真的伤心到不得了。”

“你只一个人爱瞎猜。你看我是这样的人么?”

“真的? 真的不讨厌我? 那我真欢喜! 我只怕你讨厌了我,不理我,再娶一个。……我想我如果能生个小娃娃,那就……”阿欢说到这里流下泪来了。

“……”今年的正月间,阿欢有了六个月的身孕了。有一天的晚上,两口子因为很无聊的事吵了起来。阿欢说了一句糟蹋了陈仲章的话,他一脚的向阿欢的横腹部踢去,那晚上阿欢就流产了。

“不生下来也算了。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未免太可怜了。那个娃娃是不该生下来受罪的。我们也没有福气享有小孩子! 我怕再不会生育了。你还好些,你家里还有一个女儿。”阿欢早知道仲章和徐玉莲的关系了。

“阿欢,你说些什么? 我家里的还不是和别人一般的。”

“但是有血液关系的还是亲爱的。只有我一个人,在世界里只一个人,将来是没有人睬,没有人理的!”阿欢的眼泪又扑扑簌簌地落下来。

“你总爱说这些无聊的话,叫人听见了不欢乐。你放心吧!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离开的,到死都不离开的。你放心

吧!”

“但是你这个人说话是很随便的。看你很爱我很喜欢我的了,但忽然又骂起我来,打起我来了。你这个人的脾气真怪,谁都捉摸不到,你对我像爱鸡爱狗般的在拼命地爱着,但忽然的又想把它们杀死。我真有点怕你,怕你的心靠不住。什么时候却不晓得,到那时候你一定不要我的!”

“真的对不住你了!我这怪脾气怕难改了。我不是不知道应当这样的对待你,但我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会给你气受。一时间自己觉得很喜欢了,但只一瞬间又觉心里异常的不好过就急怒起来。这种性质像是我的父亲遗传给我的。真是对不住你了。我这怪脾气怕今生今世改不掉的了。”

“是的,你爱我的时候,真是比别人不同的爱法,比别人三倍四倍地爱我。但你发恼的时候的样子我真的怕看,我宁可死了,真不愿意活着看你的难看的脸色。你也是个很可怜的人,你自己常在磨灭自己,自己讨苦吃!”

“答应了你的皮鞋还没有买给你呢。”

“没有钱不要买罢。还是你该缝件长衫了。你看,当一个委员穿着这一件褪了色的旧袍子东跑西跑太难看了。你有钱还是缝件新的夹袍子穿上吧,下乡去时,外观上也好看些。你看,这袖口上快要破烂了。……”

“这些东西慢说罢。只要我们很和气的,没有疾病的同甘苦;那就没有钱也是幸福的,到什么地方去都是幸福的。”

“我还不是这样想。你这颗心以后不要尽跑向外面去,在家里多把欢乐的颜色给我看,那就没有钱,没有一点东西买给我,我也很快活的,感激你的。”

“你不嫌我穷么?”

“唉,贫穷是各人的命运,勉强不来的。我不嫌穷,我只恨没有人爱我,真的,我有生以来没有领受过人的真心的爱。真心爱

我的人,你算是第一个……”

“你直的这样喜欢我爱你么?”

“无论那一个女人还不是一样!女人所希望的就是丈夫的真爱!”

“那我真感谢你了,阿欢!我有了你,可谓不虚生了。”

阿欢又像有所怅触,从怀里取出一方手帕在揩泪,陈仲章只默默地望着她。

七

下了雪,C城十一月杪就下了雪。C城的冬的郊外除了几家茅屋,几株有枝无叶的枯树外只有苍空了。这种单调的冬景会使心里烦闷和贫苦的人生一种悲寂之感。尤其是下了雪的郊外的冬景更会使这些人生无限的烦闷。

陈仲章自秋间当公债委员后,他的职务引起了他对自身生活的反省不少;他的职务常促他追忆远昔的过去。但他的心胸无论如何不能开放,像冬雪时天空结一种无聊的低气压——悒郁的不安的悲感——封锁着不得开放。一经犯了罪的人们再不敢安然地在光天白日之下走路了,他们只拣阴影,更黑暗的阴影的地方走。一经离开了上帝示给我们的光明的世界的陈仲章,他的灵魂就有点像受制于继母的威权之下的可怜儿常在翻着白眼观察人生。在这种特殊的观察中,他只能发现悲感和绝望。他觉得他的生活给悲感和绝望包围住了。

今朝晨,他很早地起来了。他还是穿了那件旧的灰色绒长褂子打着寒抖出去。昨晚上他接了梁委员来的一封急信,叫他今天一早到城里去商议重要的事件。

陈仲章进了城后先到县署里转了一转。他遇着署里的办事人员不管他们谁上谁下,谁大谁小,他只是很谦卑地低头;差不

多遇着县署里的狗都要低头。他由县署里出来就跑向梁委员指示给他的相会的地点——一家禁烟分局去。他到了那家禁烟分局还不见梁委员到来,他只得拣了后面的一个烟榻,挑点烟膏来吸着等候梁委员。他只抽了三两枪梁委员到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来迟了。我才到县署里去来,他们说你来了又出去了。我进去会了会总务科就出来的。老陈,我们的事有点靠不住了,你没有听见么?"

"什么事?什么事?"陈仲章从烟床上翻身起来坐着。

"不要忙,我告诉你。这都是总务科在捣鬼。他只向县长身上推,说是县长非要那个数目不行!"梁委员穿着一件湖绉面的皮袍子,上面还加着一件马褂,样子阔得很。

"是不是李官进和廖均昌两家的数目发觉了?"曾信奉过上帝的陈仲章,良心算没有完全丧失,他的畏罪之心是常在警戒他。

"署里面怕是有点知道,但没有证据呀!若听凭他们的控诉就撤掉我们的差事,那么以后有谁敢当委员替署里挣钱呢?那算不得什么事!我今天要找你商量的是另外一件事。……"

"第二次的公债票不发了么?"陈仲章早就听见政府因民间反对公债激烈,有收回成命的意思。

"不,第一次的成绩很好,政府哪里肯放手。他们还要大大地发行呢。第二次的票额是九一折,缴九十元的作一百元算。征收第二次公债时,同时发第一次公债的利息给他们。你看政府骗人的方法好不好。第二次的数目还要增加多些,我们西路的总额增加一倍了,预定的数目二万,实收一万八千。老陈,县长就是因为这一点要我们按额比例的缴足数目给他。"

"他要我们缴多少呢?"

"说是按额比例,你还没听见么?从前正额一万,要我们共缴一千的捐纳费,这回一万八千当然是要一千八百元的!你看

我们第一次有了什么好处！只赢了点烟钱罢了。我真的有点不愿意干了。你呢?”

“……”陈仲章给梁委员这一说,差不多落了胆,张开口呆望着梁委员。

“外面的人都以为我们当公债委员的入息很大。听说还有不明利害的人花两三千元作运动费去干我们的位置呢。”

“那不是要给他们争了去?”

“那未见得。署里无论如何不近人情想委别人是先要得我们的同意的。”

“真的么?”陈仲章略觉放心了些,他心里对梁委员有说不出的感激,他觉得这回如想保持公债委员这个位置,非赖同事梁委员之力不可了。因为梁委员的叔父是军司令部本部的军需处处员,县长要敷衍他的叔父的面子,不敢给他下不去。

“署里如不得我的同意,我一定和他们闹一顿,看丢了谁的面子。”梁委员很自信地拍着台子在说。“除非老子不干!”过了一会,梁委员再说了这一句出来。

“……”陈仲章只呆望着梁委员。他很羡慕梁委员有后援,有叔父在军司令部总部里当军需处处员。

“我就不干,也不能够空空地把它丢下！我还要弄点钱回来,我们都花了五百元干来的!”

“怎么能够弄点钱回来呢?”陈仲章中计了,中了梁委员的计了。

“县署里要拍卖我们的位置,不先向我们赎这位置回去怎么行呢?”

“你望县署里把捐纳费发回给我们么?”

“想做委员的人会把给我们的,不过要在县署疏通罢了。”

“能发回多少呢?”

“那当然没有全数！一两百块总算靠得住吧。”

“你的意思怎么样?”

“我此刻还没有定主意。我不是对你说过了么?我的叔父早就叫我到总部去,我也很想去活动活动。”

“你如果不干,我一个人是干不来的。我还是跟你取一致的态度吧。……能要点钱回来,不干也算了。”陈仲章到了最后,只能发悲弱之音。想继续着干呢,县长所要求的数目无从筹措。不干呢,我不是失业了么,往后的生活如何过去呢?他现在对自己的职业的取舍,完全没有主意了。他只能视梁委员为转移,仰梁委员的鼻息。他想作算自己不干,就连向后任委员要点补助费回来也非经梁委员的手不成功。若不是和梁委员同事,我只能白白地把这个委员的位置失掉了吧。

“我还有点事,我要去了。我们的事明天再商量吧。”梁委员抽了几枪爬起来要去。他在叫分局的主人算账。

“你去吧。一点儿的数目让我付吧。不必客气的。”陈委员极力的想买梁委员的欢心,他在争着替梁委员还鸦片账。梁委员果然不客气地大摇大摆的去了。可怜的陈仲章他身上只剩了五块钱,还了鸦片账后,他的全财产只有二元,又七个铜片子。

由禁烟分局出来了的陈仲章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东跑西跑,找了几个友人。他坐在友人家里也心烦意乱地说不出什么话来。看看太阳快要下山了,他很悲哀地垂着头回到小家里来。他觉得很忧郁的,像快要发狂般的忧郁。阿欢脸色苍白地走出来迎他。他和她对坐在很幽暗的洋灯下吃晚饭,焦黑了的饭。饭不单焦黑了,饭里面还混有许多砂,大概是阿欢煮饭时没有把米淘干净,他咬着了一粒黄豆大的砂粒,痛得他的齿根都震动起来。他恨起来了,连碗并筷地向地上一掷,那饭碗碎成三四片了。

阿欢只不开口。阿欢看见他发脾气了,若能笑着安慰他几句,他这怒气也不难和解。但阿欢也有点怪脾气,决不先开口和

他说话,她只低着头在咬嚼一块猪骨。陈仲章看见她这种冷淡的样子,怒火更加炽烈。他到这时候不能不先开口了。

"饭弄成这个样子,要你在家里做什么事!"

"真的对不住了。今天下了雪,天气冷了些,我一早起来就头痛。今晚上把米放下去了,觉得有点脾寒,我往床上静了一忽,起来时饭就焦了些。真对不住了。"阿欢不觉自己所说的话冷淡,但在这时候陈仲章听着觉得异常冷淡的。

"酒怎么不拿出来吃?快热点酒来!"他像不愿意轻轻地把阿欢放过,他从另一方面攻击她。

"家里哪里还有酒!有时候有点儿酒,你都要一气地把它喝得精光。"

"那,快去倒点酒回来!"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一角钱掷在阿欢的面前。

"唉——"阿欢站起来跑到里面去了。

陈仲章打着寒抖等了一忽还不见阿欢出来。

"你还不去么?在里面干什么?"他高声地怒号起来了。

"换衣服!"

"有多远的路换衣服干什么?"

"我顺便到林公馆去一趟。"林公馆的主人林权是个退伍的营长,住家离陈仲章的家不远,他也在省城娶了一房妾和阿欢同姓王,所以阿欢就认了她做姊姊。她们同是省城籍,同说一样的方言,所以很要好,时相过从。

"酒呢?"

"叫酒店的小孩子送过来给你。"

"到林公馆去干什么?人家吃了饭要歇息了。"

"你管我干什么!我自有我的事要干的!我患了什么罪?一天挨打,两天挨骂?"

"你说些什么!算了,不要去了!酒不要买了!"他把她的手

里的酒瓶子夺了回来。

“不要酒了么？那我不到酒店里去了。我有我的事，我到林公馆去一趟就回来。”阿欢一面说，一面在找她的洋伞。他这时候一句话也不说，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只默默地望着她。她提着洋伞要出去了。

“对不住，请你把门关上好么。我去一趟就回来。”

“无论如何，你定要出去么？”他怒视着她。

“唉，我无论如何要去一趟。那是我的自由。你已经讨厌我了，还不自重地坐在你面前给你讨厌么！”

“要去只管去！”你就去死了罢！看我理你！”

“不死就不行么？你当我离开了你就没有饭吃了么？够了，够了，听够了。”阿欢冷笑着出去了。

“你要死，只管去死！”他有些放心不下，走出门首来望着阿欢在黑空之中消失了。他回到房里来痴望着食饭台上还没有收拾的残羹余饭。他心里感着一种不安，同时也感着一种悲寂——平时家中的空气已够程度的悲寂了，阿欢去后，他觉得更悲寂。

他穿了一对木屐跑了出去。他向黑暗的枯木林中走。树下的地面还堆着些白雪。他走了几分钟，因为没有穿惯木屐，脚走得痛起来了。但他还没有找到阿欢的影子。

“真的死了怎么办呢？……”他走到几条路的分歧点来了。他觉得非把自己的身体分为三个四个分途找去不可。他站在分歧点上痴望了一会。他几乎就要哭出声来了。“我若找着了她，无论她说如何地过分话，如何地骂我，我还是忍耐着安慰她，把她带回来。”他在这么想。

“阿欢！”他的有力的悲切的声音。

他再跟着雪融解了的暗黑的路上去。他走近一个大雪堆前来了。雪堆下像有个黑影在振动。他忙走过去看。倒在雪上的

果然是阿欢。他的紧张着的精神松解了些，他安心了。阿欢听见他行近来了，早拼命地爬了起来再往前走。

“阿欢！不要去！你等一忽，我有话告诉你！”

阿欢还是拼命地向前方跑。他也脱了木屐向前面追去。他抓着阿欢的髻儿了，但她还想跑。他像野兽般地把她拖了过来拦腰地抱着。阿欢拼命地和他抵抗。他恨起来了，把她打了几个嘴巴。她乘势地倒在地面上乱滚，一边骂，一边哭。

过了半点多钟，他很费力的把阿欢半抱半推地带回家里来了。阿欢和他的衣服都满染了泥垢和雪。阿欢站在门首，死不肯进来。他不免又动手抓着她的头发拖了进来。他并不是不知道他今晚上的行为太残酷无道了。

阿欢的头发早散乱了，衣裳也扯破了好几块，她只半伏半眠地倒在地下——寒冷的地下。泥和雪的团块由阿欢的头发和肩上一块一块地落下来。他忙取过了一条毛巾来替她拭去周身的泥垢，最后还替她拭脚。她起初用她的脚蹴他手里的毛巾，过了一忽也就听他一一地拭干净了。但她的双肩还在痉挛地震动，伏在地上呜呜咽咽的。

又经了十分二十分钟。

“要着凉的！受了风要发热的。快点起来！起来睡罢！”他几次想把她抱起来，但她死不给他抱，她拼命地抵抗着不起来。

“受了风不更害死人！你到底要怎么样！今晚上是我错了的！但我不常对你说么？男人在外面奔走，不免要受人的气。要图生活，受人的气是当然的。回到家里来，免不得要向你发泄几句。你忍耐点儿就没有事的。不错，我不该给你气受的。不过也得体谅体谅我。我在外面要忍声吞气地不能自由说半句话，回来后，你又一声不响的，那么我的苦闷谁替我排解呢？”他一面说，一面拭她的头发和脚。她只伏在地面上不做声。他把她的头发和脚拭干净了后，要替她换身上的衣服，她又在抵抗。

她把自己的头发乱扯,扯了后又用双拳向胸上乱捶。他忙捉住她的双腕,她便拼命地把全身往上跃。跳跃了一会露出两列锋利的牙齿把自己的手腕和唇乱咬一阵,腕上唇上都生了许多血痕。

"你的病又发出来了!"陈仲章深深地叹了口气,用尽全身之力把阿欢抱着。

又过了半点多钟,阿欢的气力像竭了,她很困倦地伏在地面上。他费了很大的力,才把她抱到床边的椅子上坐着,替她换了湿透了的衣服。这时候她并不抵抗了,像没有气力抵抗了。他抱她到床上去,替她盖了被,让她睡了。他只坐在床边守着。只一刻间阿欢忽然由被窝里坐起来,不哭也不说话,她只圆圆地睁开她的眼睛不转瞬地向上望了一会,又把房里的四周望了一会像想发现什么似的。仲章望着阿欢的这种变态,有点慌起来了。

"欢!你怎么样了?你的身体怎么样?"他心里起了一种不安的暗影,忙把她抱着。阿欢像知道他在抱着她,呃的一声哭出来了。

"怎么样了?哭什么?"他对她半安慰地半叱责地问。

"你问我哭什么?仲章,你不是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抢了去么?你把我这个没有父母没有兄弟的女子带到这个寂寞的山里来,叫我一个人没有伴的孤孤凄凄地住在一所又狭小又破漏的房子里!连快要生下来的婴儿都……"阿欢说到这里痛哭起来了。痛哭了一会,"你虐待我也虐待够了,现在想把我丢了,想不理我了。我到什么地方去好呢?我到处都没有亲人的!我到处都是一个人,孤孤冷冷的一个人……"阿欢伏在被面上又痛哭起来。仲章只默默地抚摸着她的肩背。

八

第二天陈仲章和阿欢都很早地起来了。他们俩围着一个火盆向火,很和睦地在议论昨晚上的经过。

“真的,昨晚上把我骇昏了。我怕你真的发狂了。哈,哈,哈!”

“我自己也昏昏迷迷的,像发梦般的,自己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那时候真危险得很!如果有刀,有剪在我面前,那怕不拿起来向自己的咽喉刺了去。……”阿欢低着头注视自己昨夜咬伤了的腕上的伤痕。

“多蠢的女人!自己把自己啮到这个样子……”仲章只手捧着女人的腕,只手在抚摸她的伤痕。”我昨晚上回来时,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为什么装出那么难看的样子!”

“一个人一天到黑坐在家里不寂寞么?天气又冷,我的身子又不好!等到太阳下了山还不见你回来!我当你不要我了,不理我了,跑到什么地方去歇夜了!我天天望不见你回来都是这样想的!……”

“蠢极了。你不要这样想!谁会不理你?谁会不要你?”

“真的不要把我丢了哟!你不要我时,我真的没有地方去了!”阿欢像小女儿般的红着脸说。

“你完全不知道人生的艰苦!你们每天所忧虑的事就是这么简单的。我们男子每天是要到外面劳动的,所忧虑的事也很多很复杂。想弄点生活费就不能不向人低头,这是最痛苦的事,比给人打几个嘴巴还要痛苦。像我这样的人更要受人的气……”

“那我也知道。但是你过了时刻还不见回来,我心里是很难过的。听见了你的足音,才安心了。我原想等你回来和你欢笑

地说几句话。到后来看见你全没有自觉迟回的态度,我又转乐而为恨了,免不得赌气地不理你,要你反省,知道自己回迟了。不知道什么缘故,我近来是喜怒无常的,真对不住了。别家的主妇,她们的老爷们十天二十天不回家都不觉得有什么,也不猜疑。不知什么缘故,真的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有这种怪癖,像狂人般的怪癖。……”

“这也算是你的好处。我们俩共住也算是奇缘,哈,哈,哈!刚才吵嘴,过了一忽又和好了。看看和好了,突然地又打起架来了。哈,哈,哈!”

“这叫做人以类聚。是不是这样说?是不是?笑什么哟!人家正正经经地问你!我们狂人是和狂人作伴的,是不是?哈,哈!”

两个人沉默了片刻。

“又在下雪的样子。你看突然的冷起来了。”

“下雪吧!你听,外面很静的,像没有人来往。还下雪么”真闷死人!”

“我常这么想哟。我们俩对坐着时,好像这世界里没有你这个人。我这吗想哟,不是没有你这样的人么?是你呢?还是我呢?又像这世界里没有我,只有你的样子。……”

“真的,人类对人类的心是不可思议的。我还不是这么样想,我们彼此都健在时没有一天不吵嘴,没有一天不相骂;有一天你或我一个,人死了时,剩下来的一个孤孤冷冷的多么难过哟!真的有了这么样的一个日子,我觉得世界虽大也是空无一物吧!……”

“所以我说,我要先死的,比你先死!你先死了是不行的哟!剩下我一个人多悲惨,多可怜!”

“人的生死怎么能够听人自由的要求呢?人的生死是有定数的。你真是个小孩子,在说傻话。”

“我真的先死,那么是要和你永别的了,是吗?死了后再会不着的了,是吗?”

“你真是个傻孩子!”

“想起来真的令人难过。想到我们迟早有一次要死别,我觉得很悲惨又很寂寞。”

“死生有命……那是没有法子的。”

“……”

仲章和阿欢都在打着寒抖注视火盆里的炭火。

外面的道路给雪深深地埋在下面去了。

“那件外套虽然破烂些,穿着去罢!你看雪多厚!”阿欢送他走出门首来。他还是穿着旧的灰色绒长衫出去。阿欢目送着仲章的后影在寒空中消灭了后才叹一口气回屋里来。他今天心里很欢快的冒寒出去,他打算到县署里去会梁委员。他离县城的距离愈近,他的欢快的心渐渐地暗淡起来。他怕大街上的玻璃窗镜把他的丑恶的脸子,寒酸的姿态映出来,他只拣少人往来的小街道上走。

几家洋货店的玻璃橱里挂着的美丽的衣帽和毛皮的外套引起了他的羡慕与嫉妒。

“人类的贫富悬殊若此,又安能禁人莫嫉妒。”

他没有勇气逢人便低头鞠躬了。他到县署里去问了一问,知道梁委员还没有出来。他又忙到梁委员所常出入的禁烟分局去,也说今天梁委员没有来。他悲观极了——因为他衣袋里所存的没有几个钱,他更觉悲观,——他还是和昨晚上一样抬着疲倦而不高兴的脸孔回家去。他到家时天色早黑下来了。他敲了敲门,不见阿欢答应,他把门一推,门是开的。他走进房里来,黑暗地看不见什么。该是上灯的时候,怎么洋灯还没开亮呢。

“欢!”

“唔——对不起了。你走了后,头忽然的痛起来,又发了恶

寒。”阿欢在床上的被窝里发出一种悲音。

房里面满蓄着郁热的臭气。他回想着昨晚上的事他打了阿欢几嘴巴,他把阿欢推倒进雪里去;他禁不住感着一种能使他颤栗的忧惧的打击。他忙开上了灯火。

“想吃什么吗?”

“不,……”阿欢仰卧着摇摇头。“我的胸坎里乱得很,乱得敌不住。我心里也觉得很寂寞,不知什么缘故我觉得今天特别的寂寞,寂寞得敌不住。”阿欢的红热的双颊上的泪珠在灿烂地放光。

“睡一会就会好的,你不要太多思虑了。自己保重些才是。他按了按阿欢的腕脉,又看了看她的舌头。后来他取出体温计来,测了测她的体温。检了后把体温计取出来在灯下一看,水银柱达四十度以上了。他不敢把体温计给她看,忙把它收藏起。

“我的病不要紧么?真的就会好么?”

“就会好的!过三两日就会好的!”

“如果就这个样子死了,我真不情愿!”阿欢在啜泣。

他拼命地安慰她,劝她不要多思虑,不要哭;但阿欢像没有听见还不住地哭。他没奈何挨着饥肠,冒雪跑到最近的一家医院去,他站在医院的门首,按了门铃,里面像没有听见,不见有谁来开门。他再按了一会,才见有一个穿西服的少年开门出来。这少年当然是这医院的仆欧了。这仆欧看见他穿的衣服,知他是个穷鬼,脸上表出一种轻蔑的样子,他怕仲章会跑进去,抢先地跳出门首拒绝他。

“本院的先生都到城里看病人去了。规定时间内的出诊费五元。规定时间外的出诊费十元。先生们要九点以后才得回来,是规定时间外了。况且雪又下得大,今晚是不得到你家里去了的。明天你再来吧。”

他找了几家医院都是一样的拒绝他。最后他跑到一家新开

业的，没有许多病客来光顾的小医院去。他把阿欢的病状详细细地告诉了这医院的年轻的院长后，等了三十分钟花一元二角钱买了一包药粉和一瓶药水。年轻的院长答应他明天下午有空就到他家里去。他还想和这个院长谈一谈，但院长像怕他的样子，把药的服用法说明一遍后忙跑进里面去不出来了。

“畜性！你们都是崇拜黄金的畜牲！你们不是怕我的丑恶的脸，也不是怕我穿的旧衣服！你们是怕我没有钱给你做诊察费！畜牲！”

他出了医院在官道上低着头走。他听见迎面有几个人在说话，忙抬起头来看，原来是四个脚夫抬着一口空棺材。他望见了棺材，心里很不快地忙折进横路去不愿看这个不吉的东西。他当看见这个空棺是对他的一个凶兆。

医生说病人吃点生果不要紧，最好是苹果，其次顶好的雪梨和香蕉都可以吃点儿。他到青果店里买了两个苹果装进衣袋里去。医生又说最好买点冰用毛巾包好放在病人的额上，把头脑的热度冷却一冷却，他到冰店去又跑了许多的路。他衣袋里的二元七个铜角子也快要完了。

他一面在雪路上走，一面后悔昨晚上不该对她有这样残酷的行为。他觉得阿欢是个不久于人世的人了。他想到这一点，他悲痛极了——悲痛得几乎哭出来。

“这个不幸的女人——可怜无告的女人是给我残杀了！”他流着眼泪在雪路上走，他几次想跪在雪里去向上帝祈祷，求上帝救阿欢的命，求上帝恕宥他的罪。

酷寒的一夜，他坐在阿欢身旁看护她，看护她至天亮。他通夜未曾合眼。阿欢像睡了，但突然地又睁开眼来，她看见他坐在她的身旁，心里很舒服地握着他的手再睡下去。阿欢的热度太高了，很苦闷的，看看睡下去了，又翻来覆去地醒了过来。他望着阿欢的苦状，心窝里像受着利刃的刺，异常地难过。他很后悔

也很羞耻从前对她的冷酷的残虐的行为。

病人终夜不断地呻吟着！病人和他都觉得这晚上的一夜特别的长,不容易天亮。

薄明的光线由窗后射进来。只一晚上,阿欢的脸色看得出来的变了,变得异常的苍白了。她的双颊也瘦落得多。精神也衰颓了许多。

到了正午时分,雪后的云间微微地露出一点阳光出来。但只一刻工夫寒空又暗回去了。下午三点钟前后,昨夜的新医院的年轻院长坐了一架人力车来了。

医生把阿欢诊察了后,仲章送他至门首。

“病是流行感冒症,近来很流行的病。病状算很重的。肺弱的人最怕沾染这种病症。看尊夫人像流产过来的样子……一面的肺又患了颇重的结核症。在家里的看护无论如何是不周全的。我看非入院调理不可。不是敢保证入了院就救得回来,但是……今年患感冒症的病人大半是有身孕的妇人或是产后的妇人,也很危险……”年轻的医生很冷静的但很关心似地替他介绍一家大病院并把入院的手续详详细细地告诉他了。最后他还取出一张名片把大病院的院长姓名写上去,介绍他去会那大病院的院长。

他给这个年轻医院长骇昏了,吓得双脚麻醉着提不起来。雪又下得更大了。他托了邻家的老妈子看着昏迷不省人事的阿欢。他冒着雪跑向年轻医生所介绍的大病院去。

大病院的院长看了年轻医生的名片,忙叫请他进来。等到他进来时,院长又表示出一种不高兴的态度和他交谈,不单不高兴,还用冷笑和侮蔑的态度和他交谈,因为仲章的丑恶的脸子和旧的灰色绒长衫实在引起了不少的和他接触的人的反感。虽然说是“医仁术也,”但这大病院长还是个人类——生在世态炎凉的社会里的人类,他并不是神,不是上帝。他一眼看定了仲章是

无经济的能力送阿欢入院的人。

“入院要先交一星期的住院费。伙食还在外。”大院长去后，庶务员出来招待陈仲章。他从仲章的帽子至仲章的旧烂了的靴观察了一会，把入院的用费告知仲章。“决意入院就要早一点把定钱交来，因为近来病客很多，现在只有一间病室空着。若不先定，第二个来定时，那就对不住了”庶务员更明白地更恳切地说明给仲章听。

他由大病院出来，一点主意都没有，不知道送阿欢入院好呢还是不入院好。他只呆呆地站在雪中不转睛地望着路旁的一株枯树。他像石塑的般了。

他想若真的阿欢之死逼在目前，那么我就向着这株树把头颅撞破，死在雪里面的好。他的脑里只有救阿欢的命这一件事。以外的事他一点不想了，也无暇想及了。在这世界里——无情的世界里只有一个事业留给他做的了。只一个可尊贵的事业就是把可怜的阿欢的生命救回来。除了这件事业以外，在这无情的世界中我是再无事业可言了。救她！快救她！只要能救她，无论如何的痛苦我都情愿受，无论如何的手段我都情愿干，无暇再选择了。

他想进城里去找所有的认得的人借钱去，不计多少能借多少回来。他提着麻木了的脚再开始跑路。他走快了撞着人力车又撞着货车。有时碰着无情的凶汉，把他大骂一顿。

他找了五六个传道学校时代的同学。有的搬了家。有的回乡下去了，不住城里了。他肚子也饿了，身体也疲了，到后来他找着了两个旧同学。但传道学校的旧同学都是吃教会饭的伪善者，他们说他是背教者，当他是个魔鬼的门徒，并不理他。第一个旧同学对他说，

“你是个前程远大的人，何苦为这无聊的女人奔走得这样的辛苦。我真为你可惜。……对不起……”

第二个旧同学对他说。

“死生有命的。不会死的人在家里看护也不会死。会死的人入院还是要死的。……对不起……”

他元气颓丧的在归途想起同事的梁委员来了。他想起梁委员前天对他说的话来了。

“我把这个差事让给别人吧。托梁委员交涉点补助费回来，先把她送进医院去了再说。”他一个人在黑空中踏着雪块跑到梁委员家里来。恰好梁委员在家。他把来意对梁委员说了。

“恰好有一个人想干这个差事，情愿出一百元的补助费帮还给先任委员。你真的不愿干了吗？那么明天我在×烟局等你，你今晚上把辞呈写好，明天交给我，我带去给那个人叫他兑钱。”

饥不择食的陈仲章唯唯地答应了梁委员，一文钱没有借到手的跑回家来。雇托的邻家的老妈子早不在了。阿欢一个人睡在黑暗的房子里。

“怎的这样晚才回来？”

“想筹点钱。是的，明天可以弄点钱来。本来不入院也可以的，不过入了院病好得快些。”他想到把这公债委员一辞掉之后，自己就是失业的人了，再不容易觅啖饭地了。他心里万分地悲哀，眼泪也望肚里吞下敢给阿欢看见。

“筹得来这样多钱？”阿欢气力微弱地说。

“唔，县署里答应支借一百块钱。明天去取。”他胡扯了一句。这晚上他全没有睡。上午在禁烟分局里吹了几泡烟，买冰的钱也没有了。他一夜上几次出门外去取了雪回来包好安放在阿欢的额上和胸部替她冷却高热的体温。阿欢一晚上很苦闷地哭着。

九

天亮了,他再请了邻家的老妈子过来,托她看护阿欢。他写了一张辞职的呈文,加盖了印章,等不到约定的时间,不吃早饭的就跑往梁委员的家里去。他赶到梁委员的家里时还差二十分就要响七点。

他在途中想,今天拿到了一百元马上到洋货店去买一对顶好的皮鞋回来给阿欢后再送她入院。皮鞋之外还要一件毛织衬衣,因为阿欢容易伤寒,全是所穿的衣服单薄了。

梁委员还没有起床,他在会客厅里坐冷板凳坐了一点多钟还不见梁委员出来。他等候得又急又恨。一面挂念着阿欢,一面又担心进行的事万一不遂意,今天又拿不到钱。看快要响九点了,才见梁委员拖着斯立巴,揉着眼睛走出来。他看见梁委员出来了,忙把辞职的呈文取出来交给梁委员看。

"好的,很好的。我就到他那边去,我吃了早饭就到他那边去。和他商量看看。"

"还要商量么?你昨天不是说得千妥万妥了么?不瞒老兄,实在因为家里的人病得辛苦,要进病院没有钱,所以这样早的过来和老兄商量。望老兄对那方说把昨天所说的补助费数目早点通融给我,那就感激不尽了。"陈仲章很勉强地苦笑着说了后,向梁委员作了几个揖。

"是的,我特别地替你说,叫他快点筹还给你就是。不过这件事还要向县署接一个头。事情固然是千妥万妥的,不过也得经过完全的手续——委任状今天领不下来,也要当面得县长的一个切世的承认,干的人才安心;是不是?总之我吃过饭就去叫他同到县署里去。你在×分局等我吧。十二点钟我来回你的信。

"是的,是的。"陈仲章想把辞呈取回来。但取回来也没有更妙的弄钱的方法。他只能口不从心地说了几个"是的"辞了梁委员出来。他心里总觉得这一百块钱有些靠不住。他由梁委员家里出来后,觉得距约定的十二点钟还早得多,他忙跑回去看看阿欢后,把委员的徽章和认买公债票的存根簿二册都带到××分局来等候梁委员。

差不多是一点钟了。梁委员大摇大摆地来了。

"老陈,对不起。……"

陈仲章听了"对不起"三个字,他那颗心早冷缩了一半,禁不住打起寒抖来。他的脸色更灰黑了,他只呆望着梁委员。

"……"

"事情办是可以办,不过还要迟几天。因为县署里向那新干的人要求的数目太厉害了。真对不起,我昨天不是和你说补还你百元的运动费么?他因为县署里要求的数目太多了,望你酌减些。"

"减到什么程度呢?"陈仲章此时真给梁委员气得伤心了,高声地质问他。

"他想减半呢。"梁委员笑着说。

"那怎么行!还是把那张辞呈给回我吧!"陈委员伸出手来向梁委员,他那只手在微震得厉害。他的声音也一样的颤动。

"递进去了。交给收发处了。"

"……"陈仲章的脸色愈灰黑得可怕。他那对深深地陷进眶里去了的眼睛不转瞬地凝视着地面——满敷着黑泥垢的地面。灰黑色的上唇掀起来了,两列涂有鸦片烟垢的牙齿微微地露出来。他像受了人的穷追,负了重伤的狂犬;他像在准备着噬人。

"阿欢……钞票……一百元……病死……棺材……公债委员……鸦片烟……麻雀……病院……"在他脑里循环不息的是这几个名词。

“我替你向他极力说吧！大概七八十元是靠得住的。不过今天裁不出来。快近新年了，市面的金融很紧急的。真是对不起。这个数目你先拿去用，明天再把其余的送过来。真对不起了。”梁委员从马褂袋里取了一张中国银行的十元纸币来交给他。

“你这畜牲！你敢侮辱我——从头顶侮辱起，一直地侮辱到脚底！你敢骗卖我！你这畜牲——无良心的畜牲！你拿十块钱来骗卖我！我和你同事几个月，你吃我的，用我的——占我的便宜也不止十块钱！”陈仲章想不领他这十元的钞票，但他的眼睛给纸币上面的“拾圆”两个字——多么可爱的“拾圆”两个字—眩迷了。这面是“中国银行拾圆”，“翻过那面是“Bank of China - Ten Yuan！”啊，多美丽，多好看的拾圆纸币！他终于像乞丐般的不能不伸开手来接那张十元的纸币。莫说十元，就一元他也要伸出手来的。

他离了××分局，抬起很沉重的双腿在雪道上走。他穿的那对皮靴早旧破了的，在雪泥中浸染了后不单增加了重量，还有点黑色的泥浆渗透进去，把他的只有一对的棉袜湿透了；他的双腿真是像铅一般的重，冰一般的冷。他也像患了热病般的异常的倦怠，他一面走一面昏沉沉地想倒下去。不时吹来的拂面的冷风几次把他从昏迷的状态中惊醒来。

阿欢的痛苦地呻吟，衰瘦了的脸颊，病房中的臭热的空气等在他脑里的印象很深刻，这等印象恢复了他的意识——从昏迷的状态中恢复了他的清醒的意识。

“阿欢！我杀了你了！我太残酷了把你堆倒在雪里面！我太暴虐了在雪泥道上打了你的嘴巴！在这世界中你算是最可怜的女人了！”

街道上的行人在喧嚷着。这种喧嚷之声都像在责骂他。

“上帝哟上帝！救她！求你救阿欢！求你罚我！求你赐我

死！赐我死赎我的罪！”他闭着眼睛在默祷。他无暇研究上帝的存在之有无了。他到了这个时候不能不信上帝之绝对的存在了。他到了这个时候不能不要求一种超人类的，超自然的力之存在了。上帝若存在定能原谅他的苦衷，恕他的罪。

雪更下得大了。他伸手进衣袋里探索那张拾圆纸币的存在。他摸着了衣袋里面的公债委员的徽章了。他摸着了那两册公认债票的存根簿了。他在雪中停住了足，沉思了一刻。他急急地跑到他的一个烟友——革了职的一个排长——家里去。

他那晚上十二点钟才回来，脸色像死人般的回来。

第二天清晨，病院的人带了病人用的绳床到陈仲章家里把阿欢抬进医院里去了。他穿着给雪水湿透了的旧灰色绒长衫，拖着给泥浆渗浸透了的破皮靴。担着一枝油纸制的雨伞跟在绳床后面送阿欢入院。他的容色像送出殡般的哀惨。

阿欢的被布，绒毡，毛织衬衣一切都是新购的，从C城的最大的洋货店新购的。医院的庶务员不敢再轻侮他了，只向他不住地鞠躬。

阿欢讲了病院的第二天，他再跑到城里的大街上去买了一条很讲究的很美丽的毛织披肩和皮鞋回到病院里来。

陈仲章坐在阿欢病榻边的一个椅子上，从衣袋里取出一张今天的新闻来读。他怕阿欢和看护妇注意他的读报纸的态度，他不时的流转着他的神经质眼睛偷望她们。他拣本城新闻栏读了后，仍旧把报纸塞进衣袋里去。他知道县署允许了他的辞职，另委了梁委员所举荐的李某接办他的事务。他认得这个姓李的就是梁委员的舅子。

“县署里的人真能体谅人，预借这么多钱给你。怕是因为你办事办得好，他们才这样的看重你，相信你。……”看护妇出去了后，阿欢像小孩子般的欢喜着对他说。他只能很悲寂地点一点头。他的心里异常地不安。他听见外面有人高声地说话，他

的心便跳跃起来。他像怕给外面的人看见似的,不敢坐近窗边;但他听见窗外有特别的声息时,他又禁不住要伸首向窗外探望。他的脸颊也瘦落了——连病中的阿欢都替他忧虑的那么样的衰瘦了。他这一天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

阿欢把他买来的披肩挂在窗面上拼命地赏玩。赏玩了一会又取下来加在肩上,把头歪左歪右地注视。最后又要他把那对皮鞋替她穿上。阿欢像小孩子般的欢喜得流下泪来了。

到了中夜,阿欢从梦中惊醒来,

"你把那对皮鞋再给我看一看!啊!真好看!多美丽!……我,我怕没有穿着那对皮鞋出去的日子了罢!"阿欢说了紧握着他的手,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阿欢入院后一星期就死了,和他永别了。自阿欢入院以来他没有继续着睡足两小时,他只坐在阿欢身旁。

他潦潦草草地把阿欢葬在雪的西郊了。葬了阿欢的次日来了两名警察把他带到县署里去了。

县署里的人说,十二月二十八晚上陈仲章和一个革了职的排长,携着短枪到××村去,假托发行公债票的名义敲了几家人的竹杠,共勒索了六百多元。主犯是陈仲章,从犯是革了职的排长。那个排长早逃了,只捉着了陈仲章。他到了县署里一经讯问就招了,一句不讳地招了。

他的双手给麻绳缚住了,双足也上了脚镣。还是那两名警察护送他到监牢里去。

灰色的雪像无涯的填塞着太空。他什么都看不见,他只看见灰色的太空。

他思念及阿欢的可怜的死了。他的心胸像受着刀刺般的奇痛。若不是警察守着他,他早要倒在地面痛哭了。

"你终把一个可怜的,薄命的女人杀了!你永久不能和她相会了!你的罪也永久不得赎的了!"无限的严肃的上帝的声音在

责骂他。

“你今日才知道真有上帝了！你才知道像你这样的恶人，上帝尚不忍把你永久地弃却！”他又像听见含着无限慈悲的上帝的声音。他抬起给麻绳共缚着的双手向眼边拭泪。

过街的寒风在哀号。雪的太空更灰暗了。

长 途

一

在岭南的重山叠嶂中，有一农村，叫做归来乡。在村的南端雁飞峰下，有一列人家。其中外观上比较宏大的，要算是涂震南的一家了。

快近正午时分，村中家家屋屋都起了炊烟，只有涂家还是冷森森的。进了初夏了，太阳烈烈地把这山中的一块洼地晒得十分闷热。只有涂家给山麓的参天松杉拥抱着，虽在太阳晒得最烈的时分，住在这屋里的人穿着夹衫也不觉热。

一个少女，约摸有十六七岁，系着围裙，穿着木屐由屋里走出来。她手中捧着一个黑色的瓦钵，里面盛的是糠粉和稀饭混成的喂鸡的食料。一群鸡儿叽叽格格地跟着她由里面出来。她把瓦钵搁在门首的一株大树下头，群鸡便围着黑瓦钵抢啄糠饭。

这家屋在村中虽算是顶宏大的，但也旧污不堪了，墙壁也剥蚀了好几处。

荆棘的篱笆在这屋面前作弓形围着一块草地，——但是正靠门段下有一块地面是敷过了三合土的，——这就是这家屋的庭园了。这篱笆朝南有一个出口。

她走出路口来了，抬起左掌，翳在额上，不让太阳光线妨害

了她的视力。这条满敷着鹅卵石儿的宽约一丈的道路,算是村中的第一条坦道。这条石路指向东南,蜿蜒而上,直达村口的山凹。又站在山坳左侧的茶亭面前,再眺望山坳的那一边,那条石路在烈日之下就像一条小河般弯弯曲曲地流向南麓的农村里去了。

她在路口站了一会儿,看不见有人由山坳那边来,于是她向山坳走来,木屐底和石头相碰格格地作响,使她自己听见都觉得有些讨厌。

她跑了一会儿喘起气来,因为道路的倾斜转急了,于是她放缓了脚步走。

她一面走一面担心病中的父亲。她想他睡醒起来时,看见没有人在面前,又要生气的。

——父亲的病难得好了吧,她这样想。

她终走上山坳上来了,看见茶亭里有几个村中的少年,有不良性的青年,在聚着喝茶谈笑。他们看见她便一齐高呼起来:

"啊哟! 来了,来了!"

她不睬他们,但也不免脸红起来。她站在一块岩石上望山坳的那一边。她看见有三四个女儿挑着箩担由山腰慢慢地向山坳上来。里面一个正是她在焦望着的母亲。

"阿碧!"

她听见有人在后面叫她,忙反身看,原来是卖茶的欧伯母。她脸红红地只向欧伯母点了点头,没有开口。

"阿碧,听说你的姊丈升了旅长了。近来你的阿姊寄有钱回来没有?"

"阿碧只摇摇头,仍然不开口。她想哥哥尚且靠不住,何况姊姊呢。

"你哥哥那边也有钱寄来?"

归来乡中的青年十中八九离开了农村,流到都会里去谋活,

或兵、或工、或商,法没有一定,大概都是一去不复返的。这是因为村里太穷了,他们终年劳苦,还不能换得一个温饱。尤其是青年更挨不住村居的穷苦及寂寞。

由村里出外面去谋活的青年既多,每百人中在事业上有成功的也有个把人,寄很多钱回来给他的父母。这样的人便变为村人羡慕之的。其次在外面谋得了相当的生活而肯爱顾老家的青年也不少。他们多则十元八元,少亦三块两块寄回来。这也可以为村人们在茶亭里喝茶时的谈话的资料。欧伯母就是采访这种消息的一人。

“上月底寄了三块钱回来,他说生意不好,挣来的不够盘缴。”

我不相信你的姊姊没有钱寄给你的母妈。现在的军官哪一个没有钱!他们说,驻县城的王连长,——小小的一个连长,都有两位姨太太,每天晚上打五十元的麻雀。当了旅长,比连长高五六级,只怕钱没有地方用了。何以你妈这样傻,不写信去向你的姊姊要。”

“……”阿碧低下头去不做声。她想到姊姊前几天寄来的信的内容了。

因为父亲病重了,母亲叫自己写了一封信去向阿姊讨钱。阿姊回信来说,前两个月才寄了十元,现在没有钱了。丈夫虽然有钱,但到不了她的手中,实在是有心无力。如果父母能来H埠,吃饭倒不成问题。至若每月要特别提出一笔钱寄回来,实在不好意思向丈夫要求。阿碧和母亲看见了阿姊这封信,当时都气得脸上发黄。明知父亲有病不能到H埠去,阿姊却故意写了这封信来,也未免太寡情了。

“你比你姊姊还长得漂亮,将来要做师长太太呢。的确,现在时候,女儿最好是嫁军官。——做军官的姨太太也比嫁给穷人做老婆好些。”欧伯母说了后在嘻嘻地笑。

她想,这位欧老伯母总是这样讨厌的,没有一天不讲钱的事。每次看见自己的母亲,便要问自己的婚事。她低着头在痴想,不答那个老妇人。

由茶亭里走出一个年约二十二三岁的青年来。

涂碧云!"

她吓了一跳,略抬首看,她想,这个人何以这样鲁莽。

"你还认得我么?"那个青年笑着问她。

她脸红红地看了看他,觉得自己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但无论如何想不起是哪一个来。

"我是吴兴国。我的样子虽然变了,但是你总记得我的名字吧。"

当他最初叫她的那瞬间,她觉得他很讨厌。但过了一会儿,他那样微笑着的态度竟会引她不时抬起眼睛来偷望他。

"你还不认识我么?"

但她还是脸红红地不答话。他哈哈大笑起来。那种男性的直率的态度在她有几分讨厌,又有几分可爱。

"我的名字你想起来了么?"

她点了点头。

欧伯母,我小的时候和她跳舞过来。"

"跳舞? 在什么时候你和她跳舞过来?"

"在城里县立第一小学的幼稚园时代。"

她和他同时回忆起小的时候同在幼稚园里的情况来了。

幼稚园的小朋友,共有四十多个,每天都是手挽手地作成一个圈儿,和着先生的风琴在唱歌。

"请你小朋友,

来同我跳舞。

请大家一齐拍手!"

每当先生叫她去请一位她所喜欢的小朋友一同跳舞时,她

定走到他面前来鞠一鞠躬。最初,教师以为是偶然的,但到后来看见他俩总不肯请第三个人来和他们跳舞,才知道他们是有几分意识的。

那时候碧云的父亲震南还在县城里开一家杂货店,不像现在这样穷。他们姊妹三人都在县城里分进了小学及幼稚园。

她比兴国小几岁,他比她先进了小学。他们同学只一年时间,他是进幼稚园的最后一年,而她却是最初的一年。

母亲挑着箩担喘着气和几个同伴走到山坳上来了,额前挂着不少的汗珠。

“啊呀! 阿碧儿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玩! 你不在家里看着爹爹? 爹爹睡着了么?”母亲一看见女儿,就这样说。

“爹睡着了。我刚到这里来的。这样晚了,还不见妈回来,才来这里等你。”她说了后很不意思般的,望了望母亲后又翻过头去看吴兴国。

她望望母亲的竹箩里,一边是装着一小麻布袋米,一边是装着两颗大石头和几样食物,如猪肉、干豆腐、食盐包等等。

“快回去,快回去!”母亲不肯放下箩担,休息一刻,赶着女儿回家去。

“不歇歇凉就下坳么?”欧伯母在后面说。

“不早了,要赶回去烧晚饭了。”母亲一面下坳一面说。

碧云下坳时,还反转身望了望兴国。再走两步,转了弯,坳上的茶亭给树林遮住了,只看得见亭顶。

母亲在后面唠唠叨叨地责备她不该走出来,要在家里看守,服伺父亲。

碧云想,父亲的脾气太坏了,动不动就骂人。儿女固然是该尽孝道的,但是对从来就不爱自己的父亲,实在不高兴看护。

母亲回到篱笆门首来了。群鸡像吃饱了,这里一只那里一只的散开着在啄草花。一只雄鸡走出篱笆门首,伸长颈喔喔地

啼起来。

二

涂震南是个半通半不通的老童,读书不成功,才学做生意的。革命之后,做官不如从前那样要限定什么资格了。只要有钱运动,或有亲戚朋友提拔,就不难平地升天。有一次,因为县长是他的旧友,他便极力去运动谋得了一个警区署长。最初他的朋友知道他是个笨得难挨的人,便劝他做生意好,这样的官瘾过得没有什么意思。但他无论如何非干一下不可。这位县长从前用过了他的钱,却情不下,只得把他委出来,委他到一个事务比较清闲的警区去做区长。他还说县长小看了他的才能,不甚满意地上任去了。他在县署里看见县长有一颗小印,刻有“××经眼”四个字,他得到了某警区长的委任状后,就赶快刻了一颗“震南经眼”的小印,也星夜写了两封◇形的灯笼,一面红黑相间地写“××区区署长”六个字,一面朱书一个大“涂”字带到任上去。

他的做县长的朋友深知道他笨,特荐了一个文牍员给他,帮他办公文。但他常常要自逞聪明,用他的不通的文字去涂改那位文牍员所拟的文稿。譬如文牍员拟的公事里面有“殊堪痛恨”一句,他便在前面加上“实属”两个字。

“实属殊堪痛恨”不成文章了。文牍员驳他。

“你不知道此中奥味,要加‘实属’两上字上去,才像官的口吻”。

诸如此类,不问大小公事,他总是要亲自动笔把文牍员的文章改得一塌糊涂。因为名声太坏了,不满三个月就被撤差了。恰好在他被撤差的前几天,碧云就生下来。这就是涂震南不爱他的小女儿的一个大原因。

区署长卸任之后，他把那个“震南经眼”的小印和有衔头的灯笼都搬回店里来。因为他的官瘾没有过足，回来店中后继续着大做他的官样文章，“切切此示”，“切切此批”的纸条贴满了店壁，弄得满店的店员莫名其妙。

生意年见年不好，把村里所有的几亩田卖完了，仍然无济于事。到了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候，只得把生意收盘，回到村里来过零落的生活了。

生意收盘了后的震南，就像失掉了指南针的轮船，对于生活的前途十分焦急。尤其是每想着半生来流了不少的血汗才积蓄起来的资产，就这样地消散了，更十二分地痛心。他每天夜里没有事做，只管翻看旧日的账簿，一面看一面在打空算盘。碧云在隔壁房里听见算盘子音弹得非常之响亮。随后又听见父亲在喃喃地骂某某该杀，某某没良心，欠他的帐，不还半个铜钱。

对于生活的焦虑和苦恼，就是他的病源，他终于咯血了。

震南的病一天天地厉害，每日除詈骂妻女之外，便像死人般地贪睡。脾气好点的时候就盘腿痴坐在床上，像参禅般，大概是在回嚼从前生意繁盛时期的滋味。有时更深夜静了，碧云还听见父亲房里的算盘子音。

“总共丢掉三千六百八十四元五角七分二厘一毫正。”碧云常听见父亲反复念这个数目。她想这三千多块钱便把父亲激病了么？

涂震南的长女晴云，是在生意尚盛时由他作主嫁了一个小军官，——当时只是个连长，姓容名超凡。晴云出嫁那年才二十岁。晴云嫁后，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并不如父亲所说那样是可信赖的人。在他的故乡有他的正室，在省城他也还有一位姨太太。只有他有相当的财产一项，父亲算没有欺骗她。

容超凡颇喜欢这位第二姨太太晴云，对于她的要求莫不徇从。她固然不愿意单一个人回他的乡下去，又在省城因有第一

姨太太,她也不肯住。结果容超凡在南国最繁华的都市 H 埠,买了一座小小的洋房子去安顿她。以至他们在一年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日是在各地方流离转徙,回到 H 埠来的日子实在很少。

晴云原来就不喜欢超凡的,因为她的结婚不是由她的意志而是由父亲作主。幸得结婚后超凡能十分徇从她的种种要求,物质的享受终屈伏了她。

第二个是男儿,名叫秉东,在中学仅读完了一年书,因为学资不继,便退了学,前年出省城去了,开了一间小烟仔店兼找换银钱。在前年他姘上了一个省城女人,去年冬还生了个女儿。父母常常写信去要他寄回点钱来帮家。但哥哥一封信来说生意不好,两封信来说,每天挣来的微利实在不够开销。

第三个就是碧去了。姊妹三人中,碧云的性情最好,也长得最标致。但她不能得到父亲的爱,这连她自己都觉得奇异而常常叹息了。她很想在父亲未死之前尽点孝道,不过父亲总是骂她的时候多,骂到她不敢近前他。

父亲的病一天一天重,但他还常常爱打空算盘,就在不打算盘的时候也喃喃不休地在念"三千六百八十四元五角七分二厘一毫正。"到后来母亲看见父亲的精神太衰弱了,把他的算盘藏起来。但他还是勉强由床上爬下来,拚命地找算盘。找不着时,便高声大骂,骂至母亲拿出来给他,他接到算盘便向母亲劈头打来。

碧云到现在才知道父亲完全是因为没有钱激病了的。于是她不能不恨她的姊姊了。据由 H 埠回来的人说,姊姊在 H 埠的生活十分奢侈,挥金如土。但父亲写了几封信去告苦,她连信都不复。

父亲近来更瘦得厉害,差不多只是皮和骨了。南国的暮春,气候十分暖和,苍蝇和蚊子很猖獗。父亲在夜里常常睡不着,在

白天里反垂着帐睡在床里。碧云隔着蚊帐看得见父亲的满生着细毛的苍白的颈部和眼睛深陷入眶里了的苍灰色的脸。在他的枕畔有几本旧日做生意时的帐簿和一个算盘。

过了谷雨，村中的农民都把秧种下去了，专等六月到来。母亲也从隔村的地主那佃了几亩田来耕，满望收获好时，可以多赚几粒谷。当农忙的时候，家里的父亲更要烦碧云的手了，于是她更发现了父亲有许多不好的脾气。总之患痰火病的人最易发怒。他有时候竟提起扫帚来赶着女儿殴打。

过了立夏，父亲的血呕尽了，断了气息。

三

因为父亲死了，晴云寄了一百元，秉东也寄了五十元回来，作父亲身后的费用。

那年的收获并不好，母亲辛苦了半年，所得的除缴给地主的地租外，实在不够他们母女半年的粮。涂妈想到母女生活的前途，就觉得有件大祸迟早快要临头没有躲避的地方般的。到了这样恐慌的境地，她只得再写信去向H埠的晴云和省城的秉东告急，因为在这世上没有比他们姊弟和这母女两人更亲切的人了。在涂妈的意思，只要他们姊弟每年合共寄二百元回来，她情愿毕生住在这归来乡里，她实在舍不得这样山清水秀的家园。

过了三个多星期，晴云和秉东的回信都来了，不约而同地都说没有钱。他们说，如果真的在家里耕来不够吃，那就出来外面，每餐多煮半升米饭也未尝不可以，想要拿白白的银寄回去，那是千难万难的。晴云信里还有使涂妈听见伤心的，就是晴云希望涂妈或碧云随便哪一个可以到H埠她家里去住，但只允许一个人住在她家里，还有一个人在生活该归秉东负担，要这样才公道；认真说来，这个责任该全归秉东负担的。她信里还说，母

亲该由弟弟奉养，最好叫妹妹到 H 埠来，这明明是晴云表示嫌弃她的老母亲。

秉东的信虽然没有说出不欢迎母亲的话，但他信里这样说，母亲来省城过 H 埠时，试到姊姊家里去看看，姊姊很有钱，看她能不能替妹妹想个方法，因为妹妹还该继续求学，他这样穷，年轻的妹妹尽住在哥哥家里也不是个办法。他信里还说，像姊姊这样有钱，就全担母亲和妹妹的生活，在她也是一点不费力的。

涂妈听碧云把哥哥姊姊的来信念完了后，才知道人类是最丑恶的动物。她又想，人类何以比其它种动物特别丑恶呢，这完全是人类会使用金钱使然。她到这时候，不能不尽力去诅咒金钱了。但是诅咒尽管诅咒，到了生活受着极度的威吓时，也只好在丑恶的动物之前降服。

涂妈把剩下来的两三担谷卖了，饲养至中途的一群鸡鸭也以贱价卖了，再变卖了一部分的首饰和手钏共有三十多块钱了，一路如乘三等的船车，也够她们母女到 H 埠的用费了。

涂妈母女从来没有出过门的，她们把行装整理好后，涂妈想出县城来打听有没有人去 H 埠的，打算跟他一路去，沿途可以托他照料照料。她们母女要离开归来乡的消息早传遍了全村，——否，小小的县城里的人们都称赞晴云孝顺。涂妈母女赴 H 埠的消息也早传遍全县了。

山坳茶亭的欧伯母听见涂妈找同赴 H 埠的旅伴，便替她们介绍了吴兴国。她说吴因为有病请假回村里来，住了两个多月，现在假期满了，就要回省城的军官学校去的。

碧云听见吴兴国的名，不知道什么缘故，胸口会跳动起来。她觉得他实在是个讨厌的人。约两个月前，在山坳茶亭前，他对自己的态度实在有点轻薄。不过看见母亲决意跟这个人一路到 H 埠去，她也就不表示反对了。她总觉得吴是有意的毛遂自荐。至于他的用意何在，她也有点不好意思去想象。

由县城搭火车至K海口，一天可到。再由K海口搭火轮船，过一夜可到H埠。由H埠再乘半天的火车就到省城了。前后只需三天工夫。但在从未出过门的涂妈母女看来，是极遥远的旅途了。

到了吴兴国和她们母女约定了的日期，天还没有亮，她们就起了床。行李是昨夜里就整理好了的，几个村中的健妇替她们分挑出城里来。

涂妈走到车站来时，看见车站里挤满了人。她第一步感到出门的辛苦了。她想挤着这样多人，自己要怎样才能够上火车呢。她只望快点找着吴兴国，请他想个办法出来。

“阿碧，我们走到哪一头上车去呢？”她反过头来问她的女儿。

“车票还没有买，怎么可以上车呢？”碧云倒很镇静地回答她的母亲。

“车票？车票向哪个买？”

前面挤着这多人就是争买车票的。”碧云觉得母亲还是个古代人，不知道怎的搭火车。于是她把他们争先恐后买车票的理由告诉了母亲。

“那你快点买车票去。”母亲这样吩咐她的女儿。

吴先生还没有来，晓得他是不是搭这班的火车。”

车站上的人们的挤拥和叫号真把他们吓昏了。她有点后悔不该出门了，她想旅途中有这样的烦苦，就不如坐在家里饿死还快活些。她和女儿望着堆在车站的一隅的自己的行李发痴。有两三个搬运夫围着她们，问她们买了车票没有。涂妈只当这些人是强盗是歹人，一句话都不敢回答他们。搬运夫看见她们母女的样子奇怪，更像看古董般地围着看，不肯走开。碧云给他们看得十分不好意思，只低下头去。”

涂伯母！”

碧云听见有人叫她的母亲,忙抬起头来看,她的视官和听官同时感知叫她的母亲的人是吴兴国了。

“啊!吴先生!你怎么这样时候才来?”涂妈看见吴兴国像得了救星般地叫起来。

“哪里,我早来了的。尽等尽等,不见你们来,真把我急死了。你们买好了车票没有?”

“没有买。你的呢?”碧云这时候壮起胆儿,虽然有些脸红,问吴兴国。

“我的早买了。你们没有卖,我替你们去买好了。只差五分钟就要发车了。你们的行李怎么样?过磅了没有?不,不。车票还没有卖,当然还没有过磅。问你,你们的行李件数多不多?”

“不很多,只有这些。”涂妈指着给吴兴国看。

碧云知道行李件数带多了。昨天她还规劝过母亲,不要把无聊的东西带多了。但是母亲执死不肯听。只两个人出门,大小行李——共有十八件,真太累赘。碧云觉得最讨厌最难处置的就是五个又重又大的网篮。

“嘿!这些是你们的行李?堆起来像个小岌岗了。搬也要好些时候,五分钟磅不了了。涂伯母,你到底带些什么东西来?”吴兴国说了后在苦笑。

那怎么样才好呢?行李虽然多了些,还好不带去么,吴先生?”

“日车无论如何赶不及了,只好搭晚车了。——六点半的晚车,要在火车上熬一夜,顶辛苦的。涂伯母,告诉我你带些什么东西,行李这样多?”

有什么东西,还不是穿的吃的。”她的掉了一颗门牙的嘴,笑得合扰不起来。

“那个顶大的网篮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吴兴国笑指着那件行李问她们。

“里头一袋米——一斗多米。”碧云的口气像在埋怨母亲，不该带这样不必要的重赘的行李来。

“一斗多米！带米到H埠去做什么？到H埠去还怕买不出来米么？H埠的米贵是贵一点，但比这里的好得多了。”

“我不是有意带米来的。吃剩的米丢了可惜。”

“送给你同屋人不好么？”

“我劝她便宜些卖给人还不肯呢，值到块把钱的。”

“还有些什么东西？”

“不过是家常用的东西”。

“妈妈把锅子、碗筷都带来了。”碧云望了望兴国，又望母亲，以埋怨的口调说。

“还有呢？”

“那大网篮里的是山芋。

兴国听见涂妈带了这些累赘的东西，唯有苦笑。她们母女也同时笑起来了。

“我们只好搭晚车去了。先把车票买好，行李托交过磅房里，下午早些来好了。涂伯母，你要买哪一等的车票？”

“三等便宜些，买三等票好了。”

“三等挤得很，怕碧云姑娘坐不惯。”吴兴国说着望望碧云。

“我不要紧的。吴先生如要买二等票，请便。”碧云这时候倒一点不羞怯，很爽利地回答了兴国。

“不，我也买三等票，我去买吧。”

涂妈伸手进衣袋里去，摸索了半天，才搜出一个小皮夹来。她很不好意思般，再打开小皮夹，检出一张五元的钞票来。

“那对不起你了。”她把钞票交给兴国。

兴国在这时候，不免要注意她手中的荷包，看她的荷包内容，并不十分充实。

涂妈拿着荷包，望了望周围的人，才塞回衣袋里去。她像担

心有扒手站在她的旁边。兴国看见她那样战战兢兢的样子,起了种怜悯的同情。

四

到了K海口,涂妈托兴国打了一个电报到H埠去,告诉晴云,自己和碧云坐哪一只输船来,约摸什么时候可以到埠,要她派人来接。

“妈妈不要打电报去好些。到了H埠,住一天半天旅馆,不花什么钱,然后叫旅馆的人送我们到姊姊家里去不好么?”碧云有几分知道姊姊的脾气,怕打了电报不发生效力,给吴兴国看见难为情。

“不要紧,你的姊姊住在H埠阔得很,家里有不少的底下人闲着没事做,整天打瞌睡。她接到了电报会派人来招呼你们的。”吴兴国这样说,因为他是按常情判断的。

涂妈也觉得女儿无论怎样寡情,听见母亲和妹妹出来了,哪有不派个人来招呼的道理呢,又不是要她自己出来,所以也赞同吴兴国的提议,终把电报发了。

在海口等船等了三天三夜,涂妈母女在客栈里住得非常心焦。她们住惯了乡间的,忽然走到这样喧嚣的都会上来,精神总不得安静。其次是在旅途中起居饮食都是十分不惯。最感痛苦的就是水的供给太不方便。他们母女都有点后悔不该冒冒失失就走出来。现在没有办法了,她们只望快点赶到目的地,看看前途有什么幸福在候着她们没有。

为节省旅费,他们三人同住一间有两张床的大房子。涂妈和碧云同睡一床,吴兴国睡一床,这在碧云是十分不愿意的,虽然不算是一种侮辱,但她总当吴兴国是有恶意的。她曾向母亲力争要分开房间来住,不要图省那一点点小钱。

"你晓得哪一天才有船,一天省七角钱,两天就省一元四角,够二十多天的米钱了,好容易来这一块几角钱!"母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以米价做用费的标准。

到了第三天,客栈的帐房来说,下午有船开向H埠。船虽然小些但过了这只恐怕又要等三四天才有船了。她们母女是没有行海的经验的,只希望快点赶到H埠去,但吴兴国从前搭过这只M号,知道它摆动得非常厉害,他再看看风色,气压低下来了,晓得今夜里在海上定有一番风浪,决不是从无行海经验的涂妈母女挨得住的。他想说再在K海口停留几天,过了这次的低气压再走。但涂妈的旅费像不能再支持了,执意要就走。他只好决意徇从她们了。他想风浪无论怎样厉害,总不至于打沉船吧。

吃过了中饭,客栈的伙计就来催落船。问他们什么时候开船,说是三点钟。在海口住了三天,有些行李解开了的,要重新打叠。涂妈母女又忙得流了不少的汗。

行李尽运出去了后,一个行丁招呼着他们同出马头上来。涂妈和碧云站在码头上,看见了从前尽想象也想象不出是如何样子的火轮船了。在乡里时曾听见人说,海上的洋船大得赛过三堂大屋,她们总有些不相信,她们想如果洋船有这样大,就不沉没也不会浮动的。她们站在码头上远远地望海面上的几只洋船,比县城外江里的蓬船实在大得有限,这证实了从前村里人说的话是虚悬了。

"我们搭的洋船是哪一只?"涂妈偷偷地问兴国。她以为靠码头的二三只洋船里面,定有他们搭的M号了。

"那边顶小的一只就是了。"兴国指着泊在海湾中心的一只小轮船给她看。

"不靠码头,怎么样过去呢?"她老人家着急起来了。

"要坐驳艇,搭划子到那轮船上去。"兴国回答她。

不出她的所料,他们还要搭像一片木叶般在海面一起一伏的划子,她有点害怕了。

她再留心看客栈的伙伴们在落行李,落到一只大划子里去,那划子舱里堆满了行李。她再细心去查认自己的行李,只看见一只网篮,一只皮箱,一只圆箩,以外的都看不见。

“行李都来了么?”她再问吴兴国。

“不要担心。掉了他们要赔偿的。”

“真的掉了,不是走不动了。”

“不会掉的,决不会掉的。”兴国嘻嘻地笑了。

她们坐在划子里望周围一起一伏的海浪,着实害怕起来。看看一个巨浪快要向自己划子上面打来,但只一忽,自己像给人抛向云端上来了般的,吓得涂妈头晕眼眩,忙闭了眼睛,伏在碧云的背上,不敢再看海面了。

划子在海面一掀一落地走了半个多时辰,才驶近轮船旁边来了。同住一家旅馆,同赴H埠都搭这只大划子来上洋船的,共有二十余人。洋船两边的方形的进货舱口打开着,划子上的客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跳进去。他们都像以有这样特权,——只有支那搭客才有出进这个货舱口的特权,——为荣。其他强国人是决不敢进来的。

涂妈和碧云最后给旅馆的伙伴拉着手才爬进货舱里来了。一走进来,她们便想呕了,因为闻了一股从未闻过的臭气。涂妈想洋船原来就这个样子么,有什么好呢。她又看见地板上有许多像干燥了的鸡粪屑般的东西。她想,自己乡下的粗窑板也比这舱板干净。但听旅馆的伙伴们说,今夜里大家都要在这舱板上睡觉。她想,这样脏如何睡得下去。

碧云失了神般地痴站在一旁,望着旅馆的伙伴们搬行李进来。她的胸口也一样地作恶,真想呕了,但不好意思,几次都是极力忍下去。

约过了半个时辰,划子里的行李都搬上来了。在舱板上堆成一个小岌岗。涂妈很留心地去细认,但数来数去,自己的行李总是缺少两三件。

“我少了两个网篮,碧云的被包也没有看见。”她对兴国说。

“不会掉的,在里面堆着看不见。”一个伙伴笑着对她说。

兴国在这时候只是走过来问碧云在划子里好过不好过。又问她看见海,看见洋船的感想如何。最后又问她思念乡里不思念。

“是的,我觉得还是不出来好。”她微笑着说。

“只一夜的工夫,明天上午就可以到H埠。对不住你们了,要在这舱里委屈一晚上。”

“怎么外国人的船也这样渥浊?”碧云在县城里看见过外国人住的房子,都是很讲究洁净的。她想,何以外国人管理的洋船便这样肮脏不堪。

“这是货仓,只有我们中国人省钱,——其实是中国人穷,买不起头等船票,——才住在这货仓里。西洋人他们又不搭货仓,管得它渥浊不渥浊呢。”兴国忙解释给她听。

“头等船票要多少钱?”

“十五元”。

“只一晚上要十五元?”碧云吐了一吐舌头,向兴国微笑。

旅馆的伙伴把他们的行李都清理好了。涂妈伸出一根食指在数点她的行李,一二三四……地数了一次又数一次,还是不错,一共十二件,一件都没有掉。

“行李都齐了吧?”旅馆的伙伴笑着问她。

“多谢你们了,费你们的心。”涂妈笑嘻嘻地回答他们。一阵海风由圆窗口吹进来,她又闻着一种奇怪的臭味了,胸口作恶起来,她忙敛起笑容,双掌按着胸口,张开口,像要呕的样子。

“涂伯母,赏点酒钱给我们。”

她听见了旅馆的伙伴这样对她说，但她不会回答，只听见自己喉咙里“喔”“喔”地响了几响，她极力忍住。

“要呕，拿脸盆过来。”兴国忙这样叫起来。

“脸盆呢？”一个年轻的伙伴故意反过头来问碧云，她马上直觉着他的歹意。

“在那个网篮里。”碧云指着一个小网篮告诉兴国，不睬那个伙计。但是那个伙计忙走过去解开网篮的绳网，取出脸盆来送到涂妈面前。

涂妈看见有脸盆搁在自己面前，真的呕出来了。正午吃进去的饭菜通呕出来了。碧云看见母亲挣红双颊，在张开口喔喔地吐，连眼泪都呕出来了，样子怪难看的，她忙背过脸去，胸口也作恶起来，海风又送了一阵腥臭的气吹进她的鼻孔里来，她的喉咙里也作起响来了，胸口一紧，她的嘴自然而然地张开来，鼻孔一酸，双行清泪就由眼眶里压榨出来了。那个年轻伙计很聪明，又从网篮里取出一个洋瓷漱口盅来，送到碧云面前。她这时候无暇计较他讨厌不讨厌了，不一会儿她呕吐出来的东西装满了漱口盅。

端脸盆和漱口盅到舱面上去先洗干净的还是那个年轻伙计。她看见他对自己母女那样殷勤，心里十分过意不去，觉得自己太对不起他了，自己不该这样讨厌他怀疑他。

那个年轻伙计倒了一脸盆冷水下来，给她们揩了脸，漱过口，她们觉得松快了许多，胸口也不像未呕之前那样紧了。

“涂伯母，顺风！给点酒钱给我们。”另一个伙伴说。

涂妈从衣袋里搜出荷包来，再扭开荷包口，检出小洋四角，送到那个讨厌的伙计手里。

涂伯母，顺风，高升一点！”那个伙计笑嘻嘻地说。

“我们饭都没有得吃了，高升什么！”涂妈半笑半恼地说。

涂伯母太客气了。行李有这样多了，无论如何，要高升一

点。”

那个年轻的伙计,站地一边微笑着。他看见碧云很难为情的样子,便对那个讨酒钱的伙计说:

“算了吧,连他们的也有好几块钱了。”

“真的是你的丈人婆吗?”另一个伙计在笑骂那个年轻伙计。他的声音虽然低小,但碧云还是听见了,不免脸红起来,低下头去。她听风兴国在对自己的母亲说:

“多给他们几角钱吧。”

碧云想在这样时候,兴国该拿出几角钱给旅馆的伙计的。于是她想到一路出来,每到计算钱的时候,兴国对于自己母女都是彼此分得十二分清楚的。有时候,还有些地方使碧云怀疑他有意想揩自己母亲的油。她想何以男人一谈到金钱,态度就是这样认真的,她真有点不解。

“吴先生你不是也有两件行李么?你的酒钱给了没有?”涂妈这时候很不客气地向兴国这样说。

“我也打算给他们两角钱。”兴国脸红红地伸手插入他的衣袋里去了。

碧云想,母亲的话虽然很痛快,但她又怕她伤了他的感情,到H埠上岸时,他不帮忙招呼,如何提得了呢。

结局涂妈加给了两角小洋给伙计们,他们就搭舢板回岸上去了。

碧云和她的母亲在海上颠荡了一夜,第二天九点多钟,轮船停泊在H埠的湾港里了。

在船中一晚上她们都像死人般睡着,动弹不得,也吐呕了好几次。这时候要脸盆,要水喝,当然要劳兴国动手了。碧云本不想惊动兴国,很想挣扎起来自己做。但是风浪太厉害了,才坐起来又昏倒下去,到后来只好发出哀恳的声音去求兴国了。兴国也很尽心地服伺了她们一夜。于是碧云对兴国又感着一种亲热

了。

五

船停轮了。一群短衣阔裤筒的壮汉蜂拥进又臭又黑的舱里来。他们对于臭气像没有感觉般的。

“有到××栈的么?”

“有到××旅馆的么?”

碧云母女和兴国正在收拾行李,捆被窝。

“吴先生,行李检好了,请你到码头上去看看我的大女儿那边打发有人来接我们么。我们先打了电报给她的。”

“我们要坐驳艇上去,这个船不靠拢码头的。”

“那么,请你问那些人里面有没有由容家派来接我们的。”

碧云听见有点厌烦了。

“姊姊那边怎么会派人来接我们呢?她晓得我们的船什么时候到来?我们该先进客栈去的。”

“不错,碧云的话不错。我们先进旅馆,然后打发人去通知容公馆。”

“进旅馆不是又要多花钱?”涂妈也把她的理由说了出来。

“母妈,你还不知道姊姊的脾气么?我们到她公馆里去,她不会拒绝我们进去就算好了,还希望她派人来接!”

“姊姊哪会这样刻,虽然说……”

“……”碧云的神气似恨她的母亲太无理解了,低下头去不说话。她的样子像是在说“你看吗!”

“××栈的伙计!”兴国在叫一个手里拿有红招帖的壮汉。

“真的落客栈么?再等一下看看,我的女儿那边有人来没有。”

“再等一会儿,客栈的伙计们走完了,你的行李又多,不好上

岸呢。”兴国也有点厌烦涂妈罗嗦了,声音很急辣地说。

涂妈怕自己的钱不够,不愿意进客栈。但到了这时候,只好不说什么话了。

他们终进了客栈,由客栈的伙伴领到栈房楼上一间房子里。她们在硬铺板上坐了两个多钟头才见行李搬了来,点齐了行李已经是吃中饭的时分了。她们都觉饿了,茶房一送饭来,他们一气地各吃了三碗。吃完了饭,碧云说要洗澡,涂妈却主张到晴云家中去后再洗澡。母女争执了一会儿,到后来只有碧云一个人在客栈洗澡。因为她的见解与她的母亲不同,涂妈以为一到大女儿家里去就可以享福了。但碧云深知道姊姊的性情,预料到住在容家有许多不便,寄人篱下,好容易使唤他人家的底下人烧水洗澡么?

当碧云洗澡去了的时候,涂妈便催兴国赶快到容公馆那边去报信。兴国把容公馆的住址抄下来就出去了。

碧云母女在客栈里枯坐着等了大半天,等到上了灯火时分,才看见兴国额角上流着汗跑回来。

“对不住,对不住,有劳你们久等了。”他一看见她们,便这样说。“因为去看一个朋友,就给他拉住了,一同上馆子去。我说有事要走,他死拉住不放,花了两三个钟头。刚才到容公馆那边去,那边看门的人说,太太四点多钟坐汽车出去了,——这是她的惯例,——他们作不得什么主,要等她回来。但她回来总是在十二点以后的,要等到明天才可以去告诉她了。他们说,只好请你们在旅馆里歇一宵了。明天定有人来接你们。”

涂妈听见兴国的话,当时感情就像夹在筷子上的一块好肉,忽然滑掉在地面,给狗抢了去般的,异常扫兴,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她呆了半晌,不曾说话。碧云的态度倒很镇静,好像这是在她的意料中般的,不过脸上仍不免表示出几分寂寞的表情,走向骑楼那边去望H埠湾内的风光了。

“我的女儿没有接到我的电报么？在海口打给她的。”

过了好一会儿，涂妈才颤声地问兴国。“我没有问他们接到了电报没有，不过电报没有不到的道理，如果住址没有错的话。那电报是我经手打的，是××街十六号呀！”

涂妈很想当着兴国的面发几句牢骚，但一瞬间又觉得不妥当，因为一路来向吴兴国说了不少晴云的好话，此时若对晴云发牢骚，那岂不是前后矛盾。于是终默杀下去了。

“你们吃过了饭没有？”

“才吃过，茶房很早就开了饭来，因为等你，等了个多钟头，茶房来催了几次，我们才先吃了。”

几年没有会面的母亲老远地由乡里跑出来，并且预先打了电报来，涂妈意想中的晴云一定是在收拾房间，准备茶饭，多买些酒菜，欢迎母亲和妹妹。就算晴云自己不便出来接她们，——因为她是位旅长太太，有身分了，——也定派一个人送汽车来。但是现在听兴国的话，晴云对于母亲和妹妹之来H埠，好像没有感觉般。——或许竟把昨天的电报忘记了。——明知她们今天可以到H埠，但她竟一个人出去，不在家里等她们，她这态度是何等的冷漠啊。

“这也不能怪她，只能怪吴先生。吴先生不早点到晴云那边去报信，只顾和朋友喝酒，喝醉了，耽搁了时候是真的。晴云接到自己的电报时，定是很热心地在等着的，不过等到下半天还不见有消息来，她定以为自己搭的轮船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没有到埠，所以不再等，就出去了。”涂妈又这样地向自己解释。

“你问了他们，我的女儿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

“那我没有问。大概不是出去看戏，就是打牌去了。总之一切都要等到明天去了。”兴国说着打了一个呵欠。

这时候碧云由骑楼外走进来了。兴国看了看碧云，心里像想着了一件什么事。

“你们去看电影么？碧云，我们出去看电影好不好？”

“……”碧云看了看兴国脸红起来，低下头去不做声，她觉得兴国的行动和说话确有几分讨厌。但他是个小白脸，外表的确的有足以使她动心的地方，自己实在有几分想和他接近，不过不好意思。

“怎么样，尽坐在客栈里不闷吗？”兴国不等她们回答，重复问了一句。

碧云看了看母亲的神气。

“夜里出去不方便吧。”涂妈微笑着说。

“这里不比我们乡下县城里，在H埠夜里比白天闷热，街上的人也比白天多。不看电影，就到N园去喝喝茶听听唱书也好。一路到这地方来，也得去看看。”

“以后长住在这里，还怕没有时候去看吗？”涂妈很有自信般地说。

碧云想母亲太不自量了。她在尽想姊姊会如何孝顺她，如何陪她到各处有趣的地方去玩，以后如何可以在H埠享福，这完全是她的梦想。住在姊姊家里决没有这样自由这样舒服的。

“你老人家是长住在这里。碧云不是说就要到省城去吗？那该让她在这地方看看热闹。”

“不一定哟，或者我到省城去，留在她的姊姊家里也难说。这是她的哥哥的意思。……”

“那你老人家喜欢住在这里，还是愿意到省城去呢？”

“我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H埠繁华，晴儿家里也比阿东儿家里过得去些，让她住在这里。过一两星期，我还是到省城阿东家里去吧。”涂妈说了后，望着碧云笑了笑。

碧云想，何以母亲也这样不诚实，这样可鄙。她自己明明不愿到哥哥那里去，她怕不能和嫂嫂相安同住，心里只担心姊姊不答应她住在H埠，而要自己向姊姊说自愿到省城去。至于自

己，对两方面都不能满意的，不过比较起来，住哥哥家里或者比姊姊家里不拘束，但一想到母亲劝自己住到哥哥家里去的话，又有点不愿意表示自己的意思了。

六

第二天早晨九点多钟，兴国又向容公馆走了一趟。门房说，太太昨夜没有回来，大概今天十二点钟才得回来。总之，一点钟前后定会有人来接她们。

兴国回到客栈，把这些话告诉了涂妈母女。涂妈满肚子不乐意，但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丈夫不在家，年轻的女人怎好在外面歇夜呢！”涂妈很想这样说一句，但想了想觉得不妥，这句话对碧云说还可以，兴国在面前是万万说不得的。但一想着晴云的冷漠，又不免有几分愤慨，十分想找个适当的对手，发几句牢骚，说她几句歹话。

最漂亮最宽敞的正楼房，有完全的陈设，有弹弓床，梳化椅，梳妆台等等的洋房子给自己做寝室。新被褥，新毛毯也怕早购置好了，专等自己到来受用。自己到来后，晴云定整天地忙着替自己添制新衣裳，——在H埠流行的时装。零用钱一个月至少也有三五十块。每天三餐两点心是定了的，正餐大家一同吃，点心恐怕是由丫头送到自己房里来——或者由晴云亲自送进来。容公馆里的一切用事人都老太太前、老太太后地奉承自己吧。这是涂妈由乡下动身时直到昨天到这客栈时止的想象。但到了现在觉得这种想象有些靠不住了。

吃过了中饭，又等了两个多钟头，茶房来说，××街十六号容公馆派一辆汽车来了，要接涂老太太和小姐过去。

“你们是不是和容旅长的家里有亲？”茶房笑嘻嘻地问涂妈。

“是的，容旅长就是我的女婿！”涂妈这时候又得意起来，笑

着回答茶房。只有碧云听见心里有点难过，脸红起来。她想，听人家说，容旅长的姨太太不只一个，他一个人就有好几个在他来说不值钱的岳母，这有什么稀奇，也值得这样得意么。

涂妈的衣服鞋袜早穿好了。只有碧云还没有准备换衣裳穿鞋袜。涂妈于是埋怨碧云，不该这样不作紧，要挨到汽车来了后才这样着急。

“忙什么？一会儿就穿好了的。催得这样急做什么？迟了一刻半刻，姊姊就不许我们进她的门了么？这有什么好着急的！”碧云看见母亲催促她换穿衣服，心里感着一种不满。

“汽车来了，不好叫他久等在这里吧。迟早要到姊姊家里去的，早一点去不好么？”涂妈心里还是不舒服，在为自己辩解。

“那么，妈妈自己先坐汽车去。我随后坐黄包车来吧。我记得住址的，××街十六号。”

“那不行！我们不一路去，面子不好看”。涂妈觉得这个小女儿的性情在乡里时就是这样怪僻的。

“要投靠姊姊，面子已经不好看了。”这句话才跃上了她的喉头，又给她抑住了。她想，真不凑巧，恰恰这时候兴国出去了，还没有回来。她真想听从兴国昨天告诉她的话，不再到姊姊家里去，就和他一路搭车到省城哥哥家里去。假定哥哥家里也不能住，再听从兴国教给自己的方法，自己就找职业去。兴国说，现在是革命的时代，女人和男人一样很容易找职业了。

她昨天晚上，因为要买牙刷、毛巾、肥皂等零星用品，跟兴国出去在街路上转了一会儿。最后兴国邀她到一家吃茶店里喝咖啡。她对兴国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倾慕，但是她觉得她自身现在的状况，——来到H埠后的状况，实在有些像失了磁针的轮船，前途渺渺茫茫。兴国虽然不是个一定可靠的人，但在目下和自己最关切的，只有他一个男性了。他在昨夜里对自己的态度也十分真挚而庄重。他说了许多话，只是对自己表示同情，并没

有露出半点可疑为对自己怀有什么野心的话来。自己初以为他是在悬想自己,这完全是自己过于自负了,完全是自己的误察。碧云想到这里,不禁脸热起来。

兴国昨晚上也曾对她略谈到关于选择配偶的话。她才知道他对她完全没有意思。他的理想非常之高,好像在说,像她那样的女子,他是不置眼中的。碧云当时听见感着羞耻,同时也起了反感。这样一来,她对他的态度反为自然起来,不像以前那样的忸怩了。

碧云主张要等兴国回来后走。涂妈却不以为然,她主张快到晴云家里去,一切事情才能够弄得定着。

她们正在争执,恰好兴国回来了。

"吴先生,我们要走了。容公馆已经打发人来接了,汽车也来了。"涂妈一接着吴兴国,便满脸堆着笑容说。

"吴先生,客栈的用费劳你叫帐房算一算好么?"碧云很通达世情般的,向兴国说了后就看看她的母亲。

"啊呀,我把栈房的帐都忘记了。是的,要劳吴先生费心向帐房算一算。不过此刻来不及了吧? 今天夜里或明天请先生到容家来一趟好么?"

"那不要紧,我会叫他算清楚。你有钱,留下来也可以,明天我到容公馆去拿也可以。"

"我这里不够钱了。只好向我的大女儿借了。"涂妈说了后,在嘻嘻地笑。

"要不了很多钱吧。只住了一天,我想要不到五六块钱。妈妈,你那边不是还有钱么?"

"不够了。我说不够了就不够了。我有钱还要你多嘴!"

碧云低了头,不做声了。

"我送你们到容公馆去好么? 有汽车坐,我也揩揩油。"兴国笑着说。

“那很好的。”涂妈又笑起来了。

由容家来接涂妈母女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的很朴素，大概是容家的家丁了。

他们都走出客栈门首来了。涂妈母女及兴国三人坐在汽车里，那个家丁在前头和汽车夫并坐着。

“行李怎么样？”涂妈又在担心她的行李。

“不要紧，等一下会送来”。兴国接着说。

涂妈也不便再说什么话了。

兴国对着她们，坐在一个方形的挂椅上。汽车呜呜地在堤岸马路上走得很快。她们都忙于看沿途的景象不说话。兴国也贪看着碧云，怕扰乱了自己的心情，不想说什么话。当碧云望汽车外的街店时，他便不转睛地注意着碧云。她有时略一反首，看见他在贪看自己的痴态，不免双颊绯红，再忙反首过去看车外的街道。

——这个人真讨厌，昨夜说起话来君子般的。但是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呢。碧云近二三天来也觉得自己奇怪，何以一想到兴国，心头便重赘起来。说是自己在思恋他，这决没有的事。但是何以自己时时刻刻又在留意他的事呢。

不一会儿，汽车在××街第十六号前停住了。未到以前，涂妈的想象以为容公馆定是一家十分阔气的高楼大厦，门首也定有宽大的庭园。但是由汽车走出来看时，不过是一间和商店差不多，只比较整洁一点的三层楼洋房子。外面有一重矮矮的圆墙，一边有一道铁栅门。这条街道看去像都是住家，没有做生意的店面。街路上走的人也很稀少，冷静静的。

那个家丁走前去，按了按外门上的电铃。不一会儿，有一个年轻人打开里面的一扇玻璃门出来，再把铁栅门打开。碧云看见他满脸的不高兴，心里就感着不快。

——他也知道我们不过是一种食客吧。主人不欢迎我们，

他们才敢这样傲慢。

碧云真想立刻回旅馆去,然后和兴国一同赴省城。她想,投靠别人总不是个长局。现代的女子该自己去求个独立的职业才对。

“请进去坐么。”那个家丁伸出手腕招呼他们三位进里面去。

涂妈想,怎么晴云不见出来呢?听见母亲妹妹来了,该赶快跑出来迎接才是个道理。她的刚才展开了些的笑容又暗灭了。

兴国在前面走,涂妈跟着他,碧云最后,走进里面来了。门侧摆着一个衣架。抬头一看,右侧是一道扶梯,通到楼上。才从外面进来,涂妈觉得屋里十分幽暗。

“请到客堂里坐坐,我去请太太下来。”那个年轻的人向兴国说,说了后向碧云溜了一眼。碧云想他是在看轻自己的衣服太不时派了吧。

和衣架斜对面有一道门,给那个家丁打开了。里面是很宽敞的会客所,陈设华丽。涂妈想,这样精致的房间,真是仙洞了,有生以来,算是初次看见的。

那个家丁倒了三杯茶进来,分送给这三位客。涂妈喉干,早就想喝茶了,茶杯一接到手,一口手喝干了。她喝了后,才感着一种香气。

“这茶真香!”她惊异起来。

碧云看见母亲那个样子,很替她难为情。

“茶叶里面混有茉莉花吧”。兴国笑着说。

“好好的茶叶加入这些东西做什么,他妈的!”涂妈在乡里说惯了许多粗鄙的口头话,这回在旅途中谨慎了几天,此刻喝着了这种香茶,高兴起来,失口又说了“他妈的”出来。

兴国笑了。碧云脸红红地低了头。

七

三人在客厅里坐了半晌,看见刚才那个年轻待仆走进来,笑嘻嘻地说:

“请各位稍等一刻。太太说,她的手风正好,一时不能放手,打完了这圈就下来。”那个青年说了后,又在注视碧云了。

“什么”什么?”涂妈像没有听明白什么话向着兴国问。

“啊,他说容太太打麻雀,正发赢钱的时候,放手不得,等一会儿才下来。”

碧云看了看兴国,她的心里真是难过。虽然她深知道姊姊就早点下来见面,也不会有什么特好处,不过尽坐在这里等,更像待决的死囚,异常痛苦。

“她在楼上打牌?”涂妈脸上表示出十分地不高兴。“要等多少时候? 让我上去看看她。”她看那个待仆好像看不起她们,所以她这样说着向他表示自己是老太太。

“上去不得,很多客在高头。”那个仆人忙阻着她说。

“什么客人? 是邻近的太太们么?”兴国问那个人。

“不,也有男客,都是在省城有职分的。”

丈夫不在家,晴云每天夜里出去不回来,白天又招了许多的男女客在家中聚赌。在涂妈,这是破天荒的奇闻。她差不多忍耐不住,要哭了。她恨不得见着晴云发作几句。但是,今后要向女儿讨饭吃了,怎么能够像从前一样向晴云主张母权呢。

又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扶梯上有脚步声和笑声。

“不要紧,你们尽管打牌吧。她们都是乡下人。用不着客气,我一会儿就来啊。”

涂妈想,这是晴云的声音么,骤然听来,又有些不像。她的胸口正在突突地跳动,一个艳装美人走进客厅里来了。

"啊,妈妈!你的电报来说,昨天就会到来。害我等了一天,等到四点多种。因为……"晴云说到这里,才看见兴国坐在客厅的一隅。"啊,这位先生还没有请教。妈妈和这位先生一路来的?"

"是容太太么?敝姓吴,……"兴国也忙从椅子上立起来,笑容可掬。

"不要拘礼,请坐。"果然晴云一点不客气,还没有等到兴国坐回来,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了。

兴国细细地观察晴云的一身,觉得她是徒有其名。从小有美人之称的晴云就只是这个样子吗?体格比妹妹瘦小,肌色比妹妹苍瘦,刚才一接眼所感受的美的印象,完全是由于她的服饰。她的脸上虽涂着多量的白粉和胭脂,但是潜伏在粉薄膜下面的苍黑,终给他的细密的观察发现出来了。碧云虽然是粗裙布衫,但她的身质是健康的,肌色也比她的姊姊白皙,她的双颊上常有的红晕就是健康美的象征。兴国当时更深信美人的第一条件是在健康了。

"妹妹也长大了。——"晴云过了一会儿注意到碧云来了。给姊姊这么一说,碧云便脸红起来。

"十七岁?十八岁?晴云又笑着问。

"十七岁"。涂妈忙替她答应。"你自己几岁了?你比他大八岁的。"

"我比妹妹大八岁?妈记错了吧。我今年二十五岁了?我不相信我就这样老了。晴云斜睨了兴国一眼狂笑起来。"吴先生你今年多少岁数?"

"我?"兴国很敏感地也回给她一个微笑。"我忘记我的岁数了。"他们谈笑了一会儿,碧云觉察出姊姊在谈话间,时时刻刻都注意着吴兴国。于是她也不免望望兴国对于姊姊的注视,表示如何的态度。碧云所惊异的就是他们像旧交般说了许多有趣的

话。晴云也时时向兴国作有意义的微笑。

“吴先生就要回省城去么?”

“不。在H埠有几位朋友,——毕了业的先辈,——留我在H埠多要几天。省城不比这里好玩。回到学校里去更拘束了。所以我也想在这里多住几天。”

“吴先生不是说明后天就要赶回省城去么?”碧云想当场这样质问他,但怕引起他们的反感,终又默杀下去了。

“吴先生不是说假期满了么?”涂妈问兴国。

“不要紧,假期虽然满了,迟十天八天也不要紧的。”

“你又说你的军官学校不比一般的学校,规则很严。”

“规则是很严的,不过我和校长感情好,我们又死心塌地拥护他,就犯点规则,也不至于除名的。”兴国接着又歌功颂德地说了一大篇话,称赞他的校长如何好,如何有德望,如何本事大……她想兴国这样极口称赞校长,当然他也是校长的私人了。

兴国坐了一会儿,打算回客栈去了,忽然想起涂妈母女的馆账还没有清算。

“涂伯母,客栈的账我回去叫他们结算。账单明天我送来。”

涂妈给兴国提醒了,便笑着向晴云说:

“阿晴,你有钱请代我交十元给吴先生带回去。客栈的账还没付呢。”

“怎么? 你们不把旅费筹足,就动身来这里么? 还要,……”晴云说到这里,看了看兴国,勉强笑了笑,从衣袋里取出一个荷包,再打开荷包,检出一张十元的钞票交给兴国。“那么,费吴先生的心了。吴先生如果嫌客栈里不方便,就搬来我家里暂住几天也使得。”

“不客气,不客气”。兴国一面走一面笑着这样说。“明天我准定来。”他翻过头来向晴云作了个有意思的微笑,然后又望了望碧云就走了。

八

兴国走了后，晴云的脸色又阴暗起来，说话也不像刚才那样高兴了。她叫一个婆妈来，把涂妈母女的行李一件一件地搬到楼上去。

"三楼后楼房收拾好了没有?"晴云问那个妈子。

"刚才收拾好"。那个妈子一面提行李，一面回答她的女主人。

"妈妈，H埠的人多了，房子不容易找，房钱又贵。像我这样的房子，每月租金就要八十五两银子。多用了两个人，就挤不下来了。只有三楼的后楼房空着，只好请妈妈和妹妹在那间房子暂时委曲下。二楼后楼房讲究些，但给超凡的一位朋友占住了，他再过两星期就要回省城去的，等他走了后，你们就搬进去住。三楼后楼房，白天里天气热些，你们可以到楼下来坐，客厅里顶凉快。"晴云说了一大篇话，但涂妈母女只听见她翻来覆去说三楼，二楼，前楼房，后楼房，哪里好，哪里坏。至于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她们一点也没有听懂。

过了一会儿，涂妈母女走到三楼的后楼房里来了。涂妈看这间房子也不能说比乡里的房间不干净，不过实在太狭窄，要容两个人，实在太窄了。一进房间，靠左的壁边有一张木床。涂妈想，晴云是叫我们母女两个同睡在一张床上的。床位正面向着窗口，由窗口向外望，看不见什么，只有人家晒台上晒着的衣服。太阳光从窗口流进来，晒满了地面，看它的斜射方向，知道那窗口是朝西偏北。碧云想，姊姊的住间是二楼的前楼房，它的前窗和这个窗口的方位恰相反，是向东偏南了，窗儿要朝东南才是好房子，冬暖夏凉。快要热天了，这个窗子朝西北，并且又在三楼上，如果要在这间房子里过一个夏天，那就要收拾母亲的老命

了，因为母亲是十二分怕热的。

那个婆妈很不高兴地把涂妈的两三件小行李和被包等拿了上来后，头也不回顾，就走下去了。她们初以为那个妈子会顺手把被包解开，把寝床铺好。今看见那妈子这样骄傲，碧云向母亲苦笑了一阵，只好自己来动手了。她们在乡里做惯了的，不觉得有什么难，也不觉得是受了侮辱。

碧云伸手在床板上和床柱上摸了一摸，五根指头就染成黑色了。她伸了伸舌头，把弄脏了的指头给母亲看。

“妈，下去拿脸盆打一盆水上来。这张床像没揩过，还满堆着黑尘灰呢。”

“你的姊姊太把我们不当人了。”涂妈气得一双眼眶红起来了。

“这怪不得姊姊，姊姊定吩咐了婆妈们去收拾，婆妈们躲懒没有来收拾是真的。你看，地下不是没有扫么?”

“整天的顾着赌博，自己不做也算了，但来看着婆妈们收拾不是应该的么?”

“我看姊姊决不会到这间房里来的。你看婆妈们不是住在隔壁房里么？姊姊有了身份了，怎么还会走到底下人住的地方来呢?”

“有了身份便不认识母亲了么？也该想想自己的身子是从哪里来的!”

“妈妈你总是这样不明白道理。这些老古代的话拿到现代来说是不对了的。现代的人哪一个不是先图自己的生活舒服。想靠子女过活是很难的。”

“那你日后嫁了人也和姊姊一样薄待母亲么?”

“我不嫁人的。我发誓不嫁人。我看男子没有一个不是自私自利的。嫁了这类男人，结局是自己吃亏。”碧云若有所感般的，说了后微微地叹口气。

“像这个样子,我们在这里怎么住得长久。”

“我想,还是到哥哥那边去好些。哥哥比姊姊穷得多,但是穷的对穷的,比较容易相安。穷的和富的生活完全不同,好像住在各个世界里,迟早要冲突的。”

“不过你的嫂嫂不知是怎么样的人,不是我作主娶的,恐怕不听我的话吧。”

“妈妈,你的话又说错了,不管住在哥哥家里或姊姊家里,吃闲饭不管事是定了的。你要多问他们的事,那就是自己讨苦吃了。到哥哥家里去,你只替嫂嫂抱抱小孩子就好了,什么事你不要管。”

“你做什么呢?”

“……”碧云低头不做声。她想起兴国对她说的话来了。她决意到省城去自寻职业了。她本来想将这意思告诉母亲,但重新一想,找职业要靠兴国帮忙,但看兴国刚才的态度,她又有点丧胆了,所以不敢告诉母亲了。

涂妈母女忙了半天,才把地下扫好,把木床木柜揩干净。两个婆妈望着她们劳苦,也不过来帮帮手,只站在一边笑。

“穷人志气低。你看底下人都在笑我们呢。”涂妈气得不能再忍耐了,对碧云说了这句话。碧云只微微笑着不回答。

她们劳动了两三个钟头,觉得有些饿了。但电灯亮了,还不见有人来招呼她们去吃饭。涂妈饿到不能挨了,从网篮里取出些在途中吃剩的饼干来吃。又过了半个多时辰,才见那个老妈子走了来,请她们下去吃晚饭。

涂妈母女走到楼下客厅后面的餐房里来了。一张圆桌上只排着两个人的碗筷,正中有四盘两中碗的菜色。涂妈想,怎么只备自己两人的碗筷,晴云到哪里去了呢?她想这样实在和客栈里的招待差不多了。

“太太因为约了朋友到外边吃饭去了。她走时吩咐请你们

不要等她。”那个妈子看见涂妈的疑惑的样子,才这样地解释给她们听。

涂妈饿极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忙坐下去,妈子便盛了半碗白饭来。涂妈想,为什么只盛半碗,装满碗来不好么。她再望望桌上的四盘两碗,也并没有什么出奇,一盘腊味,一盘牛肉萝卜,一盘炒肉丝,一盘咸鱼,两碗豆腐清汤。她想,这样菜色是比客栈里的稍微好一点。伸筷子去夹来一尝,都是冷了的。尤其是那豆腐清汤和冷水一样,一滴不能喝。涂妈问碧云,可不可以叫妈子再拿回火厨里去热一热,碧云说不要再去惹人讨厌了,马马虎虎吃了算了。

涂妈母女在H埠住了五六天了,才略略知道晴云的习惯。她每天睡到十一二点钟才起床。起了床后有时候陪她们吃饭,有时候又一个人在她的房里吃饭。到了下午一两点钟,就有男男女女的客来会她,或在她房里抹牌,或约她一路同去。至于晚饭是从没有在家里吃过的。就算在家中和客人们打牌到了五六点钟,也要和客人们同乘汽车出去。在她为有空闲的时间,只是吃过中饭后,客人们没有来以前的一个半个钟头。涂妈自到H埠来,像还有许多话没有向晴云说。她到后来,知道了这些情形,一天吃过了午饭略休息片刻,就到晴云的房里来。

“大姊今天不出去么?”涂妈走进晴云房里来,看见她坐在梳妆台前涂口红。她从镜里看见了她的母亲,就蹙起眉头来。

“迟下要出去也说不定。有什么事?”晴云反过身来请她的母亲坐。

“妹妹呢?”晴云接着又问碧云,因为她在这时候才意识到碧云自来H埠后没有到过她的房里来。

“她在三楼……”

怎么不下来谈谈呢?”晴云觉得近几天来自己的态度过于冷淡了,心里虽觉得老母亲讨厌,但也勉强装出和蔼的样子来招

呼。

“她想早点到省城去,所以叫我来和你商量一下。晴儿,我也老了。”

“她要到省城去?在先不是说妈妈到弟弟那边去住,妹妹留在这里么?”

“我也想到省城去看看你的弟媳妇,顺便送碧儿去,在那儿住一二个礼拜,再回你这里住。”

“那由得你们!本来房子是窄了一点,但也没有办法。三楼那个房子住两个人,实在太挤了点。碧妹如果不情愿在这里住,我也不勉强去留她。她要到弟弟那边去,就让她去好了。你老人家如愿意在我这里住,就替我招呼招呼厨房的事也好。到省城去虽然不远,但一上一落,也够麻烦。到秋凉时候,我要到省城去一趟,那时候一同去吧。现在让妹妹先去好了。”

“年轻的姑娘好叫她一个人走么?”

“怕什么!先给一个信给弟弟,叫他按时到车站来接就好了。就一个人又怕什么,行李莫带多了,火车到了后,叫一辆黄包车,把弟弟的住址告知车夫拉到去就好了。”

“她也是这样说,不过要向你商量的,……”

“还有什么事呢?”晴云打了一个呵欠。

“就是到省城去的旅费。”涂妈预先装起笑容来说。

“那要不了许多钱,三等车票只要三元四角钱。妈妈你身边真的一个钱都没有了?”

“有是有几块钱,不过我要留来作零用”。

“住在我家里要什么零用钱?要也要不了许多。你把你的钱通给妹妹吧。以后要点钱用,向我要好了。妈妈你一天用得了一角钱么?”晴云笑着问她的母亲。

“……”涂妈想自己在乡里是吃三顿饭的,到这里来减为两顿饭了。自己在乡里,天还没亮就起床。到这里来,每天睡醒

后，还要睁着眼睛在床上过几个钟头，肚里就像雷鸣般地作响。到了九点十点才听见老妈子们起床。有时候她也早起过床来，但是全房的门窗都还是紧闭着，异常黑暗，只好再回去睡，睡到听见老妈子们起来了才起来。这时候她们真饿得不能挨了，听见有卖早点的，便忍不住要买几件回来充饥。她真梦想不到H埠的点心这样贵。近三四天买早点的钱已经去了块多钱了。涂妈想长在这里住下去，自己的十余元不消一个月就会因买早点而用完了。若给五元给碧云到省城去，那更难了。晴云因为垫了十元的馆账，说了许多闲话，所以近来不敢向她提钱的事。以后想向她要钱，也怕很难的，她想。

“怎么样？一天用不了一角钱吧。”

“买早点的钱就不少”。

“买早点？家里煮有稀饭，买有油条，你没有吃么？我们起来的迟，不吃早餐，吃了早餐，正餐吃不下。”

“你们家里早晨烧有稀饭么?”

“有的。八点多钟吃早餐，爱吃的都到火厨里向大司务要。”

“哪里？八点多种，门窗还没有开呢。”

“楼上是这样。你要到下面厨房里去。”

涂妈听见，后悔起来了。晓得每早有油条稀饭，就不该花钱早点的。恨只恨自己醒来太早，再睡回去起来时，又过了早餐的时刻了。她又想，这屋里的婆妈就奇怪，有许多事情要她们做都差遣不灵，只有叫她们买早点，就争先恐后地跑了来。

涂妈正在思索，晴云忽然问她：

“那么，碧妹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到省城去呢?”

“原来吴先生约好了她，前三两天就该动身的。不晓得怎么样，这两天不见他来了。”

“吴先生？他接到他学校的电报，搭昨夜的快车到省城去了。”

“真的么？也不来说一声，太没人情了！”

“他临走时托了我问候你们。我回来时，你们又睡着了，过后就忘记了。人家有急事，来不及通知你们，怎好怪他呢？”

“不是怪他。碧儿早要动身的，因为他来说可以一路走，所以搁了一天又一天。碧儿等得不耐烦，才打算一个人先走，不等他了。”

“……”晴云的鼻孔里哼了哼，像在冷笑。

“他已然走了，不必去说他了。现在只想向你借点钱。她要旅费，就是到了省城后，也要钱用。你比东弟，手头上总松一点，望你帮助她一下。”

“我家里的有两个多月没有寄钱来了。自三月初寄了一千元来后，用了三个多月，早用光了。现在还是借人的钱过活。我刚才不是说你身边有钱先借出来给她，以后你要钱用，由我这里给你好了。”晴云说后脸色有点不高兴起来。

涂妈想要再说话，那个年轻的家人走上来了，——不问晴云房里有人没有人，就公然地打开房门走进来。看见涂妈也在房里，脸上才露出一点羞愧的神气。

“太太，郑家的太太和小姐来了。……”

“为什么不请她们上来？”

“她们的汽车在等着，要你一路出去。郑太太说，就请你下去。”

欢乐的微笑登时在晴云的脸上展开来。她不顾她的母亲，走出房门，一直跑向楼下去了。

涂妈看见女儿这样的态度，着实有点气愤。她痴坐在一张椅子上，一时不曾立起来。

“涂老太太！”

涂妈骇了一跳，忙抬起头来。她看见老妈子站在房门首。

“什么事呀？”涂妈问她。

“太太叫我来锁好房门的。”老妈子说了后，站在门首像专等涂妈出去。

涂妈气得满脸发黄了，她机械地站了起来走出她的女儿的房门。她想，不单女儿，连女儿用的婆妈也看不起自己，来赶自己了。

她垂头丧气地走上三楼后楼房里来。

九

碧云听见母亲报告了和阿姊商量的结果后，决意于当晚动身，搭九点三十分的夜车到省城去。

碧云的行李很简单，只带了一个手提藤箱，和一个被包。母女两人由容公馆出来时，晴云还没有回来。她们各乘一辆黄包车，抱着行李，赶到车站来时，距发车时刻还有二十分钟。

车站里挤着不少的人，她们看见有点害怕，胸口自然地悸动起来。

“碧儿，你买车票去，我在这里看着行李。”

碧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买车票，又看见满车站都是男人，想问都不敢问。但是自己不去买，难道要母亲去买么。于是她感到在旅途中，还是少不得男人照料。

——只差二十分钟了，不能再耽搁了，赶快买票去吧。

她正在困惑中，忽然听见有人在叫“涂伯母，涂伯母!”她和涂妈同时跟着声浪来处望去，看见一个年轻人穿着一件很朴素的竹布大褂，手里拿着一顶毡帽，向这边来。碧云只觉得这个人很熟面，但想不起是哪一个。

“啊！不是萧四哥么！怎么你也在这个地方呢?”

碧云听见母亲的话，才忆起这位是从前父亲做生意时在邻店卖汤圆的萧老伯的儿子萧作人，他的排行第四，所以县城里

认得他的人都叫他做萧阿四。他从小就出门,走了几年了。碧云真佩服母亲的记忆力好。

"涂伯母,我真想不到能够在这个地方碰见你们。你们几时出来的?"

"出来不久。她要到省城她哥哥那边去。……"

"我也是回省城去的,就搭这个火车。在省城,我也常常看见秉东哥。"

"那你买了车票没有?"碧云这时候很心急,忙问了这一句。

"买了。"萧从衣袋里取出车票来给她们看。

"那请阿四哥替她去买张车票好么?"

"好的,好的。"

涂妈交五元钞票给萧,他接了钱,就匆匆地向那边人丛里去了。

"时候不早了,买好了票到月台上去再谈吧。"他临去时,笑着向涂妈点了点头后,再向碧云溜了一眼。碧云想,何以一般男性总是这样讨厌的。

不一刻,萧作人回来了。把买来的车票交给碧云后,从衣袋里抽出一条手巾来揩额上的汗珠,一面揩一面说话:

"快点去,还差九分钟就要开车了。"

他说了后,伸过只手来提着碧云的被包就走。碧云想,这个人真是奇怪,何以这样冒失,这样一点不客气。但她在这时候,只好提起手提藤箱跟着他来。涂妈也跟在后头走进月台上来了。

涂妈也担心这位萧四哥莫变成了歹人了。他那样亲恳的态度有些和人家不同。晴云不是说,三等车票只要三元四角么,何以剩下来的一元六角不见交回给自己呢?莫非他要等下才交回给碧云?碧云已经先拿了二元去了,再加上这一元六角,那太多了,还是向他要回那一元六角来吧。

“你进里面去接行李。”萧把被包高高地抬起到车窗口来了。

碧云脸红红地只好先走进车厢里，把捆得紧紧的小被包的手提藤箱接了进来。

“萧四哥，你没有带行李么?”碧云听见母亲在问萧。

“我今早才搭车由省城来的。我一星期要来H埠二三趟。有时候来不及搭车就在H市开旅馆，用不着带行李。”

“碧云看了看车里的设备，和自己由县城到K海口时坐的火车太相悬殊，也整洁得多。两个座椅中间都夹有一张桌子。她想到自己要和萧就这样地隔一张小桌对坐到天亮，不免脸热起来。她再摸了那张车票出来，在电光下一看，才知道萧替她买的是张车票出来，在电光下一看，才知道萧替她买的是二等车票，她的胸口再悸动起来，对萧有点感激，但又有几分怀疑。他特为自己买二等票，到底是好意还是歹意呢。

她正在痴想，又听见母亲在外面问他：

“你在省城什么地方做事情?”

“在总指挥部的庶务股。”

“那很好出息?”

碧云这时候靠着窗沿，伸出头来望月台上。但她没有漏听了母亲和萧的会话。

“没有什么好处，一个月只八十元薪水。”

八十元！八十元还不算好出息么?”

“省城什么东西都贵了，只八十元有时还不够用呢。”

“你来H埠做什么事呢?”

“那不好说，这是说不得的。”萧说了后哈哈大笑起来。

“那有什么要紧。难道你有什么秘密不便告诉人的么?”涂妈也笑着说。

“因为不是我自己的事，是替人家做的事情，所以不便告诉你们。至说秘密，算不得是秘密的事吧。”

"替人家做事,那不是更用不着秘密了么?"

"告诉你一点点吧。我是替大人物带钱来H埠的。"

"带钱来H埠?什么人的?"

"那不能说。"萧这时候敛起笑容说,好像是在警告涂妈,不要多追问。

"带多少钱来呢?"

"这次不算多,但说出数目来,也会把你吓倒。"

萧这时候伸出五根指头来。

"五百元?"涂妈睁着惊异的眼睛问。"如果我有五百元,够我一生的吃穿了。我在今生今世,恐怕没有福分得五百元的大款了吧。我以后真要多多修心吃素,看来生能不能得到五百元。我们耕田人毕生劳苦,长年流汗,也怕挣不到五百元的大款吧。大人物到底是大人物,说一句话,举一举手,可以马上得几百元,萧四哥你也算不错,你每月清清闲闲也可以拿八十元。你们这些大人物,这些××要人,有这许多钱,真不知从哪里来的。莫非大人物有穿底眼,挖中了金银矿么?"

"五百元也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么?我这次带来H埠的不是五百,还要加一个万字,这次的数目还算是小的。……"

"五万?那得了!那得了!五万块钱不装满了一房子么?萧四哥,你莫骗我老人家了。我虽然是乡下人,但也知道洋钱是很重的东西,五万块钱你怎么带得动呢?"

"不是五万,是五百万!"萧再笑着说。

碧云骤然听见五百万,一时也想象不出这个数目之多,多到什么程度。于是她无意识地伸出一根指头在那张小桌上写了一个5字,以后又在5字后面续加了几个圈儿,——5000000。——五百万元!大人物的生活当然比我们奢侈得多,就比阿姐也怕阔得多吧。就算他每年用一万元,也要五百年才用得了,她在这样想。

“五百万？五百万比五万多几倍?”涂妈不住地问萧,因为她从来没有5000000的观念,也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多洋钱,她只当萧四哥是说空话。

预报开车的铃声响了,打断了他们的会话。

“涂伯妈,那我上车了。碧姑娘的事我会替她照料,请你放心。”

“那要拜托你了。”她老人家想到要一个人回容公馆去,不禁凄惨起来,眼眶一红,快要掉下泪来了。但她忽然又想到刚才那一元六角钱,萧四哥还没有把回她,于是向碧云招了一招手,碧云便伸出头来,涂妈凑近她的耳朵,低声地说:

“车票只要三元四角,萧四哥那边还有一元六角。等下你可以向他要回来。”

“妈,你错了哟。这是二等车,车票要五元八角。他还替我垫出八角钱去了。还要还他八角钱哟。”

“二等车？为什么要买二等车票?”

萧四哥看见她们母女在低声细语地说话,知道是为买二等票发生问题,忙走前来。

“第一因为我买了二等票,碧姑娘坐在三等车里不好招呼。第二是三等车里挤得吓人,碧姑娘是女人,怕挤不惯,并且怕有歹人。第三因为搭的是夜车,在三等车里更不方便。萧说了后,还申明他今早上由省城来时,因为带有重要的支票,是搭头等车来的。

旅客听见会暗然魂消的汽笛终吹起来了。碧云看见站在月台上的人们忽然乱动起来。她想到阿姊的无情,母亲住在H埠的孤独,也不免伤感起来,此刻又看见母亲在对自己揩眼泪,自己的眼泪也就再忍抑不住,扑扑簌簌地滴下来了。她想,母亲虽然是个鄙吝鬼,但这完全是为穷所迫,至她爱女儿之心,还是始终没有变的。自己何以要在这样烦苦的旅途上受罪,何以要和

母亲分离,她真想不出是什么道理来!

"妈妈你早点回去吧。"

"我真不想回阿姐那边去了!……"

碧云看母亲好像也想跟了自己来到哥哥那边去般的。她这时候,已经认不清楚母亲的脸了,她忙伸手进衣袋里去搜手巾。

第二次的汽笛又吹起来了,火车也跟着转轮了。

月台上的人们渐渐看不清楚了,火车的速力也渐次增加。由火车头烟筒里吐出来的黑烟,在碧云眼前掠过去,她忙闭眼睛,闻着一阵煤臭,像有一细片的煤屑飞进她的眼睛里,一时睁不开来。

火车的震动愈烈,她有些站不住足了,忙坐下来,用手巾揉眼睛,揉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来,看见萧四哥坐在她的正对面,向着她微笑。她有些不好意思,想再反向窗外,但因刚才给煤屑打了眼睛,不敢了,于是反过这一边来望同车厢的客人。二等到底是二等,还有些座位是空着的。

火车像在轨道上转弯,好奇心再引她伸出头到窗外来。她看见列车像长蛇般正在铁轨上画一个大曲线。

她还不好意思和萧说话,也很担心萧向她有唐突的质问,所以她尽凭着窗沿,望车外的夜景,她望见 H 埠的灯火也渐渐地暗灭了。她这时候,只感着寂寞。她想,自己真像一只孤舟,此刻驶到港口外来了,今后或浮或沉,只有一任这人世的浪波了。于是她忽然又凄恻起来。但她并不是思念母亲,也不是想会着哥哥,更不是思念阿姊。她只觉得自己的心是悬在空中,无所凭依。她又觉得坐在那一边座席上的不是萧作人,而是吴兴国。最后,她又觉得偌大的世界中,也没有她站足的地点般的。总之她是从没有过像今晚上这样悲楚难过的。

"自已纵令不算是这世界中最可怜的人,但也定是一个最不幸的人了。"

“来吃茶啊,碧云姑娘!”

她听见萧阿四在叫她,只得反过头来向他略作微笑,表示谢意。

“你请。”

“坐下来吧,尽站在那边,站得不腿酸么?”

她原有点喉干了,想喝茶,给他这么一说,就坐下来了。桌上摆着两盅茶,是车上的仆欧送过来的,不一会儿,仆欧又端了两碟点心来。萧四哥又劝碧云吃。

碧云听萧四哥谈了一个多钟头的话,觉得他并不是一个歹人,也不像个浮浪少年。看他的品质很痛快,什么话都肯说,他把这次来H埠的任务,——否,是他近半年来的专门职务,——也告诉她了。她听见惊异得吐出舌头来缩不回去。

萧作人在省城总指挥部当庶务股员,股长是他的姊夫区家骐。军需科长和区家骐是十分要好的同学,所以很信赖区,这完全是因为区能够替他营私舞弊。军需科长孙绍先是哪一个呢?他是邬总指挥的舅子,也是邬的聚敛之臣。

孙绍先当总指挥部的军需科长不满三年,替他的姊夫汇了三四千万美金到纽约去,存在纽约的银行里,打算终身不使用,——因为邬总指挥在国内决不是没有饭吃的人,当然用不到存在美国银行里的钱,——至今还继续地汇过去。萧作人这次来H埠,又汇了五百万元。据萧说,邬老总还在南洋置了许多地皮,准备下台后出国去当犹太人。

“省城没有银行么?”碧云听见大人物的钱偏要送到H埠的外国银行来存贮,就有点惊异。

“有的,有国家银行。”

“那为什么不存进国家银行里去呢?”

“现在的当局要人都喜欢闹洋派,有钱也要存进外国人的银行里。他们的职务只是把国家银行搬空,去充填帝国主义的银

行。”

“你扯谎！我不相信中国的当局要人会这样没见识。他们口口声声打倒帝国主义，将来真的把帝国主义打倒了时，不是一并把自己的存款打倒了？”

“这确是根本的矛盾，所以我不相信中国人有打倒帝国主义的能力，因为他们的钱还是向帝国主义银行里送。他们说×年之后就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但他们有这样多的洋钱，在这三年之内用不完，取出来又没有存贮的地方，所以他们决不肯打倒帝国主义。我想，以中国人之力是不难打倒帝国主义的，不过需要帝国主义的银行存贮洋钱，所以暂时不把他们打倒吧。”

“那，你又为什么替他送款到帝国主义的银行里去呢？”

“吃饭问题。我不替他送，也有人会替他送的。我就不替他送，他们还是一样爱惜帝国主义，不肯马上就打倒它。”

“那么看起来，有钱的人，——有钱存在帝国主义银行里的人，都不愿意打倒帝国主义了？”

“那何待说！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可以呼得的！只有贫民才有资格呼这个口号！你看衮衮诸公，哪一个没有几百万几千万存在帝国主义银行里？要一班可怜虫，舔他们的排泄物过活的人才相信他们有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能力。”

“那，你不是在骂你自己了？”

“是的，过去的我是该骂的。不过，我现在觉悟了，所以我准备辞职了。”

碧云听萧说了许多话，但不十分了解。她想，那些大人物何以这样有本事弄得到这许多钱，这是她颇惊疑的。在这民穷财尽的中国，又在北洋军阀治下被搜刮了数十年的细民间，何以还有这样多量的膏血，这是她更惊疑的。她忽然又思念到对她失信的吴兴国来了，她想，兴国将来也是个会刮民膏民脂的大人物

吧。

十

天色微明的时分,火车到了省城了。天还没有亮,车站里的电灯也还没有熄。萧作了帮她把行李搬到车站出口来时,看见外面正在下丝雨。碧云身上感着有点冷。

"你的哥哥的住址,你知道吧?"

"第三大街忠孝里,是不是?"

"是的。替你叫个黄包车,连行李载到去好了。"

"你到哪里去? ……"碧云想说下一句,没有勇气说出口。但萧已经觉着她是在希望他送她去。

"本来我可以送你去,不过我有公事。到你哥哥那边去,又不顺路,怕耽误了时候。……"

"…… "碧云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表示一种为难的样子,萧知道她是怕车夫不可靠。

"不要紧。地址告诉了车夫,拉得到的。省城的车仔都编了号码,你记着那辆车的号码就好了。"

这时候,早有两三名车夫拉着车子走前来包围着他们,问要到什么地方去。

碧云到了这个人地生疏的省垣,望着站外泥泞的道路,无端地又添上了许多烦愁和寂寞。看看同火车来的人都渐渐地走完了,——有的叫黄包车,有的坐汽车,有的是车站上有亲戚朋友出来接,一同走,有的跟着旅馆的伙伴走了。——车站上的人影渐稀,她自然悲感起来。若不是萧还立在她身旁,她真要流眼泪了。并且在昨夜里,除打了几次瞌睡外,只是眼睁睁地到天亮,现在觉得头晕眼眩,喉头又干燥燥的不好过,于是想到在乡里家居时的舒适和愉快了。她想,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走出来奔波。

归结一句话，是在乡里没有饭吃。为什么没有饭吃？难道是自己母女的能力不如人么？自己母女不勤俭么？但这都不是。自己和母亲虽然没有多大的本事，但是身体健全，天天操作，和村人比较起来，决不至于落后的，尤其是母亲，从早晨天还没有亮起，就在田里做，一直做到太阳下山。回来屋家，又有许多琐事，再做到三更半夜。但仍然不能维持自己的温饱，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去问学校的先生们，他们就责备自己和母亲少念了书，少认识几个字，所以会这样穷。但看小学校的先生们的家计也是一天挨不过一天。去问地兴先生，他又说是自己的屋和先人的坟墓风水不好，要改造或改葬一下才好。去问村里的几个时髦学生们，他们又说是，自己和母亲思想顽固，落伍了，迟早要受淘汰的。最后去问××宣传部里的先生们，他们的责备更离题，他们骂自己和母亲是少呼了几句口号。不错，现在有些人在进学校读书，还有些人在当教育家，有些人在带兵，也有些人在做部长。有些人在论地兴讲风水，卜卦算命，也有些人在当执行委员或宣传部长。但是他们都是在图个人的生活。至像自己母女一类的穷苦无告，流离转徙的人们，运命上是该为革命牺牲的。穷苦的人们死干净了，北伐兵士也杀干净了，剩下来的只有少数坐享其成的人过他们的奢侈的生活。有人在骂矫揉造作的军阀，穿破头鞋子在沽名钓誉，但到后来竟有许多钱在南洋买地皮，这军阀的确该杀。但是不穿破头鞋子，专握笔杆子的先生，也叫出兄弟妻子亲戚故旧来在这里包办什么捐，在那里又包办什么税去苛征暴敛，这又与穿破头鞋子作伪的军阀何择！?

碧云胡思乱想了一会儿，觉得再没有办法，只好托萧叫了一辆黄包车，讲好了价钱，把行李装上，自己坐到里头，然后向萧鞠了鞠躬，就一任车夫拉进街里来。

时候还早，街上的店门还多没有开的，只有一间门首摆着一张肉桌的肉店和一间豆腐店开了店门。街路凹凸不平，车子过

时就左一歪右一摆地摇动。碧云坐在车上，只筹思到了哥哥家里，初和嫂嫂见面时，要如何地说话。她又在描想哥哥家中的情况。但所想像的尽是坏的现象，总想不出一点好的来。

车子转弯抹角，走了有点把钟头，车夫才说现在走到第三大街上来了。

“快到了么?”碧云的胸口突突地跳动着问车夫。

“在哪一头？忠孝南里还是北里?”

碧云想，这不得了，忠孝里也有南北之分么？给车夫这么一问，一时答不出话来。她记得从前写给哥哥的信，只写忠孝里涂东记就可以寄到。

“南里在这一边。北里就要走过大街，到那一头去。”

“我没有到过来，不知道是南里还是北里。”

“是人家还是店子?”

“是家小店子，——涂东记。”

“做什么生意的?”

碧云也不十分明白哥哥在省城做什么生意，但听见人说过，哥哥是做毛发生意的。

“做毛发的。”

“我从来就没听见过有这样的买卖。……涂东记，……涂东记，……不会记错吗?”车夫拉着车子慢慢地走着念了几次涂东记。他们走入南里来了。

一个巡警站在弄堂口打呵欠，大概是起床太早了，没有困足目。车夫走到他面前，问他知道涂东记这家店号么。巡警揉了揉眼睛，望着车夫，脸上登时表示出一种可怕而讨厌的神色。但等到抬起头来看见车上坐的是位年轻的姑娘，脸上又转和平了些。

“江东记是在忠孝北里!”

车夫只好把车子拉转头，口里不住在叽哩咕噜。碧云也听

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话,推度他的意思,是要他多拉了一些路,不耐烦起来,就埋怨坐车的人没有把地址说清楚。碧云真担心他会把自己拉下车来,那就真不得了。

车夫拉着车子走过了大街,走进北里来了。他慢慢地走着望两边的门牌号数。

“第几号,记得不?”

“第壹百零二号。”碧云在车子上很恭谨地回答,像怕开罪了车夫。

有几个肩膀上架着竹杠子像码头苦力的,由弄堂里走出来,车夫便抓着他们问涂东记是哪家。

“做毛发的是不是?”一个身体高壮的工人向坐在车上的碧云问。碧云给他这样大声气一问,吓得不能开口了。还是车夫代她回答了。

“在永盛栈里面。”又一个工人说了。

车夫听见永盛栈,像知道了它的所在般,拉着车子一直向前跑,也不向那个工人说个谢字。

车子在一家大屋门首停住了。碧云一看见,心里想这并不像一家店铺,这倒像自己乡里的小祠堂。门额高处挂着一块木匾,是白底黑字的,好像年数久了,双方都转成枯黄色了。三个大字是“永盛栈”。碧云走下车来尽望,望了一会儿,也发现不出涂东记三个字来。只有蓝底白字的洋铁门牌上有“第五区忠孝里 102 号”几个字,一抬头就看见了。

车夫流了不少的汗了。只手拿条布帕向额和颈部擦汗,只手替她敲门。

一个年约二十三四的男子揉着眼睛把大门打开了。

“是哪个啊?”他很不高兴地问碧云。看见他那个样子,心里就有些不愉快。她到这时候才知道哥哥一家在省城并非独立地住一家屋,还是向别人分租房子住。这样看来,哥哥家里恐怕也

没有空闲的房子留给自己住的了吧。

"涂东记！涂东记！"车夫一面叫着，一面走到车子前把碧云的行李搬下车来。

站在门里的青年现在看见了碧云，态度转和缓了些。

"涂东记在里向？"

车夫不管他在说什么，替碧云把行李送进大门廊里后，就向碧云要钱。

"涂东记一家人住在后层。你也得替她把行李送进去吧。"那个青年像替碧云抱不平。

"我管不得！我不要做生意了！"

碧云给了他讲定了的车资四角小洋，车夫说要加钱，理由是他走多了路。

碧云只红着脸看了看车夫，又看那个年轻人，像希望那年轻人来调解。

"多给他几个铜板吧。"那个青年笑着对碧云说。

"要几个？"她问。

"多给一百钱给他吧。"

"不是一百钱两百钱的话。……谁要你的一百钱！加四只角子吧！"

碧云看见车夫的口气这样大，真有些担心这个争议不容易了结。

还是那个年轻人聪明，他替碧去提起被包。

"你等一会儿啊。"他对车夫说："进去吧，跟着我来。"那年轻人叫碧云提起那个小藤箱子跟他进去。

转过屏风，是一口大天井。在天井里沿斜角线向左弯转，是个大客堂。满客堂里堆着许多几桌板凳，地面敷着寸多厚的黑泥，还混有些痰鼻涕和鸡粪鸭粪。一股奇特的臭气把碧云催得要作呕了。

由客堂侧一扉小门进去,是一块空地。到这里来空气像清爽些,但也十分不洁。这边有猪栏,那边有鸡窠,空地中间有条石路。沿石路一直进去,又是一个大厅。进了大厅,右面有一扉门。进了这套门,那个青年把被包搁在地面。碧云想,哥哥大概是住在这块了。她竟没有料想到这家屋里面还这样宽。宽敞固然好,但是墙壁门窗件件都是又朽又黑,实在不能够使碧云开怀。

"他们住在楼上。"那个青年对碧云说了后,又向楼上高声叫。"涂东哥,有客啊!"

碧云听见楼上有不清晰的声音回答。哥哥等人像还没有起床,这可是由他们的声气听得出来的。

碧云等了一会儿,才见哥哥穿着睡衣由楼上走下来。

"碧妹么?"他笑着说"上来,上来!"

碧云初见着哥哥有点不好意思,脸红了一红,这时候秉东已经下来了。

"这些东西呢?"

"我的行李。"碧云苦笑着说。

那个年轻人告诉秉东,车夫还在外面等着。秉东想要出去,但忽又反转首来问碧云。

"车钱付了没有?"

"把了四角钱了。"

"由火车站来的?"

碧云点了点头。

"你给我一二百钱。"

碧云把装铜板的小袋儿交给了哥哥,望着他出去了。那个年轻人也像爱看热闹,跟着秉东出去。

碧云自己把行李一件件地搬上楼来。她一进楼口就是一个宽大的厅堂,冷静静地不见一个人。厅中心有四五个小矮板凳,

东倒西歪。靠壁是这里一堆头发,那边一堆头发。旁边还有几口木箱子。一股头发和油垢的混合臭气,直向碧云鼻孔冲来。她的喉头又"喔"地一声差不多要呕出来了。她想,怪不得萧不愿意来这里。她想像这样脏臭的地方;哪里像是人住的。乡里牛间羊栏也比这里干净些。难怪哥哥写信来说,不要自己到他家里去,最多也只能让母亲来。她知道秉东的苦衷了,自然向哥哥抱了同情。

她把自己的行李暂时堆放在一边后,就有一阵疲倦袭来。她坐着打了一阵呵欠,又痴想了一会儿,还不见哥哥回来,也不见嫂嫂起来。她很想看看嫂嫂是怎样的人。自己来帮她抱小侄儿,她一定欢迎自己吧。

又过了一会儿,哥哥青着脸走上来,完全失掉了他刚才的笑容。她这时候借由窗口进来的光认清楚了哥哥的面像。哥哥的样子完全变了,从前丰满的颊肉瘦陷落去了,头发也不如从前浓黑了,但还疏疏地蓄着长发,碧云想,不如剃成和尚头还好看些。他比姊姊少两岁,——实在只小一岁半,——但是这样子比姊姊苍老得多了。哥哥的青春大概是给生活苦剥蚀了吧。

"和车夫吵了一仗!"秉东苦笑着说了这一句便问妹妹饿了吧。

"不,一点不饿。"其实碧云饿得难挨了,不过极力忍耐着。

"不要客气,到这里来用不着客气的啊。如果饿了,我去买碗粥和油炸烩给你吃。"

"不,一点不饿。"

"那就等他们起来时一齐吃吧。省城的习惯要到九点十点才有人起床。"秉东说着走去掀左厢房的竹布帘,"那请你坐一刻,我去叫他们醒来。"他进去了。碧云坐在一张小矮板凳上,又恢复了刚才的孤独状态。她想每天都要这样子坐着过日子,那真是要自己的老命了。自己的命运是早被决定了的,无论如何

流转，也不能转移自己的孤苦命运吧。

哥哥像在房里和嫂嫂说话，后来听见女的声音很高的。

“来了，来了！谁不知道她来了。迟点起来见她，就会得罪了她么？阿惠儿还没有睡醒就尽嘈。”

碧云听见嫂嫂这样的向哥哥发脾气，心里头更加不愉快。她想，自己在这偌大的世界中简直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到什么地方去好呢？于是她回忆起萧阿四和吴兴国来了。

十一

在哥哥家里住了半个多月了，她略知道哥哥家庭的状况了。总之，一句话，是完全在她想像之外。

靠火厨的一间小而黑的房子虽然有一口小窗，但窗前的廊下用木板隔了一小部分来做浴堂兼便所，所以那口小窗是永久不能打开的。在白天里这个小房间都有些像一个黑洞，果真是洞窟还凉快些，但这小房间却十分闷热。差强人意的就是有一盏电灯，虽然是五烛光，但比乡里的小洋油灯就亮得多了。当碧云初到那一天，吃过了早饭后，她看见哥哥叫一个学徒把一只马桶从那间小房里提出来，提到廊下的浴室里去了。

“对不住你，碧妹，你是个女人，不能不要一间房子。但是这里地方太小了，只好委屈你住楼下的那间小房子。”

碧云不作声，她想，那间房子明明是这家里的公共便所呢，自己宁可睡在楼上的前厅，真不愿意搬进那小房间里去。但是到了夜里，看见一个老妈子和四个学徒的寝室就在楼上的前厅，没奈何只好搬进小房子去睡了。

第一晚，她不知吐了几十次或百次的涎沫，因为粪尿之气一阵阵地扑向她的鼻孔里来。她还闻到一种微臭，借电灯光望了望四面的黑壁上，一处处地生着许多白色或青色的霉，它的轮廓

有点像北冰洋附近西比利亚一带的地图。再看地面，黑泥有寸多厚，但也不平均，有凸有凹。她想，像这厚的地皮该请一班军阀和贪官污吏来，才铲得干净吧。她想到这里，不免自笑起来。

最使她感到痛苦的就是大小便。前廊下木棚的小房子的门是闩不住的，有时候她才进去，那些顽皮的学徒就像故意般地跑来把门打开。其次就是坐的马桶十分不洁，臭气难闻。乡下的粗窖虽然不很清洁，但空气流通不会那样臭，尤其是夏天似觉特别臭。于是她又觉得姊姊家里比哥哥这里好多了，住的房间虽然小了些，热了些，但是大小便就比这里舒畅得多，也不会这样臭。因为姊姊家里的便所是洋瓷桶的。

其次一天三餐的饭她也没有一次舒畅地吃过。菜色不好固然不要说，最使她难过的就是天气这样热，楼上前厅里还蒙着一阵由毛发里发散出来的尘埃，饭菜就端出来摆在一张小桌上了。望着那些尘埃，像撒胡椒面般地落在菜饭碗里去了。哥哥、嫂嫂，学徒们和自己一共七个人，挤起来吃热汤热饭，挤得流了一阵汗水又流一阵。那些学徒们都打着赤膊，露出纯黑的上胴，每一盘好一点的菜，——油水多点的菜蔬端出来时，他们的筷子都在预备放，只等哥哥的筷子伸过去，他们的就像牛津和剑桥两大学的学生竞赛端艇时的桨般，一齐落。碧云只看着他们抢，实在不愿意伸筷子过去了。有时候，嫂嫂没有夹到来吃，便会骂他们：

"你们太不客气了，就不让点别人吃。"

这时候老妈子抱着小侄儿站在旁边，嘴里也不住地叽哩咕噜。

有一次，她听见哥哥和嫂嫂在争论，虽然没有听清楚，但大概是还用不用婆妈的问题。哥哥的意思以为妹妹出来了，可以帮洗衣服及抱小侄儿，嫂嫂可以分出点时间出来做火厨里的事。但是嫂嫂不赞成，她的意思是，碧云做不了什么事，辞退了妈子，

结局只是她一个人受苦。

碧云听见了,真有点失望了。但是哥哥这样穷,有什么办法呢。想再回到姊姊家里去么,万万无面目。自己又没有地方可去了,现在唯有听从哥哥和嫂嫂的话,拚命地替他们劳动了。

碧云渐渐知道嫂嫂是怎样一个女人了。她原是一个小军官的女儿,当她年轻时也分享过父亲的福来。到了十五岁那年,父亲死了,家计一落千丈,从来养尊处优惯了的,到了当孤儿寡妇的境遇时,不知道如何地生活下去,于是母女两个都堕落了。在这省城流落了几年,才在秉东的友人开设的花柳病院中认识了秉东。由那个友人的治疗和介绍,就成功了他们的婚约。

碧云想,难怪小侄儿这样瘦弱,满身痈疽。

她知道了嫂嫂的来历后,十分对她抱同情。嫂嫂的脾气这样怪僻,原来是有原因的。生活的窘迫会转变人的性质的,嫂嫂像久经了风尘,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她的性质无日不是阴郁郁的。但她稍为受点刺激,神经又会锐敏起来。她看见秉东样子有点冷淡,便会喃喃地说许多闲话。有时竟大半天都在啜泣,一句话不说。碧云想,这完全是受了生活的压迫的结果吧。自己将来的运命怎样呢?碧云一念到自己的将来,便心惊胆战地不敢想下去。

——你可怜嫂嫂么?你自己呢?

到后来她又知道哥哥还不是贩卖毛发的小财主,他不过是个贩卖毛发的大公司所雇用的一个技手。他每星期有三四天要替公司到乡里去收买毛发。买回来后就大部分承领下来替公司整理,装箱。那三四名学徒就是哥哥用的工人了。想到这里,碧云又自惭起来,每餐吃饭时,看见那三四个学徒抢菜,自己还敢讨厌他们么?其实哥哥一家人和自己还是吃这三四个学徒的劳力的结果呢。

四名学徒里面有一个是哑巴。这个哑巴看去只有十四五

岁,皮肤比其他三个苍白,也很瘦弱,但比其他三个勤劳,很少休息。碧云常常看见他在低着头,一面梳理毛发,一面咳嗽。她注意了他之后,就记得他的名字子,他姓张名阿铿。

有一次碧云看见他手掌上托着一个双毫,尽追着一个姓邓的学徒,——在他们中最狡猾的学徒,——哑哑地叫。最初碧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她想,那个哑子想托姓邓的买什么东西么?但看情形不像。张阿铿明明像要哭的样子。

"谁掉换了你的毫子,这是你自己的!"

"哑! 哑! 哑! ……"阿铿指手划脚像跳舞般地在叫。两行眼泪一直流到嘴角上来了。

"你再岂有此理,看老子捶你!"

"哑! 哑! 哑!"阿铿哭起来了,一面哭,一面望了望碧云,像乞援般的。

"什么事?"碧云笑着走前来,想替他们调解。

邓看见碧云来了,便伸出手来向阿铿的左腮上狠狠地掴了一掌,——这是恶人所常用的,示威的,先告状的手段。阿铿的苍白的颊上登时起了一大块红痕。

"你不该打他! 他不会说话够可怜了,又比你年纪小。"碧云忙过来拉着阿铿的臂膀。那个姓邓的当碧云是在放屁,又向打着赤膊的阿铿的肩背上送了一掌。阿铿手里的双毫仔掉在地面上了。碧云忙拾起来看,原来是个铜货。她一切都明白了。

到了傍晚时分,秉东回来了,碧云忙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她以为他定会对阿铿表同情,或者会把那个狡猾的家伙开除出去也说不定。

"没有办法哟,自己不留心。他可怜是可怜的,他有个白痴的哥哥和老母,全靠这哑巴养活呢……"

"姓邓的太可恶了,这样的逞凶。"

"没有办法哟,他做头发做得顶好,现在他是一把手呢。"

"他没有父亲了么?"碧云问他的哥哥。

"你问哑巴么?"

"……"她点了点头。

"听说他不满两岁,他的父亲就死了。他的父亲是个酒鬼,喝多了酒,发酒热死了的。医生说,他会变成哑巴,完全是他的父亲喝多了酒的结果。"

"又是一个可怜人!"她没有回答哥哥,只默默地想。

她在哥哥房里坐了一会儿出来,看见阿铿还坐在那里啜泣。她想叫哥哥垫一个银角子给他,但一反想,不妥,因为她深知道哥哥的性情,纵令这样向哥哥说了,也是无效的,不单无效,反会惹哥哥讨厌。她又想自己不是还有一两元么,做一回慈善事业吧。她想偷偷地给一块钱给阿铿。她原想把这些钱拿来剪点布做件内衣的,给了他后不是内衣做不成功了么。她的两种矛盾的意思交战了好一会儿,才决定送半块钱给他。

吃过了晚饭,阿铿打算回家去,四个学徒中只他一个人是早来暮去的。碧云因为有心事,也忙放下筷子跟他出来。

出到永盛栈门外的街角上,她把阿铿叫住了。她向他一招手,他就跟了来。碧云在一家两替店的窗口,取出一块袁世凯换了六个双毫仔。阿铿最初不敢要,经她强迫地塞进他的衣袋里去后,他才向她连鞠了几鞠躬。碧云想和他说几句话,但一想到他是个哑巴,就问他什么事,他也决不会回答的。

她别了阿铿,刚回到门首,听见有人在街路那一头叫"碧云姑娘"。她忙反转头来一看,原来是萧四哥。他穿着一件灰哔叽长衫,笑嘻嘻地走向这边来,样子比在H埠车站时好看得多了。

"你辞了职么?"碧云笑着问他。

"军部的么? 辞了一星期之久了,谁愿替一个私人当家奴!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思去为社会做事了。我进了党了,要在党部里才有自由意志。因为党权高于一切,高于政权和军权。在军

界和政界做事，要仰上司的鼻息，看见上司作恶——贪赃枉法，存大款入帝国主义银行及投降帝国主义，——也不敢本良心说一两句正当话。换句话说，就是在军政界里做事言论不得自由。只有党是高于一切的，在党里头做事，才有言论自由，看见军政界的当局作恶，就可以以党员的资格出来说话，出来弹劾，所以我要办党了。现在政治比从前北洋军阀时代的好，就是因为有党在上面。不过也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即是党和政分不清爽，同时党和军也分得不十分明了，因为现在以一身兼党、军、政三要职的人太多。至少也以一身兼党政两方的要职。结果军政界的错处就没有铁面无私的党员去指摘弹劾了。现在是五权分立的时代，陈腐的三权分立制当然可以丢进垃圾箱里去了。但是过去的三权分立制也有点好处，就是从没有听见过哪一个文明的国家里的内阁总理或大总统兼国会的议长及最高司法院院长的。"

"这个现象是暂时的吧。人才缺乏的时代，只好让他们兼职。横竖是兼差不兼薪的。"

"但是付马费就支得差不多了。"

"这些是小事，算得什么。"

"总之办党的人要专心党务，不要兼政才好。如是个清正的党员，一定辞绝一切兼职的。一般人的心理都是，第一想握军权，其次想得政权；在军政界里都不能插足，才退到党部里来，这个现象确令人寒心。你试捉着一个人问他，你喜欢当中央执行委员呢，抑或喜欢做铁道部长？他一定说，要做铁道部长。我想，所谓五权的五院院长位置虽然高，名誉虽然好，但是一般人还是想做财政部长、铁道部长而不愿做什么院长吧。"

碧云不十分明了萧的话，她只知道他是在发牢骚。她陪他走进永盛栈，在秉东的堂屋里坐了一会儿，得了哥哥的许可，就跟着萧出来，到海堤乘凉。

十二

海堤马路两侧铺道上的行人十分拥挤。无数的汽车在马路中心驰来驰去。萧四想,海面虽然不时有阵阵的凉风吹上来,但挤在人丛里走,还是大汗披身。他便邀碧云到一家大酒店的天楼上去喝茶乘凉。她无所谓,就跟了他来。

他们走上一江楼的露台上来了,俯瞰省垣的全景,真是万家灯光,十分繁华。但在碧云却感到一种孤寂。她只觉得这些地方不是她该到的,尤其是天楼上到处电光辉煌,照出许多衣服华丽的男男女女,碧云越发自惭形秽。恰好这时候露天电影开演了。萧四在最后列拣了一张小方形大理石面的桌子,两人相对坐下来。碧云从家里出来一直到此刻,态度都不自然的,也时时感着脸上在发热。电影开演了好一会儿了,无头无绪,她固然无心看,就连萧四为她叫来的冰淇淋她也无心吃。她想回去,但是一想到永盛栈后进楼下的小房子,她又宁可在这里坐到天亮。

"你也认识吴兴国么?"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想起吴兴国来了。

"在省垣的同乡我没有不认识的。他们会找来,因为我住在总指挥部里。"

萧四的话刚说完,有一个穿军装的人从后面伸手过来拍他的肩膀。他骇了一跳,忙翻转身看,原来是总指挥部参谋处的一个少校参谋,姓何名奎文,他原籍是湖南,但在C城混了七八年之久,差不多像个C城人了。看他的样子约三十七八岁。

"请坐,请坐"。萧看见这个人,很恭敬地站起来招呼。

"这位女同志没有请教。"何参谋才在一张藤椅上坐下来,便笑嘻嘻地向着碧云问。这时候碧云真想逃了,她脸红了一阵又一阵,低着头不做声。

"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妹妹。才由乡里来的。"萧忙代他们介

绍,碧云略起一起身向何参谋点了点头,又翻向那一边去看电影戏了。其实她对于电影的情节一点不懂,她只看见一个大客堂里,有许多西洋人,男抱女,女抱男的在跳舞。所有女人差不多都是半裸体的。还有些不客气的场面,就是男女互相紧搂着亲嘴。碧云想,西洋人何以这样无廉耻,这样野蛮。她有点不好意思再看,只低沉头。

"涂同志出来省垣寻工作做么?"何参谋又笑着问她。看他的意思是很想和她攀谈。看见她没有回答,有点不好意思,笑着反过来看萧。他像在推测萧和她的关系的深浅。

碧云听见何参谋称她为同志,身上便起了一阵寒栗。她想革命时代真奇怪,只要认识要人,奉承要人,就可以很快变为一个同志。自己什么都不懂,每天只会吃饭、排泄、困觉,党义固然一点不懂,三民主义从未念过,没有进党,也不曾参加过什么革命工作。对革命真尽了力的人当然是在由长沙至郑州一带的战场上惨死了的,湖南广东乡下的,受了生活的压迫想谋一条出路的无告的穷民。只有这些人才算有功于革命。你们算什么东西呢?你们只会取巧,坐享他人以血肉换来的成果罢了。但是,自己今夜里认识了要人何参谋,只一刻工夫,就变为同志了。

"有适当的工作给她做,她也可以为革命前途尽点力的。"萧笑着说,"何参谋交游广众,认识的要人又多,并且现在是讲情面不讲人才的时代,何先生,你就去利用利用情面,找一个工作给她做吧。"

"有的有的,不过要附加条件。"何笑着说。

"什么条件呢?"

"以后我和她要做最亲密的同志,做最亲密的朋友。"他说了呵呵大笑起来。碧云想,现代的军官何以都这样无廉耻。

"什么工作?要适合于她的才好。"

"要什么紧!慢说女同志,就连现代在军政界里做事的男同

志,真的适材而用的也万无一二,还不是马马虎虎互相牵引,做个顺水人情罢了。女同志更可以敷衍。因为要求的薪额不多,并且是人人欢迎的。”

“那你想荐她到什么机关去工作?”萧忙着问。

“不忙,总之我自有方法。”何还在笑着说。“涂同志像是初出来社会的,最初恐怕不惯交际。不过等过些时候就好了。横竖是挂挂名,领干薪罢了。”

萧因为刚才出来的时候,碧云曾向他诉苦,她说,和鄙吝的哥哥,患歇斯底里症的嫂嫂同住,在她是再难挨下去的了。有时候,要和学徒们一同工作,帮他们清理毛发,更是痛苦中的痛苦。所以她希望萧能够为她找一个职业。因为她在乡里就听见过有人说,省城的妇女协会办了不少的女子协作社,收容有志图经济独立的女子。她想,萧果能为她介绍,定不难在那些地方占一个位置。她又对萧说,假定不能在女子合作社里谋职业,就到有钱人的公馆里去当女仆,替有钱人看小孩子也好。

“我只听见很多要人是挂名领干薪的。但他们都是男同志。你真说得奇怪,女同志也有挂名领干薪的权利么?”

“你说话才奇怪。其实女同志比男同志还容易领干薪呢。涂同志如果愿意去,只要天天到去坐坐,可以不做什么事,过了钟点,就回来,满了月就领薪水,——上尉级。”

“Miss涂,那真要去干一下。真的,女子解放了,可以和男同志享平等的领干薪的权利了。妇女解放果然跟着国民革命成功而成功了。”萧望着碧云笑了笑后,又问何参谋,“到底是什么职务?”

“×军的后方办事处。不是老夏做主任么?他做了主任后,忽然骨头轻了起来,想聘请两三名女秘书。……”

碧云听到这里,真的有点好气,又有点好笑。她想,这位参谋怕是疯了。他在军部里不知如何地参他的谋 。他说要荐自

已去×军后方办事处当秘书！她真不相信人才会缺乏到这个样子，要用女同志在军部里当秘书。大概秘书就是私馈的别名吧。

“在后方办事处当秘书，每天做些什么事情呢？”

“到主任办公室里去办公就好了。或许要填写张把公事，翻翻电文也说不定。主任没有来的时候，就打打瞌睡也不要紧。坐在主任办公厅里，门首的卫兵是看不见的。其实站在门首的卫兵也在打瞌睡呢。总之，现代的事情都是马马虎虎，大家都打瞌睡过去就完了。”

何参谋说了后还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说快到十点了，要赶快回部里去。他临走还说，关于碧云的事他会努力去进行。碧云当然是当他说疯话，就连萧也当他是说笑的。

过了十点钟萧才送碧云回永盛栈来。

十三

碧云进了永盛栈，回到后进哥哥住的房子楼下来了。她因为回迟了，怕哥哥责备，胸口有点跳动。她想，看见哥哥时如何说话呢。她才踏进扶梯下的门廊里，就听见哥哥和嫂嫂高声地在楼上吵嘴。

“我真不知道你的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少把点钱给你，就说相信你不过。多把些钱给你，就要用得精光。好像钱在身上就会咬人般的。”哥哥的声音有几分辣辣的，过后就听见算盘珠的音响。

过了一会儿，又是哥哥的，像得了势般的声音。

“你看，就照你自己记的帐来算，也差七八块钱。这七八元是怎么样用了的？”

“那，你是说我报虚了数目么？我要留开这些钱来给哪一个？”

“那我晓得你！你近来用钱太厉害了，也不想想钱是怎样挣来的！”

“我总不会白花了那几块钱！漏记了帐也难说！总之，是用在你的家里了的。”

“你看，家用一个月一个月加多了，这个月比上个月多用了十四元，上个月比再上个月也多用了八块钱。像这样亏空下去，不怕没有饿死的一天！我一天到晚像牛马一样地流汗，你只坐着乱花钱！还整天说不够钱用不够钱用！”

“你的妹妹出来了，不要饭吃的么？”嫂嫂的声音也有些辣辣的了。

“她来了多久？她出来还不满一个月，至多也只每天加放半升米。……”

碧云听到这里，有些感激哥哥了。她想自己在哥哥家里还住不满一个月，但看嫂嫂的态度，已经讨厌自己了。也不知道什么缘故，自己和嫂嫂总是讲话不来，自己说甲，她定说癸，自己说天，她定说地。像这样的嫂嫂，自己本来就不愿意和她相处，不过处了这样的境遇，走到这家里来了，只好暂时忍耐。自己朝夕劳苦替嫂嫂做事，——烧饭，烧菜，洗衣服，抱小侄儿，——自己从来真没有做过这样辛苦的事。幸得身体顽健，敌得暑，挨得寒，自到省城来，没有害过病，也服水土。自己虽然想在哥哥家里多住一二个月，替他们工作。但是嫂嫂的态度好像容不得自己了，一天一天地变坏了。譬如最初要自己替她抱小孩子时，她说：

“碧云姑，劳你抱抱小侄儿。”

看见自己在为他们洗衣服，也很客气地说：

“真对不起碧云姑娘了，要你帮忙洗衣服。”

过了两星期，她的态度就不像从前那样客气了。譬如说：

“碧姑娘，时候不早了，妈子还没有回来，你快到火厨里去生

火烧饭啊。”或遇着没有水的时候，便说：

“没有水了，快到井头去提桶水来。”又要自己替他们洗衣服时便说：

“如果没有事做，把衣服洗起来吧。”

再过了两星期，她更不客气了。譬如有时候看见自己在房里看书或写信，她便说：

“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还在文诌诌写什么字读什么书！你也不想想人家里如何忙不过来。水缸里一滴水都没有了，快去提几桶水回来吧。十一点钟了，又快要烧午饭了啊！”或又更进一步说：

“你这个人真不留心。昨天做了的事，今天就忘记了。要人家画一个圈子跳一趟。你看还有许多事堆在那边。尽空着手，也不去寻些事体来做做。”

像这样的，到后来，嫂嫂简直当自己是新买来的一个婢女了。

“你想想看，那七八元是怎样用了的？”又是哥哥的声音。

停了好一会儿没有声息。

“我想着了，小孩子做衫的布钱没有记帐，还买了一双小皮鞋，共去了三块二角。”

“那也还差三四块钱。”

“听阿邓说，她今夜里给了好些钱给哑巴呢。她的钱从哪里来的？”

“她给钱给哑巴？……”

“阿邓亲眼看见的”。

这时候，哥哥和嫂嫂的声音都低小了，听不清楚。过了一会儿，又听见嫂嫂的声音。

“没有箱没有笼，还不是装在那个抽斗里。”

“我不信她会偷人的东西。”

“人心难测水难量。你看她胆子满大呢,在夜里跟一个男人出去。”

“那倒不要紧。她自己能够寻相当的人物嫁出去,也是好的。”

碧云听到这里,不免伤心起来了。她想世间的人心,何以这样卑鄙。不问做什么事体,论什么事体,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到了利害相冲突时,什么母子之爱、兄弟之情,朋友之义,一切都剥得干干净净。在平时这些都是一种假面罢了。听见他们今夜里的会话,她看透了卑鄙的人心的内面了。嫂嫂和自己虽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但是哥哥呢?对于同胞的妹妹也是这样怀疑,取这样无关心的态度。人类本来有热烈的情感的,但是现代的人何以都是这样冷漠,这样自私。他们的先天的热烈的心肠到底给什么东西麻痹了呢?他们天天流着汗拚死命去力争的又是些什么东西呢?碧云想到这里,胸部像给什么东西压住了,呼吸不来,鼻孔一酸,双行清泪便流出来了。

她想还是回乡里耕田去好些。和母亲俩多努力一点,就算长年吃稀饭也甘心愿意。人类不过是为图生存罢了。到处都是受苦,那就不如回到乡里去,免得看他人的刻薄的脸孔。

有一次她又看见哥哥和嫂嫂在演夫妻间的最丑恶的一幕。当然,它的发因也是为金钱。楼上的前厅变为西班牙的斗牛场了。嫂嫂是牛,而哥哥是个斗牛的壮士。嫂嫂的头向哥哥腹部撞过来,哥哥便伸出双腕推她回去。到后来嫂嫂倒在脏臭的毛发堆中了。

据学徒们说,哥哥昨夜里没有回来,今早六点前后才回家来的。昨天才由公司领下来的五十多块钱也用得干干净净了。学徒们也个个怀着不平,因为他们这次的工资没得领了。

哥哥最初辩说钱是给公司里的人借回去了,三两天内可以把回来。但嫂嫂责问他,为什么昨夜里不回来?他说,看戏去

了。后来又承认到赌场去过一趟。但嫂嫂还不相信哥哥单是为赌花了那笔大款,一定还到不正当的女人家里住夜过来。到后来,哥哥经不住嫂嫂的唠叨,他俩终于打起架来了。

碧云再不能住下去了,她看不惯哥哥和嫂嫂的家庭生活,她决意走了。

十四

碧云由哥哥家里出来,只好到党部去拜访萧四。萧看见她来了,马上向她道喜。她摸不着头绪,只脸红红地呆望着他。到后来,萧才告诉她,何参谋真的替她在×军后方办事处弄到了一个秘书的位置。

"那才是笑话。我替人家当娘姨的资格还不够,当什么秘书!那真是开玩笑了。"

"不要紧,不要紧。现在的时代是马马虎虎的。从前吴大帅、张大帅部下的豪绅官吏,现在也一样可以占有重要的位置。难道当娘姨的就不可以当秘书么?马马虎虎去干一下就好了。从前赞美北洋军阀治下的好人政府的博士们,现在不都是接了革命政府的委任状做大学校长了么?何以不见党部提出来弹劾过呢?所以你去当个把秘书决不会过分的。如果有人说闲话时,你来告诉我好了。我在党部里,……"

"你在党部里做些什么事?"

"无聊,无聊,检查书报。还不是马马虎虎。大家太空闲了,所以拿这些无聊的事来做。其实这些事在其他文明国家都是归警察去办。他们的言论出版都能自由,假如有一部书中,当局认为有不妥的地方,只命令出版者把那几行那几页取消,用××××××××的符号代下去,决没有禁全部书的。如果全部书中犯禁的地方太多,也只禁止那一部书,决没有封闭全书店的。要

在半开化的国家才有这样的现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何必多作孽呢。”

“你从前说你满喜欢到党部里去工作,怎么忽然又消极起来?”

“进去了后,我又觉得无聊了。我不该辞掉了军需科庶务股的职务的。我宁可替要人送款到帝国主义的银行里去,奔走于省城H埠之间,才不至变为一个‘坐食者’,中国之所以糟,所以穷,虚设机关安插‘不劳而食’的人太多,也是一个原因。替要人送款到帝国主义的银行里去,好像有意思些。”

“当秘书怎么样呢?”

“当然好些,当然好些,上尉级,当然好些。”

“我支上尉级的薪水?”

“是的,你进去后怕要穿军服呢。”

“那我不去!”碧云歪了歪嘴唇,表示不愿意。

“胸上挂个徽章也使得,马马虎虎,马马虎虎。听说那个主任性情很随便,一定可以马虎的。”萧说了后叹了口乞。

“你叹气做什么?”

“恨我没有进军官学校,不然我定跟你进去一同工作了。”

碧云到此刻才听见萧吐出本音来。心里觉得获着了什么东西般的,感着几分欢喜,同时又有几分惊悸。论人才萧比吴兴国差一筹,但是吴赶不及萧,对自己的诚恳恋爱是不能以面貌为标准的。吴兴国太对不住自己了,在H埠约了自己,后来又一个人偷偷地走了,这算是什么道理呢。真个关怀自己的,在这世界中还只是萧四哥一人吧。

碧云终于进了×军后方办事处当秘书了。她进去后半个星期,略知道办事处的内容组织了。

秘书处附设在主任办公厅里,秘书长还没有物色到。现在只有三名秘书。第一个是少校秘书,姓张名荫华,约摸有五十几

岁了。第二个是个女性，约二十五六岁，姓陈名仪贞，骤然看来，是个极艳丽的美人，但坐近面前仔细看看，才知道她是快要凋萎的花了。第三是新进的涂碧云，她和陈仪贞同是支上尉二级薪，整天的无事可做。秘书处最得力的还是张秘书，一切文件都归他一个人包办。陈仪贞有时也拿一管笔在写字，但不知道她写些什么。至于碧云只呆坐在公事桌前，连提笔的勇气都没有。她在办公厅呆坐了三天，便想辞职，因为她想与其日后给他们开除，不如自己先行辞职妥当些。自己哪里会当什么秘书呢。

过了一星期，她才会悟出主任对她的意思来了。她知道自己就不办什么公，主任也不会开除自己了。主任每天到来，也没有什么事可办，只翻看点公事，过后就尽和碧云谈笑。主任每向着她谈话时，坐在那一头的陈仪贞就表示出一种不快的颜色。

碧云觉得主任并不算是个坏蛋，不过时常向着自己傻笑的样子，实在有点讨厌。有时候不回答他，他还是笑，一点不恼，也不会不好意思。他又常常和那个张少校秘书谈许多男女间的卑亵的话，叫碧云听见难为情。但陈仪贞不单不感羞耻，并且还参加进去讨论。

陈仪贞和主任有什么因缘，碧云还没有探悉。据张秘书说，有时候有洋文的公事要她翻译，因为她在教会学校从英国人学过英文。但碧云看她的英文也不见得很行，因为有一封简短的西文信到来，她还是拿着一本英华字典翻个半天。

每天只是张荫华一个人跑来跑去。主任来后，他常走到书记室里去办公，让主任和两个女性畅谈。碧云到后来才知道他完全是对主任的一种逢迎。

×主任是北方人，身体高大，说起话来是“这儿那儿”的，腔板吊得非常之高，碧云听见觉得很刺耳。但是主任十分的温柔，对她们有时候会使到碧云觉得对他过意不去，因为主任对她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但她对他，和仪贞比较起来，未免太严冷

了。她又更进一步,想到掉了这个上尉二级薪的位置后,到什么地方去好呢? 过使主任失望了,结局于自己是不利的。只要最后一重防线不会给他攻破,就通融一点,对他表示点亲爱,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碧云对主任有了相当的反应的表示后,果然大奏奇功,主任对陈仪贞的态度就好像冷漠了些,于是仪贞对她便有冷言冷语,有时候对碧云竟取一种 Malicious 的态度。本来碧云对主任完全是非有意的,不过是一种敷衍。但看见仪贞这样地嫉妒自己,便也故意多和主任接近去激怒她。碧云的这样的态度完全是出于好胜的性质,其实她对主任完全没有打半点主意。但到后来,碧云也莫名其妙,看见主任和仪贞有些过分的亲昵的态度时,也会发生一种不满了。

"太无聊了! 为这样无聊的男子,和这样无聊的女子吃醋么!"碧云想到这点,又不免唾弃自己的卑鄙。

十五

一年之后。

黄昏时分大佛寺马路上的人影渐稀,比白天也冷静得多了。只有电柱上的街灯辐射出银色的光,把街树的影儿投射到地面上。有一瞬间真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一二名车夫懒洋洋地拉着黄包车在马路上踯躅。虽然有几家小作店还没有闩门,有些人在做他们的工作和杂谈,但也不够力去挽回马路的沉寂。碧云刚从纪纲街踏到这马路上,略停脚步,踌躇一会儿,她真不知道去看吴兴国好呢还是不去好。

"啊! 今天是沙基惨案一周年的纪念日,也是萧四的周年的忌辰!"碧云想到这里心里十分悲楚。"政府把你忘了,社会把你忘了,那是无法可想的。连我都把你忘了,你在地下有知,会何

等地伤心啊！你是为党为国去反抗帝国主义而牺牲的。但仅满一年，H埠总督居然驾临此地，受着当局的热烈的欢迎。这个帝国主义的代表者竟和什么主席握手联欢了。"碧云一个人站在马路旁，感叹了一会儿，便回忆起萧四去年和她见最后一面时的情况来了。

去年六月中旬，自己住在×军后方办事处的女职员宿舍里。一天晚上，约八点钟时分，有三个多星期没有会面的萧四，忽然走来看她。

萧到她们的宿舍来过了几趟的，所以一直进来，号房认识了他，只望着他笑笑，并不加以拦阻。若遇碧云不在时，号房会对他说涂先生出去了。若号房笑着让他进去，他就知道碧云是在家了。

只要他佯咳嗽一下，碧云便会从楼上伸首到栏干外来看他。若咳嗽一声不够力时，他就作第二次的咳嗽，那么碧云一定会从楼上跑下来的。

他走进客堂里，不待咳嗽，碧云就看见他了，忙由楼上迎下来。

"我知道你会来的。"她笑着说。

"什么道理？"萧也笑着问。

"你说什么道理，你不是有个多月没有来看我了么？"碧云说时表示出点恨意。她在这瞬间，虽然认为这个恨意的发生有相当的根据，但是回想一下自己近来的行动，不单对不住萧，也实在对不住吴兴国。吴近来也很频繁地来看她，向她有了相当地表示，于是她便想到近日读的莫泊桑著的 Passien 的译本来了，她想萧和吴都是该握着手说：

"我们都是不幸的啊。"她虽然这样想，但仍然不能否定自己对萧的爱，于是她感着一种矛盾。

"没有吧，顶多不过三个礼拜"。

"党部里的事很忙么?"

"不。我早不在党部服务了。在那里面的工作,我不是早向你说过了么,太没有意思了,我不愿意做。我辞了党部的职务后,就去当小学教员,教了半个多月书,知道教育界更腐败。欲从教育去救中国,那真是等黄河清了。我当过店员,做过股员,在党部做过事,在小学教过书,但都觉得这些职务不是我能够安心做下去的。想在那些职务里面找条出路,——打倒帝国主义及救中国的出路,——是不可能的。他们今天在说努力,明天也在说努力,今年在说努力,明年也在说努力,十年后仍然说努力,百年后也是一样地在说努力。但只是说啊!他们不知道打倒帝国主义及救中国单靠几个努力是不成功的,要得大多数民众的努力才能成功。所以我决意去做民众运动的工作了。单坐在办公室里,空写宣传大纲是无用的。要真的得到绝对大多数的民众,才能彻底地完成国民革命。"

"你不要尽说许多空话了。你笑别人空写宣传大纲,但你也得批判批判自己。你做了些什么有益于革命的工作?你只分了点公款来耗消了罢了!你还在说你有光荣的过去,有光荣的历史。那你毕竟是个无聊的 Petit Bourgeois 罢了。要无聊的 Petit Bourgeois 才会把这样空无一物的东西来自夸,自慰。"

萧四听见碧云这个论调,着实有点惊讶。他想,"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这句格言,真是一点不错了。

"你何以忽然会发出这样的高论来?佩服,佩服!"

"笑话,笑话!这算得什么高论。不过是刚才在书上看见来的,我就把它抄下来应用一下,至于应用得妥当不妥当,我是不管的。老实说吧,Petit Bourgeois 是什么意思,我还不十分懂。大概是'反革命者'吧,我推度"。碧云说了后笑着向萧连连点头。

但萧只痴望着她,像在凝思什么事情。给他这样不转睛地凝视着,碧云知道了他是在为自己苦闷。

"不要作无谓的争论了。我只问你,你为什么不常到我这里来坐。你近来好像有意和我疏远。"碧云说后,也有几分伤感。她想萧是千真万确地在恋着自己,不过不像吴兴国、何参谋 及夏主任等人不要脸,无忌惮地向她要求爱。她心里是十二分对萧同情,也很想向他表示点意思,但是有一种奇怪的力支配着她,不使她和萧接近。

她在从前受了许多物质上的痛苦,自进×军后方办事处后又知道了金钱有这么大的魔力,在未和金钱结认之前,尚不觉没有金钱的痛苦,一经与金钱结识以后,就很难离开金钱了。从前想一元两元都难如意的,现在居然每月领百多块钱的薪水。不单如此,夏主任常常还有津贴给她买化妆品或添制衣服。她按月的进款用不完,于是她想租一家小房屋接母亲来省城同住。她把这计划告诉了夏主任,主任当然赞同,并且答应做她的经济上的后援。她的母亲的回信也到来了,说二三日后就起身来省城。有了这些经过,碧云对萧虽然有十二分的同情和好意,但她未能承认这就是恋爱。处在这样畸形的社会里,她不能不否定恋爱了。学生时代,读过几本恋爱小说,同学间也常谈关于爱欲的话。在那时候,确希望自己将来能得个理想的恋爱之侣,超脱一切物质的支配的恋爱之侣。到了今日,经过了二三年的生活的苦劳,才知道往日自己的盲从,世间人说恋爱,自己便信为真有恋爱;世间人说救国,自己便信为国真可救,世间人说革命成功后大家都有饭吃,自己也便深信不疑。其实哪里有什么恋爱,只是情欲罢了,金钱罢了。世间的人们都盲目地为这些欲念所驱使,疲于奔命,哪里还有闲心思为国,为社会,为民众,为恋爱啊!

同时还有一种力,——在青春期中燃烧着的力,值得唾弃的一种丑恶之力,在迫着她不能不从速解决它。认识夏主任以来满二个月了,觉得夏的性情虽然浪漫一点,但并不算一个顶坏的

人。他对别的女性怎么样虽不知道,但对自己像满有诚意般的。最能使碧云动心的就是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资格。他在本省军官速成学校毕了业后,又到保定军校住了三年,后又到德国研究,像这样的资格在军界里是数一数二的,论资格是无话可说的了。其实他的资格尚不止此,他在德国住了两年后,又曾渡大西洋到美洲大陆,在美国研究了政治经济一年零九个月又十二天,也居然得了学位,——Doctor! 由美国回来恰好碰着他的老同学当×军军长,他就赢得了这个后方主任的位置。

文武全材! 位尊而多金! 这两条件已经够使碧云醉心了。其次论他的面貌年龄,也在水准以上。还有一件是她十分佩服的,就是他的滔滔不竭的辩材。他常常向她们演讲。他主张救中国不效法美国,也该效法日本。他骂民众运动过火。他主张尊重国际公法,以礼让的手段取消不平等条约。他主张欲达成革命,可以不必唤起民众。他说,哪一国的舆论何尝是根据大多数的民意,只由少数的政治家、军人捏造而成的。他说的话,在对于政治没有多大兴味的碧云,觉得句句都合道理,不能辩驳一句。她只有微笑着向他点首。

再听萧四的说话又完全和夏主任的相反,不过她仍然是点首承认,不敢拿夏主任的话去和萧辩驳,因为萧的话也是句句合理。

归纳夏主任的讲演,他日后定可以莫大地Speed升官发财,最后他定能身居要职。

“到那时候,我每月至少有$15000的收入,加上外水,不难达到 $30000 的数目。以年计,$360000! $360000!! $360000!!!

他又还向碧云说了许多他的将来的计划——存款于帝国主义银行里,——在租界内买地皮并建筑洋房子,——开银行,——为防备绑匪起见,雇用四名北方拳术家跟随自己出

人,——买装铁甲的汽车,——买人寿保险,——聘请租界内最有名之中外律师为法律顾问,——雇用中西厨师各数名,要有妥当商店担保,——一切食物须加检验,——将来有了妻子,出入要和自己一样的严密防备,——小孩子要铁甲汽车送上学,——长大了后送往美国留学,也习政治经济,——毕业回来……

夏主任说到这里不往下说了,因为他不敢断定他的儿子是个孝子,他担心自己一生辛辛苦苦积下来的钱会由这个儿子一手耗费得干干净净。他还有一件计划没有向碧云表,就是他要多接几位姨太太,而碧云正是他物色中的一个。

夏主任的将来的计划是多么有趣,碧云听得眉飞色舞起来。她听萧的计划是:——效法总理终身革命,——不怕死,不要钱,——唤起民众,——扶助农工,——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革命成功,中华民族才得解放。大多数要人的款还存在帝国主义银行里,就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铁证!——革命不成功大家就同归于尽,有大款存在帝国主义银行里的少数人和穷无一文的大多数民众同归于尽。在铜山的邓通的子孙现在如何了!最近的袁世凯的后裔又如何了!

萧所说的都是奋斗,革命,牺牲,痛苦,最后是死!碧云最初听见还不觉是什么,但是后来愈听愈害怕,她想萧说话何以常常都是这样艰苦,没有半句可以叫人开怀的。这就是碧云的心渐渐离开萧的原因。

十六

碧云陷入夏的诱惑网中,是在六月廿三日以前,所以萧的死耗传来时,也不见有什么感动。

母亲来了,在西关租了一家月租四十元的洋房子,度他们的近似幸福的生活了。她每天下半天只形式的到后方办事处坐一

二十分钟后，便跟夏主任出来，同乘汽车入大公司，进戏院，上酒楼，开旅馆，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是过了十二点才回来。她在家的时候只是睡觉，醒来便数数钞票。

“我的生活快赶得上姊姊的了。”她想到这里，自然地微笑起来。

过了中秋节，╳军第三师的师长出缺，夏调升第三师师长了。这个消息传来时，夏本人虽然欢喜，但还赶不上碧云。

“姊姊还是旅长夫人，我呢？……”

在亚洲大酒楼三楼第24号特等房里，碧云以不平的语气诘问夏师长：

“你怎么此刻时候才来?”

“军部里有重要会议，开完了会议，他们又提议要在我宣誓就职的那一天晚上，替我开一个祝贺会，——在S大旅舍龙凤厅开跳舞大会。”夏说到这里，张开双手，下面的双脚彼一伸此一缩的，装出跳舞的姿势来给她看。随后又翻一翻身，便乘势走过来搂着碧云的颈项。

“你会跳舞么?”

听见夏说到跳舞，她就觉得有块重石压在胸头般。近来夏的态度不如从前热烈了，有时候好几晚看不见他。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便不客气地说到跳舞场去了。责他不该常常跑到那个无聊的地方去，他便说：“我们做官的人，社交是很要紧的。军长、部长们要你陪他们去，你敢不去么?”

“……”碧云很不乐意地摇了摇头。

“可惜你不会跳舞，不然开祝贺会的那晚上，我要和你一同跳。”他又一反身起来，歪着头，做Chaplin的姿势给她看。

从前夏装Chaplin的样子给她看时，她定笑得流出眼泪来。今晚上她无论如何无气力去笑了。她只低着头吁了一口气。

“为什么不高兴？我回来迟了，不高兴么?”他又忙走过来，

从她的背上搂着她。

过了好一会儿。

“你下星期就要到B海口去了么?”

“当然啊。要去接事,第三师在那块地方驻防。”

“我们的结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呢?”

“结婚礼?”他略迟疑一会儿,“那是很容易的问题,什么时候不可以?等我由B海口回来商量吧。”

“商量?”她黯然地说。因为想详细地说明自己的痛苦去引起对手的怜爱,她极力忍耐着一切,不然她真想哭起来,痛骂他的那样无关心的态度了。

“不商量怎么办呢?”

“那你还是主张不行结婚礼么?”

“是的,我觉得这是形式,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全赖爱的结合。”

“但是我们决定共同生活后,也该有一次向社会宣布。”

“我们间的爱要藉他人力量来维持的么?”

“不是说要藉他人的力量来维持我们间的爱。你整天地说爱,爱,爱,但你不知道我俩间还有比爱更重要的。……”

“比爱更重要的?在男女间有比爱更重要的么?”他又歪了歪头,伸出一根指头去尽擦他的人中上的日本式的短须。

碧云看见他那样冷漠的态度,真想从他的肩膀上咬下块肉来。

“当然有啊!”

“那你说出来看看。”他擦着短发,频频点头。

“并不是别的,就是我的身体,……”

“那是你的,不是我俩间的。常看见你肚子痛,我固然为你难过,但是这种痛苦我是没有方法替你代的。一般说夫妻同体,但这是精神上的话。实在的身体还是各为各,……”

“你不要尽说那些浅薄无聊的话了！你听我说来吗!”她的声音有点高辣了。

“我说的那些话浅近或有之,无聊则未必。好罗,你说呀,你说出来看。……你是不是身体有病?”

“不。……我像有小孩子了。”

夏骇了一跳,但只一瞬间,他就恢复了他的平静的状态。因为他是师长,同时又是博士,觉得这并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你该喜欢吧。你往后要在花旗银行多存些款留给你这个小孩子,最好送到纽约去存贮,在香港、上海的银行还不算十分靠得住,因为我们不久就要收回万恶的租界了！我们预先替这个小东西取个名吧。以后送款到帝国主义银行存,就用他的名字好了。我想‘阿美’这个名字很不错,男女都可通用,你是美国毕业回来的博士,他或她将来也定要到美国去留学,我们的款又存在美帝国主义的银行里,……”

“你在说傻话！……真的你有了身孕?”

“不是真的,我好意思说我有了小孩子么？快满四个月了,你还会看错么?”碧云说到这里,快要流眼泪了。

“你怎么这样快就怀了孕?”夏的指头不擦人中上的短须,伸到头上去搔剪成陆军装的短发了。

“你才是在说傻话呢!”她恨恨地注视他。

“但是我们不该这样早就有小孩子。”

“有了小孩子会妨碍你么?”

“妨碍倒没有什么妨碍,不过有了小孩子后,我俩的恋爱生活就告终了。”

“接着我们有和暖的家庭生活。”

“但是我还没有钱送存帝国主义银行啊。”

“贫苦民众的小孩子们怎么长大的呢?”

“那我不能管。怎么可以拿他们来和我们比呢？他们是天生天养，像一般的动植物。我们是超等动物，人生人养的。”

“那些空话都不说了。我只问你，我俩在什么时候举行结婚礼肚子大了不行结婚礼，我哪有面目见人呢？”

“……”夏一刻没有话说。他胸里只在盘算，自己到海口去后，军需科的人员要如何调动，对于部下的团长、营长们要如何敷衍，对军长总指挥等上司要如何逢迎。

“我的母亲说，在你赴 B 市以前，要确切地给她一个答复，什么时候和我举行结婚礼？”碧云啜泣着说。

“……”他像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话。他只看见几个阿接伯数字在他眼前跳舞：

$ 360000

$ 3600000

$ 36000000

他想就有这些也还不够，要有 $ 360000000 后，才马马虎虎可以出来唱唱高调，发表些建设的计划吧。但只能发表而已，至能 否实现自己是懒理的。

他的幻想给她的哭声惊醒了。

“你在哭么？有身孕算得什么一回事呢？有了钱，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呢？”

听见他的这句话，碧云痛哭起来了。

“你不说明白什么时候和我结婚，我只好，……只好死了。我哪还有……面目……见人！”

夏师长听见她说死才吃惊。他想，自己原是完全没有意思和她结婚的。一个个都来要求结婚，那每月都要举行婚礼了，这岂不是笑话。他又想，碧云这样蠢得可怜。不过她说有了小孩子，这层倒该原谅她的。哄哄她吧，答应带他到 B 海口去就是了。

"不要哭了。刚才和你说几句笑话,你都认真起来。我们一路到 B 海口去吧,在省城来不及准备了,到 B 地后马上举行吧。"

他重复地劝慰了她几次,也紧紧地搂抱着她,不问是唇,不问是颊,不问是鼻,不问是目,他只狂热地向她脸上接吻。

十七

自夏赴 B 海口就第三师师长职后,在省垣一年间,看不见碧云的影子,也听不见她的消息了。

果然,官运亨通的夏,只一年间就升任为副总指挥了。至于总指挥当然不是从前的邬先生,也不是夏的同学 × 军军长,乃是从前 × 军第一师师长刘虎。在中国的军政界,像这样的变动一点不算稀奇。简单地说,从前夏的同学 × 军军长和邬总指挥是同一派的。假定是甲派。现在的总指挥刘虎是属乙派。至于夏是无所谓的,但他有点虚名,因为他是政治经济科博士,政界的一部分人士都替他捧场,说他的思想如何之新,对于政治如何有眼光。乙派的长衫派便想尽方法去笼络夏。最初他们以为夏是前 × 军军长的同学,不容易运动。殊不料有知识的军人比无知识的军人活动,乙派代表向他提出三个条件,一说就妥当了。那三条件是(1)现款五十万;(2)副总指挥;(3)经济委员会的主席。条件说妥了后,过了两天,第一师师长刘虎通电欢迎乙派首领彭志道博士回来做政治首领。第三师师长夏又在海口宣布独立,第二师师长蔡超远在前线,也只好顺从大势,于是甲派首领吴登甲即日逃往 H 埠,邬总指挥也只好下台,× 军军长也跟着去职,乙派的革命算成功了。

此次省垣的革命真是最文明最理想的,不杀一人,不流滴血。足以做革命纪念的,只是人民受了一场虚惊,牵男带女,搬

箱运笼,到租界里去住,及火车站做了几天好生意。

远离中央的这一省的党务政治等都是十分腐败,中央虽然很想力加整顿,无奈鞭长莫及,只好让他们去马马虎虎搅一场,像焦赞般把书本倒过来念的先生们也居然在党部里活动了。

在这地方的舆论都以为乙派比甲派进步一点,其实是一丘之貉。

做了这次不动干戈的牺牲者之一就是吴兴国。他在去年冬毕业后,由他的校长吴登甲的推荐在总指挥部政训处当宣传科长,支上校初级薪。但只做了三个月,政局就起了变动,失业之后,就在省垣闲住。本来他也是没有什么政治主张的,他做的宣传大纲内容无非是说乙派如何不好,甲派如何好,及拥护吴邬打倒彭刘等等。其实他没有丝毫成见,不过是为饭碗问题罢了。但是中国的政界和军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有人满之患的,兴国因为做了那样的宣传大纲,当然在乙派治下难谋啖饭地了。

碧云在去年六月间跟夏师长到B海口住了一个月后,才明白夏对自己的心完全不可靠了。苦闷之余,就流产了。她发现了夏的周围有十余位女秘书及女书记,并且他有很体面正妻,——数年前驻欧洲某国公使的小姐,在外国女子大学毕了业的。碧云绝望了,只好回到省城来和母亲同住。当她离开B海口时,夏送她一千元,但碧云赌气没有收就走了。回到省城来后才觉得那一千元太可惜了。

生活一天天地窘迫,碧云不能不再出来当职业妇人。她天天注意报上的广告。有一天她发现了H百货公司的招募女店员的广告了,H公司是她去年出入最多的一个地方。一年前的自己是那公司所欢迎的顾客,现在要向那公司讨饭吃了吗?回忆起来,真有无限伤感。

她终去报了名,交了一张四寸相片。到了考验的那一天,她很早就跑到H公司的五楼上来。

一个大厅里挤满了女性。碧云想，至少有五百多人。定额只十二名，自己大概是无希望了。大厅的那一头有扇玻璃门，门扇上有两个英国字“Private Room”，闩着了。门口站着一个像巡警般的壮士，在大厅里的女性各人手中拿着一枝竹签子，编有号数。她们的姓名今天都变为号数了。碧云看了看自己的号数是三百二十五号。

“第二十一号至二十五号请进去！”那个 Private Room 的玻璃门打开了，一个当差的走出来，向大厅里的群众高叫。

“第二十一号到二十五号！”那个站在门口的穿制服的壮士也帮忙叫。

碧云看见有四五个女学生装束的走进去了，玻璃门又闩起来了。

“恐怕要到下午才轮得到自己呢。”她真有点想不受考验走回去。但又一反想，一场来了，还花了一张相片钱，只好忍耐着等了。她在人群中走来走去，看见有许多女人对着厅壁上的大镜照了又照，很多望着大镜恋恋不肯走开的。其中还有取出粉盒和胭脂来的，很仔细地重施脂粉。碧云想，也难怪她们，因为她早听见有人说要貌美的才得入选，因为不是美人，不容易拉拢顾客。

到后来终叫到三百二十一至三百二十五号了。

碧云便跟着四个女性走进 Private Room 里面来了。

第一是验对相片，验了相片，就是量身高及检查肺量。最后就是口试。口试是一个个地叫过去，没有叫到的就远远地坐在一张木板凳上等候。

“三百二十一号！”那边叫了。碧云望那边有三个年轻人坐在一张长方形桌子前，大概是 H 公司的口试委员了。因为是背向着这头，碧云看不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

她看见一个身体胖得有点臃肿的女人走过去，她穿着西装，

姿势更难看。不过脸色还红润,这大概算是她的最美点了。

“你的姓名?”

“马鸿英。”

“学校?”

“岭南大学英文科最优等毕业,得了学位,文凭在家里没有带来,诸位先生如不相信,我明天可以送过来给诸位先生检验。”

“那你的英国语一定说得很好?”

“当然啊,和老番婆差不多了。我可以替贵公司招待外国的顾客。”

“你既然有这样高的程度,何以来志望当店员呢?”

“本来可以不来打搅你们各位先生的。”她的态度很镇静,声调也悠扬得体。“我毕业后,校长荐我在第九中学当英文教员,无如那班中学生太嚣张了,把我赶出来。我有六姊妹,五兄弟,单靠我父亲一个人在洋行里打工,家事不好……”

“你没有结婚么?”

“我是大学毕业的学士,只有由欧美回来的博士才配做我的丈夫。我专等博士,一时不嫁。”

“今年贵庚?”

“二十岁”。

碧云想,那个女人至少也有二十六七岁了,怎么可以骗人说是二十岁。

“假如有顾客来买东西,向你调笑几句,你如何对付他呢?”

“调笑我么? 我就拿这个捶他!”那个胖女士伸出一只拳头来,握得紧紧的。她的紧闭着上下唇,用劲说话的样子,把那几个委员都引笑了。

碧云看见马女士那样天真,所往境遇又那样苦,不禁起了同情,无端的悲哀又涌上心头来了。

马女士由那一头的角门出去了。

“三百二十二号！”

一个中等身体的女子走过去，据她说，她是没有什么学历，只是在某小商店实习过来。碧云看她面貌差些，怕难入选。

“接着叫三百二十三，三百二十四，大同小异地口试过了，最后叫到碧云了。她望着三百二十四由那小角门出去后，胸口突突地更跳动厉害。

果然叫到她的号数了，她走过去，在那张方桌的一隅的藤椅子上坐下来。

“你的名字？”

她抬头望见那个问她名字的男子，骇得脸上发青，一时说不出话来。但他好像早知道她会来般，神色很泰然的。

“……”她想他怎么走到这公司里来了呢？

“你的名字叫余竹筠么？”

“……”碧云点了点头。

照例很简单地问了几句后，那个男子就问她住在什么地方。碧云把实在的住址告诉了他后，就从那扉小角门走出来，她想自己一定入选了。

十八

进了多雨的初夏时节了。

近一月余，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她得吴兴国的助力实在不少。本来他原是她的意中人呢。

碧云问兴国，怎么他那样的大人物会走到H公司里去当一个Cierk？他说他们一派人在政治舞台上失了脚后，不能出头，只好暂住H公司，坐待时机。至于由如何的因缘进去的，他始终没有明白对她说。

碧云原来就喜欢兴国的，不过一年来有了许多辛酸的经验，

不敢潦潦草草地就应许男人的要求了。她心里虽然爱兴国,但不愿意由自己说出口,她对兴国只有观察,十二分严密地观察,专等他的有诚意的表示。

有一天下午,兴国由H公司送碧云出来。

"怎么样,碧云,明天是星期六,下半天我们赶车到H埠去,后天星期日在那边玩一天好么?"

"嗯,……"碧云的回答不十分肯定,"不过,我要问过母亲来"。

"你的母亲还不是由得你。怎么样?你还不能相信我么?"他苦笑着说。

碧云虽然没有发现什么证据,但她常是直觉着兴国是个十分浪漫的人,从前也隐约听人说过,他对女性那一道是个猛者。一想到这一点,她是十分不愉快的。在兴国方面也是曾经沧海,近一年来,有了不少的女性的经验。但觉得从没有遇着碧云那样惹人爱的。她比她未失处女性之前更惹人怜爱,更为动人。

在马路上转了弯,走进一条比较僻静的小街道上来了,兴国大胆地走近她身旁,伸出右手来去握她的左手。她想拂开,但来不及,只好由他了。

"喂,明天下午搭一点半的车,我在车站等你。"

"也好,我们到姊姊家里去玩玩。"

"你的姊姊不在H埠了,你们还不知道么?"

"……"碧云摇摇头。

"真的?"

"我们和我的姊姊差不多一年多没有通信了。"

"你是副总指挥的夫人,比她阔了。"

"不要取笑了,"碧云有点伤感起来,"我姊姊比我强多了。"

"我相信老夏看见你,一定要你回去的。"

"谁还当谁的玩物么?只恨我没有力量。不然,我定把一班

污蔑女性的男子们杀个干净。”

兴国听见她这样说,心肌缩动了一下。

“你的姊姊过 M 埠去了,和你的姊夫容超凡。”

“他现在怎么样了?”

“还不是一样吃老米饭。幸得他当旅长时,扒了些钱,在各地凑了一些生意,现在又在 M 埠开摊馆了。”

“中国的钱都是给这些人拿去送给外国人了。动乱一回,人民就被大刮特刮一回,他们一来一去轮着刮,不知刮到什么时候才休止呢。他们刮到钱就搁在帝国主义银行里,一生一世用不着,增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资本。把国币搬空了,就来借外债或发行公债,望你们这班人解放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真是缘木求鱼!”

“怎么说是我们呢? 我还是一个钱没弄到手啊。他们不救国,我一个人能救国么? 他们不为团体节省,我一个人纵令为团体牺牲也是无效的。所以我也不客气地定要觅个机会来弄点钱。若没有五万十万搁在帝国主义银行里,决不能安心为国家社会服务的。”

“有了五万十万,就想五十万百万,有了五十万百万,就想五百万千万,有了五百万千万,就想五千万一亿。人的利欲是无止境的。所以中国是无救了。可怜的是多数人给少数人害了,多数人应该起来解决这些少数人啊!”

“想来也是很滑稽。他们军阀都很有钱,多的一万万或数千万,少的数百万,但是他们真的看见过一个袁头么? 决看不见的! 他们把由中国人民身上刮来的膏血送到帝国主义银行去,只掉换了一本折子。帝国主义的银行经理便给他们以种种的封号,某某是 Millienaire,某某是 Billionaire。其实他们终身只使用这些数目的一小部分或完全不用,他们只是把这些大款去购买 Millionairo 的封号。”

经不住兴国的苦求，碧云终答应了她，准备明天星期六下午一同的H埠去玩。

第二天下午一点多钟，兴国提着一个轻便的小皮箱，叫了一辆黄包车，赶到车站上来。他们是约定了搭一点十六分的快车的。

今天没出太阳，有点闷热，兴国到车站时，周身腻腻地出了些汗。他看手表，十二点四十分了，但还不见她来。他想，她该比自己先来了的，莫非中途又变了卦么。他走到售票处，买了两张二等车票。

"不管她来不来，先把车票买好，免得临时仓促。"

他买好了车票，再走出来站门口，望望碧云来了没有。快变成黑色的一列红砖墙反射着薄弱的阳光，增添了人们的热感。他真心急，额上的汗愈流得多，他拿一方手巾揩了揩，只好走进里面向月台边来。

"或者她在月台边等我也说不定。"

看站内的大钟，响一点了。他真有点恨碧云失信。他又想，恨她也不中用了，目下最紧要的问题是，如果碧云不来自己要取什么行动呢？只好一个人到H埠去走一趟，开旅馆，叫个女人来过过瘾，明天就赶回省城来。他一面想一面摸摸怀里的荷包，他想有七十元到H埠去痛快地玩一回吧。

"晓得她不来时，早约她的姊姊一同去还好些。……不。她现在走不动。"

他正在痴想，忽然发现月台的那一隅有个女人笑着走向他来。他认出是她了，胸口跳动起来。

"车票买了？"

"……"他点点头。

他俩一先一后进了二等车室，看见很多空席。他拣了当头一个席位坐下去，她却走到那一头远远地择了个椅位。

火车开行了,他看了看在同车室里并没有认识的人,于是向她招了招手。碧云的脸发了一阵烧,才微笑着走过来在他的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你怎么这样惊碌碌的?”

“我真有点怕,倘使碰见了认识我们的人,怎么好呢?”

“怕什么?”

“但是我怪不好意思的。”她的声音十分低小,差不多听不清楚。

“怎么又有胆量出来了呢? 哈,哈,哈。”

“想不来的,不过……”

“不过什么?”

“……”她向他嫣然地一笑。

“啊,真美! 比处女时代的她还要美丽!”他暗暗赞美她。

“我早看见了你,隔远了不好大声叫。我想,你总会反转头来看看这边的,竟不知道你只是在那一头走进来走出去。我看见真急死了。”

“我也想你定会来的,只向外头望。”他又笑了。

同车室只有六七个搭客,都不甚注意他俩。下面的车轮轰轰地响,他俩更加方便谈话了。

“吃过了饭来的?”他问她。

“……”她点了点头。她的态度渐渐解放起来,不如初来时那样拘束,那样害羞了。

“我带了几个天津雪梨来了。由天津运到这地方来就不容易啊。运到南方来后特别的香甜,香似蜜,价钱也不错啊。我们南方的梨子也未尝不好,但比起它来总不值钱!”

碧云想兴国就是这一点讨厌,吃天津雪梨也算得一回事么,还念了一篇散文诗来赞美它,真无聊。

“你吃不吃?”

"……"她摇了摇头。

"吃一个吧。来,我剥个你吃。"他一面说一面去打开他的小皮夹。他把小钥匙插进锁眼里去了,但看见箱面上有些尘灰,他不忙开锁,呶长嘴唇凑近箱面去吹。碧云想,用手拍拍或拿手巾抹抹就干净了的,也要这样费力去吹半天。

箱盖打开了,果然有四五颗青黄色的梨子。他拿了两个出来,看了一看,又丢回去,再拿了别的两个放在几上。

"黄熟了的先拿来吃,青的经久一点。"他像对他自己说,一面说一面闭好箱子锁上放回去,然后从衣袋里取出一把小洋刀来。

这样漂亮的人竟有这样不漂亮的行动!碧云看见他那鄙吝的样子,真的起了点反感。

兴国打开小刀,待要剥梨皮,忽然觉得像有个人走近他身旁来,他忙反转头来看,那个人的手已经搭到他的肩膀上来了。

"啊!"

"啊,连君!"他忙立起来和那个人握手。

十九

碧云看那个兴国称他为连君的人,约有三十多岁的光景,嘴巴宽阔,笑时露出两列牙齿,满堆着苍黄色的牙垢,头发蓄至尺来长,披散在脑后,也不加梳理,异常纷乱,双颊上的肉瘦落了,变成两个小深坑,眼睛也深深地陷进眶里去了。碧云闻着一般臭气由他身上发出来。忙拿手巾掩着鼻子躲开一点。

"这位是……?"那位连先生的嘴巴愈扩张得大了。看见他的又黄又青的牙粪,碧云胸口作恶,想呕了。

"密司涂,是我们的一位同志。"兴国说了。

"是你的恋爱同志吧。哈,哈,哈。"其实没有什么好笑的话,

连先生故意当做件好笑的事,大笑起来。他笑了后,就向碧云鞠了鞠躬:

"我是连城壁,一个很无聊的文学家,不过在文化运动上相当尽了些力,就我个人说,也有点光辉的过去。今天碰见涂同志,岂敢不自己介绍一下。"他说一句,就有阵臭气吹过来,比吃粪的狗放的屁还要臭。

碧云想,原来这位先生就是鼎鼎大名的连城壁。读过他的小说的人的一般推测,都当他是个翩翩美少年,谁也没有意想到他是这样一个"连城壁。"

连先生一面说一面挨着兴国坐下来,像十分亲热般的。兴国想,这真要命,因为兴国深悉这位先生的脾气,他到朋友的家里去,非把凳脚坐断是不告辞的。

"你到H埠去做什么事?"连先生一面问兴国,一面以黄褐色的眼睛望了望碧云。碧云不理他,只凭窗口望车外。

"没有什么事体,去玩玩的。你呢?"

"我是逃命的！真是矛盾,真是十二分的矛盾！我从前是主张收回租界,但是现在又要托庇于帝国主义治下的租界了。"

"你为什么事要逃命？莫讲笑。"

"谁和你说笑。因为我写了一篇小说,里面有这一段:——你该朝左一点,不,愈左愈好,要朝左一点坐,才望得见那个红灯,你的脸映在这灯光里,红得十分美丽,现代的东西是愈红愈美丽,愈红愈好看,红是现代的流行色啊！——你要晓得,这是在洞房花烛前新郎对新娘说的话。但神经过敏的当局,说我是宣传赤化,真是好笑,对我竟下起通缉令来。像我这样无聊的文丐,也值得他们下通缉令。"

碧云听见他说到这里,才留心听他的话。她想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他的外表虽然难看,但有几分天才也说不定。

"那你到H埠去后怎么样?"

“还不是写文章过日子。”

“那可以尽情地写了,用不着顾忌了。”

“但是要在省城出版,省城发卖,还是不能直情直性地写啊。”

“以后你要写哪一类的文章了呢?”

“我要写,……”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把几上的小洋刀和天津雪梨拿到手里了。“谢谢你,让我先吃个雪梨后再来和你畅谈吧。”他一面剥梨皮一面说,“我以后要写八股了,就是写:——治久必乱,乱久必治,方今天下统一,圣贤相逢。……圣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这一类的文章。”他说急了,又想快点把梨子送进口里,由他的口角流出几滴涎沫来。

梨子剥好了。

“同志们,吃啊!”他张开大口把梨肉咬了一大块。

碧云想,世界上什么奇怪的人都有。他已经把一个剥好了的梨子拿去吃了,还要叫“同志们吃啊”,不知叫我们吃什么东西呢?这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为自私自利而利用同志牺牲同志的表现。

兴国和碧云给他闹了半天,也闻够了臭气,几次暗暗地示意叫他走,但是连城璧无论如何不肯走,并且说到H埠时,还要和他们同住一家旅馆呢。

幸得验票员走来了,连城璧忙站了起来对兴国说:

“你是特殊阶级,搭二等车。我是普罗列搭利亚,只能买四等车票哟。”他说着仓仓皇皇地走了。

兴国想说“你哪里配称普罗列搭利亚,你不过是谈谈普罗列搭利亚混饭吃的无聊的 Intelilgentsia 罢了。”但看见他走了,也就算了。

那天夜里,兴国和碧云在H埠S大酒店的三楼,开了一间有浴室的特等房,碧云初进来。觉得有点不自然,但过后想已经

跟他到这里来了,用不着再拘拘束束了,开怀吧,开怀享乐一回吧。

他俩一进旅馆,因为天气热,就先后洗了澡。吃过夜饭,两人同到马路上散步,一直散步到近海码头上来。回到S大酒楼时,已经十点半钟了。兴国本来酒量很浅,不过今夜的兴致特别不同,回来后再叫了些西菜及啤酒来和碧云对喝。碧云也开怀畅饮起来。她的酒量比兴国好,但她看见兴国每当茶房送一样菜来时,便要问“这是什么价钱?”心里就感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愉快。

“碧云,再喝一瓶吧。喝完了,叫茶房快些拾收,我们要一同洗澡去。一年余的梦今晚才实现呢。”他有点醉了,但她不信他是真醉。

“呸,讨厌,我不洗了,你一个人去洗吧。”碧云虽然这样说,但不能不向他作媚笑。

“你也思念夏副总指挥么?”

“不许你提他的名字!”她装出发怒的样子。

“你自从B海口回省城来,这几个月间真的坚守到现在么?”

“你这个人真讨厌! 谁和你说这些话!”

“我们往后要长久共同生活,我俩今夜里要把各人的秘密公开出来才好。”兴国说了后,哈哈地大笑。

碧云想,兴国就是这点讨人厌,他对女性没有半点的尊重,只当是种玩物。但是已经到这里来了,还有什么话说呢。

由H埠回来,他们还是在H公司里找饭吃。碧云近来觉得自己实在是恋着兴国,不能离开他了。母亲的意思是要她和他快点举行正式婚礼,不要再蹈覆辙。结婚之后,兴国就住在她们家里来也使得。碧云曾把这意思约略告知了兴国,兴国只说,现在的经济状况还不容许,要她等到时局再变动,他有官做的时候

才结婚。

碧云的思想近来也进步了许多,她知道男女间全靠有爱,这个爱是不受什么结婚式的支配的,所以她也不急于要求兴国举行婚礼,她只用尽能力去捉住他的爱。她和他最初是每星期两三次在旅馆里相会,约过了二三星期,经济上支持不住了,只好在一家人家里分租了一间后楼房,做他俩幽媾的场所,但一个月也要十二元的租金,加上零用,一切还是不十分经济。兴国的收入固然用得干干净净,就连涂妈家里的生活也受了点影响。

就这样地过了两个多月,季节又入秋初了。碧云对兴国的情热还是有加无减,但在兴国方面像一天天地冷漠了。两人间也渐渐互有闲话了。她想,最后手段唯有要求他正式同居了。但兴国听见只是微笑:

"碧云,男女的恋爱关系若一旦变为夫妻,那以后只有过呆板的生活,没有半点乐趣了。我觉得还是这样地过密会的生活有趣些。如果每天住在一起,一定会厌倦的。"

"但是我的身体,…… "

"你的身体怎么样?"

像有了小孩子。"

"不要讲笑,真的有了小孩子?"

兴国看她的乳嘴果然带几分黑色了。

"谁和你说笑!"碧云想,自己是在圆轨上走循环的路了。像这样子,什么时候走得完呢。她在他的搂抱中,流了不少的眼泪。

"真是我的小孩子么?"

碧云哭了。

"你既然这样不负责任,那也算了! ……"她忙坐起来,打算回去,她走下床来了。

"这样深更半夜你还想回去么?"

"……"

"不要这样发气。我们可以慢慢商量。……就算是我的小孩子,也不该单要我来负责任。假定你不容许我的要求,我何能和你发生关系?你自己愿意的,怎么有了小孩子,就要完全归男人方面负责呢?……"

"不要你负责!谁要你负责!完全是我一个人的错误!我也有觉悟了!"

"有觉悟,为什么哭呢?"

碧云想,这个人比夏更卑劣。所谓革命青年,所谓少年将校,都是最卑劣不过的动物。他们做事不负责任,每天只是要钱,今天想钱,明天想钱,无日不想钱,责任是不尽的。他们的日常惯用的手段也只是诬陷及放冷箭,而没有勇气作正确的理论的斗争。

十年之后。

中国境内的贫苦民众的小孩子们都长大起来了。他们像一种菌类一天一天地繁殖。剩下来的少数的有钱人都住在H埠,靠帝国主义的保证过活了。

那年冬在省城起了一个大变动,惹起了数国的帝国主义出来武装干涉。但是饥寒的民众对帝国主义战亦死,不战亦死,于是各持刀斧,向帝国主义抵抗,前仆后继,和帝国主义者相持了半年之久,又到炎夏的季节了。帝国主义者知道用武力无效了。

碧云这时候,正在H埠流落。她听见存在H埠各银行的总指挥军长师长们的款,——数十年间积下来的民膏民脂,——帝国主义因为和中国开了仗,把它全没收入。这些寄居H埠的新式犹太人或其子孙大恐慌起来,恨得大骂国内的穷民,不该轻举妄动和帝国主义宣战,害得他们没有饭吃。

兴国也是新式犹太人之一。碧云有一次看见他坐在马路的一隅向行人讨铜板。因为他伸出脚来妨碍了行人,一个缠红头

的阿三拿一把木棍向他头上打下去。

“我们是同志哟！同志，请你莫打我，我们都是被压迫的弱小民族！”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你是剥削你的贫苦的同胞，——一种弱小民族——的凶狠的虎狼。从前你在你们国里做过虎狼，现在该叫你做做狗。告诉我，你在××银行里存有多少款被没收了？”

“我的存款比他们总指挥，军长，师长，部长的来真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还不够。只有五十多万，但是我只是个营长啊。……不要说了，到了今日，同归于尽了！谁说若干年之后可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呢？从前我太信他们的话了。”

“我们印度人虽然亡了国，当了奴隶；但不曾像你们中国人自残同种，剥削同胞，吞噬同胞啊。”

碧云还看见了许多十年前的新兴贵族阶级来H埠长作寓公的，现在他们或其子孙都没落了，同沦为亡国奴了。她想，今天算走尽了我的人生的长途吧。在故国的劳苦民众正在努力建设他们的新国家，自己怕不能及身见了。

1928年6月初稿于日本安房海岸

长 篇 小 说

冲积期化石

以 诗 代 序

真强者，不饮弱者之血。
真智者，不哂愚者之言。
五官常占有空间最高之位置，
肢体的半数可以支持重大的胴体，
这是造物特赐之恩惠！
也是万物之灵的特征！
要不辜负这特赐之恩惠，
如何利用这种特征，
未成化石之先，应当思念及的！

爸爸！

我不是受孔子的“孝悌”的束缚，也不是受摩西十诫中第五条的支配，不自然的思念你了，我思念你，全基于你对我的“爱”！

你的“爱”在我胸里，比你生前还要强烈，你死了三年余，你的影子在我脑中，比你生前还要深刻！

我真不能再思念你了！也不能哭你了！这几年来因为

思念你,哭你,我自己应做的事一件都不能做。我今把思念你的责任交给《冲积期化石》!

爸爸!我以后再不思念你了!我以后再不哭了!

著　者 1921 年 9 月

一

"伟哥!我今晚由海水浴场回来,接到你前月十五日发的,勉励我,安慰我的那封信;我很喜欢,很感激;不是真心爱我,时时刻刻思念我的伟哥,能够这样诚恳的教训我么?

"但我对不起伟哥了!辜负你勉励我,安慰我的一场好意了。我是一块均质性的(Isotropic)破碎石片,无论你拿如何强度的十字聂氏柱(Crossed Nicols' Prisms)来检查我,都不能叫我发生出别种彩色,无论何时,只是一片黑暗!

"伟哥,你常拿'为国家,为社会'的话来勉励我;实在有点儿像我们在化学实验室里定性分析的时候,用过量的安谟尼亚溶液(NH_4OH),去洗涤氯化银和氯化汞的沉淀,以后虽加硝酸,也不会生反应了。老实说,我不单对国家,对社会,再没有尽力的勇气;就算对自己一身的颓唐,都没有能力去图恢复。伟哥,——我以前也好像对你说过,——我在这世界里,简直没有知觉的动物,——一般的动物,对于环境的寒暖苦乐的感触,比我还像锐敏些,我是像最初期的,和下等植物没有什么明了的区别的原生动物'阿美巴'(Amoeba)——还有什么功过可论,还怕社会的是非褒贬呢?

"我在日本实在说不上有求学的资格,——政府也不见

得真心诚意的望我们求学,——不过带上一套假面具,和真的朝勤暮苦的一班人,在狂潮激浪里,争饭吃!索性说明白些,就是靠这每月几十块钱的官费过活罢了!

"伟哥,你对我的同情,我并不是不知道感激。不过我要放肆说几句话,伟哥对我的满腔同情,恢复不了我的逆境,医不了我的饥寒,就算对我一个人能够,这漠大的世界里,像我一样可怜的,——不是,比我更可怜的人,不知多少,伟哥有多大能力去安慰他们,帮助他们呢?

"昨晚上很好的月亮,我在这海岸的小市场里看夜市。我看见一个很衰老、很瘦弱、很可怜的村妪,坐在道旁哀哀地痛哭。她的目的不过想来往的人,给她几个铜钱,——我信她没有奢望,她也不敢有更奢的希望。——但我站在旁边,守了半点多钟,来来往往不知过了几百几十个人,不单没有一个人给她钱;我觉得来往的人的脸上,还现出一种讨厌她哀哭的样子。——或者伟哥要说是我的神经过敏的直觉。——只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她到底比其他的人慈爱些,过的时候,听见村妪的哭声,呆呆地站着看了她一会,只说了一句:'可怜!'后来还是慢慢地跑了。我想这年轻的女子,怜悯村妪的念头,也不过一时的发作。这怜悯的念头,怕要跟她离开那村妪的距离和时间,成反比例的,渐渐消灭罢!伟哥你不是要像那位年轻的女子么?你能够说在写信给我的时候,和寄了信之后思念我的程度,完全一样,没变更么!……"

我三年没有归省,今年暑假回来,家常事务,百端待理,所以我在家里一个月,觉得比在学校的时候还要忙些。我的日课,——我每晚上要做笔记——也断了半个多月了。现在七旬休假,就要满期,家里的杂务,也渐次清理就绪,我便检点行装,

打算日间动身再赶日本。我的日记也由今天重新继续起来。我正在想,我的日记要怎么样的着手开笔,我的侄女儿,——很会讨人欢喜,今年才六岁的女侄儿,送了一封信来给我。

“叔叔!邮差才送来的,祖母叫我送给你。”

这封信就是我抄在上边,我的好友韦鹤鸣由日本寄来给我的。他信里面写的虽然是一篇牢骚话,但是有好些道理在里头,所以我把他抄在前头,做我这篇笔记的缘起。

二

我接韦鹤鸣君的信后第三日,我已由乡下出到广州来了。我在广州住了两晚一天,访访旧友,探探亲戚,买些途中要用的物品和送人的礼物,到八月二十一晚上,才搭晚渡到香港来。到了香港之后,一连等了三天,都没有轮船开往日本。我只好株守在旅馆里纳闷。

韦鹤鸣信里的话,果然不错。我这几天在旅馆里果然没有思念及他。我思念的,第一是在家中病了的爹爹。其次是日夜劳动操心,我在家里,没有一天不和我说辛道苦的妈妈。又其次我的天真烂漫娇小可爱的侄女儿也思念到了。在家里只会吃烟赌钱,不会理家的哥哥也想到了。天天和我妈吵嘴,叫我妈生气的嫂嫂也想到了。在中学校里不喜欢念书,只喜欢淘气的弟弟也想到了。最后我想到的,是在蓬莱山里天天望我快回她家里去的澄雪。——我以后才知道我想错了,她并没有望我早些回去。——我思念的,是我住在她家里的时候,每天下午我由学校放课回来,一定送一瓶开水到我房里来和我谈笑的澄雪。

读者到这里,或者要疑我对澄雪有什么暧昧的事。其实我和澄雪,还没有达到“爱”的程度;因为一来她的年纪还轻——她只十六岁,——不解恋爱是什么(这我又猜错了);二来是我的境

遇禁止我和她谈“爱”的问题。我常常思念她,是因为我住在她家里半年来,她伺候我很周到,待我很恳切,并且她那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胖胖的一双玉手,微微的一副笑颜,实在令人生爱。我想她的俏影,在我眼球里底网膜(Retina)上,永久不会消灭!我想到澄雪,便联想到她的弟妹。她的弟名叫壮一,是个十多岁的小学生。她的妹子却有两个;大的叫妙子,年八岁,和他的哥哥同在一处小学校上学,小的叫玉枝,才五岁,比我的侄女儿又另外有一种可爱的美态,如果叫我勉强说出他们可爱的美点的区别来,我只好说一个是大陆美,一个是岛国美罢。

我认得澄雪,是她的弟壮一介绍的。我前年住的馆子,正靠她家后园。我每天由学校回来,放下书包,就到外边散步。若是壮一也放了学回来,一定向我鞠躬,脱帽行一个礼,跟了我来登山玩水,常在一块儿顽。我因为爱他天真烂漫,和他要好起来,做了一对忘年好友。但我的同学都嘲笑我,说我并不是真心爱壮一,不过看中意了他的姊姊,推爱及他罢了。我觉得也有点道理,辩驳他们不下来。不独友人,就是壮一也知道我喜欢他的姊姊,时常当我在面前的时候,取笑他的姊姊。有时候我和澄雪在路上遇见,想要说几句话,壮一偏要从旁说出许多不伦不类的可笑话儿,把我们来开心,弄得我和澄雪,不过点一点头,彼此脸红红的跑开。壮一那时却哈哈地大笑。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和壮一傍晚散步回来,澄雪正在我住的旅馆旁边一块草地上站着和她的一位女友谈话。壮一看见了,便高声的叫起来,跑到澄雪面前:

“姊姊!谢先生在这里,你昨晚不是说想念他么?快去快去!”澄雪登时满脸发红,低声的叱骂壮一:

“讨厌的东西!一点也不顾忌。”

壮一又跳了回来我旁边:

“谢先生!我的姊姊在那儿啦!”

我这时候,也和澄雪一样的脸热难过,勉强向澄雪点了一点头,澄雪也笑哈哈地向我鞠了一鞠躬。我临去的时候,听得澄雪带笑地骂她女友:

"你不要胡说!我也才认得他"!

后来壮一常常听见我问他姊姊身上的事,知道最能打动我的心的,就是谈他姊姊在家里的事给我听。他告诉我,他的爹爹去年买了一个风琴给他的姊姊。他又告诉我,他的姊姊每天下午要教她的妹妹们唱《飞萤》和《铁道歌》。他又告诉我,他的姊姊剪的纸花儿很好看。他又告诉我,有一天他的妈不在家里,他的姊姊去代她妈弄饭,把饭烧焦了。他妈回来,把她骂哭了。壮一有时候还要故意编了许多谎话来哄我,或者有什么事要求我时竟借他姊姊的名义来做外交手段。有一次,壮一看见我新买了一册载有很多美丽照片的杂志,想借到家里去看,第二天便跑到我寓里来:"谢先生,你那本杂志不读么?姊姊想读,要我向你借。"

我不相信日本的美人外交政策,也在小学校里,当做一种教材教授小孩子们!我们中国的小孩子,若和他说句笑话,叫他做舅子,他不但不喜欢,或者马上要和你吵起来。这是中国小孩子和日本小孩子的区别!

到了第二个学期,壮一家里住的一位日本学生搬了出去。(日本寻常人家里有了空房子,便贴招帖招外人进去同住,叫做贷间。住贷间的,多半是学生。)壮一硬要拉我到他家里去住。我自然情愿。住上了半个月,壮一便有点后悔,不应当拉我到他家里去住。其实壮一是错疑了我。我自己想爱壮一的心,实在一点儿没有变,不过到他家里之后,对澄雪又另外有一种交情罢了。由壮一的眼光看起来,总觉得因为有了他的姊姊,我和他到外边去顽的时间,减少了许多。所以壮一时常和他的姊姊吵,好叫我知道他是不喜欢他姊姊的,要我和他取一致行动,攻守同

盟。平心而论,壮一的外交政策,到底失败了。

三

我闷住在香港,过了三天。到廿五那天下午后,有一条开往横滨的日本邮船。此时暑假快要满了,同船回日本上学去的学生很不少,就中我也有好几位认得的。这邮船是由欧洲回航,不像美洲濠洲航路的舱位有中日的区别;所以也有日本搭客混在我们里头来。我占的舱位,一边是一位回日本去的女留学生,和她的几位同伴;一边是由南洋做苦工回来的几位日本下流人,口不择言,喝了一两盅酒,胡说乱道的,说了不知多少下等卑鄙话。在我右侧占有舱位的陈女士——是后来才晓得她的姓——是很懂得日本话的,我看她听了那些下流社会的话,很觉得难过,所以她除了吃饭睡觉回到舱里来,以外的时间,都在舱面上眺望海景。和我对面舱位,有一位极有趣,和他谈谈可以解闷的妙人。他是法国工人,年纪约略有五十前后,由西贡往横滨的。看他好像很穷苦,所以和我们黄色穷鬼同搭东洋人独有的三等大舱。(西洋人的生活程度,本来比我们东洋人高,决不搭我们搭的三等大舱。我不搭西洋人的轮船,宁可搭日本船,也有个道理。因为西洋轮船没有像日本轮船一样的三等舱架。若搭西洋轮船的大舱,要席地而眠,舱板的振动,直接传播到我们脑里,痛得可怕,并且西洋轮船的办事人,不把三等搭客当做人类看待,简直当做牲畜和货物一样的管理,只有日本人的生活程度,和我们不相上下,也多搭三等的,所以日本轮船特别设备有载人类的三等舱架。在大舱里,不单可免贴舱板而卧的辛苦,且也比西洋轮船载牲畜和货物的大舱清洁些。我国航业还没有发达的期内,由经济上、卫生上看起来,日本轮船的三等舱,实在排斥不得。)这位法国先生的鼻孔和嘴唇中间,虽然蓄有韦廉式的胡子,可是身

材很矮,又臃肿得难看。时时用左手去抹他的胡子,右手去摩他的巨腹。他的鼻尖已向水平突出,占了空间的部位不少,他腹部向外平突出占的空间部位,还要来得大;我心里暗想,若由的鼻尖作一条直线,连结他的腹;这根直线,和水平作的角度余弦,一定快要等于二分之一。他遇见我们,便嘻嘻地笑,不懂中国话,也不懂日本话。只把他在南洋一带学来的,没有文法的英话,向我们交谈。我们会说的英国话也有限,所以除了 Yes 和 No 之外,实在没有好多句话去应酬他。

轮船展了轮,出了港口之后,速力渐次增加起来。我们安顿了行李,都出来舱面上眺望海面景色。回首望那繁华闹热的香港,早已朦朦胧胧的伏隐在海天界线里面去了。眼前看得见的除了深碧色的海水,黄金色的夕阳光线,和青天白云之外;没有可以做我的笔记材料的。我只好在这舱面上,左探右望的去觅材料。到了后来,才发现了两三位初赴日本——不知去逛的呢,还是留学——的学生,还没到日本国境,早把在香港便买来的,长短不称身的日本道袍(和服)穿上,趾高气扬的,在舱面上走来走去;害得那法国先生赶快跑来问我:

"Are they Japs?"(他们是东洋人吗?)

也害得我没有话去答应他。

四

我晓得占有我隔邻舱位的女留学生姓陈,是在舱面眺望海景的时候。初到舱里,彼此早招呼过了,说过了几句应酬话,不过还没有请教姓名。此刻在舱面遇见,自然要点一点头,行个礼。我真喜欢不尽,陈女士竟走过来我旁边,向我攀谈起来。我想我应当把我初次和陈女士的谈话记录起来,因为我听一位研究哲学的友人说:"我们飘泊的人,遇见的朋友很多,哪能够一一

和他们结亲密的交谊,时时通信?但我们萍水相逢,常有一夕话的交情,远胜旧交百倍。到了次日,彼此分飞,一生涯中,难保有再会的机缘,所以要把他们向我所说的话,留记在笔记里,后日常翻来看看,就和看他们的像片一样,做个永久纪念。"何况我和陈女士,十余天同舟东渡,所谈的话也不算少,可以不留记在我这笔记里做永久纪念么?

陈女士站在我面前微微带笑地:

"先生贵姓谢是么?我好像在先生行李面上贴的名刺上看见的。先生贵邑那一处?我们怕要是乡里(粤语称同乡人作乡里)。

我告诉了她,我是那一县的人。她又问我在日本进的那一间学校。我又告诉她知道了。她听了很客气的,称赞我所进的学校。我此刻也就转问她在东京的情形。

"我在预备,这回出去想进那边的女子医学。"

"高等女子师范不好么?"

"不易得考。谢先生不赞成女人学医么?"

"不单女人。……"

"为什么呢?"

我此时且不答话,从衣袋里取出洋火盒子,和一枝雪茄。

"先生也吃烟么?"

"女士不喜欢烟么?我是可吃可不吃的,照文明的礼节,本不应当在女子面前吸烟。"

我那枝雪茄末端才起了一二点火星,早掉在海里去了。陈女士伸手想要拦阻,再也来不及了。

"对不起了,谢先生!我不应当多嘴的!真对不起了!"

"那里,我是没有瘾的,我本不想吃的。"

"说出来恐怕谢先生笑话,我也学吸雪茄呢。"

此时我看见了陈女士不易给人看的两列蛋白色的真珠齿。

“我还要请教先生,为什么不赞成学医。”

“我有一位道德学问都很高尚的友人,他也志望学医,就是进日本高等学校的第三部。他自己说,他自志望学医以来,十天有九天想毕业之后,要如何开一间大大的病院,每天要有多少病客,卖多少药,作算有可以不用服药的神经过敏的顾客,也得给一两瓶不咸不甜的蒸气水他尝尝,多赚几个钱。那么看起来,当医生的心术,就可想而知了。”

陈女士不待我说完,忍不住失声笑了。忙从衣袋中取出一条雪白的手巾,掩着口,极力忍着。

“照先生的话说起来,世间可以不要医生这种人了。”

“自然不要!”

“人患了病怎么好呢?”

“人那里会无缘无故患病的。真患病的,大半都是自作自受,不必理他。还有小半数的人,虽然算是自然发生的,像年老衰弱的病,是一种免不掉的天然淘汰,应当死的人,还是让他死的好,勉强把他医好了,留在社会上,只会吃,不会干,有什么意味?”

陈女士到此时晓得我是患了日本学生病,——神经衰弱病的一个。她止了笑,正想找别的话来和我说,转一转题。那位滑稽的法国先生,冒冒失失的跑前来,在我肩膀上子,拍了一下:

"Your Wife …… sister …… friend?"(是你的妇人,妹子,朋友?)

他说了之后,还要嘻嘻地笑。我此时觉得脸上发热,瞧了他一会,不会开口。陈女士听见他说最初那两个英文,早脸红红的跑开了。后来我责问他为什么这样唐突。他说我和陈女士都是由香港来的,并且舱位连在一块,所以猜我们不是夫妇,也是兄妹。

五

我真感激那位法国先生，他说那一句话，助长“我们”的交谊不少。我以后和陈女士说话时，总觉得有一种能使心房颤动，又可喜又可惊的滋味。这两天，陈女士把和她同伴来的几位学生是怎么样的人，通告诉我知道了。他们都是广东人。我知道了。他们是陈女士从前在东京认识的，我也知道了。陈女士和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我也知道了。他们都是东京预备学校的学生，——其中有两位是中学毕了业的，——我也知道了。他们的日本话不很说得来，我也知道了。这些话里面，只有他们和陈女士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一句，我从陈女士口里听见，觉得发生一种快感。我自己并不明白是什么道理。但我觉得近来陈女士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我都十分留意，也很觉可爱。我又常侧面的偷看她，把她的面貌来比澄雪的，很有相像的地方，不过陈女士的脸色苍黄些，这就是最大的区别。我不明白中国女人的脸色大都是苍黄的缘故。

陈女士虽然听得懂日本话，但不很会说。她到底是个女子，起居比我们男子不便的多了。我因此替她向轮船的伙伴交涉，说这个，要那个，奔走不少，女士就感激起来，说了许多对不起的话，我们也渐渐地亲热起来。陈女士日常用的手帕和扇子，时常放在我的舱位上，我却非常珍重，把手帕折叠起，和扇子放在我的枕儿旁边，等她寻觅的时候，就取出来还她。陈女士初回只脸红红的，向我笑一笑，并不道谢。以后脸也不会红，单是一笑罢了。有时连我也不知她的手帕散失在什么地方，她竟胆子大的，放肆起来，爬到我舱位上，拉我起来，找她的帕儿。或者还要带笑地硬向我要，说我故意把她的手帕儿不知藏在什么地方去了。

廿九早晨，我们搭的轮船到了上海。落锚之后，日本邮船公

司即刻派小汽轮来接客上岸。在舱里闷住了几天的人,没有一个不情愿上去跑跑。陈女士对我说,她要在上海探问一个亲戚。我是没有亲戚住在上海的,又不便说跟陈女士去她的亲戚家里。同上了税关码头之后,陈女士竟把我撇下,坐了一辆黄包车,往英大马路去了。我在后面,眼睁睁地望那车夫,拉了她坐的人力车,放开脚步,电掣风驰地跑了去。我呆呆地站在码头上,很担心那年轻的车夫,要敲她的竹杠。

三十一日那天十二点钟,我们搭的轮船就要离开上海开往门司。到了十一点钟,陈女士还不见回来,我很替她着急。我在舱面,扩大我的眼睛的视角,四面观望,看有陈女士的影子没有。等了一刻,果然望见她和一位年纪和她差不多的少年,同乘一只小划子,远远地向这轮船驶来。她在划子里,和那少年正对而坐,说说笑笑,说不出他们的亲密样子。她竟不知道这舱面上有一个人看了难过。我看她拉了那少年的手上舷梯的时候,不知心里是酸是苦,——以后我听见她的沦落消息时,还没有此刻这样的难过,——险些儿把眼泪滚下来。我忍不住的时候,忙走过那边舱面,去望上海市对岸的几个微微吐黑烟的烟筒。她也没有注意到我,和那位少年进舱里去了。

差不到半点钟,轮船就要拔锚,那少年自然不能够久在舱里和陈女士说情话了。——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缘故,好像发了热病似的,恨那少年入骨,所以冤枉了他,说了这句话。其实陈女士是个年轻的女子,怎能单身回来,她的亲戚派了一个熟悉上海情形的人送她回船,是情理上应有的事,不过所派的不是年纪长成的人,是派了和陈女士年岁差不多的少年,所以我疑心他们在舱里说情话。——停了一刻。果然陈女士满面笑容地送那少年出来,我恨不过又赌气背过脸去不看她。但是心里总想望望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的难分难舍,黯然魂消。因此更联想到陈女士在上海足足歇了两夜,保得住他不和那少年心心相印,魂梦

相随了么？我愈想愈不自在，马上跑回舱里去装睡，等陈女士回里来，打算讥诮她几句。若不是我前后左右都有人在，我早要哭起来了。其实他们两人临别的光景，却极寻常。

六

在上海又多来了几位搭客，有学生也有商人，舱内更加热闹，舱里的空气也愈加混浊。其中有一位K君，听说是上海某有名中学毕业的，英文程度很高。他不懂日本话，所以常把他得意的英国话向茶房交涉。可惜日本轮船的三等茶房，多半是不懂英国话的。K君的英国话，那里能够在他们面前发生效力。用武无地，K君不免沮丧了许多。后来他找着了那位法国先生，真算遇见知己了。不时走过来拉东扯西的，咕噜地说个没了。有时陈女士把他瞧了一眼，他更十分高兴，Yse和no叠出不穷。他以为陈女士是拜服他会说英国话，加以青眼，其实陈女士听他和法国先生说得太久了，不耐烦起来，望他一眼，是叫他不要在这边讨人厌的意思。

轮船正要出吴淞口的时候，我们多跑出舱面来眺望申江两岸的风景。那K君自然要和法国先生一块儿站起，我也乘此机会，想学些英文，站在他们旁边，听他们的英语会话。我听了好一会，除了yes和no两个字以外，总辨不十分清楚。后来那法国先生取出雪茄要吸的时候，先拿一枝来送给K君，K君只摇一摇头。

"Don't you like it?"（你不喜欢吗？）

K君愡愡忙忙的，把中国话的"是"，直译了一个英国字"yes"去回答法国先生，弄得那法国先生，莫名其妙，只把K君呆看了好一刻，摩一摩他的巨腹，他们的会话也就此断了。

K君他自己说，他已中学毕了业，懂外国文，和他的朋友在

上海组织一个译书社，专以翻译各国有名的著述为宗旨。他赴日本是想募集几位懂日本文的社员。——他说只要日本文懂得就好了。——我当下听见，心里暗暗地佩服我中国青年近来果然进步了许多。但我同时又生出一个疑问，就是我以前曾听我们学校里的教授说，德国有许多名著，我们不能不学会德文去读他，因为译书是件难事，比创作还要难。这些德国名著，不单日本的穷年累月埋头研究的宿儒，不能翻译，就算英美的硕学名家，也不敢轻易动手。

到了夜半十二点钟前后，风浪渐渐地大了，船身也激动起来了。我本来不怕晕船，到了此时，也觉得有些挨不住，不睡下去不行了。我同伴来的那位最活泼，平时很多说多笑的黄君，此刻面如金纸，和死人一样，倒在铺盖上，转身不得。等了一会，他蓦地把头伸出舱架外，哇的一声，一条连续不断的瀑布，从他口里直飞下来。晕船呕吐，本来是一种极快传染的流行病，这病经黄君患了之后，他旁边几位，马上感染了。不到二十分钟，吐的益发多了。幸得陈女士没有吃晚饭，晕到敌不住时候，吐了两口，以后便没声息沉沉地睡下去了。

到了两点多钟，风浪更来得厉害，舱口和铁窗，都紧紧地封闭起来了。上面海浪打舱板的声音，也听得见。可怜三等客舱，竟变做一个酸臭毒瓦斯的贮藏室了。我一晚上没睡着，将近天亮的时候，目阴目阳的睡了一刻。据我的永久不离身边的小仆人，——数年前买来的，Langendorf 商号的小钢表儿——报告，我实在睡不满半点钟。

等我早上醒来的时候，风浪不像晚来的可怕了。舱门早开了。舱外有点郁热的风吹进来。舱内的酸臭毒气，受风的波动，自然流通起来，时时扑进我的鼻孔里万分难受。舱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想跑出舱面上去吸新鲜空气。我蓬头垢面，——因为我没工夫去洗刷，也没有气力去洗刷，——把外套披上，漱了漱口，

忙急跑上舱面上来,比我早点儿跑出来的,已七颠八倒,睡在帆布天幕之下,把头颅埋在毛毡里,枕旁边都摆了许多茶壶茶盅和饼果之类。黄君听见我的声音,从毛毡里伸出戴着一团乱草,又青又黑的面孔来问我:

"你昨晚上没吐么?"

七

约摸十点钟前后,风浪平静了。太阳虽没出来,却不是阴昙天色。有点儿日气,从密云里面透射下来。各人的精神也渐次恢复了。连最疲倦,呕吐得最可怜的黄君,都能站起来行走谈笑了。舱内铁窗,虽然开了,但是毒瓦斯的余臭尚存,个个都不愿进去。舱面上就挤拥起来。有谈笑的,有争论的,闹得海面上的天空,都有反响。法国先生也觉得我们中国学生的习惯奇怪,时时拿惊异之眼来望我们。

我此时实在不情愿混在他们里头闹,跑到尾楼后边,觅得一张矮椅子,正要坐下,忽然看见有一位女子,背着我站在船尾尽处,靠着铁栏,眺望那两条白浪,向反对的方向奔腾。头鬓蓬松,衣多绉褶,一看就晓得是一位怕晕船的人。这不是陈女士还有谁呢?

"你什么时候上来的?"

"呱!你也不怕吓死人!我才上来的。"

陈女士回过脸来,还是和平时一样,拿微微含笑的苍白脸儿来望着我。一宵辛苦,清减了许多,她脸上没有半点血色了!

"你的脸色不很好呢,现在不晕了么?"

"早好了。你的也是!"

"这里有椅子,不坐下来谈谈么?"

"坐在那边望不见海。"

我总觉得她这句话,是含有叫我到她身边去的意思。——她那时心里真有这个意思没有,我却不能断言。——我果然走到她旁边站着。因为我和陈女士同船有一个多星期了,对她的爱苗渐渐地发了芽,虽然和她说了好多话,但我总觉得还有很重要,又不容易说的话,没有告诉她。此时我实在禁不得不跑到她旁边。

“你看海浪不头晕?”

女士只摇一摇头,并不启口。她晓得我站在她旁边,眼不转睛拚命地看她,所以她任我看,不回过脸儿来望我,只望着海。等了一刻,她用一只小手去揉眼睛。——这个动作,一半是因为不好意思达了极点,想减少这不好意思的压逼,自然的发出来的。一半是因为早上没有洗过脸,怕我看作“爱好天然”的思想发出来的。——但我当时并不留意,我只留意我更进逼一步,肩并肩紧紧地靠着她。她也不退避。

此时两人都望着海,她看不见我,我看不见她。我只感觉到有一种热气,在我两人的肩膀里对流起来。

“我两个像有意约了来的!”

陈女士听见我这句话,微微的有几点血色跑到她的苍白颊上来。

“白天里有什么约不约!”

我听了她这一句话,像感受了电气,颤声地:

“一定要夜晚上相会,才算约么?”

陈女士早觉得她自己说错了话,追悔不及,她的双颊不像晕过船的了。她颊上的红晕一直扩散在她两个耳朵旁边。

此时我的右手搭在她的肩背上了。她微微侧一侧身,但也不忍叫我放开手。

“我们今晚上再来这里望海心的月色,好么?”

八

我从她的肩背后，早握住了她的双手，她不知是没有气力站不住倒在我的胸里呢，还是故意把头枕在我的胸膛上，我此刻昏迷，并不明白。我只觉得我把脸凑近她脸旁边说话的时候，声音也颤了，身体也轻了，两颊也发起热来了；心房的血，像得了加速度，由大动脉窦(Sinus Aortae)奔腾出来；吸进去的空气，再也达不到气管支，给海风一吹，肺叶激动过度，胸前隐隐地发痛。陈女士此刻的态度，完全和我一样，只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乘势在她桃红颊上，接了一个吻。

“快松手，给人家看见了，怎么了！”

陈女士的声音颤得厉害，快要哭了，拚命起来，恢复她的原来状态，离开了我的胸怀，急急地跑回舱里去了。

陈女士去了之后，我神志一清，良心登时跑出来责备我说：“你并不是真心爱她！你是出于半兽的冲动去爱她！你没有责任心去爱她！你只图满足你在这头觅异性的船中发生的欲望罢了！”我受了良心的苛责，我觉得再没有面目去见我这位女友。我的确欺侮了她。若我先对她表明了我的责任心，那刚才对她的举动，对她说的话，就没有什么不可恕。可是我现在的境遇，实在对她负完全责任不起。

我在椅子上坐下，痴想了一会，才下舱里来。陈女士看见我，好像忘了刚才那桩事似的，还是和平时一样，拿微微含笑的脸儿来迎我。我心里愈觉得难过，对不起她。略谈了一会，女士到底比以前话也少说了些，态度也庄重了些。我知道她和我，彼此心里都多增了一重苦恼，所以我此时望离开她的心，比望亲近她的心还要急了。

到了晚上，我慢慢地整理我的行李，只剩铺盖没收拾。因为

明天一早要到门司港,港务处派医生来验了病之后,马上可以上岸,免得临时着急。女士看见我清理行李:

“好了,你就到了。我们还要在舱里闷两天呢。”

这晚上我虽然倒在铺盖上,由十点到早上四点,未曾合眼睡着;只眼睁睁地,望陈女士在隔邻舱位闭口合眼的酣睡。她微微地一呼一吸,像有吸引力吸我。幸得我的理性还强,战胜了她的吸引力。不然今晚上在这舱里,险要弄出一件……了!

我由门司坐了几点钟火车,到了我的目的地。一路心绪不佳,这短节的陆路旅程,我再不麻烦去记它了。至于陈女士以后的事,要我遇见她,或听人说及她的时候,才能够再请她到我这笔记里来。

九

日本国南境,有一个海岛。在这海岛的西南方,有一所市场,叫做K市,背山面海,形势甚佳。我进的学校,在这K市外一个村落里,离K市停车场三英里多远。幸得有电车可通,不觉得不便。

我到野泽家里(野泽是澄雪的姓)的时候,差不多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壮一和他妈妈跪在门内接我(是日本迎客的礼节),只不见澄雪出来。我打发车夫去后,壮一帮我把行李搬了进来。妙子在隔壁房内,还没睡着,听见我到了,故意叫了她妈一声,俟我知道她还没睡着,好叫她起来。玉枝是真的睡着了,她的可爱的呼吸,都听得见。妙子看见我和她妈都不叫她起来,又带哭音似的,连叫了“妈呀”两回。壮一不情愿听他妹子撒娇,便恼起来,发他的小孩子脾气,把日本小学生最惯用的骂人话去骂他的妹妹:

“小畜生,吵什么?不睡么?”

妙子好像没听见她哥哥的话,还是撒娇:

"我……要! 起……来。"

"妙子,我就要睡了,你此刻不要起来罢。明天早点儿起来,我给你一件好顽的东西。"

妙子才安静下去,不再闹了。

我进来的时候,很失望的,就是不见澄雪出来。起初还当她是到外边逛去了,没有回来。我和她妈妈谈了半点多钟的话,仍然不见澄雪的影子,我不好意思究问,把带来的礼物取出来送给壮一的妈妈之后,回到楼上自己房里。搬手提包行李等进来的,是壮一,拿开水壶和茶具进来的,也是壮一。他在我房里谈了很多小孩子的话。把自我回国以后,他家里的事情通告诉我了。他告诉我,他进的小学校前天开了课。他告诉我,前学期的成绩发表了,他的成绩如何好,他妹妹的成绩如何坏。他告诉我,前月有两个投考高等学校的中学毕业生,寄宿他家里,在我的房子里住了一个星期。他告诉我,放暑假之后,他天天到海岸去习泅水。他告诉我,他跟米店的小伙伴,学骑自转车学会了。只有他姊姊澄雪的事,没有告诉我!

"姊姊怎的不见"?

壮一听了我这一句,把头低下去,双手按在膝上,沉思了一会:

"她到姑妈家里去了,要几个月才得回来。"

"要这样久! 你的姑妈住得远么?"

"不很远。因为她家里有事,姊姊去帮忙。"

我晓得这些话都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一进来的时候,他妈早对我说了,我也不加追问。壮一看见案上的钟的长短针,快要在同方向一致了,便磕了两个头,告辞下楼去了,可怜我由家里动身以来,直到今晚,在旅途中没有舒畅睡过一夜。今晚又要睡不着了。我这晚上,只管想澄雪为什么缘故不在家里。她

的母亲,她的兄弟,都讳莫如深的样子。她的妈妈,平日对我很称赞她的女儿如何聪明,如何勤勉,此时却不称赞了。壮一平日一见我就要骂他的姊姊如何蠢笨,如何偷懒,不替他剪纸花儿,此时也不骂了。我想到这层,更想不出澄雪不在家的缘故来。

十

我在香港旅馆里的时候,思念到澄雪,就把家中的事通忘了。在轮船里一遇见陈女士,又把澄雪抛在脑后了。今晚离开了陈女士,回到澄雪家里,留却在我眼球里网膜上的陈女士的俏影,又渐渐地要消灭了。从家动身以来,前后半个多月之间,没有一秒钟工夫分出来思念我的好友韦鹤鸣。我和鹤鸣的交情,本不寻常,我若将我们俩的友情历史说出来,诸君恐怕要骂我友情浅薄。

大庚岭的南麓,广东省东北境,有一个村落。这村落中间,有一条宽不到两丈,深不满五尺的小河,向西南流,把这小小的村落,约略分做东西两部。若有地质学家到这村里,略一观察,马上晓得这道小河,在数千万年前,不过是一座高山的断层(Farlt),因为经过了许多年代,受了风雨的削磨浸蚀作用,所以变成现在的样子。这河的两岸,也受了不知多少次的洪水侵洗,变成一个很规则的河成段丘(Terrace),土质很好,水利也便,所以外处的人,多搬到这村里来安居就业,渐渐的成了一个繁盛的村落。

这村落的方场,在小河的东岸,因为东岸的居民,多从事商业。至农产品,则多从西岸的居民供给,因为住西岸的人业农的多。这都是地形上的关系使然,因为河东的方场,靠着高原,没有好多种植的地方;河西则段丘区域较低,适于农事,所以村民自然分业起来。

他们的业务既然不同，遂不免常有利害冲突的事，所以东岸的居民和西岸的居民，时有争斗。河东有一位乡绅姓杨的，统率河东的人做一个团体。河西的居民，也公推一位豪农姓李的，做他们的盟主。在风气未开之前，不脱岭南的野蛮习惯，三五年间，要械斗一回。结局的胜负，由地方长官裁判，地方官也利用这械斗的机会，可以多赚一宗意外的收入。

自有械斗以来，河西的居民总是败的时候多，胜的时候少。因为姓杨的是前清的一位举子老爷，能够出入公门。至于河西的人民，除了两三个能够读几页《水浒》和《三国演义》的之外，虽把他们倒吊起，也吊不出半点墨汁来。

自 1894 年，有几位带白帽子的先生来这村里，办了一所耶稣教礼拜堂和一间小学校之后，村里的民智渐渐开通起来。械斗的惨剧不消说不会再演，河东和河西的人遇见了，也居然说些"同胞"、"爱国"、"自由"、"平等"诸新名词，彼此客气起来。只剩得杨李两家的人，死死地保守着什么"四知世泽"（杨）"旋马家声"（李）的旧招牌，两不相让，直到今日还不通庆吊。

村里的生活程度，和村民的知识成正比例发展起来。有几位先觉者，晓得这村里的生产，终久不够一村的消费，所以他们就冒险先登，跑到南洋爪哇群岛一带去，把带去的银子，换了几百倍的金块回来。引起了 村中一班少年的注意，都争先恐后，渡过南支那海，到澳洲和亚细亚洲交界地方去筚露褴褛，做英吉利和荷兰国殖民地的开辟功臣。我的哥哥和韦鹤鸣的爹爹，都是他们（功臣）里头的一个。我哥哥是在锡坑里做工。鹤鸣的爹爹是替一班做生意的人教小孩子。但我哥哥每月的工钱要比鹤鸣爹爹的薪水多。我从那时候，就明白读书是读不出钱来的。

村里的男子尚没有受完全的教育。女子方面更不消说了。幸得她们双足天然，不加束缚，都可以从事劳动，对男子能够经济的独立，自耕而食，自织面衣；莳获期之外，还要联群结队，攀

登几百密达的高山,砍柴回来,挑到方场里去卖,月中换得三五吊钱回来,帮家里的油盐杂费。

十一

回想起来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或者要说是悲剧的一幕。——若一定要叫我照历史的笔法,数字的明白说出来,我只得说是前清光绪三十几年,或者也可以说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几年。我那年只六岁。鹤鸣他比我大一岁,同在村里一间蒙塾里念"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我记得鹤鸣《三字经》表皮上面,单印《启蒙三字经》五个木版大黑字,是他妈妈花了两分钱——在那时候要说是二十个,中心有方孔儿的,周围铸印有"道光通宝道光通宝"的小铜钱——买的。我用的《三字经》,比鹤鸣的要好看些。因为照价钱论,我的书比鹤鸣的贵三分钱。我的《三字经》表皮上面,有两个戴顶儿,穿袍套的人儿,和"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几个字。书本里面每页上小半段,也印有"大舜耕田""杨香打虎"的有趣画儿。鹤鸣看见我的书比他的好看,差不多要气哭了。放了学回去,扯着他妈的衣角,哭骂她不买好看的书给他。她正坐在灶炉边生火,听见她的爱儿哭着骂她,不觉背过脸去,落了几点泪,不给她的儿子看见,只说得一句:

"你为什么不叫你爸爸回来!"

她哄她的儿子止住了哭之后,她暗想她这很可爱的,平日很听从母亲话的小鹤鸣,怎么忽然会有这种态度。她想到这点,她对那个蒙塾的信仰心即时消灭了。因为她的天真烂漫的儿子,一进那间蒙塾,就把天真凿破了。不知世间有穷困的小鹤鸣,也在此时知道了。生在这狂潮激浪的世界里,要和人争饭吃的思想,也在这时候跑进他的小脑里去了。

鹤鸣受了我那本《三字经》的刺激之后,他才晓得他每天和

他妈妈要烧山芋送稀饭,是不可给外人知道的一种不好意思的生活。自后他常伸他的小手去摸摸米柜底,看还有米没有。有时他正在啜稀饭和咬山芋,我去望他,他马上要脸红,不和我说话,因为他晓得我是一天三顿都吃白饭。

他有时跑到我家里来望我,我妈妈拿出饼果来劝他吃,他拚命地抵抗,不愿吃。再强逼他吃时,他就含蓄一泡眼泪,飞跑地回去了。

衣服鞋袜,我穿新的,他穿旧的。念的书,写字的纸,我用好的,他用坏的。我吃干饭,他吃稀饭。我吃鱼肉,他吃薯芋。有了这种种比较,在蒙塾里鹤鸣渐不和我要好了。放了学之后,就和几个像他一样贫困的学童,到牧场上去,和几个生黄头发的牧童,捉迷藏戏。我气不过,哭着质问他再不和我要的理由,他很老实的告诉了我。我便逼着他要他到我家里去吃白饭,我情愿到他家里去,伴他的妈妈吃稀饭和山芋。他又摇头不答应。但我哭了之后,他就笑了。

到了那年冬天,我们在蒙塾里念完《三字经》,要换新书“学而第一”时,鹤鸣的妈妈再不会替她的儿子买新书了。不独不会替她的儿子买新书,也再不会熬稀饭,烧山芋,待她的儿子放了学回来一同了不同吃,她看着她的儿子吃饱了,跑出去顽之后,她自己才吃。

十二

鹤鸣的妈妈死时,他的爸爸到暹罗国去,还没有满一年。因为天厂——天厂是鹤鸣的爸爸的别字,因为他爹常说,人生在世,甘苦无常,不知是天厚还是天厄,所以取字天厂,但由我看来,天厂一生,天厄他的时候多,天厚他的时候少——和他的东家,订了三年的关约,虽然听见爱妻长逝,独子无依,也不能马上

回家，只写了一封信回来，把鹤鸣托给他族中一位堂兄。他每月由暹罗国寄些钱回来，充鹤鸣的养育费。

“先生！早些儿放我回去好么？铁伯伯叫我今天早点回去替他看牛。”鹤鸣含着一泡眼泪，低着头站在蒙师的藤几旁边。先生不应，隐几而卧，在那边拚命吸他手里的，长二尺多的竹黄烟筒，过了瘾之后，由鼻孔里“哼”了一个字，鹤鸣就得了先回去的优先权。先生方面早接到了鹤鸣伯父的通告，嗣后鹤鸣每天比其他学徒早两个点钟回去，转为一班爱淘气的顽童羡妒之的。

受天厂重托的堂兄名叫铁友，村人就叫他做铁牛，他和杨举人老爷很有交情，时同出入公门，是吓诈乡愚的一对双璧。杨老爷的别字叫通甫，村人也替他取了一个绰名，叫“铜虎”。村人遇见他两位，都是敬鬼神一样的远远地走开。天厂不是愿意把爱儿委托他，天厂是受了当时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有很大势力的族制的支配，不敢不得铁牛的许可，把鹤鸣托给他人。因为铁牛是韦族的主宰，韦族的君王！

铁牛不单贪天厂每月几块洋钱的寄款，他以养育鹤鸣为名，占住了鹤鸣的房屋，他常对亲戚朋友大言不惭地说，他受了天厂的重托。他又说鹤鸣的教养责任，全在他肩膀上。他又说，他要养成鹤鸣做一个能独立有志气的男子。但由我的眼光观察，鹤鸣在铁牛家里两三年，不见得受了什么特别教育，只替他看了两三年牛。

七八岁的鹤鸣到铁牛家里不满一星期，暗流的眼泪，比他妈妈死时哭的眼泪，要多几倍了。铁牛也有两个儿子同在一间蒙塾念书，鹤鸣的妈在时，鹤鸣和他们吵过了几回，到了今日，鹤鸣只低着头，眼眶里含着几颗豆粒大的金刚石，任他们的拳脚交下，再不敢吵一句！

鹤鸣在他的伯父家里，最不惯的，最悲痛的，就是一晚上在被窝里滚乱了的黄头发，早上起来，再没有人替他梳理，一天在

野外吹了一面的灰尘，涂了双脚的泥土，傍晚回来，也没有人替他洗干净。到了黄昏时候，他一个人站在空旷的牧场上，一手牵着牛，一手叉在腰间，偏着头，倾听什么似的。过了一会，他才觉悟，他从前听惯了的“鹤儿！怪晚了，还不回来做什么？快回来洗干净了脸脚，好吃饭！”几句慈和的声音，永久不会再吹到他的耳朵里来！他的热泪，像新开的温泉，滚滚地由眼眶里奔流出来，经过他双颊，流到他的口角唇边。有点没有给风吹干的泪珠儿，还悬在口角边，不时作痒。他无意识地用舌头去舐了那颗珠泪。他此时才感觉到眼泪是含有盐分的。

鹤鸣的外祖父母，是很疼他们的小外孙儿。他们的家离我们的村里有三十多里，铁牛的女人又不许鹤鸣到他外祖母家里去，他的外祖母也不能天天来看他。我只记得有一天，鹤鸣的外祖母老远的由她村里跑到我们村里来，在牧场上紧紧地把鹤鸣抱着：

“孩子！你怎的瘦得这样厉害？孩子没福，守不牢你的妈！她也忍心把你丢下！”

十三

牧场的青草渐渐变了黄色，溪里的水面也渐渐低下去了，太阳的光线也渐渐减了强度，发射出一种黄色寒光，吹来的风也渐渐冷了。散在牧场上的黄叶，随着这阵冷风，在空中翩翩地跳舞。几株只有枝，没有叶的枯树，投影在牧场上，比原树长加数倍。几头黄牛也觉得风寒，“呣唏唏”地催他们的主人快送它们回栏去。牧童三三五五却忘了他们的责任，在一家坟塘里捉迷藏戏。

再过一刻，和鹤鸣同一个牧场看守黄牛的牧童们都散了，在田里做工的人也收了工，回家吃他们的晚饭去了。只有鹤鸣，他

看守着一匹黄牛,和对面K山脚下割芦草的刘四妹,因为太阳还没下山,不敢回去。鹤鸣认识刘四妹,也就在这时候。

鹤鸣每天在蒙塾里念完了“周而不比比而不周”,放学回来,就牵匹黄牛到牧场上去,度他下半天的看牛生活。如果太阳还没下山,他牵了牛回去,他的伯母——铁牛的妇人就高声地骂,骂到铁牛听见,提着鞭子出来,说他不听长辈教训,只管偷懒,应当赏赐皮鞭三十。刘四妹也和他一样的命苦。

刘四妹的祖先和鹤鸣的祖先在千多年前,是嫡亲兄弟。文天祥在燕京土牢里作《正气歌》的时候,他们也给元兵追逼到这山里来。鹤鸣真要和四妹叙亲族关系,那么非追索到二三十代以前的祖宗不可。四妹既和鹤鸣是韦族的支流,何以又一个姓韦一个姓刘呢?

四妹才三岁那年,她的父母染鼠疫死了。她的亲族——她的嫡亲叔伯,说她是个女孩儿,没有资格承继她父亲的姓——他们不爽爽快快地说,四妹没有资格承继她父母的遗产——照这村里盛行的买婚习惯,逼四妹到她舅母家里,和她一个生下来才满三个月的表弟结了婚。从那年起她就跟了她的婴儿丈夫姓刘了。村人叫她做刘四妹以来,快要满六年了。

四妹到六七岁,就有能力负担家计一部分的责任了。她天天到K山脚下割芦草,和在松林里收拾枯落的松叶,担回去做一种家庭用的燃料。回去时若太阳还没下山,她赋有阴郁性的婆婆,便要说今天割的芦草太少,像铁牛鞭鹤鸣一样的鞭四妹。

太阳下山之后,一个牵着牛,一个担着芦草,在一条很狭的田间畦道上遇着。前天下了雨,畦道泥泞,不容易走。鹤鸣穿的木屐,怕踏在泥里,拖不起来,只在畦道上拣干的部分踏着,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四妹担着芦草和松叶,赤足跳进水田里站着,让鹤鸣过去。

“多谢你,四妹儿!你也回去么?”

“是的。好烂的路!”四妹从水田里,再跳上畦道,她的双脚像穿了一对小皂靴。

鹤鸣以前,不是不认得四妹,不过在鹤鸣脑里,四妹还没有深刻的印象,从那天起,四妹的面影,在鹤鸣胸中一天一天的浓厚。他在蒙塾里,念《八佾》第三时,有四妹的面影在他眼前闪动,念《里仁》第四时,也有四妹的面影在他眼前闪动。在牧场上,从前觉得不容易下山的太阳,近来觉得她(太阳)下山下得太快了。鹤鸣思念四妹的原因,不是他性的早熟,也不是他解恋爱,他是给四妹的“你和我是这村里最可怜的两个”一句感动了。他觉得这么大的村里,只有四妹一个人能够安慰他。

四妹和鹤鸣一样,天天要把脸儿去承接太阳的光线,所以她的脸色微微带黑,但她和熟苹果一样的双颊依然存在。她笑的时候,才发现出一种可爱的天然美。

十四

牧场正西,有一口池塘。沿池塘左边的草路过去,有一条两道竹篱夹着的小道,道路中心铺的方石是花岗岩。左竹篱内,全是径心三四寸大的竹林。右竹篱内,有梧桐,也有带花果树,有龙眼果树,也有几株古董梅,有踯躅,也有雁来红,有脱衣换锦花,也有桂树。其中有有花的,有没有花的,过了这篱间小道,向左转弯是一条大路。路的两旁,都是农家。行尽了这条大路,是一个旷场。到了这旷场上,回去望得见在旷场东北方的牧场和池塘。农家的贮草房,都建在这旷场上。

有一天太阳在下山,忽然由西方吹来的寒风,带了一阵骤雨来我们村里,鹤鸣和我两个拚命拉了鹤鸣看的那头牛,走田间近道,奔进最近的一间草房里。恰好四妹也挑了她的芦草和松叶进来。四妹睁着一双眼睛望我们,没有一点羞涩的态度,但不说

话，我们急要把牛拉进草房里去，所以先开口问她：

“这是你家的贮草房么？”

“是的……”

“我们可以把牛拉进里面去？”

“有什么不可以！”

这是我初次和四妹交谈，也是我初次帮助鹤鸣——用尽生平之力帮他拉百多两百斤重的黄牛儿。

以后我听鹤鸣告诉我，他还几次背着我，有时在物场旁边的坟塘里，有时在竹篱边的桐树下，有时在K山侧的小溪堤上，有时还是在那满积枯草的草房中，和四妹说笑过几回，也同哭过几次。他们初会见的时候是“韦少爷”——鹤鸣虽然是个牧童，身世可怜，但还有比他更可怜的女儿叫他做少爷，因为鹤鸣的父亲还没有死——和“四妹儿”，后来变成“鸣弟儿”“四姊儿”了。他和她都没有兄弟，也没有姊妹，他们觉得这“弟”和“姊”的名词，很新鲜有趣，很可以安慰他们的寂寞。

他们有时还说许多和中国旧社会的习惯法相抵触的话，他们不懂“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旧礼教，也不知道“亲近血统，不应当结婚”的新学说。

“鸣弟儿！你用功读书，要像杨少爷一样的本事，只不要像他一样的心狠！”

“我怕念书！我看见像人的血涂红了的顶儿，我心里就作恶。我长大了么，我带狗二，李阿发，和他们几个会打拳的，打天下去！天下打平了，朕登宝位，穿黄袍，四姊儿！你封正宫呀！”

鹤鸣近来在他爹旧书橱里，翻出几部弹词，有《玉钏缘》，有《再生缘》，有《天雨花》。他都念完了，所以他常发刘邦赵匡胤的梦——不是梦，他果然是我们村里的君王，精神界的救生，艺术的先驱者，社会的改造者！只有四妹死守“生为刘家人，死是刘家鬼”的古训，失了她做王妃的资格！

近赤道的岭南地方,到六七月间,寒暑表里头的水银,逆流至华氏百度前后。四围以高山为屏障的我们的农村,不能承受一点海风的恩惠,晚上九小时间降的清露和吹的微风,不能打消昼间十五小时间,由太阳辐射过来的郁热。村人解热的清凉饮料,不是人造冰,也不是荷兰水,他们用像黄泥土一样的糖块煮绿豆汤。有专做这种生意的担着沿门叫卖。

蒙塾先生吃过中饭,午睡未醒。先生有一种奇癖,他倒在凉床上,听着学童放开喉咙叫"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像受了催眠术,慢慢地睡下去。他将睡未睡着那瞬间,若听不见学童的书声,他马上睁开眼睛,用力在凉床上一拍,高叫一声"读呀!"在外书厅打盹的学童,如闻霹雳,也马上像教堂里的教徒合唱,伸长颈儿,高声地再唱"子曰诗云"。先生在里头又沉沉地睡下去了。

先生直睡熟了。有几位学徒效法先生,再伏在案上,口角边流出口沫,呼呼地睡。有几位跑出去顽去了。"绿豆水!"叫卖凉水的来了。一班学童,都掏出他们的妈妈给的几个铜钱来进贡这个卖绿豆水的。鹤鸣只站在旁边垂涎的时候多。有一天,鹤鸣也叫卖绿豆水的给他几碗凉绿豆水,卖绿豆水的哪肯相信从来没有花过一个小铜钱的顾客!鹤鸣气不过,从他的又黑又脏的衣袋里,摸了好一会,掏出一个有团龙印的库平七分二厘,要卖绿豆水的替他碎。鹤鸣这种创举,惊动了全塾。

那天晚上,铁牛家里像前清的按察司衙门,把头门封起,拷问鹤鸣的罪案。

"我荷包里的小角子,少了五个!"铁牛的声音,比张翼德在长坂坡的还要来得大。鹤鸣承认他是从犯,并把主犯的名从实供出,更触怒了铁牛夫妇。到后来,他挨鞭子不过,他像代人负罪的羔羊,他像戴棘冠负十字架的基督,他负担了铁牛的儿子所犯的一切罪过!

十五

严冬寒风的凛烈性渐变温和，冬季禾苗早已收获清楚。村里的农民，把有抵抗水旱霜露力的麦苗莳落之后，都回家去安慰他们一年来的辛苦。做生意的也紧紧地把店门闭起，但街道上，并不因他们的休业，便发生寂寞的低气压。来往的人比平时还要挤拥。他们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听见各家店里的欢呼声，和掷在磁碗里朗朗地骰子音。我和鹤鸣携着手，跟着一队舞狮子的，行过这市场时，深碧的天空和沉静的大地中间，有一种和气融融的春光，欢迎我们到这村里做他们的主人翁！

鹤鸣的老屋也和在她(屋)里面住的人一样的面目一新，欢欢喜喜的迎她的第百零几年的新春。平时粘挂着许多煤烟和蜘蛛丝的楹梁，此时扫除得干干净净了。平时堆积了寸多厚泥垢的阶檐，此时也洗刷清楚了。楹联和门联也贴了新的，花灯也挂了新的，只有上堂的一对楹联：

“孝友一家，庶可承忠厚绵延之泽
蒸尝百世，其毋忘艰难缔造之勤”

还是旧的，因为这副楹联是鹤鸣的伯曾祖撰的，鹤鸣的曾祖亲笔写的，他们死了，做子孙的不忍把他扯掉，留做永久的纪念，表示他们的孝心——形式的孝心。中堂阶前一对是：

“瑶阶秀毓宜男草，扣砌芬敷及第花”

正门免不了俗套，还是一对“××世泽”“××家声”。门檐上面挂一个“经魁”匾额——道光年间鹤鸣的伯曾祖中了乡试第三名举人，他是韦族的代表的人物，也是最有声望，最有能力的人物——上面也套上一个很美丽的纸匾，写“春海”两个字。两扇和城门一样粗的门板上，贴上许多“××省××县正堂”“三品卿衔”“××大夫”“××殿殿试”等能够使乡愚摇头吐舌的封条。

侧门的门联是：

“万亩绿云春浩荡，九霄晴旭瑞缤纷”和

“黄米饭香青 菜熟，碧桃花放翠禽来”

等春联。我新年初二那天，到鹤鸣家里贺年。看了许多新春展览品，我只喜欢天厂书斋门口贴的一副门联：

“欲消垒块唯浇酒，不厌扶锄为爱花”

鹤鸣对我说，他家大门板上贴的许多封条是像爆竹桃符一样的作用，和他一点儿没有关系。

匆匆地过了新年，看灯的时节又快到了。鹤鸣的老屋里，供有历代祖先的神主牌，到了元宵佳节，村中姓韦的都到这老屋来共叙天伦乐事—— 一瞬间的天伦乐事，散了会，抹干了嘴唇之后，他们又彼此吵闹，互相幸灾乐祸了——这晚上，鹤鸣的家装灯结彩，变成一个不夜城，不知烧多少爆竹，放多少烟花，要算村里年中第一个大盛会。不满七点钟，门前满挤了一班看烟花——看烟花是假的，看妇女倒是真的——的不良少年。做饮食生意的都来门前开设临时卖店。将要放烟花的时候，密密地把门前空地填满了的人丛，波动不息。我和鹤鸣站在大门口一张矮台上，俯瞰他们的黑色圆颅，像在风里的松林。一道金光叫我望见，我的邻人杨丈二，——他长得高大，村人都叫他丈二——他的头颅在一群圆颅水平面上，东张西望。

“主祭孙就位”至“复位礼成”的三献礼唱完了，接着就开叙天伦乐事宴会。我拿鹤鸣家里来客的资格，参加了他们的盛会。

“那位小孩子是谁呢？”同席一位做过知县的老爷——我不知鹤鸣还有多少堂伯堂叔——缝起眼皮，他的视线，收敛集中起来，透过他的老眼（Presbyopiceyes）用的收敛镜（Con verging lens）投射在我的脸上，我不觉脸红耳热。鹤鸣坐我旁边，我紧紧地握了他的手。

“鸣儿的同学！”天厂冷淡地答他。

“你今年怎么样呢?”知县的视线,变了方向,注意到天厂,“再回暹罗去么?”

“鸣儿年纪大了,要看着他念点儿书。”

“读书么?”知县脸上表现出一种惊异,他知道天厂是无产阶级的一员。村中无产阶级的子弟,没有一个念书成功的。“真的读得下去么? 学做生意,比较容易见利哟! 现在时势变了,不容易读书了,十字街泰兴茶烟店想雇一个学徒,你何不把他送去? 月中也得省斗多米! 你不认识那家的财主么? 那么我可以代你说一声。”

十六

占有村中最上光荣的“知县”哟! 占有村中最高权威的“知县”哟! 能够引起村人羡慕崇拜的美名称哟! 自你们这种美名称发现以来,村民的原始的、平和的梦给你们惊破了! 君临宇宙,赋有最大权能尊严神圣的自然(Nature)赐给我们的自由平等,也给你们破坏了! 大部分的人对小部分的人,要无条件降服的法律,也是利用你们这种美名称造出来的! 你们拿“劳心者治人”的大前提来威吓一班真的朝勤暮苦的人,吮他们的脂膏,饮他们的血汗。我们平和村中的第二辈主人翁,不是给你们残杀了么? 村中的贫富贵贱阶级不是你们作成的么? 有了你们这种美名称的人,不是拱手坐在家里,不干一事,不劳一神,受人供养么? 有了你们这种美名称做招牌的人,他的子弟不是个个都有优先权受第一流的贵族教育么? 有了你们这种美名称的人,不是有特权出入公门颠倒是非么? 有了你们这种美名称的人,不是利用“排难解纷”来鱼肉乡民么? ——说明白些,你这位知县老爷几个儿子都受我们村里最高学府的贵族教育,他们的教育费从何得来呢? 他们的丰衣足食是谁供给的呢? ——有了你们

这种美名称的人便有米,没有你们这种美名称的人便要“省米!”“知县”哟!“知县”哟!好听的,美丽的,高贵的名称哟!你们是村中的专制君主!你们是村中的暴虐帝王!

时代的制限,社会的束缚,和自己的境遇!神经质(Sensitive nerves)的天厂虽然晓得这种不平,但不敢一气呵成的打破它,也想不出什么方法去打破它。他只有勉励鹤鸣。他此时对鹤鸣,真的一瞬间的回顾。他那对含蓄有悲壮美的一种斯巴达(Sparta)民族所赋有的,极端地忍苦辱耐贫困的刚健精神!能够由那里表现出来的——眼睛,给了一个无线电信“鸣儿!我们此刻站在荣辱的分歧点上,只看你现在立志何如,今后的努力何如”给鹤鸣。鹤鸣此时也觉得他爹眼睛里射出一道光明,照引着他,向“进取”那条大道上走。他像所见军营里的司令官站在他身边,呼“向前进”的口令,他登时觉得有一种悲激的精神 ,由心坎直冲到脑里,他的“敌忾”像受了莫大的重压,变成一种液体空气,快要由眼眶里流出来。他又像在来因河畔高唱“守来因河”(Die wachtam Rhein)热诚的德国兵。承受有父系的刚毅的、感动气质(Seotimemta temperament)和母系的沉静的、胆汁气质(Choleric tempetament)的鹤鸣也马上复了一个无线电信:“爹爹!我从今天起立志,战胜‘苦辱’的压逼!从今后努力前进,冲破在我们前面的‘贫困’壕堑!”天厂接到了鹤鸣的复信,他深信鹤鸣有资格做他的儿子,他像安心了。他对这位知县老爷,仍循村里的习惯法,无条件降服,平平和和的。

“鸣儿这么轻的年纪,就叫他自己去图饭吃,不单靠不住,做父母的也过意不去,不要特别读什么书,普通信札也得学习一过。”

“会走路的人!穿草鞋也是一样跑,穿屐也是一样跑。”我们同席还有一位酒翁——听说也是鹤鸣的一位堂伯父,渔业度日,他不喜欢念“诗书易礼春秋”,他只喜欢念《水浒》和《三国》,他每

天撒网回来,洗干净了手脚,吃了几盅黄酒,带上一对铁框眼镜,趁着太阳没下山,还有点阳光,坐在门前,拿本小说来念。念到李逵骂宋江的地方,自己一个哈哈大笑的酒翁——替鹤鸣抱不平:"谁说没有钱的人便不能念书!囊萤映雪,负薪挂角,只看各人立志如何罢了!古来的名臣将相,多少是穷苦出身的!"

乡党尚齿,酒翁的年纪比知县大,况且又是叙天伦乐事的席上,知县是读书知礼的,他是带礼教假面具的伪善者,他不再说话。他看见清蒸全鸭的一品佳肴端出来了,忙摸他那对筷子。

十七

天厂去年十月间,早由暹罗国回来了。他在暹罗住了三年,订约满了期限之后,再不能耘人之田了。岭南地方,早下了霜,他和南征之雁背道而驰,跑回来这荒凉村里,青山依旧,人面已非,不消说生许多感触。只有一件事能够叫他开怀抱的,就是鹤鸣不单身体和他离家的时候一样的顽健,且也居然长成起来了。鹤鸣是他的亡妻的遗照,"她竟为这个儿子死了"的感怀,时时能叫他下泪。

朝晨起来,鹤鸣要行一种家庭的训练——洒扫应对的训练,这时候,天厂是鹤鸣的严父,但不致令鹤鸣生畏惧之心。晚上就寝的时候,鹤鸣也得一种的抚爱,此时候,天厂是鹤鸣的慈母,但也不致使鹤鸣生娇纵之态。上学的时候,鹤鸣要习一定的课程,此时天厂是鹤鸣的良师,鹤鸣再不会厌忌读书了。放学之后,鹤鸣跟着天厂在牧场田陌间散步,这时候天厂是鹤鸣的畏友,鹤鸣再不作无谓的荒嬉了。鹤鸣的气质和思想得了他的父亲——万能的父亲的教育和感化,象寒暑交替时的气候,渐渐地变化起来。

我过了新春,也跟鹤鸣在他的家塾里念书了。——由蒙塾

的古先生一方面看起来,或者要说天厂是有意和他争舌耕的生意——我和鹤鸣之外,村里还有许多学童转学过来。韦族的子弟十之八九,都是受过天厂的教育的。

天厂没有进过师范学校,也没有研究过儿童心理学,我觉得他的循循善诱教导儿童的教授法,纯然是他的天才。他的不幸,是生在中国,他更不幸,是生在这荒凉村里!他如果生在教育机关完备,文明发达的国家,我深信他能够发挥他的天才,做世界第一流的教育大家。

天厂由暹罗回来,不单担负鹤鸣的教养责任,他哥哥的韦族的教养全责任,也归他负担了。他有一位嫡亲兄弟年轻的时候,就离开这世态炎凉的村落,到邻县去图糊口。年久之后,就在那边安居起来,开了一间小店做油米生意。不幸去年他这位哥哥死了——因为吃酒过度,发急热症死了——生意也亏了本,他的寡嫂,忙把生意收盘,带了三个没有父亲的小孩子回来。

有良好政府,有良好社会,有良好教育制度,一般的国民教育,也要做父兄的一一自己经手么?这是我们村里人民的不幸,也是我中国人的不幸——我们比别村的人还要不幸,因为支配我们地方的政府,像循周期律似的,经过一定年数,就要推翎倒常的变动一回。所以他们办事的人,也像住旅馆似的,匆匆地跑来,匆匆地跑去,没有一定的方针。他们说前政府是不良政府,所行的都是虐政,所以要摧倒他。但他们接手之后,再分不出前政府所行的哪一种是善政,哪一种是虐政,总之要剥民脂吮民血的时候,就是前时自己攻击前政府不应行的虐的,也“前据……照准此令”一纸空(公)文的承袭下去。——说天厂为子侄的教育,牺牲了他自己应做的事业,可以;说天厂的一生事业,就是教育子侄,也可以。

天厂晓得政府靠不住,社会靠不住,国家的法度也靠不住。他受了政府的虐待,社会的虐待,和国家法度的束缚,所以他不

愿再看他的儿子和学童,蹈了他的覆辙。他觉得他的最重大,最神圣的任务,是要拿一种超乎政府,超乎国家,超乎这樊笼的社会之上的教育方法,去训练他儿子和学生。

十八

天厂的教育方法有些像那受了英政府不平的待遇,拿独立思想激励十三州人民的华盛顿;也有些像那受了拿破仑的马蹄蹂躏,拿铁血主义训练日耳曼氏族的韦廉一世。他的教育主旨是"忍辱负重",他的教科书多半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节,他用的标本是村里穷民生活和乡绅生活的比较。他有时说给小孩子听的趣谈,也不能脱离一种感伤的,有刺激性的,受困穷的压逼的哀话。

日本有一位军国主义鼓吹者说得好,他说,要世界各国弭兵,各国先要练兵(中国的兵多不算练兵,实是养贼),想世界各国缩小兵备,各国先要扩张兵备。兵固然是凶器,但不练出来,不扩张起来,世界上只有一部分人——没有使凶器能力,只受凶器压逼的一部分人——知道兵是凶器,他们受压逼虐待不过,力竭声嘶的,在那边叫人道主义,世界大同主义,但有能力使用凶器的人,只坐在旁边笑,当做没听见。所以我们要使这班有能力使用凶器的人也知道兵是凶器,除非我们也练点儿凶器,叫他们尝尝滋味。天厂本来不喜欢不羡慕举人廪生的美名称,但他看见有一班人拿这些美名称来做凶器。他望他们能够悔悟不应当利用这些美中称去害人,所以天厂还是抱"以毒攻毒"的主义,希望鹤鸣能够早日把这种凶器抢到手。

戊戌年光绪皇帝下了一道谕旨,八股除了,改了策论,诗赋废了,改了经义。天厂也随着天下大势,不再叫鹤鸣和学童们读《明文小题》和《唐诗三百首》。把他平日苦心独习的《郡国利病

书》《瀛环志略》《数理精蕴》拿出来教鹤鸣和一班学生。

我此刻记不清楚了,我由古先生蒙塾出来的时候,像念完了《滕文公章句上》,又像念完了《公孙丑章句下》。《告子》《尽心》则的的确确还没有念过。若按“诗书易礼春秋”读书的顺序,我们不知要到那一年才念得到《左传》。但我们转学到韦氏家塾后,天厂不单不叫我们念“兴也赋也”的《诗经》,“诘屈聱牙”的《书经》,画八卦图的《易经》和讲古礼式的《礼记》,连在古先生处没有念完的几篇《孟子》也不再叫我们念了。天厂先叫我们念熟了一部小说《东周列国》之后,就叫我们念《左传》,吓得几位死守经典的顽固先生赶快叫他们的儿子回去。

古先生隔天要讲解《四书》几章——不算讲解,他只把朱注念完之后,又把书页上段的批注“此章书盖夫子……”念一过,这“此章书盖夫子……”的调子,我们隔一天要听古先生念二三次,早听熟了。有一天古先生念完了一章《四书》的原文,待要念批注,鹤鸣恰站在先生旁边(一张四方八仙台,先生坐在台的正面一张椅子上,学童们围着这张台站着,听先生讲演孔孟的圣经),先生书里的批注他看得比先生还要明白,抢快把“此章书盖夫子……”替先生念了,气得先生拿起三根指头宽的硬竹板在鹤鸣头上连敲了三下—天厂也把这种讲演废掉,只摘讲像《伊索寓言》的《蚌和鹬》《土偶和桃梗》几篇和《战国策》。古先生喜欢读《东莱博议》,年纪大些的学生,不管他们读过《左传》没有,每天特别讲释《东莱博议》一题。天厂认为不适当,也把《东莱博议》废掉,只摘讲几题韩柳欧苏的实写文章。

天厂有数学的天才,中国古来所有的不完全的数学书,他通看过。那时候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几本粗浅教科书也还没有,天厂只有一部教会出版的笔算数学,所以天厂教学生习珠算之外,再加一科笔算。

古先生的学制,天厂没有把他改革,仍然循用的是“一七三

九五”的课日。每月的初一,初七,十三,十九和二十五天,叫做课日,出题叫学生们练习作文。但天厂不像古先生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题目,叫学生做空论,他的题目,专叫我们实地的描写 。我还记得有一天天厂讲解一篇滑稽散文《毛颖传》之后,便出了一个题目“冬心先生传”,叫我们歌颂“墨”的功德。还有一次,不知为什么缘故,鹤鸣和几位堂兄弟在门前拌嘴,快要打架,天厂听见了,忙跑出来,拉鹤鸣回到书房里去,出一个“好勇斗狠以危父母”的题目,笑着叫鹤鸣快做,限吃晚饭以前交卷。

十九

一群戴白帽子,拿敲狗棍的先生们来我们村里后三年,我国古来选举人才的唯一方法,科考制度取消了。懂洋务的人才缺乏之声,也喧传到这寂寞的村落中来了。有了这种种变动,英国宣教师——每星期日,在屋顶上有一个方底锥体小尖塔的教堂里,专叫学生们读圣徒保罗致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第十七至二十一节的宣教师,说教的时候,说得很好听,拿“只是我教诉你们,不要和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颊,连左颊也转过来给他”去反对孔夫子的“以直报怨”的宣教师! 由 S 市(S 市在我们村里这条小河的下流,离我们住的地方约有百多里,是输入新文化新知识到我们村中来的门户。若把我们这县当做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这 S 市算是我们的善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我们这小村落要算是罗山者而斯市(Los AngelS),我们这小村落比罗山者而斯市,所受自然恩惠,还要丰富,不要农地改造(Rec lamation),也不要品种改良,是天然的农业地,所以也象罗山者而斯市,居民多于善弗朗西斯科;我们村中的人数,较之 S 市,约多百分之二十)回我们村里的途中,遇了劫盗——为饥寒所逼的劫盗——的宣教师! 拚命和劫盗格斗的宣教师! 把劫盗打伤了

之后,还借外交的威力,叫县官严重处罚劫盗的宣教师!——办的小学校也就扩张起来了,学生的数出陡然增加起来了。鹤鸣有一位族兄名叫鹤昭的,想由办洋务出身,两年前就进了这间教会附设的小学校,跟一班宣教师们,开天辟地的最先习蟹行文字。后来又从英国新来了一位宣教师(村人从音译叫他做乔牧师),要请一位教师教他习中国话。鹤昭在老牧师处推荐了天厂,又跑回来家塾里劝天厂。所以鹤鸣后来常对人说,他决不会忘记鹤昭的好意,因为他得有习外国文的门径,算是鹤昭做了他的引导者。

我和鹤鸣同学了几年,我们俩中间,不知从什么时候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恋爱,我不能一天离开他,他也不能一天不见我,他是形我是影了。我爹不喜欢耶稣教,不愿我进教会办的学校。他要我投考县立高等小学校,因为在那间学校毕业之后,不奖廪生,也奖增庠。但我总不愿离开鹤鸣,我像哭秦廷的申包胥,整整地哭了半天。天厂也来劝我爹说:"读书和信教是两件事,你看信教的子弟不见得都在教会办的学校读书,在教会办的学校读书的不见得个个是信徒。"我的志愿贯彻了,我爹答应我进教会办的学校了。

进教会附设的小学校,手续很简单,不要报考填册,也不要入学试验,只由鹤昭带领着我和鹤鸣和他的几位族兄弟,到乔牧师家里去——他们拿在澳洲和南非洲用的殖民政策,应用到我们村里来。他们买了几块靠山面河的官荒,建了几座洋房子,居住起来。很可怪的,就是外国人在中国收买的地面,都有强度的膨胀率(Coefficient of Expansion),渐渐地面积扩大起来——乔牧师也只叫鹤昭将我们的名字,抄在他的日记里,他自己照名字的发音,用罗马字,注记在各人名字下面。

鹤鸣有两个平日很爱淘气的堂兄弟,乘鹤昭和乔教士说话的时候,偷偷的跑出会客室,到晒楼上顽去了(乔教士的会客室

在楼上),等了一会,他们在外旁喧闹起来。乔牧师不很会说中国话,常把英国话直泽出来和中国人交谈,他此刻听见他们喧闹,他忙对鹤昭说:

"你出去叫他们,不应当在那边做大响。"

我和鹤鸣彼此望了一望,忙咬着口唇低下头去。鹤鸣听惯了西洋人的中国话,我看他听了乔教士的话,没有什么变态。

二十

我们在乔教士家中坐下一会,待要告辞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外边敲会客室的门。

"Come in"(进来罢。)

门开了,一位年约五十余岁,口边生有几根灰白色的鼠子须的老绅士,走了进来。他一手拿一个圆顶(Dome)广幅的黑色毡帽子,一手按在胸上,偏着快要光顶的头,向乔教士行和水平作七十多度的鞠躬礼。乔教士只点一点头站起来,把手里的铅笔插在耳根上,拿张摇椅叫他坐。他且不坐,又半面向右转地望着鹤照和我们也深深地点一个头。

"韦君!你好么?"他认不得ABC,偏要吊起腔儿,学讲西洋人直译的中国话,见得他是教会里的牧师。

宗教是维持人类的规则生活的一种人类社会的设备,先有了人类生活,然后有宗教。换言之是我们要求宗教,宗教不能要求我们。做神的仆人可以,做教会的奴隶就错了。一班曲解宗教,吃新旧约不消化的耶稣教信徒,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都做了教会的奴隶——做一班宣牧师和牧师的奴隶——象一班无意识的爱国者,还没尽国民的义务,倒先做了政府的奴隶!

这位牧师姓申名国士,靠着宗教吃饭十余年了。吃教会的饭愈久,他的灵魂愈麻木不仁,他忍心做宣教士的爪牙,帮助他

组织一个残酷无人道的教会政府。说明白些,申牧师是宣教师的"聚敛之臣"。一班信徒,初进教会的时候,抱着一个绝大的希望,想在教会里求一种快乐的,纯洁的精神生活,岂料进教会之后,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初进教会时候的希望大相违反,他们觉得他们的宗教生活比非信徒的寻常生活,更加烦闷。他们因为额上挂了"教徒"两个字的招牌,不知减却了多少自由,摧折了多少天性。一句话,虚伪的教徒的生活——不论耶稣佛教,凡是宗教的奴隶生活,都是人工的,伪造的,不自然的!

我写到这里,我想到天厂写给鹤鸣的论耶稣教的一封信了。鹤鸣初到日本留学没有多久,听了一位日本博士,对中国人为挑唆的演讲。这位博士说,白人是利用耶稣教在中国培殖势力!并且拿美人拒华工和鸦片战役去证明白人不是真的信奉耶稣教,叫中国人要早些觉悟去排斥白人伸入东亚的势力。鹤鸣是一个血气未定的青年,觉得这位博士说的有点儿道理,未免偏信的写了一封信到家里,向天厂评论博士的讲演。天厂复了一封论耶稣教的信给他。天厂信里谓鹤鸣"论耶教事,未免所信有偏"。他信里又说"人非尽圣贤,不能无宗仰"。他信里又说"中国十余年来,生齿日繁,而无国教,佛教从而乘之"。天厂本不喜欢消极的佛教,所以他信里又说"所幸者佛教难盛行,国家未蒙其显害"。但他也不把佛教的好处一概抹杀,所以他信里又说"一般愚夫愚妇,反借此以维持其心性"。他信里又说"今者佛教之流弊滋甚,不克自振,而耶教之来,正所以代佛教也,若梗阻之,则神权既破,桀黠者将无所不为,作恶不知所止矣。"天厂又论信仰之必要,所以他信里又说"中人之性,必有宗仰,不信多神,必信独神,也此人彼,自然之道。"他信里又说"余之所以不奉耶教者,以中国自有信守之正义在也。作事能准此正义而行,吾人之事尽矣。"他信里又说"耶教所持最重要之说,即灵魂得救之说也。夫灵魂之有无与得救与否,原非圣哲所道。借曰有之,则

余自忖余之行为未必便能邀得救(彼日言得救者,所谓无知妄想耳)。设余之行为有可邀得救者,岂以未受洗礼之故,耶稣便不吾救耶?‘施爱及敌’一语之谓何?”

天厂又论一班传道牧师之无识,曲言宗教。他信里说“彼传道者所演讲之言,多鄙俚矛盾,无识可笑。岂以论天国一事,便识见高于我耶?”天厂对西洋宣教师,也有品评,他信里说“至于宣教师之言,未必非宗其老牧师之说,墨守古书,敷衍误会,以比喻为实事,以说理为质言,辗转相仍,一误再误。”

二十一

天厂在他的信里又表明他赞成耶教,他说“余之爱耶教者,爱其教,非爱其人,爱其立会之宗旨,非爱其教友之行为。以其教非尽不善,借挽末俗,聊胜于无!”天厂又批驳日本博士之挑唆的言论,说“利用耶教说,乃日本人过激之言。白人能利用之,黄人顾不能利用之耶? 又安知此日本博士非借反对以利用元耶? 白人何智,黄人何愚? 岂无耶稣教,白人势力便能不伸入东亚耶?”天厂最后还论“平等之说”,替口头上说平等,事实上做不到的白人原谅,他信里说“平等之说系学理上名词,岂可便认为人人真实做得到之事! 犹之理学家言所言:‘圣贤亦是人做的’同意。然试问古今来公认为圣贤者有几何人哉! 拒华工事,彼亦有不得已者,且亦尽非耶教徒所为也。”

天厂信里说的话很不错。宗教是必要的,不过给一班蠢笨牧师加了错误解释的宗教就不好了。一句话,对耶稣教的大宝典新旧约,要充分有自信的了解,才有做耶稣教徒的资格。宣教师和牧师的说教,不是全然可靠的。十个牧师里头有九个是利用宗教,来鱼肉教徒。牧师说的教,你们若一句一句的盲从,那么你们就不算真正的耶稣教信徒,你们只好算是宣教师和牧师

——组织教会政府人物的奴隶!

教会的大权,不消说是全操申牧师之手。野心满满的申牧师,更想把这间小学校也拿到他的势力范围内去,常跑过来作威作福地威吓学生,干涉教员。小学校循教会的规则,每天七点半到八点钟,要做半点钟礼拜,代一般学校的修身讲话,这半点钟的讲话,自然是申牧师担任。

教会学校的礼拜和一般学校的修身训话,其原意,是以一种精神的修养教训学生。申牧师的人格既不能叫人景仰,他的学问也不能叫人佩服,所以学生们都不情愿听,一个个远远地坐在后面申牧师站在坛上望不见的席位,偷温习他们的英文和做算术问题的演草。申牧师后来知道他的讲演,变成商业繁盛,商船辐辏港湾内的汽笛,人人听惯了,再不理会;他便改了从前的教授法,他象担任历史科的教员,从《马太福音》起一直讲到《使徒行传》,叫学生们暗记,一礼拜要考试一回,酌定点数。讲完了《新约》,再讲《旧约》。

有一次,申牧师的试题是:“能够进天国的是怎么样的人,不能进天国的是怎么样的人?”鹤鸣有一个爱淘气的堂兄弟名叫鹤山的,他根申牧师象根一匹蚊蚋——他午睡的时候,从蚊帐外飞进来,在他耳朵旁呜呜地叫的那匹蚊蚋,他的答案是:“能够进天国的是我和看门的老林三伯,不能进天国的是 W 老宣教士和申先生。因为我是小孩子,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最荣宠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林三伯像耶稣所称赞的贫穷寡妇(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后段),也应当进天国。因为去年由 S 市来了一个很贫苦,很可怜的信徒,没有地方歇息。W 老教士说,他能够代这个信徒想法子,他叫他到林三伯的一张小床上去歇息。林三伯星夜起五六多里路,跑回家里去睡,把床让给这位信徒,明天一早又快快跑回来守门。W 老教士家里楼下,不用的空房子多得很呢,铺地的毡子也比林三伯睡床上的被褥还要值钱,W 老教士

养的狗儿和猫儿和兔儿就在这房子里歇息。W老教士嫌这信徒穿的衣服肮脏,总不留他和狗儿猫儿兔儿同睡。W老教士所喜欢的猫儿每天吃牛乳和鸡蛋,但他不情愿施舍几碗饭给这可怜的教徒吃,他只叫学校的厨房一天给他几碗粥。你想W老教士不是披着羊皮的残暴豺狼么?他不单进天国之门比骆驼穿过针眼难(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他是应当下地狱受罪的。申先生!你也不是能进天国的人,因为你一面事奉上帝,一面又事奉玛门(玛门如我国所谓财神,马太第六章第二十四节)。"这本卷子,竟把申先生的脸都气黄了。胡子也气得竖起来了。他给了鹤山一个鹅蛋做点数,鹤山只吃吃地笑。

二十三

申牧师的"单洗净杯盘外面"的伪善,不单骗了教会里许多信徒,他的亲生女儿也给他骗了——给他杀了。

我们村中的小河下流两百多里,和岭南有名的韩江汇合,河面增大,滚滚南流,穿过几多重山叠嶂,峦崖峡谷,经过数千年前韩退之祭鳄鱼的地方奔流注入南海。河海接合境,由上流运搬来的沙土,堆积成的三角洲(Delta)无数。河口的W市也是一个三角洲。这W市要算我们岭南人出入的门户。英国教会在这方面的传道总会就在这W市。附属总会的有中学校,小学校,女医学校,慈善病院,天道学校——专门制造牧师的学校——申牧师就是这天道学校的毕业生。(毕业之后,不能马上做牧师,要义务的当布教生数年。)

总会附设的病院在W岛南端面海的地方,远隔市场,故极僻静,三楼建筑,眺望亦佳。至空气之新鲜,风景之佳趣,自然不消说了。且冬有暖流,不觉寒冷,夏有海风,不知炎暑。病院的必要条件,要算完全具备了。主任医生有三四位红毛鬼,虽然不

算是第一流的大家,但比没有责任心的中国固有的草药先生就好得多了。

申牧师还在当传道生时,他有个女儿名叫璋儿的也在这病院里当看护妇。跟一位西洋女医生习医。她不是很美丽的女孩子,但她身材窈窕,喜欢修饰,她打扮起来,在街路上走过的时候,往往能够引起一般血气未定,没有性交的经验,一见异性,像苍蝇就腥的中学生们回过头来,不转睛的目逆而送。她的虚荣心很重,不单是她时时自画空中楼阁,连她的父亲——不事奉两个主的父亲——也有意把她当一株摇钱树。他要她由现在每月七元的薪金里头扣出二元去答报亲恩。她起初有点儿不情愿,她爹爹申牧师就拿摩西十诫中的第五条去威吓她。

早熟的璋儿快到二十岁了,交结了许多男友,看护了许多病客,还没有觅到一个意中人!

运命作弄人,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的!

地方官府大爷——有"赏戴蓝翎","署理××府正堂"等衔头的府大爷的公子,开锣唱道地进了这个慈善病院。申牧师忙运动院长,派了他的璋儿去看护这位公子。

这位马公子(府大爷姓马,他的儿子也姓马,)要算我们中国女子所热望的理想的人物,因为他具有中国女人对男子所要求,所喜欢的几个条件,第一是富贵双全,第二是多愁多病,第三是面如冠玉,唇若涂朱,第四是会吃几盅酒,吟哦几句歪诗,第五是会甜蜜蜜地说许多怜卿怜我的情话,第六是能够忍耐着听凭女人打骂,绝不回手也不开口。

我把申小姐和马公子的情话插记在这里,占了我《冲积期化石》一部分,并不是想效颦旧小说家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意思,也不是想替申牧师申小姐马公子作传,使他们能够名留千古,我的意思是觉得新旧约圣经的权威,对申牧师申小姐和马公子,要算黔驴技穷,除了我这篇《冲积期化石》外,觅不到能够接

受新旧约后任的作品!

W市三角洲像延展的不规则的五角形,正西和西南两岸都是松林,松林里有或断或续的几个村落,都是渔家。正南面大海的海岸,建筑无数危楼高耸的西洋房屋,有礼拜堂,有学校,有病院,有公园,有西洋富豪的别庄。英国总教会的各种建筑都在这面南的海岸。东南岸也是密密地给一群四五层楼的洋房遮着。不是外国领事馆,就是外国的大银行。不是外国的大银行,也是外国的大商店或货仓。这带地方虽然没有经形式的条约规定,事实上早变成租界了。只有面东的沿岸临W湾港,有停泊轮船的码头,有检查密输的税关。此外是屋宇矮小,街道狭窄的,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街市。西洋人经过这街市的,莫不掩鼻而过。

二十三

像铺了一重岭南不易见的雪的砂汀;像睡美人的酥胸微微地一起一落的平滑的海面;像晨星的几点渔舟灯火,及其他一切海岸特有的夜景,都超过病院外围短墙,射进病院的露台上——病人早晚在那边吸换新鲜空气的露台上。

时节到夏尽秋初了,但岭南的酷热,不等到枯枝上战危危地黄叶落尽,决不会消灭,所以岭南人叫这秋期内的气候做秋老虎。病院里的人都吃过了晚饭,钟楼上大钟的长短针快要互作勾股形。病院的粉墙在月色之下,显出一种苍白色。月影印在海心里,像一块长椭圆形的碧玉,随着海面水平的一上一下地微振,也笔直的一伸一缩地激动。只有病院后病人休息的露台,还在病院高檐的荫影内,露台上坐的人望得见沙汀上行走的人,沙汀上行走的人却望不见露台上坐的人。幽静沉寂的月夜!秋高气爽的月夜!过了中秋佳节后三天的月夜!

马公子一个人坐在露台上的一张摇椅里。病院里和病院外

都是冷落无声的。他晓得璋儿遵从着她爹的命令,赴礼拜堂的晚祷会去了。他听见钟楼的大时钟当当地打了九下,接着听见隔邻礼拜堂晚祷的钟声,接着又听见一阵男女合唱的歌声和风琴音,一字一句地能够催人下泪的那么悲壮!过了半点多钟,同样的合唱歌声和风琴音,随着秋夜的凉风,再吹进他的耳鼓里来。他知道晚祷会快要完了,她也快要回来了。

……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赋有能使中国女人神魂颠倒的,苍白色的美貌,并且生长富贵之家,有挥金如土的豪爽性的马公子,十五六岁的时候,早魅弄了衙门里几个丫头,诱惑了贫民的几个处女。他十五岁那年迎娶的妻室也迷信"官家子弟理应当娶三房四妾",默认他有这种偷鸡吊鹜的特权,只不要娶妾回来家里和她争宠就算万幸了。他今年廿三岁了。过去七年间,他经手过的女人真数不尽了。

他闭着眼睛坐在摇椅里,有许多女子的面影像走马灯的在他眼前一个一个过去。有拿淫猥的笑颜向他的。有拿着手巾拭眼泪哭着向他的。有拿像要发焰的眼睛怒视他的。这些颜面不过瞬间的表现,皆即刻消灭。唯有一个含着无限悲恨的,半给白纱窗帷掩着,向他垂泪的面影,深刻在他胸坎上,四五年来还没消灭。

四年前他爹在江苏××县任上的时候,他以习英文的名,跑到上海租一所洋房子,请了一位穷牧师的女儿教他习英文,由ABC念到XYZ,他学英文学了半年,只学识I love you(我爱你)和You love me(你爱我)四个字。

教英文的女先生怕迟了上课的时刻,跑急了,到他洋楼上的时候,满额的汗。女先生揭起窗帷,把头伸出窗外给凉风吹。他写I love you三个字:

"先生,请你把这几个字念给我听。"

"……"女先生脸红红的,拖了窗帷的一角遮着半面。

女先生临去时候,垂着眼泪要他发誓,不要把她忘了。她到底因为他背弃盟誓的缘故死了!

他在摇椅上冥想了一会,他是不怕良心苛责的,他只觉得苦闷和悲寂联盟起来攻击他。他不禁发了中国风流才子固有的"临风洒泪对月长吁"的毛病,把顾况的宫词高吟起来。——许多染了这吟风弄月腐败病的留学生,也常像这位马公子,在东京神田下宿馆子里,喝了几盅葡萄酒高兴起来,像发神经病似的拍案高吟"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吓得楼下的馆主人忙跑来问是不是和同馆人拌嘴,也闹得隔壁邻房住的,拼命用功的日本学生皱眉——马公子只吟到"月殿影开闻夜漏",他听见病院楼下有女人的笑声。随后一阵香风扑进他的鼻孔里来,他是专门追捕女性的猎犬,他知道来的麝鹿是谁。他且不吟诗,待要回过脸来看,他的一对眼睛早给由他肩后伸过来的纤纤十指掩住了。

二十四

凡认识申牧师的,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一位新旧折衷主义者。——宁可说是中西折衷主义者,因为他是旧式的中国人,吃了西洋人的宗教饭。——他每天要吃一顿英国式面包送豆腐汤。他家里的吃饭桌——桌面的黑漆快要剥脱干净,涂满了一面油垢的吃饭桌——他也要拿一块圆不圆方不方的白洋布铺起,说是讲究卫生。他对他的老婆和女儿,不管她们懂不懂英国话,他每天至少总要说一次从英国宣教师学来的"All right"。他对小学生的管理法是"宽之中带严,严之中带宽",他说照旧蒙塾的鞭挞教育固然不行,但全废鞭挞也不可,因为中国小孩子和西洋小孩子的性质不同。(所处的社会不同,所受环境感化不同,家庭教育也不同。申牧师所说的,不可以人废言。)他对于儿女

的婚事,也一样的主张折衷主义,说中国社会情形不同,年轻男女的性的知识也赶不上西洋的人,所以婚事固然要儿女自己情愿,但也要经父母的许可。

自马公子进了病院之后,有人遇见他:

"听说知府大爷的公子进了贵教会的病院,的确么?"

"不错不错!看护马公子的就是小女璋儿!"他像提出璋儿的名字证明马公子进了这个病院,其实他是笑容满面,很得意似的告诉人,他的女儿荣幸不浅,能够当府大爷公子的看护责任。他以后对于结婚问题,便抛弃了他的折衷主义,赞成自由恋爱说了。

马公子患的病——给生有寸多长指甲的中国医生逼着,喝了许多甜不甜苦不苦的草药汤,贴了说像黄泥土又不像黄泥土,说像鸦片烟膏又不像鸦片烟膏的膏药,总不见痊好的病——经这病院的红毛医生痛痛快快地割了几刀,居然慢慢地好起来了。一天一天的有精神向璋儿调笑,能使申牧师看见欢喜了。

"璋妹!我知道是你,不要闹了。快松开手!"

璋儿嘻嘻的笑,松了掩着马公子双目的手。

"你怎么知道是我呢?"璋儿给个很娇艳的媚态给马公子看,随手拉过一张摇椅在马公子的椅旁边坐下,一手搭在马公子肩膀上,一手伸进他的衣袋里,摸了一会,取出一条雪白的汗巾,拭她额上的汗。

"好热呀!"

"晚祷会完了么?你跑了回来的么?我觉得有点冷呢!"

"你身体不好,还没复原。你冷么?回房里去罢!"璋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叫公子,只称一个"你"字了。

马公子不知在她耳朵边低声地说了一句什么话,璋儿只管摇头:

"我这几天身子怪脏腻的,今天跑去澡堂洗了澡,想干干净

净地休息几天。你也应当早点儿歇息,病后的身子,要仔细些才是!”

“前晚的话,你爹爹答应了没有?”

“他答应是答应了,不过他说……”

“他说什么?”

“怪难说的!”璋儿咬着汗巾低着头,等了一会,她抬头望了一望马公子,又低下头去。虽然是月夜,璋儿的苍白颊上染了点红色,隐约地看得见。

“有什么难说的?快说来,快说来,”马公子伸掌轻轻的在璋儿的大腿上——用很薄的白洋纱捆着的大腿上拍了几下。

“我是很相信你的心,不过爹爹他说要……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了,真没有法子的爹爹!讨厌的爹爹!……”璋儿把头乱摇了一会,她像要哭,又像要笑。

“他要多少我给他算了。”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为那个!那晚上向你商量的数目固然是要的。不过他还要你出一张凭据。”

“什么凭据?”

“我跟了你去的凭据!”

“那么是人口买卖了!”

“是么?我也劝了他,阻了他。他说要我向你说,我只好说了。”

夜深了,除病院后园几株柏树里“吱咦吱咦”的蝉声之外,可以说达到绝对的沉默了——能够使人听得见超人为的,自然的音响的沉默,能够使人的生命融解在自然里面的沉默——璋儿忽然说寒,身体微微地打抖,紧紧地伏在马公子肩膀上。

月的光线由璋儿的雪肤反射到马公子的眼球里,他像感受电,周身麻醉起来,他忙闭着眼睛去避这种反射光线。他只觉得璋儿的身体不时在他胸上微微地耸动。他像深呼吸地急喘了一

阵才睁开眼来看璋儿。璋儿也懒懒地站了起来。

“我们除了离开这块地方没有别的法子想了。璋妹！你依了我罢!”

“你真的不喜欢你家里的么?”

“还不相信么？要我发誓么?”

“那么我就答应你!”

二十五

马公子出了病院半个月之后,申牧师对一班朋友宣言说,他的璋儿这几天 内要动身赴上海,进什么女子医学专门学校。

璋儿在香港耍了两个月,广州住了一个月,到上海来也快满三个月了。酒也喝够了。戏也听够了。汽车也乘厌了。麻雀牌也打厌了。到了上海之后,她对马公子发生一种反作用。渐渐地像他讨厌她一样的程度恨起他来了。她此刻才觉悟喜欢马公子——不是真的喜欢马公子,是喜欢马公子的富贵——的女人不单她一个人。她又觉悟到能够勾引马公子的心的女人也不单她一个人。——在上海,比她生得标致的,比她更有学问的,比她有门面的,比她更高尚的女人不知多少。——她又暗自悔恨“我不是想嫁马公子的老子,为什么一时昏迷,醉慕他爹的富贵便跟了他呢——我自己还可以说年纪轻,没经验,怎的会做牧师说教的父亲也和我一样的黄金迷了眼睛,拿‘知府正堂’‘赏戴蓝翎’来做目标,默许我跟了他呢?”她又觉悟到她所跟的人已经娶了三房四妾——W 市一个,香港一个,广州一个,她是驻上海的一个——还不满意,还在东偷西吊。他的性欲狂原来是一种遗传病！那知府大老爷衙门里不是有七八位姨太太么？她又觉悟到堂堂知府大老爷的公子怎么情愿娶一个穷牧师的女儿呢?

她晓得他晚上不回来家里,是到一个候补道的姨太太家里

去了。第二天等到他回来,她只向着他哭。最初哭的两三回,还得他说几句谎话安慰她的心。到后来哭得他讨厌了,只让她哭,再不理她。有时她哭得他不耐烦,午睡不着的时候,他便发起气来骂她。她回答了几句,他就拳脚交下了。

马公子十晚有九晚不回来,璋儿只好自怨命薄,每晚上只一个人拿本小说来解闷。

有一晚响了十点,璋儿待要就寝,看门小丫头跑上楼来说赖先生来了。璋儿听见"赖先生"三个字,像服了兴奋剂,心儿突突地乱跳,送了几点鲜血和一般热气上腾到她的颊上。她心里对自己说"他不是自己丈夫的好友么?——赌友,酒肉之友。——他不是常背着自己丈夫对自己说许多爱慕话的么?他不是要我伴他同乘汽车去逛公园和听戏的么?他不是送了一个金指环给我么?我对马公子复仇,要靠这个人。我要安慰我目下的寂寞,也要靠这个人。我何必死守着不爱我的人?我又何必不把我的爱给爱我的人呢?"她决意了,她从寝台上爬起来,穿着寝衣会客!

璋儿不单像她爹一样的喜欢吃面包送豆腐汤,她还喜欢吃纯粹的西餐。她每礼拜至少两次要马公子伴她乘汽车到西莱馆去。她今一个多月不到西莱馆去了,她今晚上命令赖先生预备汽车到西莱馆去。

"好月亮!我们走路罢,你可以送我回去?"赖先生跟着璋儿从一家西莱馆出来。

"姊姊!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回去?"

"多早晚了?怎么不见一个走路的呢?"

"快要转点了罢。那巡查靠着电柱打盹你看见么?"不单巡查——在印度巡查部下服役的中国巡查,手里拿着一根短棍子的巡查,头上戴一个,象满清时代用的红缨顶子的竹笠的巡查——瞌睡,街路上摆了几辆没有生意的黄包车车夫也一个个在

车前蹲着打盹。同是一条街路,六点钟以前,有许多象蚂蚁一队一队地从土穴里跑出来,专演“人看人”的剧——中国固有的现象——站在电车路两边,不会走动,赤着肩膊的下等游民挤拥时候,呈一种骚扰的景象。现在过了十二点钟,街路上不见游民的只影,又别呈一种幽寂的景象。

“你不觉冷么!你看我的手有点儿冷呢。”她伸出一只手给他,他紧紧握着,觉有一种神秘的快感由指尖波动到神经中枢。两个人并肩携手地慢慢走。

“你在上海有情人么?”

“以前曾认得一个。”

“此刻呢?”

“她不要我了!”

“我以为只有男人抛弃女人。也有女人不要男子的么?你现在一个人不寂寞么?”

“所以我望姊姊做我的好朋友。”

“你思念她么?”

“怎么不思念!爱过我的人,我一生至死不会忘记她!我还记得去年和她初交的时候,像今晚上一样的好月亮,由戏院出来,送她回去。”

“不是同住么?”

“有主之物呢!分手的时候,只和我接了几个吻。”

“我可以像她一样的给你。”

璋儿和赖先生两个在月色之下,再不觉得风冷,只贪尝一种秘密的快感——只他们能够领会的快感,由四围的沉静微冷的氛围气向他们身边攻袭的快感!

“单几个接吻么?过了十二点钟了,我没得电车回去了!”

二十六

“请兄弟姊妹们翻《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书第四章第十六至十八节,就是在小本圣经第一百零九页。可以请璋姑娘念给我们听么?”

今天是礼拜日,礼拜堂的听众跟着一位西洋老妇人——瘦得象僵尸,老得眼球都陷进眶里去了,还不自知丑,常在她的丈夫跟前作种种媚(丑)态的西洋老妇人,一边按风琴,一边还要翻过脸来,睁开她的蓝眼睛偷看听众的西洋老妇人——按的风琴音,咿咿呀呀地唱完了一首“欢喜日”(Happy day)的赞美歌;主任牧师也放下指挥音调高低长短的短棒,闭起眼睛,念一段说教时用的前半段公式,像有意的又像无意的指名叫妇人座席里的璋儿念《约翰福音》那一段。

璋儿——给马公子撇弃了之后,又受了赖先生的凌辱,前月申牧师亲到上海接了回来的璋儿——脸红红的站起来。“耶稣对她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同到这里来!’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说的不错。你已有过五个丈夫!你现在……。’璋儿读到后一节,声音颤了,觉得一身发热,再念不下去了。昏沉沉地栽倒在座席里,幸得旁边坐的女友扶着。璋儿的妈妈在后面的座席,忙提起一对小脚,跛了过来,慢慢地扶掖着璋儿出去。有几位在总教会附设的中学校肄业的学生——牧师说教说得滑稽有趣,他们中意听的时候,就随意拍拍掌;说得干燥无味,他们不中意听的时候,一定在后面“叱!叱!叱!”地叱几句;牧师们祈祷将要完的时候,故意跟着牧师高声地叫“亚门”。引全堂听众哄笑的顽皮中学生——看见可怜的犯罪羔羊出礼拜堂门的时候,哈哈地笑了一阵去送她。还有一二个刻薄的故意说“耶稣对她说:‘你去叫马公子同到这里来!’”叫申

牧师听见。

申牧师——这时候才由传道生升格当随习牧师,月薪四十元。此时象在法庭待决的罪囚,红着脸,低着头。他只望坛上的主任牧师举起双手,闭起双目,把“上帝的恩惠,基督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阿门!”快快念完好散会。

申牧师一头一脸的汗,跑到家里。他的妇人携着他的第二个女儿琏儿接了出来。

“她此刻呢?”申牧师气愤愤地说。

“睡着了。”

“贱丫头!贱东西!不好好的把圣经念完!发她的什么××头晕!”

“那只怨你今天一定要她到礼拜堂哪!”

“不到礼拜堂去不是愈显得在上海做了什么坏事,犯了什么大罪,不敢见人么!我不知嘱了她多少回数叫她不要理一般人的闲话。忍耐着对人说身体不好暂时退学回来就算了!她偏要在大庭广众之中去出丑!”

“她也不是不想掩饰,不过一进礼拜堂——森严的礼拜堂里,觉得人人都向着她笑,人人都知道她在上海犯了罪。那老牧师又偏要叫她念那不伦不类的那一段福音,所以她说当时良心上过不去,不如当众忏悔了之后,容易见人。”

“忏悔!忏悔!她要弄掉我这饭碗么?天下也有这么蠢的东西!自己做过的坏事,她当真的可以一伍一十告诉人么?忏悔!忏悔!也不怕人笑掉了牙齿!“平日戴面具,对一班信徒,喜欢高声念《旧约诗篇》(Psalms)第三十二篇第五节的申牧师,此刻赤裸裸地把他的本性发作出来了。

“你莫是疯了!你吃的是那一家饭!你别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几句话把申牧师的舌头铰住了,急得一脸涨红的。

“都是你这××××的妇人,不知和谁××,才生出这种女

儿。你把她带到我家里二十年来,不知累了我多少,淘气多少。我看琏儿也要给你这××母女教坏了呢!"

"我看你这老不死的真发老狂了!我向你忏悔说明白之后,才带她过来的!我做错了事,我自己承认。不像你一面教人认罪,一面背着人作恶啊!当时你若不答应替他养大璋儿,我也不见得定要跟着你!不错呀!我是××妇呀!你是做信徒的模范的人。怎么也情愿娶我这样的××妇呢?"

申牧师此时气得几根鼠须倒竖起来。脸色象按着光色带(Speetrum)的顺序由红转黄,黄转青。他从柴堆上——端端正正的横摆两根,纵横两根,构成一个中空四方柱体的柴堆,在近檐天井里晒着的柴堆。——抽了一根柴木,高高地撑着飞跑进后堂去。他说要活活的把璋儿打死。

二十七

欧美各国的慈善团体——宗教团体,如浸信会,长老会,美以美会,巴色会。圣公会等——每年花莫大的经费,派多少牧师,替中国做了几多输进文明,作育材的事业——精神的和物质的两方面进行。精神的方面占有最大势力的是圣经(Holy Bible)是泰西各文明先进国民所奉为大经大典的圣经,势力超乎近代欧西诸圣哲所著的伦理学的圣经,到了现代也不免百孔千疮,生出许多缺点,要我这篇《冲积期化石》去补救的圣经。物质的方面是傅兰雅,狄考文诸牧师于说教余暇,为我中国人翻译的几部科学书。——造出和西洋绅士比较决无逊色的人材固然不少。但象申牧师一样的伪善者也不为不多(有一间教会,一定有一两个象申牧师一样的伪善者从中把持)。他们宗教团体在中国所做的事业,只好说功过相抵。

数年前耶稣圣诞,英宣教师送给申牧师一个小银十字架。

申牧师把他挂在后厅的窗前。靠窗摆了一张小台，台面盖一块白布。白布上面一左一右，对着小银十字架对称的摆了两个青色玻璃小花瓶，左瓶插的是一束柏叶，右瓶里插着几根白山茶花(Jernstroemia Thea Sinesis)，正中放着一册大本新旧约合本圣经，还有一册颂主诗歌和一册祈祷书。今天台上多摆了一个小藤篮子，篮里有几件才晒干没有整叠好的，婴儿的衣裙和颈围。申牧师的伪善习惯是早晚要跪在这张小台前，翻开圣经默念两三行，然后又闭起眼睛，默祷片刻。今晚上像和主任牧师生了什么意见，两上作弓形的肩膀抬着不高兴的脸孔回来，循着旧例，跑到小台面前，待要跪下。真不诚敬，也不怕冒渎了上帝！小孩子的屎裙尿裤也敢公然摆在神台上！申牧师受了主任牧师给他的一肚子气，借题发挥，气愤愤地一手把小藤篮子推翻。经申牧师一家人出出入入，由鞋履的拖进来的泥垢，和由厨房那边吹进来的烟灰，在这后厅的地面上堆了寸多高的黑泥。申牧师家里还养有两匹大雄鸡，偏偏今天在这泥垢上撒了好些粪。璋儿才洒了点水，扫干净了。不过这泥垢经璋儿洒的水溶解下，化成一面黑泥浆，在地面上还没干。给申牧师翻倒的藤篮里的衣裙象海棉吸水一样的把泥浆通吸收了，白色衣裙变成黑色。璋儿抱着小孩子从房里跑出来，一面捡起散在地上的衣裙，一面呶呶地骂她的老子——不是她亲生的老子，她不知道她的生身父为谁，所以认他做老子。可怜璋儿称他人“父”二十余年了！

“××货！你到底骂那一个?”

“人家费了半天工夫才洗土净的衣服，你推翻他做什么？你恨我，只管打骂我，何必迁怒到 没有罪的小孩子？你不喜欢这个小孩子，也只管用你天天说教的口咒死她，又何必迁怒她的衣裳呢?”

“谁的小孩子？好体面的小孩子！你这××货犯了罪生下来的私生儿的衣裳，好体面，好光荣，也摆在尊严的圣经面前，再

触怒上帝！我看你的罪到什么时候才得救赎！”

璋儿肩旁既没有马公子替她满足申牧师的金钱欲，每月七圆薪金的看护妇位置也弄掉了。她不单每月不能由所得薪水内扣点儿供给申牧师，她住在申牧师家里所有贵重衣服首饰差不多已当尽卖尽了。她渐渐要申牧师每天供给三顿饭她吃了。璋儿的私蓄没有用完，衣服首饰没有当尽以前，申牧师的家计大半是璋儿的责任。柴米虽然是申牧师负担，此外油盐杂费，三餐的家常菜蔬都是由璋儿的私蓄支出。申牧师只置不问，便算万幸。但他发起脾气来的时候，不是骂油水不足，就骂菜饭难吃。

过了几个月，不知生身父为谁的璋儿，也像她的妈妈生了一个不知生身父为谁的婴儿！这个可爱的婴儿是为安慰她的寂寞而来的安琪儿，是提灯引她进天国之门的聪明的童女，是在寂寞幽暗的旷野里，燃着火把，吹号警醒她的天军，是具有慈祥的灵光，能够感动她，使她发生悔罪的决断力的圣灵。她看见这可爱的婴儿，怕她(婴儿)要 和她一样的沉沦可怜。她决意对这无父的婴儿之养育和保护，为献身的牺牲。她对社会外界的是非褒贬，概置不理。她此时心中只有两个人——不是的，一个神和一个人，一个是上帝，一个是婴儿——她才决意为这无父的婴儿牺牲她的一生。上帝也象她决意一样的快，马上恕了她从前一切的罪过。

二十八

璋儿见申教师提起她从前所犯的罪过，全身像触了电，从脚底至头颅顶微微不断地颤动。上帝告诉她，她的最后觉悟期到了。上帝又告诉她，申牧师再不能容她在家里了。上帝又告诉她，她力不从心，再无能力庇护这无父的可怜儿了。上帝又告诉她，她且把这可怜的婴儿交托给申牧师——如果申牧师还有良

心……

她这最后的觉悟,若仍不能感动申牧师的天良,她只能把这可怜的婴儿交回上帝,听凭上帝的处置。她念及此,她的热泪像不竭之泉滚滚地经过她的一对苍白的颊,一滴一滴地滴在婴孩头上,再把婴孩的泪泉抉开。她(婴儿)像不忍看她妈妈独一个人流泪!母子的泪泉合成一道清流,像约檀河之水,把她(母)过去的罪和她(女)未来的罪都洗干净了!

她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指着站在小银十字架前的申牧师,像凛然不可犯的,至尊威严的天使。又像末日来审判世人罪恶的审判官。

"你这单洗杯盘外面的法利赛人!你有资格先拿石头打我么?哈!哈!哈哈!不错,我是罪人!我是灵魂软弱的人!我所犯的罪,我自己清偿!看你不会犯罪的牧师,末日受怎么一种裁判!(以上对申牧师而言)孩儿呀!怪可怜的孩儿呀!你不知道你的父亲为谁,今后你不单没爹爹,也没妈妈看护你了!我只求上帝保佑你,妈妈的罪过让妈妈自己偿去!(她低着头对婴儿说,婴儿不懂她妈妈说什么只是啼哭)这是罪人的女儿,看你怎么样的处置她!"(她再抬头望着申牧师说。)

她把婴儿放在那张台上,拖过那册大本圣经给她枕着——半像揶揄申牧师,半像真的想拿圣经去保护这个婴儿,防申牧师的虐待——她放下婴儿之后,翻转身来向门外奔。她像有神力护着她,再不许申牧师和他的妇人——在房内听见申牧师和璋儿斗嘴,当做他们家中一件茶饭寻常事,不便出来,免受两方的埋怨——追及她。到后来听见申牧师的"呵呀!你拿'死'来吓我么"一句,才跑出来,那时已迟了,璋儿已不在厅前了。

几个渔夫——傍晚摇橹回来的渔夫从海里把璋儿救出来的时候,已是奄奄一息。没有听过礼拜堂里的说教,也没有听过学校里的修身讲话,赋有天然的恻隐之心,知道救人是人类应尽的

义务的渔夫们把璋儿抬进病院里——曾经马公子进过的病院里。璋儿清醒之后,医生只说静静地睡一晚就好了,因为精神在兴奋状态中,所以不叫一个人在她旁边,让她一个静静地休息。

璋儿半夜醒来,她晓得她现在睡的地方不是申牧师家里,一个"反主为客"的感慨和在这病院里初恋的追怀,再抉开她的两道泪泉。她觉得四围雪白的粉壁都向着她冷笑。病房里的一切器具——病榻,被褥,台椅,茶具,壁上挂的一块化妆镜,室隅一个洋瓷痰壶,一件件都曾经她管理过的。这些器具从前贴贴服服的在她权威之下,听从她的命令。今晚上她觉得这些器具没有一件不在那边冷笑她。她还想到一个难问题。就是明天早上申牧师跑到病院里来说假仁假义的话,她听见比"死"还要可怕。她听见当当的钟声响了两下。她起了第二次的最后觉悟。她一个人起来偷进药房里,拿了一小瓶的升汞,轻轻地回到病室把房门关上。

申牧师自璋儿死后,常受一种良心的裁判,"你不是每月要求她的微薄薪水的一部,使她受一种经济的压逼么?她的衣服首饰不是为你当尽了卖掉了么?她不是给你逼死了么?"他不是不知道杀璋儿的是他自己,但他总不肯当众的明白忏悔。他还瞒着良心对人说:"璋儿的死是天罚,是上帝叫她死的。

申牧师的伪善,最初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晓得,其次凡和总教会有关系的人都知道了,又其次全 W 市人都知道了。主任牧师可怜他,不忍弄掉他的饭碗,改派他到我们村里来,要他在我们村中的小礼拜堂改过自新。我们这穷村里没有一件道德的长所能感化申牧师的,不过把申牧师的贪欲的发展范围缩小了。申牧师在我们村所造的罪业到底比在 W 市时少了。

二十九

1906年春初,我们村中的KY小学校——教会附设的小学校开课了。学校功课有英文,有国文,有算术,有历史,有地理,有理科,有音乐,有体操,有中国的经学(诗书易礼春秋),有西洋的经学(新旧约全书),有中国修身(林先生的摘讲论语),有西洋伦理(乔教士和申牧师的说教),只缺一科图画。学科的名目很多,可是我们清闲到了不得。

校舍是租的一家旧当店。店面一间办事室,店后一个货仓,店门右侧一间客厅面积较宽,改修做三间教室。其实要不到什么修整,只把四壁用些石灰粉涂白些,挂上一块漆涂得黑亮亮光光滑滑的木板和室内摆几张高低不一致的木台和板凳,便算了事。店后的货仓面积和容量均占第一位,所以要一物两用,平日八点钟以前和礼拜日下午,要把他当做礼拜的礼堂,平日八点钟以后就归初年级生做教室。初年级的人数最多——大约有二十多个——非最大容积的货仓怕装载不下。在校中占有最大势力的三年级生——行开学式的时候频望我们新生狞笑的三年级生——只有四个,所以把最小容积的客厅给他们做本营。此外还有三间房子,除了在校常驻的国文兼经史教员林先生占半间之外,其余的面积——或者说是容积的妥当些——像西洋轮船三等大舱,又象无主土壤,先把铺盖台椅搬进来的就有占有优先权。后来竟因为这无主土壤的竞争占领——也有点像中国政客的政争,别派分党,见利则争先,利尽则交疏的朋党——生出许多纷扰事件,难决问题。到后来只好请西洋宣教师出来仲裁——也可算一种教会裁判?——乔教士的主张是一个学生只许占有床铺位,台位,椅位,书箱位各一。至位置的选择,三年级生有最先的优先权,次为二年生,次为一年生。同年级的学生,则

按报名先后顺序。到后来剩下几个位置,不是近厨房,就是近茅厕,又黑又臭,所以初年级学生,宁可每天往复走六七里路上课,不愿住堂。

学校里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自炊制度。学校里有两间大厨房,学生各人带来的风炉瓦锅水壶都摆在里头。有烧柴的,有烧木炭的。烧柴的手拿一根吹火竹筒,烧炭的手拿一把棕榈叶扇,一天三次在浓烟里揉眼泪。一天的功课只有六点。一天要吃三顿饭,生火,煮饭,弄菜,吃,和收拾碗筷器具,每餐要费两点多钟。所以每天平均起来,功课倒不忙,只有吃饭的问题很忙。累得一班学生每天疲于奔命。我才知道吃饭比学问要紧。

我和鹤鸣觉得烧柴省俭些,最初烧柴。后来觉得烧柴不方便,又改烧炭。烧柴要生火固难,烧炭的要生火也不容易。还有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最先生火的人,他风炉里烧红了炭块,一颗颗要供给同学做生火的火种,所以都不情愿先烧红他的风炉。林先生不知道此中情弊,肚子饿了就叫他的孙儿——他有一个孙儿带在身边,名叫林木生,和我们同级。也在这 KY 学校卒业后,就到南洋群岛去求生活,想把带去的铜圆换金子回来。金子还没换好,就犯了脚气病,赶快乘轮船回来。可怜还没到家,在轮船里死了,我和他同学四年,彼此还是个小孩子,不时吵嘴和打架。出了 KY 学校之后,彼此就分手,没有再面。他小小年纪就不怕辛苦,冒险跑出南洋,诚恳的和一班知穷困能努力的人堂堂正正争饭吃,我真佩服他。他的死耗是由友人那边间接听来的。我借这个机会,在我的《冲积期化石》里,追悼他几句——快生火弄饭吃。林先生用的燃料是柴不是炭,烧了半点多钟,才得几块红火炭,都给学生们要了去,弄得林先生炉里的柴下面都是灰,没有半点火星。他的孙儿把米锅放了去之后就跑出去顽了。林先生饿不过自己跑到厨房里,打开米锅来看。米锅里半边是生米,半边是既熟的烂饭,还要带有点焦味,气得林

先生敢怒而不敢言。这个学生跑来说“先生！你炉里的红火炭我要了一个来做火种”。那个学生跑来说“先生！你炉里的红火炭我要了一个来做火种”。还有几个跑来都是一样说。林先生气得不会开口，只苦笑一笑。后来林先生为避犬戎起见，效周平王之东迁，把他的炉锅一切，由厨房里搬出来，搬到他自己窗外檐砌上，躺在窗内铺帐里，不时抬起头来可以监视着。

三十

KY 学校一年只收三元学费，所用书籍都由学校发给，连习算术问题的一块石板都是学校买的。所用的书籍第一是《新约》圣经一册，赞美歌一册，其次是笔算教学一册，地理问答一册，都是教会出版的科学教科书。从前老教士担任英文的时候，用的课本开卷第一页是“A ball. A box. This is a ball. This is a box.”(一个球。一只箱。这是一个球。这是一只箱。)的课本。现在是乔教士主任，改用了广州岭南学校出版的 Beginning English(英语初基)，许多学生因为那本英文课本里面没有美丽好看的画儿，不喜欢它。他们虽然不喜欢那本课本，但礼拜六下午回家去的时候，都把那本课本包回家去。他们并不是勤勉把书带回家去复习，他们是由一种新奇的虚荣心发生出来的动机，把那本书给他们的兄弟们和朋友赏鉴赏鉴，他们希望他们的兄弟们和朋友看了这本由后页念上去，由左念至右的英文书之后，都睁着惊异的眼睛，赞称他们会念洋书了！

他们没学会 ABC 以前，先学会了几句英语会话，上午会见西洋人便说一句 good morning(早安)，下午遇见西洋人便说一句 good afternoon(午后问安话，无适译)，晚上遇见西洋人便说一句 Good evening(晚安)，日间的作别词是 Good bye，晚上的道别词是 Good night(请睡)，除了这几句之外，便和西洋教士用中国话会

话。

他们习英文用一种很奇怪的记忆法。一个在书案前念“dog dog 狗也。”一个站在教室里的板旁边高声读“cat cat 猫也。”狗也猫也的，天天在那边闹，闹不清爽。还有更奇的记忆法，就是把英文编成像有韵的诗歌，在那边唱。可惜我忘记了。我现在只记得一首是：

“皮球者，foot ball，开门者 open the door，

二十四者 tweaty four，再一回是 Once more”

我们因为英文一科，闹得全校天翻地履，也闹了不少的笑话。他们当做英文是一种神圣的科学。他们以为学会了英文就算万能，此外一切科学可以不管。他们以为懂得英文，无论什么书籍都会读，不必借科学之力。他们以为会说几句英国话就算是世界学者，就算是得了最高的学位。这不单是我们 KY 学校的弊病，也是我国学生的一种通病。

“Crane 明天英文临时试验，你知道么！还在唱《空城计》么？”Crane 君进 KY 学校不是想学英文，也不是想习算术。他是来鼓吹他醉心的少林寺拳术和募集唱戏的同志。因为他身材高瘦，两脚奇长，同学给了一个绰名给他，叫他做 Crane(鹤)，英文虽然不是他的目的，但他也不情愿得零点给西洋人把他的名字写在榜末。

“临时试验什么罗？Canversation(会话)Pronounciation(发音)Spelling？”

“Spelling(拼音)。”

“O，n，on，a，n，an，”Crane 君放开喉咙，口一开一闭，颈上几条青筋都数得清楚。念过了“O，n，on”几回，已经一头一脸的汗了。

到第二天，乔教士的临时试验，并不出题，只问了各人几句英话。他很晓得 Crane 君的程度，他只拣最普通的几句寒喧话

问他：

"How are you?"(你好吗?)

"I am twenty five years old(我二十五岁。)"Crane君听错了，把"How are you?"听作"How old are you?（你好大岁数?)"吓得全级的人睁圆他们的眼睛你看我，我看他。到后来一齐哄笑起来。乔教士知道他听错了，更明白地重问他一句：

"How do you do?"(你可好吗?)

"No, I have nothing to do(否，我没事做)"Crane君这一答更把乔教士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Crane君后来只管埋怨我，说我不应当骗他。明明试验会话，怎么说是Spelling，但我想Crane君的失败不是用了功能够免得掉的。

从前是老教士的夫人担任音乐一科，她只教学生们替她在礼拜堂合唱赞美歌。乔教士夫人接手之后，教了许多音乐上用的符号和文字。什么符号叫做Clef，什么符号叫做flat，什么符号叫做Sharp，什么符号叫做baro，占有最大势力，拿英文的字数来骄人的三年级学生也和一年级合班听讲了。音乐试验的结果，鹤鸣考了一个九十八点，引得三年级学生联盟起来，鹤鸣来质问英文的时候，绝对不理。

三十一

"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二年级的W君学女学生唱歌的声调，象吹箫一般，伸长颈在唱。唱到高音符，声音发颤，唱到低音符，便发不出声来。全礼拜堂只他一个人歌声嘹亮。鹤鸣的音乐成绩虽算优等，但论歌声，万赶不上W君的，W君的歌声真能够引一班女生徒——教士的夫人们另办的女塾——的羡慕。中国女子大概都喜欢唱小旦音调的男子。W君他是想在

戏台上唱小旦的,所以很多女人喜欢他。我年纪比他小几岁,发的声调尚且像老雄鸭一样的粗壮,我不相信年纪比我大几岁的W君发的声调有这样清脆!我很替他担心,他在伸长颈,脸上发现几条青筋——他的脸愈白,青筋愈明显。——在那边唱,不要唱破了喉咙么?W君虽然会唱,但Whole note和half note怎么样区别,他却不晓得。

W君一对比熊掌还要粗笨的腿儿,偏要学莲步姗姗的慢慢走。他看见我们喜欢水泳的天天在学校后小河里游泳不单不加奖励,还要加以轻蔑的论调。问他为什么缘故痛恨水泳,他说泅水的人皮肤晒得比牛皮还要粗黑,不雅观。我想W君若跑到外国,看见外国的学校热心奖励水泳,都设有水泳部,他一定要说外国都是未开化之国,各学校皆奖励制造黑奴。

太阳正晒得利害的体操时间,W君一定不出操,宁可给教师扣去几点积分。他因为要保全他的雪肤花貌,所以他怕太阳像我们村中的愚民怕铜虎铁牛一班乡绅一样。鹤鸣是从小劳苦过来的,吹过寒风,晒过烈日,在学校里不时伸出两肢又粗又黑的臂膀来,吓得W君吐舌,半表示轻蔑,半表示拜服。不知什么时候W君和鹤鸣行过握手礼——我记错了,他们不是行握手礼,他们是比试腕力——他说鹤鸣的手掌皮厚,是有刺的。他的文绉绉又嫩又白的纤纤女手怕要弄伤了。

横列写姓名,竖列写科目的成绩表里面,鹤鸣常第一位,其次就是一位年纪才十五岁的凌启云君。可惜他的境遇不好,读了半年就退了学。又其次的席位,小子再不多让了。以后照成绩排下去。像Crane君和W君都是“敬惜字纸”笼里的纸屑,不论也罢了。

进了KY学校之后,鹤鸣的学问欲和食欲平行的发达起来。像体操一样的增进了他的食欲,英文和算术启发他的知识欲不少。一天教几句英文和几题算术到底不能满足鹤鸣的欲望。他

像读《左传》一样，天厂才教我们念《城濮之役》，鹤鸣一个人早把《邲之役》念完了。等到我们赶到《邲之役》的时候，他一个人又先私读《鄢陵之役》了。我们在骂楚子玉的作战计划失败，他在那边论普荀林父没有将兵之才了。现在他一个人手一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定价大洋六角的，不完不全的《华英字典》，把英文自己念下去。

我们母校的礼堂——或者要叫作货仓妥当些——正中挂一盏大洋灯。图省私有灯用燃料的学生们都到这讲堂里聚着用功。鹤鸣在翻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字典》。Crane 君在看《万年青》，看到至善禅师和白眉道人斗拳术，给白眉道人打死了的那一回，频频发叹。W 君在读《第六才子书》，他在灯下歪着头，倒有些像书里头的病张生。还有一位姓罗的学生在演习算术题，遇着难题，就叫鹤鸣替他解释。有一位三年级生 Y 君，平日自称对算术难题有把握的，在旁边看见，眼睛发热。我也在礼堂里占了一个位置，不知读什么书好。坐了一会坐得不好意思了，只得把进学校的时候，我父亲买给我的日记簿取出来，想做点日记。——两个多月空起不做，今晚上哄什么鬼！不要白涂脏了几页日记。——刚把日记翻开，提起笔来，又觉得今天没有记入的要事。追想昨天，也是一样没有记入的要事，前天还是一样。再前一天的事却忘记了。我到后来觉得不做日记也算了。只把“天气”栏下记入一个“佳”字。“温度”栏下，不看寒暑计，学校中也找不出寒暑计来，我由我的直觉，随随便便写了“早六十五度，午六十七度，晚六十四度三十分”几行字，也不说明是华氏还是摄氏。吾父买这本日记簿的原意，是要我把住堂的一切经过——起居，饮食，勤惰，交际，读书心得，过失——逐本记入，不得间断。回家的时候，带回来给老人看。日久成了习惯之后，则不独可以减少许多过失，文字也自然会进步。这是吾父对我的希望，也算是一种严训。我不单不能照老人所希望的一一照行，还

把日记当作儿戏。我虽然算一个不肖子孙,不过一班做父亲的,过信自己的儿子是很靠得住的,很有本事的,能够把自己所希望的一一照行,也算是为人父母的通病,不单我爹如此,我有几位堂伯叔也是如此,还有几位友人的父亲也是如此。不能像天厂一样的对儿子尽义务,偏要对儿子要索比天厂所希望更奢的报酬;我想未免太僭妄了。

三十二

我们坐在大礼堂里,隔壁房内林先生的鼾音隐约听得见。晚饭的时候,林先生喝了两盅五加皮酒,他的光滑滑地颅顶——苍蝇飞上去要打跟斗的颅顶——红得发亮。先生有点醉意,很快意似的一贴席就熟睡了。他的孙儿林木生挟着一块石板和一册笔算教科,用半个足掌印着地皮,身体上伸下缩地从林先生的睡房里跳出礼堂里来。他的意思是怕惊醒他的老祖父。

"monkey 出洞了哦! monkey! monkey!"几个爱淘气的一齐笑起来。木生两个眼眶像铜铃一样的圆,也像铜铃一样的大,和他的瘦脸实在不能平衡(Equilibrium)。手短脚长,身材矮小,一脸的寒毛,所以同学替他起了一个绰名叫 monkey(猴子)。学校里不单有 Crane 和 monkey,我喜欢说话引人笑,他们就叫我 Parrot(鹦哥)。鹤鸣比较年纪小,肯用功,不多说话,但他说出话来就象有刺似的,所以人都叫他做 bee(蜂子)。凌君年纪小,性质驯和,同学没有一个不爱他的,替他起了一个绰名叫 Pigeon(白鸽)。喜欢抱着膝打盹的就叫他做 Seal(海豹)。胃弱,吃了饭喜欢睡中觉的就叫他做 Pig(猪)。此外有 Cow(乌鸦)。有 lamb(羊子)。有 donkey(驴马)。有 Hawk(老鹰)。有 whale(鲸鱼)。总而言之我们这 KY 学校是一间动物园。

礼堂里的席位很多,本来尽够他们用夜功的人坐。不过除

了前面几个近灯光能够看书的好位置之外，都是洋灯光线照不及的席位。所以都不愿意坐在后面。monkey也晓得光线太暗，看书伤目的卫生道理，跑到前面来找空席。只有二年级的Hawk君坐的那张板凳还有零小数点四（O·四）的空位——Hawk君的身体大，占了板凳五分之三的面积——木生便跑过去挨身坐下，Hawk君是“高帝子孙”，所以得了Hawk的封号，顾盼自雄。他有一种损人利己的私德非常的发达，爱做刻薄事，专以侵人自由，扰害人的秩序的生活为娱乐。他平时若放下铅笔，或钢笔，或毛笔，说了一句“oh！ dear me，”懒做工夫的时候，便要找同学替他开心。不是揶揄人几句，便要打人家几掌—— 一班小学生受他的害最深——他闲着没事干的时候，都要无风生波，给点难问题给人做，解解闷，消遣消遣。有谁敢侵犯及他的积威，便赫然震怒，一班鵪鶉和瓦雀子唯有待罪阙下，听凭鹰王处置罢了。听说老鹰喜欢吃死人之肉。Hawk君果然有点儿像鹰，他有一种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残忍性。monkey跑来坐在他旁边，他早就一个大大的不愿意。无奈学校规则那张板凳是要坐两个人的，没有法子赶开monkey。

“monkey要读书就安安静静地读书，不要像猴儿搔痒似的飒飒索索地动！”

“鹰！吃死人肉的鹰！哈哈哈！嘻嘻嘻！”木生给Hawk叱骂了，象受了一种污辱。但他自知实力不足，不能向Hawk君正式谈判取消这种污辱，想拿“哈”和“嘻”来掩饰自己的羞愧，当Hawk君的叱骂是一种戏谈，一笑了事。木生可谓知明哲保身者矣。不过他的掩耳盗铃计策到底不成功。他笑着望礼堂里几位第三者的脸孔，都象在低气压之下，呈一种紧张的气色，他晓得他的“哈”和“嘻”曲高和寡，他马上变了颜色。

“你那猴毛只管向人身边摩擦，摩得人怪热的。快滚开去！”

Hawk君鼻梁上和眉间的部位收缩起来，一块象平原的脸

皮，一刻工夫变成重山叠嶂，圆睁鹰眼，瞪了木生一眼，吓得木生全身打抖。

“你有什么权利赶我离开这张板凳!”木生接到 Hawk 君的最后通牒后，再想不出好方法来解决这个纠纷，他只有一个方法，背城借一。他明知战无胜算，但师直为壮，况且背有大国应援——老祖父睡在隔壁房里——弱郑虽不敌强楚，但木生自信万不至肉袒牵羊。他从板凳上轻身地一跳，跳在礼堂当中，这是他的作战计划。他取守势。他只防御，不敢进攻。Hawk 君伸出巨爪，向前直扑，一声猿啼，把林先生的旅梦惊醒了。鹰猿战争，变成林先生和 Hawk 君的斗法了。两个人张开口在礼堂里竞念咒文，彼此伸出手在空中东指西划。

三十三

星期五下午由三点至四点是体操时间，也是我们的野球练习时间——我们寒村里有这文明游技，以 KY 学校为嚆矢——刚响三点钟，我们下了林先生的历史那堂课之后，忽然下了一阵骤雨。值日生宣布野球演习延期至下星期。值日生这道命令一下，不独不住堂的学生挟着书包，赶紧回去，就连住堂的也大半归省，打算回家去耍两天，到下星期一才来上课。因为教会的学校规定星期六不授课，星期日要到礼拜堂去。星期六上午只由林先生由木版书籍里找一条题目叫学生们作文章。其实林先生也巴不得早点儿回家去。不过职司所在，不能不等到星期六那天出了题目之后才回去。林先生回去之后也要下星期一才能够到校，学生们也当天不缴卷，等到下星期一或星期二才交卷。有时候林先生把题目牌子挂在门框上面，全堂没有一只影儿去把题目抄下来做。星期六在堂做文章的只有他的孙儿一个人。这种现象伤害林先生的自尊心不少。不过八口之家嗷嗷待哺，林

先生念到这一点，几次把想提出辞表的意思打消了。

喜欢野球的凌启云君也担着一把用油纸做的雨伞，挟着书包，他怕路泞，弄脏了他新买的一双布面鞋，他把两个手指头勾着鞋门，提着跣足回去。他本不住堂，回去是当然的。他临去的时候托我：

“我下星期一如果不来上课，你就替我请一星期假。”凌君象初出嫁的女儿，舍不得娘家。

“做什么？”我听说他下星期不来上课，心里老大一个不快。因为天天上课我和凌君同坐一张板凳，彼此喜欢咬着耳根说笑。

“没有什么，不过我怕这回下的雨，不容易晴。……不晴也罢了。”最后一句，他象对自己说的。

“今天也爬粽子岌回去么？”由凌君家里至学校有五里多路，还要爬一个小岗。岗形像粽子，村人都叫他做粽子岌。

“自然！由唇路的近道还走得吗？”凌君像恼了，他像恨我不能理解他。我果然不能理解他，我对不住他。

“我也想到那岌下去买点干豆腐。我送你一程罢。且慢，等一等，等我拿了伞来同走。”我跑进房里拿伞的时候，遇着鹤鸣来找我，他问我到什么地方去。我说买干豆腐去。他像预先知道我和凌君同走，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去。我说顺便送凌君回去。我本不想告诉他我和凌君同行，但我又不情愿说谎。鹤鸣也很爱凌君，但他不喜欢我单一个人和凌君顽。我到此刻还不知道什么缘故。当下鹤鸣虽然没有开口，但他的脸孔像对我说：“你不是送情人回去么？”

我跑出校门口来，雨快要晴了，雨丝也小了，渐觉由云间有点日影辐射过来。凌君在 KY 学校的招牌面前，低着头，不知思索什么。他怕回去太迟，他妈妈要责备他么？他怕回去得迟，晚餐的稀饭——我们村里的习惯，不论贫富贵贱，晚上一顿都吃稀饭。说稀饭不如说粥妥当些。像胶一样的粥——给傍晚的凉风

吹冷了难吃么？他怕路道泞滑，在途中要打跟斗么？他怕下星期不上学，先生们要扣他的绩分么？我左思右想总猜不着他的心思。他低着头到底担心什么！我算不得是凌君的知已，我果然不能理解他。凌君！我那天真梦想不到你不会再来上学！我若预先知道，我一定不放你回去，像前个月下大雨那天晚上——同弄蚬肉汤送饭，吃完饭之后一同睡觉那一晚上不放你回去！

我们行到粽子岌山腹中，道路渐阴暗起来。夹道的丛林，雨浴之后愈显得苍翠欲滴，连苍白的天色都不放进来，更觉得山径幽暗。没有雨，我们都收着伞。点点滴滴由林间落下来的雨珠，滴在我们头发上——我们还梳着辫子——和颈襟里。我说水流进颈襟里难过。凌君说襟里倒不要紧，他只怕头发弄湿了不容易干要生虱子。山道上无数灿灿发光的金砂——砂碎云母片。几匹大黑蚁看见雨晴了由穴里跑出来吸换空气。竹竿上和树叶上都有几只蜗牛。我们俩快爬到岌顶了。我打算在这岌顶向凌君说 Good bye，我禁不住把送别歌的调子用口笛吹出来。

“……do re——me do……”

“不向灞桥挥。”凌君接着把最后一句唱了，象劝慰我，又象讥笑我。

我在岌顶望着一阵朦胧烟雨，送凌君一步一步慢慢地由岌顶下去。转了一个弯，凌君的后影在丛林里消灭了。

三十四

河西的段丘区域虽然宽广，但不是瀚海，也不是萨哈拉沙漠地方——愈走愈不得要领，找不出沙漠和山地界线的地方——站在台地当中望得见三边连接山地的界线，作个弓形。东境的界线就是南流的小河，由高山上下瞰，像一条银线，联结弓形两端，做一条弦。沿弓形的山下，都是人家。若不是这个作弓形的

山屏把段丘包裹着,无苍翠的背景,傍晚环段丘山麓的人家屋顶上高高耸起的烟林,或要冒充天际浮云去骗色盲和乱视的观客。

靠西南隅山麓有一个地势较低的小农村,是块洼地。村里有水灾时,最先蒙淹浸之害的就是这个小农村。村里农民多是姓凌的,所以有一个特别名词凌家乡。凌家乡的屋宇大大小小有二十多间,靠山建筑。就人口计约有三百之数。凌族的人虽多,凌君家里只他和他妈妈两个。

凌君的母亲是一个急功好利,容易被甘言蜜语所迷惑的女人。不单她,村里的妇人一百个中,说好听些,有九十九个半和她一样。其实是全数。这不是妇人的罪,是女子教育不发达时代免不了的现象。中国的女人都像藤树,也像瓜蔓,没有靠,没有缠,断不会独立地站起来。——将来我不敢说,意气冲天的女学生不要把我所说的一时代一部分的话便拿来做真赃确据,硬定我一个罪名"污蔑女子人格"。——村中妇女不单无高深的思虑,连很浅近的常识都没有,除了吃饭睡觉和男人制造亡国奴之外,没有认真的事可干,所以不是说上家长,就谈下家短。"某某在南洋碰着财神,发了横财,前个寄回几百块钱。""大妈!你还没听人家说么!某某病很重,怕不久快要不会吃饭了。""二嫂!可惜你没去看呀!做生日,点烛拜寿,真排场,真阔呀!""伯姆!亏你在那边出入还没听见!某某的二小姐已经定了婆家了。听说聘礼很丰富,一对金手钏和白洋三百块!"这些都是我们村里妇女的日常功课,养成她们贪小利的虚荣心和嫉妒心的功课,一种幸灾乐祸的卑劣根性能够在其中表现出来的功课。不单妇女,许多会念书的男子也和妇女一样的见识,看见他人的便羡妒,不自量力也想得同一程度的幸福,并不反省自己有无获得这种幸福的能力。看见他人的不幸,便喜欢到心儿在胸里不住地旋转,并不设身处地想到如果这个不幸移到自己身上来的时候,如何的悲痛。像这种人也配出来谈"改造社会""为国为民"么?

也有资格出来办公益事业么?

凌君有一位姊姊,他妈听信媒婆——专会拐骗人家的好女儿,去换谢媒钱充饱她的金钱欲的媒婆——的话,把她远远地嫁给邻县一位卸任知县的兄弟。媒婆来说做女婿的哥哥是声名赫赫的知县大老爷,论家产有两间当店和二百石谷田,论屋宇是堂堂的知县府第的新屋,论本人的才是村里最高学府中学校的初期生,论本人的貌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即使潘安复生,背着戴宗的神甲也赶不上。"知县"两个字挑动了她妈的虚荣心,她没想到她的爱女是嫁给知县的兄弟,不是嫁给知县做太太。她竟匆匆忙忙把女儿送了去换了四百块白洋的财礼回来。村人都说凌妈嫁女儿发了财,只有我一个替她呼冤。女儿的妆奁去了三百多块,请客谢媒又花了一百几十块。凌妈不单没赚一个钱,她连年辛苦拿血汗换来的几十块钱都津贴在这位知县老爷的弟妇身上去了。凌妈满望女儿过门之后,知县那边不时总有金钱的帮助。不料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没有半点资助。女儿回来的时候,还要倒贴几餐饭。她渐渐由女儿口里晓得知县老爷的确是嫡亲哥哥,不过知县的太太不是女儿的嫡亲姊姊——作算是嫡亲姊姊也不一定靠得住——知县老爷也不见得像爱他的太太一样的爱他的兄弟。她又由女儿口里晓得知县老爷的新府第虽然宽大,她的女儿只住旁栋一列房子里大的一间,正身的好房间都是知县的几位少爷小姐们占领着。她又由女儿口里晓得婿家的财产虽然丰富,不过和她的女儿全无关系,一切财权都在知县太太手里;她的女婿只会分利,不会生利,学校里的各种使费——要仰太太的鼻息。她又由女儿口里晓得她的女婿在学校里虽然会做一篇《曹操论》,得国文教员的"非董狐复生,无此严词正义,果出心裁,正未可量"一段批词,但家常一般的来往书信还写不通,通常的斤求两,两求斤的计算也还弄不清爽。她才知道媒婆说的件件不对,只有一件,媒婆没有说

错，就是她的女婿是个瘦长的身体，苍白的脸孔，两尺多长的光滑滑的松辫，六分多长呈黄蜡色的指甲，穿件长衫，带顶尖顶黑缎小帽子的美少年！

三十五

凌君的父亲是一家海产物店的掌柜，年薪三十六元。替资本家管理银钱管理了六七年了，他曾经手的数目不下数万，但都不是他的。他辛苦了这六七年，连本并利约摸积有两百五十多块。生一个女儿请族人吃几台酒，生一个男儿也请族人吃几台酒。凌君的祖母死时，凌君的父亲为母治丧又请族人吃几台酒——我们村里有一个恶习惯，看见人家里有丧事，不单不可怜他，帮忙他，还要群集到他家里去吃——请和尚做道场超度的时候，再请和尚和族人吃几台酒，营葬的时候又再请族人吃几台酒。两百五十块！那里够他的族人吃！这时候凌君房屋——凌君的曾祖父遗下来的不动产——卖掉了一间。前年冬天，凌君的父亲手中的钱用完了，心血也耗尽了，后园的树叶完全枯落之后，凌君父亲的幽魂也跟着残冬跑了。凌君的母亲因为经济困难，想把丧事和葬事简单了事，凌族有一位有钱的长辈马上出来干涉。

"你家里的一生辛苦，身后之事也不替他体体面面地做一做，做妻子的也过意得去么？"

"五叔父！我母子明天吃的米还没有，那里有钱请族中叔伯兄弟吃酒呢！"

"总应当想想法子呀！"

"五叔父！你替我想想，看有什么好法子没有？"

第二天凌君有一位从堂兄弟跑过来劝凌君的妈妈把第二间房屋卖给五叔父。凌君在一张卖契里的卖主名下盖了一个掌纹

的第二天，五叔父一家九口过来帮忙凌君治他爹身后的丧事，也一连在凌君家里吃几天。凌君治完他爹身后丧事之后，和他妈妈住一间半像厨房，半像仓库的房子度日。我想能够超度凌君父亲的幽魂到极乐世界的，怕就是凌君近时所受的生活上的痛苦？凌君为超度亡父的幽魂起见，——不是凌君自动的，是族人逼他，要他做道场超度亡父的幽魂——牺牲了他的衣食住费，牺牲了他的教育费，若还不能超度他亡父的幽魂，恐怕再没有方法能够超度死人的幽魂了！

环着凌家乡，有百几亩秧田，由凌族的人耕种，但这些秧田的所有权不属凌族的人，都是村中有钱有势的乡绅和豪商数十年前用贱价收买了的。他们自己有田不会耕种——不会耕田，不算羞耻，尚可以别图职业。把秧田的所有权让卖给农民，把换得的代价别营独立生活不好么？可怜他们连自己都不敢信用，怕自己无能力独营生活，把秧田卖了之后，浪费或亏了本，找不到饭吃，唯有坐以待毙。他们所以死守着祖先给他们的几亩田，借给农民耕种，可以分享农民劳力所得的结果。看他们无能力固然觉得可怜，看他们无独立性，要靠农民的劳力过活，又觉可耻。——要请农民替他们耕种，耕田的牛是农民的，撒的谷种也是农民的。踏田的是农民，插秧的也是农民，灌水的是农民，收割的也是农民。由撒种至收获，田主可以一点儿不劳动，只到收获期，跑去监督着农民收割(什么时候收割由农民自定，期定后，预先告知田主，请田主来临场监督)。你们不出半个铜钱，不流半点汗水，就享有农田所有权，使役农民的人，请倾耳听我的话。我诚恳地告诉你们，你们祖先买收农田所有权的时候，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黑暗时代，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未开化时代。现在时代变了，能够自食其力的人就是最光荣的人，不能够立生活，吃他人劳力所获得的果的人就是最卑劣的人。你们快把农田所有权让回给有能力耕种的人——你们

若有能力耕种,可以收回来自己耕种,流点汗水——换得相当的代价,拿去自营独立生活罢。你们如果还贪这种“不耕不织,坐吃坐穿”的小利,那么你们的最宝贵的独立性要日见日消灭,你们的最可耻的依赖性要一天一天的发达,最后你的人格也就随之消灭,精神上说起来你算是死人了。

田主和农民间的利益分配法,看田的等次而定。田大概分上中下三等,上的四六分配,中的五五四五分配,下的对分,更下的倒四六。更说明白些,就是田质好的,田主所得利益大于农民。田质坏的(即劳费多的)农民所得利益大于田主。凌族农民所耕的田的所有权大半是属韦族的。凌君的妈妈也向韦族承受了二三亩田的耕种责任,凌君觉得农民和田主间的关系完全是主仆关系,他对鹤鸣像俄国的农民仇视贵族一样。其实凌君是误解鹤鸣了。凌君尚未知鹤鸣的见解完全和他一样。

三十六

下了几阵骤雨,小河的水面增了尺多高,秧田间几口池塘也满贮了水。最喜欢的是村里的农民,其次要算是农民养的家鸭了。家鸭一阵阵跑进池塘里游泳。在水中转了几个跟斗还不尽兴,振开双翅拍拍地弄得水花四溅,随后那一列扁平弧形的橙黄色的嘴在水面上唧喇唧喇地乱窜。平日由山间流下来的水都给上段的秧田截着,灌流不到下段的秧田。雨晴之后,耕种下段秧田的农民都用水车把池塘的水输灌进他田里去。后来我才晓得凌君请假不上课是因为要替他的妈妈踏水车。他曾把踏过水车的脚底给我看,他一对脚踏肿了,脚底皮里面铺了一重黄白色的脓。

“妈妈!怕不早了,还不睡么?怎么今晚上四叔叔房里的洋时钟不见响呢?快要十点了罢!妈妈!睡罢!我们田里的工事

完了,明天有得空,帐目明天算罢!”凌启云一连踏了五天,今天下午才把他妈担任耕种的秧田灌溉完了。疲劳得很,吃过了晚饭,洗过了澡,早早地爬上睡榻去了。他妈妈坐在如豆的灯光下,望着台上摆的几个银角子和铜钱,按着指头一个一个地算。

“你快点儿睡罢!”她像生气似的不象平日说话平和。凌君把他妈的计算嘈错了,要她重新再算。

“啊唷!怎么我袋里的钱会差半个角子!不是你偷了去?启儿!……猪肉二两三分钱,黄豆油两半二分钱,我今天的支出只五分钱,怎么会去了一个小角子!一定又是你偷了去买什么铅笔,洋墨汁,不三不四吃不饱穿不暖的东西!以后要钱,再不先告诉我,仔细我开破你的脑壳!”这算我们村里妇女骂自己儿女,比较平和的话。

“咦!唏唏!妈妈又来赖我了!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了!自己不知买了什么东西忘记了,就来赖我!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凌君的小孩子脾气发作了,似恼似哭的重重地把床板子捶了几下。

“看你的鬼样子!看你向谁发脾气!你真要我拿柴棍子抽断你的脚胫么?”

“你不是借了给谁么?”

“啊!亏你提起我。冤曲你了。上屋的陈嫂嫂今天早上借了五分钱去,说陈大哥因急事一早到店里去,忘记留下小钱给阿桂儿带到学校去买点心吃。”阿桂儿是陈大哥的独一无二的娇儿,进了县立小学初年级,穿制服回来村里,领襟上铜铸的“县立高小”四个字,金光四射,射得陈大哥睁不开睁眼睛只管笑,也照得陈嫂嫂头晕眼花,只把阿桂儿抱在膝上盲爱。县立高等小学!过了四年会得廪增附美名词的县立高等小学!一年要收十二块白洋做学费的县立高等小学!凌君的妈妈没有这么大的经济能力送凌君进去,只在旁边羡慕。陈大哥在市里有一间小小的店,

店门口挂有一个长三尺宽六寸的红的金书招牌,上写陈发祥香烛神衣纸料发售”。所以凌君的妈妈相信陈嫂嫂,敢把五分钱借给她。

“妈妈!猪儿定给人家了么?鸭儿卖了么?妈妈怎么会有许多钱?米缸里的米还满着呢,要不到……”

“快不要高声的说!×伯伯听见了,不来取本,也来讨息!”

“妈妈从前允许给我买的假皮洋鞋,可以买了么?”

“我要把冬衣赎回来,气候快冷了。纸做的假皮鞋,穿不到两星期就破了,要来做什么?不要白糟蹋了钱!还是等我加紧做一对布面鞋给你好些。”

“布面鞋操体操的时候穿不得。”

“你还想上学去么?你前礼拜回来的时候,我不是对你说我托了廖先生么?他说到月底一定替你找一个好位置。启儿!妈妈真个等望到你读书出身有出息时候,老骨头早过几个山岗了!你不要单累妈妈一个辛苦,你还是到市里去月中做点工钱回来帮助妈妈,就算你的孝心了。现在时代还读什么书?我也没有资本缴你读书出身,凌家 也没风水出读书人材的。你看凌家十几代出有半个秀才么?”

“……”凌君伏在枕上暗哭,半点多钟不说半句话。

“乔教士的学费总要送去的。”

“你明天也好,后天也好,替我送几颗新鲜鸡蛋给你的洋先生吃,对他说你再不去上学了,学费随后送去。启儿!三两块钱的数目,在洋先生眼里,本不算什么。欠洋先生的学费的多着呢。不单欠他的学费,还吃他的呢。不过你没有吃洋教,所以洋先生没钱给你。洋先生不豪阔,不给钱给人,谁到他那边念书,谁吃他的洋教!”

第二天凌君脸红红的送了八颗鸡蛋到乔教士家里去。里头有两颗还是向邻家借来凑数的。凌君到底不好意思说以后再不

上课,他只说家里有事,一时怕难回校。乔教士很爱凌君温和聪颖,也有点知道他的境遇。临别时,像施洗礼的样子,一手按抚凌君的头,勉励了凌君几句。

三十七

断章取义,不可以人废言,凌启云的妈妈说得不错,“现在时代读什么书”?有聪明的子弟不一定有充足的经济能力求学,象凌启云君是个适例。有钱人的子弟又不见得个个都聪明会念书,象W君和Crane君是其适例。所以怪不得一班老先生们别有怀抱,希望恢复科举,用十年窗下一举成名的方法,还比较容易选拔真材。教育比我国发达十倍的日本,关于育英事业,尚不见十分发达。那么我国更不消说了。我们村里还有一个阻害教育的迷信,也是凌君的妈妈说的“凌家也没风水出读书人材”一句。我还记得鹤鸣出日本留学之后,天厂劝一位学生的父亲送他的儿子到日本去求一副专门学问。因为天厂知道那位学生的父亲是位资本家,不是没有钱缴子弟读书的,他的儿子也天性聪颖勤勉好学。但那位学生的父亲也和凌君的妈妈一样,说他族中百年来没有读书种子,风水屋运所限,不可强求,勉强求来反为折福,儿子还是叫他继父业,做生意好。

凌君去了三个星期之后,我才晓得他到邮局里当邮差去了。我写了一封信寄给他,信中多用了几句安慰话,伤了凌君的自尊心,他马上托人带了一封信到学校里来给我。

“我天天替人家送信,没有替自己送过信。天天看他人欢欢喜喜接他的亲戚朋友给他们的好消息,总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接信的人读信的时候,到底尝的是怎么一种滋味。我现在也尝到读信的滋味了。

“你说‘望你暂时忍耐……来日方长……再可求学。’这是坐

不垂堂的公子说的话;你的境遇比我好加百倍,自然会说出这种话来,我也不怪你。但我的意思却与你不相同。我以前也以为只限于学校里能求学,现在我觉得人只要有志求学,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学可求,无论到什么地位都能够求学。你看贵族学校——举人老爷做监督,廪生老爹做舍监的中学校里面,受吾村最高教育的贵族子弟,他们学出什么学问来了!我不相信他们是真的有志求学,他们是徒慕虚名——羡慕五年后的优拔岁贡罢了。

"我告诉你,我能够对国家的交通事业尽点儿力,就是我的光荣。我能够代社会增点便利,也是我喜欢尽的义务。一二年之后我升级至W市总局的检信员,就是我的希望。我一方尽我的职司,一方还可以自己用功。……"

凌君是个安贫的君子,知命的达人,循序渐进努力自爱的青年。我不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了。

我在KY学校不待毕业,就跑到省垣进了法政专门学校的特别科——毕业之后有奖副贡称号的特别科。我在KY学校三年级那年,村里的县立高等小学校自创办以来已满了四周年,有许多新式的廪生秀才像蚂蚁一样的爬出来。"贵府少老爷官印某某由县立高等小学校最优等毕业,蒙××××学部尚书某,××××××总督部堂某,×××××××提学使某,会同核准……奉旨奖以廪生出身……"的黄报条贴满了村里的白粉墙。还有几位平日做梦都没梦及自己儿子会得"廪生"称号的虚荣心很重的有钱的土绅士,今日看见自己儿子也居然是一位廪生老爷了,欢喜得心花怒开,大吹大擂请村人吃了三天喜酒。后来问他的儿子怎么会这样本事竟考了一个最优等的成绩?他的儿子说,最好成绩是机械体操,在杠架上象猴子一样的盘着跳跃,先得体操教员的九十五点。其次是嗓子好,试验那天唱《中国男儿》歌,唱得异常清脆,异常嘹亮,喜得音乐先生眉开眼笑,又给

他一个九十八点。其次是把毕业试验的算术题中最难的一题“鸡兔同笼”算出来了,又得了算术先生一个八十几点。最后因为面孔生得体面好看,年轻的修身先生竟给他一个满点。这四位教员联合起来,给了他一个廪生。他和我一同进了省垣法政学校的特别科,所以我认得他。体格检查的时候,法政学校的体操教员很称赞他的体格好,怕他考国文场落选,特把试题预先抄出来寄给他,还替他做了一篇很堂皇的文章一并寄来。他也老老实实把这篇文章抄上试卷里去。他竟高高的在榜上占了第五名考进校了。

三十八

我不是不知道KY学校的英文算术工夫实在比县立小学的程度高加百倍,不过我不情愿受一班新式廪生秀才们的冷淡,所以想由偏途得一个副贡头衔来抵制他们。这时有一个好消息传到我们村里来。就是我们村里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三权分立”的新名词。说什么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几年之后就要分立,说什么到那时候县里要开一个县议会,县官之外还有一位审判员要来我县里专管司法方面事件,三个机关各办各事,彼此不能干涉。后来又听说县议会的议员由各乡选出,有监督县官的大权,所以一班半绅不绅,半棍不棍的都跑出来奔走运动。最初说彼此不能干涉,后来又说县议会有监督县官之权,弄得一班乡绅们似懂非懂的日日在议论新政。他们心里都有点不舒服,不过是今上陛下的谕旨,他们自命老臣的人哪敢反对?只有司法独立,另派审判员的消息,引起了村中绅士的官瘾,都逼着子弟进法政学校。当时不单一村,全县的人个个都有法政热,象一种狂潮,都趋向那边去,连我和鹤鸣都被拖进这狂涡里去了。我们本来志望习一种专门实科,无奈没有我们可进的实业学校。虽然有一

门七年制的高等工业学校,最初四年预科所授的课程还是中等程度。最后三年的本科只说要办,没有说必办。中国政府说话是很随便的,随时可取消的,后来竟至不办也不一定,那不是白哄我们读四年中学教科书么?拿四年的经费进三年的法政特别科,作算毕业后不能得职,也先赢得一个副贡,就不亏本了。这都是当时一班学生由求学经验上得来的经济思想。进高等工业预科的个个都是很诚恳的学生,果然给政府骗了。

还有一间高等学校,是大学的预科。是有中学毕业资格的人才能进去,三年毕业奖举人出身。当时学校虽然林立,但都系初办,还没有毕业生,所以也别办预科——高等预科,也是大学预科的预科——三年间把中学课程赶完升进本科。读完预科三年,和中学毕业一样待遇,分等奖拨优贡。这间学校有一个特色能够引一班有钱人的子弟进去,就是本科毕业之后不独可得举人的称号,万不情愿进大学的,可以做知县。这种办法,莫名其妙。既当他是大学的预科,虽然毕业,还没有完全的专门学问,怎么马上叫他做知县呢?况且既分文理两科,就要叫他们做知县,也只能叫文科的人去做,怎么连理科的人也叫他做知县呢?这种奖励法弄得一班学生把求学的根本大目的忘掉了。他们以为进高等就是做候补知县,只要把这几年混过去,并不必管有学问没有学问。

又还有优级师范和方言学校,都系五学年制度,两年预科,三年本科,毕业之后都奖举人。不消说前者是养成中等教员的学府,后者是办理洋务人员的制造所。不过年限太久,我认得几位方言学生像饿犬一样的张开口,正待一位十多岁的小孩子把“举人”的空号投进他们口里去。不料来了一群同盟会的人,把这位小孩子赶了去。他们看见这举人的美名词再没希望了,象冤沉大海的咬牙切齿痛恨起革命党来。革命之前学校林立,革命之后学校日见裁汰,学校经营日见缩小,真免不了那几位方言

学生窃笑了。

当时学生的学风,不论文科理科,不论师范方言,不论高等法政,他们都置不问,他们只埋头窗下,想如何做一篇文章去博国文教员的拍案叫绝,如何做一篇文章去博同学的一唱三叹。得了教员的批词和同学的称赞之后,自己再摇头晃脑地高声朗读几回。文章做好了之后,他们就穿长衫跑出去充公子少爷,到茶楼酒馆里过日子。我和鹤鸣在省城住了几年,险些儿给他们同化了去。

我想把我离开我们村里,来省垣的时候,凌君替我送别的情形说给读者听听。不料论及当时所办的学校就脱线的枝枝叶叶说了一大篇牢骚话。我晓得读者早听厌了,一定把这篇牢骚话略开不读。不过著者别有一种理由,不能不借《冲积期化石》发发牢骚的。

凌君送别的情形很寻常,他的送别词也很简单。我动身赴省垣的前三天就告诉了他,他马上就约我那晚上到邮局里去看他,因为日间他不得空。凌君近来清瘦了许多,脸色也苍白了许多。他像多读了中国固有的言情小说——能使一班活泼青年意气消沉的卿卿我我的小说——他的快活气质变成了忧郁气质,他近来说话总是悲悲楚楚的。我几次看见他悲郁的样子,真想把他抱在怀里安慰他,又怕他发恼,不敢妄动。我到后来才知道他患了一班青年所常患的情欲自遂病,他象患得最厉害。

凌君那晚上拉着我的手到一家小面店里去。凌君叫了两碗汤面和三十个水饺,在如豆的灯光下,分吃起来。

“这不算是饯别,你不要弄错了我的意思。我们一别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得会面。我们在这里聚一聚,作一个临别纪念,彼此便不容易忘记。你说是不是?”

“……”凌君在邮局里打工,一天只得二角钱的工钱。他花了今天所得工资的半数替我饯别,我如何敢不领情?无奈我感

激凌君万分，思念到凌君爱我的情和他的境遇，一种悲楚之气早把我的鼻孔充填着，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不单不会吃，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们的作别词只有“多通音信”和“保重”两句。

三十九

有几位由KY学校考进县立中学校的回来母校说，中学的英文和数学的实力程度万赶不上KY学校的（著者是指十余年前的故事，不适用于现在，因为当时县立中学初办，没有够程度的教师）。不过县城中学毕业，升进省城的高等。省城的等高毕业，升进京城的大学。进士翰林的学位，指日可望。只要有钱吃过穿过这几年之后，功名自会到手，实力有无，正不必管，这是当时做父兄的个个还怀着科举热，以为子弟一进中学，便如雨后春笋，笔直地发展起来，直冲云霄。这是一班做父兄的喜欢子弟进中学的理由。制服的领襟上有“官立中学”四个铜字；学校正门左右挂两虎头牌，一边写“学堂重地”，一边写“禁止喧哗”，上边还加挂两根藤鞭子，威严得很。出操的时候，一个学生撑一枝重不过三斤的木枪；这些中国固有的古董品当时也引起一班青年的羡慕心，不管实力如何，情愿跑进“官立中学”去寄宿吃饭。有几位在KY学校念了五六年书的学生，也跑进官立中学的一年级，重新习加减乘除，念ABCD。他们不是自己求学，是替他们的父兄求名。

三年级的Y君到第二年春天也考进官立中学校去了。中学当局怕初年级的英文数学教师的程度赶不上Y君的，把Y君插进最高级去。那时候的最高级是中学第三年程度，听说算术快要教到开平开立了。到了暑假Y君跑回母校来探望旧同学。会面之后，略叙别后情状，马上论到暑假期内的消遣。其次论哪

一家的酒楼茶馆的价钱便宜,饭菜好吃。其次是开女学生品评会。又其次才论到暑假试题的难易。我们的算术才教到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天厂出的试题并不难,不过他不把教科书里面习过的问题做试题,他出的试题都是应用问题,因为他最不喜欢学生们没有理解的暗记。这回的试题里面有一题是从算法统宗里面摘出来的:

“东村大女隔三朝,五日西村女到。小女南乡路远,依然七日一遭。何朝齐至饮香醪?请问英贤回报?”

试验的时候一时心急,我没有把题意懂得,就放弃了。我拿来给Y君看,Y君念了之后就连说有趣,但仍然不晓得用那一条方法去解释这个算题。他抄了回去问他的担任教师。听说中学的担任教师也一时头脑昏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是一个最简单的最小公倍数的应用例题。

官立中学的物理教师也有许多学问上的笑话,我把他抄记在这里,并不是我有意刻薄,这些错误也不是教师的过失,是当时教育当局的罪。当时没有养成完全的中学教师的学校,够程度的教师从何得来呢?中学的物理教师教授学生至流体力学时,他说压力传达的原理是怕斯卡尔发现的,所以叫“怕斯卡尔原理。”他又说:“亚启默特斯原理”是亚启默特斯发现的,所以叫做“亚启默特斯原理”。后来物理先生教授至电磁学,也用同样的笔法说,“岱那谟(Dynamo)”是名叫岱那谟的学者所发现的,所以用他的名字去纪念他;“可依尔(Coil)”也是名叫可依尔的学者发现的,所以也用他的名字去纪念他。

化学教师把总论里面的物理的和化学的理论一概从略,只把各论的元素说明按字句念下去。不知道是药品不行呢还是玻璃瓶子和试验管不坚固,先生每次在教室里的实验,不是打烂瓶子就是烧破试验管。后来先生气了,把实验废掉,只有讲义了。

“俄国旧都曰莫士股。南非洲之东有一大岛焉;曰玛达喀士

股。美国西部有一大通商口岸曰三桓西士股，即吾人所称为旧金山者是也。合瑞典挪威二国之地曰斯干地挪维亚‘士股’……”

上面一段是地理教师的讲义。地理教师是一位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教师，他不知从什么地理书上抄了许多“士股”出来，他不像单念一部地理教科，他费尽苦力才发现出的“士股”。他居然对学生说，他研究了许久，才发现西洋地名后面多加“士股”两个通用文字，是西洋地名的特长。后来有一位学生站起来质问，为什么中国山东省东部又叫做“山东士股”呢？

体操先生听说是位正式东洋留学生，在一间日本人专为中国留学生办的速成中学毕了业，很会操小学校的柔软体操，（著者也进过一间日本人拿来做生意的速成中学，两年毕业，一切学科固然不懂，连柔软体操都没学会，所以常自叹无中学体操先生大才。）只不会兵式体操。中学生操兵式，操时个个把一枝木抢抬在左肩上，这还可以说是西洋变通式（法国米国墨西哥兵士进军时常有用左肩抬枪者）。只有他们在荡荡大道上进军的时候，排做一列进行；操练的时候也排做一列操练；看得乔教士发笑。乔教士说，西洋没有这种兵式操，也不像日本兵操，或者是支那式兵操罢。

我晓得这种种情形，虽然我爹逼着我要考中学，我宁死不愿进去，所以我忙进了省城的法政学校，我知鹤鸣不进官立中学，村人都说天厂和我爹爹舍不得出学费。后来我爹和天厂出更高的学费送我们在省城念书，这种谣言才息。一句话，父兄不容易做！贤父兄尤不容易做！

四十

鹤鸣在 KY 学校卒业后，自信这僻隔的县里再没有适当的

学校收容他，天厂也不象村中一班热心想做“老爷”“太公”的父兄，拿出资本来叫子弟跑到中学高等去买举人贡生。鹤鸣的飘流运命也就因此定了。到了这时代——不许人躺在草原之上，待黄金鸟飞进口里来的时代，爱育鹤鸣十余年的，虽然荒凉，但总觉得有点儿恋恋不忍去的家乡也不得不把鹤鸣放逐出去，叫他看还有比它更广漠的世界，叫他看不像它那么宽和的，不许勤勉努力的人和懒惰荒嬉的人受平等待遇的世界！

鹤鸣在KY毕业后一年，适值美国政府拿中国人的钱办的学校——在这间学校出身的人只感谢美国人，不感谢义和团，可谓数典忘祖。若不是义和团，中国政府(不论前清不论民国，不论南不论北)那肯真心诚意拿出钱来作育人材。——招考，鹤鸣得天厂的许可，单一个人，带一个当时学生所常用的皮箱和一个铺盖跑出省城来赴考。

“向汝年稚，今既壮矣。毋徒恃聪明怨无知遇，毋徒知收获不事耕耘”。这是鹤鸣动身前晚上，天厂勉励他的话。到了次日吃过早饭，鹤鸣跟着天厂和他久居了十余年的老屋——门墙剥落，楹梁朽坏，不久就要倒下去的老屋作别的时候，老屋也像含着两泡眼泪送他，像叮嘱他快点儿回来替它支持这快要倒的门户。“能够支持不能够支持是未来的问题，不敢预料，但你能够把我送出去，信托我做你的中兴帝王，你的名已经不朽了。作算我赶不及回来，替你支撑形骸的门户，但我自信一定能使你灵魂得永生。”鹤鸣也觉得很悲楚似的，暂拿这个简单的作别词去安慰那愁眉泪眼送他出门的老屋。

天厂送鹤鸣至河畔，看鹤鸣上了民船之后，站在码头上望着几个舟子把他的爱儿载了去。以远大事业期望鹤鸣之天厂此时也觉得太阳光线在他眼睛上闪灼，站在船首的鹤鸣，总望不清白。鹤鸣站在船首，望不见他爹的一对眼睛在太阳光线下部闪灼，他只望见他爹和平时一样的笑颜送他，他此时再忍不住！他

忙在衣袋里取出一条白巾搁在额鼻之间。

鹤鸣动身前春雨绵连的下了一星期,江水陡涨,顺流之舟势如奔马。鹤鸣是初尝长途旅行的滋味,不免有一种悲感和欢感合成的感慨,靠着船舷望两岸的雨后风景,都像向他作惜别之词。舟向东北流六小时之后,急转南下,河面更加阔大,有由深山幽谷出平原大道之感。反对方向逆流而上的几艘民船,都张起三面白帆,满孕河风。鹤鸣才觉得有点儿寒,再不贪看风景,忙回了里来。鹤鸣躺在舱里,拿本平日自己喜欢念的《双孝子噀血酬恩记》来解旅愁,他一对眼睛虽然盯在书上,但他脑里记挂着的就是今后旅途的前程和家里的慈父,他读了点多钟了,还没读完一页。他只觉得书上的字愈认真看愈看不清白。舟子叫客人准备晚餐饭菜的时候,他才晓得太阳早下山了。

到了晚间,江风愈冷。昨晚上和父亲同睡,一张薄毡尚嫌郁热,盖此时季节,已达夏始春余。今晚上睡在舱里把带来的被褥全数翻出来,还觉得奇冷袭人。江水泛滥,平日水浅舟子最担心的滩险,绝无忧虑,所以通宵行驶,赶明朝好看韩文公祭鳄鱼地方的名胜。舟子一面摇桨,一面哀歌动人。歌中的意思,不外思乡两个字。旅客骚人听着个个在被襟里咽泪。舱底的水声也象“远别！远别”！的在下面怨鸣。鹤鸣可怜他才十六岁的小孩子,同舱的又认不得一个人,他那晚上抵不住江面的凄悲气压,那晚上在民船舱里被蒙着头整整地暗哭了一夜,天色微明时才睡下去。

四十一

次早舟抵潮城,东江三大支流的水总会在这块地方,一时不能南下,因为潮城附近,陵谷起伏,作成一个峡谷,把滔滔南流的水势截着,像化学实验的漏斗,水量不能一时消流下去,把潮城

围着变成意大利的水都 Venis 城。

鹤鸣跑出船头。眺望江面,只见滥滥泛泛的黄波紧紧的把城墙围着。靠城墙一带的屋宇都象建筑在水上面。听说水面高涨时候,舟过峡谷异常危险,所以南下舟楫都碇泊近城码头,待水面低落。无数小艇围着鹤鸣搭的江船,讨生意做,想搭客雇他们到城里去。还有几艘小艇是载些食物用品来求销售的。鹤鸣的生长地方隔潮城只三百多里,方言就变异起来,艇夫和做小生意的人说的话鹤鸣一个字不懂。他怕水面一时不能下落误了考期,他想雇条小艇上去搭本日的火车出海口去。他请了同船的一位通译雇定了一条小艇,艇资三角钱。

鹤鸣把皮箱和铺盖搬过小艇之后,自己也从江船跳进小艇里面,向船夫和同舱的搭客作了几句道谢的话,一日之情,也苦得恋恋不舍。艇离江船愈远,扒艇的两个黑壮汉的脸孔愈觉得可怕,鹤鸣便联想到旧小说里面载的舟子谋财害命的故事来。果然不错,一位较年老的艇夫笑嘻嘻地左手伸出三个指给鹤鸣看,咕噜了几句。次指着滔滔的黄波叫鹤鸣看;也咕噜了几句。次再从右手加伸出三个指头,合共六个指头给鹤鸣看,也随着咕噜了几句。又其次把他的右掌向鹤鸣摇了一摇,也咕噜几句。最后 把艇浆取起来重新向艇面上一掷,表示他不送鹤鸣到岸的意思。鹤鸣暗想只加三角钱给他,便可保全性命,自然很愿意向他点了点头,只怕答应了他之后,得寸进尺,再来要求。但这个扒艇的倒无奢求,看见鹤鸣答应了他,更笑得眼儿没缝,提起艇浆,拚命的扒驶,弄得一头一脸的汗。艇子也象得了加速度,如飞地奔向码头边来。鹤鸣喜出望外,觉得这个艇夫还算是善良百姓。

鹤鸣才离小艇,又发生出一条难问题,就是要请一个挑夫把行李搬到停车场去。鹤鸣的三角钱,激起了艇夫的义侠心,代鹤鸣叫了一个挑夫来,说挑到停车场只要两角钱的运搬费。他还

问鹤鸣要乘轿去么。鹤鸣不是图省钱不乘轿,他是怕挑夫把他的行李挑了去,要跟着行李跑,一步不敢放松。

鹤鸣生长未开化之国,所以十六岁才知道火车是怎么一样东西,停车场是怎么一样的建筑物。他把平日看的洋画里的火车和停车场去拟想潮城外的火车和停车场。岂知事实和他的幻想大相矛盾,他大失所望。他还有一件很不明白的事,就是停车场的场长是位木屐儿,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听人说铁道公司确是中国人办的,不过拿中国人的名义去请政府保护不若拿外国人的名义去请的有效,所以公司中人不得不利用日本人。

潮城北廓外有一座小山,名叫葫芦山,停车场召集客人的铃声响后,像长蛇的列车由这山背跑出来。鹤鸣监督着挑夫把行李送进车箱里之后,才跳进客车里。坐定之后,从车窗伸出头来看月台上送行的人。驶夫手中的绿旗闪动之后,火车也就展轮。轰的一声,鹤鸣险些儿由座席上倒下来。机关车想把列车向前拖,列车反向后方退缩尺多长的距离。这明明不是鹤鸣初次坐车胆小,责任全在机关车上的运转手了。

火车开行之后,速度渐加。由车窗望车外景色,分外有趣。夹铁道两旁的电柱,树木,及人家都顺序的往后退,稍远离的树林和屋宇却象跟着列车跑。更远的丛林,也不前进,亦不后退,只不住的自身团团环转。在铁道旁游戏的儿童,火车过时,一齐欢呼起来。在秧田里插秧的农妇和踏水车的农夫,也渐时歇息望着火车如飞跑的去。鹤鸣贪玩车外风景,暂把思乡之念,和旅途前程的疑虑都置诸脑后了。

四十二

鹤鸣不知道由潮城至海口中间有几个车站,也不知火车到海口要几个钟头。他只看了几个像茅屋,又像他村里有的凉亭

的车站在车窗前走过去。他的眼睛里给风吹了几粒煤灰壳进去。弄得他睁不开眼睛，流了许多眼泪。他再不敢伸出头去在车窗外张望。他只安安静静地坐着拿条白手巾去揉眼睛。过了一会略觉好些，渐觉有点困倦，因为他昨晚上没好睡，今朝也没吃饭，开车的时候已经下午点多钟了，但他总不觉肚子饿。他只靠着车窗，紧紧地闭着眼睛，听从火车把他拖到哪块就到哪块去。

没有一会，一阵喧嚷之音吹到他的耳鼓里。他忙睁开眼睛来看，火车已经停了。到了海岸的停车场了。鹤鸣在家里就听见这火车公司的办事人很没有章程，对搭客的行李全不负责任，车到之后，把行李都抛出月台上去，要搭客自己跑前去守着自认。所以贵重的行李常常纷失。有时候行李的车掌和车仆肚子饿的时候，便把搭客的食品取出来饱餐一顿，象他们有特享的权利。

鹤鸣跑到行李车箱前，他的两件行李早由车内丢出在月台上了。幸得他来得快，没有给人冒领了去。一群挑夫按着搭客的行李向着搭客咕噜咕噜地喧嚷，象在那边争着要挑。鹤鸣忙跑过去把自己两件行李拉到自己身边来，有一个挑夫马上跟了过来向着鹤鸣咕噜一个不清爽，像问鹤鸣要到那一家客栈。鹤鸣只管摇头。那挑夫知道鹤鸣是外客不懂话，也不再咕噜，只把两条络行李的绳子放在鹤鸣的皮箱上面，站在鹤鸣身边，一步不动。鹤鸣看见这种情形，有些担心，怕这位黑壮先生图赖要求高价的运搬费。万一由争论酿成打架，不单自己是才满十六岁的青年敌不过那又高又大的黑汉，况且黑汉手里还有一根四五尺长，直径三四寸粗的扁担，自己只一枝铁柄小洋伞那里抵敌得住。鹤鸣还看见两个挑夫因为争挑行李争论起来，三言两句之后，各园睁枭眼，直挺扁担，在月台上就打起来。鹤鸣愈觉得害怕。

许多客栈的伙伴都拿招贴来招生意。只不见鹤鸣望的那家客栈的伙伴来。鹤鸣初次出门死守着他爹爹教训他的话,到那一埠进那一家客栈好些,所以觉得除了他爹说的那一家之外,其他客栈都是靠不住的。

月台上陈列的行李渐渐搬空了,搭客也跟着散了。鹤鸣在月台上望着渐变黄色的太阳光线,心里有点着忙起来。急时有急计,难为他马上想出一条妙计,他把想进的那家客栈的名字告诉了站在他身旁和石像一样的挑夫。他只望那位挑夫不议价钱,单把行李挑着走就好了。喜出望外,这个挑夫比潮城的艇夫好商量得多了,他知道鹤鸣不懂恬,并不提议价钱。他一面络行李一面指着轿问鹤鸣要不要。鹤鸣还疑心他想骗行李,只管摇头,摇得挑夫发笑。其实鹤鸣错疑了他,他见鹤鸣是个文弱小孩子,怕鹤鸣不会走路。

鹤鸣拚命地跟着挑夫弯弯曲曲跑了许多条街道。转弯过角的地方,更加紧紧地跟着。他无心绪看街道的闹热。他像挑夫一样的出了一身大汗之后才到他爹爹嘱咐他进的那家旅馆,那挑夫放下行李和帐房说了几句话,帐房像给了一角五分钱给他,他拿着扁担和竹签子低一低头忙跑回停车场去再等生意做。鹤鸣此时良心发现,很替那位挑夫可怜。那个挑夫拿这么大的忍耐力只图得一角五分钱,还受了他的猜疑,当做恶棍看待。到第二天栈房开来的帐单明明写着“由停车场至栈的行李运费四角”,鹤鸣很替挑夫欢喜,觉得这个挑夫应当有得他四角钱的功绩。岂知鹤鸣是给栈房骗了。

那晚上鹤鸣遵守着天厂的命令,去拜访住在这海岸的几位亲戚和从堂兄弟。他上从来没经验过的旅途只两天,就寂寞到极点了,他遇见他们说不尽的欢跃,但他们招待他却极寻常。鹤鸣还没达到“宗族交游光宠”的地位,他不过一个在通都大邑里争饭吃的贫童,无论到什么地方谁肯和他握手!

四十三

到了第二天客栈的伙伴跑到鹤鸣房里来问:“要过香港去的,就是先生么?”鹤鸣第一次听见有人叫他做先生,不觉一对耳朵根发烧,他不知道怎么答应才好。但他且不答应是不是,他觉得反问这位伙伴一句最好。他问伙伴轮船是哪一点钟开船。

“下午一点钟开船,不过行李得早些送下去!”

行李去了之 后就有一个小仆人来叫他去吃饭。吃过了饭,鹤鸣想快些到码头去看搭怎么样的轮船。他跟伙伴走到码头不见一条大轮船,只有无数小艇和帆船密密地填满了沿岸海面。就中有一只帆船装载着许多行李,皮箱,竹笼,网篮,皮包,枕箱等大大小小堆在一个舱里。鹤鸣认得他的行李也堆在里面。他和伙伴坐在帆船里还等了好一会又来了许多不是同栈房的客和伙伴。船夫才慢慢地向港外驶去。帆船在海面上一起一落,没有一丈也有六七尺的起伏,鹤鸣有点儿害怕。海面上象有无数的汽笛东响西应,接续不断的悲鸣起来,弄得鹤鸣心慌意乱,象很担心这重海不能够渡过去。船身半漆朱色半漆黑色的轮船,先给了鹤鸣一个不快之感。它两旁两个出入口象“死神”在那边张开口等一班不运的人跑进去,好证明它的神通广大!

到了轮船大舱里面,伙伴替鹤鸣找定了一个席位,把行李交带了之后,才取出一张船票来交给鹤鸣,并坚嘱鹤鸣不要把那票子失掉了。舱里送行的人比搭客还要多。不过鹤鸣认不得一个,但他也不稀罕。

鹤鸣一个人闷坐在舱内的一隅,足足等了两点多钟,还不见轮船转身。再过一会,他听见舱面的钟声打了八响,他晓得已经下午四点多钟了。又过了半点多钟才听见钟声只响一次,就有几个水夫由舱面跑进来把舱门封锁起。再过一刻听见汽笛呼呼

地悲鸣了三次，然后听见舱底下咕隆咕隆的轮音。鹤鸣站在圆形的铁窗前，望见对岸的建筑物一列一列地绕着他环转。

轮船出了港口，有一位洋奴提着一盏大洋灯领一位红毛鬼到舱里面来。舱里搭客看见了这位红毛鬼，睡着的坐起来，坐着的站起来，像南非洲逐水草而居的土民，看见他们的酋长来了都爬起来拜接。鹤鸣不知道什么一回事，总以为凶多吉少，后来才知道是来收船票的。鹤鸣近旁有两个劳动者，开船的时候吃了些酒，呼呼地睡熟了。红毛鬼走到他们面前，像恨他们不恭恭敬敬起来迎接他，他用脚尖去踢醒他们。在这洋船里英国人踢中国人是寻常事件，鹤鸣早听惯了。不过那位提着大洋灯的洋奴也帮着主人踢兄弟，鹤鸣实在不忍看，忙背过脸去。

次早九点多钟，轮船到了 H 埠。登岸之后，鹤鸣脑里添了许多感触。他对国家的观念就在这 H 埠发生的。七八层楼的洋屋子直冲云霄。宽十多丈的大马路上的马车，汽车，人力车，电车和白人，黄人，黑人，棕色人，直可以算达到肩摩毂击的程度了。“小偷敦”之称，名不虚传。鹤鸣初睹文明都会，眼界一新，本应当喜欢才是；不过他看见在马路上走过的黄帝子孙个个都颜色悴憔，精神颓丧；头上缠着红巾，身穿黄色衣裤，手提一根短棍，在马路上徘徊的黑汉还要比我们中国人活泼得多，强健得多；他老大的一个不快，从此他精神上又多添了一重苦恼！

鹤鸣在 H 埠的旅馆里，认识几位友人，也是到省垣就学的。里头有一位 S 君曾到过省垣几次的，同伴都推他做旅行团的领袖。鹤鸣一个人跑了几天，又不懂话，寂寞极了；听见他们在那边议论船到省城的时候，如何的雇小艇子，如何的搬送行李，如何的找便宜客栈；早想跑过去加入团体。有旅行经验 S 君果然眼睛厉害，知道鹤鸣是初出庐的生客，马上过来招呼，问鹤鸣到省城之后想住哪一块；鹤鸣把我在省城的寓所告诉他，S 君当下很侠义地答应一到省城就送鹤鸣到我寓里来；鹤鸣像卸了重荷，

感谢S君不尽。鹤鸣在H埠一天很安心的跟着他们逛公园，坐电车，上菜馆，登旗山，兴犹未尽，天色早黑下来了。

四十四

法律愈麻烦的国家犯罪的人数愈多；规则愈繁重的试场里，挟带枪替之风也愈盛。有前场有后场，有初试有复试，有正取有备取。按名呼点就象监牢检点囚犯。但中国挟带枪替之风，还是世界第一。诸君听我这几句话，不要就开口骂他们挟带的请枪替的人弱志薄行，你们还要可怜他们太把政府的儿戏看认真了。他们以为政府真的要审查他们的卷子，所以诚诚恳恳地干出这种伪造学问的事来。他们没有意料到应取的名额早当做一种馈赠品送给人了。声名赫赫有权有势的公卿大夫推荐几名来，作算认不得"上大人，孔乙已"，教育当局也不能不把他们取起；这要算是中国特有的丑态。任用私人，还可以拿"志同道合"来强辩解嘲。只有干涉教育权，把不够程度的考生，强要教育当局收取的人的性根比"男盗女娼"；还要卑劣！你们干这种卑劣的事的人固然不配谈"为国家作育人材须认真慎重"！你们干这种卑劣的事，本无高尚的动机，远大的目的；你们的动机是由"宗族交游光宠"的虚荣心发生出来的，你们的目的也不过对一班没程度的弱者示恩夸功罢了。你们如果真爱一班没程度的弱者，尽有光明正当的方法去扶助他们，何必给他们一个毕生莫洗的精神的污点！你们不是民国元勋么？你们不是革命巨子么？你们懂得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真意么？你还是和满清官僚一样的腐败，一样的卑污，那又何贵乎革命呢？你当革命是一利权利争夺事业，你就千错万错了！

你们没资格没程度的弱者！"我诚告尔曹"，人于物质的生命之外尚有精神的生命。你如果是不能耕，不能织的无能力者，

还犹可说。你们不是以中华民国未来之主人翁自命,以改造中国自任之有为青年么?何必贪此区区小利,自愿为精神的永世不得抬头之弱志薄行者呢?你们有此种无独立性无自尊心的行为,你们的物质的生命虽然安全存在,你们的精神的生命已经受了一个致命伤了!你的人格已经斫丧无余了!你们的同学,你们的友人在鄙薄你们!你们向推荐你们入学的恩人道谢的时候,作何感想,也不脸热么?

鹤鸣这回来省城投考的留美预备科也就免不了上述的亡国现象。不单北京的正式考选如是,各省的预备选送也是如是。四月间的初试鹤鸣考了一个备取第二名。正取八名备取四名,正取备取也一样的复试,鹤鸣更觉得莫名其妙。既然同样复试,又何必分正备呢?复试去留定后,再按成绩或按人情面目的厚薄分正备不迟呀!鹤鸣由此时就晓得中国政府的办事是形式的,虚伪的,无意识的。

听说北京的留美预备校的考期改了,延到明年,省城的复试也就改延至年末十二月了。鹤鸣在省城闲住无聊,总想先进一间学校,从事学业,免致空度光阴。那年六月恰好陆军小学校也招新生。鹤鸣自忖自己的体格年龄学力无一件不合,就赶了一封信去和天厂商酌。他以为有这种好机会,料准他爹爹再没有不答应的了。岂知天厂复了一封信来,大大的给鹤鸣一个失望。天厂信里说“你所论就军校的事,很有道理。你的性质,你的体格,也很合格。”天厂信里又说“你的性质,你的体格虽然合格,可惜你所处的地位不许你就军职。”天厂信里又说“凡就军职的,不是父兄原隶军籍,则必出于无可奈何(如征兵制度)。做父母的断没有喜欢看子弟就军职的,不论中外民族敢决其必同此心理。像德国日本虽然有所谓勉助子弟尽军职的美谈,也不过矫枉过正,希图虚名罢了。”天厂信里又说“所以还勉之勖之者,都是表面上掩社会的耳目罢了。一般伪爱国者便张大其词,唆人家的

子弟出去杀人或给人杀,要无识者才信他们。”天厂信里又说“兄弟多的尚不见得乐意投进军籍,况你兄弟寡鲜只一个人!”天厂信里又说“无意识的信教,要做牧师们的奴隶;无意识的爱家,要做族人的奴隶;无意识的爱国,也只做一般狡猾政治家的鹰犬罢了!”

四十五

鹤鸣在省垣等留学预备科的复试等得不耐烦了。到了九月间得了天厂的许可和我的怂恿进了法政学校的法律科专门部。入学试题是“与秦父老约法三章论”。鹤鸣做了一段可通不通的形式的文章,说什么“九州之大无国籍不能稽也,万民之众无法律不能治也,治地固难,治民尤难,故善治国者求治于民即所以求治于地也”,得了阅卷的老先生一唱三叹,赏了一个“笔力稳健,声调铿然”的批词,高高的占了第三名。

我和鹤鸣只别半年,现在又同学了。并且我居然做了早一学期的上级生。鹤鸣初进学堂,我告诉他那间房子是校长室,那间房子是事务所,那间房子是礼堂,那间房子是他的教室;那一位是某科主任,那一位是某科教员,都是无足轻重的话,但我对他说的时候觉得有一种以先进自居的虚荣的快感。

法政学校的学生像日本国民有分等级的,——拿功名富贵来分的等级——第一等是在省的候补知县们,第二等是举人贡生廪生秀才们,——科举废了,只好从法政学校出身——第三等是富豪子弟,第四等就像我和鹤鸣一类的人。前三种人并不是研究学问的,学校里面也没有许多学问可以供他们研究。当教员的都是只来日本一年便领到三年才得毕业的文凭,日本话还不懂一句的私立大学学生。他们既无实在的法律知识,又不会和前二等学生咬文嚼字做四六八股。所以前二等学生只图文

凭，不要讲义。第三种学生都是为满足他们父兄的虚荣来进法政学校的，说明白些就是他们的父兄都有官瘾的；肉食者鄙，不消说也只望毕业，不愿上课的。所以学校的成绩只有我们第四等学生常占优等。

省城的学校不论法政方言，不论师范高等，都是一种形式的，虚伪的功课。鹤鸣大失所望，上课上了一年多，只抄了几册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刑法，民法，国际法，行政法的讲义外，那里有半点实学。鹤鸣最痛心的就是讲义里面有许多“场合”，“小作人”，“为替”，“手续”，“引渡”，“手形”，“切手”等不容易懂的新名词，和行政法里面有“北海道厅”，“台湾总督府”，“大藏省”，“递信省”之组织研究。像这班囫囵吞枣的早熟的留学生若不是筹备中日合并，为什么把日本神田摆夜店卖的五分钱一册，明治十八九年出版的讲义买回来一字不改地抄出来教我们！鹤鸣看见省会的学校已经绝望，他只幻想——也为中国祷祝——北京的大学校或者好些！但他再没能力进去——不是没有学问上的能力，是没有经济上的能力。幸得他也没有进去；他进去了之后，包管和进了法政学校后一样的后悔；因为他认得几位北京大学毕业的友人又到外国得了哲学博士的学位，但他不单不认得 dr/dt du/dt，连计算事物消长用的，最普通的二项式定理(Binomial Theorem)也不懂得。像这班人也自称“我的专门是哲学”，“我的专门是经济学”，并不惭愧。那么只好说中国的哲学者，经济学者比外国容易做些罢了！

论到学生生活，我只有四个字去评他，就是“文弱淫靡”。说好听些，个个都想做贾长沙庾子山，说俗些，个个都想做多愁多病的贾宝玉张君瑞。不是痛哭流涕，就是自作多情。明明是热闹繁华的珠江夜景，他们驾一艘小艇在江面上转了一转，便要高吟什么“击楫慷慨，珠江之风月凄凉……。”他们跑上五层楼的粤王台上，喝了两盅黄酒，高兴起来，便要在壁上题什么“凭吊遗

踪,犹有隐痛。”他们跑到北郊的金娇墓,息鞭亭,遇见一班窈窕的女学生们便要装出歔欷流涕的样子,引她们的注意。

他们里面最流行的文艺就是《石头记》和《花月痕》。我们班中有一位L君是个《红楼梦》鼓吹者,和他谈论时,他不是念“侬今葬花人笑痴……”便念“盖积劳所以致疾,而久郁所以伤生,崄岨之驰驱,风如牛马;……”念完了自己鼓掌称赞文字如何艳丽,声调如何激楚,听得鹤鸣发笑。

四十六

我和鹤鸣在省城过了两年多学生生活,看到了老大帝国改成共和,增长我们的阅历不少。经一番惊天动地的改革,各行政机关的内容倒没有什么变更,只把名目换了。“总督”改为“都督”,“按察使”改为“司法司”,“提学使”改为“教育司”,“巡察道”改为“警察所”,“某某学堂”改为“某某学校”。办事的人,所办的事,还是和满清时代一样没有变更。革命的新产物只有三件,一是军队之增加,二是想做官的人数增加,三是“黄花岗”新名胜。

革命之后,我们学校里的教员个个都做官去了。有推事,有检事,有课长,有课员,有顾问,有谘议,有秘书,有参谋,算不清爽。从前一班教员,是由日本回来的,早熟的大学生,虽没有真学问,但编起讲义来还文字通顺,不致贻笑大方。现在来了一班比前一班学问上既要打一个大大的折头,念前教员编的讲义又念不断句。我和鹤鸣要算资格最老的学生,看见这种情形,不免常发感慨,作白头宫女之叹。

民国初兴,新人才缺乏之声四起,政府也乘此机会,做一种高等慈善事业,选援了两百多名学生,分送东西洋留学。我和鹤鸣也跟了他们到日本来。

鹤鸣得天厂的许可,直接由H埠东渡。我因为我爹爹不信

叫我先回家去看一看，然后再来日本。所以比鹤鸣迟五十天才动身东渡。

我是搭法国邮船来的，由香港至上海，由上海至神户一路风平浪静。船到神户停泊后，我打算上岸，由神户坐火车到东京去。后来听说因为上海霍乱流行，不准搭客登陆，由上海出发日起计满一星期后若不见发生病人，才准登岸。在神户港内泊了三天，日本港医和警察，欺视法人，摆起大模大样的架子。消毒呀，洗刷呀，闹得全船天翻地覆，体重两百斤的法国船长——对船员骄傲万分的船长，也只得唯唯听命，敢怒而不敢言。中国搭客都替法国人抱不平。船长为买医生和警察的好感情起见，大张盛筵请他们吃。他们竟欢喜到肩膀乱耸。里面有一个医生还出两列黑牙嘻嘻地笑。我想他对自己的牙齿卫生还没尽职，怎么也有资格当医生呢？

船到横滨那天恰满了一星期，幸得搭客中不见有病人发生，我居然登了云涛烟浪里的三神山。我在神户港内发了一封信给鹤鸣，鹤鸣果然和一位不认识的朋友来接我。我们的行李了最初搬到税关里去，检查之后才领得出。有一位搭客带了一盒芭茜烟之外，还有几条是在船里没吃完剩下来的，查货的说一个只许带一盒，今多了数条，要打税。那位搭客说既然要税，不如送给你老人家吃算了。那位查货的看见没有第二个同事在旁边，便在盒里抽了三四条芭茜烟，装进自己衣袋里去，笑着叫那位搭客赶快收拾行李。

我们在横滨停车场乘车向东京进发。我在车里指手划脚地高谈阔论，引得全车搭客的视线都聚集在我一个人脸上，我才觉悟他们是听我说外国话。最奇怪的就是日本女人个个都背着一个方体小薄团。我便问他们日本女人是不是这样纤弱懒惰，背着薄团，可以随处歇息。问得他们都失笑了。

四十七

和鹤鸣同来接我的也是新派的官费生,姓崔名鸿飞。他和鹤鸣同舟东渡,在东京神田同住一家馆子。我初来自然也跟着他们同住。馆名叫做S下馆,我们到了馆门前,我本来性急,也不除鞋子,马上就跳进去。跪在门内几个花枝招展的美女都狂笑起来。里头有一个稍大的竟站起来,胆敢伸出手来拦阻我,不准我进去,啊唷!你不准我进来么!鹤鸣忙叫我除鞋子,我才想到日本人尚保存由中国学来的席地而坐的古风。

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不反省自己的不是,专责备他人的不是,所以中国人和日本人永久没有和睦的希望。此或系东洋人的通性。中国学生受了日本人的轻蔑,便咬牙切齿痛骂起来。其实何苦生气!我们当先反省私人的行动有受他轻蔑的没有。如果有,就应当改过,日本人的轻蔑当他是一种良药。若没有受轻蔑的行动,那么日本人的轻蔑便是轻蔑我们的国家,不是轻蔑我们个人;我们更不必生气,只潜心努力就够了。不过一般带日本人所称的“鸟打帽”,在神田跑来跑去的中华民国留学生,遇见打扮得好看的女人,便停步翻转头来不转睛地目逆而送,是什么一种丑态呢?

中国学生对待日本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排日货,二是不和日本亲善。前者是我们为图经济独立,实业发达,不待日本的侵略及侮辱后才行的积极政策。受了日本的侵略,日本的侮辱之后,才大声疾呼“排日”“排日”——只五分钟的热诚——早为外国所窃笑了。难道日本人不侮辱我,不侵略我,便不排日货,终久靠日本的货物来维持我们的日常生活么?我们要知道排外货是中国固国本的一大政策!不能因你们血气未定,全无定见的感情作用,任意取舍的!你们的时冷时热的排日,早既黔驴技

穷，何不潜心努力，准备做最后济河焚舟的秦孟明呢？至以“不和日本亲善”去恐吓日本，更是小孩子的话。你们留学生若利用中日亲善的名目，图日本人的厚遇，那么你们的思想更为卑劣！小孩子给强盗打了一个嘴巴，哭着说不和强盗要好，以后排斥强盗，你想想不把强盗的牙齿笑掉么？你们真以为日本有诚意希望中日亲善么！日本人怕“真正的中日亲善”比我们还要怕得厉害！他巴不得不和你亲善，可以在中国不客气的自由行动！你们不要误解我是中日亲善的主张者！我是恨一班无识的中国人——不论政治家，学生们——动不动就拿“中日亲善”去要挟日本人，利诱日本人，其实日本人在那边缝着眼睛笑！你看东京本乡追分町和汤岛天神町的中华学会，不是主张中日亲善的日华协会为我们留学生办的么？日华协会的伪亲善，不消我再说，诸君都知道了。他办这种寄宿会纯是为营利起见，他们管理寄宿会的，办理伙食的，用事的一班人不是靠我们住在宿里面的人吃饭么？一句话，我们除潜心努力求最后胜利之外，再没有第二条更好的方法对付日本。你们血气未定的学生们不是常对日本说“我国富强之后就和你打一仗”。但日人反问你“黄国到什么时候才富强呢?”你又怎么样的答应他呢？不认真涵养实力，徒借口舌争衡，要算我国民性的一大缺点！

我望国人以后再不要向日本人说“你如不答应我，我就不和你要好”的小孩子话了。因为“不亲善”是既定的事实，再不能因部分的一时的感情作用为推移的了！

四十八

鹤鸣和崔鸿飞君决定了进东京市郊外目白村的文书院书院。是东亚同文会办的，是一间速成中学校。校舍的建筑费用，听说是东亚同文会借为中国培育人才的美名向中国官场和华侨

商家捐募的。现在东亚同文会为赚钱起见，把我们校舍的正身给了日本人办一间“目白中学校”，把我们的书院附属在楼下近厕所的两间又小又黑暗的教室里。我不情愿进去，只在神田预备学校学习日文。鹤鸣和崔君便搬到郊外近书院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子共住起来。

神田有中国的Y.M.C.A.会馆。是四层楼的洋房子，办有寄宿舍。有一位友人劝我到里面去住，但我不情愿进去，因为我常到中国Y.M.C.A.会馆去顽，总觉他们办事人收罗会员，有点像上海四马路的野鸡，收得太滥，只图会员多，不管会员的好坏。他们办事人还有一种弱点，就是不能实行Y.M.C.A.的会章和规则，他们只图讨一班学生的欢喜，一点不敢直言正谏，怕伤了感情，受留学界的排斥，把他们的Y.M.C.A.会馆弄得门可罗雀，那么他们办事人的饭碗就不免动摇起来。潜心努力，认真学问，进日本官立专门学校以上的学生，十个有九个不进Y.M.C.A.的，由这一点就可以晓得中国留日Y.M.C.A.的真价。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Y.M.C.A.里面的人藉“为主工作”的美名，每天吃饭睡觉之外，只撞撞台球，按按风琴，吹吹口笛，唱唱赞美诗，说说几句浅近英国话，便空度了他们的有用光阴。他们有点象日本幼年学校出身的军人，除了军职，再无啖饭之地；他们除了吃宗教饭之外，怕不会干别的专门事业。我怕沾染了他们的惰性，所以不愿进去。

S下馆的宿费太贵，我搬到一家小下宿叫T.Y.馆住下，天天到预备学校去和一班初来日本的学生，象小孩子呀呀学语，鸡鸣犬吠起来。明明是“吃饭”，日本人偏要叫我念“饭吃”；“走路”念“路走”，“看花”叫“花见”，“饮酒”叫“酒饮”；全没道理，念得我七窍生烟，几次想打整行李趁便船回去。幸得日本人脸皮厚，亏他们自称五大强国之一，文字还不打算独立，要借用我中国的汉字。所以我们话虽不会说，学会了五十个像蚯蚓跳舞的假名后，

居然会把日本新闻念下去。

最能使人的廉耻心泯灭的就是日本的公共洗澡堂。最肮脏的也是日本洗澡堂。赤条条的一丝不挂混浴在一个水槽里，怪不得有一位害羞的中国学生初进日本澡堂，穿着裤子跳进水槽里去。水槽水面上，浮着一层脂油皮垢，日本人就在里面洗头抹脸，亏他们脸皮厚，还笑中国人不洁。晚上的水槽，常发一种阿谟尼亚臭味。不知是哪一个日本人公德心薄弱，还是摄护腺力弱，跑进水槽去放尿。我闻见这种臭味，再不敢下去了，在外边取了几盆冷水浇了身赶快回去。日本人喜欢洗澡的习惯却是真的，不过他们的衬衣不知过几个月才换一次。我在澡堂里看了许多日本人洗了澡之后，还把给垢腻涂满了快转黑色的衬衣穿上，这也可以说是爱清洁重卫生的国民么！试看穿反领洋服日本绅士们，他的硬领，不是给汗浸成黄色，便给油垢涂成黑色，亏他脸厚说日本国民的好洁性世界第一！

我住的房子是四铺半土席的，面积不满方七尺。这不满四十九平方尺的小房子，用途甚广。书斋是它，寝室也是它，食堂是它，客厅也是它。经许多人赤着足踏来踏去的土席，到吃饭的时候不抹干净就把它做食桌，到睡觉的时候又把它做寝台，也是一种未进化的不洁习惯。入乡随俗，只好忍耐下去。过了半年几个月之后，就有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之感了。

四十九

我住的 T.Y.馆主人是一位寡妇。她的大儿子今年进了中学的二年级，但她还喜欢用白粉填补她脸上的皱纹。她像中了铅粉毒，脸上没涂粉的时候一块青，一块黑，像死人的脸色。她颈部的两条胸乳锁头筋（Musculus Sterocleidomostendens）只有一重苍白色的薄皮包裹着，她右顾的时候，左边的筋纹愈高高地突

出,右部作一个小窝儿容得下她的小女儿的一个小拳。头上半黑半黄的毛发也白了好几根了。她喜欢用一枝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爱用的洋伞——淡红绸面镶边的洋伞,和她的小女儿差不多高的洋伞。她喜欢歪着头笑嘻嘻地把两列像珍珠一样的牙齿给住在她馆里的年轻学生们看,告诉他们她今年只二十九岁。我想她的大儿子已十五六岁了,难道日本女人也像印度女人早婚十三四岁便生小孩子么?后来我知道她是一种病癖,她喜欢说自己年轻,更喜欢听人说她年纪轻。有一次我对她说:

“主妇!你装扮起来,没有人敢说你是廿九岁,只猜这是廿三四的女人。”

她听了我这句恭维话,欢喜得眉开眼笑,晚饭时候炒了一大盘鸡蛋给我吃。我想练习几句日本话,所以常跑下楼去到她帐房里闲谈。同馆住的多是中国人。天气渐渐的冷了,此时是十月杪了,帐房里烧着一大炉火,暖和得很,跑到帐房去烤火的,不单我一个,都是想练习日本话的。

再过几天,东京下起雪来了。我和鹤鸣崔君三个都是才由岭南山中跑出来的,初次见雪,分外有趣。就中崔君更觉高兴,因为他是喜欢饮酒做诗的人。雪一连下了三天。初雪那天,鹤鸣和崔君赶了一封信来叫我到他们家里去赏雪。

我由鹤鸣那边回来,差不多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下了电车之后还要步行二十多分钟才得到 T.Y.馆。街道上敷着一重羊毛毡,任我踏着走。电柱上几盏明暗不定的电灯,因为店檐上厚积了一重雪粉做背景,更显得暗澹无光。像冰一样在街道上狂奔怒号,余雪片片,在空中像飞蛾一样在大空中翩翩跳舞。我因多吃了几盅葡萄酒,醉意未消,愈觉得风冷,紧紧地把斗篷缠着身体,还不住的打抖。转过一个弯,街道更狭小,也更幽暗,一个站岗的巡查,乘无行人,在派出所的后面撒尿。我不禁笑了。巡查听见我的笑声,象不好意思,忙把尿放完,拖着剑叮当叮当地

向反方面跑了。

再过两个星期,学校都停课了。日本房屋门前皆对称的插两根青竹和几丛松叶。街道上红黄黑白的旗幕蔽天。没有一条街不挂“岁暮大减价”的大广告旗子。电影戏院的音乐队大吹大擂走过的时候,一群小孩子跑到街路上抢着领他们沿路分散的广告。小孩子们只望快点过新年,不管街路上跑来跑去的人——还没有把钱弄到手,怕回去看妻子的愁眉泪眼的人——心急。T.Y.下馆前有一家当店,平时很冷落的,近两三天来,门前如市。有一个年轻女人,穿的衣裳很旧,颜色也很悴憔,背负着一个小孩子由当店里面跑出来!站在街心沉思什么似的,偏着头站了一刻,又急急地跑到一家卖年糕的店里去。她像没留心她背上的小孩子,在冷风中熟睡了。受生活的压逼,受习俗的压逼之妇人哟!不幸之妇人哟!你是我今年岁暮之第一印象!你是我在日本初次度岁之深刻印象!

五十

三十一日那天我到鹤鸣和崔君寓里,准备在他们家里住到出年初三四才回自己馆里。除夕那晚,月明如昼,庭前几株松树映在纸屏上像一幅淡墨画的古图画,绝不微震,天空愈见得寂幽沉静。天无片云,苍穹愈高,星数虽多,在月亮之后,都觉幽暗无光。天底作惨白色,象死美人之脸。我们吃了晚饭同出神田看闹热。鹤鸣说除夕晚上窃盗最多,临出的时候,叮嘱下女,叫她坚守门户。下女正在火钵上置一枚铁网,焙年糕吃。她说今晚上守岁,不愿睡觉。

从鹤鸣家里到停车场只过一个野原和几条草路,除了路旁草面的露珠——月光线从那边反射到我们眼里的露珠——和在空中悲鸣的飞虫外没有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什么。近停车场的

时候,才听见电车的轮音和汽笛声。

神田的中国菜店,都给留学生紧紧地挤满了。每间菜馆都歌舞太平。有猜拳的呼声,震耳欲聋。女性的,哀淫的,幽怨的,如泣如诉的弦管之音,听之令人堕泪作夜泊秦淮之感。还有的是唱《空城计》《硃砂痣》《过昭关》等,音调嘹亮,直贯云霄,一个个日本人在下楼怆怆忙忙走过的时候,都停着脚听听。鹤鸣叹了几口气,我也几乎要下泪。崔君说他们就忘了前星期在"和强乐堂"(日本租给人开会聚集的会场)为库伦问题开留日学生总会议,决议和俄国开仗的事了。开会时候的悲歌慨慷情形,声泪俱下的爱国言论,一致表决的敌忾态度,监场的日本刑事和警察及旁听的新闻记者都感叹不已。若叫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在神田中国菜馆酒楼前走一遭,又怎么能够怪他们变感叹而为轻蔑呢?

我写到这里,我才想到没有把留日学生对库伦问题的态度告知读者。不度德不量力,虚张声势,是我们中国国民性六大缺点!没有把握,不先准备,马上就说和外国开仗,说了之后不负责,只叫他人去干,自己便跑去吃酒!这种事情谁也会说,谁也会干,虚张声势的敌忾心,只能利用一次,第二就不灵验的。中国人的民气,更不消说,外国人很有研究的,比我们自己还要详细。对外国早黔驴技穷了!一次返国抵制,过了五分钟多带几个留学生来,到第二次抵制时又同回去,再过五分钟更多带几个来,准备第三次抵制时,更多人回去,面子上好看些。殊不料,到第三次,任几个平日爱出风头的爱国志士力竭声嘶在那边叫人回去,他们却不情愿再花川资跟志士回去,过五分钟后再跟了回来!听说有位志士到日本邮船公司买船票,公司里卖票的劝他买往复票省钱些。他说暂不回来日本,因为他向学校作了最后的告别,他向同志也唱了易水寒的歌。日本邮船公司卖票的说得不错,这位志士果然带了一班学生回去后,他老人家一个身轻脚快的跑回来毕业。

我只认得一位真志士,我不记得他的姓名,他给爱出风头那位志士骗回上海去那年,他只十二岁,所以我暂称他做童年志士。我想借我的《冲积期化石》代他表彰表彰。

作算日本和中国开了仗,这位童年志士仍可以不回中国去,尽可在这边尽心求学。我相信日本人决不会害他。他跟爱出风头的志士回上海之后,救国团本部先派他在码头上招接回国的学生和分派徽章。次派他在英界大马路叫卖《旧恨新愁录》和《救国周刊》。他很相信爱出风头的志士们说的话,他认定军事协约成立后中国马上要亡!——他不知中国早亡了,——他诚心诚意的爱护曾抱育他的壮丽山河!他想凭他两肢弱腕挽回颓衰的国势!他受了日本的教育有迷信的爱国心!他在马路上垂着不竭的,热诚的,纯洁的两条泪泉,向往来的人演讲日本人在山东虐待中国同胞的痛史。往来的人听着个个垂泪,个个都想抱着他接吻,去酬谢他的爱国热诚。他把他的汗和泪换来的钱供一班爱出风头的爱国志士到新世界大世界去顽,到四马路各酒楼去吃!他们北走燕京,南游百粤的旅费,回家的川资,回日本的船票,也是童年志士天天在马路上拿汗和泪换来的!

五十一

一个月,两个月,爱出风头的志士们先跑回日本赴学校开课的期日。其次一班无所可否回去看闹热的也跟了转来。抱着一脸热诚跑回去,看见上海麻木不仁的状态灰了心的一班人也跑回日本了。童年志士所得的报酬就是回到家里给父兄严重的责备一顿,训戒一顿,他才知道他受爱出风头的志士们骗了。他穿着单衣回去的,他回日本的时候,遍地皆雪了。他不象爱出风头一班志士的脸皮那么厚,他受不起学校教师的讥诮,和同学的揶揄。日本人都笑他是五分钟的爱国热诚,他的脑神经和他的脸

皮一样的柔嫩,他再敌不住这种羞辱和刺激,他自己退了学。

他退学之后,精神顿呈异状,他看见日本兵士便指着说:“这是杀害中国人的强盗!”他听见人提及爱出风头的一班志士的姓名,他便说:“他们是未来的卖国贼!”他跳进火车或电车里面,若没有座席,他便大声叫:“我大中华民国人进来了,你们小鬼不起身让坐么!”遇见日本警察便骂:“我过的时候你这守门犬怎么不举手立正!”骂完之后,一个嘴巴。他进了精神病病院,他到底给谁害了?他的天真烂漫的头脑中,谁拿了一个不彻底,不自然,不适时机的早熟的爱国思想放进去,害了他的一生!

我们在神田夜市逛了一转,崔君买了一付荷兰花牌(Whist)回来。到了鹑山(郊外村名)的梅东草庐(崔君和鹤名的住的屋名),早过十一点钟。我们在外面叫门,叫了一会,不见里面下女答应。仔细听了一听,里面的鼾音隐约听得见。打算守除夕不睡觉的如嫣(下女的名)也敌不过寂寞,对沉默之神降服了。崔君和鹤鸣再叫了几次,又连搥门几次,才听见如嫣爬起来。门开了,如嫣站在里面揉眼睛向我们笑。火钵里面的火息了,如嫣到厨里去烧了几颗红火炭拿进来。我们围着火钵把新买的荷兰叶子取出来,如嫣也参加进来帮我们,一直赌到三点多钟才睡。

外边的人说如嫣是鹤鸣的情人,又有说不是鹤鸣的是崔君的,我和他们两个最亲密,常来往,也看不出到底谁是如嫣的情人。如嫣才十七岁的小女儿,已经不是处女了。她来梅东草庐之先已经认得几位中国留学生了。我只知道崔君认得如嫣是鹤鸣介绍的。

鹤鸣初在S下馆住了个多月,吃日本固有的,臭硫化水素的黄萝菔和腥臭的死鱼吃怕了。有一天晚上他只一个人在馆里。崔君也给日本固有的腐卵臭味赶跑了。鹤鸣在四铺半席的房子里,五烛电光之下,盘腿坐在土席上,望着下女端进来的方漆盆,心里便作恶。盆里摆的是一小碟腐卵臭黄萝菔;一匹约有三根

手指粗的酱油煮鱼，又冷又腥；还有一个红漆木碗有盖盖着，打开来看是白豆酱汤熬水豆腐。盆旁边一个饭桶，里头的饭也快要冷了。鹤鸣才把筷子拿到手里，又放下去，叹了一口气。看一看腕上的表还没过七点半。再由洋服里面袋里把荷包取出来开，里面还有一张一圆的钞票和几个银角子。他忙站起来，把鸟打帽戴上，往楼下跑。跑到门口，在鞋箱里找自己的皮鞋时，厨房跑出一个下女来。

"到外边散步去么？饭吃过了么？"

"唉……"饭菜不好，不是下女的责任，鹤鸣恨得不合道理。他不高兴答应下女的话。下女忙跑过来，拿一个鞋刷子替鹤鸣擦靴子。鹤鸣此时很觉得过意不去。

"早点儿回来！"下女跪在门首送鹤鸣出去。

五十二

跳出S下馆门，就有一家中国菜店，鹤鸣肚子饿了，赶紧的跑进去。

"客！"掌柜的来日本做了十几年生意，"客雇三""主雇四"的叫不清白。也亏做惯中国生意的下女懂得中国人说的日本话。

"请上楼来！"很娇脆的声音从楼门口吹进鹤鸣的耳朵里来。鹤鸣上了扶梯，跑到楼门口，一位年轻的侍女向他一鞠躬，然后引他到后厅里一个座席。

这年轻侍女请鹤鸣坐下之后，自己也拿一张椅子过来在鹤鸣旁边坐下。

"韦先生！不吃烟么？"她从胸带里面取出一盒香烟，拿一支送进口里咬着，一面把香烟盒送到鹤鸣面前。她脸上不住的微微含笑。这个下女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的。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姓？她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得我呢？又恨自己日本话没学

会,不能流畅的详详细细追问他。他看见她劝烟,只说一句“不会”!说得她狂笑起来。

“不会不要紧,这种烟吃不醉的,吸着装体面的。你看我只呼烟,谁会吸呢?”她像知道鹤鸣日本话程度低,一字一句的慢慢说。她还把所吸进去的烟通吐出来给鹤鸣看。鹤鸣还没想出在什么地方认得她,想问她“你怎么知道我的姓”?但要翻译回日本话有点不容易。到后来他把一月来积在脑里的“片假名”一个一个的搬出来。东拖西扯凑成了一句“你由何处到此处”?像在教室里背念给先生听的样子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说出来。她再狂笑了一次。鹤鸣很不好意思,有点恨起来。很解人意的如嫣,看看鹤鸣要恼了,忙推开椅子站起来,笑着鞠一鞠躬:

“对不起你了,贪说几句话,茶还没送来给你。等我拿了茶来再告诉你。你要吃什么菜?告诉我吩咐厨房去。”如嫣的姨妈在京桥开一间旅馆,鹤鸣初到东京在新桥下车后跟了几位同伴在如嫣的姨妈旅馆里住了两天才搬入中国人街——神田神保町今川小路一带。那时候如嫣还在京桥旅馆帮她的姨妈在帐房里招呼一出一入的客。她在客簿上抄写过鹤鸣的籍贯姓名,所以她认得他。她没到客室来招呼。所以他不很认得她。前三四星期她姨妈的栈房烧掉了。她只得一个人跑出来找饭吃。她的姨妈一家搬到横滨海岸去开一间小饮食店,也叫她去帮忙,但她不情愿离开这繁华闹热的东京,能使女人的虚荣心一天一天发达的东京!

如嫣在这块地方遇见鹤鸣,像旧友重逢,故意编出许女人喜欢说的博男子同情的感伤的过去历史给鹤鸣听。鹤鸣似懂非懂的只管含笑点头。他从没有和女人交际过,他从来是迷信“男女授受不亲”的戒条。他今晚上看见如嫣对自己一见如故的态度,他才知道中国女人是还没有解放的,所以对男子装腔作调,没有半点大方态度,不是佯作羞涩便傲慢无娴雅庄重的态度。她们

的心理不是当自己是男子所渴求的珍贵品自高其价值,便是表示对男子不能平等争衡的铁证!试看各文明先进国的女性有谁像中国特有的女学生的怪样子!

十八岁的青年只身出国,亲戚故旧没有一个,相往来的都是新交的和他一样——比他还没有深思的年轻学生,鹤鸣又是承有父系的感觉锐敏的神经质,到东后发生一种悲寂的旅愁。他在下宿里面,利用中日两同邮政有特别协约,邮税便宜,差不多一星期要写两封信寄回家去。他参观了上野公园的动物园回来即刻写封信告诉他爹爹,他游日比谷公园回来他又写封信去报告他的爹爹。后来天厂来信问他是不是到日本去练习写家信,鹤鸣回信说写家信是他近时发现一种减却旅愁的方法。他周围的朋友,有比他年纪大的,有比他小的。论事实上的年龄,鹤鸣不算最年长。论精神的年龄,鹤鸣的态度最为老大,常说许多杀风景的话令他们的笑颜呈一种不高兴的脸色。“哀伤为贤者之母”,哀伤亦为不幸之源,曲高和寡,怪不得交际社会都讨厌他。

五十三

如嫣近来占据了鹤鸣的胸坎的一部——不止一部,占领全区域,她的影子在他脑里不住的徘徊。

每天下午由预备学校放课后,他经过十字电车路回下宿去。停留场的乘车的,下车的,站着呆呆地等车的呈一种杂沓现象,是一幕社会的悲剧。附近兵营里的喇叭,工场的汽笛是悲剧开演时奏的音乐。在他眼里不住的振动的一列木造建筑物浮突在惨暗色的苍空上面,是悲剧的背景。胁间挟着一个皮夹,俯首沉思,像担心资本家不久要把他辞掉。几个十三四岁的学徒,有乘自转车的,有拖货箱的,有背负重荷的,都匆匆忙忙像怕回去迟了受店主人的责骂,今晚上两碗饭吃不下去。其他脸色,态度,

服装,年龄,一一不同的各怀着一种悲哀,连几个放学回去的小学生的天真烂漫的颜色里面也贴着由他们父母传染来的对人生的哀伤的薄膜。你们敢在这大舞台上登场的名优哟!你们虽然负着冰河时代以后的主人翁的美名,万物之灵的美名,你们的自由却受了重重的束缚,做了重重的奴隶!你们是站在你们后面的独一无二的,伟大的舞台监督者的傀儡,玩具!他叫你们演种种的悲喜剧供他的娱乐!

鹤鸣像患了神经衰弱症——真的患了神经衰弱症!你还是名优的一个!你的带有哀伤的声调,灰暗的色彩的过去历史不是可以编一幕悲剧么?他想到这一点,昨晚上的悲寂的氛围气再把他攻围着。只有一个人能解救他,他且不回寓,他的一对麻醉了的腿再把他抬到如嫣那边去。如嫣像教会的僧正(Bishop)替鹤鸣行按手式。他的双手给如嫣的双手紧紧地握着。他望着如嫣的笑颜默唱从前在教会里学来的赞美歌。

"My——,l love thee l know thou are mine! …………

"l love thee because thou first loved me,…………

"l will lene thee in life,l will love thee in death,……

……"

如嫣也像对他说"求主施天恩,保佑你,叫你永远属我……阿门。"

鹤鸣的哀伤,忧愁,悲感,都跟着如嫣替他施的洗礼洗了去。那家菜馆是他的礼拜堂。他从那晚起每晚上都到礼拜堂去赞美如嫣。

菜馆的下女不止如嫣一个,到菜馆的客也不止鹤鸣一个。客多的时候,如嫣只能向鹤鸣含笑点一点头,匆匆忙忙端着菜碗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客少时又见得鹤鸣来的时候,是如嫣值班招待。如嫣看着她的同僚歪着头向鹤鸣说笑,像很担心。鹤鸣一连几晚上看着如嫣招待同一个穿反领西装的美少年,更怏怏

不快。

“Jealous boy!”如嫣的左手搭在鹤鸣的右肩上，站在他身旁。她的满涂了香粉的脸向鹤鸣嘴边送。他的呼吸给一种有沉重的压力的温柔气息压逼着，即时乱了律调。他的气息像接续不来，他虽苦闷，但他一方觉得有一种快感。但望这种快感的瞬间再延长下去。

“……”

“我知道你爱我，好孩子！我还不是像你思念我的一样思念你！”如嫣比鹤鸣年纪轻，但她对他取姊对弟的教训的态度。

“……”

“……在这块地方你只能占领着我的心，不能够占领我的身体，傻孩子！”

鹤鸣在东京市郊外转了几天，他是奉了如嫣的命令在郊外一带找房子打算和她同住。他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崔君，要崔君参加进来。他带崔君到菜馆去看如嫣，崔君见了如嫣的笑靥迎人，马上答应三个到郊外去共营兄妹生活。他们三个人是纯洁的爱的结合，并不是由性的冲动发生出来的恋爱的三角关系。鹤鸣对如嫣若是图性的要求，他就不招崔君同住了。

找了半星期才找到一所房屋，只有两室。一室是六铺席的，一室是四铺半的。鹤鸣和崔君共住了六铺席的，如嫣的寝室，化妆室，和公共食堂，由四铺半的房子兼任。

五十四

崔君的时钟，会唱铁道歌。时钟唱的时候，如嫣也跟着唱。如嫣的歌声赶不上时钟的，但鹤唯喜欢她坐在枕旁唱歌引他睡。

吃过晚饭，几阵疏雨送着崔君出神田去。崔君去后，雨下得更大。如嫣说她害怕，拿了一个针线盒子和衣服过来六铺席的

房子里,坐在火炉旁边,一面缝一面低声唱歌。如嫣过来之后,鹤鸣手中的《欧西伟人立志传》再念不下去了。

“崔先生今晚不回来么!”如嫣不抬头望鹤鸣。

“回来吧。他对你说不能回来么?”鹤鸣今晚上的感觉特别锐敏。

“不是的。”如嫣的拇指和食指间的针在一件衣服的边幅上作波动的进行。

好一会两人都没话说,只有崔君的写字台上的嗒的嗒的规则的音调破了他们两人间的沉默。

“你为什么情愿到这荒凉寂寞的郊外来住?你此时也思念酒楼上的闹热生活么?”

“你叫我来的,还来问我!你这不懂人情的小孩子!我不相信你真不懂!啊!对了,崔先生天天监督着我们,我们这个礼拜中真没找到谈正经话的机会。”如嫣略抬头望着鹤鸣笑。她的双颊登时感受了火炉里的热作用,毛细管里面的血在里面腾沸。她即时把头低下去重新理她的针线。鹤鸣胸坎里的心跟着如嫣手里的针一上一下地跳。

“什么正经话?”鹤鸣颤着声带问她。

“不要装傻了!”如嫣再不抬头望他,“你喜欢问我的话只管问,我都情愿答应你。”

“要我问你?你今晚上没吃饭么?你要我猜今天米店送来的米的价钱么?你要钱做新衣服么?你在我们家里闷得很,想明天到上野浅草去散散心,怕天雨不睛么?“鹤鸣连问了一大堆,问的问笑了,听的也听笑了。

“真的不要说笑了。我们谈正经事吧。我问你好么?”

“可以,只管问!”

“韦先生!……”如嫣想说下去,又中止了。

“什么事?为什么又不说了。”热烈的气压把他们两个紧紧

地围着。

“怪难说的!”

“不说算了?”鹤鸣有意逼她说。

“我说我说! ……”

“……”

“韦先生! 你知道女人? 我想错了。天天会跑到酒楼菜馆来吊膀子的,怎么不知道女人! 日本女人或者还没有经验。”如嫣真冤屈鹤鸣了。他受了她的怀疑,不能辩白,也无辩白之必要。如嫣是以自己例鹤鸣,是以日本的男子例鹤鸣。

“……”鹤鸣只守着沉默。

“你和我交际算是初次和日本女人交际么?”

鹤鸣身边的热烈气压的强度愈高,下腹部像发酵似的不住的膨胀。他像听见有人在他耳旁说“接吻! 热烈的红唇的接吻! 要接吻是时候了!”

崔君的会唱歌的时钟当当的响了十次。惊破了他和她的沉默。外边的雨象停了。北风一阵一阵地哀鸣。

“崔先生不回来了吧。我眼睛痛得很。你不睡么?”

“我也想睡了。”鹤鸣望着如嫣把壁厨里面的被褥搬出来,也望着她一重一重的在席上铺。铺了之后,又站着替鹤鸣把两个西洋绵布枕安摆在一头。如嫣把布枕安置好后,想站起来,此刻鹤鸣早不答应了。她倒在鹤鸣腕上。

“如嫣! 如嫣! 我……爱……你! 这是我的正经话!”

“做什么!”如嫣把身体往后缩,只管望着鹤鸣的脸微笑。过了一会。她凝神聚气的,收敛着笑容,她的又大又黑的瞳子浸润在流动玻璃里面。过了一刻,他的感觉锐敏的舌头上有一种温滑的感触,他鼻孔里也觉得有一种暗香流进来,他的身体像给一件柔软温暖的东西包裹着。他哭了,她也哭了。

“且慢,谁在外面敲门,你听见么?”如嫣推开鹤鸣,侧耳倾

听。崔君是警告鹤鸣的天使,他救了将入深渊的鹤鸣。

五十五

鹤鸣前月底搬到郊外住后,去了一封信报告给他爹爹知道。今天在学校接到他父亲的复信,他异常欢喜,因为他二十天不接家信了。他念完了他爹来的信,他再没有心绪听讲了。第二堂是他平日最得意的,最喜欢听的英文法他也不情愿听了。天厂信里所写的一句句都像对着他近来所怀的弱点痛下针砭。天厂信里说:“你既和友人赁屋同住,势必雇下女服役,余为你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天厂信里又说:“你屡次来信均自负老成,诚恐有万一之不老成耳。小则弄出笑话,大则酿成是非,勿谓为必无之事,切宜戒之!”天厂信里又说:“日本国民赋性凶险,嫉妒亦深,稍一不合,即易决裂,所谓武士道者恐亦不外如是,不因之戕性命也丧名誉。”他虽然坐在教室里听讲,但他爹信里说的话一次再次的在他脑里结成圈儿,从始至终,由终复始轮转不息,轮转得他一面的发热。理性便对他说:“未来之中兴帝王哟!精神界的救主哟!你的光辉灿烂之前程,竟为一个不识好歹的女孩子牺牲么?艺术的先驱者哟!社会的改造者哟!你忍把将来戴最高荣冠之名誉为一个寻常女儿一掷弃之么?”但过了一会理性跑了去,欲性跑出来对他说:“刚才我的仇敌对你说的话都是迂腐的,可以不必理他。你只对你父亲来的那封信复几句‘男做事慎重,决不致犯如父亲谕中所说的不名誉之过’去敷衍敷衍就够了,他不会来干涉你的。你和如嫣——可爱的如嫣,天真烂漫的如嫣——中间的恋爱听她(恋爱)自然生长,自然消灭罢了!”

鹤鸣他想理性说的话固然理直气壮,欲性说的话也不见得全无道理。他不管谁是谁非,他只望快点儿回梅东草庐去。回去之后再想方法解决理和欲的争斗。

鹤鸣回到寓里,即刻坐在案前取出信笺来,打算复家信。一边写信一边叫如嫣倒一盅茶来给他吃。如嫣端了一盅茶到他案前来,放在案上。他喉干了,他写了两三行字之后,把笔放下,端起茶来慢慢地喝。如嫣叉着腕靠在案前,不愿即刻走开,想和他说几句顽笑。

"父亲大人……"如嫣虽然不懂中国文,但她暗记得许多中国字。她一字一字的慢慢念。"你这傻孩子！蠢东西!"

"什么?"

"你今年多少岁数了?"

"不多也不少,恰好二十岁了。"

"你还是小孩子么?"

"说小孩子也可以,说大人也可以。"

"那么你是快要成大人的了哟！你的父亲当然不是个小孩子,何必明明白白地写出'父亲大人'呢？谁还会猜你父亲是小孩子么?"如嫣以为自己说的话很有道理,说了之后,不禁狂笑。他不觉也笑了。他心里想如嫣虽然不懂中国文,但她对"大人"两个字的解释像比我们的解释妥当些,有价值些。"父亲"两个字下面一定要加"大人"两个字,真没有意思。

"你前两三天才写信回家里,今天为什么又再写信?"

"我二十多天不接家信,前几天我写信去问,今天我接了家信,要马上作复。"

"什么要紧事,要这样忙。"

"关于你的事。"

"我不认得你爹爹,你爹爹也不认得我,他写信说及我做什么!"

"我告诉了他,我和你同住了。"

"我们同住也算要紧的事么?"如嫣直站起来再不斜靠着台。

"我爹怕我年轻,我们同住久了,再不想念书。"

“我不信你爹爹会这样对你说。”

鹤鸣把他父亲的信取出来,把里面容易懂的几段解释给如嫣听。如嫣听了,呆呆地站着想了一会笑了。

“你写信告诉你的父亲,我如嫣决不做诱惑他的儿子的事。他不喜欢你我做一块儿,我知道就是了!”如嫣背过脸去。慢慢地过隔壁房去了。

恋爱是沿抛物线状的曲线(Parabolic Curve)进行的。由最低点达最高点的顶点(Vertex)后,又渐渐地下降。其进行的迟速,程度的厚薄,不过是曲线方程式中的系数变化。急升的急降,渐升的渐降,决没有循铅直线直升的。鹤鸣和如嫣中间的恋爱,今天通过了顶点,彼此都向他方面再描恋爱抛物线。

五十六

鹤鸣和我都在性的烦闷期内进了K市的高等学校。幸得校课繁忙,免了性的诱惑和虐待。前年署假我和鹤鸣脱离了东京的都会生活,乘二千多里的长途火车到K市来共度田园生活。

K市高等学校的留学生不止我们两个。前后进的有十几个人。有爱国志士——国耻纪念日开会时,拍案提议“日本人呼我中华国民为支那人,今后我们也得叫他们倭奴”。博得一班尚形式,喜欢口舌之争的学生们喝采的爱国志士。有“修德进德”的志士——有友人和恋爱结合的女性同居,偏说友人是荒淫废学,在公使馆控他,把友人的学籍弄掉之后心满意足的志士;听见一位级友跑出来抱不平,说“那明明是欺弱怕强,我马上去吊女学生的膀子,看他敢来干涉我!他如敢说半个‘不’字,我就手枪照应他”之后,打了一个寒噤,缩着头回去的志士。有喜欢演说出风头的志士——站在讲演坛上,由脚底至颅顶全身打抖,眼眶一

红，双颊发赤，像要述一段伤心历史的志士，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跑上去讲演几句，什么"新精神"，"新社会"，"新思潮"，"新学说"的志士；一年之间没有一个星期到学校去，回国之后，偏要去骗内地学生说日本的学生如何用功，日本的教师如何研究的志士。有喜欢修饰的美少年——头发从中分开，梳得光亮亮的，但一列黄牙却不情愿洗刷干净的美少年。有近视的名士——望见人家壁上贴的"此处不准小便"的贴子，当做房屋招租的贴子，忙跑过去问的名士。有热心用功的学生——望着成绩表险些儿眼泪掉下来的学生。试验的时候，应用一个等于零的公式去解一道难题，把真数代进去后，算了半天还不见零(Zero)跑出来，时间到了之后，没得法说，把那一串不等于零的数目，中间加放几个"+"和"-"硬叫他等于零的学生，——人才济济 K 市高等学校因为有了我们一班留学生增了许多色彩。

鹤鸣修完了高等学校第一年级的功课后，天厂来信要他回去。鹤鸣也很想把学校的制服，制帽，制的圈，读的书带回去给他父亲看看，望他的父亲奖他几句。他打算学期试验完后，利用七十天的暑假期回去，安慰他曾经久住的荒凉的故乡及颓败的老屋。

我们故乡的旧习惯，子女婚嫁都由做母亲的作主。有女儿的母亲第一先把她的女儿定一个价钱。近来百物腾贵，我们村里的女子身价也涨加了许多，十年前特等的不过两百金就够了，现在村中女子的时价，特等要五百，一等要四百，次等的也要两三百了。女子的身价既然这么贵，有男儿的母亲为这件事担心不少。穷则变，变则通，亏她们竟想出一条救济方法来了。是什么方法呢？就是我在第十三节述的婴儿结婚的习惯，像刘四妹三岁的时候就结了婚。男家只花雄鸡两匹，猪肉两斤，换了一个女儿回来，养大之后，以媳兼婢，一物两用。女家也图省养育费，贪清闲，巴不得把迟早要送给别人的女儿赶了出去，省却许多操

心。均是人身买卖,我想婴儿结婚的习惯还比较经济些,切实些。

做女儿的母亲的把女儿的身价定了之后,第二要看女婿,不管她的女儿中意不中意,只要她自己看中意了就答应定婚。鹤鸣听说村里有一个女儿的母亲要看他,等他回去,他气得什么似的,急把归国的计划打消了,打叠好了的行装也解除了。他违抗父亲的命令算是最初的一次,算是最后的一次。他料不到他和他的父亲不能再面了。

五十七

天厂来信说,他不是以抱孙之望阻鹤鸣的学业,也不是以儿媳承欢的俗见望鹤鸣早婚。天厂信里又说,他虽然不望鹤鸣早婚,但他望他能够及身见鹤鸣定婚。天厂信里又说,鹤鸣主张的恋爱结合虽然不错,但其间无义理的维持,怕不能得纯粹的家庭幸福,他望鹤鸣对此点要格外留意。天厂信里又说,他近来不知为什么缘故,多日暮途远之感,深思一回,自己亦觉好笑。天厂信里又说,他对鹤鸣身上的事件件都放心得下,只有婚事一件他放心不下。天厂信里又说,他望鹤鸣时时刻刻要思念故乡有亡母的坟墓,最好能够和故乡的女儿——能够帮助鹤鸣清除亡母坟前杂草的故乡女儿——结婚。天厂信里最后再三的说望鹤鸣能够早点儿回来看他,早点儿回来看他。

“你回去之后,要和一个素不谋面的女人相见,向她低首下心,求她把女儿许给你。”像有人劝阻鹤鸣不要回去。“婚事成,犹可解嘲。万一不中选,不笑话么?耻辱!耻辱,大耻辱!”鹤鸣自己也深思了一回。鹤鸣不情愿忍这种耻辱和他的爹爹决别了!

鹤鸣思念父亲的心和他不回故乡的决意终成了反比例!他

的身虽没回去,他的心早回去了。

鹤鸣不回去的烦闷比回去的烦闷更甚。烦长郁热的假期真不容易度过去。同学温君说要到东京和几位友人赴F海岸消夏。鹤鸣怅望不知所之,无意识的跟了温君去。我也跟了鹤鸣去。

由K市到东京很不容易,要坐两天半长途火车。

我们放了假,正打算收拾,K市的外务课刑事和警察神经过敏,大惊小坚,鬼鬼祟祟的跟了我们几天。问我们里面有几个回国的。几个在日本内地旅行,几个留K市不跑的,当我们是一种犯人看待。他越缠问我到什么地方,我愈不肯告诉他。我们动身那一天,他竟跑到停车场来站在检车票的旁边,目送我们跑进月台上去。

下午二点钟由K市乘车东上。七点多钟到了马关。马关是中日战争纪念地,我和鹤鸣,温君三人本想到春帆楼去望望,无奈天色黑了,又不认得路,只好作罢。三人坐在停车场待合室里打盹,等九点多钟的三等急行列车。

"向汝年稚,今既壮矣。毋徒恃聪明,怨无知遇;毋徒知收获,不事耕耘。"鹤鸣像靠在他父亲胸上,跟着他父亲一句一句的念。他又像在故乡的码头上,在他父亲面前跪下去,向父亲告别。他听见他父亲对他说:"旅途中琐事,一件一件地叮嘱不了。只有一句话,步步要老成谨慎。"他听了他父亲的话,不禁悲从中来,哭失声了。温君忙把他推醒,匆匆地跑到检票口。鹤鸣像有人强逼着他,一步懒一步跳进火车里去了。

七月初旬的天气,日本各地都插有卖冰的旗子。月台上也有几个童子叫卖冰其冷的(icecream),我喉干了,买了三盅分着吃。鹤鸣吃了冰其冷之后,清醒了许多,买了一份大阪的《时事新闻》靠着车窗读。

报开车的铃声响了,送行的都由车内跳出月台上来,攀着车

窗向车内的人说话。只有我们拼命伸长颈在车窗外探望,总不见有半个影儿跑到我们车窗面前来。

汽笛悲鸣了三次。车掌站在月台上右手提着发青光的灯,左手拿着银笛送到口唇边吹了之后,向着列车水平的一伸,列车像长蛇一样的蠕动起来。灯火辉煌的马关市渐次在我们眼里消灭了。

五十八

列车到了长府停车场,五分钟间停车。月台上不见卖饮食物的行商,只听见驿夫由气管支发出一种很凄悲的音调,叫"长府!长府!"驿夫沿着列车叫了好一会,看见没有许多人下车,他也就懒得叫了。列车还没展轮,车外除了汽笛和月台上车掌和驿夫的谈笑之外,再听不见有什么音响。车内多来了几位搭客,骚扰得很。

"爸爸哟!占有这个席位算了罢。隔便所近,小孩子要小便的时候,方便些。"一个商人般的男子左手提一个藤笼,右胁挟一个包袱,在车箱内左瞻右望,想发现一个宽敞的席位安置他的妻子。他的妻室跟在后面抱着一个小孩子,在便所近旁找了一个座位,把小孩子放下去,止着她的丈夫不必再贪心向前觅。两个吃醉了酒的劳动者在马关开车时就睡着了,车到长府停了之后,搭客的骚扰惊醒了他们。他们里面的一个忙爬起来,把头伸出车窗外去叫"办当!办当!"叫了一会,不见答应,只听见车掌和驿夫的笑声。他咕噜地骂了几句,缩头进来重新倒下去睡了。一个年轻女人露出胸乳给她怀里的小孩子吃,一手拍着小孩子的背一面低声唱歌哄小孩子快点睡。一个穿紫红裙的女学生从包袱里取出一本英文课本在那边默念,她像念懒了,凭着车窗眺望车外的黑世界。此外的搭客,不是男便是女,不是老便是幼或

中年。不是张开口打盹便是伏着磕睡。不是阅新闻便是读小说。只有坐在我们旁边带金丝眼镜的两位中年绅士,在那边谈论乃木将军的故事。乃木是日俄战争时的大将,两个儿子都阵亡了,老来无后,明治天皇死时,他便同他的夫人两个,同时自尽了的。

长府是乃木将军的故乡,乃木将军既是日本的忠臣名将,所以过长府的人莫不思念将军。有称将军为护国的军神的,有称将军为忠臣之表率的,有称将军为毁家为国之热烈爱国者的,唯对于将军的自杀原因没有一个人有正当的观察。万口同音都说"将军殉主"。可怜五千万的日本国民里面,找不出一个真知乃木将军的人。

将军是一介武夫,头脑自然简单。置身军籍。自然受一种机械的教育。他因为受一种偏狭的非人道的爱国主义所支配,不单杀了自己两个儿子,还杀了许多无辜的日本国民。到年老时,晚景凄凉,良心发现,不免有"余杀人子多矣……"的悔恨,不过为时既晚,又不知忏悔的方法,所以将错就错,图一个殉主美名。其实今后我们人类共有的新地球上哪里能容这种残忍性成的人道之贼剽窃虚名呢?

过了五分钟火车再向黑暗的大地和沉寂的大空中进发。鹤鸣靠着车窗拿一本 Thacke ray 的 Henry Esmond 解闷。他读到"……and had a fond and affectionate heart, tender to weakness, that would fain attach itself to samebcdy, and did not seem at rest until it had found a friend who would take charge of it。"一段,不觉悲从中来,读不下去。他把书覆在膝上,右手按在书上,左手支着左颊靠着车窗凝想。他和他膝上的书均跟着火车轮不住地振动。他的右腕象失了能力,膝上的书再不受他的支配,掉落下来。鹤鸣有一位从堂兄弟跑到他面前。

"鹤鸣!你爹爹正病得厉害,你还不回去看他?他在病院里

等你呢。你跟我来。”

鹤鸣不管火车振动得厉害,忙跟了那位堂兄弟出去。鹤鸣出来的时候,那位堂兄弟又不知跑到那里去了。一瞬间,一面满敷淡褐色的枯草的平原在他眼前展开。鹤鸣暗想这不是我们学校园内的体操场么?气候才进初夏,何以地面的青草就枯黄了到这么田地!不是,不是!这是由我家里到H病院,途中一定要经过的K平原。鹤鸣双眼流着眼泪怕走迟了路了,赶不上见他爹爹一面。他拚命向H病院那边跑。

五十九

他跑尽了平原,曾经他久住的老屋,他在里面生长的老屋,苍然地站在他前头。平日老幼嘈杂,鸡犬骚然的老屋,怎么今天冷静静的不见只影?鹤鸣也不留意,一直跑进去,爹爹何曾有病,只一个人笑吟吟地站在书架前整理旧书籍。他忙跑近他爹爹身旁,他爹爹却笑着出去。他又忙跟出来,他爹爹说要带他去看他的亡母的坟墓。爹爹说:“你母亲的墓碑给牧童打碎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替你的亡母换一块新坟碑?”他跟着他爹爹出了老屋,便望见一带老年的山脉,山坡平坦,父子两个不很费力的一刻工夫就爬到山顶上了。构成山岗的岩石是一种赤沙岩,他小的时候听见人说这岩石的名叫牛肝土,像血染赤的岩石。石质坚硬,用火药爆坏了之后,才把他的母亲葬下去。他跑到他的母亲坟前,只见一面枯芦和几株野生茶树,此外杂有许多焦黄的凤尾草。他止不住的两道清流扑扑簌簌地滴在坟塘里面。他才念及家里真没有第二个人剪除他妈妈坟前的杂草!他待回首向他爹爹说,他爹爹早不知去向了。他急得哭了,跑到墓碑前。墓碑果然从中横断作两块。他无限悲哀,待向墓碑接吻。啊呀!这不是我亡母的墓呀!“故韦公天厂之墓”。怎的我爹爹的名会

刻在这块碑石上！我爹爹真的死了么？爹爹！

我把鹤鸣推醒了之后，他还含着两泡眼泪。车中还没睡着的搭客都望着他笑。他只听见车里许多搭客站起来。原来车快要停了，速度减慢了许多。

"小郡！小郡！往山口的换车！小郡！小郡！往山口的换车！"驿夫在车外哀鸣。

"吵哟嗱啦！（日本人别时用语）"搭车的向送别的说。

"吵哟嗱啦！保重呀！"送行的对被送的说。

"吵哟嗱啦！"下车的对同席的说。

"吵哟嗱啦！再等第二次的机会。"坐在车里的点头向下车的说。

温君呼呼地睡着了。我神经衰弱，睡不着。鹤鸣像有什么事体很担心的也睡不着。火车不管我们搭客各有怀抱，思虑不同，他只平等待遇，一样的拖了去。

鹤鸣在F海岸天天一样的发梦。——和马关停车场及火车中所发的，大同小异的梦。

我们在F海岸住了半个多月，泅水也渐渐地学会了；皮肤也渐渐的由赤铜色变成黑色了；附近的名胜风景也逛够了；——我们桨着小艇子去逛了几个近海口的小岛，很多苍松怪石的海岛；参观了几座危危高耸在海岬的灯塔，每晚上能一种发使黑暗变成光明，愚昧变成智慧，忧郁变成欢畅的神秘之光的灯塔。——新奇的海产动植物也看够了；新鲜的海产品也吃够了；日本名景之一，沙汀上穿海水浴衣，戴草笠的睡美人也看饱了；我们海岸的旅馆生活渐渐有点讨厌起来了；只有娇小的红珠一个人还没有看饱，也没有一个人讨厌她。

我们同伴五个——我，温君，鹤鸣和住东京的两位同乡L君和K君——在F海岸住的旅舍名叫一碧楼。我三个点了一间八铺席的房子，他们两个点了隔壁一间六铺席的房子。两间房

子都面着海，海面的景色都倒映在我们眼帘里。红珠是我们住的两间房子的主任。她是才满十六周年的小女儿。她对我说，她曾在东京住了三个月。她又对我说，她在电车里，许多年轻的男子跑到她身边，暗中摸索她的臂腕。她又对我说，她初以为这些无赖的男子是想盗她手中的车票，所以摸摸索索，她忙把车票收藏起。她又对我说，她再怕住东京了，所以忙跑回乡下来。可爱的红珠！天真烂漫的红珠！

六十

近我们住的旅馆有一个小小的公园。公园里最多的是松树，其次是石台石椅。还有一个茅亭。雨天或天气凉快时，我们不能够洗海水澡，吃过饭之后都到这小公园里来游散。

一晚上月色很亮，我们吃过晚饭都出海岸去。租了两艘小艇浆出去海面上望月。K君带枝洞箫在艇里吹，真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听得岸上乘凉的群众鼓掌喝采。今晚上只有鹤鸣不在，因为他说肚子痛，不情愿出来。

九点多钟，我心里念着鹤鸣和红珠——读者或说我是单为红珠—— 一个人赶快先回到旅馆里来。跑上楼上不见鹤鸣的影子。肚子痛，怎么不睡在房子里呢？会不着鹤鸣，就想会红珠。我忙按电铃，以为红珠一定会跑上来和我说笑。不料跑上来是一个半老徐娘，并非红珠。我大大的一个扫兴。那老下女问有什么事要她干。

“红珠不在么?”

“红珠她家里有事，刚才回去了。要后天才得回来。她的事项归我代理。”

“那么你替我拿一瓶荷兰水来!”我随便地说了一句。

老下女答应着下去了。但她一边下扶梯一边口里咕噜的不

知说些什么。揣她的意思,是因为我只问红珠,不和她谈笑,气坏了她老人家了。

我等不到那老下女拿荷兰水来,我又跑出去了。我一个人跑到公园里来找鹤鸣。

今晚的月色虽亮,但给公园里丛密的松林遮着,只有无数像银圆大的月影穿过松林,射在沙地上动摇不定。鹤鸣果然一个人坐在茅亭里一张石凳上。我轻轻地走在他的背后,紧紧的把鹤鸣的双目掩住。

“老谢!我知道是你,不要闹了!”

“你怎么知道是我呢?”我笑了一笑,从衣袋里取了一条手巾铺在鹤鸣旁边坐下。

“你为什么……你不是哭了么?”我从月影之下隐约看得见他的眼波有点儿浮肿。

“你不要大惊小怪的!”

“你为什么哭了呢?”

“今晚上接到一封家信。我爹爹骂我不应当不回去。他还说他近来身体不很好。他老人家平日决不把他的病痛告知我的。这回忽然自己说出来,我倒有些担心。”

天厂平日来的信,字写得草率些,一定在信后面把理由批明,不是说傍黄昏写的,就说用的是秃笔。这回自己述自己的病状,我也替鹤鸣担心。

天厂信里说,他不是强鹤鸣定要回家去定婚,他只望鹤鸣回家去看他。天厂信里又说,他明知鹤鸣不回来了,但他每天黄昏时候,一定坐在老屋门首怅望。天厂又说,他望了几天,有一个人从日本回来,不是鹤鸣,是鹤鸣的一位从堂兄弟。天厂信里又说,这位堂兄弟比鹤鸣后出日本的反先回来,相形之下,做父亲的伤感,游子梦中也梦想得到么?

孟子说的话不错,人类最初是爱慕父母,有了配偶便移爱慕

父母的心去爱慕配偶。我还想替孟子添加一句，就是生了儿女之后，又移其爱慕配偶的心去爱儿女了。所以“爱”得分为三等，第一等是父母对儿女之爱，第二等是配偶者间之爱，第三等是子女对父母之爱。天厂以第一等之爱爱鹤鸣，鹤鸣只拿寻常三等的爱去思念天厂。假惺惺的妄图一个“孝”的虚名，有谁相信！你由X市来F海岸其间作了几回无限伤心，无限悲哀的恶梦，今天又接到你父亲的病耗，你还不整行装，牺牲你一切身外之物赶急回去，赴见父亲一面，你已经犯了万恶不孝之罪了！

六十一

一九××年，这大舞台上演了一场悲剧！

悲剧的主人公对我说，他和他的妈妈离别以来经过二十年了。今又和他的父亲相别！

他的父母在那边以为他在这边享受人生的真正幸福，所以总不叫他跟他们到那边去！

运命作弄人比印度的磋珈挪(Juggernaut)还要来得凶，比急行火车还要来得快！人生幸福不知给他压碎了不知多少！他明明在这无情的狂潮里漂泊，他的父母在那边如何知道！

生存的不知道死去的痛苦！死去的也不知道生存者之悲痛！

他读到“椎牛以祭墓，不如鸡豚之逮亲存”，不觉得有父母生前孝养未尽之悔恨。他读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两句，也不觉得“亲恩未报”的悲痛。他只自己打算！他不是哭他的亡父，他是因为可怜自己伶仃孤苦下的泪。他不是哭他的亡父，他是因为他父亲之死使他的虚荣心——名誉和学问的混合的虚荣心——受了致命伤才哭的。他不是哭他的亡父，他是思念到他今后的生活困难，负担过重才哭的。

哭多了眼泪是会乾的——他此时才知道“泪尽之后，继之以血”和“泣血稽颡”都是骗人的——悲叹多了也会懒的。到了后来竟把“没爹没妈的，单我一个么？多得很呢！”来自宽慰了。幸得也有旁人来劝他说徒然哭，徒然悲痛是不中用的，守父亲遗命，努力前途，早日成家立业慰泉下之灵是你今后的责任！他明知是一种无色透明的话，但他不能不乘此机会重新坐在案前翻开他的课本。

他接到他父亲的噩耗，一个人睡在一间四铺席的房子里。去看他的，只我和温君两人。因为他只管愁眉泪眼的向着人，谁愿亲近他！平日和他很要好的，都懒去看他。

他像世人不爱他一样的不爱他自己了！

鹤鸣由F海岸回来K市五十天后，接到他家里的堂兄寄给他一封挂号信，告诉他，他的父亲在H病院望他不回来，病势转重，于旧历八月二十八日身故。

他接挂号信前两星期接了一张他父亲最后给他的明片，写得歪斜无力。他还怕鹤鸣担心，片后加五个字“病中遇秃笔。”

他听说他父亲临终遗嘱，他死后不准他回去，如违父命，便为不孝。他利用这个遗命，卸脱了一切人子的责任！他又听人说他父亲死后一星期，族人把他葬在老屋后的冲积层中。

收藏他父亲的冲积地层名叫鲫鳅墩，他小的时候曾在这墩上牧牛。他此刻只暗中幻想他父亲的坟墓所在地点。他父亲还在的时候望他！死后睡在地层中还是一样地望他！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还不见他回来读他的墓碑！朝阳初升，水平进行的光线照在墓碑上，使人联想到墓中人怕也像墓碑一样的东望流泪！

天色黑了，墓地附近望不见什么。只听见墓旁一株孤桐叶上几匹残蝉“死！死！死死死！”的叫个不止。

六十二

他父亲死后，他觉得从来认得他的人都不理他，鄙薄他。不知是他一个人神经过敏呢，还是一班友众对他的愤世疾俗的态度抱了反感呢？我在局外无从推测。

我和他同住在学校后林间一个小旅舍时，有一晚天气异常寒冷，除了溪水潺潺，山风呼呼之外，听不见什么声息。我向着火，无意中在书架上取了一本古文来读。我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读到“……无父母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害得他在隔壁房里痛哭起来。

他三个多月不写“父亲大人膝下”几个字了。他忘记了“膝”字的写法，常误写作“滕”字。学校的德文教师有一次的试题里面有一句“Sich vos Jemand erniedrigen.”成语。他知道日本也有一句“Hiza O cru(折膝)”很适当可以译那句德文成语。他没留意，写了一个“滕”字。后来那德文教师特别指摘出来说：“你是支那人，怎的汉字都会写错？”笑得他很难为情。

铺在大地面上的一重白雪和悬在清空中的一轮皎月正在争辉，只有他一个人披着斗篷，暗然无光的在这两位自然的战斗员中间走过去，他走过的时候，他们都停着争斗，象受了他的感动——与世无争的感动。甘居黑暗的感动。

——渐渐地缺蚀的皎月哟！再过一个月，就会恢复你的原来的圆满状态！渐渐地融解的白雪哟！你再过一年，也会卷土重来！只有我一个人的破碎不完之心坎，无所归依的灵魂，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什么时候能得安静！

他想把他的一腔热泪去溶解半山的积雪。过了十二点钟，全旅舍的人睡梦正酣，他一个人踏雪跑上山顶上去痛哭一场，哭够了才回来。

他寂寞到极点了。他想觅一个能够安慰他的人,能够看护他的人,能够勉励他的人,能够收藏他的灵魂的人。他愿把曾经他母亲爱抚过的,曾经他父亲教养过的,曾经他数年来锻炼着的身体付托这个人。

山林间的旅舍——给一种悲凉莫耐的氛围气包裹着的旅舍,他再住不下了。

才过新年没几天,他冒着风雪搬了出去。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一块。他也不告诉人知道他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一个多月没有上学。一个月不上学,学生间不算什么奇事,友众也不理会他。只有我在日本同学间探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他搬到一家寺院里去住了。

寺院庭园里古木参天。幸得有枝没叶,庭园里不见得十分幽暗。他吃过晚饭便披着斗篷在庭园里散步。寺院后有两家寄宿舍,住学生不少。

寺院门首是电车路。沿电车向东北方走几十步,望得见一面桑田。电车铁道横断桑田,蜿蜒东去。一条约略和电车平行的溪水反对西流。溪里数匹小鱼儿不愿随波逐流,跟着大母鱼逆流游泳。他觉得有趣,蹲在溪旁不转睛看。傍晚风吹得更加厉害,但他不觉风冷,只觉双耳发热。

"韦君!身体不舒服么?怎么许久不上课?"一个同班的日本学生穿着衣裙和高齿木屐,手中提一根圆木棍,学生帽的前檐仰天的戴着,像吃过晚饭出来散步的。他吃了一惊站起来。他一时不能把不上学的理由去诉这位同学,他只望着隔溪的一面麦苗——在风中振动得像海面狂潮的麦苗,不禁下了几点热泪。吓得这位朴讷的日本同学呆呆地望着他,不知所可。

"韦君!晚饭预备好了!快回来吃!"寺僧的长女芳儿站在电车路旁高声叫他回去。

六十三

芳儿是寺院主持的大女儿,今年才十七岁。是个天真烂熳的女孩子。他初到她家里时,她知道他是个外国人,不和他谈话,只拿两颗又深又黑的瞳子望着他笑。

住了两个星期,她居然不会脸红送饭到他房里来给他吃了。

有一天是星期日,芳儿穿着很华丽的新衣服端着饭来进来。她像把她应做的事干完之后好早些出去到什么地方去顽。

“芳儿!你换新衣裳要往哪里去?”

“她低着头笑不答应。

“看电影戏去么?到公园去么?看运动会去么?”

他问得她失声笑了。

“都不是!”

“到什么地方去呢?”

“照相去!”

“和谁去!”

“和爸爸去。妹妹也去!”

“……”他低着头像沉思什么似的。

“韦君!韦君哟!你发什么呆?”她笑着推他的肩膀。

“芳儿!你真幸福,我羡慕你!”他仍低着头叹了一口气。

“怎么说呢?我不懂!快说来!你有什么不幸?”

她和他中间的沉默在这时候继续了五分多钟。

“芳儿!你没看见我臂上的黑纱么?”他还没说完,他的热泪止不住一滴一滴的滴在席上。他的神经衰弱状态把她吓呆了。

嗣后她还看了他好几次发这种神经衰弱症,她神经兴奋时,也陪着他哭并且替他拭干眼泪。

有一天她到他房里去好一会不见出来,忙得她的妈妈跑到

他房里去叫她。

“妈妈！他又在哭了！”她看见她的母亲跑了进来，有点不好意思，红着脸说。

“芳儿！我要到市里走一走，你快到厨房里去看着火，不要把饭烧焦了！人家的事你管得许多！”她妈妈很不高兴的出去了。

“芳儿！你以后我房子里你少来些罢！不要惹你妈生气！”

芳儿并不答应跟了她妈出去，他看见她出去之后，对她的冷淡态度也有点愤懑。岂知过了一会那小鸟儿又飞回来。

“韦君！刚才我妈妈说的话，请你莫介意。我只望你领略我的心。”

“你说的话我不懂。”

“你这可怜人，除了我谁会安慰你！”

他念及她一个月来的态度，他竟为她哭了。他这次不是为亡父下泪，是生平第一次为女人下泪。

他当她是有资格做他的王妃，能够安慰他的人，能够爱护他的人，能够勉励他的人，能够收藏他的灵魂的人。岂知事实和他的希望相反！

她离开了他之后，他在病院里住了三个星期。那时他才写信叫我去。他出病院后，他的神经衰弱症有加无减，对世的反抗心更加激烈，篇首那封信就是他神经衰弱症时代写的。

我知道他的神经衰弱症和厌世之念，要等到他的飘零之身有所依托，散漫的灵魂有所寄赋，才会恢复！

在此茫茫世界中我要算是他的第一个知友，我由家中回至日本，旅途中没有思念及他虽说是我友情浅薄，不过我深信他的精神病深入膏肓，断不是我这平平凡凡的庸医所能医治的。不是我不情愿当这个良医，我实在没有资格当这个良医！

六十四

我初回来澄雪家里,一晚上翻来复去,好容易挨到了早上四点多钟,困惫极了,才睡下去。起来的时候,已经红日满窗,异常郁热。壮一像上学去了,他妈妈把饭菜端进来,我说不想吃,叫她端回去。我先到澡堂里去,洗澡回来之后,才去望鹤鸣和几个同学。

鹤鸣不住芳儿家里了。他由海岸回来之后,在近学校的一家小旅舍里住。旅舍的主人年纪约有六七十岁了,家中的事一切不理,都由他的妇人经手。他年纪老了,不易行动,每日只坐在三铺土席上的火炉旁边打盹,醒的时候,就拿一根蝇拂子赶苍蝇。他最操心的一件事是火炉旁的酒瓶子。盛满那个瓶子的是他,弄空那个瓶子的也是他。我到他家里时,他那脱尽了头发的圆顶红得发亮,大概他的酒瓶子是空的了。

恰好温君和一位姓杨的同学也在鹤鸣寓里,省得我多跑路分头拜访。杨君暑假期内没有到什么地方旅行去,一个人留在K市,他把澄雪不在家——不是的,不在这人世的缘故通告知我了。

壮一有位叔父——他亡父的胞弟——幼年给了人做养子,所以和壮一不同姓了。这回暑假,壮一的叔父叫他的大儿子——一个中学毕业生——来K市看壮一的一家人。这中学生在壮一家里住了两星期,天天和壮一一块儿洗海水澡。果然壮一和中学生的皮肤日见黑起来了。壮一的健康和他的皮肤的黑色成正比例。但他的堂兄弟,洗了两星期海水澡之后,他一对脚像中风症,又像患了脚气病,酸痛起来,行走不动了。最奇怪的是天天带领着她的两个妹子在海岸只看壮一和中学生洗海水澡,自己不洗海水澡的澄雪,她的身体也起了生理的变态。她像

吸了海面上的多量变形氯素(Ozone),她的脸色比她的堂兄弟没有来的时候好看得多了。她像在沙滩上和她的妹妹们跑来跑去,有了适当的运动,她的胸围比她的堂兄弟没有来的时候也胖得多了。

中学生的脚病日见沉重,医生劝他到温泉场去转地疗治,不要再洗海水。澄雪的妈妈还是梦梦的说家中不得空,只叫澄雪送她的堂兄弟到K市外S火山麓的温泉场去。到了温泉场,澄雪催她的堂兄弟快快地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叔父后,留他一个人在温泉旅馆里,她一个人回来K市。

过了几天,澄雪接到她的堂兄弟由温泉场寄给她一张明片,上面很简单的写了几句:"事无望。吾父是旧式汉学家。见片速来商议善后。"她读了明片,马上跑往温泉场去。

澄雪去后,那晚没有回来,她的妈妈才有点疑心。到了次日正午仍不见她回来,她的妈妈只得自己到温泉场去。

旅馆的下女说,澄雪和她的堂兄弟昨夜一晚上没有睡。今天的早饭也只吃了几口,就同出去了,说要到山顶去看喷火口(Crater)。喷火口三个字把澄雪的妈妈的眼泪都吓出来了。不由她不想到这个喷火口不知收容了多少痴男怨女和一班生活上失败的人。做生意亏本的,投机事业失败的,学校考试失败的,失恋的多跳进这喷火口里去。

我初听见澄雪死了,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后来听见她是和她的堂兄弟同死的,我只当寻常一样的新闻读了。

傍晚回来壮一家里,觉得壮一和他的妈妈都满面愁容,我既知道澄雪的事,更找不出什么话来向他们说。我一直回楼上房子里去。

六十五

我的房门——纸屏(障子)——没有关。谁在我房里呢？我待要进房,忽见一个年轻女人背转身在我书案前替我整理书籍。我的心儿一跳,不是澄雪回来了么？她何曾死呢？定神一看又大失所望。壮一的母亲因为我回来了,杂务较忙,今天雇了一位下女来家里帮忙。那下女听见我回来了,转过身来跪下去叩了几个头,吓得我心头作恶,因为她的脸孔像米斗一样大,双手也粗笨得象猪腿一般又红又肿,身体臃肿得不合道理。日本人本来是菜食动物,雌性尤少肉食,我总想不出她心广体胖的原因。她的臀部向后突也作半圆形,两个足掌内向作四十五度角,歪来歪去地下楼去了。

我望着她去后,回首看我案上的书籍,何曾整理,她不管书的大小,只乱堆乱叠的积成一团。台上的尘灰也还没拭干净,电灯上也还挂着许多蛛网。我呆看一会,不禁长叹思念澄雪不止。她那令人生爱的温柔姿态马上在吾眼前幻现出来。

Oenotherabiennis 是一种属柳叶菜科(Onagraceae)的植物。日本人称她做月见草(观月草)。我不知中国译名叫什么,仍称她做“月见草”。月见草的花黄色,有八雄蕊一雌蕊,花柱顶端作十字架形。瓣四片,萼也四片。生于野原,秋季扫坟的时期,触目皆是,所以日本人当她是不吉之花,不情愿把她簪在头上。说簪在头上,不死爹爹也死妈妈,我们校庭草原满生这种花,站在校庭展望,遍地蝴蝶。

十月间 K 市感冒传染症流行市民,染病的过了半数。听说此种病菌名叫 Bacillus influenza 是属杆状菌科的一种下等菌类。因为这个等植物,我们学校竟停两星期课。停课期内有一天天气和畅,妙子要我伴她到学校内草原去采月见草。不消说壮一

也跟了来，玉枝也哭着要去，她妈妈只得叫胖下女携着她跟了来。妙子在途中还引了好几位小女儿同行，说都是她的同级生。

一阵晚秋的凉风把遮着深碧色天空的几片浮云吹散了，散在草原上的月见草微微颤动。几个学生埋头在草丛里拿本书在读。鹤鸣也算他们中的一个。我忙跑过去，和他们聚谈。壮一紧紧守着我。妙子和一班小女儿们分头去采月见草。

过了一会，他们都拿着几根月见草跑回来报告我和壮一知道。一个又苍白又瘦弱的小女儿想把手中的黄花簪在玉枝头上。妙子忙跑过来用手拦阻着发恼。

“不要簪在玉枝头上，怕我妈妈要早死！”

“玉枝！不要信你姊姊说的话。簪在头上很美丽，很好看。”我叫玉枝把花戴上。

“姊姊说的不错，我妈妈要早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玉枝连头带肩向左右振动，像要哭了。

“韦先生没爹没妈，没有什么忌讳，可以簪花回去。”壮一指着鹤鸣笑，叫那瘦弱小女儿送花过去。鹤鸣听了壮一说的，睁圆眼睛呆了一会，笑着把花插在制帽上。

我们在草原耍了三个多钟头，忽然西方吹了一阵黑云过来，像要下大雨，我们都作归计。离寓很近，我们慢慢地走回去都可以免遇着雨。胖下女携着玉枝在后面跟来。玉枝走得慢赶不及我们。下女心急生气骂玉枝。

“小小的就这样胖，走不动。”

“不知谁胖呢！”玉枝也生了气，脱了下女的手自己拖着草履走。玉枝说得不错，下女实在比她胖得多。玉枝比她的姊姊澄雪还要聪明呢！

篇后致读者诸君

我们的高等学校生活和这篇《冲积期化石》同时告终。我们出高等进大学后之生活，要待有机会时再报告诸君。

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告知诸君的——想诸君也急于要听——就是陈女士的事，我到东京进大学后才听见人说，她已早做了人家的第三夫人了。她在东京沉沦在经过也等第二次机会报告诸君知道。

《冲积期化石》篇中还有一个未决的问题就是鹤鸣到东京后能够遇到医治他的神经衰弱症的良医——能够爱护他的人，安慰他的人，勉励他的人，收藏他的灵魂的人么？也要等有第二次机会时才能解决。

《冲积期化石》是著者的长篇处女作，有许多生硬的句调和武断的批评，说是著者的短处可以，说是长处也可以只望读《冲积期化石》的兄弟姊妹们不吝批评，则著者感激不尽。《冲击期化石》原由汕头印务铸字局黄业初君发行，已印预约券，计划虽然失败，黄君助著者的厚意，应在此表示感谢。

《冲积期化石》后由好友郭沫若先生、越南公先生之赞助，编为创造社丛书第四种。著者对郭、赵两君特别在此表示谢忱。

1922年正月元旦

著者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资平小说精品/乐齐主编.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
(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
ISBN 7 - 5059 - 3597 - 6
Ⅰ.张… Ⅱ.乐… Ⅲ.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Ⅳ.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6736 号

书　　名	**张资平小说精品——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
作　　者	张资平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孙雁行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512 千字
印　　张	21.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4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59 - 3597 - 6/I·2753
定　　价	3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责任编辑　雁　行
整体装帧　王　堃
封面设计　王　静
　　　　　萧　铁


ISBN 7-5059-3597-6
9 787505 935976 >

ISBN 7-5059-3597-6
I·2753

定价：34.00元